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全集

第十九卷

《灰色马》

《沙宁》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



花山文艺出版社

第十九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所译俄国小说《灰色马》、《沙宁》及《俄国短篇小说译丛》等三部。

《灰色马》一九二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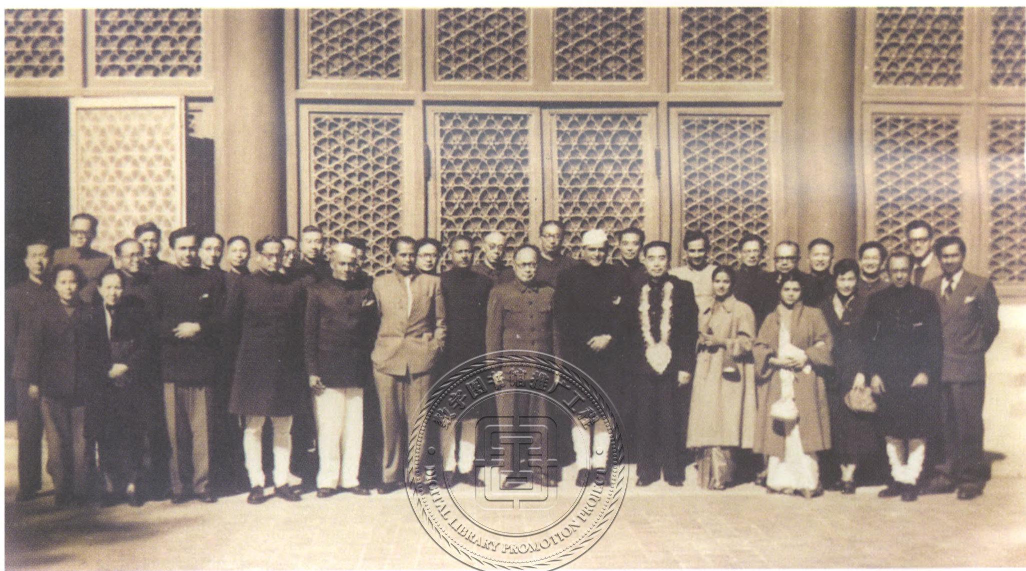
《沙宁》一九三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一九三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浮士德》（契利加夫）等六篇，其中《在狱中》一篇，因系王鲁彦所译，本卷未收入。





1956年国庆节，郑振铎陪同来访之缅甸联邦文化部长吴温，在天安门观礼台出席国庆大典。



50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印度文艺界友人。前排右三、张瑞芳，右六、周恩来，右八、陈毅，右十四、冰心；中排右五、夏衍，右七、阳翰笙，右八、郑振铎，右九、田汉。



1957年郑振铎（左一）访问保加利亚、捷克期间与柯灵(中)、武世纶(右一)等留影。



1957 年郑振铎访问保、捷期间，向某红军纪念碑致敬。

目　　录

灰色马

沙　宁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

灰 色 马



序

瞿秋白

一

那伟大的“俄罗斯精神”，那诚挚的“俄罗斯心灵”，结晶演绎而成俄国的文学，——他光华熠熠，照耀近代的世界文坛。这是俄国社会生活之急遽的瀑流里所激发飞溅出来的浪花，所映射反照出来的异彩。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之映影；而那所谓“艺术的真实”却正是俄国文学的特长，正足以尽此文学所当负的重任。文学家的心灵，若是真能融洽于社会生活或其所处环境，若是真能陶铸锻炼此生活里的“美”而真实的诚意的无所偏袒的尽量描画出来，——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的就已经尽他警省或促进社会的责任，因为他既能如此忠实，必定已经沉浸于当代的“社会情绪”（Настроение），——至少亦有一部分。社会情绪随那社会动象的变迁而流转，自然各成流派，自为阶段。每一派自成系统的“社会思想”（Идеология）必有一种普通的民众情绪为之先导，从此渐渐集中而成统系的理论；然此种情绪之发扬激厉，本发于社会生活及经济动象的变化，所以能

做社会思想的基础而推进实际运动；因此，社会生活顺此永永不息的瀑流而转变，则向日所谓有系统的“社会思想”，到一定时期，必且渐因不能适应而就澌灭，所剩的又不过是那普通的情绪而已。社会情绪的表现是文学，其流派的分化，亦就隐约与当代文学的派别相应；社会思想的形成是所谓“学说”，——狭义的社会理想；此种理想若渗入主观，则“致其末流”虽或仍不失其为一派社会情绪的动因，然而只能代表那“过去”的悲哀了。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正因为他不论是颓废是进取，无不与实际社会生活的某部分相响应。俄国文学的伟大，俄国文学的“艺术的真实”亦正在此。

《灰色马》（“Конъ Блеаный”）的著者萨文夸夫路卜洵（Савинков-Ропшин）所处的时代，正是那放过万丈光焰的“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①] 渐起变态日就颓废的中衰期；他自己又正是民粹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实际运动者。社会革命党运动之唯一利器是“恐怖主义”（“La terreur”）暗杀劫掠等；——最初期此种“恐怖主义”当然有政治上的意义，然而实行恐怖主义的党，其所取的手段不能不影响到自己的组织；此

① “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是俄国社会学说中的一学派，其义甚广，他并涉及文学的范围，——与文学中之马克思派相似，此种文学中的分派当然与社会主义之中的方面不同，民粹派思想的代表最显著的可推美海洛夫斯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赤尔纳塞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等。历时数十年，民粹派的思想，大有变迁，然总述其义可以说，民粹派主张：一、个性能创造历史英雄论；二、农村公社（密尔）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俄国可以引用旧有制度，中虽实为原始自给经济，现世已不可能，而他们不顾；三、俄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立达社会主义；四、知识阶级为社会运动的原动力，而群众不过附和其高尚理想而已。民粹派处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待，而实亦受其影响不少。俄文 Народ 之意为平民，平民精神在于密尔为俄国所特有，故译为“民粹派”。

等影响能渐渐造成党员的新环境，因而及于其个人的人生观。此种时代此种环境，怎能不造成文学作品里的特殊“派调”(Тип)，——如书中之佐治式的英雄呢?

我们且读这部《灰色马》吧。

二

佐治式的英雄自有他佐治式的环境；俄国旧民粹派的派调，是那唯心的唯觉的宗教的俄国旧社会之产儿；——他们反抗实际，反抗那黑暗沉溺的生活，固然他们承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ы）之后，在理论上往往愈反抗而对于社会进化的观念愈沉溺于那旧俄中世纪式思想，然而他们始终还有非常之诚挚浑朴热烈的心灵，正是恬静克己的小农俄国之所应有。直到萨文夸夫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市侩气已经无孔不入，尚且还有保存这种“古代之遗风”。请听那佛尼埃（Ваня）——当按俄音译作“华涅”说！——“复活祭终于到了。这是很好的……耶稣起来了；真的，佐治。”

佐治却当头给他一盆冰水，回答他个“那有什么好呢！”不但如此，佐治对于他所“爱”（?）的依黎娜，又何尝能答复她半句！她的问题却是很真挚的，却是充满了“生活”的：

“……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可爱么？春天到了。鸟儿们都在歌唱。但是你想什么？你为什么目的而活着？为什么，最亲爱的?”

佐治的生活早已流尽，佐治早已是“活死人”，他何尝有热烈诚挚的深情，他何尝信仰自己？他当然不能答复依黎娜的问话。当然！在他心目中；他所做的“事”不过是消闲解闷，他所用的人不过是他的机械，他所爱的人不过是他的“对象”。那里

有民众的幸福，文化的使命！民粹派的精神其实已经毫无余剩。他的同伴佛尼埃真是他的“知”己，能洞见他的心肺：

“他对我（佐治）说道：‘我们失了费杜尔，真是可悲。’

——‘实在是可悲。’

他悲惨的微笑，说道：

——‘你所失的不是费杜尔。’

——‘你这话什么意思，佛尼埃?’

——‘你是不是悲伤你失了一同事的人？是不是?’

——‘自然是的。’

——‘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他是一个同事的，一个有才干有胆量的同事，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你对你自己说：我们没有他，这事怎么进行呢?’

——‘正是如此。’

——‘那末你要懂得……你对于费杜尔本人已经忘记了。你没有失掉他。’”

佛尼埃临死的时候，从狱中传递给佐治一封信，——用香烟纸写的，还说：“不爱的人，不知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可是佐治的心上，还是盘旋着一个念头：“谁知道佛尼埃是对的呢?”他本来只会呼吸秋花消散的香气，吻他那灰白的花瓣，——最得意的所在，只是“这事成功了”。哪里看得见丝毫“热气”！

诚然不错，那“成功的”事是社会革命党政治运动的成功，——是总督被佛尼埃刺死，然而佐治的指挥这事，是否真正为着社会革命党呢？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对佐治说：

“但是似乎太慢些……你们现在就可以攻击了。……最方便的时候……”

中央委员说话时，只看这纸上表示的许多“……”，就可见

他怎样对于佐治栗栗危惧的可怜样子。汉译已经走了神味，若把俄文原本念，尤其可以明显这种口吻。而佐治却说："委员会如此议决，我是十分欢喜的，……但是我不以为我们的进行应该比我现在所做的还要激烈。……你们自己去试一试看。"中央委员立刻陪笑脸。——因为佐治是英雄，其他都是庸众。佐治可以对中央委员会说："你们……你们想要把我免职么？……委员会要怎么议决都可以。但是我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如何还能问他的行止？

佐治是冷酷深沉的秘密暗杀党的领袖；他不能顾及什么理想及大局。他不问政治主张，不问原则，因此只是一个专断的严酷的"大师父"；他虽在政党，何尝知道有什么中央委员会，何尝知道有什么同志结合。他很得意的在日记上写道：

"亨里契对我说道：'什么事都完了，佐治。'

我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

——'闭口……'

他惊骇了，退身缩去。

——'佐治。你怎么了？'

——'不要这样无意识！什么事也没有完，你说这种话应该自羞。'"

依梨娜说得好：——佐治的全生命都集中在死上。他是铁做的；太阳照不到他……她要他"接吻吧，不要思想了，"而他，——没有勇气享受生活，中心念念郁抑，——怎能不想。想的结果，便是杀依梨娜的丈夫。

又为什么不可以杀？

无目的无原则无生趣无理想的"厉鬼"既可以无所为而杀人，何独不可以"为自己"而杀人。他是："不愿意做一个奴隶，就是自由的奴隶也不愿意做。所有的生活都在冲突之中。没有这

个，他便不能生活。但是他的冲突有什么目的呢？他亦不知道。他的意志就是如此。他饮他的酒，并不掺淡他。”

他是“最后的虚无主义者（Нигилист）”，——就是民粹派末流一种颓废强厉的，并且虚伪欺罔的派调，然而他又何能自已呢？

三

不能！佐治式的英雄实在也不能自已。此中自有社会时代的潮流。

我请先说那恐怖主义的政治意义。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还是方脱农奴制度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农民的小资产经济一方面不能骤冀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一方面又留恋着中世纪式的自给均产制度。此外再加以政治上的压迫，农民虽说解放而实在更受压迫，城市知识阶级及贵族青年又无从得有精神上的舒展，于是社会思想里发现所谓“俄国的”社会主义。土地与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的结合，革命思想的宣传，都导源于此。后来“往民间去”（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宣传”“暴动”都失败，土地与自由社就分成两派：一、黑分派（Черный Передед），——主张继续“宣传”社会主义，仅仅做经济运动！二、民意派（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主张实行暗杀，以为纯粹的政治运动。黑分派渐起分化，而其中分子抛弃那俄国式的所谓“民粹派”的糊涂社会主义，——平民自动手分地（故称黑分）等类学说，——而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成就极广义的社会理想，在政治上随后就组织成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民意派中经不少波折，伏流虽时起，而始终消灭，直到二十世纪初方组织成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承民粹派之后，虽已承认政治运动的必要，却只见个人的英雄式的奋斗，而不见群众；虽以为农民应当革命，而实不能与农民群众接近。所以他能在当时得着光荣的声誉也仅仅因为他们的暗杀主义，——他们本来自命为民意派的继起人。

然而暗杀运动在此小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手里，也呈一种奇特形式。当初的民意派力求破毁俄皇的政府组织，紊乱治者阶级；他们始终还有些信巴枯宁主义，——始终还以为平民群众将不由自主的奋起解放自己，成一种创造力量，而后能造就那所谓“公共劳作社”式的社会主义。这“也许是很稚气的，然而始终很伟大的。——马克思都有时为此种奋斗精神所兴发，每每以为他们或者有所成功；不过马克思所预料的俄国文化发展，当然不与民粹派相同”。(鲁纳察尔斯基之《过去的人》。)

至于社会革命党成立时，俄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大非昔比，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都已经形成。所以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却往往只能做立宪民主派恐吓政府的口实而已。最著名的社会革命党员葛尔书尼（Гершуни），号称“革命之虎”，——的确是一个伟人，而且办理暗杀机关非常之能干的，——他在受审时的答辩辞中说：“政府不让平民能以和平方法争民权。”于此可见暗杀在实际上的政治意义：——所谓“立宪民主派对政府说，‘对我们让步吧，不然社会革命党要开枪了。’”政府若真让了步，社会革命党也就不放枪了。所以不论她，革命祖母白莱史夸·白莱史夸夫斯嘉（Ъредшко-Ъредшковская），说什么“恐怖主义是平民对于专制魔王的审判”，什么“克己牺牲的暗杀运动足以增进社会革命党同志的道德”，都不足以证实暗杀运动确是为真正平民服务，亦就不足以掩藏此种恐怖主义的真性质：——以手枪炸弹恐吓政府，迫令行施较自由的政策而已。社会革命党在帝国议会（Дума）里的议

员尔寿兴（Ржехин）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公然发言说，“我敢断言，若是我们得有政治自由，国家生活得依据法律，实行普通选举，得由平民管理国家，那时，当然谈都不必谈什么暗杀运动。”于此可见，暗杀运动并非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过是极端的自由派的（Либеральный）反对君主政体而已。

难怪朴练哈诺夫（Плеханов）要说，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无论如何连不上社会主义，他们的“社会主义”也无论如何连不上“革命”。总之，概括而论，社会革命党的暗杀运动，纯由政治意义上立言，尚且不通如此。

四

暗杀是什么事情？个人的冒险的阴谋的残忍的行动。他能不能于群众的平民的政党只有好影响而没有恶影响？当然不能。

社会革命党的确曾经是伟大而且富有人才的革命党。然而暗杀主义毁坏了他，何等的可惜！固然，小资产阶级政党，因为他的本性是骑墙的，他的阶级地位是可左可右的，政治道德上本来就处处可遇危险。而在俄国当初环境之下，此种政党无路可走，他不得不分一部分精力作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暗杀运动，竟使他自己的崩坏来得更快。我们不妨借路卜洵的书而叙一叙俄国暗杀运动中的几件轶事，一则证实暗杀的性质，二则谈一谈著者的遭遇。

暗杀运动要极秘密的，要有适当的敏捷的人才——专任技术上的事，来不及问政治理论。这不能于奋发的勇往直前的群众运动中去求。——譬如葛尔书尼，他既急功近利伪造群众运动，就不得不赶制人才，以便双方并进。他只得利用意志薄弱的知识愚钝的稚年小子如“葛黎郭联夫（Григоръев）及尤尔夸夫斯嘉

(Юрковская)”，简直施以暗示，激以虚荣，使成其机械。于是专选能干人才，——当然，适用的材料很难寻到；然而他竟寻着了亚柴夫（Евно-Азеф）！亚柴夫同时入秘密警察局及社会革命党两机关，他双方的哄骗。他居然能破坏不少计划，报告过不少次消息与警察；同时，他又故意帮助暗杀彼利夫（Плеве）的谋划到底，甚至于帮着设法刺尼古拉第二，——以此取信。等到发觉他的奸状，人已经被他害死不少，而葛尔书尼还是相信他，他在会议中竭力替他辩护。后来中央委员会要告发人蒲尔切夫（Ъурцев）和亚柴夫对证，同时，却公然宣言“若是蒲尔切夫不能证明亚柴夫的罪状，中央委员会要反坐他以死刑”。明明白白的事实，偏要信几个办暗杀的人的庇护。此种残酷猜忌的空气里，幸而蒲尔切夫侥幸得着机会设法与警察局长洛甫兴（Лопухин）同坐一火车舱里，强迫他自承与亚柴夫的关系；那才救了蒲尔切夫，救了社会革命党。（洛甫兴因泄漏消息而远戍苦役，蒲尔切夫事后要逃出警察势力范围并急急做死亚柴夫，已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对此反轻易视之。

社会革命党，直到后来再明白过来；委员会曾有一决议案说：“党内的组织，本来对于办理暗杀事务的人在本党成立之时就付与过分的权力。一则组织了一特立的全党之上的军事机关，他的要求往往可以以党中其他机关做牺牲；二则对于能做此等军事的党员，过分的看重；——因此，亚柴夫得以偷天换日的做奸细。”

萨文夸夫自己在党中的地位也是如此。他是亚柴夫最亲近的助手，然而竟没有看出亚柴夫的奸谋。鲁纳察尔斯基与萨文夸夫是相识的。他说，萨文夸夫的为人，确是非常之有才干，而且勇敢自负，好冒险的人，真是神经质颓废派的知识阶级的代表。他那自信过度以惨剧自喜的神气，一看就知道他是喜欢故意做些奇

特的事骇人耳目的。诚然不错！萨文夸夫以为“事业”比一切所谓原则都高，所以他后来竟认此种“事业”是可以“无原则”的。真是中国话说，“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不但社会革命党里的人，就是社会民主党里也有些人，总还称许他是“能干人”呢。

五

萨文夸夫的“遭遇”还不止此。社会革命党的领袖，负政治责任的中央委员会，往往不负责任的。以前有一与中央委员会很接近的党员鞑靼洛夫（Татаров），——最后固然也激而反动，——然而他最先也是告发亚柴夫的，中央委员会以为他诬告，就叫萨文夸夫去杀他。萨文夸夫居然在鞑靼洛夫的年老的亲属之前，生生把他刺死。在那时，中央委员会以为鞑靼洛夫是两罪俱发（诬告与反动），然而外间知道的很少。因此，当时革命界的舆论里大家以为萨文夸夫杀死自己的亲同学——鞑靼洛夫是不应当的。萨文夸夫于是坚请中央委员会发表相当的宣言，而中央委员会竟不肯。

此种环境，——互相推诿互相欺罔，积久已成自然；社会革命党员，尤其是像萨文夸夫一类的人的人生观，不期然而然，弄得冷酷无情，只知道各谋自利以提高位置于党里。他在《回忆录》上写道：“警察局长腊慈夸夫斯基（Рачковский）请路登倍尔同志（Рутенберг）做卖党的奸细，——是以夹朋（Гапон）做牵线人的，路登倍尔得此消息，报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就教他答应夹朋。路登倍尔却大愕，——他明知这事长久下去，同志之中渐渐的要把他当做真的奸细的。”萨文夸夫接着批评道：“路登倍尔以为他若答应夹朋，明明是说谎。他不知道，暗杀运

动不但完全靠牺牲，而且也完全靠欺罔，——这是不能免的，必然的。”既如此，久而久之萨文夸夫自己也渐渐连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妄都忘了，——一些儿分寸都可以没有的了。就是我们读他的《灰色马》，心灵上也的确可以受着这种教训。

《灰色马》出版之后，萨文夸夫已经真正与实际运动脱离关系，却又在赤尔诺夫（Чернов）——社会革命党现时的首领所办的杂志上登了第二部小说《莫须有的事》（“То, чего не было”），这两部小说，文艺上的天才是的确有的，是“个中人语”，是他自己的供状，他自己的忏悔。然而社会革命党那时始终还保存民粹派一些真精神，未必见得个个都是萨文夸夫。萨文夸夫把个个同志描写成“鬼脸”。当时党的声誉上大受影响：“呵，原来你们社会革命党杀人是闹得好玩的，并不是为什么政治理想的！”萨文夸夫这种行为，一意孤行，却是政治道德所不许的。——其实读者还是可以对亨里契、费杜尔、爱尔娜表同情的，对于佛尼埃更不必说。——虽然如此，到第二部小说发表，传遍全欧，党里的重要人物大抱不平：于是许多党员署名向赤尔诺夫提出抗议：“与此杂志的编辑脱离关系。”署名的人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鼎鼎大名的社会革命党，如：亚夫克新欠夫（Авксентьсв），腊克德尼夸夫（Ракитников），美诺尔（Минор）等。赤尔诺夫没有法子，就做了一篇文章批评《灰色马》：

> “大家对于那佐治都是崇拜敬畏，就只除出佛尼埃。……佐治每次遇见别人或与人冲突，尤其是与同党的人，必定是佐治奏凯的。……只有佐治是伟人，骑着灰色马南征北剿，得意非常。其余同党的人，何以刚刚凑巧挑着一班没出屑的东西。不知道著者何必一定要画得个个党人都成鬼脸？”

赤尔诺夫其实始终还是庇护他。直到后来（约在战后）萨文夸夫决然的背叛社会革命党，才把他除名。

不是！“萨文夸夫不是一个真实的反抗者，”——译者郑君振铎说的。不错。然而他却能做到“艺术的真实”。社会革命党确是如此呵！

六

社会革命党何以有这种颓废派任性派的知识阶级倾向，——有这种佐治式的英雄？暗杀运动的反应作用，反应于党员之“心的变化”，不但如此，同时亦是旧民粹派的唯心论，领袖热，个性主义，“知识阶级崇拜”等理论在事实上之逻辑的自然结论呵！此等理论根本对于社会的观念就不切事实；他的所以能发旺于一时，仅因当时情势只有小资产阶级能做革命运动，能有革命情绪；等到时过境迁，——新革命力的无产阶级发展，当年的小资产阶级早已顺流而下；所以只剩得这“过去”的悲哀，垂死的哀鸣了。

最好略引笈列夫斯基（Делевский）的正直批评，以说明暗杀手段以外的种种“恶化堕落”的原因：——

社会革命党最早成立时，就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只知道指派所谓“靠得住的好人”往各地暗中组织地方机关，——绝无以一种高尚主义相号召相研究的办法。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一种老党员的“正统观念”，——以至于极少数的首领垄断学说；而绝对没有批评的精神及个性的发展。正与他们自己的个性论相反，“盲目的服从”不期然而然成为牢不可破的原则。这是“英雄论”“人才论”的结果。“再则老党员”差不多看着党务是自己的私

事，可以任意安置亲信的心腹，——不问他对于主义是否了解，而只要他能谄媚，甚至一家妻儿男女都混入党务机关。这是“秘密方法”“猜疑不信”等原则的影响。因此两层，党中组织显然分出高级下级的职员，上司属吏的形式，——高级老党员不能受丝毫委屈，否则便可发生绝大危险；其次还有一层，就是金钱问题。社会革命党既不肯做成较公开的组织，势必至于从事于纯粹的“没收办法”（Экспроприапия）——暗劫，以取得一切暗杀运动的费用。往往他们能取得极大的数目。于是除权力欲高的人想增高自己在革命界中位置的人，所谓“革命的升官主义”（РевалюциокныйКарьеризм）之外，又有一种人，——败落的知识阶级的“贵族”青年，既不能为旧社会所容，又不是有职业的劳动者——专在党务机关钻营以求取得“饭碗”，——党中有报酬的位置。

自民粹派至社会革命党，此中外部社会生活的变迁，内部组织关系的演化，都足以使那些高尚奋勇的革命青年，——既无切于实际的社会观念，因此不能理智地自信其所为事业，当年所仅有的一种宗教式的情感“信仰”，——可以渐渐消磨，堕入上述的那种秘密结社里；请问此种环境，能不发生佐治式的英雄呢?

七

“凡是‘地底下的’革命党里，四围都是仇敌，不能不采取半军事式的组织，——因此那（笈列夫斯基所说的）种种弊病本亦是很可能的危险。有些这类的弊病往往在共产主义者之间也会发见，当然，弊病的程度要浅得多。然而共产主义的群众的大党，自有其可惊的‘德谟克拉西性’的‘大会之全权制’（“Цолновластиосмь с’ездов”），自有其内部的健全的本能，既

有意志坚强诚挚忠实的老‘将’，亦有四方八面纳流于此的青年精进的新人才，——很容易防止此等弊病。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里，此等弊病不但使萨文夸夫一类的人，甚至于确是诚挚的白莱史夸，白莱史夸夫斯嘉及实在出色的亚夫克新欠夫，都变成意志薄弱犹豫不定的反革命者。真正正直的分子，凡是明白社会革命党的性质及其历史的人，都愿意此等号称‘社会革命’的政党快些留下他历史上的革命成绩及健全分子，而自己同着那些‘畸形的子孙’一齐消灭吧。”（鲁纳察尔斯基）

社会革命党也应该要说他最后的话：“我的手枪已在我身旁了。”

诚然不错，一九二二年后，社会革命党差不多已成历史上的陈迹[①]。萨文夸夫的《灰色马》真是此“社会革命党陈列馆”里很优美的成绩，——真正尽了他“艺术的真实”之重任。他确确实实能代表俄国社会思想史——文学史里一时代一流派的社会情绪呵！

“那‘罪恶欺罔的祭师’
我们用真理之声罚他；
那睡昏昏的梦中人，

① 1922年审判社会革命党员郭诺朴列华（Коноплева）女士暗击列宁一案时，社会革命党右派及中央派等之通白党，通协约国，在巴黎受法国银行界外交界的供给，办理暗助波兰军火以侵俄等等事实的人证物证完全，收集发露，此案的开始，本是由于郭诺朴列华及其同事谢米诺夫（Семнов——非西北利亚之白党将军）自己的自首。因此，社会革命党之反革命罪状显然，其中许多分子转入共产党；1923年二三月间，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之“下级党员”已知前此受首领之侮弄，遂开大会正式宣告，自行解散了。前此本来真正的农民党员，所谓“最大限度派”（Максималисты），因社会革命党首领禁止他们在乡村间对地主施行群众的所谓“农村的”恐怖运动，早已宣告独立，后来与多数党同时举行十月革命，亦已陆续有一大部分加入俄共产党了。

唤醒他们到战场去打。”

（朴列史赤叶夫——Плещеев）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

序

沈雁冰

《灰色马》里的英雄，——乔治——的个性是极惹人注意的；我们读完了《灰色马》后，对于这个暗杀党首领乔治，总不能漠漠然视若无睹。我们恨他也好，爱他也好，敬他也好，可怜他也好，……但决不能漠然无关的对他。是的！这位暗杀党的奇特的品性和思想，像尖针似的刺到我们脑里，要求我们必须对于他取一种态度呀！

我们的亲爱的读者，自然会从这薄薄的一册书内，体会著书中英雄的品性和思想。他们如果会留心近数十年的俄国政治史及思想史，一定能够恍然于“乔治式”人生观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再进一层，我们的亲爱的读者，如果是一向喜欢读俄国文豪们的“革命纪事小说”如斯底普涅克(Stepniak 本名 S. M. Dragomanoff)所描写的九十年代的革命人物，和阿尔志跋绥夫(M. Artsybsahev)所描写的“初十年”的革命人物(像他的短篇集《革命小说》及长篇小说《人类的潮流》所写的)，而且曾经以之与《灰色马》中人物作过比较的，他们一定又会知道《灰色马》不仅是俄国暗杀党——即所谓恐怖党的实录，并且是革命者心理变迁的写真，有俄国近三十年来思想界的混乱与剧变，做它的背景。

斯底普涅克所描写的革命党是：人格清白，敢作敢为，勇于牺牲，富于冷静的理性，以革命为唯一信条的人物。阿尔志跋绥夫所描写的，便已不同：革命的目的已经模糊，革命的信念亦不复坚定。那些革命者已经失了他们的冷静的理智的头脑，而惟恃热烈的感情的冲动；他们寻仇好杀，对于他们以外的人（不论是反对他们的，或是中立的，）有普遍的憎恨；他们已不信世界上会有“爱”这件东西，绥惠略夫说：“我不想到爱，……我不要听这个……我只有憎！为什么我应该爱你们人类呢？因为他们猪一般的互相吞噬，或者因为他们有这样不幸，怯弱，昏迷，自己千千万万的听人赶到桌子底下去，给那凶残的棍徒们来嚼吃他们的肉么？……我对于你们不幸者，倘他们还没有非常惨苦或者还没有自己陨灭的时候，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的，一样的报仇……”（见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页一四一。）这一段话，正可代表阿尔志跋绥夫书中的革命党的思想；然而《灰色马》里的乔治的思想，又不同了。

《灰色马》里的乔治是一个暗杀党：对于革命并没有目的，也没有信仰。他的职务在乎实行暗杀；他所不怀疑，不否定的，也只有这一项。除此以外，一切学说，一切主义，他都以为不过是“白纸上的黑字”罢了。他不爱任何人，他不顾任何人；人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苦痛或幸福——与他毫不相干，他觉得一切事都不足以引起他的快感，唯有暗杀成功的一刹那间，他始感到了愉快。他的不怕死，并非因为他对于死有所欣羡，或对于生有所憎恨，却全然因为他未尝把生死看作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不知生之可乐，也不知死之可悲，并且他亦没有一定的宗旨要求实现，故又不觉生之可贵。他后来的自杀，并非因为他更没有勇力去生活，却因为他已经不愿做事。陀思妥以夫斯基在《卡拉玛淑夫兄弟》中曾说明杀人与自杀的关系，以为凡杀人者终必自

杀，都因他早就认定生活是无意义的；这个意思，《灰色马》中也明明的有着。

我以为上面说的俄国革命党心理变迁的三段落是极可注意的。社会革命本不能恃暗杀而成功；至若乔治式的暗杀党非但不能成事，反足以引起一般社会对于革命党的憎恶，俄国社会革命党之终于不能成事，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把革命的手段弄错。《灰色马》的著者路卜洵是社会革命党执行部首领，故《灰色马》即使算不得是他的自叙传，大可看作社会革命党活动的实录，俄国的革命小说中间若缺了这部《灰色马》，那就失却了一段极重要的革命的人生实录了。《灰色马》之所以能在俄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灰色马》是描写一个灵魂在特殊环境中所起的变态。一个人常在侦探警察的严重监视之下，处处是危险，时时不能不以灭除对手为自全之道，时时要防备自己以外的一切人，那么，他的对人对己的观念自然要大变了。他最先感到的是孤独；他觉得自己是鼠，而自己以外的一切人都是猫，永远是和他作对的；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别人没有一点共同的地方，他简直是人类以外的人，他的喜怒哀乐和众人漠然不相关。在这样的孤独的境地的人，怎能不激而入于“不爱任何人，不顾任何人”呢？其次，他又感到生死之无常，他不但不知自己的生命究竟尽于何时，他并且不能担保别人的生命；为了逃命的缘故，他或许要杀几个本可不杀的人。既感生死之无常，故不爱生，不畏死，最后便是否定一切，视一切事都无意义，所以乔治的品性思想是他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灰色马》虽用了第一人称的体裁（日记体），然而作者的高强的艺术手段恰好描出了一个灵魂在特殊环境内所起的变态，言外的背景，很明白的显示在读者的眼前，在这一点上，这部书便不能仅视作革命的记录；除革命的记录外，尚别有其伟

大者在!

第三:《灰色马》又是俄国民族性的文学。俄国的民族性是怎样的呢?有一个比喻说得很好:譬如走路,俄国人是只取了直前的一点作为目标,一意的向前,不到尽头时决不回头;而当他既到了尽头已见“此路不通”的时候,他的第二个计划就是取了和从前反对的方向。鲜有取左右道的(见 Srgjan PI Tucic 所著《斯拉夫民族》第三章)。所以俄国的民族性是一往直前,非贯彻到终极点不止;所以同时的两种思潮或后先衔接的两种思潮,往往是正相反对,各走极端的。紧接于七十年代的利他主义之后而有狂纵的唯我主义,当托尔斯泰主义盛行之时而有恐怖主义:这两端已尽够说明俄国民族的极端性了。《灰色马》里的乔治便是暗杀党的极端的代表。不,我们应该说《灰色马》中的革命党便是二十年前斯底普涅克时代的革命党趋于极端的代表。从斯底普涅克到路卜洵这一条革命的路——可说是专以狙击官僚为手段,想把几个志士的热血作为换取自由的代价——,俄国的革命家已经走到尽头,发现了“此路不通”。不得不另行设法了;而他们的第二步就是和从前全然相反的一步——不从事于秘密的暗杀,而从事于公开的组织民众。这革命手段的变换,事实上自然不是前后界限井然不紊,但就革命者的思想而言,则确有此向前无路的一时,《灰色马》是他们的尾声。似乎路卜洵自己后来亦已改变了思想,所以他的第二部小说《决不能有的事》里的英雄鲍洛托夫便成了一个韩列德(Hamlet)式的怀疑者了;鲍洛托夫虽然也从事于暗杀官僚的实际活动,但一面做的时候,一面却不绝的自问:“我这办法是不是应该的,是不是有效的?”

总上三项,《灰色马》所以成了俄国文学中的一本杰作,当得起弥里支考夫斯基(D. Merezhkovski)那句“今世纪最伟大之作”的赞语了。

《灰色马》第一次在俄文报 Kusskajs Myol（《俄罗斯思想》）上出现的时候，大惊动俄国的批评家和读者；一时评坛上有所评论，皆评《灰色马》！乔治的品性和思想，曾在青年的脑中不绝地来往，起了绝大的精神上的搅乱。这种情形，在俄国是屡见不一见的；当屠格涅夫的《洛丁》，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罪与罚》，安特列夫的《阿娜席玛》，阿尔跛志绥夫的《萨宁》出版的时候，都有过同样的现象，我们从此可见俄国青年对于人生的一切问题是怎样的热心注意了。

至于我们中国现代的青年，近年来似乎已经倦于注意各种巨大的问题，——至少，已经厌闻“革命”这两个字，而日惟耽耽以幻美自陶醉，以精神解放自解嘲而已；所以振铎的《灰色马》译本去年在《小说月报》始登时，并未曾 Create a sensation。我老实说，直至《灰色马》在《小说月报》上登完后，我们不曾收到一封青年们的讨论《灰色马》的来信！

现在《灰色马》改印单行本了，我不知青年们看着这再来的《灰色马》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淡漠否耶？方今国内的政象，日益反动，社会革命的呼声久已沉寂，忧时者或以为在这人心麻木的时候，需要几个“杀身成仁”的志士，仗手枪炸弹的威力，轰轰烈烈做几件事，然后可以发聋振聩，挽既死之人心；所以《灰色马》在这个时候单行于世，或者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以为《灰色马》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引起现代青年的注意，则希望他们一并牢记一句话：

> 社会革命必须有方案，有策略，以有组织的民众为武器；暗杀主义不是社会革命的正当方法。

一九二三年十月，于上海。

译者引言

“这书不仅仅是‘文学’——这是人生的悲剧，写它的人对于其中的事迹，一件件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

——Z. Vengerova.

“这是这时代中一部最好的俄国书。”

——D. Mereshkovky.

“俄罗斯的灵魂表现于她的文学中的，甚至于比表现于实际生活上的还明显些呢。”①

俄国精神生活的每一个时代几乎都表白在几本极有文学价值的书中。所以要研究俄国人的生活，俄国人的内部的精神的变化的，至少也要对于她的文学有很深切的接触。

自前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起至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止，这个时期，在俄国史上可以称为革命的时期。这时期开始于一八九六年的大罢工。以后各城市中，继续的涌起政治的暴动与大学生的

① Vengerova 的《灰色马》英译本序。

扰乱。一九〇二年，农民的反动又起，其势如野火似的，立刻蔓延于全国。于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又有不幸的日俄战争发生。到了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可怕的革命运动遂继战争之失败而爆发。这运动虽不久平定，而影响极大。人民经过了短时期的昏晕，立刻又鼓起新勇气，向新的方向走去。蕴酿又蕴酿，遂归结而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劳农革命。在这个时期中，所谓恐怖党，也不断的活动于其间，专以暗杀政治上重要人物为务。现在所介绍的路卜洵的《灰色马》，就是描写这个时代的俄国内部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赤裸裸的表现出所谓恐怖党的一部分的"心的变化"的一本最好的作品。以前在英美出版的许多讲俄国恐怖党的事的，都不是真实的记载。惟这部书才是真切的叙述。马沙里克（Masaryk）说："当我讲这书时我觉得我是同一个新式样的恐怖党相识了，相识的是一个真实的恐怖党，而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①] 所以无论哪个研究俄国革命运动的人都必须要讲这部书。

这书中的英雄是佐治（George），他是一个恐怖党的执行委员，同了其他四个同伴，到N地方去暗杀一个总督。这日记便是佐治自记其暗杀事件的经过与他自己的感觉的。这次的暗杀，共试了三次：第一次是完全失败的；第二次炸弹虽爆发，且杀伤了十个人，但总督却没有受害，这次的暗杀执行者费狄尔则自杀以避追捕；到了第三次，这暗杀才告成功。

佐治不惟是一个实行的革命者，而且是思想上的革命者，他是一个极端反抗者。他不信仰宗教，不信仰上帝及一切超自然的神，不信仰人间的一切法律与道德，甚且连他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不信仰，连他们当中的标语："土地与自由"的一句话，也不

---

① 见马沙克里"俄国的精神"（The Spirit of Russia）第四四五页。

信仰。佐治以为信仰上帝的人是快乐，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是快乐的。但是他是没有宗教的热忱的，而所谓共产社会每人十五亩土地的分配，在他看来，又是极无谓的。十五亩地便能使人人快乐么？他是一只无舵的舟，在生命的海上飘泊着的，生命如果是“如绿草似的生活着”，也不发疑问，也不有知觉，也不有思想，是多少的好呢！思想便是困扰之源。“只要生活着，如绿草似的生活着”便是了。他如尼采式的仅仅任性而动，本能叫他怎么做，他便怎么做了。他同爱尔娜住了一起，但他还恋着依梨娜。他抱了爱尔娜坐在膝上而心里却想着依梨娜。依梨娜对佐治说道：“接吻吧，不要思想了。”这便是佐治所要生活着的生活了。

但佐治究竟不能不思想，不发问。一切的疑问如后浪赶前浪似的陆续在他胸中汹涌着。

“人为什么要去杀人呢？为什么谋害的事在某种情形是正当的，在别种情形，又是不正当的？人家自然有理由说出来，但是我却不知道人为什么不该杀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用这个或那个名义杀人是正当的，而用其他的名义却是不对的……”

在佐治看来，便杀人也算不了什么。打猎时杀了一只兔子，归来时便忘了。杀人与杀兔子又有什么分别呢？

他的憎厌与怀疑到了极点，便领受了尼采的超人主义。“我是孤独的。如果没有什么人保护我，我便是我自己的保护者。如果我没有上帝，我便是我自己的上帝。”他如此的在人间孤矫地游行着便成了一个冷酷、而忽视一切的人了。

一切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可笑而无谓的。生命，他觉得是可厌的，他说道：“一切都是虚无，都是谎话呀！”于是，最后手枪便同他在一起了。

他的杀人，不是为了主义，也不是为了爱，仅仅是不愿意生活着和平的生活，而欲以流血为喜悦的。杀 X 总督，与杀 Y 总

督是一样的，杀依梨娜的丈夫也是一样的。打猎杀了一只白兔子，不是仅仅的为了自己的娱悦么?

这完全是生的厌倦与生的怀疑的归宿。不惟佐治的思想是如此，便是近代的人也至少有一部分是充满了这怀疑与厌倦带了佐治式的冷酷与忽视一切的色彩的。所以这实是近代的问题，不独是佐治的——一个恐怖党的——心理的分析而已。

在这个地方《灰色马》便有了普遍的价值了，便与《沙宁》同样的有研究的必要了。

《灰色马》中所叙的英雄，与Stepniak在九十年代所描写的是完全不同的。九十年代的革命是坚定的，理性的，是以异常的忠实，赴他的理想之召，为了人民与自由而战的。路卜洵所写的革命家则完全与之不同。Stepniak之书，离路卜洵此书之出版，不过二十年，而思想则已如此悬殊。由Stepniak书中的阿特里与佐治、与路卜洵之佐治的性格与思想里，我们可以看出九十年代之革命运动与离此十数年后之革命运动，其表面的目的虽同，而其骨子里的精神则已全异。《灰色马》中之佐治已不复应为社会主义，为农民而战的呼声，且不复有忠实之信仰心了。

不过有一层我们是应该注意的：佐治的情绪与思想，只可以代表那时代一部分的重要的革命精神的变迁。当时带有佐治的性格的革命家自然是不少，然而有异常的忠实之心的却也未尝没有。且看与佐治同事的几个人："亨里契宣言革命是我们的义务。费杜尔之所以加入运动是因为他的妻子被谋害了。爱尔娜说她是因为羞于生活之故。佛尼埃呢……"他是一个托尔斯泰的党人，他之所以出来是为了上帝，为了爱，为了为人类的爱的。这是如何复杂而不同的动机呀——虽然他们都为了同一的目的向前做去。所以《灰色马》在表现俄国革命的精神的地方，只可算是一部分重要的恐怖党的叙述。

就艺术方面讲，这书的成就也是很可惊骇的。路卜洵的文字，句法短劲而美丽，叙述活泼而深入，带有很强的感动力与吸引力。Olgin 说："路卜洵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他的著作除了他们的内容以外，都具有文学上的价值。"在《灰色马》中，有许多地方，我们是很受他的美丽的文字感动的。

"便是鸟也不歌唱了。只有溪流的低吟之声。我凝视水的涟波。日光照在淙淙流去的水面；我静听那水声。"

"露水凝结在绿叶上。我的肩头偶触了一条树枝——闪耀的露点便如阵雨似的落了下来。"

像这诗的描写，无论什么人读了都要为之怡悦的。

这书出版的年日是一千九百零九年。当初登在"俄罗斯思想"（Russkaja Mysl）杂志一九〇九年的正月号上。立刻便引起读众的注意；批评的言论纷然充满于各报中。

这书的作者，自署名为路卜洵（V. Ropsin），是一个从未有人知道的作家。大家也都猜不出他是什么人。到了他母亲萨文夸华（S. A. Sowinkova）做了一篇《一个母亲的回忆》登在"Byloe"杂志——一个专注意革命运动史的杂志——上，这个作者的真姓名与生平才有人知道。原来路卜洵是他的假名，他的真名字是蒲里士·萨文夸夫（Boris Savinkov）。生于一八八〇年。当一八九七年时，他与他的哥哥一同到彼得格拉大学读书。他的父亲是波兰的法官。他们兄弟二人因为参预 Khazan Square 的群众运动，被捕入狱。因此使全家都陷入不幸的境地。他父亲因此而死。他哥哥则被流于西伯利亚，竟在那里自杀了。他则越狱而逃。自此以后，他遂从事于革命的生活，为执行恐怖主义的职员之一。彼利夫（Pleve）和修格史（Sergins）公爵的暗杀案都是他做首领去执行的。一九〇六年，他被警探捕获，判决死刑。在这判决定期执行的前几天，又被他设计逃走了。自此留居国外，

仍为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一直到了一九一七年克伦斯基政府成立，他才回国，然而已不能做党里的工作了!

他是诗人乌史潘斯基（Uspenoky）的女婿。除了《灰色马》以外，还做了许多作品。最著名的是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莫须有的故事》(The Tale of What Was Not)，叙述一九〇五年墨司科的大扰乱极为活泼，是一部叙写群众运动最好的著作，与《灰色马》有同样的价值。

他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又是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从西欧战线寄来的战事通讯，登在当时报纸上的，充满着细腻的叙写与可感动的色彩，尤为许多读者所赞赏。

但在他许多作品中，《灰色马》究竟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部书中，路卜洵的艺术与他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都已完全显露出来了。

我的这部书的译文，是根据Z. Vengerava的英译本重译出来的。据我所知道的，这部书在英国或美国，尚没有第二种的译本。

我所以译这部书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我自己读这书时，极受他大胆直率的思想与美丽真切的艺术所感动，便起了要把他介绍过来的心。第二是我觉察得佐治式的青年，在现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渐渐的多了起来。虽然他们不是实际的反抗者，革命者，然而在思想方面，他们确是带有极浓厚的佐治的虚无思想的——怀疑、不安而且漠视一切。这部书的介绍，也许对于这一类人与许多要了解他们的人，至少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一九二二，六，十九，译者

上　卷

“……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启示录》第六章第八段。

“惟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那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约翰第一书第二章十一段。

三月六日

我在昨夜，来到了 N 地方。这里的情形还是同我前次见他时一样。十字架在礼拜堂的屋顶上放光，雪橇滑过脆硬的雪上，轧然有声。早晨有霜，冰花结在窗上。寺殿里的钟声铿然而鸣，正在召集群众。我爱这个城镇。我是生在这里的。

我有一张护照，护照上盖着英王的红印和蓝斯顿公爵的签字。这张护照证明我名佐治奥白兰（George O’Brien），英国人氏，现在往土耳其和俄罗斯旅行，在俄国的警局里，我被登记为旅客。

旅馆的喧哗，使我厌倦极了。他的穿着蓝衫的侍者，他的镀

金的镜子，以至他的地毯，我都看熟了，在我房子里还有一张坏的沙发，几条龌龊的布帘。我摆了四启罗格兰姆炸药在桌子底下，这是我从国外带来的。炸药发放臭味，好像一间药房。夜间我觉得头痛。

我刚才出去散步。路上很黑，白雪正在飞下；钟声在远处响着。我只有一个人。在我眼前，躺着这城里的和平的生活和他的懒惰的人民；在我灵魂里，反复响着这神圣的字句。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

三月八日

爱尔娜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和多而重的头发。她靠着我，向我道：

“你有一点爱我么?”

不久时候以前，她像王后似的把她自己贡献给我：她不要求什么东西做报酬，也不蓄什么希望。现在她却向我求爱，同一个乞丐一样。当时我眼看着窗外覆盖着雪的街道，向她说道：

“你看这雪多么洁白呀!”

她把头低下，并不回答我。

于是我又说道：

“我昨天到城外去，看见过比这个更好看的雪景。那雪带些玫瑰色。桦树的影子却是青的。”

我在她眼睛里看出她要说的话了：

“为什么你不带了我同去呢?”

我又说道：“看这里呀，你也曾深入过俄国的乡村间么?”

她答道：“没有。”

“是的，在初春的时候，当那新草开始出现于田野中，虎耳草在森林中开花时，白白的雪还积在山谷中呢。看来真是奇怪：

白的雪同白的花。你曾看见过这种景致么？没有？你能想象出这是怎样奇怪的景色么？”

她低声说道：“不能。”

而我这时正想念着依梨娜。

三月九日

总督住在一所古屋中，在守卫队与侦探队的双重保卫之下。

我们是五个人的一个小团体。费杜尔、佛尼埃和亨里契都改装为雪橇的御者。他们侦察总督的一举一动，把他们的观察的情形报告给我。爱尔娜是一个化学技师，她要预备炸弹。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正研究在这城里应取的计划。我画出我们必须跟随的几条路线。我想把他的生命，他的日常习惯，重新改造过。我心里在想，仿佛我现在正在他的客室里；同他在门后的花园里一同散步；在晚上，我也躲在他身旁，当他脱衣去睡时，我为他祷告。

我今天瞥见他一次了。我在路上等候他，在冰冻的便道上走来走去，走了许久。天色黑了，气候极冷。我正要失望了，突然看见站在街角的警官举起手来。警士聚精会神的站住，侦探到处的跑。街道上充满着似死一般的沉默。

一辆车很快的由我面前经过。驾车的马都是黑的。马夫是有红胡子的。我注意的看那车门上的弯曲的扶手和车轮上的黄斑点。一部雪橇紧接的跟在这辆车后边。

我不能认识清楚他的面貌，因为那辆车很快的经过了我的眼前。他也不注意我。在他看来，我不过是街道上各物的一部分。我徐徐转步回家。我觉得快活。

三月十日

当我想到他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恨呢还是怒。同时，我也不替他可怜。在他个人，我并不恨他。但我却要他死。力量可以折断一根藁草。我不相信什么话。我不愿意我自己做奴隶，也不愿意别的人做奴隶。

一个人为什么要杀人呢？为什么谋杀的人在某种情形底下是正当的，在别一种情形底下却又是不正当的呢？人家自然有理由说出来，但我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杀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用了这个或那个名义杀人便算是正当的，而用了以外的别的名义却是不对的。

我记起我第一次去打猎的情形了。收获已过的田野，显出红色，到处张着蛛网，森林中沉寂无声。我站在森林外边，靠近被雨水冲坏的路中。桦树正在微语，黄叶上下飞舞。我等候着。忽然草中乱动。一只兔子，看过去像是一个小小的灰色团，由树林中跑了出来，后脚很谨慎的蹲了下去。他四面的察看。我颤颤的放了一枪。枪声远远的在森林中反响着，一缕青烟缭绕在桦树林中。那受伤的兔子在被鲜血沾湿了的暗草中滚着哀叫着，如一个婴儿似的。我替他发愁。又放了一枪。兔子不再叫了。

回家以后，我把兔子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好像他是永没有生存在这世上过似的，好像我也并不曾从他那里取了他的最可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似的，我曾问过我自己，为什么当我听见他哀号时，我心里会觉得不自在。但是我为了自己的娱乐而杀了他的事实，却并没有在我心上引起什么情绪。

三月十三日

依梨娜已经嫁了，也住在这个地方。——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尽于此了。每天早晨，如有暇的时候，我必往路上散步一会，看看她的房屋。白色的霜很柔软的铺着。我的足步踏在雪

上，轧轧有声。我听见钟塔上的徐鸣的钟声，这时刚是十点钟。我坐在长椅上，很忍耐的一分钟一分钟的数着。我自语道：

“我昨天没有遇见她，但今天也许可以遇见。”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一年以前。我在春天之时，经过N城，有一天早晨，到大公园里去走走，地上是湿的，高大的橡树，和细弱的白杨，阴沉沉的临于路上，四面都沉默无声。就是鸟儿也不叫一叫。只有那小溪流低低的吟着。我凝视着溪水的涟涟小波。日光在水面上闪耀着，水潺潺的流着；我静听那水声。当我偶然抬起眼时，我看见一个妇人站在河的对岸。她并没有注意到我。但我却知道我们正是同在静听这水声呢。

这妇人就是依梨娜。

三月十四日

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在我房间上面的一间房里，有人在那里弹钢琴。我听得见琴声，但却听得不大清楚。他们足步的声音，则为柔软的地毯所吸收。

我对于革命党的不稳定而寂寞的生活，已习惯成自然了。我不想到我的将来，我不愿意去想到他。我且想把过去也忘了。我没有家，没有名字，也没有亲族。我自己说道：

伟大的甜熟的睡眠，
来临于我的生命里。
睡吧，一切的希望，
睡吧，一切的幻想。

但是希望却永远会死了呢。什么希望？希望得到“晨之星”么？我十分知道：我们昨天曾杀过人，我们今天也要杀人，到了

明天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做杀人的事。“第三位天使把他的小瓶摆到河上和水泉里时，他们更变成血了。”你不能用水把血消灭掉。你也不能用火把血烧去了。永远是血，一直到了坟墓。

我看不见什么东西，
我失了我的记忆，
一切好的与坏的。
唉，悲痛的历史呀！

相信耶稣的复活，相信拉曹鲁斯（Lazarus）的复活的人，他是快活的。相信社会主义，相信将来的地上的乐园的人，他是快活的。这些旧故事在我看来似乎只是可笑的：十五亩的均分的田地决不能引诱我。我曾对自己说过了：我不愿意做一个奴隶。这就是我的自由么？真是一个穷迫的自由呀！我为什么要追求他呢？我是用了什么名义出去杀人呢？只是要求流血，更多的血？……

我是一只摇篮，
有一对柄子
摆在天井里的空处，
静呀……静呀……

外边有人打门了。一定是爱尔娜来了。

三月十七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担任了这个工作。但是我知道别人一定会有理由说出来。亨里契声言这是我们的义务。费杜尔所以加入

我们的团体，则因为他妻子之被害。爱尔娜则以为她是羞于活着的。佛尼埃呢……不，让佛尼埃自己说吧。

最近的时候，我们费了一天的工夫在这城中一同走着，他做了我的车夫。我是在一个旅馆里叫了他来的。

他来时穿着长统的皮靴和蓝色的短衫，如下流阶级中人所穿的一样。他长了胡须，头发剪成圆形。他说道：

“现在，告诉我，你也曾想到耶稣么?”

“想到谁呀?”

“耶稣，那‘神的人’的耶稣？你难道都不曾问过你自己你应该信仰什么，应该怎样生活着么？在我住的地方，在车夫的场中，我常常读那福音书，我得了一个结论，人们只有两条路走，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路了。一条路是相信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请明白我——无论什么事，没有例外的。那条路就是造成像杜思退益夫斯基书中的史美狄可夫[①] 那样一个人物的路，这种人遇事只是往前做去，决没有退缩的心肠。于是其结果则有这种倾向的论理出来了：上帝是没有的，耶稣不过是一个凡人，世间也没有什么爱；你要做什么就做去，没有一件东西可以阻止你的。那第二条路就是耶稣的路，引导到耶稣那里去的路。告诉我，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有爱——我说的是真正的深邃的爱——在着，那么，他还去杀人不呢?”

我答道：“他可以去的，无论如何。”

“不，无论如何都不能去。杀人是一件大罪恶。只要你记住：‘一个人为了他的朋友们而把他的生命牺牲了，没有人有比这更伟大的爱了。’而且他还必须牺牲他生命以上的东西——他的灵魂呢。他必须提高他自己的武士精神，除却为了爱——只是为了

---

① 史美狄可夫是《喀拉马助夫兄弟》书中的一个男仆的名字。

爱——以外，不要妄用他。如果为了别的动机，那末又要使他回到史美狄可夫的路上去了。取了我自己的生命去。我为了什么而活着呢？谁也不知道，只等到我最后的时间到了，也许可以证明我的全生命到底是为谁活着的。我向上帝祷告道：主呀，让我为了爱而死吧。现在，难道一个人真要为了杀人的事而去祷告么？一个人可以杀人，但他不能为这事祷告……我也知道：我心中并没有充满着爱。我觉得我的十字架真不容易佩戴着。”

“你不要笑，”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这没有什么可笑的。我讲的是上帝，是上帝的话，而你似乎以为我是妄言。现在，你真以为我是在这里妄言么？请告诉我。”

我没有回答他。

“你要记住圣约翰在《启示录》里说的话。‘在那些时候，人们寻求着死，而却找不到她；他们想去死，而死却离开了他们。’当你要求死时，而她却离开了你，有什么事比这更可怕的么？你也许也在寻求着死，我们大家也都是如此。我们怎么敢去流血呢？我们怎么敢去破坏法律呢？而我们竟去流血，竟去破坏法律了。你是不承认法律的：在你看来，血是同水一般的。但是记住呀，总有一个时候你会回想到我所说的话，你要等候着结局，而结局却不来。死却离开了你。我信仰耶稣，我是实在的。但是我却不是与他在一起的。我不配，我是已被泥与血玷污了的。然而耶稣是慈悲的，他会到我这里来。”

我很注意的看着他的眼睛，答道：

“那么，为什么要去杀人呢？你很可以自由的离开我们呀。”

他的脸色变得十分惨白。

“你怎么敢这样说呢？我的灵魂正忍受着苦闷呢。但是我不能够……我爱。”

“这都是极无谓的，佛尼埃。不要再去想他了。”

他不回答我。

我离开他，一到了街上，我已把这事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三月十九日

爱尔娜哭着，带着泪对我说道：

“你不再爱我了。”

她坐在我的靠椅上，双手盖在脸上。真是奇怪，我向来没有注意到她的手竟是如此的大。

我非常注意的看着她，说道：

“不要哭，爱尔娜。”

她抬眼看着我。她的红色的鼻子，她的翘起的嘴唇，使得她显出丑状。我转身离开了她，向窗口走去。她从靠椅上站了起来，很羞缩的牵住我的袖口。

“我很忧愁，亲爱的，”她说道：“我以后不再哭了。”

她是常常哭的。最初她的眼圈红了，其次她的两颊开始紧张，后来几粒大而明显的眼泪，便开始流下她的两颊了。这泪真是沉默的泪呀！

我抱她坐在我膝上。

“听我说，爱尔娜，”我对她说：“我也曾说过我爱你么？”

“没有。”

“我也曾骗你么？我没有告诉你我已爱上了别个女人么？”

她不答我。她只是全身颤战着。

“回答我呀，请。”

“是的，你告诉过我了。”

“现在听呀：我如厌了你的时候，我必先告诉了你。我答应决不瞒你。你相信我么？”

“呵，是的，我相信你。”

“好了，那么事情都解决了。现在你不要哭了。我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了。”

我同她接吻。她很快活的说道：

“呵，我是如何的爱你呀！”

但我却禁不住要注意她那双大手。

三月二十一日

我连一个英国字也不懂。我在旅馆里，饭铺里，以至于在街上，只说着一种破碎的俄国话。因此时时引出不快的事来。

昨天晚上我到戏园里去。一个短胖而脸红多汗的商人坐在我身旁。他鼻子里呼吸得十分沉重，在看戏的时候，已经半睡着了。戏演了几幕后，他向我问道：

“请问你的国籍？”

我不答他。

“你不听见么？”他又问道，“我要知道你是哪一国的人。”

我眼不看他的答道：

“我是英王陛下的百姓。”

这句答语似乎不能满足他。

“你说你是哪一国人？”他又问。

“我是英国人。”

“呵，英国人……你是么？那末你是属于世界上最坏的一个国家了。他们帮助了倭奴，把我们的旗舰击沉在冲岛（Tsushima），[1]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事了。现在你恰到俄国来旅行，好像没有事一般。我要阻止这种行动！”

---

① 冲岛在对马海峡。日俄战争时，两方海军曾大战于此。俄国舰队大败，几于全部被歼。

别的人开始注视我们。

我低声说道："我必须要求你停止对我说这一类的话。"

"我要把你送到警署；这是我所要做的，"他提高语声，继续说下去。"请看这个人呀！据我所观察的，他算不定就是一个日本人的侦探，或者是别一类的骗子也不一定。一个英国人，实在的！我很奇怪，为什么警署里不严重的监视他。"

我的手触着衣袋里的手枪。

我向他说："我再要求你一次，不要开口。"

"不要开口，你说！不，先生；我们要同到警署里去，你同我。他们会找出真相来的。我告诉你吧，侦探是不容于我们国里的！不，我说。三呼俄国万岁呀！"

我站了起来，直望着他的圆而有血点的眼睛。

"我第三次警告你：不准说话！"

他耸耸肩，沉默的坐下了。

我离开了戏园。

毁灭，其旗舰亦被击沉。

三月二十四日

亨里契只有二十二岁。当他在学生时代，他常常在会场上演说。那些日子，他是戴着眼镜，披着长发的。现在他变成十分粗率，同佛尼埃一样了：他很消瘦，头发也不常修剪。他的马也是很瘦的，马上的鞍饰是破旧的，雪橇也是旧货。他现在是普通的最下阶级中人，出来当驱雪橇的了。

有一天，他在雪橇上载了我和爱尔娜出去，当我们出了城门后，他回转头来说道：

"前几天，我同一个牧师闹了一会麻烦。他给我一个地址，是圆场（Round Square）那地方的，说明车费十五个科比。我并

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只驱了车在大街上打圈子，到了后来，他生气起来，开始骂我了。‘你这无耻的人，’他说道，‘你不认识路呀。我要送你到警署里去。’‘一个赶车的人，’他又说道，‘应该熟知城内的各处，如他自己袋里的麦子一样。你一定是用了假冒的手段，把你的车证诈来的：你必是用了一二个卢布贿赂了别人，因此他们竟让你不经考验而得了凭证。’我那时费了十二分的困难，把他的气消平。‘我恳求你的原谅，先生，’我对他说，‘请你看了上帝的面上宽恕了我！’但他的话真是对的。我确没有经过应受的考验。我叫浪人喀波沙（Karpersha）代我受考验，给他五十个科比做报酬。”

爱尔娜几乎不听他，但他还是十分自在的说下去：

“我在最近的时候，还有一段冒险的事。一个老人和他的妻子叫了我的车。他们似是上等阶级中落的——是很老的一对。我把车子横过长街，这时电车正从停车处开行。我毫不注意他，驱着车直冲过电车轨道。老人在车里跳了起来，举足重重的在我背上蹴了一下。‘你匪徒！’他叫道，‘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压在电车底下？你这样驱着车同疯子一样，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狗！’

“我说道，‘先生，请你不要惊骇。这样越过轨道，是极普通的事。在电车驶到以前，还有许多充裕的时间呢。’那时我听见那妇人用法国话对他说道：‘我希望，约安，你不要这样暴怒。这于你的身体是很有害的，而且，车夫毕竟也是一个人。’她实在是这样说：车夫毕竟也是一个人。他用俄国话回答道：‘那也许是实在的，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一个畜生，……’‘唉，约安，’她说道，‘你说这种话，自己也应该觉得羞耻。’于是我觉得老人拍拍我的肩头。‘我很忧愁，我的朋友，’他说道，‘我希望你不要记在心上。’他给了我二十个科比的报酬……他们必定是自由党人……向那边坐一坐，老女儿！”

亨里契鞭了他的困苦褴褛的马一下。爱尔娜偷偷的挨近了我。

“我说，爱尔娜·约加夫梨娜，你喜欢在这里么？你已经习惯了那工作了么?”

亨里契问这问题时，觉得十分羞惭。爱尔娜很厌恶的答道：

“我十分满足。自然我现在是还没有十分习惯于那工作。”

在我们右边的是许多株赤裸裸的树木的黑骨架，在我们左边的是铺在地上的白雪。城市在我们后面伸展着。礼拜堂在日光中闪耀着。

亨里契不说话了：除了雪橇经过雪上的轧轧之声，四面完全为沉默所笼罩。亨里契载了我们回到城里，当我走下他的雪橇时，我摆了十个科比在他手里。他取下他的覆盖着冰霜的帽子，他的眼光跟随了我们很久很久。

爱尔娜微语道：

“我今天晚上可以到你那里去么，亲爱的?”

三月二十八日

那位总督显然预先觉得有人要收拾他的生命。他昨夜突然到波格诺（Podgoonoe）住去。我们跟了他到那个地方。佛尼埃、费杜尔和亨里契各守一个地方，在那里观察一切。我则在各街上走来走去，这责任是规定了给我做的。

我们现在知道他的事很多了。我们不会失败，不久我们便要决定日期了。佛尼埃是第一个去……

三月二十九日

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在这里。他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以多年流配在西伯利亚，在矿山中做苦工的原故而得了信用；他

的生活是一个老革命家的生活。他眼光忧郁，胡须已斑白了。

我们一同到酒馆里去。

“你要知道，佐治，”他开始用一种难于说出的态度说道，“有人商议要把那工作停止多少时期。你的意见如何?”

“茶房，”我叫道，“把《康尼威之钟》（The Bell of Comerille）那张片子摆在留声机上。”

安得留·彼得洛威慈把眼低下。

“你并没有听我的话，”他说道，“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现在的战略怎么才能与国会和协呢？我们必须取得一个有定的坚固的地位。这个或是别一个。我们必须采取议会政策，运动进国会中去，不然便爽爽快快的起来反抗，于是，自然……唔，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没有。”

“但是，请你立定心意。事到临头，也许竟要解散你们，——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组织。”

“什么?”我锐声的问道。

“解散实在不是确当的字眼，但是——是的，我要怎么说法呢？……自然我们知道，佐治……我们明白……我们觉得我们的同人是怎样的失望。我们出了这么高的价值……而结果，一件事也没有解决。”

他的脸色是柠檬黄的，眼睛中都是纹路。他实在是生活在贫苦的附郭的住宅中的，饮着酒精灯上预备出来的茶水，全个冬天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他的时间全消磨在计划与讨论之中。他是在“工作”呢。

“看这里呀，安得留·彼得洛威慈，”我对他说道，“尽管继续的通过议案，你们是十分相宜于那种工作的。但是不管你们的议决案如何，我们总是依旧的做我们的工作。”

“你的意见如此么？你拒绝执行中央委员会的议决案么?”

“是的。”

“但是，我说，佐治，……”

“这是我最后的话了，安得留·波得洛威慈。”

“我们的党怎么样呢?”他问我。

“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呢?”我答道。

他叹了一口气，伸出手来给我。

他说道：“我现在去把你所告诉我的话诉给他们听。我希望各事将来都能顺利些。你不会气我么，会不会，你?”

“不。”

“再会，佐治。”

“再会，安得留·彼得洛威慈。”

天上密密的布着星点，这是冷天将近的记号。狭小而荒凉的街道似有阴气。安得留·彼得洛威慈急急忙忙要去赶火车。可怜的老人，可怜的长成的孩子！……然而他们的是天国。

三月三十日

我在伊梨娜家宅左近往来散步。这房子是一所很大很庄严的大建筑。房主人是商人克波罗沙夫。依梨娜怎么能住在这样的一座屋里呢?

我知道站在霜雪中，在严闭着的门口走来走去，而等着不能遇见的事，是很傻的。假使我真是遇见了她，又有什么不同之处么？实在是没有。

我昨天在大街上遇见依梨娜的丈夫了。我起初见他在远处，立在一家店铺的窗外，在那里看照相。他的背朝着我。我慢慢的走近，立在他身旁。他是一个长而瘦的美发的人，约有二十五岁，是一个军官。

他回头一看，立刻认识我。我在他眼睛里看出他的恶意和嫉妒，他的眼睛灰暗了。我不知道他所看见的我的眼睛是怎样的。

我并不嫉妒他，也不憎恶他。但是他是立在我的途中的，这又当别论了，当我看着他，立刻又记起那几句话了！

如果一个虱在你衫上
讥笑你说：“你是一个蚤，”
那末你就出去杀吧！

今天很暖和，小河从山坡上流下，涟漪的水波在日光中闪耀着。雪正在融化，乡间空气中生出一种春的气息，一种从森林中出来的有活气的潮湿的气息。夜间仍然结冰，但是在午昼时，地上都变了滑溜溜的，屋檐也滴沥的滴个不住。

我去年的春天是在南方消磨过去的。夜间黑如墨，只有Orion星在天上放光明。早晨的时候，我常常走下沙岸，向海滨走去。海杉花（Hoather是一种常绿灌木，其花甚似蔷薇）在林中盛放，白莲花也灿烂如锦。我爬上小山。焦热的太阳晒在我头上，我可以看见那海水的透明的绿波，远远的在我足下，蜥蜴在石上跳跃，蚊子在空中嗡嗡飞鸣。我爱躺在晒热的石头上，静听海中波涛之声。时间过去了，所有的一切都突然的消融到我视线以外去——所有那海，那森林，那春天的各种花。全宇宙成了一个混全体。充满着生命的无限祝福。……

而现在呢？

我的一位朋友，一个比利时的军官，刚才对我描说他在刚果（Congo）办事时的生活情形。他独自一个人在那边，有五十个非洲黑兵受他管辖。他的兵营驻在一条大河的岸边，那个地方太阳是没有什么热气的，黄热病是非常流行的。河的对岸，住着是

一族独立的尼格罗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王，有他们自己的法律。白天完了，夜便来了，于是接着又是白天。早上、正午和晚上，他所看见的只是同样的浑浊的河流，和他的河岸，同样的光亮的绿色的攀缘植物，同样的说着不知其意的说话的尼格罗人。有的时候，为了消遣疲懒的光阴，他拿起枪向森林中藏着的兽类打去。

当他的黑兵从对岸捉到一个尼格罗时，他们必定把这俘虏缚在一根杆上，他们用他来做射鹄，以消度时光。反过来说：当他的部下有一个人被河对岸的人捉住了呢，他的双足和二只手臂便被他们割下，并且把他身子摆在河里，留在河中一夜，只有他的头露出来。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的头也被割下了。

我很奇怪，白人和黑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有一个选择：或者是“你们不要杀人”——就这方面说，我们都是谋杀者，正同他们黑人一样，或者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这一方面说，要分曲直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就是我的志愿，我要怎么做，我便怎么做去。说着要求公道，并且在在顾到别人的意见，这不是含有怯懦的元素在内么？为什么一个人总怕人称他为谋杀者，而总愿意人家叫他做英雄？归根结底的说来，别的人说什么话，我要管他做什么呢？

拉斯加尼加夫（Raskolnikov）[①] 杀了一位老妇人，他自己却因了她的血而晕乱了。然而佛尼埃却出去杀人，他快乐而且祝福。他是这样么，我奇怪着？他自己说，他杀人是为了爱的原故。但是爱到底存在么？耶稣死后三天真个复活起来么？……这都是空话，没有什么意思……不然的：

---

① 拉斯加尼加夫是杜思退益夫斯基所著《罪与罚》中的主人翁。他因不平与穷乏杀了一个放债为生的老妇人。因此，他心灵起了许多的不安与忏责。

如果一个虱在你衫上
讥笑你说："你是一个蚤，"
那末你就出来杀吧！

四月六日

圣节（The Holy Week）已过。今天喜悦的钟声铿然而鸣。正是复活祭日（Easter Sunday）。夜间在欢笑中，赞颂耶稣的声中过去。街上一早就挤满了人；连一个苹果落下的空隙也没有了。头上戴着白巾的农妇，兵士，穿着破衣的乞丐，穿着制服的小学生，他们全都亲嘴，吃向日葵子，喋喋说话，高声谈笑。红色的"节蛋"（Easter eggs）在架上出卖，姜糖果和"Amenun oeirls"也摆在那边，红绿各样颜色的轻气球则系在钮上。群众喧哗，如群蜂之在巢。

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家里常于"令特节"（Lent）之第六星期内预备圣典。全个星期内，我们都持斋，在圣餐那一天则无论什么食物都不吃，一直到了圣典日期过去才罢。然后"The Passion Week"又到……呵，我们跪拜的热忱；我们对于救主庄严的热烈的归依心，充寒于教堂之中了！"主呀，赦免了我的罪。"复活祭的早祷给人以天国的感想：烛光的熊熊，蜡油的气息，牧师的白衣，金色的神座……其激昂之态，简直把一个人的呼吸都取去了。耶稣不久就升上天么？我们不久便带了复活祭的圣糖回家么？

我们在家中每天都穿着庆祝的鲜衣。全个"复活祭星期"中，大家都有放假的神气。

今天我却觉得无论接触到什么东西都是讨厌的。钟声只是扰乱我的脑筋，笑悦的群众只是使我厌烦。我愿意我能够离开，到

无论什么地方，除开这里都可以，永远不回来。

“试试你的运气，先生。”一个小女孩拿出一个信封递在我手里。

这女孩赤着足，穿着破衣。她相貌上并没有一毫庆祝之意。我从她那里买来的美丽的一片纸上，印有下面的话：

“如果‘不幸’迫到了你，请不要丧失希望，不要让失望占据了你。你会战胜那最大的困难的，你会追着‘幸运’移转她的车轮向你走来的。你的事业会‘冕’以完全的成功。一个比你所敢预算的更伟大的成功。”

现在，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复活祭的红蛋给我的么？

四月七日

佛尼埃同别的一班人同住在车夫住的车场中。他同他们肩对肩的一同睡在睡凳上。他的饮食都是公用的锅中弄出来的。他自己动手收拾他的马。洗刷他的车子。他终日在街道上驱车载客。他并不诉苦。他对于他的工作是十分满意的。

他今天穿上新衣，头发新用油膏涂过，皮鞋踏地也格外沉重而轻快。

他对我说道：

“复活祭终于到了，这是很好的……耶稣起来了：真的，佐治。”

“唔，那有什么好呢？”

“唉，你真是……你心里毫无快乐。你并不承认世界之真相。”

“你呢？”

“我么？那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很代你忧愁我亲爱的佐治。”

“忧愁么?”

“是的……你不爱一个人，连你自己也不爱……我们住的车场中，有一个车夫，名狄汗——这样的一个黑皮肤，卷头发的农人，他狠恶如魔鬼。他以前家里很有钱，但是一场大火把他烧得干干净净。有人因为恨他，就把他屋子放火烧了。

“他不能忘记这件事，因而他咒骂一切人，一切物。他咒骂上帝，咒骂学生，咒骂商人，连小孩子，他也要咒骂。他憎恶所有的人。‘他们是狗，他们全都是,’他说道，‘他们吃基督教徒的血，而上帝从天上看下时却喜欢看见这种事。……’有一天，我离开茶馆，走到车场里去，看见狄汗正立在车场当中。他两腿离开的站着，袖口卷了起来。他的大手掌里拿着马缰绳，鞭打他的马，当着眼部打去。可怜的疲马，恹恹一息的，想要抬起头来躲避他的鞭子，但是他却尽管继续下去，当着马眼，一鞭接着一鞭的打去。‘你老尸体,’他很粗暴的嚷道，‘你畜生！我打你；我要教训你。……’我问他道：‘狄汗，你为什么打这可怜的畜生?’‘不要你说，你不洁的傻子!’他回答道。并且更愤怒的鞭打这马。

“车场中非常龌龊，有一股不洁的马粪气息，所有的车夫都成群的跑出来，围在那里笑着。他们似乎喜欢这种举动。‘狄汗出气了,’他们说道……这正是你所做的事呀，佐治。你要用马鞭当着每一个人的眼部打去，我可怜的朋友。”

佛尼埃咬了一小片的糖，慢慢的吃着茶说道：

“不要打我，佐治，也不要发笑。你知道我想什么么？我们都是缺乏精神的，所有我们都是。我们生命的前进力是什么呢？憎恨，只不过是憎恨。我们不爱，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爱。我们压迫人，杀人，烧毁人，我们也受别人的压迫，绞杀，烧毁。这是用了什么名义去做的呢？请告诉我。”

我耸肩答道：

“去问亨里契吧，佛尼埃。”

“呵，亨里契！他是相信要使人类自由，给他们全体以面包的。但是那是马莎（Martha）一方面的。但是马梨亚（Maria）那方面呢？我十分赞成一个人可以为自由之故而死，然而不仅仅只为了自由，乃是为了求一点的眼泪。我也向上帝祷告道：让地球上没有一个奴隶，没有一个挨饿的人。然而这不能包括一切的事，佐治。我知道人的生命是建筑在‘不真实’上面的。但是真实在哪里？要是你能够，请告诉我这一层。”

“什么是真实？你是这个意思么？”

“是的，什么是真实？你记住：‘我们生出是为这个目的，我们到世上去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带了智慧绘真实。每一个人，如果他，是真实的，都会听见我的话。’”

“佛尼埃，耶稣说过：你不要杀人。”

“我知道，但是不要讲到流血吧。告诉我别的事。欧洲给了世界两个伟大的字眼，已把她的痛苦黏贴在他们上面了。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所给于世界的是什么字眼呢？为了自由这个名字，许多许多血，已经流过了。然而有谁相信自由呢？为了社会主义这个名字，许多许多血已经流过了。然而你真的以为社会主义是地上的天国么？谁曾为了爱之故，谁曾拿了爱这个名字到柴堆里去过？我们中的任何人敢说：使人们自由，使小孩子们不饥饿，使母亲们不哭瞎了眼，并不能算是满足么？还有甚于此的，他们的相爱十分是必须的。上帝必与他们同在，而且在他们的心里。然而确确实实的他们已把上帝与爱忘记了。但是马沙只是有一半真理。其他半是马梨亚。我们的马梨亚在哪里呢？现在一个大原因已找到了，我强烈的相信了他。这是农民们的原因，是所有基督教徒的原因：且不仅此，他

还是耶稣的原因。他是为了上帝，为了爱之故而找到的。人类要自由，要有饭吃，于是他们的生活才是一个爱的生活。我还相信：我们的百姓是上帝的百姓。他是受爱的感动的，耶稣是住在他当中的。我们的话是复活的话：主出来了！……我们的信仰是细小的，我们又是柔弱如小孩子的。这就是我们所以拿刀剑的缘故了。不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所以我们执持刀剑，乃是因为我们的柔弱与我们的恐惧，所以才拿他们。但是请等着后来的人：他们是纯洁的，他们要不用刀剑，他们是强壮的，然而在他们走来以前，我们已经消灭了。我们孩子的孙子会爱上帝。他们要依上帝而生活，依耶稣而快乐。世界之表现于他们前面的是新的世界，他们要在世界发见一切我们现在所不能看见的东西……呵，佐治呀！今天是复活祭的礼拜日。耶稣出来了！所以让我们忘了我们的憎恨，只要在今天一天，并且让我们停止互相用鞭当着眼睛打去的举动。……”

他说至此处，突然停住了，好像有一个新的思想忽然刺激他似的。

“怎么了，佛尼埃？你似乎要说什么话？”

“我告诉你。打破练子是不可能的。没有路给我走出去一条路也没有。我出去杀人，然而我是相信爱，我是崇慕耶稣的。唉，这真是苦恼！”

旅馆中充满了饮酒之人的喧声，他们在庆祝这祭日。佛尼埃低了头，看着桌布，等着。我怎么办呢……但是用马鞭当着他眼睛打过去么？

四月八日

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佛尼埃说道：

“我要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才第一次相信耶稣，才第一次觉

到有上帝么？我那时是一个西比利亚的流民。有一天，我出去打猎。猎场是奥琪河口，就在奥琪河流入大洋的地方，河流浩阔如海。天空低下而带灰色，汹涌的河水也带灰色。河岸已隐没不见，就好像没有一样。我坐一只小船到一个小岛上去：我已同我的朋友们说好，天色一黑，他们便到岛上来接我回去。我在岛上四处奔走，枪击野鸭。那个地方所有的是泥潭，枯杨树，小小的草地，及翠绿色的石苔。我只管向前走，一直到了完全看不见河岸。我打落了一只野鸭，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偏找他不得。我正在寻找时，黑夜已来包围大地了：天色渐黑，薄雾弥漫河上。我决意要回到河岸上去，于是以风的方向，做路程的指导。但是我一举足，第一步便陷入泥潭中了。我想把一只足踏在土坡上，但是，不——已经是不可能了。我知道我现在正沉入泥潭里去。我沉的速度很慢，一分钟约沉入半吋。

“天气渐渐的冷了，雨又淅沥的落下来。我拔起一只足，想把他拔出泥中，但这却使我更深陷一吋下去。于是，我绝望了，只举起枪来，向空射放。我希望有人听见枪击，跑来救我……

“除了虎虎的风声以外，四围静寂若死。那时我站在泥潭里，泥已到了膝盖头了。我想：这泥潭不久便要把我沉陷到里面去了，不久便会有水泡在我头上发出，那个地方，不久便要同从前一样，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青青的草地依旧青青着罢了。我心里苦痛之极，几乎要失声号哭。于是我又把足拔了起来——结果却更坏。我觉得寒冷如冰，浑身战栗，如风中之杨树：这就是要死灭的情况了——在世界的末日……死在一个泥潭里……如一个苍蝇……我感得我心中似乎突然的空无所有了。没有什么要紧：我正要死去。我以齿咬唇，血都咬出来，我又极力把一只足拔了起来。这一次却成功了。一只足自由了，我十分快活。皮靴还陷在泥中，足上都是血。我想立一只足在草地上；于是靠着枪托，

把第二只足也拔了出来。我两只足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怕如果一动，便要再陷入泥潭里去。因此我整夜都站在那个地方不动，一直到了天亮。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漫漫的长夜里，站在泥潭的中间，——雨淅沥的落着，天空黑漆漆的，风虎虎的吼着——我在心的深处感觉得上帝实是临在我们头上，潜在我们身里了。一切的恐怖都没有了，心里空洞洞的，只感着快乐；一块大石头从我心上落下。第二天早晨，我的朋友来了，便把我救出去。”

“许多人都是在死期将近时知道上帝。佛尼埃，那是恐怖的感觉使他们相信上帝呀。”

“恐怖么，你说的？也许是那样。但是你以为你能够在这个龌龊的地方看见上帝么？当接近死之边界时，人的灵魂都是很喜悦的。这就是许多人在死时看见上帝之故了。当死走近时，我也能看见上帝。”

歇了一会，他又说道：“我告诉你吧——没有东西比之感得上帝使你更快活了。在你不知道他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到你的思路中来。你能想到所有的东西，却永不会想到上帝。有的人，他们脑筋中得了超人的思想。请想一想：超人！他们真真确确的以为他们发现了那位哲学家的石块便算是已解决了人生的问题了。以我的眼光看来，他们都似史美狄可夫。他们说道：‘我们不能爱那些最亲近的人，所以我们改而去爱那些最辽远的人……但是你如果不爱你四周围的人，你怎么能爱那些离你很远的人呢？为了别人而死，把你的死给了他们，这是容易的事。但是为他们而生着，却是极困难的事。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的一日乃至于一分钟时，都要为爱而活着；我们爱一切的人，同上帝爱他们一样，我们爱一切有生的——忘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创造生命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那些辽远的人。不过我们现在已成暴戾

之人，如野兽似的了。去看人类颠倒是非，看他们寻求而不能得到之苦，岂不是一件苦恼的事？他们信仰中国的鬼神，信仰木头，却不能信仰上帝，敬爱耶稣！我们都是从少时便受这毒药的消蚀的。看亨里契吧。他向来不单单称一朵花为一朵花的：他必要加了许多说明：这花是属于这一族或那一族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的，花瓣是什么样儿的，花蕊又是什么样儿的；这些说明竟使他把这花的本身忽视了。我们因为无益的论述竟把上帝也不得看见了，正是与此相类。我们心上都是数学和理性。但是当我那夜站在小草地上，在泥潭中间等死时——我才感觉得理性不是完全可以应百变而不穷的，其实还有些东西超越在他上面呢：但因我们眼中有东西遮蔽着，所以不能看见，不知道。你为什么笑，佐治？”

“呵，你滔滔不竭的说着，倒似一位牧师。”

“不要管他。告诉我：一个人没有爱能够活在世上么？”

“自然你能够。”

“但是他是怎么样活着的？是怎么样的？”

“你只须蔑视世界一切就是了。”

“你是诚诚实实的说出的么，佐治？”

“是的，真是的。”

“唉，佐治！唉，我的亲爱的朋友！”

四月十日

我今天看见总督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貌和蔼的老人，短而浓的一部胡子；眼上戴着眼镜。街上都是湿的，昨天还有雪蔽盖在上面呢。河水已融化了，河水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耀着。麻雀啾啾而鸣。

一辆马车站在一座屋门口。我立刻辨认出来——黑的马，黄

色的车幅。我横过街，向这座屋走去。我走近时，门正呀的一声，大开起来，站岗的警士举枪致敬。总督徐徐的走下石阶。我不动的站在街上，向他看着，眼睛不能离开他。他抬头望望我。我脱下帽了，向他深深的鞠了一个躬。他微笑着，举手到军帽边答礼：那时，我憎他了。

我漫步向公园走去。我的足印在小路的柔软的泥地里。乌鸦在树林中飞来飞去。

四月十一日

暇时到公共图书馆看书。在那所大而沉静的阅书室里，大多数的阅书的人都是生胡子的学生和剪短头发的女学生。我脸上修剃得十分整齐，戴着高领子，在他们当中看来非常特别。我读的是古代的书籍，读得很有趣味。他们生在古时，还没有带意识；他们不去寻求真理。他们只是活着——如绿草之长成，如小鸟之歌啭似的，神圣的纯朴——是不是承受生命的唯一道路，而不会反叛他（生命）呢？他们祈求他们的神佛来保护他们……而那些神佛便来保护他们。阿勒修士（Ulysses）在同占盗他家产的人战时，柏勒士（Pallas）是站在他身旁的。

我向什么神祈祷，求他不要弃我呢？我对谁祈求帮助保护呢？我是孤独的。但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来保护我，所以我必须保护我自己。因为我没有什么上帝，所以我便要做我自己的上帝。

佛尼埃告诉过我的是什么话呢？想想看，一切东西都是有向史美狄可夫路上走去的可能的。……但是史美狄可夫也不会比别的一切人更坏。

四月十三日

爱尔娜对我说道：

“我觉得我这个人似乎完全为你而活着一样。我在睡梦中也看见你。所有我的祷告也都是为你。”

“你忘了我们要做的事了，爱尔娜。”

“我们同为此事，死在一起吧……唉，我爱，我和你在一块儿时，我觉得像一个小女儿。像一个小孩子了……我知道我没有什么东西好献给你……没有什么东西，只有爱情而已。取了他去吧……”

她说时哭了。

“不要哭呀。爱尔娜。”

“我是快乐得哭了……但是这已过去了。你看，我现在已不哭了。现在听我说：我有事情要告诉你。亨里契……”

“他怎么样呢?”

“请，请不要生气……亨里契昨天告诉我说，他爱我。”

“唔?”

“是的——我并不爱他。你是知道的。我所爱的只有你一人。你妒忌么，亲爱的？告诉我呀!”她附着我耳朵说。

“妒忌么？这是什么一个观念呀!”

“你千万不要妒忌。我一点儿也不爱他。但是他是很可怜的，我很替他忧愁。然而我并不曾想到我应该静听他的话。我觉得似乎我已欺瞒了你……”

“欺瞒我么？但是，爱尔娜……”

“我爱你深入心底，但是我也可怜他。我告诉他我只能做他的朋友。你不要多心，是么?”

“当然不的，爱尔娜。我不多心，我也不妒忌。”

她低下眼，她受伤了。

“唉，我知道了。你是不注意的。”

我说道：“爱尔娜，看我这里。有的妇人是忠顺的妻子，热

烈的恋人，忠实的朋友。但是他们却不能同那些高一等的妇人比——那些妇人是天生的女王。她决不把她的心给什么人。她的爱是光荣的赐品赏给特选的人的。”

爱尔娜听我说着，眼中带着恐怖。她说道：“我知道——你是毫不爱我的。”

我回答她一个接吻。她把头倚在我胸上，微语道：

“我们能死在一块儿么，我爱？”

“也许我们能够。”

她在我臂里睡着了。

四月十五日

我坐着亨里契的车出去。

我问他道：“嗄，你觉得怎么样？”

他摇摇头。

他说道：“这不是一种快活的工作，终日在街上，在雨中驱一辆车。”

“我十分同意，”我对他说，“但是更不快活的还是陷在爱情中的人呢。”

“你怎么知道？”他迅快的回头问我。

“我怎么知道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知道。”

“你对于什么东西也要开玩笑，佐治。”

“并不是的。”

我们经过公园。晶莹的水珠从湿的树枝上落到我们身上。空场上铺着新绿的草毯。

“佐治。”

“什么事？”

“佐治，制造炸弹时，会不会有危险的事发生？”

“当然会有的。危险的事是常常要发生的。”

“那末爱尔娜会被炸了么?”

“她会的。”

“佐治?”

“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工作委托给她?”

“她是一个专门家。”

“唉,她是么?”

“是的。”

“没有别的人代她去做么?”

“我并不这样想。但是你为什么对这件事这样热心?”

“不是的。我不过要知道。”

在归途中,他又回头向我问:

“佐治,”他说道。

“什么事?”

“事情快要办了么?”

“是的。”

“什么时候?”

“大约在两三星期之内。”

“你确信你实在不能找到了什么人到这里来代替爱尔娜么?”

“我可以确信。”

他在车夫的蓝衣内战缩了一下,但是不说什么话。

“昼安,亨里契,不要自苦。振作起来吧!”

“我精神很好。”

“不要把你的思想牵系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我告诉你吧,你如此必可以快活许多。”

“我知道的。不必你告诉我。再会。”

他慢慢的驱车走了。这一次是我的眼光跟在他后边好久好久了。

四月十六日

我问我自己道："我仍旧还爱着依梨娜么？我爱她不是仅如影子似的，仅是以前的旧情么？佛尼埃的话真的么？我真的不爱什么人——不能爱什么人么？谁知道呢。为什么人又终久要爱一个人呢?"

亨里契恋爱爱尔娜，终生只爱她一个。但是他的爱情，并不使他快活。反过来说，这爱情还使他痛苦呢。然而我的恋爱却是充满了快活的。

我又坐在我的房间里了。坐在沉闷的旅馆的沉闷的房里。几百个人和我同住在这屋顶底下。我对于他们是一个陌生的人。就在这石头的城墙以内，我也是一个陌生的人。我在什么地方也是一个陌生人。爱尔娜把她自己全部给了我，她对于自己则绝不念及，但我却并不留意于她。我所能报答她的情爱的——是什么呢？是友情么？或者也许是一种假面目的友情么？一边想着依梨娜，一边却去和爱尔娜接吻，这是多么不对呀——然而我所做的就是这样。不过，归根结底的说来，即如此，又有什么要紧?

四月十八日

总督回到城里去了，我们所有计划又都破坏无余。我们又要重新考察他的行动了。在这个地方，这种事更难得做去。他的住屋是常在哨兵卫护之中的：暗探立在街上和门口。他们对于走过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要细细的察看。他们对于每一个马车夫都要生疑心。

他们自然不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们是谁，但

是谣言却已在城里流传得很盛了。

我昨夜在旅馆中听见二个人在那里说话……一个人看来很像一个做生意人，其余的一个，是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孩子，似乎是那人的助手。

那个年纪大的人用一种坚决的口气说道："无论什么事都是有上帝的意志在里边的。无论什么人都不能逃出他的运命。现在据他们说，那种事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年轻妇人，走去看他。她带了一个写好的禀帖，要面呈给他。他允许她到他的公事房里来。当他正在看她的禀帖时，她突然拿出一管手枪，对他放去。她向他放了四粒子弹。"

那孩子热心的举起双手。

"呵，呵！……我想他一定是被杀死在那个地方了。"

"他却没有死——那是很奇怪的。"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

"他们把她绞死了——当然的。但是后来又有一个年轻的妇人要求同他说话——她也带了禀帖要面呈。"

"他们也许她见他么？"

"当然是不许的。她坚执着要见，说了许多理由。但是他们在厅上搜索她身上——你想怎么样？他们在她头发里搜出一管手枪来。那一次真是上帝救了他的生命。"

"他们怎么对待她呢？"

"他们送她到绞架上去——除了这一手，他们还有什么呢？但是现在这事却到了最奇特的地方了。"他用手势增重他的对于运命的工作的惊奇。"过了不久，他在他的花园中散步，同平时一样，警士很谨慎的保护着他。突然有人伏在那边，对他放了一枪。枪弹直贯过他的胸口。他连叫喊的时间也没有了。"

"唉，这种惨事……只要想象一下！"

“是的。暗杀的人被绞杀了——当然的——但是那个人也死了，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能够逃出他的运命。……”

我昨天竟遇见依梨娜了！我有好些时候没有想到她了。我几乎忘了她是住在同城的。我正在街上走时，突然听见有人叫我。我四面一看，——我看见依梨娜。我看见她大而灰黑的眼珠，她的黑头发。我们并肩走着。她微笑的对我说道：

“你忘了我了。”

闪耀的光亮照在我们脸上。街上映照着夕阳，路石发光如金。我脸红得如罂粟花似的。对她说道：

“不，我没有忘记你。”

她掖了我的手臂，低声问道：

“你在这里久不久?”

“我不能告诉你。”

“你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唉，你不知道么?”

“不知道。”

她脸色通红的说道：

“但是我知道。我告诉了你吧。”

“好的，请吧。”

“你……!”

“唔，也许。”

晚照现在消没了。空气冷而变成灰色。我有许多话要告诉她，但是一句说也说不出。我仅说道：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

“这里是我丈夫驻扎的地方。”

“你的丈夫?”

我忽然想起关于她丈夫的一切事情了，她诚然有一个丈夫。我不曾遇见过他么?

“再见,”我说道，一面很粗率的把手伸出。

她问道：“你一定要走么?”

“我必须走。”

“但不要就走。”

我向她的眼睛望着。眼睛中有恋爱的火星在着。但是我记起她的丈夫。

“再会,”我说道。

什么东西都显得黑暗而荒凉。我走到“铁乎里”(Tivoli) 戏院里。我听那喧哗的乐队，听那些妇人们的无耻的笑声……我感得十分寂寞。

四月二十五日

总督离城到 X 去。我跟他到那边。我看见阔大的河水，晶耀的屋顶，觉得快活。在这些地方，春天十分可爱：像一个处女，又如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似的快活。

总督坐火车到一个最近的郊镇。我也坐了这一次列车的头等车到了那里。一个衣服华丽的女子搭进我的房里。她的手巾落下。我把他拾起。

“你不是一个俄国人，是不是?”她用法语问我，很注意的看着我。

“我是英国人。”

“英国人?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么? 我想我们以前似曾见面过。”

经过瞬间的犹豫后，我取出名片给他，名片上刻着“佐治·奥勃林，工程师，伦敦”。

“那么，你是一个工程师。我很喜欢能看见你。我希望你能找我去。我也要找你去。”

在一个车站上食堂里，我看见她同一个犹太人在吃茶。这人看去很像一个奸细。我到她旁边说道：

“我很喜欢能再见到你。”

她笑一笑。

我同她在月台上走来走去。

我们又上车了，车守走来收票。她递给他一个灰色信封，我在这信封下面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出：“秘密警视局”这几个字。

“我知道，你买了月季票。”我对她说。

她脸红得利害。

“嗄，不是的，”她回答道……“我的意思是，这不是甚确的。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遇见了你真是快活。我很爱英国人。”

汽笛叫了一声，火车停了。我们到站。我向她告辞，但是偷偷的远远的跟着她。

我看她进了宪兵司令部。

我想道：“唉，事情已是这样了。”

我又在旅馆中时，我决定必须做去。或者我现在是被人监视——那么，当然的，我是要死亡了。不然则我与那个妇人在车上相遇，完全是偶然的事，完全是蠢然的遇合。我想，无论如何，我必须知道真切，所以我决意要与命运宣战。我戴上高帽，坐了一部美丽的车，到她住的地方去。我按了一下门铃。

“夫人在家么?”

“是的，请进来。”

我被请进一间房子，看来如一个香美的匣子似的。屋角一张桌上，摆了一大球黄玫瑰花——显然的，这是她的一个奉承者送

来的。有许多屋主妇的肖像，姿态种种不同，有的摆在桌上，有的挂在墙上。

“嗄，是你呀……你来此真是欢迎。请坐。”我们仍用法语谈话。我燃了一根香烟，把帽子摆在膝上。

她问道：“你喜欢俄国女子么?”

“我以为她们是世界上最有趣的。”

门上有人敲了一下。

“进来。”

二个人进来：他们头发极黑，短须浓浓的。他们看来似是斗牌的骗子或是那些靠妇女为生的人。

我们拉拉手。

那妇人和他们一同走到窗前。

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人低声问道：“他是谁?”

“嗄，是一个工程师——英国人。很有钱的。你们可以放胆说话——不要理会他。他一句俄国话也不懂。”

我从椅上站起来。

“对不起，我必须走了。昼安，夫人。”

我依旧和他们三个人握手。到了街上时，我觉得很有趣。谢谢上帝，他们以为我是一个英国人。

四月二十六日

总督又要回到N城去了。离开车时，还有一点钟工夫给我自由使用。我无目的在镇上散步着。天色渐黑了。闪耀的红色的夕阳光照在河上，天空横有一条界限清楚的曲线。监狱门前，有一个哨兵站的三色的岗位——狱房的黑口正位在那白墙的里面。足步的回音在石板上响着……黑暗，有铁条拦着的窗……塔上的钟，颤战的和谐的鸣着。……全地球上满是广漠无涯的悲哀呀。

我能够看见低的狱室，灰色的墙。我们太软弱了……太软弱了！然而大愤怒的日子，就会到的……谁能够抵挡得住呢？

四月二十八日

公园里还是很冷。菩提树还是赤裸裸的，但是那些灌木们却已青而有叶了。鸟儿在新枝上唱着歌。

依梨娜停步撷花。她回头向我笑道："这外边不是很可爱么？我觉得非常快活。你呢？"

我也觉得快活。我望着她的眼睛，想要告诉她说，她就是那快乐，就是那太阳的光。……我不期然而然的也和着她笑了。

她说道："我许久没有看见你了。你这些时候都在什么地方？住在哪里？你看见了些什么，学到了些什么？你以为我怎样？"

不等我回答她，她又脸色红红的说道："我觉得非常的想念你。"

实在的，今天早晨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谷莲花盛开，空中充满着一种春的气息。毛毳似的云片，互相追逐，在天上融消了去。我心中充满着快活。她有深切关心我的意思呢。

依梨娜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似乎在过毫不牵挂的生活。我现在看着你，我起了一种感想，似乎你实不是你，而是一个陌生的人。……然而又有些是我所亲爱的。……总而言之，你是一个陌生人。我知道你了么；你知道我了么？但是我们不要互相知道么？我们如不互相知道倒是快活的，是不是？"

停了一歇，她又微笑的说道："呵，请告诉我你所做的是什么事；你是为什么而活着的。"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而活着的。"

她垂下眼来。

"唉，那么，那是真的了。"

她脸上有些阴郁。她执了我的手，沉默了一会。

她最后又开口了："看我这里。对于这种事，我自然什么也不明了……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可爱么？春天到了。鸟儿们都在歌唱。但是你想什么？你为什么目的而活着？为什么，最亲爱的？"

我有许多许多话要同她说……但只是不能找出话来说。我知道所有的话，在她看来都不过是"话"而已，她是不能捉摸得他们的意思的。

而她又坚持的问道：

"为什么呢，最亲爱的？"

露水凝结在绿叶上。我的肩头偶触了一条树枝——晶莹的露点便如阵雨似的落了下来。我一声不响的站住。

"为什么不只是为'生'而生着呢？或者，我误会了你么？或者你是对的，这种事是必须去做的么？……不，不，"她回答她自己的问题道："我可以决定你是错的。"

我像一个小孩子似的。畏缩的问道：

"那么，什么是对的呢，依梨娜？"

"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为什么你要问我？我是什么也不知的……我也不想去知道什么……但是我们今天是很快活的。……"

她又笑着去撷花，而我却想着，她离了我之后，不知我要怎样寂寞，又想到，她离了我之后，她的天真的笑声，要不向着我而向着别人了。

热血冲到我脸上来，我直率的朗声说道：

"依梨娜！"

"什么事，最亲爱的？"

"你不是问我在做什么事么？……我在想念你。"

“想念我么?”

“是的……你不知道……我爱你。”

她低头说道：

“不要对我说这话。”

“为什么不能?”

“唉，上帝……请不要说。再见。”

她很快的走开了。她的黑衣还在白树枝中隐现着，过了一会，才不见了。

四月二十九日

我写了一封信给依梨娜：

“我觉得我似乎有好几年没有见你一样。你我不在一起的时间，我连一点钟，一分钟都数得出来。我常常看见你亲爱的眼睛在我面前，不论日夜，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如此。

“我信仰爱情，信仰我恋爱的权利。我在我心的最深处，觉得万分坚决的相信着——这是预告我必须怎样做的预兆。这将会如此的。

“我爱你，我很快活。愿你恋爱而且快活，如我一样。”

我接得一封简短的回信：

“明天六点钟在公园相见。”

四月三十日

依梨娜对我说道：

“我现在非常快活，因为你又同我在一块儿了。……但请你不要向我讲恋爱。”

我沉默不言。

“不然，你必要答应我不讲你的爱情……也不要不高兴；不

要想念什么。”

“我在想念你。”

“想念我？不要这样……”

“为什么？”

在她未开口之前，我又接下去说道：

“是不是因为你是已嫁了的？是不是为了你的丈夫之故？是不是为了忠实的妻子的义务之故？呵，当然的……请宽恕我……我却敢诉说我的爱情，却敢要求你的爱情！有德行的妻子，所得的只是她们家庭的安静和他们心中的清静……请宽恕我。”

“你自己不害羞么？”

“我不害羞的。唉，我知道了：恋爱与义务的悲剧；恋爱与结婚礼服的，合法的结婚，与夫妻间合法的接吻的悲剧……不，依梨娜；我不害羞——你却应害羞呢。”

“不要说了！”

我们沿着公园里小路走了一会，不说一句话。她的脸上仍有怒色。

她向我说道：“我奇怪你到底承认不承认一点法律？”

“不要问我，且问你自己。”

“不……但是实在的……你活在世上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像这样的活着？”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么？”

“不知道。”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你的法律。你对你自己问道：‘生命是必需的。’”

“不然，我对我自己说道：‘我要生命。’”

“那么，你要他么？”

她很惊奇的直望着我的眼睛。

“你要他么?”

“唔。是的。”

她突然的把双手搁在我肩上。

“佐治，最亲爱的!”

她迅速而稳重的亲我的嘴唇。这是久而热炽的接吻。我把眼睛睁开时，她已经走了。她在哪里？或者这都不过是一个梦么?

五月一日

今天是五月一日——一个节庆日。我爱这一日——多么光明，多么快乐呀。今天是一切日子中的……但是我今天没有看见总督。

他近来都在警探卫护之中。他住在家中，我们寻他不到。我们所看见的是暗探与兵士。而他们也看见我们。现在似以暂行停止侦察为上策。我已知道他在本月十三日要到戏院里去。我们把所有的门都守起来。佛尼埃站在第一个门里守着。费杜尔站在第二个门里，亨里契站在第三个门里。我们都忍耐的等候着。……

我预想我们这攻击成功后的快乐。我能看见礼拜堂的黑色的圆屋顶，看见燃着的烛光……我能听见祷告的人的歌颂之声，炉香的窒息的气味。……

五月二日

我这几天有一种热症。我的全意志都集中在一个思想上。我每天很谨慎的考察到底我有没有被人监视着。我很怕我们不能收获得我们所种下的东西。但是我决不肯在活着时罢手。我现在住在“爱丁堡旅馆”里。我把护照拿去注册，昨天晚上又送回到我房里。那个送回护照的人还站在门口不动，踌躇了一会，开口

道：

“请你原谅，先生，但是那警视官长要知道你是属于什么教会的?”

一种十分奇怪的问题。我的护照上明明白白的写着我是一个新教徒。我头也不回的问道：

“什么?”

“你的宗教，先生——你的宗教是什么?”

我把我的护照从桌上拿起，高声读蓝斯顿公爵等人的称号道：

我们，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 Fitz-Maurice，Marquess of Lansdowne，Earl Wycombe 等。因为我不懂英文之故，读时一字一字的徐徐的拼出。

那人非常注意的听着。

“你知道了么?”

“是的，先生。”

我用强硬的外国口音说道：

“走吧，告诉那警视官长：我立刻就打电话给公使去。你知道了么?”

“是的，先生。”

我背向着他立着，眼看窗外，高声说道：

“你现在可以去了。”

他鞠躬走出。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我真能被监视了么?

五月六日

我们在城外靠近铁路旁相见——我，佛尼埃、亨里契和费杜尔。他们穿着高统皮靴，戴着帽子——同农夫一样。

我对他们说道：

“总督要在本月十三日到戏院里去。我们现在必须解决我们的岗位，谁要做第一个下手的人?”

亨里契非常扰乱不安。

他道：“我要做第一个下手的人。”

佛尼埃头发很实，眼色灰黑，前额白而无血色，我疑问似的看着他。

亨里契重复说道：“我坚执的要做第一个下手的人。”

佛尼埃很热切的微笑着。

他道：“不，亨里契。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得很久很久了。这一次是轮到我了，我必须做第一个人。我希望你不要争执。”费杜尔淡然的在那里吸他的香烟。

我问他道：“你呢，费杜尔，你要说什么?”

“嗄，你是知道的，我已预备好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

铁路的狭轨道，蜿蜒的向远处没去，电报柱子也逐渐的隐没不见。四围沉寂，可听见电线相触之声。

佛尼埃道：“听我说。我刚才想到我能够很容易的杀死他。如果照下面那个方法掷炸弹，必不能决定能中与否。例如，我只向那辆车的后轮掷去。”

亨里契抬起头来，十分不安定。

“那是实在的……我们要怎么办呢?”

费杜尔很注意的听着。

佛尼埃道：“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我们自己跑到他的马前去。”

“为什么?”

“这样才可以使他必死。”

“而你也必死。”

“是的，我也必死。”

费杜尔轻视的耸耸肩。

他道：“我以为无须那样做。只要跑到车窗旁边，把炸弹望玻璃上掷去，这就可以了。”

我望着他们。费杜尔仰躺在草地上，太阳晒在他的黑颊上面。他眯着两眼；春天使他感到快乐。佛尼埃脸色灰白，很忧郁的向远处观看。亨里契走来走去的。喷吐的吸着烟。在我们上面的是青色的天空。

“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时候把你们的马和车卖去。费杜尔扮做一位军官；你，佛尼埃，假装一个旅馆的侍者；你，亨里契，仍旧穿着农夫的衣服。”

费杜尔向我心满意足的笑道：

“我是不是高升做军官了么？很好的……又做上等人是很好的。”

我同他们三个人握握手，离开了他们。亨里契在路上追上了我。

他说道：“佐治！”

“什么事？”

“佐治……想想看……是不是佛尼埃就去做这事呢？”

“当然是他去。”

“那么，他是去了。”

他向足下望着：我们的足印很清楚的印在嫩草上。

他直率的说道：“我不能忍受。”

“你为什么不能忍受？”

“唔，他是去死去了……”

他停了一会，接下去很快的说道：

“让我去做第一个人。我毁灭了比他好的多。他……”

"是的，一定的。"

"不，佐治，听我说……你能想象佛尼埃的去么：我们淡然的决定一件事，而其意思就是使佛尼埃去死……结果的悲惨是必然的。不，为上帝的缘故。不要！……"

他摸摸他的胡子。他的双手颤战着。

"听我说，亨里契，"我向他说道，"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成者你做去，那么，就不必这样无谓的辩论着，不然，就继续的讨论着；回去——回到你的大学里去。"

他沉默不言。我挽了他的手臂。

我道："记住，日本的东乡元帅（General Togo）曾对日本人说：'我只憾我没有儿子可以同受你们的运命。'唔，我们也只憾一件事——我们不能同受佛尼埃的运命。这不是什么可流涕的事。"

我们现在近城了。远处窗口，映着太阳，闪耀有光。亨里契抬头说道：

"你的话很对，佐治。"

我笑道：

"你等着吧。各人做各人应做的事。"

五月七日

爱尔娜到我房间里来，坐在房隅，吸着香烟。我不喜欢见女人吸烟，也时常告诉过她的。

她问道："事情快办了么？佐治，亲爱的？"

"很快了。"

"什么时候？"

"十三日。"

她用她的温暖的围巾包围她自己。只有她的蓝眼睛可以看

见。

“谁去掷第一个炸弹呢?”

“佛尼埃。”

“佛尼埃么?”

“是的，佛尼埃。”

她的大手，她的感动的声音，她的红色的双颊，使我憎怒。我离开她。

她坐着吸了一会烟。后来她站了起来，在房里沉默的走来走去。我看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如麻线似的。在额上和鬓角弯卷起来。我怎么会和她接吻呢?

她立住了，很畏缩的望着我的眼睛。

“你相信这件事会成功么?”

“当然的。”

她叹气道：

“上帝帮助我们。”

“你不相信我们会成功么，爱尔娜?”

“呵，不，我是相信的。”

我道：“如果你不相信，你还是离了我们去好些。”

“但是，佐治亲爱的，你为什么这样说?我是相信的。”

我又重复的说道：

“是的，离了我们。”

“你怎么样了，佐治。”

“唉，没有！请离开，不要骚扰我吧。”

她回到房隅的椅上，又拿围巾把她自己围起来。我恨这些围巾。我一句话也不说。

钟在火炉架上的嗒的嗒的走着。我觉得有些气馁。我等候着骂声和哭声。

“佐治!”

“什么事，爱尔娜?”

“没有什么。”

“唔，再见。我觉得有些疲倦了。”

在门口时，她很忧郁的低声说道：

“再见，我爱。”

她的两肩低垂。她的嘴唇颤战着。

我可怜她。

五月八日

有人说过，世间如果没有法律，便也不会有罪恶。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我和依梨娜接吻有什么错处呢？为什么我不答理爱尔娜时，便要自责呢？我把这些问题问我自己，我不能找出回答的话来。

如果我承认有法律呢，我便不应当去杀人；便不应当和爱尔娜发生恋爱，也不应当再去求依梨娜的爱了。但是我的法律是什么呢?

他们又说道：你要爱你的同伴。但是如果我心中没有爱存在呢？他们说道：你要尊敬你的同伴。但是如果我心中没有尊敬别人的思想呢？我现在是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的。讨论罪恶的话，在我是听之不闻。我自己对自己说道：“我抬头一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这匹马的四蹄无论踏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的绿草便要枯槁了：而绿草槁枯了的地方，一切生命便都没有了，因之，一切法律便都没有了。因为死是不认识什么法律的。……

五月九日

费杜尔在马市中把他的马和车卖掉。他现在是一位官长，一位马队里的军官。他的靴上的刺马距橐橐的响着，他的指挥刀拖在地上，也嗒嗒的响着。他穿了军衣，觉得高了些，走路也有神气多了。

我和他坐在露天咖啡店的一张桌子旁。乐队里的凡乌林鸣鸣的奏着。穿着军服的人，和穿着白衣裙的妇人，都在我们眼前很快的走过。兵士们都向费杜尔致敬礼。

他向我说道：

“你猜猜看那种衣服值得多少钱?”

他的手指着隔壁桌边一个穿着华丽衣裙的妇人。

我耸了一耸肩。

“我不知道。我想大约要值两百个卢布。”

“你说值得两百卢布么?”

“是的，我想大约是这样。”

他不回答我。

过了一歇，他说道：“听我说。”

“什么?”

“我当车夫时，一天可挣一个卢布。”

“唔?”

“唔，没有什么。”

电灯亮了。一盏白光的灯，很低的挂在我们头上。黑的人影映在白的衣上。

“我说……”

“什么，费杜尔?”

“是的，为什么不做去……对于这些人?”

“做什么事?”

“你自己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

“要让他们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那些作工的人是像苍蝇似的死去的?”

“但是,费杜尔……我们不是无政府党。”

他问道:“什么?”

“那是无政府主义,费杜尔。”

“无政府主义么?……什么一个名词!……我所知道,就是那件衣服值得两百个卢布,而许多小孩子却在街上乞求便士……你叫他什么?”

他穿了白色的军衣,钉着银的肩章,头上戴着白色边缘的军帽,而嘴里却发出这种论调,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问道:“费杜尔,你为什么那样痛苦?”

他答道:“人生是没有正义的。我们终日在工厂里作工,我们的母亲哭泣着,我们的姊妹们在街上走着……而这些人呀……两百个卢布!……唉,他们,所有这种人,都应该扫出人类以外。……这是毫无疑义的。”

树枝消灭在暗中不见了,林中觉得很窒暗。费杜尔双肘支在桌上,沉默不言。他眼光中含有憎恨之意。

“他们这种人都应该扫出人类以外——这是毫无疑义的!”

五月十日

还有两天……在这两天内……

依梨娜的影像朦胧的现在我眼前。我闭了眼睛,想把这影像复活起来。我知道她有黑的睑毛,和美丽的双手,但是我这时实在没有看见她。我所看见的只是一个死的面具。然而我的灵魂上却有一个秘念存着:她将要是我的。

我现在觉得什么事都是一样的。昨天下了一阵大雨，我听见本季第一次的雷声。今天看见草色鲜绿如新浴，莲花也都已盛开。夕阳斜时，杜鹃一声声的啼着。但是我并不感得春意。我几乎忘了依梨娜。好吧，让她爱她自己的丈夫，让她不要变成了我的吧。我是孤独人，要永远维持孤独的生活。这是我现在自己说的。但是我知道：过了几天以后，我又会想着她了。我的生活又要成一铁圈，如前一样的转动。这是说，如果这几天过去而……

我今天在大街上散步。空气中还有雨的气息，但是鸟们已在枝头跳跃了。我忽然看见有一个人在我右边湿道上走着。他是一个犹太人，头戴球帽，身披黄色的长外套。他停在转角时，眼光跟着我很久。

我又自问道：我现在是否被他们监视着呢?

五月十一日

佛尼埃还是一个马车夫。他穿了假日衣同我相见。我们坐在草场木椅上，正对着礼拜堂。

“嗄，佐治，结果到了。”

“是的，佛尼埃，结果到了。”

“我很快乐。现在我觉得我的一生正如一梦似的。我觉得我之出生似乎是只为死而来的……”

白寺的尖塔似欲贯穿天空，下面的河水，在日光底下闪亮着。佛尼埃十分舒服。

他说道：“一种奇迹，是很不容易相信的。但如果你一相信，那么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了。不必用暴力。不必用刀枪。不必流血。也不必说：“你不要杀人。”但是我们没有信仰——这就是很苦恼的地方。我们常说，一种奇迹不过是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而已。现在，请你听我说，告诉我底下的一件事到底只是一个童话

呢，还别的意思在内?”

“也许这完全不是童话，而是真理。”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本黑皮面的，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印在上面的圣经来。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拿开。那死人的姊姊马太对他说，主呀，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么?

“他们就把墓上的石头拿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呀，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他’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足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译者注：此数段见《新约》“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九节至四十四节。)

佛尼埃闭了圣经。我不说话。他深沉的思想着，重复说道：“主呀，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燕子在青空中打圈子。在河对岸礼拜堂里，钟声铿然，正在做晚祷。佛尼埃低声说道。

“你听见了么，佐治：四天……”

“怎么样?”

“这真是一件大奇迹。”

“萨洛夫（Sarov）的圣赛拉劳（Seraphim）也是一个奇迹么?”(原注：圣赛拉劳是俄国一个圣人，在亚历山大三世时被推举的。)

佛尼埃没有听见我的话。

他说道："佐治。"

"是的，佛尼埃。"

"静听：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存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拿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都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那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马利亚。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莱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译者注：以上引《圣经》的话，见《新约》"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至第十六节。)

佛尼埃不读下去了。我们沉默了一会。

他问道："你听见了没有，佐治？"

"是的，我都听见了。"

"这都不过是一个童话么？告诉我。"

"但是你，佛尼埃，你相信这事么？"

他继续下去，把下面的话默背出来：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住。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译者注：上文见

《新约》“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九节。)

“是的，佐治，‘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黄昏来了，带了新寒同来。佛尼埃有力的摇头。

“再见，佐治，永远的，要你快活。”

他的忠实的眼光里含有忧意。

我问道：“‘你不要杀人’这句话怎么样呢，佛尼埃?”

“不对，佐治，不对。……”

“你这样说么?”

“我这样说。我们去杀人是要叫此后没有人再会被杀，是要叫人类永远依着圣律而生活着，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运命里光耀着。”

“这是侮圣的话，佛尼埃。”

“我知道。但‘你不要杀人’么?”

他伸出双手给我，很光明的微笑着。于是他如兄弟似的亲了我一下。

“要快活些，佐治!”

我也亲了他一下。

五月十一日(同日)

今天我还同费杜尔约会在一个茶馆里。我们详细的讨论我们的计划。

我先离开那个地方。走到街上时，我觉到有三个暗探站在邻屋门口。我所以知道他们，是由他们的诡秘的眼睛与凝注的视线里看出来的。我站在一家商店窗前。站在那里不动。我自己成了他们的一个侦探，在那里监视他们。我很奇怪，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不是在追踪我们。

隔了不久，费杜尔由茶馆里出来，很镇静的走过街上。一个

身材长大，红头发，穿着白膝袢，戴着龌龊的帽子的暗探，立刻跳在一部马车上。其余两个人也跟了跳上去。但是有一部空的上等马车，驰过街上。费杜尔雇了坐上。他们三个人——一群猎兔的猎犬——便跟了费杜尔这部车跑去。我想费杜尔是失去了。

我自己也不是没有人在那里监视。我看见很奇怪的人走在我身旁。有一个人穿了一件外套，这件外套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他低垂着头站着，他的一双红手负在背后。我又看见一个穿着破衣的跛子，他是一个从市集上来的乞丐。忽然我又注意到近来新相识的那个犹太人。他戴着高顶帽，颔下蓄着一部黄而短的胡子，我知道我是快要被他们逮捕了。

钟鸣了十二下。在一点钟的时候，我同佛尼埃约会在一条巷里相见。佛尼埃还没有把他的马卖掉。他还是一个马车夫。我暗下的希望他能够把我快快的拉走。

我转到大街上。我希望能够混入人群中。但是那个双手负在背后的人总还在我前面走着，他的双足裹在太长的外套中，走得不大方便。那个戴着高顶帽的犹太人也紧紧的跟在我身边。我见他眼不转睛的注视我好一会。我转身到那条巷里去，佛尼埃还没有在那里。我把这条巷走尽，又突然的回转去。有一个人，他的眼光如钉似的钉在我身上。有一个人用他的尖锐的眼睛监视着我，还有一个人快快的跟在我后边，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

我回到大街上去。我知道在第二个转弯，就有一个小弄，弄里有一个门，可以通到那条小巷里去。我跑进这个小弄，躲在弄口的门后，我把背贴在墙上，一动也不动的立在那里。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迟得如一句钟似的。我知道那个黑犹太人，正在近旁。他监守着等我出来。他是猫，而我是鼠。通到那条巷的门，约有四步路便可走到。我突然的用力一跳，便跳到那条巷里。我看见佛尼埃在我前面驱着马车徐徐的走着。我向他那边跑过去。

“尽力驱赶这车，佛尼埃!”

车轮压在石路上。弹簧在转弯时，摩擦作响。我们转了一个弯。佛尼埃鞭了他的可怜的马一下。我回头看望：弯过去的街上，没有人立在那里。现在是没有人跟着我了。我们平安了。

但是我们已被监视这件事，却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并不灰心。我们之引暗探的注意也许只是偶然的事？他们也许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许还可以在他们把我们捕去以前实行了我们的计划。

但是我忽然想起费杜尔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呢？他已经被捕了没有呢?

五月十二日

我到费杜尔约我相会的酒馆里去。我要看他的遭遇如何而决定我们的计划。如果他已被捕，那么，我们的计划更失败了。如果他已安然逃脱，则我们明天便可以实行这计划，然后……

我坐在窗旁的一张桌子上。我能够看见街上。警察穿着他的湿外套。车夫坐在车门紧关的车座上。过往的行人都张着雨伞。雨点打在窗棂上，雨水潺潺的流下屋脊。天气灰黑而且沉闷。

费杜尔进来了，他的靴钉嗒嗒的响着。他同我握手，几个相识的人，仍在街上现出，他们都立在雨中。有二个人，把湿脸藏在大衣领中，看守着大门。还有两个人，同着巡警立在街隅。其中的一个人是我昨天看见的跛乞丐。我眼光在那里搜寻那个犹太人：他正站在酒馆门口。

我说道，“费杜尔，我们被监视了。”

“真的么?”

“是的，我们真被守着了。”

“不能够的!”

我牵牵他的衣袖道，“你看!”

他凝神向窗外望了一望。

“呵，那个跛子……淋湿得像一只狗，……是的，真的……惩罚他……我们怎样办呢佐治?”

这酒馆是被包围了。我们逃脱的机会极少。我们走到街上就会被他们拦阻住了。

“你的手枪装好了没有，费杜尔?”

“有八颗子弹。”

“那么，我们走吧。”

我们走下石阶。穿着制服的侍役很恭敬的开了前门让我们出去。

我们并肩走出。费杜尔的刀拽在后边，嗒嗒的响。我知道费杜尔已预备好了，我自己也已预备停当。

费杜尔忽然用肘轻轻的触我急声低语道：“看，佐治，看。”

只有一辆上等马车站在街角。

“先生，这匹马很快……”

“快跑，快跑……给你五个卢布赏钱。”

那匹好马跑得非常快。一点一点的泥点飞溅到我们脸上去。雨点织成的网从天上挂下来。后面有人大叫道：“停车!”

马沉重的喷着气。我用手推车夫的肩膀道：

“快些跑，车夫，再赏五个卢布给你!”

又到公园里了。我们跑进树林中。草是湿的，树枝也被雨水压而垂下。雨水把路冲了许多洼洞。我们在泥水里跑着。

“再见，费杜尔。今天晚上离开此城。”

他的军衣在绿枝中隐现了一会，便看不见了。我黄昏时回到城里，但是不敢回到旅馆里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了。不知佛尼埃，亨里契，爱尔娜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没有地方好住，就在各大街上走来走去，以消磨这个长夜。时间过得真慢。我觉得又倦又冷，我的足在痛楚着。但是我还不曾灰心。我心里还存有希望。

五月十三日

我写了一封信给依梨娜，约她来会面。她到公园里来会我。她有晶莹的眼珠和黑色的鬈发。我对她说道："大水不能消灭爱情；川流也不能把他冲去：爱情是比死还强的。……说一句话，依梨娜，我便把什么事情都收拾起，专做你的奴隶。"她望着我，微笑了一下。然后她轻轻的答道，"不。"

我靠近她，低头微语道：

"你爱他么，依梨娜？……你爱不爱？"

她沉默不言。

"你不爱我么，依梨娜？"

她突然的很迅速的伸出她的长而美丽的两臂抱着我。她微语道：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听见她的声音，感到她身体的接触。一阵强烈的愉快，在我心里燃了起来，我用力说道。

"我就要走了，依梨娜。"

她脸色变白了，我直望着她的眼睛。

我说道："听我说，依梨娜。你并不爱我。你并不明白我。如果你真爱我，你一定会替我焦心。我现在正被他们所追捕；我的生命悬在一线上。但是因为你不爱我，这于我都没有什么要紧。"

她很扰乱的问道："什么？你是不是说他们在追捕你么？"

晚风干燥的吹来，空中犹有一种雨的气味。公园中看不见一

个人：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高声说道："是的，我正被他们追捕着。"

"亲爱的佐治，快些走吧！……快些！快些！……"

我笑起来。

我说道："不要再回来，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说呢？"

她说道："唉，不是的。我爱你，佐治。"

"不要同我开玩笑，你怎么敢说爱情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爱情么？你同你丈夫住在一起；你怎么同时又能够爱一个别的人呢？"

"我爱你，佐治。"

"你爱我么？……但是你是已有丈夫的。"

"唉，我的丈夫……请不要提到他。"

"但是你是爱他的。你是不是？"

她仍旧不回答，我又继续下去说道：

"我爱你，依梨娜。我要回来，而你是我的了。你必是我的。"

"我同你在一起，最亲爱的；我是你的……"

"并且也是他的。你的意思是这样么？并且是他的？"

我离了她。黄昏过去了。灯光显出黄晕，忿怒几使我窒息。我连连的反复的自语道：他的和我的，我的和他的。而且是他的，而且是他的，而且是他的。

五月十五日

今天的报纸上说，暗杀总督的计划已被发现，因此，这班罪人不能使他们的恶计成功，但是这些暗杀党已想法逃脱，现在还未受捕。官厅已设法搜捕他们。

"官厅已设法搜捕。"但是我们不也曾设过法么？我们这次虽

然没有成功，然而也不能便说是失败。费杜尔、爱尔娜和亨里契都已经走了；佛尼埃和我，今天也要走了，我们仍然是要回来的。

中　　卷

七月四日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又回到N城去。这六个星期我是住在一所属于一家贵族的老屋里过的。在白色的门外，有一条路可以看见，在郊外，立着许多绿色的古树，树上生着许多新枝。在那条路的两旁，却是一片黄色。稻秆微微的作响，雀麦低垂着他们的沉重的头。中午时候，天气很热，我常常走出去，躺在柔泥地上；稻秆立着，似一阵军队，芥子显了一片红色。一阵阵的苜蓿和香甜的豌豆的气息充满在空中。天上的云片宁静的融散开去。一只秃鹰闲暇的在云端翱翔着。他严肃的伸开双翼，停在空中，不飞不动的。一切自然界的各物，似乎也都和他一同停着不动：只有热气和上面的黑点。

我的视线凝注在这秃鹰身上。

但是现在城里的空气又是沉郁，又是充满了腐败的灰尘。一长行的车马，在尘土飞扬的街上走着。车轮重浊的响着。苦马极力的挣扎走着。车都不停不息的往来不已。还有街上风琴的声音，车铃的高朗的响声。人的语声也极喧扰。

我等候夜的来临。在夜里，这城便睡着了，人类的怨恨便可

以消沉下去了。在深夜里，希望仍旧照耀着。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

七月六日

我现在不是一个英国人了。我是一个商人的儿子，名孚罗尔·西门诺夫·狄托夫（Frol Senenov Titov），是从乌拉河（Ural）来的一位木材商人。我住在廉价的住宅里；礼拜六我还到礼拜堂里做祷告。即使最熟的人也不能辨认出我就是以前的佐治·奥白兰。我屋里的桌上盖着龌龊的白桌布，桌边放了一张跛椅子。一球已干枯的葵花摆在窗台上：皇帝的肖像挂在墙上。龌龊的酒精灯上的水壶，一到早上便嗡嗡的响起来，走廊旁的各家门也被打得逢逢作响。我只有一个人住在自己的笼中。

我们的第一次失败使我增痛苦，我心充满了怨毒。我的一切思想都集中在他，就是那个总督身上。我晚上不能熟睡。我时时微语他的名字；到了早晨，我的第一个思想便是想到他。我能够看见他在我面前，那个灰白色的老人，无血色的唇边，带着惨笑。他是十分侮蔑我们的。

我憎恨他的白屋，他的车夫，他的卫兵。以至于他的马。我憎恨他的金边眼镜，他的尖锐的双眼，他的深陷的两颊，他的身材，他的懒惰的生活，以至于他的清洁而吃得好，着得好的儿女们，我憎恨他的自私的保护，及他的对于我们的憎恶。我憎恨他。

爱尔娜和亨里契都已回来了。我正在等候着佛尼埃和费杜尔。城里很平静；他们已忘了我们了。在十五日，总督要到戏院里去。我们要在路上捉着他。

七月十日

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又来了。我看见他柠檬色的脸，看见他三角形的胡须。当他调治茶时，他脸上带着困恼的神气。

“你读完了没有，佐治?”

“读完了。”

“那么……事情就是这样……”

他穿着老式的衣服，系了一条黑带。口里衔着一根廉价的香烟。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佐治?”

“什么事情?”

“呵，你是知道的……”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似乎太慢些……你们现在就可以攻击了。……最方便时的时候……”

“如果我们做得太慢了，安得留·彼得洛威慈，那么，请你自己快些做去好了。”

他脸上现出很烦恼的神气，手指头在桌上敲着。

“听我说。佐治。”

“唔?”

“委员会已经议决要激烈进行。”

“唔?”

“我说，大家已议决，照现在的情势看来，必须激烈进行。”

我不回答他。我们坐在一所龌龊的旅馆名叫“进步”的屋里。留声机很粗率的响着。侍役的围裙，在青烟中显得很白。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很亲热的说道：

“你满意了么，佐治?”

“我为什么要满意，安得留·彼得洛威慈?”

“呵，不是因为已经议决要激烈进行之故么?”

“什么?”

“唉，上帝……但是我不过告诉你而已。”

他很真诚的愿意给我些快活。我笑起来。

“呵，你们已经议决要激烈进行了么？……很好。”

“但是你对于这事，意见如何?”

“我没有意见。”

“这话什么意思?”

我由椅子上站起来。

“委员会如此议决，我是十分喜欢的，安得留·彼得洛威慈，但是我不以为我们的进行应该比我现在所做的还要激烈。”

“但是为什么，佐治？为什么?”

“你们自己去试一试看。”

他很惊异的把双手放在桌上。他的手是黄色的，他的手指头染满了烟渣。

“是说笑话么，佐治?”

“不是的，我并没有说笑话。”

我离开他，他大概坐在那里有好久工夫，饮啜他的那一杯酒，在想那些问题：我到底有没有同他开玩笑，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触怒了我。我又自语道：可怜的老人，可怜的长成的孩子!

七月十二日

佛尼埃和费杜尔都已经到了。我已经同他们讨论过所有的事。我们的计划还是与前次一样。三天以后，在七月十五日那一天，总督要到戏园里去。

在七点钟时，爱尔娜便要把炸弹带来给我，她在她的旅馆里，她的住屋中，制造炸弹。她把水银放在酒精灯弄干燥了，她把玻璃管涂上白蜡，把导火管摆了进去。她十分熟悉她的工作。

我不会想到她会有什么危险发生。

在八点钟时，我便要把这些炸弹分配给他们。佛尼埃站守在第一个门口，费杜尔站守在第二个门口，亨里契站守在第三个门口。我们现在不会被他们监视着。这是我十分确信的。这一层不啻给了我们以权力——以一把尖锐的刀。

七月十四日

我想起我以前在北方的时候了，那时我住在北极圈旁，在一个挪威的渔村中。在那个地方，一株树木也没有，也不见有小花木，甚至连草也没有。除了赤裸裸的山岩，灰色的天，灰色而沉郁的海洋以外，什么也没有。渔夫穿着皮毛的短衣，在那里拉湿网。有一股鱼的和鲸鱼脂肪的气息。我觉得对于一切景色都看不惯——对于天，对于海，对于山岩，对于鲸鱼油，对于那些沉郁的人民，对于他们听不懂的谈话。我失了我自己。我对于我自己也成了一个陌生的人了。

今天我又觉得自己对于什么东西都看不惯了。我到 Tivoli 花园里去，在露天戏台前面占了一位座位。秃头的指挥者正向前后面鞠躬：乐队里的叫笛吹出很凄惨的声音。走绳的人穿着桃红色的紧身裤，在灯光很亮的平台上出现。他们爬上柱子，像一群猫，又向下滑溜下地；他们在空中转来转去，跳到这边，跳到那边，在黑夜的灯光里，双手坚固的握住了木竿。我看着他们的强壮而有弹性的身体，毫不起感触。他们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看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人？……拥挤的人群在身旁走过。头发鬈曲的商店伙计和肥胖的商人懒惰的在花园里走来走去。他们发狂似的喝着白兰地，互相讥刺，互相笑语。妇人们的眼光，贪婪的在搜寻着什么东西。

傍晚的天色，渐渐的大黑了，晚雾弥漫在天上。明天是我们

的时候了。我心里起了一种清清白白，如钢刀之尖锐的思想。没有爱，没有世界，没有生命。所有的只是死。死是冠——是荆棘的冠。

七月十六日

昨天终日闷热。公园里的树木沉郁的静默着。有一种雷雨将近的记号。雷声的第一响，从一片白云后发出来。黑影掩盖在大地上。松树的顶，开始呻吟起来。黄尘在空中飞扬着。雨点喧哗的落在树叶上。第一次电光，压抑的吞出他的青舌。

在七点钟的时候，爱尔娜到约定的地方会见我。她的装扮，像一个下等社会的妇人；她穿了一身绿裙，围着一条绒线织的围巾。她的倔强的鬈发在围巾底下露出来。她带了一篮柠檬来。

我很谨慎的从她手里把她带来给我的东西接过来把他放在我的大皮包中。这个东西很重，把我的手压得很痛。

爱尔娜叹了一口气。

"你倦了么?"我问道。

"不倦，佐治，我精神很好。"

"那么，你为什么叹气呢?"

"佐治，我可以同你一同去么?"

"不能，爱尔娜。"

"唉。佐治，我求求你。"

"不；不能够的。"

我看她眼中含着一种腼怯的请求。

我对她说道："你回去吧，等到夜里十二点钟时再到这个地方来。"

"佐治……"

"时间已经到了，爱尔娜。"

天气还是潮湿的；树枝在颤动着，但是夕阳的余光已经现在天空。我离开爱尔娜，让她独自坐在板凳上。她在中夜以前，没有人和她作伴。

在八点钟时，大家都已立在自己的岗位上了。我在总督住宅左近走来走去。我等候他的车出来。

马车的灯突然照耀到黑暗中。我听见玻璃门碰的一声开了。一个灰色的人影出现在白色的石阶上。黑马慢慢的转出门外，向外边走去……

总督已经到了第三个门旁了……

我等候着。

一分钟之过去；如一日之久，如一年之长。

我等候着。

黑暗更浓密了，方场上更黑了，塔灯更亮了，四围益益沉默起来。

我等候着。

塔上的钟声响了。

……

我慢慢的走到第三个门口，看见亨里契站在那里不动，他穿着青色的农民衣服，戴着帽子。

“亨里契!”

“是你么，佐治?”

“亨里契，总督已经走过去了。”

“在什么地方？谁走过去?”

“总督。他的车经过你这个地方。”

“经过我么?”

他的脸色变白了。他的眼睛睁大着，射出强烈的光。

“经过我么?”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是的，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到什么地方去么？……我在这里……在这门口。”

“你没有看见么？”

“没有……”

我们站在朦胧的路灯下面。灯光很平静的燃着。

“佐治，”费杜尔道。

“什么事？”

“我不能够……我要把他掷掉了。快些把他拿去。”

我们站在煤气灯下面，彼此眼对眼的望着。我们不说话。钟声第三次又响了。

“我明天要见你。”

他（亨里契）失望的挥着手道：

“明天……”

我回到自己的屋里，走廊里人声喧哗，我听见有醉人的声音。我最后便独自一个人在黑暗中了。

七月十七日

亨里契很激动的说道：

“我起初是站在门口的。我在那里约站有十分钟……那时，我觉到我已被人看见。我走到街上去……后来我又回来，再站在那里。……一点也不见总督的踪迹。我走开去……大约恰当那时，他的车便过去了。……”

他把双手盖在脸上。

“真可羞……真可羞！”

他昨夜没有睡觉。他眼皮下有青影，两颊上有红斑点。

他问道：“佐治，你相信我么？”

“相信你。”

我们静默了一会，后来，我说道：

“听我说，亨里契，你为什么去做这件事？如果我是你，我便要去做和平的工作。”

“我不能够。”

“为什么？”

“唉，为什么？……这件事要做不要做呢？你知道这是必要做的。”

“那么，怎么样呢？”

“那么，我怎么能够脱身不做这事呢？我有什么权力不去做这事呢？我怎么能够一面承认这事有必须做的理由，而一面又脱身逃避，不去做这事呢？……我怎么能够？”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不能？……那我说不出来。别的人也许会这样做，……我不会……我不能够……”

他又把双手盖在脸上；他又如入梦似的低语道：

“唉，上帝！唉，上帝！……”

我们沉默了一会。

后来，他说道：“佐治，同我说实话；你到底相信不相信我呢？”

“我已告诉你，我是相信你的了。”

“你能给我第二次机会么？”

我不说话。

他坚执着。

“是的；你必须让我……”他徐徐的说道。

我仍旧不说话。

“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么……”

他的声音里带着恐怖。

“你自己静定些，亨里契，”我说道，“你所要求的，我都答应你。”

他低语道：“谢谢你。”

在屋里时，我自己问道，他为什么在这里？这件事是谁的过失？是我的么？

七月十八日

爱尔娜问道：

“这件事什么时候才告结束呢，佐治？什么时候呢？”

“什么事告结束，爱尔娜？”

“我不能够以谋杀为生活。我不能够。”

我们四个人这时坐在一家酒馆的雅座里。灰尘布满的镜上，写上了好些人名；窗旁放一只久已坏了的钢琴。薄薄的板壁外面，有人在弹“Matchiche”。

虽然这屋里很温热，爱尔娜还用围巾围着。费杜尔喝着啤酒。佛尼埃把一双灰白色的手放在桌上，把头靠在手上。大家都沉默着。后来，费杜尔的足轻踏地板，开口说道：

“这是太匆促的结果——我们自己骗了自己……那个亨里契兽类把我们的事弄糟了。……”

佛尼埃抬头望他。

“你怎么能够，费杜尔？”他说道，“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我们不要责备亨里契。我们大家都要受责备。”

“为什么我们大家？……我所说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已自号为恐怖党，那么，他就应该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应该受其结果。”

沉默了一会。然后爱尔娜低声说道：

“唉，上帝！……谁对谁不对，那有什么要紧呢？我不能忍

受了。我不能够。”

佛尼埃亲切的吻她的手道：

“你现在很痛苦，亲爱的爱尔娜。但是试想亨里契，他更要怎样的苦呢……”

“Matchiche”还在隔壁奏着。醉汉在那里高声唱着乐歌。

“唉，佛尼埃，不仅是亨里契……我也不能够忍耐这种生活了。……”

她开始哭了。

费杜尔皱着眉头，佛尼埃不说话。我很奇怪：为什么痛苦，为什么要求安慰？

七月二十日

我闭上眼睛躺着。街上的喧声，从开着的窗口送了进来；这石头的城里，气息十分沉闷。我半醒半睡的看见爱尔娜在我面前。

她正把门锁了，我能够听见尖锐的落锁之声。她徐徐的走到桌边，徐徐的把酒精灯点起来。一种灰色的火药散布在铁板上面——这就是轻酸汞。火焰的青舌——如蛇类之舌——在舐那铁板。炸药干了。许多小粒闪耀发光，发出小爆声。那微小的铅色的东西在玻璃里转动。这些东西就是去打破那泄出管的。我有一位同事，就是因为做这个工作死去的。他的尸身——或者，宁可说他是尸身的碎片——在屋里找出来：溅出的脑髓，涂满红血的胸部，破碎的腿和手臂。所有这些身体的碎片，都被收集起来，放在车上，拉到警察区里去。爱尔娜也有同样的危险。

如果她真被炸了便怎么样呢？如果毁了她的如麻的头发，和奇怪的青色的眼睛，而只有一堆红色的血肉余下，便怎么样呢？……那时佛尼埃便要代替她做这个工作了。他也是一个化学家，这种工作做得很好。

我张开眼睛。一线日光射进窗帏，照在地板上。我又堕入幻想中去。同样的思想又回到我脑筋里去。为什么亨里契“离开了”？亨里契并不是一个懦夫。然而一个粗心的人较之一个害怕的人尤坏。或者这不过是偶然的事么？唉，偶然的？

这对于我都是一样的。对于我都是一样的。也许亨里契之加入我们，我应负其责任。也许总督之至今日尚活在世间，是他的过失。也许爱尔娜会被炸了。也许佛尼埃和费杜尔会被他们绞了。但是总督总要杀死。这就是我的志愿。

我起床。窗外的方场上已有许多人如黑蚁似的在那里忙碌了，每个人都专心顾他自己的事，顾那日常的小事。我蔑视他们。

七月二十一日

我今天偶然的走到依梨娜的住宅旁边。这所住宅立在方场上，大而龌龊，看去很沉郁。习惯的势力迫我在路旁树荫下找凳子坐。习惯的势力又使我在低语：我今天要见她的时间，去一分钟一分钟的计算时间。当我想到她时，我有些回忆起一种奇怪的南方植物，一种热带产的植物——炎热的日光与灼炽的山岩所产的。我看见仙人掌的坚硬之叶，他的弯曲的干，在他的尖利的刺丛的中央，生了一朵大红色的花。有人会想到是一滴红色的血放射出来，凝结成红紫色。我在南方，在一个奇异而富丽的花园里，在棕树与橘树丛中，看见过这样的花朵。我摸摸他的叶片，他的尖刺戳进我的手里；我在刺人的针刺与醉人的香气中呼吸着。海水晶熠的发光，太阳升在中天，一种神秘的咒语正在工作。这朵红花迷诱了我，使我灵魂苦楚。

但我现在没有要求依梨娜的心。我不愿意想到她。我不愿意回忆到她。我心中占满了奇异的怨恨之感情。我也不再问问我自己：究竟值得怨恨不呢？

七月二十二日

他每星期必要坐车到他的办公处两次，约在礼拜三与礼拜五之间。他总不走同一的路径，行期也不在同一的日期。我们要记下他走的时间。在一二天内，我们便要把我们的人布置在各条街上。佛尼埃在邮街等待他，费杜尔在Crooked巷等待他。亨里契在别一条远些的街上等待他，我们这一次不会失败了。

我如果不担任这个工作，我便要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这是很难说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决定：我不愿意过和平的生活。

吸鸦片烟的人有幸福的梦境；他们看见乐园里静穆的绿林。我不吸鸦片，我没有幸福的梦。但是如果我不蔑视人生的法律的存在，不生争扰的快乐的情感，那么，我的生命会有什么价值呢？我也许还要说："推动你的镰刀，收割秋稻：因为你收获的时候已到了。"——现在是脱离那些非我们之友的人的时候了。

七月二十五日

"你，费杜尔，在Crooked巷守看着。总督大概是要经过佛尼埃所守的那条街。但是你也必须要预备攻击。还要记住：我是完全信托你的了。"

他久已不穿他的马队军官的制服了，现在戴的是司法部官员戴的制帽。他脸上修剃得很干净，他的黑髭向上翘起。

"我们这一次可以得手了，佐治。"

"你能决定么?"

"十分。他不能逃走。"

我们在郊外公园里。

"费杜尔!"

"唔?"

“如果你要被审判时，你千万不要忘了去叫一个顾问，替你当辩护。”

“一个顾问?”

“是的。”

“你的意思是指律师么?”

“是的，当然的。”

“我不要律师。我憎恶他们。”

“好的，随你的意思做去吧。”

“不会有审判的……我为什么要被他们审判呢?我要把最后的一粒弹丸留给自己用……这就解决了。”

我从他的语声中知道：他的最后的弹丸必是为他自己用的。

七月二十七日

我有时想到佛尼埃，想到他的爱，想到他的深挚的信仰。我不相信他的话。我不明白一个人怎样能够相信爱，能够爱上帝，能够为爱之故而生活着。如果这种话不是佛尼埃说的，我便要大笑了。但是我却不笑他。佛尼埃他自己能应用普希金的下面的话：

> “我为一种精神上的饥渴所苦，疲倦的经过荒芜的沙漠。一个六翼的天使出现在十字路口，我的面前。”

他又说：

> “他拿刀戳进我的胸前，把我的颤动的心取出，——把一块熊熊燃着的煤炭，放进我的空膛里。”

佛尼埃是会死的。他是有一天会不存在世上的。“熊熊燃着

的煤炭”是会被熄灭了的。我问我自己：他与别人，就说是费杜尔吧，有什么分别没有呢？他们俩都要去杀人。他们俩都要死亡。他们俩都要被人忘记。他们的分别，不在他们的行为上，而在他们的说话上。

我想到这里，我笑起来。

七月二十九日

爱尔娜说道：“你一点也不爱我。你已经忘了我——我现在是你的陌生人了。”

我厌恶的回答道：“是的，你是我的一个陌生人。”

“佐治……”

“什么事，爱尔娜？”

“不要说这种话。”

她今天不哭。她很平静。所以我说道：

“这个时候怎么会想到你呢，爱尔娜？你不曾看见么？我们是失败一次，又一次了。”

她低声说道：

“失败一次，又一次了！”

“而你还要求爱情。现在我心里没有爱情。”

“你爱了别个妇人。”

“也许。”

“告诉我实在的事。”

“我久已告诉过你了：是的，我爱别个人。”

她的全身倾向着我。

她说道：“我不管。随你爱什么人。我活着不能没有你。我永久的爱你。”

我望着她的忧郁的蓝眼睛。

“爱尔娜!”

“亲爱的佐治……”

“爱尔娜，你最好走吧。”

她同我接吻。

“唉，佐治，我不希望什么事，我不要求什么事。我只要你能常常同我在一起。”

夜渐渐的深了。

七月三十一日

我说：我不愿意想依梨娜。但是我全部的思想却都集在她身上。我不能忘了她的眼睛。这双眼睛含着午昼的光明。我不能忘记她的手，她的长而莹洁的玫瑰色的手指。眼睛和手是灵魂的反映。在美丽的身体上怎么会有丑恶的灵魂呢？……但是她也许不是自由而骄傲的，而是一个奴隶。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她，没有一个人比她更好；没有一个人比她更强壮更快活。我对她的爱情，给她以美与力量。

现在是夏之夜，薄雾朦胧。一阵污浊的乳白色的雾从露水沾湿的地上升起。树枝与森林的湿的外影都沉浸在这雾的暖波中。群星微弱的发光。空气浓厚而潮湿，含有新割的稻草的气息。这种夜间，正是草场的精灵跳跃于泥泽之中，念诵他的咒语之时。

我现在被迷惑了么？为什么我尽管想到依梨娜，想到她的无思想的生活，想到她的做军官的丈夫。想到她的做妻子，做母亲的将来呢？然而我竟如用铁链锁系在她身上似的。我没有力量打破这铁链。归根结底的说来，我又何必打破他呢？

八月三日

明天是我们的时候了。还是爱尔娜，还是费杜尔、佛尼埃和

亨里契。我不愿意想到明天。是不是我怕去想他呢？然而我是很能预知的，我相信明天。

八月五日

这是昨天的情形！

在两点钟时，我从爱尔娜那里取了炸弹来。我向她告别，又到大路旁去会亨里契、佛尼埃和费杜尔。费杜尔在 Crooked 巷看守，佛尼埃在邮街，亨里契在一条僻远些的小街。

我走进一家茶室，叫了一杯茶来，坐在窗旁，空气非常闷热。车轮在石路上作响，屋顶散出热气。我等候了不久，大约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清清楚楚的记住：街上的清楚的喧声，突然为一阵沉重，奇异，而且高大的响声所间断。这个响声很像有人用一把铁锤，在铁板上奋力打下。接着便是玻璃破碎的声音。然后一切又都沉静。街上的行人，拥挤喧扰的向曲（Crooked）巷奔去。一个穿破衣的童子高声叫着。一个妇人手里拿着一个提篮，一手握住一个人，激动的说着话。屋里的侍役，从门内跑出来。哥萨克兵很快的走过街。有人说道：

“总督被杀了。”

我在人群中走着，难于上前。大群的人集在巷中。热烟的气味还在空气中盘旋着。玻璃的碎片，散在路上，破碎的车轮成一黑堆。我能够看见那辆车已被炸成碎片。一个高身材的工人，穿着蓝布衫，站在我前面。他摇动他的骨瘦如柴的手臂，快而激动的说着话。我正想把他推在旁边，更向前走近车子，突然听见尖锐的枪声连接的从右边一条街上发出。我向那个方向走去。我知道是费杜尔在放枪。人群拥得紧紧的，几乎把我围在核心。枪声又响起来，但是远了一点，后来，枪声渐短渐低。于是又沉静了。那个工人的枯瘦的脸向我说道：

“我说，他不是放枪么！……”

我捉住他的手，用力把他推在一旁。但是前面的人群，挤得更紧密。我除了头颈，头发与宽阔的背膀以外，看不见别的东西。忽然我听见有人在那里说道：

“但是总督是平安的！……”

“他们捉住了没有?”

“我不知道。”

“他们一定会捉住的……他们必须……”

“是——的……他们现在很多……这些……”

我今晚回家极迟。我所记住的只是:“总督是平安的”一句话。

八月六日

今天报纸上载着说：“当总督的车转到 Crooked 巷时，一个少年，穿着司法部官员的制服，从旁边行人道上，走到街上。他一只手拿着一个匣子，用一条缎带捆着。

“当他走近马车时，他把这个匣子用双手捧着，抛在车轮底下。接着便发生可怕的炸裂。幸而总督没有受伤，他站了起来，无人帮助，独自走到最近的一家廊下，他留在那里，一直到了他的护卫来了以后才走，他们是用电话来叫的。总督的车夫头上受伤得很利害。他到了医院不久,便死去了。刺客掷了炸弹以后,便逃开去。守岗的警察与一个暗探追在他后面。刺客逃时,连放两枪,把他的追者都打死了。还有一个警察想去拦阻他,但是胃部也受了重伤。刺客到了邮街,被第一警区的巡官和几个侍役拦阻住了。他放了两枪,杀了两个侍役,躲在三号房宅的天井里。这所房子便立刻被马步警察及一队电话招来的 N 联队的兵士所包围。宅内一间一间的都搜过,犯人被人发现躲在天井的后隅,一堆木柴的后面。他对着追捕者放了好些枪,有一枪打死那个官长。以后

一队枪弹便向他放去。犯人躲在木柴后边,又放了好几枪。他轻伤了二个兵士和一个无职任的官员。当枪声停止时,兵士搜戳木柴后面,发现犯人的尸身;身上受有四伤,有二个伤是致命的。这个刺客是一个二十六左右的少年,头发黑色,身体高大强壮。身边搜不出什么文件。在他裤袋里,藏有二把白朗宁手枪和一匣子弹。

"官厅已设法搜捕刺客的同党。"

八月七日

我躺在床上,我的头埋在热枕头下面,天已亮了。

又是一回失败!比失败更甚——是一个大伤。我们受了大打击。费杜尔诚然是尽他的所能做去。无论如何他没有放过那车子。

我并不为费杜尔悲伤。我也不因我不能跑去救他而悲伤。我也许再杀死五个侍役和警察。那是与我们的计划差得太远了。……但是我所恨的是我不知道总督在一家廊下,离我只有几步路。我是要寻找他的。

我们没有离开这城。我们不会被捕。如果我们不能在街上拦杀了他,我们便要到他家里去。他现在已心定了:他喜欢他的胜利。他不注意,他不怕。但是我们的时候总是要来的。那时这件事便可告成了。

八月八日

亨里契对我说道:"什么事都完了,佐治。"

我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

"闭口……"

他惊骇了,退身缩去。

"佐治,你怎么了?"

"不要这样无意识!什么事也没有完。你说这种话应该自

羞。”

“但是费杜尔……”

“不要对我谈到费杜尔……费杜尔已经死了。”

“唉，佐治……但是这就是……就是……”

“唔，说下去。”

“不……不过想到而已……不……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你说‘我们怎么办’是什么意思?”

“他们在搜捕我们呢。”

“他们常常是如此的。”

雨声淅沥不止。沉郁的天空在哭着。亨里契全身都打湿了，雨水从他的破帽上流下。他更瘦了，两只眼眶深陷进去。

“佐治！……”

“唔?”

“相信我……我……我所要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了。佛尼埃和我自己。两个人是不够的。”

“我们有三个人。”

“那第三个人是谁呢?”

“是我。你忘了。”

“你?”

“自然是的。”

沉默了一会。

“在街上办这事是非常困难的，佐治。”

“什么困难?”

“我说，在街上下手很困难。”

“我们到他家里去。”

“到他家里?”

“是的。你为什么这样惊骇?”

“你还有希望么，佐治?”

“我已决定……你应该自己害羞。亨里契。”

他拿了我的手，脸上带着苦恼的神气。

“请恕我，佐治。”

“是的，自然的。但是记住：现在费杜尔已死，轮到我们了。你明白了么?”

他带着扰乱的低声回答道：“是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悲悼费杜尔不能再在我身旁。

八月九日

我忘了点烛。在灰明的微光中，我能够看见爱尔娜在屋隅徘徊着。她今天偷偷的到我房里来，也不说话。她并且不吸烟。

“佐治，”她后来说道。

“什么事，爱尔娜?”

“这是——这是我的罪过。”

“什么是你的罪过?”

“费杜尔……”

她慢慢的说着，这一次她语音没有带着哭声。

“无意识，爱尔娜。你不要自苦。”

“唉，那是我，那是我去……”

我握着她的手。

“这不是你的罪过，爱尔娜。听我的话。”

“他也许现在还能活着，如……”

“不要，爱尔娜。你只是恼我。”

她从椅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又沉重的坐了下来。我说道：

“亨里契以为我们最好收拾起这事不做。”

“谁这样说?”

“亨里契。”

“不做了？为什么?”

“问他去，爱尔娜。”

“我们真要不做这事了么。佐治?”

“你也是这样想么，是不是爱尔娜?”

“我愿意你头一个这样想。”

“呵，当然不的。我们必须再做下去。”

然后她热心的问道：

“谁要去当那第三个人呢?”

“我，爱尔娜。”

“你!”

“唔，是的。”

她低下头，把脸靠在窗上，望着外面黑暗的天井。后来，她突然站起来，走到我这里，热烈的亲我的嘴唇。

“亲爱的佐治……我们可以死在一起么？……佐治?”

夜又沉默的降了下来。

八月十一日

我们只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过了几天以后，再在街上要击他；第二是到他家去。我知道我们正被搜捕。我们在城里再住一个礼拜是极不容易的事。如欲照从前一样的列定岗位，尤为不易。好吧，让我们说，我代替费杜尔；佛尼埃回到他原来的岗位，亨里契也仍旧位置在原地。

但是警察时时刻刻在警备着。街上又布满暗探。他们等候着我们。他们会突然的包围了我们，把我们捉了去。并且，总督还会经过这条同样的街道么？他很容易再择别的圆圈的路走。……

但是我们如果到他家里，又是怎么样？自然我并不注意谁被炸死——管他是他的家族也好，他的暗探也好，或是他的卫兵也好。但是这是很冒险的。那所屋很大，有许多间房间。……我细细的反复想了以后，我心里非常疑惑不定。我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应该到那里去。这事真不容易解决。然而我们又必须解决。

八月十三日

佛尼埃现在是一个上等人：他戴着软帽，结着颜色鲜明的领带，穿着灰色的短衫。他的头发鬈曲起来，和从前一样，他的忧郁之眼，闪闪发光。

他对我说道："我们失了费杜尔，真是可悲。"

"实在是很可悲。"

他悲惨的微笑。

他说道："你所失的不是费杜尔。"

"你这话什么意思，佛尼埃？"

"你是不是悲伤你失了一个同事的人？是不是？"

"自然是的。"

"你自己已知道了。他是一个同事的，一个有才干，有胆量的同事。而现在他已不再生存在世上了。你对你自己说道：我们没有他，这事怎么进行呢？"

"正是如此。"

"那么，你明白……你对于费杜尔本人，已经忘记了。你并没有失掉他。"

军乐队在大路树荫下奏乐。今天是星期日。工人穿着红衣，在路上闲游，手里拿着手风琴。他们一面谈，一面笑。

佛尼埃说道："听着——我忍不住要想费杜尔。他对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同事，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党……只要想到他躲在柴

堆后边时所感得是什么。他一面放枪，他时时刻刻知道，他的一滴一滴的血也都知道，他的死期近了。他看着死神的脸时，看得多久呢?”

“佛尼埃，费杜尔他是不害怕的。”

“我不是这样说，佐治。我知道他不……但你能够切实的感觉到他的痛苦么？你能够想象他受伤以后怎样的痛苦——当他的眼光渐渐模糊，他的生命正要离开他时么?”

“没有，佛尼埃，我没有感到。”

“那么，你始终没有爱过他了。”他低声的说。

我说道：“费杜尔是死了的……你现在最好还是告诉我，是否我们应该到……那里，他的屋里去?”

“到他的屋里去?”

“是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否要把他的全屋炸了。”

“屋里的人呢?”

“什么人?”

“他的家族，他的孩子们?”

“你所想的就是如此么？……无意识……”

佛尼埃沉默了一会。

“佐治,”他后来说道。

“什么?”

“我不能赞成。”

“赞成什么?”

“到那里去。”

“无意识……为什么?”

“我不能……因为小孩子们……不，佐治,”他十分扰乱的接

下说道，“不要这样办。你怎么负得起这样的责任？谁给你这个权力？谁允许你这样做?”

我冷淡的答道：

“我自己。”

“你自己?”

“是的，我自己。”

他全身颤栗起来。

“佐治，小孩子们……”

“不管什么小孩子们。”

“佐治，对于耶稣呢?”

“这与耶稣有什么关系?”

“佐治，你不记住么？‘我用了我父亲的名字来，你们不迎接我，如果别的人用他自己的名字走来，他们便要迎接他了。’”

“引经据典有什么用处呢，佛尼埃?”

他摇摇头。

“你的话很对；有什么用处？……”

我们沉默了好一会。我最后说道：

“很好……我们在路上要击他吧。”

他脸上耀着微笑。后来我问他道：

“你也许以为我是因为听了经上的话，所以变计的么?”

“当然不的，佐治。什么一个观念！……”

“我之决定，是因为在街上要击，失败的机会较少。”

“自然，少得多……并且你知道：我们会成功的。上帝听见我们的祷告。”

我离开他，我自己厌烦起来。究竟到总督屋里去不更好么?

八月十五日

我又想到依梨娜了。她在什么地方？我问我自己。她为什么不想寻找我？她不知道我的结果如何，怎么能活着？那就是她不爱我之证。她已忘记了我。她的接吻是假的。但是如她一样的，眼睛决不会假。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什么。我已见到她的爱情的快乐；我也听到快活的说话。我要她，我要来取了她去。也许这不是爱情。也许明天她的眼睛朦胧了，她的笑声，我向来那样喜欢的，会反而恼我。但是今天我是爱她的，我不管什么明天。现在，这个时候，她站在我眼前，似乎她实在在这里一样。我能够看见她的黑的辫发，她的脸的平滑的外形，她的莹洁的玫瑰色的两颊。我叫她，我向自己反复叫她的名字。我们的时候立刻便要到了——这是最后的，必是最后的……我能见她不能呢？

八月十七日

我们明天再在街上要击总督。如果我能够祷告，我便要祷告了。

八月十八日

爱尔娜第三次预备炸弹。在三点钟时，我们已各立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两手拿着一个匣子。我要走一步，匣里的东西必要震动了一下。我在大街的左廊上走着。温热的空气里有秋天的气息。在早晨时，我已经看见枝头有几片黄叶。乌云在天上奔驰。雨水时时滴下几点来。

我非常谨慎，恐怕有人要冲我……有许多只眼睛在街角及行人道上探望着。我假装没有看见。

我转弯过去。街上非常清静。我很怕总督的车正在这个时候跑过去。我不能确定能否辨认他的车。如果我不快快的跑上便如

何呢？……

我在街上走来走去，约有半点钟。当我第三次走到方场与钟楼的转角时，突然看见临近修里加夫的家宅，有一阵尘土从地上迸射起来。一条灰黄色的烟，边缘是黑色的，漫成烟囱的形式，布满全街，同时我又听见那熟悉的奇异的铁的响声。一个马车的马被这响声一惊，前足立了起来。一个妇人戴着大黑帽，正在我前面走着，一受惊便坐在道旁了。一个警察脸色变白了，静立了一刻，才向这声音爆发处奔去。

我向修里加夫的屋奔去。街上仍旧是碎玻璃和烟的气息。我完全忘了我的匣子，匣里的东西，很紧速的冲摇那匣壁。我听见哭声，我已知道：这一次他是死了。

一点钟以后，记载这新闻的号外，已在街上发卖了。

我把这张新闻纸拿在手里，我的眼睛因激动而润湿了。

佛尼埃设法从监狱里寄一封信给我们：

“我没有死，这是违背我的志愿的，我离车三步，把炸弹直向车窗抛去。我看见总督的脸。他看见我时，赶快身体向后一靠，举起双手，保护自己。我看见那部车怎样的炸成粉碎：烟与碎木片飞溅在我脸上。我躺了下去。当我立起来时，我四面一看，看见衣服的碎片，看见那尸身躺在一二步外。虽然血从我脸上流下，我外衣的袖口也被烧掉，但我没有受伤。我走过去，但是隔了一刻，有一双强健的手从后边把我捉住了。我不反抗。他们把我带了走。

“我尽了我的义务了。我等候他们审判，平静的等受死刑的执行。我想即使能设法逃走，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在已做这件事后再活着。我拥抱你们，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和同伴们。我全心灵

的感谢你们的爱与友谊。

“再会，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些话：‘我们因此看见上帝的爱，因为他为我们而牺牲生命；我们也应该为后人而牺牲我们的生命。’”

佛尼埃另外附了一封信给我。他写道：

“你会奇怪。怎么我一个常常讲爱的人会决心去杀人，做出违反上帝与人的罪恶。

“我没有选择。如果我有真信徒的纯结而天真的信仰，那就完全不同了。我知道：世界不能用刀枪来救——但须用爱，并且须用爱来统治他。但是我心里感得我没有力量为爱之故而活着，我明白我能够而且应该为爱之故而死。

“我对于我所做的事并不忏悔，但是也不快活。我的血使我痛苦，我知道仅仅是死，是不能赎罪的。但是我也知道：‘我就是真理，就是大道，就是生命。’人类审判我，我可怜他们。但是我必须受神的审判——我坚信着。我的罪过极大，但是耶稣的慈悲也是无限的。

“我吻你。愿你快活，十分快活……

“但是记住：‘不爱的人，不知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我读了这些页香烟纸，我自问道：谁知道佛尼埃是对的呢？……唉，不对；今天太阳晒得很热，落叶沙沙……我在熟悉的路上散步，我灵魂里映耀着极大的快乐。我采撷秋花。我呼吸他们的消散的香气，我吻他们的灰白的花瓣。

我感得今天似乎是复活节。下面的预言，说来正像复活节的圣语：

“从天国的座上，来了一个大声说道：‘这事成功了。’”

我很快活：这事成功了。

下　　卷

八月二十二日

我仍然躲藏在这里，仍旧不能够离开。警务局用了种种方法，想捕捉我们。我已经搬出旅馆。第三次把我的面目更换掉。我现在不是孚罗尔·西门诺夫·狄托夫，也不是英国人奥白兰。我生活着，像一个不可得见的人。我没有姓名，也没有住宅。白昼，我在各街上游荡，到了傍晚，我便去寻求今夜的住所。我能够在什么地方睡，便在什么地方睡：今天在一家客栈里，明天又睡在街头；后来又睡在人家屋里，这些人家，我都是绝不认识的，如商人，官吏牧师等类的人。我有时惨笑起来：我的主人们便很猜疑的望着我，带一种疑惧的敬意款待我。

秋气更深了。古老的公园里熠耀着金光，足下落叶，沙沙作响。池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在早晨的阳光里闪亮着。我爱这忧郁的秋天。我喜欢坐在露天的椅上，静听树林的啸呼。我现在被一种严肃的和平所包围。我似乎觉得没有死，没有血——只有万物视之为神圣的大地和临于头上的神圣的天空。

近来的事，大家已经都忘记了。只有官厅还记着，——还有我们，也还记着，这是不用说的。佛尼埃快要受审判了。照常的

经过种种手续，照常的要说许多话，审判过后，便要执行了。……生命又一时停止了。

八月二十三日

我写了一封信给依梨娜，叫她来会我。她来了，我立刻感得快乐而平静。

我感得我似乎没有经过长日的焦虑与盼望；似乎我没有生过一种复仇的热望，没有冷静的计划过暗杀的阴谋。这种的快乐与内部平安的情形，一个人有时在夏天的晚上，当繁星已出，花园里充满着温热而强烈的花香的时候，常常的会经历到。

依梨娜穿着白衣；她映射出鲜妍与康健。她现在是二十岁。她的眼睛并不含微笑。她疑虑的问道：

“你这些时候都住在这个地方么?”

“是的，自然，我都在这地方。”

“那么你……”

她低下眼来。

我极想把她抱在我臂里，把她抱起来，如亲一个孩子似的亲着她。在那个时候，望着她，望着她闪亮的眼睛，我知道我爱的是她的天真的笑声，是她生命里的纯朴的美，我狂喜的听她说道：

“唉，上帝，你知道我是怎样焦急着呢。”

她又低声说道：“怎样的难堪！……”

她的面色红了，于是突然的，如往日一样，她柔顺的温存的把双臂环在我的肩上。

她的呼吸灼热我的脸上，我们的嘴唇在不可说的痛苦里接触着。

当我回复我的意识时，她已坐在一张靠椅上。我仍旧觉得她

的唇还贴在我的唇上，她似乎离我这样近，然而又是这样辽远。

“佐治，亲爱的佐治，不要忧愁。”

她身体向着我，——这样坦白而热烈。我亲亲她。我亲她的头发，亲她的眼睛，亲她的白色手指，亲她的亲爱的嘴唇。我什么也不想。我知道我现在臂里抱的是她的心头忡忡的少艾身体。

太阳的亮光从窗中射进来。一线红光在天花板上游动。她的洁白身体躺在我手臂里，我再也不追悔以前所流的血了。

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

八月二十四日

爱尔娜今天离城他去。当她来看我时，我看过去似乎觉得她脸上有些失色。她两颊上的红润已经消失了，只有她的头发还是依旧的不可整理的纷杂——似乎他在恳求着。我费了好多工夫同她话别。

她站在我面前——那样的脆弱，脸上带着那样的愁苦。她的垂下的眼睑颤动不止。她低声问道：

“唔，佐治，事情已经办好了。”

“你快活么?”

“你呢?”

我要告诉她说，我觉得快活，而且觉得骄傲，但是在我灵魂里，这个时候已没有欢跃之情存在了。我惨然的守着沉默。她叹气，她的胸部在衣服的花边下面激动的，低昂的起伏着。她显然的有话要说出来，但是觉得纷乱，没有勇气说。我问道：

“你的车什么时候开呢?”

她耸耸肩。

“九点钟。”

我漠然的看看我的表。

“你要赶不上车了，爱尔娜。”

“佐治……”

她的勇气又消失了。我知道她要说爱情。要恳求怜悯。但是我对她没有爱情，没有法子帮助她。

“佐治……必定要……么?”

“必定要什么?”

“我们必定要离开么?”

“唉，爱尔娜，我们并不是此后永久不相见的。”

“是的，永久。”

我几乎听不到她的话，她用极低的声说着。

我高声回答道：

“你疲倦了，爱尔娜。你必定休息休息，把前事忘掉。”

我听见她低语道：

“我永远不能忘掉。”

接着，她的眼圈红了，许多许多的眼泪，如水似的流下她的脸部。她不快的摇着头。她的鬈发都被眼泪所湿，不能禁止的流到她颈里去。她呜咽着，低声的断断续续的说着，似乎她在把这些话吞下去：

“亲爱的佐治，不要离开我……亲爱的，不要离开我。”

八月二十八日

爱尔娜已经走了。只有亨里契同我一起住在这里，但是他是要跟了爱尔娜走的。我知道他爱她，他自然是相信爱情的。这似乎很可笑，而且也使我生气。

我想起我在监狱中，等待着行刑时的情形了。在走廊里有一种廉价的烟味和狱中的汤气。卫兵在我窗下走来走去。常常的，从街上送进片段的生意和断续的语声到我耳边来。这似乎很奇

怪：在外边是海，是太阳与生命——而在我的狱室里呢，只有孤寂与不可脱避的死气……

在白昼的时候，我常常躺在我的铁的床上，读一本旧的文学杂志，在黄昏的时候，灯光朦胧的照耀着，我有时偷偷的趴在桌上，望着窗外，两手握在铁条上。我看见黑的天空，南方的星辰，金星很光亮的耀着。我常常自己说道：我的生命还有许多天剩下；我还可以经过许多早晨，许多白昼，许多黑夜呢。我还会看见太阳，我还能听见人的声音。

我有些不相信死。死似乎是不必要，所以是不可能的。甚至于想到我是为了这个原故而死时，也并不觉得快乐，骄傲。我所感到的是异样的淡漠。我不想生，但也并不想死。我对于自己过去的生活，并不发生疑问，对于在那个黑的界线以外的情形如何，也并不发生疑问。我记住我那时所想的多半是那些绳子是否要绞割我的头颈，绞死到底要受怎样的痛苦等问题。而且，常常在黄昏的时候，当点完名以后，空场上鼓声停止时，专神的注视着灯火的黄光，立在狱室的桌上，面包屑的中间。我问我自己道："我害怕不害怕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我没有恐怖，——我只有淡漠。

以后，我逃走了。在第一天里，我心里还有同样的死的淡漠。我机械的想出种种方法，以避追捕。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办，又为什么要从监狱里逃走？——那些理由我也说不出。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常常想象世界是很美丽的，我要求呼吸外面的空气，要求看见温暖的日光。但是一到了已得自由时，我重又感到一种寂寞了。但有一天傍晚时我独自一个人在街上散步。东方的天已经黑了，早星已经出来。山峰幕着一种青紫色的雾。晚风从下面河里吹来。空中有一种青草的强烈气味。草虫高朗的喧叫着。空气恬美而现乳色。

我在那个时候，突然觉到我是生活着，死神已远远的离开我，生命是在我的前面，我是年轻、强壮而且身体是完全康健的。——

我现在也感到这同样的感觉。我是年轻、强壮，而且身体完全康健的。我又第二次从死中逃出。我第一百次问我自已道，我和爱尔娜接吻，在我一方面是不对的么？但是我不理她，我拒绝她，也许更是不对些。一个妇人到我这里来，带了爱情和亲密之感给我。为什么亲密之感会创出忧愁来？为什么爱情不会给人以快乐，而只给人以痛苦？爱情……爱情……佛尼埃也常常谈到爱情。但是他谈的是哪种爱情呢？我到底知道哪一种爱情呢？我不知道，不能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佛尼埃知道。但他已不能再同我在一起了。

九月一日

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又来了。他费了好大的力量，才能找到我，当我们最后竟得遇见时，他握着我的手，很久很久，带着大大的喜悦。他的老脸上发光。他心里快乐。他眼圈周围的皱纹，都弛懈而变成笑容。

他说道："我恭贺你，佐治。"

"为什么恭贺。安得留·彼得洛威慈？"

他扭上眼睛，带着一种狡猾的神气，摇摇他的光头。

"因为你所做的事已经奏捷了。"

他的见我，使我烦恼，我要离开他。他的话，他的愚笨的祝辞，恼怒了我。但他仍是带着诚恳笑容，接着说下去。

他说道："是的，佐治，我们一切希望已经都失掉了——我告诉你实在的情形。经过这一切接三连四的失败。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停止了，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我们甚且还想

把你免职了呢。”

“把我免职？……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事现在已经过去了，我告诉你也不要紧。我们不相信事情能够再做下去。费这了许多时候，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出来……所以我们想把你免职了还不是较好些么？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没有希望。……我们不是老傻子么？……嗄？”

我很惊异的望着他。他还是同样的忧郁衰老。他的手指上染着烟污，也同以前一样。

“你们……你们想要把我免职么？”

“佐治，你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但是你们真以为能够把我们免了职么？”

他亲热的拍拍我的肩头。

“唉，你是……不能同你开玩笑。”

然后他用一种做买卖的口气说下去：

“是的，你现在想做什么事呢？告诉我。”

“没有什么事可做，据我所能见到的。”

“没有事么？……委员会已经议决……”

“委员会要怎么议决都可以。但在我一方面……”

“唉，佐治……”

我笑了起来。

“呵，安得留·彼得洛威慈，你为什么这样易恼？我不过说！给我以时间。”

他堕入沉思，连连的嚼着嘴唇，显出老人的样子。

他后来问道：“你还留在这个地方么，佐治？”

“是的。”

“你最好还是走吧。”

“我还有些事情要办。”

“还有事情?”

他看着很忧愁：我要做哪一种事呢？但他也不敢问我。

“好的。佐治，那么，等你来时，我们再把各事讨论讨论。”

他同我握手，精神重又好起来。

安得留·彼得洛威慈的行为，像一位审判官：他称许，他不称许。我并不反对他。他是这样恳切的说着，以为我赏赞他的称许。可怜的老人!

九月五日

佛尼埃的刑期，定今天举行。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我的头埋在热的枕头下面。现在还是夜间。我从窗眼中可以望见天空。一串颈圈似的星，在天上熠耀着：这是大熊星。

我知道：佛尼埃整天躺在他的囚床上，时时的站起来，走到桌边，伏下写字。现在，大熊星照着他，正同照着我一样。他也同我一样，醒在那里。

我也知道：一个穿红衫的人明天要到他那里去，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一条鞭，他要把佛尼埃的双手反剪在背后，所缚的绳子要深陷入他的肉里。靴距在圆屋顶下郭郭的响着；卫兵们脸上现出沉笨的容色，举着枪。狱门大开。……一阵温暖的蒸气，曲折的从沙岸上升上去，足陷入湿的沙上。东方的天空，带着玫瑰红色。一根有钩的木柱，耸入灰红色的天空中。那就是法律。佛尼埃登上平台。他在晨雾中看去很模糊；他的眼睛和他的头发是同样颜色的。天气很冷，他颤抖着，他把他的颈部伸入向上翘的项圈里。然后，绞手把殓衣盖了上去，把绳子拉起来。殓衣是白色，旁边便站着穿红衫的绞手。凳子突然的砰的一声拉了开去，身体便悬挂在空中。佛尼埃已被绞了。

枕头灼热我的脸。床上的被，掉在地板上。我觉得十分的不

舒服。我看见佛尼埃站在我前面，我看见他的忠恳的眼睛，看见他棕色的头发。我畏怯的问我自己道：为什么？为什么？

九月五日

我对自己说道：没有佛尼埃了。这句话很简明的，然而我不能相信他。我不相信他是真死了。我似乎觉得门上叩了一下，他安静的跑了进来，我听见他又在说道：

“那不爱的人，他不知道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佛尼埃信仰耶稣。我不信仰。然而其间有什么分别呢？我说谎，我做奸细，我去杀人。佛尼埃也说谎，也做奸细，也去杀人。我们同是以欺诈与流血为生活的。难道这都是因爱之故而去做的么？

耶稣从 Golgotha 起来。他不杀人。他把生命给了众人。他不说谎。他教导大家以真实。他不欺骗什么人——他受了他徒弟的欺骗。那么，我们必须如此，或者不如此。或者我们往耶稣路上走去，不然……不然便如佛尼埃所说的，往史美狄可夫的路上走去。在那个情况里，我也是一个史美狄可夫。

我知道：佛尼埃心里有圣念：他的真实便在他的痛苦里。但是圣念与真实，我却是不能接近，不能悟会的。我也要同他一样的死去，但是我的死是黑暗的：如在苦水里的虫蚀的木块。

九月六日

依梨娜对我说道：

“我觉得这样的替你害怕，……我不敢想到你……你是……这样的奇怪。”

我们和以前一样的在公园里。这里都是秋的符号，落叶在风中飞动。天气很冷，空中有一股泥土的气息。

“我是怎样的快活呀，最亲爱的……”

我握住她的双手，亲她的纤指，我唇边低语道：

“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

她笑起来。

她说道：“不要忧闷。要快乐些。”

但是我回答道：

“听我说，依梨娜，我爱你，和我一起走。”

“为什么？”

“我爱你。”

她把她的美丽的身体紧靠着我，低声说道：

“我也爱你。你知道么？”

“但是你的丈夫……”

“我丈夫怎么样？”

“你同他住在一起。”

“呵，最亲爱的……那有什么关系？现在我是同你在一起了。”

“常常同我住在一起吧。”

她清朗的笑起来。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她回答道。

“不要笑，不要当做玩儿，依梨娜。”

“我并不在开玩笑。”

于是她又拥抱我。

“一个人的爱必须永久么？爱情能够永久么？你要求我只恋爱我一个人，不要爱别人……我不能够……我要走了……”

“到你丈夫那里去么？”

她不言，点点头。

“那么，你爱他了？”

“亲爱的佐治。太阳耀着，风吹拂着，绿草低语着。我们互相恋爱着。你还要求什么呢？为什么要想到过去的事呢？为什么要想到我们将来的事呢？不要苦恼我。我不愿意愁苦。让我们快快活活的。让我们生活着。我恨那忧愁和眼泪……”

我答道：

“你说——你是他的和我的。是不是——告诉我？是真的么？”

“是的，是真的。”

她脸上起了一阵阴影。她的眼睛变了忧闷而黑暗。白色的衣服在渐深的暮色里消失了。

“为什么？”

“唉，为什么？”

我弯身向着她。

“但是如果……如果你的丈夫没有了呢？”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爱情是永久的么？不要问我，亲爱的……请你不要再想到这事。”

她亲热的亲着我。我沉默着。妒忌渐渐的侵入我的灵魂里：我不愿意把她分给第二个人。我不愿意。

九月十日

依梨娜秘密的到我这里来，钟点和星期如急流似的飞过去。我的全世界现在都集在我爱她的恋情。一切的回忆都封锁住了，生命的镜子是模糊了。我眼前所有的是依梨娜，是她的唇，是她的亲爱的双手，是她所有的青春和她的爱情。我听见她的笑，她的快活的语声。我戏弄她的头发，贪婪的亲她快乐的热情的身体。夜降临了。她的眼睛在夜里更显得光亮。她的笑声，更觉得清朗。她的接吻刺激得更尖锐。旧的影像如咒语似的又现了出来

——奇幻的南方的花，血红的仙人掌，变幻而且热情。有她在我这里，我还管什么恐怖主义，什么革命，什么绞架和死呢?

她羞怯的走进来，眼光低下，然后她的双颊突然红热起来。我听见她的清朗的笑声。当她坐在我膝上时，她快乐的清晰的吟唱着。她唱的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听不见。我感得她的全心身都在我的身心里活动。她的快乐在我心里反应着，我再也没有忧念留存着了。她亲我，她低声说道：

"我不管……你也许明天便走了，但是今天你是我的……我爱你，最亲爱的。"

我不能明白她。我知道妇人们都爱那些爱她的人，我知道她们所爱的是爱情。但是她丈夫今天，我第二天，再一天又是她丈夫的接吻……有一次，我对她说道：

"你怎么能够和两个人接吻呢?"

她抬起她美丽的眼睑。

"为什么不能，最亲爱的?"

我不知怎么回答她。我粗声说道：

"我不愿意你和他接吻。"

她笑起来。

"而他也不愿意我和你接吻。"

"依梨娜!"

"什么事，最亲爱的?"

"不要同我说这种话。"

"唉，最亲爱的……我在什么时候和谁接吻，同你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在亲我以前曾同谁亲过嘴么？我想知道，但是在实际上我能够么？今天我爱你……你不快乐么？你不喜欢么?"

我想告诉她：你没有羞耻，没有爱情……但我什么话也不说。在我自己的灵魂里有什么羞耻遗留着么?

“听我说,”依梨娜笑道:“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为什么要说这是可以的,那是不可以的?鼓起勇气去生活,去求快乐,去从生命里找到爱情来!所有恨怨之情都是笨懒的,也不必想到死。世界是广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许多快乐与爱情。在快乐里没有罪恶,在接吻时没有欺诈。……所以接吻吧,不要思想了。……”

然后她又接下去说道:

“你,最亲爱的,你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你的全生命都集中在死上。你是铁做的;太阳照不到你……为什么想到死?你最好是快乐的生活着。……你不以为我的话为对的么?”

我没有回答她。

九月十二日

我又想依梨娜了。也许她所爱的并不是我,也不是她的丈夫;我以为她只爱爱情。她的映射的生活,仅为她的爱情;她是为爱情而生的,她也将为爱情而死。当我想到这个地方时,我觉得十分满意。依梨娜到我这里来,我亲她的美丽的身体,看着她的耀着爱情的双眼,那有什么好处呢?……她离了我微笑的回到她丈夫那里去。可爱的分享他的生活……我一想到他——一想到那秀弱而美发的少年,心里便很痛苦。有时,在沉默中,我便使自己沉入深邃而秘密的欲望中。那时我似乎觉得我所想的不是他,而是一个我现在已经不恨而以前曾恨过他的人。我那时觉得总督还是活着。我在荆棘之途中走着。他——她的丈夫,站在我狭路之前,阻碍着我:她爱他。

我望着花园中疲倦衰老的秋气。翠菊耀着红色,枯叶飞堕地上,秋草压缩在晨霜下面。在这几天无聊之时,旧的熟悉的思想在我心里更加明显起来。我回忆起那几句老话:

如果一个虱在你衫上
讥笑你说："你是一个蚤，"
那末你就出去杀吧！

九月十三日

亨里契这些时候都住这个地方。他的家庭住在河对岸的城里。他今天离开这里去找爱尔娜。

他看来较前强壮，较前丰满：他的休息于他很有益。他的眼睛耀着，他的谈话也不像以前那么颓唐丧气。这是我们几天来的第一次会面。

我们到了一个旅馆——就是佛尼埃常与我们相集会的地方。他一边吃饭，一边问我道：

"佐治，你有见到他们在报纸上所说的话么？"

"说什么？"

"什么，就是说总督的事。"

"没有，我不曾见到。"

他见我那样冷淡，很是生气，便拿出一张薄的印刷品。

"就在这里。读一读看，佐治。"

我不愿意听他说话，也不愿读那张文字。我把那张纸抛开一旁，带着恼怒的口气说道：

"把他拿开吧。我不要读他。"

"你不要读？你怎么能够这样的对待这件事？这件事是我们做出来的。"

"在报纸上做出一段新闻么？"

"你又开玩笑了。……但是那印刷品上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非常生气，便说道：

“不要让我们讨论那个问题了。听我说：亨里契，你爱上爱尔娜，对不对呢？”

他把他的汤匙放在盘上，脸上涨得通红。然后，他颤声问道：“你怎样知道？”

“我知道的。”

他沉默不言，心里很扰乱。

我说道：“好的，好好的看顾她吧。我希望你快乐。”

他站起来，在我们坐的那间不干净的小房间里，走来走去的走了很久。后来，他低声说道：

“佐治，我相信你。你告诉我实在的情形。”

“你要知道什么情形？”

“你爱不爱爱尔娜？”

他的有二粒红点的忧郁的脸，使我好笑。我笑了出来。

“我——爱爱尔娜？什么话！”

“你永没有——没有爱过她么？”

我明白清晰的答道：

“没有，我永没有爱过她。”

他的脸上快乐的发光。他热烈的同我握手。

“是的，我要走了，”他说道，“再见。”

他离开我，我留在这里很久，看着龌龊的桌子，看着桌上摆的油腻的盘子。忽然的我觉得这一切事情真是十分可笑。

我爱，他爱，她爱……真是一个乏味的故事！

九月十四日

我今天没有看见依梨娜。我傍晚时到 Tioroli 去。同平常一样的，乐队激刺的响弹着，演艺的人唱着。同平常一样的，妇人

们在许多桌子中间走来走去，她们的丝织衣服，沙沙作响，而我也同平常一样——觉得很恼闷。

一个海军的军官，坐在旁边的一张桌上：他喝着酒。酒在杯中发光，妇人的珠饰也熠熠的闪耀着。我听见四面都是笑声语声。挂钟的针慢慢的移动。

忽然我听见有人对我说道：

“你好像很寂寞。”

那位军官，步履摇摇的跑到我桌上来，伸出他的酒杯把我的杯子碰一下。他两颊紫色，一部短髭——总督也有和他一样的短髭。

他说道：“你不怕被我打扰么？让我介绍我自己：我的名字叫蒲尔格（Berg）。到我们桌上来……夫人们很喜欢要你在一起。……”

我站起来，自己报名道：

“工程师麦林诺夫斯基（Malinovsky）。”

我并不留意我坐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便懒懒的坐在他们桌上了。大家很快乐的笑着。全部和我碰杯。凡乌林悠扬的奏着；从窗中外望，我能见灰色的朦胧的天光。

后来我听见有人问道：

“依文诺夫在什么地方？”

“哪一个依文诺夫？”

“什么，就是依文诺夫将军。他怎么样了？”

我立刻想到依文诺夫，就是秘密警务局的局长。他们希望他来的就是他么？我低头向我的邻座的人问道：

“你们说的是警务局的依文诺夫将军么？”

“是的，当然的——就是这个人——我的一个亲爱的朋友……”

我心里大大的起了一种诱探之意。呵，不要，我不要立刻就站起来，离开他们。我知道：那个依文诺夫一定带有我的像片在身上。我等候着。

依文诺夫进来了。他看来像一个做买卖的人。他身体矮胖，一头的红发。他很沉重的坐下来，自己拿了一杯麦酒喝。大家替我们互相介绍：

“麦林诺夫斯基。”

“依文诺夫。”

他去喝酒，我又感得烦恼了。我大大的起了诱探之意，要走近他。向他耳边低语道：

“我就是佐治·奥白兰，将军。”

但是我并不这样做。我默默的从桌上站起来。雨在外边哭泣着，这座石头城正在睡眠。我是孤独着。我觉得心里冰冷而黑暗。

九月十五日

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逗留在这个地方？我能得到什么呢？依梨娜不过是我的情妇。她终不会做我的妻子。我知道这一层，然而我不能离开。我也知道我的危险一天天增加；也知道我现在正以生命为孤注，但我的意思却要逗留在这里。

在凡塞里（Versailles），在公园里边，一进门口，便可以看见湖水。沿湖都是美丽的树林与鲜艳的花床，界限显得很清楚。喷泉包在雾气当中，镜面似的水，毫不波动。一种倦息之意飞翔在他们上面。

我闭了眼睛，幻想我自己已回到凡塞里。我想把依梨娜忘了，今天就想去休息。生命之川向前流去，日子来了又去，——但是我还是为爱情所牵系，如被链子锁住的奴隶一样。

很远很远的地方，山顶上有冰雪盖着。山是青色的，顶上戴着纯洁的白雪。人类很和平的住在山脚；他们生在和平中，死在和平中。日光照着他们，爱情在他们心里温热着。但是他们生活着，他们不忿怒，而刀剑也不必用。……我又回想起佛尼埃了。也许他是对的，但是白衫不是做给我穿的，耶稣不同我在一起。

九月十六日

依梨娜问道："你为什么常常忧愁？我难道不爱你么？看这里呀。我要送一粒珠给你。"

她从她手指上取下一个戒指，一粒大珠镶在金戒指上，如一颗泪点似的闪耀着。

"把他保存好……他就是我的爱情。"

她坚固的抱了我。

"你因为我不是你的妻子，所以忧愁么？但是我知道：结婚就是爱情，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这种沉闷的爱情，毫无一点光明，我要爱你……我要求美与爱……"

她又深思的接下去说道：

"人类为什么造了字母，为什么把字母联成了文字，又把文字造成法律？许多图书馆中都充塞了那些法律。不要生活，不要恋爱。不要思想。什么事情都不要。……这不是很可笑的事么？为什么我一定只能爱一个人？说呀，为什么？"

我仍然默默的不回答她。

"是的，你没有话回答我了，佐治。你都不知道。你能够说在我以前，你没有恋爱过一个人么？"

我觉得烦扰。我实在恋爱过几个妇人，我也永不相信法律的有用，她在背诵我自己所说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些话不过是一种谎话。我要告诉她这一层，但我不敢。

她的沉重黑漆的发辫，披到她的肩上，她的脸与她的黑漆的散发映照起来，更显出白而纤细。她的两眼正等着我的回答。

我沉默的亲她。我亲她天真的手，亲她强壮的少年的身体。我亲她，实是一种痛苦：我心里又催眠似的回想到和我一样亲她，而为她所爱的他了。于是我说道：

“不能，依梨娜，不能这样的下去：必须是他或是我……”

她笑起来。

“你又来了，我必须做奴隶，而你做她的主人。如果我不想选择又怎样呢？为什么我要选择？告诉我。”

雨在窗外潺潺的落下来。我在微光中，看见她的身的外形；她的大眼在夜里黑漆的熠耀着。我一边说着，一边脸变白了：

“这是我所要的，依梨娜。”

她沉默不言。她的脸变了忧愁。

“选择！”我说道。

“最亲爱的，我不能……”

“我叫你选择。”

她很快的从椅中站起来，坚定而沉静的说道：“我爱你。佐治。你是知道的。但是我永不能做你的妻子。”

她走了。我一个人留着。——只有她的珠还在我手里。

九月十七日

依梨娜爱她的美丽的身体，爱她的少年生活。这种恋爱，也许很自由——人人都说是的。但是我不管：让依梨娜做奴隶，而我做主人。让我做奴隶，而她自由……我所坚决的主张的就是我不要和别的人分享她的爱情。如果有别人亲她，我便不能亲她。佛尼埃求耶稣，依梨娜求自由。至于我呢，我什么也不求：让他是耶稣也好，是反基督也好，是 Dionysus 也好（译者注：Diony-

sus是古代的酒神）——我都不管，我立志要占有她。而我的意志就是我的权利。

红花的思想又使我沉醉了。神秘的咒语又在工作。我像一块沙漠中的石头，但是我有一把尖利的镰刀在我手里。

九月十八日

我预想他要发生，而又暗暗的希望他不要发生的事，竟于昨天发生了。这是忧愁而羞耻的一天。我正在大街上散步。一阵乳白色的雾升起来，融化在黑暗的波涛中。

我无目的无思想的向前走去，像一只后边失了舵的船。忽然有一个黑点在雾中浓浓的现出，一个朦胧的影子不定的向前走动。一个军官急急的向我走来。他望着我，停步了。他是依梨娜的丈夫。我凝视着他的两眼，能够看出黑漆的瞳人中的怒气。我轻轻的取过他的手臂，说道：

“我找了你好久了。”

我们沉默的在街上走着。我们在黑雾中走了很久，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路。我们觉得互相亲近的如兄弟似的。我们进了公园。

秋气已进来了。树枝已经赤裸了。——如狱中的铁条。雾散布着，草为雾水沾湿。有一种腐败与沼地的气息。

在花园的深处，在丛林中，我选定了一条直路。我坐在枯树的干上，冷淡的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么?”

他不说话，点点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么?”

他又点点头。

“但是，我还必须告诉你，我不想离开这里。”

他微微的惨笑道：

“你已决定了么?”

我已决定了么？我不知道。谁能确定的说某人是依梨娜所爱的么？但是我只说道：“你呢?”

沉默了一会。然后我又说道：

“听我说，你是要离开的。是不是决定了，你?”

他忿怒起来，脸都赤红了。但是他冷淡的说道：

“你发狂了。”

于是我沉默的取出我的手枪。我在草地量了八步路，用湿的断枝，做个界限。他留心的看着我，当我做完了事，他微笑的说道：

“我看你要想决斗么?”

“我坚执的要你离开。”

他，那个秀弱而美发的人，凝视着我的眼睛，冷笑的反复的说道：

“你发狂了。”

隔了一会，我问道：

“你要决斗么?”

他解了手枪匣，把手枪取出来。踌躇了一会之后，他说道：

“很好……我同你决斗。”

隔了一刻，他站在指定的地方。我知道我能够从十步远的地方射中纸牌上的一点。这一次我大概不会失手。

我举起我的手枪。对定了那个黑点；他外衣上的一粒衣扣。我等候着。隔了一会，我高声说道：“一……”

他沉默着。

“二，三。”

他站着不动。胸部挺出来，他的手枪，向下执着。他不能把

手枪举起来——显然的他是同我开玩笑……一块热而硬的东西，突然冲到我的喉咙头。我忿怒的叫道：

"放枪呀，我说!"

他一句话也不响。于是我忽然的快活起来，徐徐的扳了一下枪机。黄光一闪，一阵白烟冲出去……

……

我由湿草地上走过去，俯身看着尸体。他脸部朝下的躺在路中的冷的软土上。他的手臂弯曲着，双腿伸张开。雨濛濛的落下。雾色弥漫着。我转身走入树林深处。夜降下了。树林底下非常黑暗。我无目的的走着，如一只失了舵的船。

九月二十日

许多人死在冲岛战役中。夜色黑漆漆的，大海被包裹在雾中，波浪高涌着。战舰躲藏着，如一只巨大的受伤的野兽。黑烟筒几乎不能看见，枪声沉寂不闻。他们在白天打仗，在晚上，他们又要躲避一切可能的声音。几百只眼睛在黑暗中搜寻着。突然有惊叫之声——如一只受惊的海鸥之叫声："水鱼艇在舰边……"探灯亮起来，白光在黑夜里眩闪着。后来……在甲板上的便跳入海中。在铁甲舰里的人便向舱口奔去。舰渐渐的沉没下去，船头沉入水中。在机器房里的机器师们如袋似的沉下去，铁链打击他们，车轮把他们切断。烟气把他们窒息住，蒸气烫灼他们。于是他们死了，所有的他们都死了。海涛不绝的激冲船旁，……这是一种无意味无名的死。

还有别一种死法。想象到北方的海，北方的狂风。风力压迫着船帆，把海水鞭成白浪花。一只渔船在灰色的波浪里上下抛掷着，灰暗的白昼，在惨淡的夕阳光中消沉下去。灯塔的光，在远处熠耀着。——起初是红色后来是白色，后来又是红色。渔人们

站在船头不动，他们坚握着绳子。涛声吼叫着，雨潺潺的落下……

后来，突然的一阵铃声徐徐的从虎虎的风声中传出。一个铃在水中，击着船底而鸣起来。这是浮筒。原来他们的船已碰在沙岸上了。这就是死……后来，风声依然的，天色仍然的，波涛依然的。而那些渔人们却永远见不到了……

还有一种死法。我曾杀过人。……以前的时候，我有一种恕辞：我之杀人，是为了一种理想的原故，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些把日本人击沉的人，他们也与我有同样理由：俄罗斯要他们死。但是现在，我竟为了自己的原故而杀人。我要杀人，而我便杀了人。谁是审判者呢？谁来裁判我的罪呢？谁能以正义绳我呢？我蔑视我的裁判，蔑视他们的严重的判决。谁要跑到我这里来，诚诚恳恳的对我说道：你不要杀人。谁敢向我抛掷一块石头呢？没有什么清楚的界限，没有什么分别。为什么为了一种理由或是为国家之故而去杀人便是对的，而为了自己之故而杀人便是不对的呢？谁能回答我呢？

我向窗外望去。我能够看见熠熠的群星，光明的大熊星，银色的天河，光耀摇熠的七女星（Pleiades）他们后面还有什么？……佛尼埃是有信仰的。他知道。但是我现在孤寂的立在这里，夜间是神秘的沉默着。地球呼吸着神秘之气，星光朦胧的照着。我已走到一条难走的路上去。什么地方是终点呢？什么地方是我应该休息之处呢？血所得的还是血，忿妒所生的还是忿妒……我所杀的不仅是他一个人……我要到哪里去呢？我要跑到什么地方呢？

九月二十二日

淅沥的秋雨，自早晨落起到现在落不止。我望着蛛网似的雨

帘，烦闷之思惰惰的扰着我，正如落下之雨点。

佛尼埃生了，又死了。费杜尔生了，又被杀了。总督也是生了，又死去了……人类生了，又死了，然后新的人又生出来。他们生了，又死了……天色阴郁的，雨水如溪流似的倒注下来。

我不后悔。是的，我已杀了……我并不替依梨娜悲伤。……我的谋杀的枪声，似乎把我心里的爱情也打死了。我对于她的悲戚，毫不动心。我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她现在在做什么事。她对于她的损失，她自己的生命也曾生悲苦之感么？或者她已忘记了么？他与我？又想到他！我们到了现在，还是互相牵系着。

雨点迅急的落下，在铁的屋脊上花花作响。佛尼埃说：人没有爱怎么能生存呢？这是佛尼埃说的话，不是我……呵，不——我已做了流血的事业。……我还要再做我的事业。我要一天天，一个个烦闷的钟点都过在看察探望之中。我要以死为生活，有一天要大大的快活：我达到了目的——记下一次胜利帐了。这种就是我的生活，一直到了我上了绞架，一直到了我进了我的坟墓才止。

但是别人却要称赞我，高声欢祝我的胜利。他们的忿怒，他们的可怜的欢乐，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一阵乳白色的雾又包裹了这座城。烟突幽郁的耸入天空，工厂里发出一声漫长的汽笛声，寒冷的黑暗已走来了。雨仍然在落着。

九月二十三日

耶稣说道：“不要杀人。”而他的徒弟彼得拔了刀去杀人。耶稣说道：“人应互相亲爱。”而犹太卖了他。耶稣说道：“我之来，不是来裁判世间，而是来拯救世间的。”而世间的裁判却加到他

身上来。二千年以前，他浴着血，在祷告着，而他的众徒却在熟睡。二千年以前，人民给了紫衣他穿："把他拿去钉在十字架上。" Pilate 说道："我能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么?" 但是领袖牧师却答道："我们除了凯萨以外，没有别的王。"

而现在，彼得还继续的拔他的刀；Annas 还继续的背了 Caiaphas 在判裁人；西蒙之子犹太还继续的陷卖着人。而我们也仍然的如古时一样，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他不是葡萄，我们也不是枝杈了。那么，他的话不过是世间之言了。那么，佛尼埃是不对的了……可怜的可爱的佛尼埃！……他求人生的正义。人生为什么要正义呢?

Huns 跑过田野，踏践了幼苗。灰色马一踏在绿草上，而草便枯了。人类听见那话——而话已被污辱了。

佛尼埃信仰的写道："世间的被救，不以刀而以爱——爱要统治世间。" 然而佛尼埃去杀人。他"已做了反对人类与上帝的最大罪过"。如果我要有了他的信仰，我必不能去杀人。如果我去杀人，我便决不能有他那样的思想。

至于亨里契呢，他却不为什么谜所苦。他所见的世间，如字母似的简单。一边是奴隶，一边是主人。奴隶起来反抗主人。奴隶杀主人是对的。主人杀奴隶；是不对的。总有一天，奴隶能得到胜利。于是地球上便成乐园了。一切人都平等；一切人都有衣食，一切人都得到自由。这诚然是极好的。我不相信地球上有乐园，也不相信天国里有乐园。我不愿意做一个奴隶，就是自由的奴隶也不愿意做。我所有的生活都在冲突之中。没有他，我便不能存活。但是我的冲突有什么目的呢？我不知道。我的意志就是如此。我饮我的酒，并不渗淡他。

九月二十四日

我又住在住宅里：我现在是工程师麦林诺夫斯基。我要怎么生活便怎么生活着。我现在什么事也不关心：让他们找到我，让他们把我捉了去。

现在是寒冷的黄昏。诱惑的月照在耸起的工厂烟突上。他的光明流注到各家屋脊上，黑影如在睡梦似的转移着。全城都在睡。但我却不能睡着。

我正想到依梨娜。我现在很觉得奇怪，我爱她，我为了爱情之故而杀人。我想把她的接吻回忆起来。但是记忆是虚伪的：他不能给快乐，也不能够表明。所有的话都疲倦似的回响着，温顺的手已衰弱了。爱情已如夕照似的消灭了。又是微光，又是沉闷。

我问我自己道：我为什么杀人？我从死中到底得到什么呢？呵，是的；我相信杀人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却忧闷着：我所杀的不仅是他，而爱情也被杀了。秋气凄惨：枯叶正落下，——我过去日子的枯叶正落下。

九月二十五日

我今天偶然拿了一张报看，见一个电报，用小字印着："警察昨夜到大旅馆里去，奉命要捕住在旅馆里的彼得洛娃夫人。警察正敲她的房门，忽听见枪声响了一下。警察破门而入，找到她自杀的身体，还温热的躺着。他们现在讯问一切。"

住在大旅馆里的是爱尔娜，彼得洛娃夫人是她的假名。

九月二十六日

我能够想出这件事的经过。在晚上，天色快亮时，房门上敲了一下——不是高声的敲。房间里黑暗而沉静，她微微的睡着，

闻声立刻起来。后来，门上又敲了一下，这次的敲声较响而且较坚执。她迅快的理理头发，从床上爬起来。她没有把电灯拧亮，赤着足走到右边靠近钢琴的大桌旁。她用手摸索着走，毫不响动的把她的手枪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我认识这支手枪，是我当赠品送给她的。后来她开始穿衣裳，——仍旧在暗中，仍旧摸索着做事。门上来了第三次敲声——最后的敲声。她衣服尚未完全穿好，便跑到靠近窗口的屋角。她把黑窗帘拉开，看见狭的砖砌的天井，为雨水所湿。天上没有星光。——只有下面的灯火的微光。警察已经进来了。她转身向着门口，迅快的，坚决的，把手枪口压在她的胸部内里，正对着心口。他们找到她时，见她躺在屋角，背朝地板，手枪黑漆漆的放在地毯上。于是一切仍然是黑暗而沉静。

现在，在这一刻里，我能够看见她正站在我的门口，好像她活着一样。她的头发散乱着，她的蓝眼朦胧着。她的衰弱的身体颤栗着，低声的说道：

“你要到我这里来，佐治……你来不来？……”

……

我今天在街上散步。礼拜堂上的十字架闪耀的发光。钟声幽郁的响着，正在召集晚祷。街上充满着喧哗和忙碌之状。一切东西似乎是这样熟悉，而又是这样的远。那边是佛尼埃杀死总督的地点。在下面的一条巷里，是费杜尔死的地方。……这里是我遇见依梨娜的所在……公园里，爱尔娜哭泣的地方，……一切都已过去了。都是一阵火光，而现在连最后的青烟也消灭了。

九月二十七日

我倦于生活了。今天同昨天一样，昨天也同今天一样。同样的乳色的雾，同样的灰色的日常生活。同样的恋爱，同样的死

亡。生命如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排列着低的老屋，平面的屋脊和工厂的烟突。一座石烟突的黑林。

或者人生都不过是一所傀儡店么？幕开了，我们在剧场里。灰白色的丑角 Pilrrotte（意大利古喜剧中之丑角）爱上了 Pilrrotte。他向她发永远相爱的誓言。Pilrrotte 有了一个情人了。一根当玩具用的手枪响时，血便流了出来——这不过是红莓子的汁。一个街琴响着。闭幕。

然后又是第二出：演的是追逐一个人。他的帽上，插有一根雄鸡毛。他是瑞士海军的一个军官。我们有红外套和面具。Rinaldo di Rinaldini 同我们在一起。骑兵追逐我们，但不能把我们捉住。手枪又响了；街琴奏着。闭幕。

到了第三出。Athos，Parthos，Aramis 三个侠客在戏台上出现，他们的短褂上沾着酒污。他们手里执着纸刀。他们饮酒，接吻，而且唱歌。他们常常杀人，Athos 的勇敢谁能超过呢？Porthos 的力量，又谁能超过呢？Aramis 的聪明，又谁能比得上呢？最后，街琴曼声奏着劳作的进行曲。

勇敢呀！坐在走楼，坐在正厅上的客人都满意了。演剧者已经做了他们的工作。他们被他们戴的三角帽子，插的雄鸡毛，驱到舞台上去。线索又混乱了。谁是 Rinoldo 将军，谁是恋爱者 Pierrot？谁能把他首尾述出来？今天完了，到了明天又开演。

今天我同了佛尼埃、费杜尔和总督在戏台上，血流出来。明天我又要被拉着去做去。骑兵看见了。血流出来。在一星期内，仍然是那位将军，Pierrotte，Pierrot。血流出来。——这就是，红莓子的汁。

人类在这里找得出什么意思么？我是在寻找铁链的圈子么？佛尼埃相信上帝么？亨里契相信自由么？……呵，不然，世界实在是更简单些。乏味的事，继续的来：人类如灯蛾似的，总要向

火光飞去。他们死在火焰中。在实际上，不都是一样么？

我烦闷着，日子来了又去。街琴要在布景后边继续的响着。Pierrot 要设法逃走。到陈列柜去看看吧——这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看。

我回想起去年秋天在海岸上一夜的情形。海涛微衰的呻吟着；波浪徐徐的扑到岸上，把岸湮没了。四面正布着雾。一切界线在白雾中都朦胧不辨。水与天连，岸与水接。湿的水雾包围着我。我呼吸在含盐的湿气中。我听见波涛的喧声。天上没有一颗星，没有一线的光，无边的黑暗，包围着我。

现在的情形正与此相似。没有明显的界线，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是短剧呢，还是戏曲？是红莓汁呢还是血？是傀儡陈列室呢还是人生？我不知道。谁知道呢？

十月一日

我离开城了。前天晚上，我到了车站，机械的坐在车里。机声轧轧的闹着，弹簧弯曲着。汽笛叫了。灯火匆匆的经过。车轮迅快的转着。这里有秋天的泥地。晨光很幽晦。河里的水如铅似的。在河对岸，雾中有一黑影。这是尖屋顶。

三点钟时，太阳已经下去，街灯都已亮着。虎虎的风从海中吹来；河水汹涌激击着青石做的河岸；恐怕要有泛溢之患。

我很忧闷。那边是十字架，这边是兵士。寺院与兵营……我等候夜的来临。我的时间——遗忘与和平的时间——在夜里才到来。

十月三日

我昨天遇见安得留·彼得洛威慈。他看见我很喜欢：他的眼睛微笑着。他不叫我止步，只是小心的跟着我。

我不想见他。我不愿意同他谈要做的事业。我知道他所要说

的话——所有他的常识的经典。我加快速度，转入一条小巷。他追上了我。

“你回来了，佐治?”他说道，“谢谢上帝。”

他坚握着我的手。

“我们到旅馆里去吧。”

同常日一样，破坏的留声机粗糙的奏着，侍役前后奔跑。烟草的烟气，酒精，食物与啤酒的强烈气味使我厌怒。

“我们要用你很急。听我说，佐治。”

“唔?”

他神秘的低语道：

“工作又要重行组织了。我们已经议决了。”

他的灰白胡子颤动着，他的眼睛瞬闪着，如老人的常态。他等我的回答。

隔了一会，然后他说道：

“我们决定把这工作委托给你。这是很艰难的工作。但是你却是做这工作的适当的人，佐治。”

我静听他说，但他所说的话，我却毫不留意。似乎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说到与我无干的话。他要叫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我不愿意杀人了。为什么我要杀人?

我说道：“为什么?”

“你说什么话，佐治?”

“为什么要杀人?”

他不明我说的话有什么意思。他倒了一杯冷水。

“喝些水吧。你疲倦了。”

“我不疲倦。”

“佐治……你怎么样了?”

他热切的望着我，亲爱的拍着我的手，如一位父亲似的。但

是我知道很清楚：我是不能与他相合的，而且也不能与佛尼埃，也不能与爱尔娜。我和谁也不相合。

我拿了我的帽子。

“再见，安得留·彼得洛威慈。”

“佐治……”

“唔?”

“佐治，你病了；你必须休息休息。”

又隔了一会。我慢慢的说道：

“我不疲倦，我很康健。但我不愿意再做什么事了。再见。”

街上同样的泥泞，河对岸的尖屋顶，同样的可以看见。天气灰暗，潮湿，而且凄惨。

十月四日

现在我知道：我是倦于生活了。我对我的说话，我的思想，我的欲望都厌倦了——我厌倦一切人，厌倦他们的生活。他们与我之间有一个东西间隔着。有许多神圣的界线。我的界线是血污了的刀。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常常望着太阳。太阳盲我的眼，他的光烫热我。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已知道爱——我母亲的温和的爱情。我天真的爱一切人，我爱生命之乐。现在，我却谁也不爱了。我不想爱，我也不能爱了。生命在一小时里在我看来，变成一个可诅咒的空虚的东西；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

十月五日

我有一个愿望，我把我的工作做完了。现在，这个愿望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我要做事？为了剧场么？为了傀儡陈列室么？

我想起："不爱的人，不知道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不爱，而我也不知道上帝。佛尼埃知道。他真是知道么？

我又想起："祝福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相信——什么？祈祷——对谁？……我不愿意奴隶的祈祷……假使耶稣已用他的话，使世界光明，我却不要这平静的光明。假使爱能拯救世间，我却不愿意爱。我是孤独的。我要离开这沉闷的傀儡陈列所。即使天上乐园的门为我而开……我却仍然要说：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

今天天气清朗而含深思。河水在日光下面闪耀着，我爱水面的庄严的平滑，爱那在深而平静的水下的河床。忧郁的夕阳已沉入海中，红色的天空如烧着似的。水声的激拍，也带着愁意。松林的树顶低弯下来。有一股松香的气息。当群星出来，秋夜深降时，我要说我最后的话：我的手枪已在我身旁了。

沙　　宁

俄·阿志巴绥夫著
郑振铎译

译　　序

《沙宁》（Sanine）的出版，使阿志巴绥夫（Michael Artzibashef）在世界文坛上得到了不朽的地位。菲尔普斯说：（W. L. Phelps）“在最近五年所出版的俄国小说中，阿志巴绥夫的《沙宁》，虽不是最伟大的，却是最‘刺激的’。虽然在《沙宁》中，有两个男人自杀了，两个女子被毁坏了，然而他的刺激，却不在于事实方面，而在于它的思想。……自革命失败[①] 以来，俄国便有一种显著的反动，反对那在不同的时间占据于俄国文学中的三种伟大的思想：屠格涅夫的宁静的悲观主义，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的无抵抗的宗教及最普通的俄国式的无意志的哲学。在革命之前，高尔基即已表白出那反抗的精神；……而实远在于阿志巴绥夫之后，阿志巴绥夫……在创造他的英雄沙宁上，已经到达了道德的虚无主义的极边。”阿志巴绥夫的这种极边的道德的虚无主义，在俄国立刻引起了可惊怕的喧声，一部分的批评家觉得他的思想的危险，都极力的攻击他。然而因了这种喧声，却引起了俄国以外的不少的人的注意，最初是德国的读者热烈的欢迎了

① 这次的革命，即俄国京城的一千九百〇五年的革命，其结果是失败。

它，然后，是法国、意大利、丹麦、匈牙利以至日本都有了《沙宁》的译本了，然后，连最守旧的最中庸的英国人也在谈着它了。因为《沙宁》的读者的众多，于是它的作者阿志巴绥夫的生平便有许多人渴欲知道；这是实在的，一个读者对于一种作品发生兴趣时，未有不欲明白作者的生平的，尤其是《沙宁》的读者。当其读完了此书时，未有不掩卷想道："这种无畏的道德的虚无主义怎么会发生的呢？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一个人的生平，最好是让他自己说出来，因为这是最翔实的记载。阿志巴绥夫曾应了他的一个朋友的要求，写了一封叙述他自己的生平的信：

"我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生于南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中。在我的名字和我的世系上我是一个鞑靼人，但不是纯种，因为在我的血管里是流俄国人、法国人、佐治亚人及波兰人的血液。我的祖先中，有一个人是我所引为骄傲的，就是著名的波兰革命领袖加赛斯哥（Koseinsko），我的外曾祖。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一个退职的官吏；我的母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因肺病死去，遗留给我以一个肺结核病的遗产。在一千九百〇七年之前，我的病还不深，但即在那个时候，这肺结核病也并不让我平安，因为它滋变了各种的疾病。

"我进了省里的一个中学校；但因我从童年就对于图画有极深锐的兴趣，在十六岁的时候，便离了这个学校，进一个艺术学校。我是非常贫穷的；我住在龌龊的顶阁上，没有充足的食物，尤其不好的，是我没有充足的金钱去买我的主要的用品——颜料与油布，所以我便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不得不去画些讽刺画，写些短论和滑稽故事给各种廉价的报纸以求生活。

"在一千九百〇一年的时候，我偶然的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巴莎·杜麦拿夫》，一件实事和我自己的对于腐败的学校的憎恶，

供献了那个题材。大家简直想象不出一个俄国的中学校是什么样子。无数的学生的自杀，（到现在，此种现状仍旧继续着，）可以做它的对于俄国青年的教育价值的一个证据。一个最著名的俄文杂志，答应刊登《巴沙·杜麦拿夫》，但它却竟不得出现，因为那时的检阅官绝对的禁止有表示学校生活非快乐的文字的布露。因此，这篇小说便不能在恰当的时期刊布出来，直到了几年以后，它才在小说集中发表出来。我以后所写的许多东西都更遇到那种的运命。然而这篇小说对于我却有很好的结果；它引起了编辑者的注意，同时且激励了我更去做别的东西。我放弃了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梦，换取了我的对于文学的皈依。这是很痛苦的；就在现在，我每看见图画还不能不动情。我爱彩色实甚于文字。

“继着《巴莎·杜麦拿夫》之后，我又写了二三篇小说，这些小说引起了一个小杂志的编辑者米洛留薄夫（Mirolubov）的兴趣。我的最初介绍入文学的团体，是应感谢他的。在那时以前，我不曾到编辑室里过，但常常由邮局寄出我的小说。这是因为我想象他们是我所崇敬的，奉祀文学的寺宇。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俄国也有了不同的风俗；广告与势力占据了文学的世界。然而米洛留薄夫他自己虽然不写什么文字，他的名字却将留它的符记在俄国文学史上。他是旧的理想的，自己牺牲派的文学的最后的摩希甘[1]，这一派的文学在这里现在已被商业的兴趣所推倒，正如在西欧一样，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对于他的工作的感爱与一国感人的人格的奇异的天才使他的小杂志，（定阅一年，仅需一个卢布）成为一个最著名的出版物之一，而从文学的一点看来，它实超出所有别的大本的高价的杂志之上。我们的近代文学

① 摩希甘（Mohican）即美洲印第安人之一族派，前居于 Connecticut 及纽约东部，现在几已灭绝。

的最伟大的代表者——高尔基、安特列夫、科卜林以及其他——都投稿在它里面。这个杂志现在已停版，因为米洛留薄夫即在革命的最黑暗的时期，也不愿如所有别的人所做的，把它的标准弄低。米洛留薄夫他自己也因政府的追捕不得不逃避于国外。

“我和他认识，在我个人是莫大的重要。我之成为一个著作家，所应感谢于他者极多；虽然我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人知道，而且很年轻，他却任我为他的杂志的副编辑，使我生活较易。米洛留薄夫是一个生来的编辑者，他教导我也喜爱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我在他的杂志已停版以后还在从事，时而编辑这个杂志，时而编辑那个杂志。我曾帮助了许多青年作家，他们现在正成为知名的，我视此为我的功绩之一。

“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一千九百〇三年的时候，我写作《沙宁》。……在写了《沙宁》之后，但却在它发表之前，那就是说在一千九百〇四年的时候，我写了好几篇的小说，如《旗手哥洛洛薄夫》、《狂人》、《妻》、《伊凡兰特的死》等。最后的一篇小说使我有名。

“在一千九百〇五年里，血的革命开始，长久困恼我从我所以为‘我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宣传。我写了许多篇小说叙写革命的心理与模式。在这些小说中，我所喜欢的是《朝影》与《血痕》二篇。

“我必须说的是，在这些革命的故事里，我写出我所信的，而因此竟受了各方面的攻击。在黑党[①] 方面把我算进革命的思想的发源者之中，他们之一，竟判决我死刑；至于急进派的报纸呢，却又在攻击我，因为我不承认党派的界线，不敬重革命的政治家，继续发生的事件，证明我在许多地方是对的，当时，不管

① 黑党指俄国政府党。

我的对于自由的主义的热心，却不以为在每一个运动的领袖中曾看见一个圣人，也不相信人民的革命的预备已经成熟。

“在这个时候，我为煽动的目的而写的许多东西都被藉没入官，我自己也被控诉，但一千九百〇五年之末的革命的暂时成功，把我从刑罚中救出。……

“我的发展是很强烈的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的，虽然我决不赞同他的‘对恶人的无抵抗’的见解。在艺术方面，他战胜了我，我觉得我的作品不以他的作品为模本，是很困难的事。杜思退益夫斯基，及柴霍甫在某一程度上，也有一部分的伟大影响，而嚣俄和歌德也常常在我的眼前。这五个名字便是我的教师及文学上的先生们的名字。

“这里的人常常以为尼采对于我有很大的影响。这使我很惊奇，最简单的理由便是我并不曾读过尼采，我对于这个显赫的思想家不表同情，一半在他的思想，一半在他作品的浮夸的外表，我一开始读他的书便不再读下去，我于马克思·史的奈（Max Stirner)更为相近。更为了解。”

自一九一七年以后，多数党对待阿志巴绥夫很不好；他们将《沙宁》，还有他的别的作品，都列入禁书目录之中。最后，在一九二三年便将他逐出于俄国之外。他之所以执持着反对多数党的态度，当然是不足为奇的。有一个时期，他在华沙（Warsaw）的俄国报馆中做着政治论文。他的名望，在俄国是一落千丈，差不多没有什么人更提起过他。有一部分的人，虽提起他，也只当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怪杰，其来无踪，其去无迹，却并不以为是一个第一流的重要的作家。

后来，他双目盲了，很可怜的生活在国外，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想念到他。在一九二七年，他无声无息的病死了。除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报告他本国的人说，做《沙宁》的小说家阿

志巴绥夫于某日死于某地之外，再也没有一点别的动静。他的晚年可算是极凄楚悲凉之至的了。

在他的许多作品里，如一线穿珠的红线似的把他们穿结在一处的，是他的无政府的个人思想与他的厌世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是因他的身体的虚弱与久病而产生出来的。他因为病弱之故，便发生了一种无端的忧闷，觉得人世于他是无可恋慕的，是毫无生气的，是毫无趣味的，因此便发生了他的厌世思想。同时，他又因此发生了反动，便是因他自己的病废，而梦想着壮健的超人，梦想着肉体的享乐；他们——超人们以身体的健全与壮美，享受人世间的一切美，一切乐，而超出于一切平凡的人之上，蔑视人间的一切道德、习惯、法律、信仰以及其他束缚，而独往独来，凭着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愿望去做一切事；只要自己所要做的，便不顾一切的直截的做去。但即在这超人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思想里，他的灰色的憎厌人间的思想也还如浓浓的液体渗透在里面。他的英雄沙宁厌憎他同车的人，他想道："人是怎样一个卑鄙的东西呀！"他想离开他同车的人，离开火车中愚朦的空气，只要一瞬间也可以，于是毫不回想的双足站在月台踏板上，跳下车去。火车如雷似的冲过他的身边，他落在柔而湿的地上。他笑着，站了起来，车尾的红灯在远处闪耀着。他满足了，快活的笑叫道："那是好的！"这是沙宁，是他所创造的英雄！至于阿志巴绥夫他自己呢，他是病弱的；他即厌憎他同车的人，他周围的人，却不能如他的英雄沙宁似的自由的跳下车去；这使他更苦闷，同时使他更赞颂、更想慕他的理想的超人。

但在实际生活上，他虽不能追逐于他的英雄沙宁之后，而在他的作品里他却直捷叙说出他所信的、他所感的、他所想慕的、他所梦到的一切；他以他的大胆无畏的精神，叙述出他的锐敏的觉感所见到、所想象到的残虐恐怖的影像，叙述出人类的最赤裸

的性欲的本能。他运用他的纯熟的文字上的技能表白出他的尖刻的观察与真切的想象。他是第一个用最坦白的态度去描写人的性欲冲动的，又是第一个用最感动人的，真切的文字去描写"革命党"与革命时代的。他的作品的新奇的内容与动人的描写捉住了一切的读者，使他们惊骇的连呼吸都暂住了。他实是最深刻的写实主义的作家。

他如屠格涅甫之写出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的时代思潮，写出了二十世纪最初的革命时代的俄国。他的《革命的故事》、《人间之潮流》及《工人绥惠略夫》都是"革命的故事"，而《沙宁》则反映了革命失败后的青年的热烈的个人思想与行动——虽然《沙宁》的写作在革命以前，而这种反映只是偶然的遇合。在这一方面，阿志巴绥夫的作品在俄国思想史上又有了极大的价值。而《沙宁》的重要尤有超于此者。

《沙宁》的重要在于：它是表白出人间的永久不熄的，且将永久继续的一种情欲的，是代表了永久而且永将占据于人类的心里的强烈的个人思想的。他自己说，《沙宁》不过是一种典型，"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稀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①] 实则这一种精神，岂但"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实乃寄宿在全人类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在这一面《沙宁》便成了一部最好的表白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书，而被列到"不朽之作"的里面去了。《沙宁》之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即在于此；我之所以译此书的大原因，也即在于此。

关于《沙宁》，阿志巴绥夫在上举的给他朋友的一封信里也有几

① 这一段文字，鲁迅君曾译出，现在借用他的译文。他的译文见他译的《工人绥惠略夫》的"译序"上。

段话；作者自己的表白，自然是较别的人的一切批评更可注意：

“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一九〇三年的时候，我写作了《沙宁》。这个事实为俄国的许多批评家顽固的隐蔽着；尤其甚的是，他们想劝诱公众，以为《沙宁》是一千九百〇七年的反动的出产物，我是跟随了现代俄国文学的流行的趋势的。但在实际上，这部小说早已在一千九百〇三年的时候给两个杂志的编辑者及许多著名的作家所读过。此书之所以不能在那时出版，又是因为检阅官的权力与出版家的懦怯。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篇小说，因为它的意义而被《Sooreminny Mios》月刊所拒绝，而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同一的月刊又要求我把它给他们发表了。这样《沙宁》的出现，便迟缓了五年。这对于它非常有害：在它出版的时候，文学被淫秽的，甚且讲同性爱的作品的川流所泛滥，我的小说不免与这些作品同受评判。

“这部小说，被青年人极有趣味的接受了，但许多批评家却反对它。这也许一部分用这部小说的思想趋向可以解释；但无疑的，他们是大大的受了我的扶助我们的文学后进，而同时又离开‘文学的司令官们’而独自站立着的情境的影响，于是我渐渐的觉得我自己是反对所有有势力的文学团体的。我是一个顽固的写实主义者，一个托尔斯泰与杜思退益夫斯基派的信徒，然而今日呢，正是完全不熟悉的，所称为堕废派的在俄国占得了上风，但不是说与我反对。……后来革命终止了。社会冲跑到文学方面，而它，如果不在质上，即在量上，受到了一种新的激动力。那个曾拒绝我的《沙宁》的月刊的编辑者，记忆起它，便第一次把它发表出来。它激起了几乎是空前的辩论，如屠格涅甫的《父与子》出版的时候一样。有的人赞赏这部小说远过于它所应得的，有的人却痛斥它，以为它是诬谤青年的。但我可以不夸张的断言：没有一个人在俄国肯真实的去深求这部小说的意义，赞颂者

与斥责者都同样的偏于一面。

“你也许很有兴趣知道我自己对于《沙宁》的意见，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以它为一部伦理的小说或一部青年时代的毁谤作品。《沙宁》是个人主义的辩解；小说中的这个英雄是一种典型，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稀有，但这精神却寄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许多的模仿者并没有领会了我的意义，急急的把《沙宁》的成功，转成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大大的侮害我，他们充满文学界以淫秽的、龌龊的作品，因此，在读者的眼中，贬落我所要在《沙宁》中表白的意义。

“许多批评家硬要把我列在一班《沙宁》的第二等的模仿者之流——他们陈列了他们的市场上畅销的货物——说尽了一切的侮辱的话。直到了近来，《沙宁》越过战线，而被译成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希米、保加利亚、丹麦的文字（日本也译了一部分）[①]，于是在批评家中才能听到别的声音。俄国常常是屈服于外国的意见之前的。”

《沙宁》的重要的内容是如此：书中的英雄沙宁，青年时代就离了家庭而出与世界及人类相接触。没有一个人保护他或指导他；于是他的灵魂便完全自由、完全独立的发展起来，正如田野中一株树一样。他的嘴角现着微微的讥笑的表现，对于一切人都以冷酷的、讥嘲的、淡漠的态度，无论是对于他母亲与他妹妹的热烈的欢迎，或是对于世俗以为任何重大的事，都是以这个态度与他们相周旋，使受之者莫知所措。他的美貌的妹妹名丽达，被一个庸俗的军官所毁坏。后来她发现她自己的怀孕，便羞愤不堪，要想自杀。这是世间一般妇女的最通行的处置这事的方法。

① 现在日本已有了《沙宁》的全译本，东京新潮社出版。

但她哥哥沙宁讥笑的劝她道："但是你死了又有什么用呢？世界上繁华满目，阳光是普照的，逝去的水是长流的。你死了以后，世上人知道你受孕，便与你不相干了么？可见你不是为怀孕而死，乃是为怕世人的嘲辱而死。……且你所怕也不过是几个亲近的人罢了，你所不认识的人，你不见得怕他。和你亲近的人听见这事，自然是要惊疑的；但他们说什么，不过是说你没有正式结婚就有了性交罢了……你要知道，这班奴才们都是毫无知识的，只有贪酷卑污的心思……"于是她的生命便被他救了回来。沙宁对于这事，并不如世俗之人一样，因此便去恨那个官吏。他看得这种事很轻。世俗的议论、道德的束缚、社会的制裁又算得了什么！性交不过是人类的最自然的本性之一，无所谓耻辱；至于与何人性交，更没有什么干系。于是他便想也与他妹妹相爱，他爱悦她的美丽。但是她始终是一个世俗的人，没有沙宁那样的勇气去把她自己在习惯道德的束缚底下解放了。后来，沙宁对于那个毁坏他妹妹的官吏，处处表示轻蔑。——这要再声明一下，他的轻蔑，乃由是看这军官是一个庸愚的俗人，并不因他妹妹的受侮之故——这位军官，受了他的这样的轻蔑，便要与他决斗。这也是世俗处置这事的最流行的方法。两个军官受委托到沙宁那里，告诉他要求决斗的话。在沙宁的人生哲学里，决斗也与宗教、道德或其他坏的习惯一样的无聊的。于是他以坚决的冷淡的态度，拒绝这个要求。这样的拒绝决斗的事，是世俗所最以为不齿的，所最以为惊骇的。这两个使者惊异的无法可想；他们愤怒了，想对待他如一个无赖的人，但又无用。沙宁告诉他们说，他不欲决斗，因为他不愿取那位军官的生命，并且他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冒险；但如果那位军官要在街上对他行一点身体上的袭击时，他便要当场痛打他一顿。于是这两个使者被沙宁的"非习俗"的态度所迷惑，只得取消了决斗之约而回。其后，那位军官在街上遇见

了沙宁，被沙宁冷静而轻蔑的眼光所激怒，伸出鞭子打过去，立刻，他脸上受到沙宁的有力的可怕的打击。一个朋友把他送到他的寓所里，他在那里自杀了。从世俗的见解上看来，只有这条路是留给这位军官走的了。

《沙宁》中除了这一位英雄以外，最可注意的人物便是犹里；他是一位典型的俄国人，受到高等教育而缺乏意志的青年。他同一切的俄国人一样，犹疑不决。他想从书本中寻找出一种人生的哲学，一种指导的原理，但是无效。他对于宗教已经没有信仰了，他的以前的对于政治自由的热忱是冷却了，但是他没有一种指导的思想又不能生活。他的身体又虚弱。他妒忌，同时又轻蔑，沙宁的喜跃的力量。最后，他不能逃出他自己思想的困惑，便自杀了。他的朋友们在他墓上举行葬礼，其中的一人蠢蠢的去请沙宁说几句话。沙宁呢，他是常常直说他所想到的话的，这时便走了出来，废去一切演说的俗例，只说了下面的一句话："现在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庸愚的人了。"于是那些朋友们大怒，沙宁遂离了城市，坐了火车到乡间去。他在火车上，又厌憎同车的人，便走到月台（车上的月台），立在脚踏板上，跳下车去。现在围绕他的一切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广漠。沙宁深深的呼吸了一下，于是他举步向曙光所出处前进；当东方的光明第一次射到他的视线上时，沙宁觉得他是在向前转运；向前去迎朝阳。

《沙宁》在此便告终止了。

《沙宁》的艺术，是很可赞美的，它可以代表阿志巴绥夫的艺术的成绩。在他平平淡淡的率直的写出的文字中，我们读到却感到一种婉曲的秀美的动人的描写；他是无所讳忌的描写人间的兽的方面的丑恶，却一点也不使读者起一种无理之感，读来极为自然。

"大约是六点钟，太阳仍旧是煌耀的照射着，但在花园中，

已经有微弱的绿影了。空气中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与和平。……”

“西米诺夫扬起他的帽子，开了门。他的足声与他的咳嗽声渐渐的隐弱了，然后一切都沉静。犹里转身回家。所有他在短短的半个钟头以前觉得光明、美丽、静谧的——那月光、那繁星的天空、那接触着银色的美的白杨树、那神秘的影子——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死了，冷而可怕，如一个广漠的、惊人的坟墓。

“到了家，他轻轻的走到自己房里，开了窗向花园中望去。在他生平的第一次，他回想到所有占据他的一切，回想到他曾为之表现出如此的热诚，如此的不自私的，实在乃非正当的重要的东西。于是他想，如果他有一天，像西米诺夫一样，快要死了，他对于人类并没有因他的努力而变为更快乐的事必不觉得忧闷，对于他一生的理想并不曾实现过的事，必不觉得悲苦。唯一的忧苦就是他必须死去，必须丧失了视觉、意识与听觉，在有时间去尝尝生命所能产出的一切愉乐之前。”

“在从河面上来的清朗寒冷的空气中，杂着火枪的青烟，有一种奇异的愉快气味，且在渐渐黑暗下来的风景里，快乐的射击，带着喜悦的力量闪射出。受伤的野禽，当他们落下来时，映衬着淡蓝色的天空，描绘出秀美的曲线，而天空现在正闪耀着最初出现的微淡的星光。犹里觉得非常的有力与愉快。好像他并不曾参预于如此有趣、如此快乐的事里一样。野禽现在飞起来的更少了，更黑暗下去的黄昏使猎者更难于瞄准。”

在以上随意举出的几个例里，我们已可看出阿志巴绥夫的描写的能力。

有许多人说，这部小说中的英雄沙宁，不过是一种主义的“人格化”，不过是一种“典型”，正如屠格涅甫的《父与子》中的巴札洛甫一样，并不是一个生人，在这一方面，未免缺乏“真

实”的精神。这一层缺陷，我们是不必为阿志巴绥夫讳言的。凡一切宣传什么理想、什么主义的文艺作品，差不多都有此病，固不仅《沙宁》为然。不过《沙宁》的叙写的艺术的精练，却能使我们忘记了这一个缺陷；读《沙宁》正如读阿志巴绥夫的其他的纯粹客观的写实作品《朝影》、《医生》等一样，固毫不觉得它的人物的牵强与不真实，其全部的叙写，更带着极深刻的写实精神。在这一方面，《沙宁》之介绍，对于现在中国的文艺界便又有了一层的必要；现在我们的文艺界正泛溢了无数的矫揉的非真实的叙写的作品；尖锐的写实作品的介绍实为这个病象的最好的药治品。

我所译的这部小说，是根据 Percy Pinkerton 的英译本重译的，我的俄文程度几等于零，所以不能直接从阿志巴绥夫所写的原文译出。这对于《沙宁》的艺术上的好处，也许是很有损害的。但我已请了耿济之先生来担负用俄文原本校改我的译文的责任。因此，我的译文，想不至与原文相差很远。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本文时，曾参考了下面的几篇文字：

一、Gilbert Cannan's Preface to Percy Pinkerton's Translation of Sanine.

二、Moissoye J. Olgin's A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 pp. 265—269.

三、M. Artzibashef's autobiographical letter, Introduction of Percy Pinkerton's Translation of "The Millionaire"

四、William Lyon Phelp's Essays on Russia Novelists, pp. 248—261.

五、升曙梦的《露国现代的思潮与文艺》；第三三七页

至第三八三页.

六、D. S. Mirsky's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pp. 139—141.

阿志巴绥夫的重要作品

一、《巴莎·托曼诺夫》(Pasha Tumanov)　此为阿志巴绥夫最初的作品，写于一九〇一年。

二、《沙宁》　此篇小说在一九〇三年已写好，但迟至一九〇七年才出版。

三、《旗手哥洛洛薄夫》(Ensign Gololobov)　作于一九〇四年。同年，并作了《狂人》、《妻》、《伊凡兰特的死》及其他短篇小说。

四、《小说集》　出版于一九〇五年。

五、《血痕》(The Blood Stain)　出版于一九〇七年。

六、《村》(In the Village)　出版于一九〇七年。

七、《一天》(One Day)　出版于一九〇七年。

八、《农人与农妇》(The Peasant and the Peasant Woman)出版于一九〇七年。

九、《革命党》(The Revolutionist)　出版于一九〇七年。

十、《人间之潮》(The Human Tide)　此为长篇小说，出版于一九〇七年。

十一、《革命的故事》(Stories of the Revolution)　此为短

篇小说集，共包含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所做的短篇小说七篇，即《革命党》、《村》、《血痕》、《农人与地主》、《反叛者》、《恐怖》及《朝影》，皆为一九〇五年左右的俄国革命的情形。

十二、《富翁》（The Millionaire）　出版于一九〇八年。

十三、《自由恋爱》（Free Love）　出版于一九〇九年。

十四、《正直》（Justice）　出版于一九〇九年。

十五、《老辩护士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Old Attorney）出版于一九〇九年。

十六、《工人绥惠略夫》（The Workingman Shevyrev）　出版于一九〇九年。

十七、《研求》（Studies）（小说集）出版于一九一〇年。

包含短篇小说十一篇，即《夜》、《幸福》、《一个小妇人的生平》、《地狱》、《柴霍甫之死》、《农夫与地主》、《村》、《农奴》、《一天》、《在白雪上》及《医生》。

十八、《站在中间的妇人》（The Woman That Stood Between）　长篇小说，出版于一九一五年。

十九、《折断之点》（Breaking Point），长篇小说，出版时日未详。

二十、《嫉妒》（Jealousy），戏曲，出版时日未详。

二十一、《战争》（War），戏曲，出版时日未详。

阿志巴绥夫的著作曾被译为许多国的文字，自德、法、英、以至日本、中国都有，现举英、中二种译文。

英译的阿志巴绥夫作品共有四种：

一、《沙宁》　Percy Pinkerton 译，一九一四年出版。

二、《折断之点》　无译者姓名，一九一五年出版。

三、《富翁》　Percy Pinkerton 译，一九一五年出版。共包含小说三篇，《富翁》《伊凡兰特的死》及《宁娜》。

四、《革命的故事》 Percy Pinkerton 译，一九一七年出版，共包含小说五篇，《工人绥惠略夫》、《血痕》、《朝影》、《巴莎杜麦拿夫》及《医生》。

此四种译本皆由伦敦的麦丁·谢甲（Martin Secker）公司出版。在美国，则由纽约的“B. W. Huebsch”公司出版。还有戏曲集一种，最近出版，但我未见到。

中译的阿志巴绥夫作品共有五种：

一、《工人绥惠略夫》 鲁迅译，北新书局出版。

二、《血痕》 郑振铎等译，内计《血痕》、《朝影》、《革命党》、《医生》、《巴莎杜麦拿夫》、《宁娜》等六短篇，开明书店出版。

三、《战争》 乔懋中译，光华书局出版。

四、《幸福》 鲁迅译，载周作人编《现代小说译丛》内。商务印书馆出版。

五、《夜》 戴望舒译，载《俄罗斯短篇杰作集（一)》内。水沫书店出版。

第　一　章

在法拉狄麦·沙宁的一生里，那个重要的时期，就是性格受第一次所接触的世界与众人的影响，而形成的时期，他并不住在家中与他父母同过。没有一个人保护他或指导他；他的灵魂遂完全自由，完全别致的发达起来，恰如一株生在田野中的树。

他离开家庭有许多年了，当他归来时，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丽达几难得认识他。他的身材，他的声音，及他的仪态变化得很少，然而有一些异样的新的东西，成熟在他的内心里，脸上照耀出一种新的神情。他到家的时候正是黄昏辰光，他安然走进房里，好像他五分钟以前才离开那里一样。当他站立在那里，高大，美貌，阔肩，他的冷静的脸上，在嘴角上带着些微微的轻蔑的表示，毫不显出疲倦或感动的表记，于是他的母亲和妹妹的喧热的问候，竟自己沉静了下去。

他在吃饭，在喝茶时，他的妹妹都坐在对面，凝定的注望着他。她爱他，如许多浪漫的女郎之平常爱她们的离家的兄弟一样。丽达常常想象法拉狄麦成为一种特别的人，其特别是她借着书本的力量自己构造出来的。她绘画出的他的生活，是一种悲剧的奋斗的生活，悲苦而且孤寂，如那些伟大的不可领解的人的生

活一样。

“你为什么这样的注望着我?”沙宁微笑的问道。

这种极注意的微笑与搜探到内心的安静的目光成为他平常的表现，但是，说来很奇怪，这种微笑，本是很美丽而动人的，竟使丽达不大喜悦，在她看来这种微笑似是自己满足，毫不表现出精神的受苦与争斗。她眼望别处，沉默着在那里悄想，然后她像机械般继续一页页的翻转一本书的书页。

饭吃过了，沙宁的母亲，亲爱的拍拍他的头，说道：

“现在，告诉我们你所有的生活，及你所做的事。”

“我所做的事?”沙宁笑着转问了一下。“唔，我吃喝，睡觉；有的时候我去工作；有的时候，我不做什么!”

最初，好像他不愿意说他自己的事，但当他母亲问他这个，问他那个时，他却很高兴的叙述起来。然而，也不知为什么缘故，总觉得他对于他叙述的事完全淡漠无感。他的态度，虽是和善而且亲爱，但却完全没有那种仅只存在于家庭的分子中间的亲切。这种的和善和亲爱，似乎是从他那里，自然的表现出，如一根蜡烛的光明一样，以同等的光辉照射于一切的东西上面。

他们走出去，到了花园的阶边，坐在石级上面。丽达坐在底下的一层石级上离开远些，沉默的听他哥哥说话。她心上觉到冰一般的冷。她的年轻女性的尖锐的本能告诉她，她的哥哥并没有成了如她所想象的人。于是她在他面前，觉得羞怯与不安，好像他是一个陌生的客人。现在是黄昏，微弱的阴影笼罩着他们。沙宁点了一支香烟，烟草的香味混杂在园中的香气里。他告诉他们，生命怎样的在这里那里的颠荡着他；他怎样的常常饥饿，常常做一个流浪人；他怎样的参预于政治争斗之中，又怎样的觉得厌倦了，放弃了这些事。

丽达坐着不动，很注意的静听着，看过去整齐美丽，却带点

奇怪，如一般可爱的女郎在春日的黄昏中的形象一样。

他告诉她的话愈多，她愈加相信她为她自己所绘画的如此彩色灿烂的这个生活，实在是最简单的，最平庸的。且还有些奇异的东西在它里面。它是什么东西？那她不能决定。无论如何，从她哥哥的情形里看来，它在她看来是非常简单，非常无味，非常庸俗的。显然的，他曾随意的在什么地方住着，随意的做些事情；一天在做工，第二天又无目的地闲懒着；这也是很明白的，他很喜欢喝酒，认识许多女人。在这样的生活后面并不隐着黑暗和不幸的命运，它一点也不像她所想象着的她哥哥所过的生活。他的生活是没有普遍的思想的；他不憎忌任何人；他不为任何人而受苦。他有些话从嘴里迸出来，使她也不知为什么觉得简直的不好看。尤其是，当他告诉她，有一次，因为十分穷迫，他竟至不得不自己去缝补他的破裤。

“怎么，你难道会缝补么?”她不觉的问道，带着一种奇异而且耻辱的口气。她想，那是不好看的事；不是男人应做的。

“我起初不会，但用得到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沙宁微笑的回答，猜到他妹妹所感想的心思。

这女郎不注意的耸了耸两肩，沉默不言，凝望着园中。这对于她，好像是：梦着日光煊耀，醒来时却在一个灰暗的冷的天空之下。

她母亲也觉得沮丧。这使她想着，她的儿子没有得到那个他在社会上所应得的尊贵的地位。她开始的告诉他，事情不能像这样的下去，又说，他以后必须更晓事些。开头她慎重的说着怕得罪儿子，但是当她看见他一点也不注意她说的话，她便生了气，固执的主张起来，如顽强的老妇人所做的，以为她儿子想恼怒她。沙宁是，也不惊骇，也不烦恼：他似难于明白她所说的话，但他用和爱的不动感情的眼睛望着她并且沉默不言。

然而当他母亲问道："以后你想怎样生活?"他便也微笑的回答道："呵！无论怎样都可以。"

他的和平坚定的语声，与光明而不转瞬的眼光使一个人觉得，这一句话，虽然他母亲以为没有意思，却于他有一种包括一切的深刻而正确的意义。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悲切的说道：

"好的，总之，这是你的事。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们应该在花园中走走。花园现在看来是这样的美丽。"

"是的，自然！来，丽达；来引导我看花园去，"沙宁对他的妹妹说，"我差不多忘记了它是什么样子了。"

丽达从幻想中醒转，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他们并肩走下那条引到朦胧的花园的绿色深处的小路。

沙宁家族的住宅是在镇里的大街上，这镇很小，他们的花园扩张到河边，在河的那面是田野。这住宅是一所古旧的邸屋，两边有损坏的柱子，又有阔的石阶。大的阴沉的花园变成荒芜了；看来好像是沉重的绿云降到地上来。在夜里，似乎为鬼魔游散之地。好像有些凄苦的精灵在林莽中漫步，或不息的在这老屋的龌龊的地板上仆仆往来。在第一层屋，有好几间完全没有人住的房间，铺着褪色的地毯，挂着污秽的窗帏，更显得阴森森的。通过这座花园，只有一条狭隘的小路，路上掷满了枯枝与压死的青蛙。所有中庸宁静的生命只集中在一隅。紧靠着那所大屋有黄色的沙闪耀着，在整洁的盛开着花的花床之旁，有一张绿色的桌放在那里，桌上在夏天常摆着茶或点心。这一小隅，为简朴和平的生命的呼吸所接触的，正与那所大的荒废的邸宅，已判定了不可避免的毁坏的运命的，成了一个对照。

当那座在他们后面的房屋看不见了时，他们正走在沉静的，不动的，如活物一般沉思着的树林中，沙宁突然的把他的手臂围

绕着丽达的腰间。以一种奇异的声吐，半狞猛、半温柔的说道：

“你长得正像一位美人！那第一个为你所爱的人将是一个快乐的人。”

他的筋肉如铁的手臂的接触，送了一阵热狂的颤动，经过丽达的柔软的身体。羞赧而且颤栗，她避开了他，好像是避开了正走近的什么看不见的猛兽一样。

他们现在到了河边了。芦苇在河中摇摆着，从那里送出一种潮湿的气味。在河的对岸，田野朦胧的在微光里，躺在广漠的天空之下，天空上是照耀最初出来的淡白色的星光。

沙宁离开丽达几步，拾起一段枯枝，折断为二，把折断的碎枝，抛进水中，水面立刻的起了圆圈，立刻又消失了。芦苇点着他们的头，好像在招呼沙宁，当他为他们的朋友一样。

第 二 章

大约是六点钟。太阳仍旧是煌耀的照射着，但在花园中已经有了微弱的绿色的阴影。空气是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与和平。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正在做糖果酱，在绿色的菩提树下有一股强烈的滚沸的糖与覆盆子的气味。沙宁整个早晨都在花床上忙着，想方设法把有些受尘土与热气之苦最甚的花救活起来。

“你最好是先把野草拔去了，”他母亲提议道，她时时经从青色的荡动的炉烟里看望着他。“告诉格隆极卡，她会代你拔去的。”

沙宁仰起流汗而高兴的脸来。“为什么？”他说道，同时，他把飘悬到他眉边的头发掠回去。“让他们尽量的生长着吧。我喜欢一切绿的东西。”

“你是一个可笑的人！”他母亲说道，同时她耸耸她的两肩，也不知为什么，他的答语竟使她喜欢。

“这是你自己可笑，”沙宁以一种完全自信的语气说道。他然后走进屋里去洗手，由屋里出来时，便安适的坐在棹边一张柳条编的靠背椅上。他觉得快乐，心地轻松。绿的树木，太阳的光，与青的天空发出鲜亮的光彩进入他心灵里去，使它全部开展着迎

接他们，充满着完满的快乐的感觉。他憎厌大城市与他们的纷忙与喧哗。阳光与自由围绕着他；将来的事不使他焦急；因为他决定去承受生命所送给的任何东西。沙宁紧紧的闭上的双眼，伸一伸腰；他的壮强的筋肉的紧张，给他以快乐的感觉。

一阵和风吹拂着。全个花园似乎在叹息。这处那处，麻雀们唧唧的喧哗的在讲他们的极为重要但却不可了解的小生活；而密尔，那只杂色的猎狐狗，耳朵竖着，红的舌头伸吐出来，躺卧在长草上面静听着。绿叶柔和的微语着；他们的圆影在平的沙路上摇动着。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为她儿子安静的态度所恼怒。她是爱他的，正同她之爱所有她的孩子们一样，就因为这个原故，她的心沸腾着，她想欲去醒起他，去伤害他的自尊心，得罪他，只要迫他去注意她的话，承受她的生活的观念。如一个埋在沙中的蚂蚁，她用了一生的每一个时间，去不住的忙着建筑起她家庭的荣达的脆弱的结构。它是一座长久的朴质的单调的邸宅，好像一座兵营或病院，用无数的小砖头建筑起来，而在她那样一个无计划的建筑师看来却组成了生活的壮丽，虽然在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琐碎的扰恼，使她包陷在一种困恼或焦切的永久状态里。但是她总以为非如此是无从生活的。

“你以为事情会像这样的下去么，以后?”她说道，嘴唇闭压着，假装极注意的看煎果酱的锅子。

“你说‘以后’是什么意思?”沙宁问道，然后他打了一个喷嚏。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以为他连打喷嚏都是有意去恼她，——虽然这种观念是很可笑的——竟生气得脸色变了。

“这是怎样的好，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沙宁幻想的说道。

“是的，这不十分坏，”她认为必须要生气，所以冷淡的答

着，但是她私自的喜欢她儿子之赞扬这屋与花园，他们对于她都是如终生同在的亲属一般的。

沙宁望着她，然后，思索的说道：

“如果你不拿一些琐屑的事来搅我，那便要更好了。”

这句话以柔和的语气出之，似乎与斗气的话不同，所以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不知道她到底是恼怒还是喜欢。

“看看你，再去想你当小孩子时，常常很是特异的，”她忧郁的说道，“而现在——”

“而现在?”沙宁快乐的叫道，好像他希望要听什么特别愉快与有趣的事似的。

“现在你比以前更是好了!”马丽亚·依文诺夫娜锐声的说，挥动她的汤匙。

“是的，那是更好!”沙宁笑说道。停了一会，他又续说道，“呵! 诺委加夫来了!”

屋外来了一个长大，齐整，美貌的人。他的红色的丝衬衫，紧贴在他的部位方正的身体上，在日光中看来很光亮；他的淡蓝的双眼有一种懒惰、和善的表现。

“你们又在争论了!”他远远里就拉长着同样懒惰和和善的声音说着。“真是的，你们争论些什么?”

“呵，事情是，母亲以为一个希腊人的鼻子（Grecian nose）更适宜于我，而我则十分满意于我所已有的那一个。”

沙宁的眼下望着他的鼻子，笑着，握着客人的大而柔软的手。

“那末，我要说了!”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怒气的高声说道。

诺委加夫高声快乐的笑着；从绿林中来了一个柔和的回响答复他，好像前面有人心里分受着他的快乐似的。

“哈，哈! 我知道什么事了! 讨论你的将来。”

“什么，你也?”沙宁在滑稽的惊奇里叫道。

“这是你应该做的事。”

“哈!”沙宁叫道。“如果是两个嘴对我一个人进攻，我最好是退开了。”

“不，大概我快要离开你们了。”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说道，她突然的自己恼怒起来。她急急的把果酱的锅从炉上抽下来。匆匆的走进屋里，不向后面看一看。猎狐狗跳了起来，耳朵竖着，看着她走去。然后它用前爪擦擦它的鼻子，再以疑问的眼光，向屋里望着，飞跑到花园深处做自己的事。

“你有烟卷么?”沙宁问道，喜欢他母亲的离开。

诺委加夫懒惰的移动他的巨大的身体一下，拿出一个香烟匣。

“你不应该如此的激恼她，”他以和喜的斥责的语气说道。“她是一个老妇人了。”

“我怎样的激怒她呢?”

“唔，你看——”

“你说‘唔，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她，常常来惹我。我永没有向什么人要求什么，所以人也应该离开我，让我独自在着。”

两人都沉默不言了一会。

“唔，事情怎样了，医生?”沙宁问道，这时他凝望着香烟的烟气，幻成奇异的圈升在他头上。

诺委加夫正在想别的事情，并没有立刻回答他。

“很坏。”

“怎么坏法?”

“唉!一切都坏。什么东西都是如此的沉闷，这个小镇使我烦恼得要死。没有一件事情可做。”

“没有一件事情可做?为什么你自己又诉说连呼吸都没有时间!”

"那不是我要说的意思。一个人不能够常常看病，看病在那个以外，还有别样的生活。"

"那末，谁阻止你去过那个别样的生活呢?"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他是怎样的复杂呢? 你是一个年轻，美貌，健壮的人；你还希求些什么?"

"在我的意见，那是不满足的，"诺委加夫回答道，带着柔和的讥嘲。

"实在的!"沙宁笑道。"唔，我想他已是十二分的满足了。"

"但是在我还不满足，"诺委加夫说道，他也跟着笑起来。从他的笑声里可以明白，沙宁讲到他的健壮与美貌，使他喜欢，然而又使他觉得羞涩如一个少女，在有人相她做亲事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是你所需要的，"沙宁深思的说道。

"那是什么东西?"

"一个真正的人生观。你的单调的生活压迫着你；然而，如果有人劝你把这生活完全抛弃了，大阔步的走到广漠的世界里去，你便不敢去做了。"

"我要怎样的走去呢? 如一个乞丐么? 呵! ……"

"是的，竟许如一个乞丐! 当我看看你，我想：有一个人因为要使俄罗斯帝国有一部宪法，便让他自己被囚禁在席老塞尔堡，[1] 以送他的余生，丧失了他的一切权利以及他的自由。结局，一部宪法对于他又有什么用? 但是，当这是改换他自己厌倦的生活与走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趣味的问题时，他却立刻问道：'我怎样的谋生呢? 健壮如我，不会去忧愁。如果我竟不能得我的固定的薪水，日常的牛乳与茶水，我的丝衬衫，硬领子，

---

① 席老塞尔堡（Shlusselburg）是一个禁囚政治犯的所在。

以及其他的一切么?’这是很奇怪的，照我说来!”

“这里面没有一点奇怪的。第一层，这是关于思想的问题。至于那一方面——”

“唔?”

“唉!怎样去表白出来!”诺委加夫在弹弄他的手指。

“你看你怎样理论!”沙宁插说道。“你立刻就来了闪避的各点。我真不相信你心上对于一部宪法的愿望会比造成你自己大部分的生活的愿望为更强，然而你……”

“这还是问题，也许更强些!”

沙宁烦恼的摇他的手。

“唉!算了吧，如果有人要斫断你的手指，你定要觉得他比斫去别的俄罗斯人的手指痛些。那是事实，是么?”

“或者是一个犬儒主义，”诺委加夫说道，意思是要讥笑，而反成了十分的愚蠢。

“也许的。但是，都是一样的，那是真理。现在，虽然在俄国或在许多别的国里并没有宪法，或并没有一点宪法的影子，然而你之所以厌困者，乃因你自己的不满意的生活，并不是宪法的不存在。如果你说不是如此，那末，你是在说谎。而且还有呢，”沙宁接着说，他的眼中带着快乐的光，“你之所以厌困，还不是生活使你不满意，乃是因为丽达还没有对于你有爱情。现在，不是这样么?”

“你所说的是什么极无意识的话!”诺委加夫叫道，他的脸色变得如他的丝衬衫一样的红。他是如此的困扰，在他的平静仁善的眼中竟有了泪点。

“怎么是无意识呢，除了丽达以外，你在全世界能够看见别的东西么?想占有她的愿望，是用大字在你身上从头到脚的写着呢。”

诺委加夫很奇怪的转过身去，开始在小路上来回的急走着。如果不是丽达的兄弟而是别的人对他这样说，一定也许也要深深的使他痛苦，但关于丽达的话却是出之于沙宁之口，他听来觉得诧异；使他最初的时候，几乎不明白他所要说的意思。

“你知道，”他嗫嚅的说道，“或者你是假装的，或者——”

“或者——什么?”沙宁微笑着问道。

诺委加夫眼望他处，耸耸他的肩，沉默不响。他转想了一下，使他认沙宁为一个不道德的坏人。但是他不能告诉他这个，因为，从他们同在中学的时候，他已常常觉得对他有真诚的爱感，并且，这似乎对诺委加夫是不可能的，就是他会选择一个恶人做他的朋友。他心上的感想立刻是迷乱而且不快。对于丽达的暗示使他痛苦和羞惭，但是因为这位女神是他所崇拜的，他又不能为了沙宁说到她而觉得生气。他使他快乐，然而又使他觉得受伤，好像是一只熊熊炎灼的手捏住了他的心而轻轻的压着他似的。

沙宁沉默不言，在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注意而和善的。

停了一会，他说道：

“唔，说完你的话；我并不急急!”

诺委加夫仍旧如前的在小路上来回的走着。他显然是受伤了。在这个时候，那只猎狐狗又激动的跑了回来，摩擦着沙宁的膝，好像要使每个人知道他是如何的快乐似的。

“好狗!”沙宁说道，拍拍他。

诺委加夫努力想避去继续辩论，怕沙宁要回归到那个对于他本身是全世界中的有趣味的题目。一切事情，比起想念丽达的一事来，他都觉得无关紧要，空虚而且死闷。

“但——丽达·彼特格夫娜在什么地方?”他机械的说出那句想问而不敢问的话来。

“丽达么？她在哪里？还不是同着军官们同在林荫路上散步么。每天的这个时候，所有我们的那些少年女郎还不都在那个地方可以找到么。”

一层嫉妒的神色阴暗了诺委加夫的脸，同时，他问道：

“怎么像她那样聪明有学问的一个女郎会同这一班空虚头脑的愚人在一起耗费她的时间?”

“呵，我的朋友，”沙宁讪笑着，“丽达是美貌，年轻，而且健壮，正如你一样；并且还许比你多些。因为，她还有你所缺乏的一件——对于一切事的锐敏的愿望。她想知道一切事，她想经验一切事——嗄，她来了！你只要看望着她就明白那个了。她不是很美丽么?”

丽达比她哥哥矮些，且更美丽些。温柔联合着成熟的能力给她全个人格以可爱与特出。在她黑色的眼睛中有一种高傲的神气，而她的声音，她所引为自骄的、充实的、音乐的响亮着。她徐徐的走下石阶，走路时微微摇着全身，像一只年轻美丽的牝马，同时机敏的拖起她的灰色的长衣。在她后边，靴声櫜櫜的响着，来了两个美貌的青年军官。穿着紧紧的骑马裤与光亮的长靴。

“谁是很美丽的？是我么?”丽达问道，这时她充满全个花园以她的可爱的声音她的可爱的美貌，她的可爱的青春。她把手给诺委加夫，旁瞬了她哥哥一眼，她对于他哥哥的态度，觉得不十分明白，永不知道究竟他是开玩笑还是真实的。诺委加夫紧紧握住她的手，脸上变了极红，眼睛里迸出眼泪来。但他的情绪，丽达并没有注意到，她已惯于感到他的深思的羞涩的视线，而永不曾使她动心。

“黄昏好，法拉狄麦·彼得洛威慈，”那二个军官中的年长的美丽些的一个说道，他坚固、直立如一匹有灵魂的小雄马，同

时，他的靴距哗哗的作响。

沙宁认识他是萨鲁定，一个骑马队的上尉，丽达的最坚久的崇慕者之一。其他的一个军官是中尉太那洛夫，他以萨鲁定为理想的军人，努力去模抄他的所做的一切事。他是寡言者，又有些蠢钝，且没有萨鲁定那样美貌。太那洛夫跟着使他靴距哗哗的响，但不说什么话。

"是的，你！"沙宁对他妹妹庄重的答道。

"呵，当然我是美丽的，你们还要说是无可形容的美丽呢！"于是，丽达快乐的笑着，坐在一张椅上，眼光又向沙宁望了一下。她举起她的手臂，因此愈显出她胸部的曲线，想把她的帽子脱了，但是，当脱帽时，把一支长的帽针落在沙地上了，他的面网与头发弄得乱了。

"安得留·柏夫洛威慈，请你帮助我！"她清朗的向沉默的中尉叫道。

"是的，她是一个美人！"沙宁唔唔的说道，他正明朗的想着，眼光一刻也不曾离开她。丽达用不信任的眼光重又向她哥哥望了一下。

"我们在这里的全都很美丽，"她说道。

"那是什么话？我们美丽？哈！哈！"萨鲁定笑道，显出他的白而有光的牙齿。"我们只是些不好看的布景，在这布景里更显出你的眩惑的美貌。"

"你真是会说话！"沙宁惊奇的叫道。在他的语气中，有一点讥嘲的影。

"丽达·彼特洛夫娜会使每个人都善于说话，"沉默的太那洛夫说，这时，他想帮助丽达脱去她的帽子，在这样做时，弄乱了她的头发，她假装恼怒起来，却还在那里笑着。

"什么？"沙宁徐徐的说道。"你也变了善于说话的么？"

“呵，让他们这样去吧！”诺委加夫假假的微语着，而心中却私自喜欢着。

丽达向沙宁蹙蹙眉，她的黑的眼睛明白的对他说道：

“不要以为我不会看出这一班人是什么人。但是我愿意这样。我并没有比你蠢笨，我知道我所做的事。”

沙宁向她微笑。

最后，帽子脱下来了，太那洛夫慎重的把它放在桌上。

“看！看你对于我所做的是什么，安得留·柏夫洛威慈！”丽达叫道，半抱怨，半俏媚的。“你把我的头发弄得这样的乱，现在我要到屋里去了。”

“我是如此的抱歉！”太那洛夫迷乱的讷讷的说道。

丽达立了起来，拉起裙子，笑着跑进屋去，所有的男人的眼光都跟了她去，当她去了时，他们觉得呼吸得更自由，没有了那种激动的拘束的感觉，这种感觉，男人常常在一个美丽的青年妇人面前经验到。萨鲁定点了一支香烟，很有味的吸着。当他说话时，一个人觉得他是习惯着引人入谈论的，而他所想的却与他所说的话全不相同。

“我正在极力劝丽达·彼特洛夫娜去研究唱歌。具有这种的声音，她的事业是可以担保的。”

“一件好事业，照我说来！”诺委加夫蕴怒的答道，脸望着别处。

“这事业有什么不好呢？”萨鲁定真的惊骇着问道，把香烟离开了他的唇边。

“怎么，一个女伶是什么东西？没有别的，不过是一个娼妇！”诺委加夫答道，带着突然的惹恼。嫉妒使他痛苦；他想到了那个青年女子，她的身体他所爱的，竟穿了诱惑人的衣服，出现在别的男人们之前，以那种衣服显露她的可爱，用以激起他们

的情欲。

“实在的，这话说得太利害了。”萨鲁定答道，抬起他的眼睫。

诺委加夫的眼光充满了妒忌。他以萨鲁定为那些要夺取他所爱的人的一班人之一；并且，他的美貌使他困恼。

“不，一点也不利害，”他答辩道。“半裸体的在舞台上出现，在一个淫荡的景地里，显露一个人的身体的美，给这些要休息一二点钟的人看，在他们付了钱以后，如他们之对于娼妓似的。这真是一件可爱的事业！”

沙宁说道，“我的朋友，每一个妇人在最先有人赏鉴她的身体的美的时候，全都觉得快乐的。”

诺委加夫恼怒的耸耸他的肩。

他说道：“这是一种什么愚蠢而粗率的话！”

“无论如何，不管是粗率或否，这却是实情，”沙宁回答道。“丽达在舞台上是最可动人的，我喜欢见她在那个地方。”

虽然其余的人听了他的这个话引起了一种天然的奇异之心，然而他们全体却都觉得不大舒服。萨鲁定想他自己是比其余的人更聪明，更机警，决定这是他的责任，去消灭这个困恼的漠泛的感情。

“那末，你们想女人应该做什么事？去结婚么？去研究一种学问，或是任她的天才消失了？那是一种对于自然的罪过，自然已给了她以它的最美的赐品。”

“呵！”沙宁叫道，带着不虚饰的讥嘲，“到了现在，这种罪过的观念已永不进到我的头脑中了。”

诺委加夫恶意的笑着，但却礼貌十足的向萨鲁定回答道：

“为什么是一种罪过？一个好母亲或一个女医生是比之一个女伶的价值高过一千倍的。”

“一点也不高!”太那洛夫愤怒的说道。

“你们不觉得这一类的谈话很厌闷么?”沙宁问道。

萨鲁定的答语消失在一阵骤发的咳嗽中。他们全体实在都以为这种的讨论是厌倦而且非必要的;然而他们全都觉得有些激恼。一阵不快乐的沉默弥漫着。

丽达与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出现在游廊上。丽达听见了她哥哥的最后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他们说到什么的事。

“你们似乎不一刻就会觉得厌倦!”她笑着叫道。“让我们走下到河边。现在那边是很可爱。”

当她在男人们的前面走过,她的模型的身体微微的摆动,在她的眼中有一种黑暗的神秘的光,似乎在说什么,在答应什么。

“去散散步,到晚餐时回来,”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说道。

“喜欢的,”萨鲁定叫道。当他把手臂给丽达时,他的靴距櫜櫜的响着。

“我希望我可以得允许同去,”诺委加夫说道。意思是要讥刺,然而他的脸上带着欲哭的表示。

“有谁阻挡着你呢?”丽达回答道,她在她肩膀上看着他微笑。

“是的,你也去,”沙宁叫道。“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去,如果她不那样的坚执以我为她的哥哥。”

丽达很奇怪的抖索了一下,顿时有些退缩,迅速的瞬了沙宁一下,同时,她短促的激动的笑了一笑。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显然是不高兴了。

丽达走后,她粗钝的叫道:“你说话为什么这样懵懂?你总是想做些出奇的事!”

“我实在完全没有想到这样,”沙宁这样的回答。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诧异的望着他。她永不能明白她的儿子;

她永不能说出什么时候他是在开玩笑或是在说真话，也永不能说出他所思想的与所感到的，至于别的可了解的人呢，他们所思想的，所感到的都是与她自己很相同的。依照她的观念，一个人是常常被束缚着去说，去感想，去行动，正如与他同社会的及同智慧的地位的其他的人所习惯去说，去感觉，去行动一模一样。她还有一个意见，以为，人们是不仅具有他们天然的性格与特点的，但是，他们必须全被范冶于一个普通模式之中。她自己的环境，使她增加并且坚定这个信仰。她想，教育的意思是要把人类分成两群，那有知识的与那无知识的。无知识的保持他们的个性，引起别人对于他们的蔑视。有知识的则依照所得的教育分为数群，他们的信仰不与他们的个性相应，但与他们的所处的地位相应。因此，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革命党，每一个官吏都是有产阶级，每一个艺术家都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每一个军官都是夸耀计较他们的官级的。然而，如果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守旧党，或是一个军官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必须算为最反常的，甚且是不愉快的。至于沙宁，依照他的家世与教育，他应该是与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同。于是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觉得，正如丽达、诺委加夫以及所有与他接近的人所觉得的一样，他是失了他们的所望了，她的母亲的本能，立刻看出她儿子对于他所接近的人所生的印象；这使她痛苦。

沙宁自觉得这个。他很想安慰她，但不知怎么措手。最初，他想装假，如此可以使她平心静气；然而，他想不出什么来，仅只笑了笑便站了起来，走到屋里去了。他在那里躺在床上想了一回。好像人们意欲把全世界那变成一种兵房，以一束的法则来管治一切的人，立定一个意见以毁泯一切的个性，不然，便使个性降服于一个神秘的、古旧的某种威权之下。他甚至想到基督教与他的运命，但这使他如此的厌倦，他竟熟睡了，直到黄昏变成了

夜，他才醒起来。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望着他们走去，而她也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沉入深思之中。她这样的对她自己说，萨鲁定显然的向丽达献殷勤，她希望这事能成为正经的才好。

“丽达已经是二十岁了，而萨鲁定似乎是很好的一种青年人。他们说，他今年要带领他的中队。自然他是负了很重的债——但是，唉！为什么我有那个可怕的梦？我知道这没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竟有些不能把它置之于我的头脑之外！”

这个梦就是她在萨鲁定第一次到这家里来时做的。她想，她看见丽达全身穿了白色的，在一片灿烂的开着花的碧绿草地上走着。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坐在一个安乐椅上，把头靠在手上，如老妇们所做的，她凝望着渐渐黑暗下来的天空，阴沉的苦恼的思想不休地来，且使她感觉得焦急而且害怕什么似的。

第 三 章

当其他的人散步回来时，天色已经很黑了。他们的清朗愉快的语音，从幕罩于园中的暮色中透过来。丽达脸色绯红，嬉笑的向她母亲跑去。她从河边带来了冷冰冰的芬香，这冷香迷人的混入了她自己的温馥的青春与美貌的气息在内。她的青春与美貌，因了几个有感情的追求者的伴侣而更高超了，增大了。

她游戏的沿途拖着她母亲，叫道，“晚餐，妈妈，我们要吃晚餐了！同时维克托·赛琪约威慈还要唱歌给我们听呢。”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走出预备晚饭时，她心里自己想着，像他爱女丽达的那末一个美貌而可爱的女郎，运命一定只会为她储藏着快乐而无他物的。

萨鲁定和太那洛夫向客厅中的钢琴走去，这时丽达是懒懒的靠在游廊上的一张摇椅上面。诺委加夫默默不言，在哒哒作声和游廊地板上来回走着，偷偷的凝窥着丽达的脸部，凝窥着她的坚实而丰满的胸部，凝窥着她的登在黄色皮鞋中的小小的双足，和她的美致的脚踝。但她却不曾注意到他，也不曾注意到他的窃视，她是那样的为第一次热情的能力和魔力所中呀。她闭了双眼，想着，微笑着。

在诺委加夫的心灵中还存着那个老斗争；他爱上丽达，然而他不能确定她对于他的感情如何。他想，她有时是爱着他的；有时却不爱着他。如果他想到“是的”时，这个青年的，纯洁的成熟的身体似乎是如何容易而愉快的自己投献于他呀。如果他想到“不”时，同样的一个观念便觉得愚傻而且可憎；他恼怒他自己的不端，视他自己为罪人，配不上丽达。

最后，他决定了在地板上走着，在那里预卜起来。

“如果我的右足踏在最后一块地板上时，那末我便去进行；如果我的左足踏上时，那末——”

他简直不敢想到假定事情是这样时，要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左足踏上了最后一块地板上，这使他冒出了一阵冷汗；但他立刻又复苏过来。

“呸！无意识之至！我倒像一个老太婆！现在再来；一，二，三——说到三时我将简直的走到她面前，说出来。是的，但我要说什么才好呢？不管他！现在去！一，二，三！不，说个三次！一，二，三！一，二——”

他的脑筋似乎烧着，他的口颤抖着，他的心脏卜卜的跳得那末利害，连他的膝盖头也在发抖。

丽达叫道：“不要那末响的走着！”她睁开了双眼，“我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仅在这个时候，诺委加夫方才觉到萨鲁定在唱歌。

这位少年军官选了那个古情史唱着。

> 我从前爱过了你！你能忘记了么？
> 爱情在我心中还烧灼着呢。

他唱得不坏，但却和少训练的人们所唱的一样：用呼喊和声

音的沉着代替表情。诺委加夫觉得萨鲁定所唱的歌一点也没有趣味。

“他唱的什么？是他自己做的一首歌么?”他问道，带着不平常的恨恶和惹气的神情。

丽达使气的说道，“不，请你不要打搅我们，坐下吧！如果你不喜欢音乐，那末去看看月亮吧!”

正在那个时候，月亮大而圆，红色，刚升出了黑侩侩的树杪。月亮的柔软闪熠的清光触着石阶，和丽达的衣服以及她的沉入深思而微笑着的脸部。在花园里，阴影更浓稠了；他们现在阴沉而混杂，有如一座森林的影子。

诺委加夫叹了一口气，然后冒冒失失的说出来。

“我看你比月亮更好,”他自己想道，“那是一句傻话!”

丽达失声而笑。

她说道：“那末一句粗鲁的赞辞呀!”

诺委加夫恨恨的答道：“我不知道怎样的去说谀辞谄语。”

丽达耸耸肩，使性的说道：“那末，很好，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听着吧。”

但你已不再留心到我了，我明白!
我为什么要将我的苦恼来使你难过呢?

钢琴的声音如银似的清朗，袅过了绿荫荫的潮润的花园中。月光更觉得明亮了，黑影子更显得清楚了。沙宁跨越过草地，坐在一株菩提树下，正要把一支香烟点着了。正在这时，他突然的停止了，静静的不动的，好像为黄昏的静谧所沉醉了，这种黄昏的静谧，并不为钢琴的弹奏与这个少年的感情的歌声所侵扰，且反更使之完美。

诺委加夫匆促的叫道："丽达·彼得洛夫娜！"仿佛这个特殊的时间决不能让它失去了似的。

"唔？"丽达机械的问着他，这时她正凝望着花园与高临园上的明月以及尖突的它的银色的平圆面相映的黑色枝叶。

诺委加夫嗫嚅的说道："我已经等了许久了——那就是——我焦急的要有几句话要对你说的。"

沙宁回转头来，要听他说。

丽达心不在焉的问道："说些什么？"

萨鲁定已经唱完了他的歌，隔了一会，又开始唱了起来。他以为他的嗓子是特别美好的，所以很喜欢歌唱。

诺委加夫觉得他自己渐渐的红潮满脸，然后又变得灰白了。他似乎快要发晕过去的样子。

"我——听我说——丽达·彼得洛夫娜——你，愿意嫁给我么？"

他嗫嗫嚅嚅的说出这些话，他当时便觉得这类话完全不应该如此说，在这样的时候还不应该有如此感觉。在他还未说出这些话之前，在他已经明白这是不对，并且立刻就要发生一件十分呆笨，而且可笑得无可忍耐的事。

丽达机械的反问道："嫁给谁？"然后她两靥上突现了双朵深殷的红云，从椅上立了起来，仿佛要说话的样子。但她终于一句话也不说，扰恼的将头转过去。月光明亮亮的映照在她的全个身体上。

诺委加夫嗫嚅的说道："我——爱你！"

在他看来，月光不复是明亮亮的照着了；黄昏的空气似乎窒闷着人，而他想，大地似将在他足下裂开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法好——但是——不管怎样，我十分十分的爱你！"

（他自己想道，“什么，十分十分的？仿佛我是在说着冰忌廉似的。”）

丽达恼乱的在玩着飞落在她手上的一片小树叶。她刚才所听见的话使她无所措手，因为这个完全不是她所预料得到的，而且又是一点也没有用处，反造成她自己与诺委加夫之间，一种悲惨而无可挽救的拘束的情势。诺委加夫从她婴孩时代起，便常常的视之为一个亲戚，且是她所喜爱。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永不曾想到这事过。”

诺委加夫在心里感到一种重涩的痛苦，他的心脏仿佛停止跳动了。他脸色十分的苍白，立了起来，拿了他的帽子。

“再见，”他说道，连他自己也听不见他的语声。他的颤抖着的双唇扭曲出一阵无意义的抖索的微笑。

“你去了么？再见！”丽达无所措置的回答，伸出她的手。竭力在不经意的微笑着。

诺委加夫匆匆的握了一握，不曾戴上了帽子便跨过草地，走进园中去了。在树荫中，他忽然立定了，双手用力抓着头发。

“我的天呀！我是注定要过这种不幸的运气的！用枪自杀了吧？不，那是完全无意识的举动！用枪自杀了吧，唉！”

横逸无绪的各种思想闪过他的头脑中。他觉得他乃是世界上最不幸，最鄙贱，最可笑的人。

沙宁本想去叫唤他，但自制了他的冲动，仅仅的微笑着。在他看来，诺委加夫要是因为一个他所想望她的身体，肩膀，胸脯和腿部的妇人并不投身于他怀中而手扯头发，几乎要哭出来，那真是可笑的事。在同时，他又觉得高兴，因为他的美丽的妹妹并不垂青于诺委加夫。

丽达一动不动的留在同一的地位上好久，沙宁用诡怪的好奇心紧钉在她的在月光中的白色的侧影。萨鲁定现在从灯光辉煌的

客室中走到游廊上来了。沙宁清清楚楚的听见他的刺马距的隐隐的触地声。在客室中，太那洛夫正奏着一曲老式的悲伤的二人旋舞曲，无精打采的声调正浮泛于空中。萨鲁定走近了丽达，用温柔而圆熟的手势揽抱了她的腰部。沙宁能够看见两个身体混合而为一个，在朦胧的光中摇动着。

萨鲁定轻语道，“为什么这样的深思着?”他的双眼辉耀着，而他的双唇正触着丽达的秀美玲珑的小耳朵上。丽达又是快活，又是惊怖。如同萨鲁定每次拥抱了她时一样，现在她又觉得一种奇异的情感。她知道在知识与教育上，他是远逊于她的，她永不能会服从他；然而在同时，她在她任听她自己为这个强壮美貌的少年所接触着时，又觉到一种愉快而惊忪之感。她似乎在窥望一个神秘的无底的深渊中去胆大的想着，“如果我忽然投下去……我愿意我可以自己投下去!”

她半听不见的低语道，“人家看得见的。”

她虽然并不鼓励他的拥抱，然而她也不闪避开去；此种消极的投身，只有更引动了他。

萨鲁定微语道，“一句话，只要一句话!”这时，他更紧的将她抱着，他血管中穿透着欲念：“你来不来?”

丽达颤栗着，他问她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她总觉到奇异的颤抖，使她成为无意志而软弱的人。

“做什么?”她低低的问道，她的眼如做梦似的望着月亮。

萨鲁定不能而且不愿意答她实话，虽然他和那些常同女人来往的男子们一样，在心灵深处早就相信丽达自己也愿意，而且也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害怕罢了。

“做什么?那不过因为我可以接近你，看你，且和你谈话。唉!像这个样子，真是使人痛苦!是的，丽达，你是苦着我呢!现在，你来不来?”

他这样的说着，将她热情的拉近他，他的接触好像熊熊的铁块的接触，送了一阵的颤栗到她的肢体中去；她仿佛是被包围在一阵恍惚，如梦，难堪的云雾中。她的柔软成熟的骨骸僵硬了，然后，她向着他倾过去，又喜悦又惊忪的颤抖着。在她四周围的一切东西都生了一种奇突的变化。月亮不再是一个月亮了；她似乎更近于更近于游廊的篱架上了，仿佛它正悬在光亮的草地上。花园也不再是她所熟知的那座花园了，他是别一座花园，阴沉而神秘，突然的近于她，且紧围于她的四周。她的头脑眩晕了。她抽身开去，带着奇异的懒气，从萨鲁定的拥抱中自己脱身出来。

"好的，"她艰苦的嗫嚅道。她的双唇苍白而焦燥。

她步履倾侧的从园内重进屋内，她自己觉到有一件东西，可怕，然而却诱惑着她，使她不能抵抗的被拉到一个深渊的边上去。

她反省道："无意识！完全不是那一会事。我不过开开玩笑而已。这事不过使我有趣，且也使我可乐。"

她这时正对着她房间内的黑漆漆的镜子站着，想要这样的劝说她自己，在这面镜子上她只能见着由灯光明亮的餐室玻璃门上映反过去的她自己的阴影。她慢慢的举起双臂于头上，懒懒的欠伸着，同时注视她自己柔软的身体、腰和宽阔凸起的大腿的行动。

萨鲁定独自留着，挺直的站在那里，伸动他的秀美合格的肢体。他的眼睛半阖着，微笑着，而当这时，他的牙齿在他的美髭之下露出。他是惯于有好运道的，在这个情形之下，他预见了在最近的将来，必有一番更大的愉快。他在幻想着丽达的一切娇媚动人的美处，当她投身于他怀中之时。这样的一个图画的热望，引起了他的肉体上的痛楚。

在起初，当他向她追求着时，在以后，当她允许他拥抱她，

吻她时，他总是怕她。在她的黑睛中有些奇异而为他不了解的表现，仿佛她一面容他吻抱，一面在秘密的鄙夷着他。在他看来，她是如此的聪慧，如此的与其他妇人的完全不同；他对于其他妇人在亲昵时常觉得自己是显然的高过她们的。他又看她如此的娇贵，所以拥抱他时，他竟屏住气息，仿佛在等候受一记耳光，因此竟不敢生想要完全占有她的念头。有的时候，他相信她不过和他玩玩而已，他的地位似乎是很愚蠢，很可笑的。但今天，在得了这次允诺之后，这个允诺是迟疑的半吞半吐的说出来的，好像他所听见过的别的妇人们所说的一样，于是他便突然的确定的感觉到他自己的能力且知道胜利是近了。他知道一切事情正都如他所想望的实现出来。在这个肉欲的期望的意识上还加上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这位骄贵纯洁，受教育的女郎将睡在他的身下和别的许多女郎们一样；他将于高兴时用用她，如他从前之使用别的女郎们一样，淫荡鄙污的情景现在他的面前。丽达一丝不挂的，头发披散着，眼光是神秘不可测的，她成了一次残酷淫荡的扰乱的祭神礼的中心人物。突然的，他清清楚楚的看见她躺在地上；他听见鞭打的声音，他在柔软赤裸，顺受的身体上见到一条血红的鞭痕。他的太阳穴急跳着，他要倾侧的退向后去，火星在他眼前跳舞着。一想到这，一切便都变成了肉体上的苦楚。他点了一支香烟，他的手索索的抖着；他的强健的四肢摇搦着，他走进房里。沙宁并没有听见一句话，然而他却看见而且明白了一切，他跟了萨鲁定进屋，心里几乎燃起一种近乎妒忌的感情。

他自己想道，“像他那末样的禽兽们，常常是走好运的。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丽达和他?”

吃晚餐的时候，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似乎心绪不大好。太那洛夫照旧的一句话也不说。他想，他如果是萨鲁定，且有着那末一位情人，丽达，在爱着他，那是如何的舒服呢。他觉得他或许

爱她不像萨鲁定那样，因为萨鲁定是不懂得珍惜这样的幸福的。丽达脸色灰白一声不响，也不望着任何人，萨鲁定快活着，且在警备着，好像猎围时的野兽。沙宁照旧的打着呵欠，食着，且喝着不少的白酒，似乎显然的要去睡觉。但当晚餐毕后，他却声言不想睡觉，要和萨鲁定一同散步，借着送他回去。现在是近于午夜了，月亮高高的悬照于头上。他们两个向军官的住所走去，几乎是一声不响。沙宁一路上不时的窃望着萨鲁定，心里想着，他要不要当脸击他一记。

"嘿！是的！"他突然的开出口来，这时他们走近萨鲁定的住所了，"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各式各样的流氓匪徒呢！"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萨鲁定问道，扬起他的眉毛。

"那是这样的；指一般而言。流氓乃是最可迷人的东西。"

"你不这样的说吧？"萨鲁定说道，讪笑着。

"当然是这样的说。在全个世界里，没有比你们所称为忠厚长者的人更为讨厌的了。一个忠厚长者是一个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久已熟悉于忠实与道德的行事，所以其中并不含有一点新的东西。这种陈腐的东西，劫去了一个人的一切个性；他的一生便永住在狭窄可厌的道德圈子里了。你不要偷盗，不要说谎话，不要欺诈人，不要犯奸淫。可笑的是，一切生出来的人，都是一个样子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的偷盗，说谎，欺诈，犯奸淫！"

萨鲁定高傲的抗议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是的，是的；每个人！你只要去考察一个人的生活，以求他的罪过。例如，谋叛不忠。因此，当我们为皇帝做完了应做之事之后，我们或安安静静的去睡，或坐下来吃饭时，我们已犯了叛逆不忠之罪了。"

"你说的什么话？"萨鲁定叫道，半蕴着恼怒。

"我们实在是这样。我们付出国税；我们按期在军队中服役，

不错的；但这表示我们以战争及不公正害了几百万人，这两宗事本都是我们所厌恶的。我们心平气和的到我们床上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匆速的去救那些人，即他们在这个时候乃为我们，及为我们的理想而丧亡的人，我们所食的过于我们实际所需要的，而让别的人在挨饿，本来，我们如是有道德的人，我们的一生便要为他们的幸福而尽力的。其余都可以类推。已经够明白的了。现在，一个流氓，一个真实的赤裸裸的流氓，却完全不是这末一会事。先说，他乃是一位绝对的忠实，自然的人物。"

"自然的?"

"当然他是的。他做的事不过是一个人所自然要做的而已。他看见一件并不属于他的东西，一件他所喜欢的东西，——于是，他取了它。他看见一位美貌的妇人，她并不自献于他，于是他设法要得到她，或用强力，或使智计。那是完全自然的，自己满足的愿望与本能乃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几个要点中的一个。一个禽兽，兽性愈多者，愈不知道享乐，愈不能够去得到快活。它只欲满足他的需要。我们全都同意，人之创造，并不是为了受苦，受苦并不是人类努力的理想。"

萨鲁定说道，"确是如此。"

"那末，很好，享乐乃是人生的目的。天堂是绝对享乐的同义字，而我们的全体，不管如何，也都是梦想着一个地上的天堂的。听说天堂起初就是在地上的。这个天堂的传说，并不是一件可笑的空话，乃是一个象征，一个幻想。"

"不错的，"沙宁隔了一会，又接下去说道，"自然永不会命人去节制自己，而最忠实的人们乃是那些并不隐藏他们的愿望的人，那就是说，那些社会上公认为流氓的人，如——例如，你——那样的人。"

萨鲁定惊诧的跳了退去。

“不错，就是你。”沙宁继续的说下去，佯为不注意到他这行动，“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或是，无论如何，你自己以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来，告诉我，你一生曾遇到更好的一个人么?”

“有的，不少呢，”萨鲁定踌躇的答道。他一点也不明白沙宁说的是什么意思，也不曾想到，他应该表示喜悦或者恼怒好。

“那末，请你指出他们的名字来，”沙宁说道。

萨鲁定耸耸肩，疑惑着。

沙宁高兴的叫道，“呵，你明白了！你自己是好人之中的最好者，我也是的；然而我们两个人却并不反对去偷盗，或说谎，或犯奸淫——至少是不反对去犯奸淫。”

“如何的新奇!”萨鲁定低低的说道，当时他又耸了耸肩。

沙宁问道，“你这样的想么?”他的口音中带些轻微的恼怒的影子。“唔，我则不然！不错的，流氓，如我所说的，乃是所可想象的最忠实、最有趣的人民，因为他们对于人类卑鄙的束缚，一点也没有概念。我常常觉得，特别的喜欢和一位流氓匪徒握手。”

他立刻握住萨鲁定的手，激烈的摇着，同时双眼并凝视着他的脸上。然后他皱着眉头，用完全别样的低声说道，“再见，夜上好，”便离开他走了。

有好几分钟，萨鲁定立在那里完全不动，眼望他离开。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领受像沙宁所发的那种演说；他又迷乱，又不安逸。然后他想到了丽达，他微笑了。沙宁是她的哥哥，他所说的总之实在不错。他开始对于他感觉到一种兄弟的爱好。

“天呀，好一位有趣的人物!”他得意的想道，仿佛沙宁也有点属于他似的，然后他开了门，走过月光照着的天井而到他的卧房去。

沙宁到了家，便脱了衣服，睡到床上去，他想在床上读《柴拉助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这本书是他在丽达的书堆中找到的。但头几页已经够使他触怒，而觉得讨厌，那种浮夸的想象，他一点也不能感动。他唾了一口唾沫，把书抛到一旁，不久便沉沉的熟睡了。

第 四 章

住在小镇上的尼古拉·耶各洛威慈·史瓦洛格契大佐正在等候他儿子的归来，他儿子是墨斯科高等工业学校的一个学生。

他受着警察的监视，为了他是一个有嫌疑的人物，所以从墨斯科被流遣出来。他们以为他与革命党颇有关联。他的名字是犹里·史瓦洛格契。他早已经写信给他父母，告诉他们以他的被捕，他的六个月的监禁，以及他的被流遣出京城的事，所以他们正预备着他的归来。虽然尼古拉·史瓦洛格契具有别样的见解，视这全部的事仅为儿戏的一种，然他却真心的感到十分的悲伤，因为他十分的喜爱他的儿子，他张开两臂接受他，竭力避免谈到这个困难的问题。犹里坐在三等车厢上，整整的过了两个全天，因为空气的恶劣，以及熏人的臭味，孩提们的号哭，他几乎完全不曾睡眠过。他实实在在的疲倦了，在他见过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妹妹鲁美娅（她常被称为丽莱亚）之后，立刻便躺在她的床上，沉沉的睡去。

他直睡到黄昏的时候方才醒来，这时，太阳已经近于地平线了，它的斜射的光线，穿过窗户，抛投玫瑰色的方格子于墙上。在旁屋之中，有一阵调匙与杯子碰触的响声；能够听见丽莱亚的

愉快的笑声，还有一个男人的语声，又快乐，又悦耳，他却不晓得是谁，其初，他似乎还觉得自己仍在火车厢里，听着列车上的喧哗，窗格的震动及隔壁房间里旅客们的声音。但他立刻便记忆起来他现在所在的地方，立刻便坐了起来，直坐在床上。他打了一个呵欠，说道，"不错，我在这里，"这时，他皱着眉头，将他的手拂梳穿过他的厚密而刚硬的黑发。

于是他又觉得，他是永远不必要归家的。他被允许有选择住处的权利。那末，他为什么又回到他的父母那里来呢？那个理由，他不能解释出来。他相信，或者想要去相信，他所选定的是他脑筋里最先想到的一个地方。但这完全不是那末一会事。犹里永远不曾自谋生计过；他的父亲供给他一切费用；如果自己一个人，一无所能的厕身于陌生的人群的地方，觉得未免害怕。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感觉，颇见得羞耻，也不甘心自己承认着。然而现在，他却想，他已经铸下一个错误来了。他的父母永不能明白而且赞许那全部的故事，那是很明白的事。并且又来了那个物质的问题，他许多年白用了他父亲的许多钱而一无所得——这全部使一种相互的诚心的直捷的了解，成为不可能的。此外，他两年以来不曾见过的这个小镇，他也见得它是可怕的沉闷。在他的眼光中，一切小乡村的居民都是心胸狭窄的人，不能够对于那些他所认为人生唯一的真实的重要东西，哲学的与政治的问题，感到兴味，或竟了解他们。

犹里下了床，开了窗门，探身于窗外。沿着空墙是一个小小的花囿，盛开着各种红的，黄的，青的，紫的，白的花朵。它活像一个万花筒。在它的后面是一座大而阴暗的园子，这个园子，和这个镇上的所有园子一样，一直延长到河边，这条河被夹在树干之中，如沉呆的玻璃似的发着亮。这是一个恬静清朗的黄昏。犹里觉到一种模糊的颓唐的感觉。他在以石块筑成的大城市中住

得太久了，虽然他颇高兴于幻想他是爱好自然的，然而自然在实际上却一点东西也不曾给过他，她不曾给他以慰安，不曾给他以和平，也不曾给他以快乐，仅在他的心上引起了一种朦胧的如梦的软弱的愁怀。

“啊哈！你终于起来了！该是时候了。”丽莱亚说道，她走进了房内。

犹里从窗旁走开。

犹里因为念着他的地位的不确定与对于逝去的白日的感伤，心里正在不愉快，见了他妹妹的那末高兴的样子与那末快乐的语声，几乎触起恼来。

他唐突的问道，“你为什么事那末高兴?”

“啊，我并不!”丽莱亚叫道，她的眼睛睁大着，同时，她又笑了，正像她哥哥的质问恰恰勾起了她想到了特别可笑的一件事来一样。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那末高兴么？你知道，我没有烦恼过。我没有时间去生些闲杂的恼怒。”

然后，她以一种比较严重的口气，她又接上去说，显然的骄傲于她的最后的话。

“我们生在如此有趣味的时代，还要觉得烦恼，真是一件罪过。我在教着工人们读书，然后，图书馆也耗去了我的好些时间。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创始了一个民众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真是办理得不坏。”

在别的时候，这事便将引起犹里的兴趣，但在如今，却有什么事使他感得对于一切都漠不相干。丽莱亚看来很正经的，等候着，如一个小孩子在等候着一样，她的哥哥的称赞，最后，他勉强的低声说道，

“啊！原来如此!”

“有这许多事在做着，你还能叫我烦恼么?”丽莱亚踌躇满意的说道。

“唔，不管怎样，什么事都使我烦恼，”犹里勉强的答道。她假装着不高兴。

“我可以决定的说，你是很不错的。你到了家还没有二个钟头，这个时候还都耗在睡眠之中，然而你已经是觉得烦恼了!”

“这是没有法子，乃是因为上帝的缘故。”犹里答道，语音中略带一点骄倨。他觉得，表示烦恼，比之表示愉快是更显出高超的智慧的。

“因为上帝，真的是!”丽莱亚叫道，讥嘲着。“哈！哈!”她假装着打他。“哈！哈!”

犹里并没有觉到他已经快乐起来。丽莱亚的愉快的语声和她的对于生的快乐，很快的便驱去了他的烦闷，这个烦闷，在他的想象里是异常的真切深入的。丽莱亚并不相信他的烦闷，所以他的话引不起她的注意。

犹里望着她，微笑的说道，

“我是永不会快活的。”

听了这话，丽莱亚发笑了，仿佛是，他说了十分滑稽而有趣的话。

“很好，愁脸的武士，如果你不快乐，你便不快乐好了。不要管他，和我一同来，我要介绍你一位可爱的少年。来!”

她这样的说着，握着了她哥哥的手，笑着引他走去。

“停步！这位可爱的少年是谁?”

“我的未婚夫，”丽莱亚说道，又快活，又羞扰，疾忙的扭过身去，竟把她的外衣吹飘开了。犹里从他父亲和他妹妹的信里，已经知道有一位少年医生，新近到镇上来开业行医，曾对丽莱亚追求着，但他并没有觉出，他们的婚约竟已告了成功。

“你不曾告诉过我这件事呀?”他惊诧的说道。在他看来，觉得十分的可异，美好鲜妍的小丽莱亚，还是一个小孩子，竟已经有了一个情人，且不久便要成了一个新娘——一个妻子。这使他心里触起了一种对于他妹妹的怜悯的情绪。犹里将他的手臂搂着丽莱亚的腰部，和她一同走进了餐厅厅内，在灯下之光，耀着一把擦得雪亮的火壶，坐在桌边的，傍着尼古拉·耶各洛委慈而坐的，是一位身体很好的少年，身材型式不像俄国人，肤色如古铜，双眼尖锐明亮。

他站了起来，以真朴友好的样子，迎上犹里。

“介绍我。”

“阿那托而·巴夫洛威慈·勒森且夫!”丽莱亚说道，带着一种滑稽的庄重的神气。

“我请求你的友谊与宽容,”勒森且夫依次的开玩笑的说。

他们两人带着一种要成为朋友的诚恳的愿望，互相握握手。有一会儿，仿佛他们竟要亲脸。但他们制止住了，仅止交换了坦白和蔼的视线。

“这便是她的哥哥，是不是?”勒森且夫心里诧异的想道，因为他想象身材矮小、白皙、愉快的丽莱亚的哥哥，一定也是一位身材矮小、白皙、愉快的人。不料，犹里恰恰相反，他却是高大、瘦黑的一位，虽然他的美貌和丽莱亚相似，身材也是那样的整齐。

而犹里望着勒森且夫时，他也在心里想道，“这个原来便是我的小妹妹，新妍美好如一个春朝的丽莱亚的爱人，他爱上了她；他之爱她正如我自己之爱上别的妇人们一样。”他有一点不敢向丽莱亚和勒森且夫望着，仿佛他怕他们会知道他的这个念头一样。

他们俩觉得各有不少要紧的话要说。犹里心里想要问道：

“你爱丽莱亚么？真挚而切实的么？你如果欺诈了她，真是惨事，也真是可耻的事；她是那末纯洁，那末天真烂漫呀!”

而勒森且夫也要想回答道：

“是的，我深切的爱着你的妹妹，除了爱她之外，谁还会有别的举动么？看，她如何的纯洁，温柔，可爱；她是怎样喜爱着我；她脸上有一个那末娇美的酒窝!”

但他们却都不说出来，犹里默默的，勒森且夫问道：

“你的流遣期间是多少年?”

“五年,”犹里答道。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正在厅内走来走去，听见了这些话，便站住了一会，然后，他自己想了一下，又以整齐划一，如一个老兵的步伐，继续的走着。他到了如今，还不详知他儿子被放逐的内情，这个不期而来的消息，如焦雷似的震动着他。

他自己唔唔的说道，“这些事闹的是什么鬼?”

丽莱亚明白她父亲的这个举动，她怕闹出事来，想把话头岔开了。

她想道，“我真笨，竟忘记了吩咐阿那托尔!”

但勒森且夫却不明白那个真相，丽莱亚邀他喝些茶，他回答了一声之后，便又开始去问犹里。

“你想在现在做些什么事呢?”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皱皱眉头，不说什么话。犹里立刻看出他父亲默默不言的意思；他大胆而带着恼怒的答道，“一时还没有想到做事。”在他说出这样的一个回答之前，他并没有想到它的结果。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没有想到做事?”说到这里，他突然的停住，不再说下去了。他并不扬声的说，然在他的意中，明白的带有一种隐藏的憎恶。“你怎么能说

这样的一句话呢？仿佛我是常有着把你抱在我颈上的义务似的！你怎么能忘记了我已老了，而这正是你自己去谋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了？我不说什么话。你要怎么过活，便怎么过着好了！但你自己不能明白么?”他的意中包含着这许多话。犹里愈是想到他父亲所想的并不错，他愈是要反抗。

“不错的，不想做什么事！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事呢?”他挑拨的说道。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正要报以尖酷的斥责，却又默默的不说出来，仅仅耸了耸肩，重复放开整齐的步伐，从厅的这一角走到那一角。他是颇有素养的，不欲在他儿子第一天刚到家便和他斗嘴。犹里双眼发光的望着他，颇不能够禁抑他自己，预备着有一点点的机会便开始着争论。他很明白自己在挑惹着拌嘴，但已不能压住自己固执和恼怒的心情了。丽莱亚几乎要下泪。她恳求似的望望她哥哥，又望望她父亲。勒森且夫最后明白了那个情形，他代丽莱亚十分不安，便很拙笨的换变了另外一个话头。

黄昏缓缓的、闷人的过去了。犹里并不是承认他的错，因为他不同意于他父亲，说政治并不是他分内的事。他以为他父亲不能够明白最简明的事情，他是老而心智不发展。他不知不觉的责备起他的老年和他的陈腐的观念来：他们使他生气。勒森且夫的谈的话头都不能使他感兴趣。他罕得倾听他的话，却以发光的黑眼坚定的望着他父亲。正在晚餐的时光，诺委加夫，伊凡诺夫和西米诺夫三人来了。

西米诺夫是一位有肺痨疾的学生，他好几月来都住在这个镇上，教着学生。他是瘦削、丑貌，看来十分柔弱的人。在他的早熟而老的脸上，活现出死亡将近的鬼影。伊凡诺夫是一个学校教师，一个长发，阔肩，粗俗的人。他们在林荫路上散步，听见了犹里到家的消息，所以同来拜望他。他们一来，这里便高兴得多

了。有笑，有谑，在晚餐时，还喝了不少的酒。在喝酒这一方面，伊凡诺夫显出他的能耐来。诺委加夫向丽达求婚失败之后，过了几天，已略略的心气和平下来。他想丽达之拒绝他，也许是偶然的；实在是他的过失，因为他没有使她预备这一着。但他究竟还怕到沙宁们的家里去。所以他渴望能在别的地方，或在街上，或在一个友人的家中，遇到了丽达。在她一方面，她也可怜他，还有点责备她自己，因此她待他便有些过于恳笃，这使诺委加夫又生了希望。

“你们对于这事的意思怎样?”他问道，这时他们全部要走了，“我们且在寺观中举行一次野餐会，如何?”

所言的寺观，位置在离镇不远的一座小山上，是众人常喜去游散的一个地方。又靠近河，沿途的道路又好。

丽莱亚是热心于各种的游戏的，例如游泳，划船，在林中散步等，她第一个热诚的赞成这个意见。

“是的，当然去! 当然去! 但定在什么时候好呢?”

“啊，为什么不就是明天呢?”诺委加夫说道。

勒森且夫也同样的喜悦于有一天的野外的游眺；他问道，“我们还要约谁同去呢?”他想在森林中，他可以抱丽莱亚在臂中，吻她，且感觉到他所切慕的温柔的身体是在近旁。

“等我来看看。我们是六个人。我们可以约夏夫洛夫么?”

“他是谁?”犹里问道。

“啊! 他是一位年轻的学生。”

“很好；鲁特美娅·尼古拉夫娜还要约卡莎委娜和亚尔珈·伊文诺夫娜!”

“她们是谁?”犹里又问道。

丽莱亚笑了起来。“你将会晓得的!”她说道，嘴吻着她自己的指尖，神气非常神秘的样子。

“哈，哈！”犹里微笑道。“好的，我们预备着去看我们所将看见的好了！”

诺委加夫踌躇了一会，带着淡然的神气，说道：

“我们也可以约约沙宁兄妹。”

“啊！我们一定要约丽达；”丽莱亚叫道，并不是因为她特别喜欢这位小姐，是因为她知道诺委加夫的热情，想要使他高兴。她自己对于她自己的恋爱是那末样的快活，她竟也愿意和她相识的一切人也都快活。

“那末我们也将去约那些军官们了，”伊凡诺夫恶意的说道。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也约了他们吧。人愈多愈快活！”

他们全都站在前门，在明月的光中。

丽莱亚叫道，“好可爱的夜呀！”不知不觉的她更靠近的倚到她情人那边去。她还不愿意他就走。勒森且夫用肘压着她的热的圆臂。

“不错，这是一个奇异的夜！”他答道，这些简单的话中含有一种只有他们俩才能够捉得住的意义。

“啊！你们，和你们的夜！”伊凡诺夫以他沉笨的低声，唔唔的说道。“我是想要睡了，那末，再见吧，先生们！”

他垂头的沿途走了，摇摆他的双臂，好像一个风磨的翼膀。

诺委加夫和西米诺夫跟着也走了，勒森且夫和丽莱亚告别，费了好久时间，假装着谈到野餐会的事。

当他已经告别了时，丽莱亚答道，“现在，我们必须大家都说再见，再见了。”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因为她不愿离开了月光，离开了香柔的夜间空气以及一切她的青春和美貌所想望的东西。犹里想到他父亲还没有睡，恐怕他们如果遇见了，又要惹起免不了的痛苦的、无益的辩论。

“不！”他说道，他的双眼凝望着河上的微薄的青色雾障。

“不！我不想去睡呢。我还要出去走走。”

丽莱亚温柔和善的说道，“随你的便吧。”她伸了伸身体，如猫似的半闭着眼，对着月光微笑着，走了进去。犹里有几分钟站在那里不动，望着房屋和树枝的黑影；然后向西米诺夫所走的方向走去。

西米诺夫走得还不远，他走得很慢，一咳嗽便弯下身去。他的阴影沿着明月所照的路上跟着他走。犹里不久便追上了他，立刻便觉察出他是怎样的变化了。在晚餐时，西米诺夫有说有笑，比别人格外的起劲，但如今，他一路的走着，阴惨而自蛀，在他的空嗽声中，有一种绝望而惊人的意思，好像他所患着的疾病一样。

“啊！是你！”他说道，语声里有一点恼怒之意，犹里想。

“我还不想睡。如果你愿意，我将伴送你回家。”

“好的，就是那末办吧！”西米诺夫不经意的答道。

犹里问道，“你不冷么？”仅仅因为这个扰人的咳嗽使人不安。

西米诺夫烦恼的答道，“我常常是冷的。”

犹里觉得难过，仿佛他是有意的去点触一个伤痕的所在一样。

“你自离开了大学以后，已经很久了么？”他问道。

西米诺夫并不立刻回答他。

“已经好久了，”他最后答道。

然后犹里说起大学生们的心理以及什么是他们所认为最主要最合时代的东西。他开始说的简单而淡漠，但渐渐的却情不自禁的热烈起来。

西米诺夫不说一句话，但静听着。

然后犹里悲叹于群众的缺乏革命的精神。可以见出他在深深

的为他所说的现象而痛苦。

“你读过白比尔（Bebel）的最近演说么?”他问道。

西米诺夫答道，“是的，我读过的。”

“那末，你有什么意见要说的么?”

西米诺夫触怒的挥舞着他的有曲柄的手杖。他的影子也同样的动荡着一支长的黑臂，这使犹里想起了一只暴怒的鸷鸟的黑翼。

“我有什么意见要说?”他夺口而出的说道。“我说的是，我快要死了。”

他又挥动他的手杖，他的不祥的阴影又同样的模拟着他的姿态。这一次西米诺夫也注意到它了。

“你看见了么?”他悲苦的说道。“你看，在我背后，站着死亡，他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呢。白比尔对我有什么关系?正如一个喋喋好空谈的人，喋喋的谈到这事。然后，有些别的傻子也喋喋的谈到那事。在我看来，全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今天不死，我明天也是要死的。”

犹里不曾回答。他觉得纷扰不安，难过着。

西米诺夫继续的说道，“譬如你，你以为这些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切大学中所发生的事，以及白比尔所说的话。但我所想的却是，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的确切的知道你快要死了，那末，你便将一点也不注意什么白比尔或尼采或托尔斯泰或别的人所说的话有什么意义了。”

西米诺夫说到这里停住了。

月亮依然的光光亮亮的照着，黑影也总跟在他们的足后。

“机体是容易毁坏的……”西米诺夫突然以很不同的语声，薄弱而易怒的，说道。“只要你晓得我是怎样的不愿意死……特别是在如今夜的那末一个光明柔和的夜间，”他转着丑而憔悴的

着。在他的生平，这是第一次想到，一切占领了他的心上的事件，他为了他们而显示出那样的热忱而毫不自私的，实在并不是正当的重要的事件。如果，他这样的想着，有一天，他也像西米诺夫一样，快要死了，他便将不会对于世人没有因为他的努力而更为快乐的事而觉得十分的余憾，也不会对于他一生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的事发生悲哀了。他的唯一的悲哀，便将是，在他未享尽生命所给的一切快乐之前，他必须死亡，必须失去了视觉，意识，听觉。

他颇自羞于有这样的一种念头，便用了自制的力量寻找出一个解释来。

“生命是在冲突争斗里面。”

“不错，但到底是为了谁而冲突争斗呢，如果不是为了自己，为了争自己在太阳下的地位?”

内在的一种声音这样的说道。犹里努力要不去听它，而去想想别的事。但他的心却不止不休的转到这个念头上；它竟扰苦他到了落下苦泪来。

第 五 章

当丽达·沙宁接到了丽莱亚的请帖时，她将这请帖给她哥哥看。她以为他要拒绝不去；在实际上，她很希望着他拒绝不去。她觉得，在明月照着的河上，她将再被拉近萨鲁定，再行经验到又优美、又不宁的感觉，同时她又羞着，怕他知道这是萨鲁定，在所有的人中，他最看不起的便是萨鲁定。

但沙宁却高高兴兴的答应了去。

这一天，极其温暖，天上一丝的云片也没有。不容易望天上看，空气的清洁和金黄色太阳光的闪耀使满天都在抖颤。

“无疑的，那里一定会有些美好的女郎们，你可以和她们相识相识，”丽达机械的说道。

“哈！那不坏!”沙宁说道。“天气也可爱；我们走吧!”

在指定的时间，萨鲁定和太那洛夫驱着属于他们营中的两匹大军马拖着的大马车来了。

萨鲁定叫道，“丽达·彼得洛夫娜，我们正等着你呢，”他穿着白衣，外表十分漂亮，香水洒了很多很多。

丽达穿着一身轻纱的衣服，领子和腰带是玫瑰色的丝绒，她跑下石阶来，向萨鲁定伸出她的双手来。他有一会儿紧握住了她

的双手，他的双眼则渴慕的注视着她的身体。

“我们去吧，我们去吧，”她叫道，神情又激动，又纷扰不安，因为她明白那个注视的意义。

不久，马车便迅速的沿着少经人走的跨过青原的路上驰去了。茂草的高叶被弯于车轮之下；新鲜的微风轻触着头发，使绿草向两旁摇荡成浪。在镇外，他们追上了别一部车子，这车子里载的是丽莱亚、犹里、勒森且夫、诺委加夫、伊凡诺夫和西米诺夫。他们拥拥挤挤不舒服，然而大家却都快快活活的，兴致很高。只有犹里，在昨夜同西米诺夫谈话以后，觉得同他有点不合适。他不能明白西米诺夫怎么能够也和别人一样的有说有笑的。在他将一切都告诉了他这后，这种笑乐似乎可怪。“这全是假装的吧。也许他并不怎样有病?”他想道，偷偷的望着西米诺夫。他缩回了这样的一种解释。从两部车子里，活泼的交换着机警与谐谑的话。诺委加夫跳下车来，经由绿草之中，和丽达赛跑着。显然的他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要表现出极为要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始终是快快活活的互相嘲谑着。

他们现在到了山下了，在山顶上，站着那所寺观，圆屋顶闪闪有光，石墙的颜色是白的。山被林木所蔽，橡树的鬈曲的树顶，看来好像羊毛。在山脚下的岛上，也有好些橡树，宽而平静的河道流着过去。

离开了正道，马匹们在潮湿的膏沃的草地上跑着，车轮划出了几行深痕。有一种泥土与绿草混合的悦人的香气。

在约定的地方，一块草场上，有一个少年学生，两个穿着小俄服装的女郎坐在草上。因为他们最先到，他们正在忙忙碌碌的预备着茶和轻小的点心。

当车子停了时，马匹呼着气，用他们的尾巴拂逐去苍蝇。每个人都跳下车来，为这次的驰车及温美的乡间空气所活泼、所怡

悦。丽莱亚和正预备着茶的两位女郎接着响吻，介绍她们给她的哥哥和沙宁，她们羞涩的好奇的看待着他们。丽达忽然的想起，他们两位男人中间还没有相识呢。她对犹里说道，“允许我给你介绍我的哥哥夫拉狄麦。”沙宁微笑的握了犹里的手，但犹里则不大注意于他。沙宁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趣味的，他喜欢交交新的朋友。犹里则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是有趣味的，常常觉得不喜欢遇见不熟的人。伊凡诺夫微识沙宁，他听见过人家谈到他，而觉得高兴。他第一个走到沙宁那边去，和他开始谈着，而西米诺夫则只和沙宁拘礼守文的握了握手。

丽莱亚叫道，“经过了这种讨厌的礼式之后，现在我们都可以尽量的自己取乐了。”

其初，大家都有点不自然，因为这一群人中，有不少是彼此完全不相识的。但当他们开始吃着时，男人们喝了几杯白酒，小姐们喝了几口葡萄酒之后，这种拘束便没有了，他们恣意的欢笑着。他们自由不拘的喝着，又有笑，又有嘲谑。有的在跑步，有的则爬上了山边。四周围是这样的恬静、光亮，绿林是这样的美好，没有一点忧愁或悲苦的事能够投射它的影子在他们的灵魂上。

勒森且夫脸上潮红，气息不属的说道，“如果每个人都像这样的跳跃奔跑，世界上的疾病要消灭了十之九。”

“而且诸种罪恶也都将消失了，”丽莱亚说道。

“啊，说到罪恶，世上一定要更多起来，”伊凡诺夫说道，虽然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样的一句话既不机警，又不聪明，然而却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

正当他们喝茶时，太阳快要西下了。河水闪闪的发光，如黄金似的，温热而红亮的斜光穿过树林而射来。

“现在到船上去！”丽达叫道，她随即撩起她的裙子，跑下河

边，“谁先到那边去呢?”

有的人跟了她奔跑，别的人则以比较懒散的足步随在后面，在格格不绝的笑声中，他们全都登上了一只大的染色的船上。

“开船了吧!”丽达叫道，用着一种发命令的愉快的语声。船荡开了岸，留两条阔痕在后面的水上，这两条水痕成了圈晕，消失在河边了。

“犹里·尼古拉耶威兹，你为什么那末沉默不响的?”丽达问道。

犹里微笑着。“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不可能的事!”她答道，可爱的撅着嘴，别转她的头，仿佛她知道一切男人都在鉴赏着她。

“犹里不喜欢谈着无意识的事，”西米诺夫说道，“他要谈的是……”

“一件正经的问题，是不是?”丽达插上去说道。

“看！有一个正经的问题来了!”萨鲁定说道，向岸上指着。

他所指的地方，是很峭的河岸，在一株蓬松的橡树的多瘤的根间，一个人可以看见一个狭洞，黑暗而神秘，半为水藻及绿草所蔽。

“那是什么?”夏夫洛夫问道，他是不熟识这一部分的乡间的。

“一个洞穴，”伊凡诺夫答道。

“哪一种的洞穴呢?”

“鬼晓得！他们说，这洞有一次曾成了造伪币者的窟。他们照常的全数被捕获了。这是很艰难的事业，对不对?”伊凡诺夫说道。

“也许你喜欢，你自己也创始了那一类的事业，铸造着伪作的二十个科比的货币吧?”诺委加夫问道。

“科比么？不是我！卢布，我的朋友，卢布！”

“嘿！”萨鲁定低哦着，耸耸肩膀。他不喜欢伊凡诺夫，他的诙谐在他看来，都是蠢笨无识的。

“不错的，他们全都被捕了，洞口也被塞了；它渐渐的坍坏了，现在没有一个人到过洞中。在我儿时，我常常的爬到洞里去过。这是一个最有趣味的地方。”

“有趣味么？我倒要这样的想着！”丽达叫道。

“维克托·赛琪约威慈，你要进洞去么？你是勇敢的人中的一个。”她说话时带着奇怪的口气，仿佛现在，在大众面前她想取笑萨鲁定对于他晚间无人时所给予她的那种奇怪而烧炙的趣感加以报复。

“为什么？”萨鲁定问道，他有点恼惑着。

“我去！”犹里叫道，一想到别的人因他显着要去而责难他时，脸上不禁红了。

“这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呢！”伊凡诺夫鼓励的说道。

“你也去么？”诺委加夫问道。

“不，我还是停止在这里好些！”

他们听了这话，都笑了。

船驶近了河岸，一阵冷风从洞中吹出，吹过他们的头部。

“看上天的面上，犹里，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件傻事！”丽莱亚说道，想要劝阻她的哥哥。“实在是傻事！”

“傻事么？当然这事是的。”犹里微笑的承认着。“西米诺夫，请你给我那支蜡烛，好不好？”

“我在什么地方去寻蜡烛呢？”

“在你后边的篮里有一支呢。”

西米诺夫冷冷的取出那支蜡烛来。

“你真的去么？”一位身材长长，体格很雄伟的女郎问道。丽

莱亚叫她做西娜，她的姓是卡莎委娜。

“当然我要去的。为什么不呢?”犹里答道。竭力要表示完全的淡然的样子。他想起当他在做着危险的政治的活动时也曾竭力装做淡然的样子。这个想念也不知为什么使他觉得不愉快。

这洞穴的入口，又潮湿，又黑暗，沙宁向洞中望了一望，叫道，“呸!”在他看来，犹里之冒险进了一个没有趣的危险的地方，仅只为了别的人在望着他做这事，仿佛是荒诞可笑的。犹里竭力不看别人，燃着了蜡烛，心里想念道，“我不是很可笑么，是不是?”但远离了他所意想的嘲笑，他却得到了赞美，特别是从小姐们来的，她们是喜欢着诡奇而又临着惊慌的情形的。他等到蜡烛的火焰更明亮了，然后，笑了起来，以避免被别人所笑，在黑暗中不见了。烛光也似乎消失了。他们全都立刻的关心到他的安全，且十分的奇诧着他所要碰见的事。

“当心狼群!”勒森且夫叫道。

“不要紧。我带着手枪呢!”犹里回答道。这声音微弱而奇诡的响着。

犹里缓缓而留心的向前走去。洞的两壁低矮不平，如一个大地室似的湿漉漉的。地下是这样的高低不平，有两次犹里都差不多要跌到一个洞里去。他想，最好还是回转去，或者坐在这里等了一会，那末，他可以说他是走进了很远。

突然的他听见身后有足步踏在湿泥上的声音，还听见一个人呼吸急促促的。他将烛光高高的举起。

“西妮达·卡莎委娜!”他惊骇的叫道。

“正是她自己!”西娜高兴的答道。这时，她正撩起她的衣服轻轻的跳过一个洞。犹里很喜欢她，这个愉快美貌的女郎的进来，他以含笑的眼光欢迎她。

“我们往前走吧，”西娜羞羞的说道。

犹里服从的向前走去。现在没有危险的一念在扰他了，他特别注意的为他的同伴照路。由棕色的湿泥做成的洞穴的墙一会儿挡在前面，仿佛露出静默的恐吓态度；一会儿退开着让道，有的地方整个的土堆石堆倒在那里，旁边露出乌黑的深坑。垂悬在深坑上的一堆泥土仿佛像死人一般，并不倒下来，却被不可见的强有力的律法所维系，竟垂在那里丝毫不动弹，似乎有点令人可怕。许多出路全聚汇到一个又大又黑的洞穴里，里面空气非常的严重。犹里在那个洞穴里绕了一个圈，去寻觅出路，摇曳的影儿和在黑暗里显得黯淡的烛光随在他的后面，他看见几条出路，但都被塞住了。在一角上，孤寂的放着几片朽烂的杉木板，看来好像从土里掘出扔在那里的旧棺材的遗物。

“不十分有趣，嗄?”犹里说道，不自觉的低压他的语声。泥块压迫着他。

“啊，真的是!”西娜微语道，她四面的望了一周，她的大眼在灯光中发亮。她很不安，本能的靠近犹里，要他保护。这个，犹里也注意到。他对于他的美好脆弱的同伴，觉得一种奇异的同情。

“好像被活埋了一样，”她继续说道。“我们号叫，但没有人听见我们。”

犹里笑道，“当然听不见。”

然后一个突然而来的念头几使他脑筋眩晕。他斜眼望着那微掩着细薄的小俄式衣衫的胸部和斜直的圆肩。他一想到现在她真是在他的掌握中，而且不会被人听见，这念头来得太奇突，竟使他一下里眼睛晕黑起来。但是他立刻自制住，因为他确信强奸妇女是卑鄙的事，而对他是毫无意义的事。所以他不去做那件使他全身欲火烧灼的事，仅只说道：

“假如我们试一试看?”

他的语声颤抖着，他觉得或许西娜能觉察出他的念头。

“试试什么?”她问道。

“假如我放一枪?”犹里说道，取出他的手枪。

“土窟不会倾倒么?”

“我不知道，”他答道，虽然他确切的觉得不会有事故发生。“你不害怕么?”

“啊，不！放枪吧!”西娜说道，同时，她退了一二步。犹里举起枪，放了一响。火光一闪，一阵浓密的烟云包围着他们，而枪声的回响则缓缓的消失去。

“看，那便是这个样子，”犹里说道。

“我们且归去吧。”

他们转身走回去。但当西娜走在犹里的前面，他看见她的圆而结实的大腿关节时，心上又带回了淫荡的念头，这念头他觉得是很难驱除的。

“我说，西娜·卡莎委娜!”他自己都害怕起自己的声音和问题来，却假装着不经意的态度，“我要问你一个有趣味的心理学上的问题。你和我同到这里来，怎么会心里不觉得害怕？你自己说的，如果我们喊叫着，没有人会听见的……你和我一点也不熟悉呢!”

西娜在黑暗中脸羞得血红，默默的不言。犹里呼吸得急促起来。他觉得非常有趣，同时非常羞惭，他的心情像在悬崖上滑走时所感的一般。最后，她嗫嚅的说道，“因为我想，你是正经人。”

“假如你看错了人呢?”犹里反驳道，他心里还是充满着那重浓厚的感觉，他忽然觉得同她这般说话很别致，而且还很美丽。

“那末，我要……投水自杀。”西娜几乎听不见的说道。

这几句话使犹里心里充满了怜悯。他的热情消退了，他突然

的觉得安慰了。

“那末一位好好的小女郎!”他想道，真诚的为如此坦白、简朴的贞淑所感动，眼泪不由得在他眼睛里流出来了。

西娜骄傲她的回答，感激他的默许，对他微笑着，这时他们回归到洞穴的进口。同时她还不绝的诧异着，不知为什么他的问题，她听来似乎并不觉得逆耳或可羞，且反而觉得十分可悦。

第 六 章

其余的人在窟口等候了一会，以西娜和犹里为题目而肆意的开着各种的玩笑，以后，便各沿着河岸散步着。男人们，燃着了香烟，将火柴抛入水中，凝望着这些火柴在溪面上荡成了大水圈子。丽达手臂弯曲着，轻步而前，一面走着，一面低唱着，她的穿上精美的黄色皮鞋的一双美丽的小足，时时的跳着无心而出的跳舞。丽莱亚折拾花朵，向勒森且夫抛去，以眼光向他抚爱着。

“去喝几杯，你想怎样?”伊凡诺夫问沙宁。

“好主意!”沙宁答道。

他们上了船，开了好几瓶的啤酒，开始喝了起来。

“好不讨厌的纵酒!”丽莱亚叫道，以几束草向他们抛去。

“第一等的材料!”伊凡诺夫吮吮他的嘴唇，说道。

沙宁笑了起来。

他滑稽的说道，“我常常奇怪，人们为什么死死的要反对酒精。据我的意见看来，仅有醉汉乃能如他所应该生活的生活着。”

“那是，像一只畜生!”诺委加夫从河岸上答道。

沙宁说道，“很像，不过，无论如何，一个醉汉所做的事只是他所想做的，如果他想唱歌，他便唱着；如果他想跳舞，他便

跳着；他并不把自己的喜欢快乐看作一件可羞的事。”

“有的时候，醉汉却还打架呢，”勒森且夫说道。

“不错的，他也要打架，人是不会喝酒的……人是太含恶意了。”

“你喝醉了酒时，你要不要打架的？”诺委加夫问道。

沙宁答道：“不，我醒的时候更还要打架呢，但当我喝醉了时，我乃是一个脾气最好的人，因为我在那时将那些卑鄙龌龊的事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并不每个人都是那样的，”勒森且夫说道。

“并不大家这样，自然很可惜，”沙宁答道。“不过别人的事，和我也是一点不相干的。”

“不能这么说的！”诺委加夫说道。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如果这是真实的呢？”

“一个美妙的真实，真的是！”丽莱亚叫道，摇摇她的头。

“无论如何，是我所知道的之中的最美妙者，”伊凡诺夫代沙宁回答。

在高声歌唱着的丽达，突然的停止了，看来很恼怒似的。

“他们似乎一点也不肯赶快呢，”她说道。

“他们为什么应该赶快？”伊凡诺夫答道。“无论什么时候都用不着赶忙。”

“我看西娜倒是一位无畏无憎的女英雄吧？”丽达讥嘲的说道。

太那洛夫的思路在这个当儿胡涂起来了。他失声而笑，然后又显得十分的忸怩不安。丽达的双手放在膝上，很有致的前后荡着，这时便回过头去望他。

“也许他们在那里很快乐，”她说道，耸耸肩。

“不要响！”勒森且夫说道，这时手枪的声音已为他们所听

见。

夏夫洛夫叫道："那是一声枪声。"

丽莱亚叫道，"那是什么意思?"同时她惊惶的拉住她情人的袖臂。

"不要害怕！如果这是一只狼的话，他们在一年内的这个时候是很驯良的，且决不会袭击两个人的。"勒森且夫想以这样的话去安慰她，但他暗地里却恼怒于犹里的儿戏。

"真是的!"夏夫洛夫叫道，他也同样的着恼了。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不要着急!"丽达轻蔑的说道。

现在他们的足声可以听见了，不久工夫，西娜与犹里便由黑暗中出现。

犹里吹熄了烛光，不自在的笑着，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的举动将具如何的态度。他身上满是黄泥，西娜的肩上也带着泥印，因为她的身体在墙壁上磨擦过。

"好吧?"西米诺夫无精打采的说道。

犹里半求恕的说道，"洞里着实有趣。不过通道没有多少远。前面被塞住了。我们看见些朽腐的棺材板躺在那里。"

"你们听见我们放枪了么?"西娜问道，双眼发亮。

"我的朋友们，"伊凡诺夫插上去说。"我们把啤酒都喝完了，我们的灵魂是很醉饱了。让我们动身走了吧。"

船到了河流广阔之处时，月亮已经升在天上了。这是一个异常静谧清朗的黄昏。在上与在下，在天空与在河中，金色的星光熠熠的发亮。船只好像是悬挂在两个无底的空间之中。河边的一带黑黝黝的森林带着神秘的样子，一只夜莺在唱着，一切都在静听着，不相信他是一只鸟儿，却当他是一个快乐的，有理性的，有思想的生物。

"真的好!"——丽莱亚说，举眼向上，头按在西娜温和的圆

肩上。后来大家又不说话，静听了许久。莺声响亮地充满了全树林，在凝想的河上叫个不绝，直吹到草地上面，——草和花在月夜的朦胧里悄悄的凝止着了，——又散往远处，向多星而冷清的天上飞去。

“它唱的是什么?”丽莱亚重又询问道，一个手好像无意中掉落到勒森且夫的膝盖上面，掌心朝上仰着，立刻觉得那个坚硬而有力的膝盖抖索了一下，不由得对于自己的举动又喜又惧起来。

“自然唱的是爱情呢!”——勒森且夫半嘲谑半正经的回答，一只手轻轻儿阖着那个极信任的放在他膝盖上的，温和而柔软的小手掌。

“在这样的夜里是不愿意想起一切好和坏的事的，”——丽达说，在回答着自己的心思。她那时正在想她做着可怕而引人的游戏以自娱，究竟是好是坏。她望着萨鲁定，看见他的脸在月光下越发勇毅而美丽，两眼露着乌黑的亮光，顿时感到全身里一种业已熟悉的，甜蜜的松软和可怕的无意志。

“想起的是别种的事情!”——伊凡诺夫回答她。

沙宁微笑着，两眼不住地钉住坐在他对面的西娜的高耸的胸部和月光照得发白的美丽的颈脖。

乌黑的，轻微的山影斜倒在小船上面，等到船遗留下一条蔚蓝的银光的水带，重又跳到发亮地方去了，大地上越发显得亮些，宽些，自由些了。

西娜·卡莎委娜脱下了她的大草帽，现在开始在唱着一支俄国的民歌，甜蜜而忧郁，如一切的俄国歌一样。她的声音是一个高级的音调，虽然不很雄壮，却有感人的性质。

伊凡诺夫低语道，“很中听!”而沙宁也叫道，“可爱!”当她唱完了时，他们全都拍手，拍手的声音在两边黑暗的森林中很诧异的回应着。

丽莱亚叫道，“再唱个别的，西诺契加！更妙的是，背一首你自己的诗。”

“那末你又是一位女诗人了?”伊凡诺夫问道。“好上帝到底将多少的韵事赐给一个人!”

“那是一件坏事么?”西娜扰扰不自主的问道。

“不，这是非常的一件好事,”沙宁说道。

“如果一位女郎既有了青春与美貌，她再有了诗歌作什么用，我倒要想知道知道?”伊凡诺夫说道。

“不管他！西诺契加，你且背些诗出来吧!”丽莱亚亲爱而温柔的叫道。

西娜微笑着，微微别过脸去，然后开始以她的清朗而带音乐的语音，背诵着下面的诗句：

> 啊！爱情，我自己的真实的爱情，
> 我将永不对你告诉出这话，
> 我将永不对你告诉出我的燃沸的爱情!
> 但我要的是，闭上了这双含爱的眼，
> 他们会好好的保守着我的秘密。
> 知道它的只是烦恼的日子，
> 只是静谧的青色夜，金色的星儿，
> 只是在夜间微语着的如梦的森林，
> 这些，是的，他们知道，但他们却是哑的；
> 他们不会将我的热爱的秘密泄露了的。

他们又显出非常热诚的样子，全都高声的恭维着西娜，并不是因为她的小诗是一首好诗，但因为这诗恰恰的表达出他们的情绪，且因为他们正全都在想望着爱情和爱情的柔和的忧愁。

“咳，夜呀，咳，昼呀！咳，西娜的光亮的双眼呀，我求你告诉我，那个有幸福的人是不是我！”伊凡诺夫以一种沉重的声音，狂喜的叫道，这使他们全都惊得一跳。

“啊，我能够确实的告诉你，那个人并不是你，”西米诺夫答道。

“咳！不幸的我！”伊凡诺夫懊丧的说道；每个人都笑了。

“我的诗坏不坏？”西娜问犹里道。

他心想这首诗并不新奇，和千百首的同样的作品相仿。但西娜是那末美丽，且以她的那末一对黑漆漆的双眼恳求似的望着他，使他不得不慎重的答复道：

“我觉得他们是异常的可爱与和谐。”

西娜微笑着，她颇诧异于这样的赞美会那末样使她高兴。

“哈！你还没有知道我的西诺契加呢！”丽莱亚说道，“她的一切都是美丽而和谐的。”

“你并不是那末说的吧！”伊凡诺夫叫道。

“是的，我真的是这末说！”丽莱亚坚执的说。“她的声音是美丽而和谐的，她的诗也是这样；她自己是一位美人，即她的名字也是美丽而和谐的。”

“啊！我的天！你此外还能说些什么话！”伊凡诺夫叫道。“但我是很赞同你的意见。”西娜听着这些议论，又喜又慌乱的红着脸。

“是回家的时候了，”丽达猝然的说道。她不高兴听着西娜的被人赞美，因为她以为她自己是远过于西娜的，无论在美貌上，在聪明上，在趣味上。

“你要唱点什么不？”沙宁问道。

“不，”她答道，“我的嗓子不好。”

“确是回家的时候了，”勒森且夫说道，因为他想起了第二天

的清晨，他必须到医院的解剖室去。其余的人倒愿意多留一会儿。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是默默的，觉得疲倦而且满意。如前一样的，虽然看不见绿草的高杆被压伏于车轮之下，灰尘不久又复铺在白路上了。荒芜斑白的田野，在明月的微光中，看来是广漠而无际。

第 七 章

三天以后，在黄昏的深时，丽达忧闷疲倦，而心绪沉重的归家来。她非常的厌烦，想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往何处，她不知道，却又知道。她到了自己的房里，直挺挺的站着不动，双手握着，眼珠钉在地板上，她在恐怖之中，突然的明白，她和萨鲁定的关系，已走得太远了。因为自那个不可救药的柔弱的奇异时光之后，她第一次的觉察到，这个没有头脑的军官有如何的能力在压伏她，虽然他在各方面都比她低下。如果他叫唤她时，她现在必须要去了；她再也不能随她所欲的和他开玩笑，或任他接个吻，或带笑的拒绝他了。现在，如一个奴隶似的，她必须忍耐而服从了。

这件事情如何的发生，她已不能明白。如平常一样的，她控制着他，宽容他的爱情的旨趣；一切都是可喜的，有趣的，刺激的，如从前一样。然后到了一个时光，她的全个身体好像在火上烤着，她的脑筋如在一阵云雾中，除了想跳进深渊去的一个狂念之外，一切思想都没有了。土地好像在她足下裂开了；她失去了控制她自己肢体的力量，只觉得有两双巨眼勇敢的凝注在她的眼上。她的全个身体都为热情所颤栗，所震撼；她成了泛溢的欲念

的牺牲；然而她却再想重行经验到这样的热情的行为。丽达想到这里，她的全身又颤栗着；她抬起了肩部，把脸藏在双手中。她步履倾侧的，走过房间，开了窗户。有好一会儿，她凝望着恰恰挂在花园之上的明月，在远处的林中，一只夜莺正在歌唱着。悲哀压迫着她。她觉得异常的不好受，她又追悔，又觉得有伤于她的高傲，当她一想到，她已为了一个蠢蠢的无知识的男人而毁坏了她的生命，而她的失足，实是既愚又鄙，且真的是一种意外的事时，将来似是可怕的；但她想要以顽强的夸口，驱逐她的恐惧的预觉。

“哦，我干下了这种事，就是干下了!”她蹙着眉头，用病态的愉快的神情说出这句粗话来。“这一切都是小事! 我要这末干的，而我已经干下了；我觉得那末快活——啊，那末快活! 而我不求自乐，那是一个傻子。我必须不再想到这事；现在已经是无可补救的了。”

她无精打采的由窗口退回去，动手去脱衣服，让她的衣服从身上滑脱到地板上去。“总之，一个人只能活得一生，”她想道，她的裸出的肩部和手臂与寒冷的夜间空气接触着而有些凛栗。“等到我正式结婚之时，我又有什么所得呢? 那对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还不都是一样么! 我还要戚戚的忧虑着做什么呢?”

她立刻的觉得，这一切真的都是小事，明天起一切都完结，而且游戏中她已经得到了一切最好的与最有趣的了，而现在，她如一只鸟那末自由，一个不平凡的快乐而愉美的生活正放在她的前面。

“如果我愿意，我便恋爱着。如果我不愿意，那末，我便不!”丽达轻轻的对她自己唱道，同时想着，她的声音比之西娜·卡莎委娜的着实高明得多了。“啊! 一切都是小事，如果我愿意，我便要将我自己给了魔鬼!”她这样的突然的回答她的思想，将

她的裸臂举到了头顶，她的胸部颤动着。

“你还没有睡么，丽达?”沙宁的声音在窗外叫道。

丽达惊得一跳，然后，微笑着，取了一个披肩，围在肩上，走近了窗口。

“你真吓得我一跳!”她说道。

沙宁走得近些，双肘靠在窗盘上。他的双眼灼灼的，他的脸在微笑。

“这真是用不着的!”他玩笑似的低语道。

丽达伸着头露出疑问的神情。

“你不围着披肩，看来还要漂亮些，”他低声的有感的说道。

丽达惊诧的望着他，出于本能的将披肩更围得紧些。

沙宁笑了起来。她心里纷扰不安，却也靠在窗盘上，现在她感觉到他的呼吸直触在她的脸颊上。

“你真是一位美人!”他说道。

丽达疾忙的看他一眼，她看出他脸上的神情，不由得惧怕起来。她全身全体的感觉到她的哥哥的双眼正钉在她身上。她惊怖的将眼光转开了。这是那末恐怖，那末憎恶，竟使她的心似乎冰结了。每个男人都是这样的向她钉着，而她是喜欢这种的注视的，但她的哥哥也那末样的钉着，那便是太离奇了，太不可能的了。她恢复了精神，微笑道：

“是的，我知道。”

沙宁静静的钉注着她。当她靠在窗盘上时，她的披肩和内衣滑了下去，她的温柔的胸部，有一半可以看得见，月光照在上面，非常的洁白。

“人类常常的在他们与快乐之间筑起了一座长城，”他低低的声音抖动的说道。丽达害怕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她微声的问道，她的双眼仍然注视在

园中不敢与他的眼光接触。在她看来，似乎一件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快要发生了。然而无疑的她知道这是什么事。这是一件丑恶的，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她的头脑在燃烧着；她的眼光朦朦胧胧的，又恐怖，又好奇的，感觉到热热的呼吸直喷到她的颊上，吹动她的头发，送颤栗于她的全身。

“不明白么，像这个事!”沙宁答道，他的声音半吞半吐的。

丽达如触了电似的，抽身退回去，不知道她在做着什么事，她靠过桌面，吹熄了灯。

“是睡的时候了,”她说道，关上了窗户。

灯光熄了之后，窗外似反为明亮，沙宁的身影很清楚的可以看得见，他的身子在月光中显得青青的。他站在为露水所湿的长草中，微笑着。

丽达离开了窗口，机械的坐在她的床上。她四肢颤抖着，不能够集合她的思想，而窗外草地上沙宁的足声，使她的心跳得利害。

“我要发狂了么?”她憎恶的自己问道。“怎么样的可丑！偶然的一句话，我已经……这是不是狂恋病？我真的是那末不堪，那末坏的人么？我会想到这样的一件事，一定是堕落得很深了!”

她把脸伏在枕上，悲切的哭泣着。

“我为什么哭呢?”她想道，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哭的理由，但只觉得自己是可怜，被压制，不快活。她的哭，是因为她已经失身给萨鲁定了，是因为她已不再是一位娇贵的纯洁的处女了，是因为他哥哥眼中的那种侮辱的恐怖的注视。从前他不曾像那样的钉视过她。这是因为，她想道，她已经堕落了。

但最悲苦，最烦恼的思想，还是，她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妇人了，在她年轻，强健，美貌的时代，她的最好的力量，必须为男人而服务，专心致意的欲使他们的满足，而她给他们及她自己的

快乐愈大，他们便愈将看不起她。

“他们怎么会这样的？谁给他们以这个权利？我不是和他们一样的自由么？”她凝视着她房内的可怕的黑暗，自己问道。“我将永不会知道别一个更好的生活么？”

她的全个青年的体格，昂昂的告诉她说，她有从生命中取得一切有趣的，快活的，必需的东西给她的一个权利；她有将属于她自己一人的强健，美妙的身体任意处置的一个权利，但这个观念不久又消失在一种纷乱矛盾的思路的纠纷之中。

第 八 章

在从前的时候，犹里·史瓦洛格契学过图画，他很喜欢这个工作，所有他的空闲的时间也都专心在图画上。他有过一个时期，想成功一位艺术家，但一则因为没有钱，二则也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妨碍了这事，所以现在他只是间时的作着画，当作一种消遣的事，没有任何的特别的目的。

实在的，因为这个原故，也因为他没有训练，艺术并不曾给过他快活的满意；却给了点烦恼与失望。每当他的工作不能显得成功时，他便成了困恼而失意；反之，如果工作得很满意时，他便又堕入一种阴郁的幻想之中，感到他能力的浪费，既没有给他快乐，又没有给他以成功。犹里对于西娜·卡莎委娜颇有个大大的幻念。他喜爱身体高长，格局合度，声音美妙，眼光浪漫的少年女人们。他想的是，她所以能够吸引他的乃是她的秀丽与她的纯洁的灵魂，其实还不过是因为她的美貌与可欲。然而，他总想自己承认着，在他看来，她的可爱乃是一种精神的，并不是肉体的，这个观念，他以为，乃是比较高尚，比较优美的，虽然燃起他的血液，引动他的欲念的，的的确确是她的这种处女的纯洁与天真。自从他第一次遇见她的那个黄昏之后，他便感得一种朦胧

而强烈的愿望，想要玷污她的天真，这一种愿望，诚然是遇见了任何美貌的女人时都要引动的。

现在他的念头是集中在一位美貌的女郎身上了，她是快活的，健全的，充满了生命的愉快的，因此，犹里有了一个观念，想要画一幅“生命”。如许许多多新的观念所常引起的一样，这个观念也引起了他的热忱，在这个情形之下，他相信他的工作是会有一种成功的结果的。

他预备好了油布之后，便开始狂热似的匆匆的工作着，仿佛他是不敢缓慢似的。当他其初以颜色触上了油布，发生出一种和谐而悦人的效力时，他感到了一种愉快的颤栗，这幅画似已全部绘就的清清楚楚的立在他的面前。然而，当工作进行前去时，技术上的困难益发的加多，而这些困难，都是犹里所觉得不能够解决的。所有在他的想象中觉得光亮、美丽、强健的，一到了油布上便都成了浅薄而柔弱的了。精绘细描不再能迷住了他，却反使他烦恼失意。在事实上，他是不注意到他们，而开始以一种粗阔苟且的风格去画。因此，这幅画，原来望其成为一幅生命的清朗有力的写真者，却更显然的成了一个俗艳不雅的女性。像这样一幅沉闷的凝固的东西，既不见有什么特创，也不见有什么可爱，他自己这样的想；这是一幅莫克（Moukh）笔绘的真正的模拟品，意思和笔调都是平凡的；如常的，犹里很觉得忧郁不欢。

要不是有什么理由使他似乎羞于哭泣的话，他一定要哭了，一定要把头埋在枕头中，高声的啜泣着了。他极想要向什么人倾吐些话语，但却不是关于他自己的无才能的事。他没有去找人谈话，他的眼光悲哀的钉着那幅画上，他心里想道，生命常常是可厌倦、忧闷与柔弱的，对于他个人是并不含有什么有趣的事的。他必须在这个小镇上住上许多年头，这个思想使他觉得害怕。

“唉，这简直是死亡！”犹里想道，他的容色渐变得如冰似的

冷。然后他觉得有一个愿望，要去画“死亡”。他握住了一把刀，开始愤愤的去刮去他所画的那幅“生命”。他用了那末热忱工作成功的东西却要费那末多的困难去刮掉它，这又使他恼怒。颜色并不容容易易被刮去，刮刀滑了开去，两次割着了油布。然后他又见到白垩在油画上是不能作成轮廓的，这又大大的使他麻烦。他拿起了一支画笔，开始以赭色画他的题材的轮廓，然后慢慢的不注意的涂绘上去，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绘着。然而他的现在的作品却并没有失败，倒是因了如此的阑珊颓唐的方法，因了沉闷而沉重的色彩设计而得到了成功。原来的“死亡”的观念不久便自行消失了，所以犹里便继续的去绘出“老年”，这里绘的是一个瘦削的老媪，在暮色沉沉的时候，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蹒跚的走着。太阳已经西下了，与铅色的天空相映照的是许多黑暗的十字架的侧影。老媪的多骨的肩部，因负载了一具沉重的黑棺的重量而弯了下来，她的表情，悲苦而失望，她的一足触着了一个开着的坟墓的边上。这是一幅以它的愁苦与阴郁惊人的画。在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来叫犹里，但他却没有去吃，仍然继续的工作下去。过了一会，诺委加夫来了，他要告诉犹里一点事情，但犹里既不听他，更不答他。诺委加夫叹了一口气，坐在沙发上。他喜欢静静的坐着，在默想着一件事。他所以来找犹里，仅仅的因为他一个人坐在家里觉得忧闷悲恼。丽达的拒绝，仍使他难过，他不能决定他究竟是感到悲哀还是感得羞惭。他是一位直率而懒惰的人，所以他到如今还没有听见本地所流行的关于丽达与萨鲁定的闲话。他不是妒忌，但不过忧愁于那个将快乐带给他那末近的梦境的逝去而已。

诺委加夫想，他的生命是一个失败的，但他倒从没有过既是这样，不必生活，不如死去的念头。反之，现在他的生命对于他既已成为一种苦楚，他便想，这是他的责任，要将这个生命献给

了别人，抛去了他自己的幸福在一边。他不能够说明它，他只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愿望，要抛弃了一切东西，跑到了圣彼得堡，在那里，重缔与“党”的关系，没头没脑的向死亡冲过去。他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高尚的思想，他一念到这个美妙的高尚的思想是他自己的思想，便减轻了他的悲哀，且竟使他愉快。他在他自己的眼中，成了弘伟的人物。头上冠着一道的光彩灿烂的晕光，而他的对于丽达的忧郁的斥责态度几乎感动得他要哭出来。

然后他突然的觉得烦躁起来。犹里还在那里画着，一点也不注意到他。诺委加夫懒懒的立了起来，走近了画幅。这幅画还没有完工，因为这个原故，倒产生出一种有强烈的暗示的印象。犹里尽了他所能做的做去，诺委加夫则以为这是幅奇异的作品，他张开了嘴，以孩提似的赞美，向这位艺术家注视着。

“好?”犹里说道，向后退几步。

他自己以为这是他所看过的最有趣的一幅画，虽然它实在的有很明显的很大的缺点。他不能说出为何他有这个意见，但诺委加夫如果觉得这幅画不好的话，他便要完全感到受伤与恼怒了。然而诺委加夫却出神的低语道：

“非……常的美妙，真的是!”

犹里仿佛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不满意于他自己的作品。他叹了一口气抛下了他的画笔，这笔玷污榻边，他走了开去，一看也不看那幅画。

“啊，我的朋友!”他叫道。他正要向他自己，向诺委加夫表白那种毁灭了他继续工作的快乐的疑惑，因为他觉得，对于现在这一幅有希望的轮廓，他终于不能再有什么增益进去了。然而，他经过了一会儿的反省之后，仅仅的说道：

“这一切都是终于无所用的!”

诺委加夫以为这句话是他的朋友在那里献自己的美，立刻心

里就生出自身的悲楚的失意，便自己在心中说道：

“那是实在的。”

然后，过了一会，他问道：

“你说无所用，是什么意思?”

犹里对于这个问道，不能有正确的答复，他默默不言。诺委加夫又观察了那幅画一次，然后躺身在沙发上。

“我在《克莱报》(Krai) 上读过你的论文,”他说道。“真是行呀! ……”

“去它的吧!”犹里愤怒的答道，然而他不能说明他为何发恼，他正想起了西米诺夫的话。“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 它不能够阻止了杀人、盗劫与武力；他们仍将如前的一式一样的做去。空论不能帮助事实。我后悔写这篇东西。……不过被两三个白痴的人所读而已! 这有什么用处? 总之，这与我有何相干! 请问，为什么要将头颅与墙相碰而碰出脑浆来?”

犹里似乎看见他早年的政治活动，经过他的眼前；秘密的聚会、宣传、冒险与失败；他自己的热忱与他那末热心去拯救他们的那些人的那末无情。他在房里走来走去，演着手势。

“那末，做什么事都没有什么意思了,”诺委加夫嗫嚅的说道，他想到了沙宁，又接下去说道：

“个人主义者，你们这一班人都是!”

“不，不对的!”犹里热烈的答道，他受到他过去的回忆及将房中一切东西都幕上一层灰色的黄昏所影响。

“如果我们谈到了人类，如果我们连人类将来期待的最近的前途，还不能确切的估定时，所有我们的努力，宪法和革命，还有什么用处? 也许在我们所梦想的这个自由之中即已隐伏了将来的堕落，而人在实现了他的理想之后，将走回去，仍以四肢着地而行着吧? 因此，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且我如果一切都不顾，而

只顾到自己，结果又是怎么样？我于此又有何所得？我所最能够做的，便是，以我的天才与成功得到了名誉，被我的低下者的敬仰所沉醉，那便是说，为我所看不起的那些人所敬仰所沉醉，而他们的敬仰对于我应该是一无价值的。然后？活下去，活下去，一直到了坟墓，此后再没有别的事了！桂冠这样紧密的附于我的头颅上，竟使我不久便觉得它的可厌了。”

“总要说到他自己！”诺委加夫讥嘲的低语道。

犹里并没有听到他的话，他继续用悲愁和病态的喜悦的神情倾听自己的话语。他觉得他的话有一种美丽的阴郁，他们似乎使他高贵，增高了他的自尊的意识。

“到了最坏的地方，我将要成了一个被误解为天才，一个可笑的梦想者，一种滑稽小说的题材，一个愚蠢的个人，对于任何人都无所用！”

“啊哈！”诺委加夫叫道，他从榻上站了起来，“对于任何人都无所用。那末，你自己承认了那样么？”

“你是如何的荒诞！”犹里叫道，“你乃真的以为我是不知道为何而活，且不知道相信什么的么？如果我相信我的死能够救了世界，我大约要快快活活的走到十字架上去。但我不能相信这事；我所做的什么事，都永远不能改变了历史的进展；再者，我的助力是那末微小，那末不足注意，即使我没有生存在世上，世界也不会受丝毫的影响的。然而我竟为了如此极微至少，不足计量的助力，乃不得不去活着，受苦着，悲哀的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犹里并不觉得他现在所谈的是别种话，并不对于诺委加夫，乃是对于他自己的奇异的颓丧的思想回答起来了。突然的他想起了西米诺夫，便立刻闭口不说下去。一阵冷战直由他的脊梁骨中往下走。

“事实是，我怕那不可免避的事，”他低声的说道，他的双眼笨钝的向渐逐黑暗下来的窗口望着。“我知道这是天然的事，我不能够有方法去逃避了它，然而它却是可怕的——可憎恶的!”

诺委加夫虽然内心里为这样的一种叙状的真情实景所惊恐，口里却回答道：

“死亡乃是一种必要的生理学上的现象。”

“真是一个傻子!”犹里想道，同时，他憎恶的叫道，

“我的天！我们的死亡对于别的人有或没有必要，那有什么关系?”

“你的走上十字架的事怎么样?”

“那是不同的一件事，”犹里迟疑的答道。

“你是自己矛盾着呢，”诺委加夫以一种轻微的庇护的口气说道。

这话大大的恼怒了犹里。他将手指梳过他的散乱的黑发，热烈的反驳道：

“我永远不曾自己矛盾过。理由是，如果我秉着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我要选择着去死——”

“还不是一个样子的，”诺委加夫继续的固执的说道，以同一的语调出之。“你们这一班人都需要着烟火，赞美，以及其余的此物。这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个人主义!”

“便是个人主义又怎么样？那不能变更了事实。”

辩论成了纠缠无绪的结局。犹里觉得，他并没有意思要说那话，但那线索在一瞬之前似乎那末清楚而紧密的，如今却逃去了。他在房里走来走去，努力要制伏他的烦恼，同时他又自言自语道：

“有的时候，一个人要发脾气。在别的时候，一个人能够说得非常清楚，好像句子就放在他眼前一样。有的时刻，我的舌似

乎被缚住了，而我自己便说得纷乱无绪。是的，那是常常遇到的。”

他们俩全都沉默着。最后犹里停在窗口，拿起他的帽子。

“我们出去走走吧，”他说道。

“好的，”诺委加夫立地答应了，心里又快活，又苦恼，偷偷的希望着他能够遇见丽达·沙宁。

第九章

他们在林荫路上走了一两趟，没有碰到一个认识的人，他们听着照常的在花园中演奏着的乐队。他们奏得非常的不高明，音乐粗鄙而不和谐，但在远处听之，乐声却懒散而忧闷。他们碰见的男人们，女人们都是嬉嬉笑笑的闹着，他们的喧哗的愉快似乎与那悲戚的乐声及闷人的黄昏大殊。它触恼了犹里。在林荫路的尽头，沙宁加入他们，热诚喷溢的与他们招呼。犹里不喜欢他，所以谈锋却不畅快。沙宁对于一切他所遇到的人都要笑笑。后来，他们遇见了依凡诺夫，沙宁和他一同走去了。

"你们到哪里去?"诺委加夫问道。

"去款待我的朋友，"伊凡诺夫答道，取出一瓶孚特加酒来，得意洋洋的显给他们看。

沙宁笑了。

在犹里看来，这一瓶孚特加酒和这个笑声似乎是粗鄙下流的。他憎厌的转过身去。沙宁觉到了这情景，但不说什么。

"上帝，我谢谢你，使我不像别的人那个样子，"伊凡诺夫讥嘲的叫道。

犹里脸红了。"他也在说俏皮话呢!"他想道，当下他轻蔑的

耸了耸肩，走了开去。

“诺委加夫，坦白无欺的法利赛人，和我们一道来!”伊凡诺夫叫道。

“为什么?”

“去喝一杯来。”

诺委加夫忧闷的四面望了一望，但没有看见丽达。

“丽达正在家里，忏悔着她的罪过呢!”沙宁笑道。

诺委加夫恼怒的叫道，“真是无意识! 我要去看一个病人……”

“那个人儿没有你的帮助也是快要死去的。为了这，我们如没有你的帮助，也会将这一瓶乎特加酒收拾完毕的。”伊凡诺夫说道。

“假如我喝醉了呢?”诺委加夫想道。“好的，我来了，”他说道。

当他们走开了时，犹里远远的能够听见伊凡诺夫的粗率沉重的语声，和沙宁的率意的愉快的笑声。他又沿了林荫路而散步着。有两个女子的声音透过黄昏来呼唤他。西娜和学校教师杜博娃正坐在一张凳上。天色渐要黑暗下去，她们的容体几乎辨认得不清楚。她们都穿着黑衣，都没有戴帽子，她们的手里都拿着书。犹里匆匆促的加入她们。

他问道:“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从图书馆里来，”西娜答道。

她的同伴欠了欠身子，让开了一位置给犹里，他原想坐在西娜的身旁，但为了害羞，他却坐到了丑脸的学校教师杜博娃身旁了。

“你为何看来这样的颓丧可怜?”杜博娃问道，皱紧她的薄而干枯的唇片，如她所常做的。

“有什么会使你觉得我是颓丧可怜的？其实不对，我的精神却很活跃着呢。也许，有一点点儿烦闷。”

“啊，那是因为你没有事情做之故，”杜博娃说道。

“你有很多的事要做么，那末?”

“无论如何，我是没有空闲的时间去哭泣的。”

“我也并没有哭泣，是不是?”

“唔，”杜博娃嘲笑的说道，“你是生气着呢。”

“我的生活，”犹里答道，“使我忘记了欢笑是什么一会事。”

他以如此的悲戚的调子说出这句话来，竟使大家突然的沉默下去。他静默了一会，又含笑起来。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我的生活是最可启迪人的，”隔了一会，犹里这样说，其实则没有一个人对他这样说过。

“启迪些什么?”西娜小心的问道。

“为一个怎样的不该去生活的榜样。”

“啊，请你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我们。也许我们得些教训，”杜博娃说道。

犹里每以为他的生活是一个绝对的失败的，他自己乃是男人们中间最不幸，最苦恼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却具有某一种的悲郁的慰安，对人诉说他自己的生活以及一般人类的事，乃是他的一件乐事。他从不曾对男人们说过这一类的事，他本能的觉得他们是不会相信他的，但对于女人们，特别是年轻美貌的姑娘们，他却总想原原本本的谈到他自己。他很美貌，谈风又好，所以妇人们常常感到为他而生爱怜之心。这一次犹里起初不过是开玩笑，如今却复行跳入他寻常的调子中了；他冗长的叙说到他自己的生活。从他自己的描写里见出他是一位异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他为环境的力量所压迫、所束缚，为他的党部所不了解，他所以不成为人民的领袖，而仅是寻常为一点小原因被放逐

的学生，这错误不在他自己，而在于运命的偶然和人们的愚蠢。犹里像一切异常自己满足的人们一样，完全失于觉察出，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位有异常能力的人，有天才的人都是曾为这一类的环境所包围着，为这一类的不幸所磨练的。他好像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乃是一个残忍的运命的牺牲者。因为他谈吐很好，又活泼，又细致，所以他所说的话，便很像是真情实事，女郎们相信他，怜恤他，且同情于他的不幸。乐队还在奏着他们的忧郁而不和谐的音调，黄昏又是阴暗而闷人的，他们三个人便都感到一种悲苦的情调。当犹里停止了谈话时，杜博娃不禁默想起了她自己的沉闷单调的生存，以及已逝去的青春，既没有快乐，又没有恋爱，便低声的问着犹里道：

"告诉我，犹里，自杀的一念也曾横过你的心上过么?"

"你为什么问我这句话?"

"唉，我不知道……"

他们不再说下去。

"你是一个委员么，是不是?"西娜热心的问道。

"是的，"犹里简捷的答道，仿佛是不愿意承认那件事实似的，但其实却是喜欢那末做的，因为他想，对于这位可爱的女郎，他总要显得幻异的有趣味才好。他于是和她们一同走回她们的家，一路上他们说说笑笑。一切的烦闷都消失了。

"他真是一个好人！"西娜说道，当犹里已经走了时。杜博娃摇摇她的手指，恐吓的说道：

"当心，你不要和他谈上了恋爱。"

"什么话！"西娜笑道，虽然心里偷偷的害怕着。

犹里回家时，情绪比较得愉快有希望。他去看看他所已经开始的画幅。这画一点印象也没有给他，他满足的躺下去睡。那夜，他在梦中，看见美貌的妇人们，嬉笑着，勾引着人。

第 十 章

第二天的傍晚，犹里又到了他遇见西娜·卡莎委娜和她的同伴的那个地方。他整天的高兴的想到昨天傍晚时他和她们的谈话，他希望再能遇见她们，讨论同一的事，且再觉察到西娜和善的眼光中的同样的同情而温柔的视线。

这是一个静谧的黄昏。气候是温热的，略略有些微尘浮泛在街上。除了一两个过路的人之外，林荫路完全是空无游人的。犹里懒慢的沿着路走去，他的眼凝望在地上，他心胸里起了一种懊恼的情感，很生气的摇着头，好像有人侮辱他似的。

“如何的沉闷呀！”他想道。“我做些什么好呢?”

突然的，夏夫洛夫，那位学生，活活泼泼的走着，摆着双臂，脸上带着友情的微笑，向他走去。

“嗄，你为什么像这样的旷废时间的走着?”他问道，立刻停止了，给犹里以一只大而强壮的手。

“唉！我沉闷得快死了，一点事也没有。你到哪里去?”犹里问道，以一种疲弱的维护的口气出之。他常常的以这样的态度对夏夫洛夫说话，因为他既是一位从前的革命党的委员之一，所以他看待这一位孩子正如一位初出茅庐的革命家。夏夫洛夫愉快而

自满地微笑着。

“我们今天有一个讲演会,”他说道,指着一包花色不同的薄薄的小册子。犹里机械的取了一册,翻开了它,读着那篇长而干燥的通俗社会问题论文的题目,这些东西,从前他是非常熟悉的,但如今他却很不记得了。

“讲演会在什么地方举行?”他问道,带着同样的略有藐视的微笑,当下将小册子还了夏夫洛夫。

夏夫洛夫答道,“在学校里,”他举的学校名,乃正是西娜·卡莎委娜和杜博娃在那里当教员的一个。犹里想起,丽莱亚有一次曾告诉过他这些讲演的事,但他并不注意。

“我可以和你同去么?”他问道。

“啊,当然的!”夏夫洛夫答道,热心的赞同这个提议。他视犹里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过度的估计他的政治上的能力,对于他又敬重,又有点爱感。

“我对于这种事情很感到趣味。”犹里觉得他必须这样的说,同时他心里很高兴,他现在可以消磨过这个黄昏了,还可以再看见西娜。

“是的,当然的,”夏夫洛夫说道。

“那末,我们走吧。”

他们沿了林荫路很快的走着,过了桥,从桥的两边吹来潮润的空气,他们不久便到了两层楼的学校,许多人已经集合在那里了。

在一个大而黑暗的房里,摆着几行凳子和书桌子,用来映照幻灯的白布隐约的可以看见,还有遏止住的笑声。可以看见窗外微光中的树木的黑色的绿枝,丽莱亚和杜博娃正站在窗口。她们高兴的欢迎着犹里。

“你来了,我真是高兴!”丽莱亚说道。

杜博娃热烈的和他握手。

“你们为什么还不开始?”犹里问道，这时他偷偷的四面望着，希望能够看见西娜。

“那末西妮达·巴夫洛夫娜不曾到讲演会里来吧?”他显然失望的说道。

在那个时候，一段磷寸在讲台上的讲员桌边燃着了，照出西娜的身体来。这道光射在她美丽新鲜的脸上；她愉快的微笑着。

“我不曾到这些讲演会中来么?”她叫道，同时弯身向着犹里，伸出她的手。他默默不言的高兴的握住了她的手，她微微的倾侧于他的身上，从讲台上跳了下来。他感觉到她的温馥健全的呼吸直逼在他的脸上。

夏夫洛夫说道，“是开会的时候了，”他由隔壁房间里走进来。

校役足步沉重的在屋内走了一转，将几盏大灯逐一的点亮了，立刻屋内便光明起来。夏夫洛夫开了通到甬道的门，高声说道：“请到这里来!”

听讲的人起初是涩缓的，后来便喧哗的拥挤进讲演室来。犹里用好奇心望着他们，他的做一位宣传家的浓厚兴趣被引起来了。听讲者中，有老年人，有青年人，有儿童，没有一个人坐在前排凳子上；但到了后来，前排却为几位犹里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所占领了；还有一位是肥胖的学校视察员；还有几位是男女初等学校的教师与女教师。其余的听讲席则为穿着土尔其长袍，长外衣的人，兵士，农民，妇女，及一大群的穿着有颜色的衬衣及外衣的小孩子所占据。

犹里坐在西娜的身边，正在一张书桌之旁，静听着夏夫洛夫的朗诵；他诵得很镇定，但很坏，题目是关于普遍选举的。他的

声音，坚硬而单调，他所读的每一件事都如一行的统计数目。然而每一个人都专心的静听，只除了前排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久便不安定起来，且开始互相耳语。这使犹里恼怒起来，他觉得很难过，夏夫洛夫为何读得那末坏。夏夫洛夫显然是疲倦了，于是犹里对西娜说道：

“假如我代他读完了呢？你以为如何？”

西娜从她的低垂的睫毛之下，投一个和善的眼光给他。

“啊！好的，请你读吧！我愿意你去读。”

“你以为这方便不方便？”他低语道，对她微笑，仿佛她乃是他的同谋者。

“有什么不方便！大家都要喜欢的。”

在一次停顿之间，她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夏夫洛夫，他是倦了，且觉察出他自己读得如何的坏，便喜悦的接受了。

“当然！异常愿意！”他叫道，将他的位置让给了犹里。

犹里是喜欢朗诵的，且朗诵得很高明。他不看任何人，走到了讲台上的桌边，开始以一种高朗的和谐的声音读着。他两次低眼向西娜望着，两次都和她的光亮而有表情的眼光相碰。他又愉快，又纷扰的向她微笑着，然后，回眼到他的书上，开始更高声的更着重的读着。在他看来，似乎他正在做着一件最高妙最有趣的事。当他读完了时，前排的人拍起掌来。犹里庄严的鞠躬着，当他走下讲台时，他向西娜微笑着，意中仿佛是说，“我做这事是为了你之故。”有些微语的声音，椅子拖嗒嗒的响着，听讲者立起来要走，将椅子都向后推。犹里被人介绍给两位妇人，她们俩都恭维他朗诵得好。然后灯光吹熄了，屋里又黑暗起来。

“非常的感谢你，”夏夫洛夫说道，热烈的和犹里握手。“我愿意我们常常有人像这样的读给我们听。”

讲演乃是他的职务，所以他觉得要感谢犹里，仿佛犹里为他

办了一件私事一样，虽然他是以人民的名义致谢于他。夏夫洛夫特别着重于“人民”这个名字。“这里为人民的事业举办得那末少，”夏夫洛夫说道，仿佛他是告诉犹里以一件很大的秘密。“即使举办了什么事业，也是只用半副心思不注意的办着的。这是最可怪的事。为了要娱乐一群的沉闷的上等人，几打的第一等名角，歌者及讲演者都被约请了，但是为了人民，一个像我这样的演讲者便已足够了。”夏夫洛夫对他自己的温和的讽刺微笑着。“每个人都很满意了。他们更还要些什么？”

杜博娃说道，“那些话是真的。新闻纸上许多行的地位乃专为了伶人们及他们动人的表演而设；念着真令人作呕；至于这里……”

“然而我们做的是如何佳妙的一个工作！”夏夫洛夫自信的说道，这时他正在收集他的小册子在一处。

“神圣的脑筋简单者！”犹里在内心叫道。

然而西娜的人格和他自己的胜利，使他成为宽容和善的人，而且夏夫洛夫的绝对的坦直几使他很感动。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呢？”杜博娃问道，这时他们已走到了街上。

在街上，天色不像在讲演室里那末黑暗，天上还有几颗星熠熠的耀着。

“夏夫洛夫和我要到拉托夫家（the Ratoffs）去，”杜博娃说道，“你可以送西娜回家么？”

“很高兴，”犹里说道。

西娜和杜博娃同住在一所小房屋之内；这屋建在一所弘大而像荒地似的花园中。到家去的沿途上，她和犹里谈的都是关于讲演以及她对于他们的印象的事，因此，犹里益发的自信，他已做了一件高明而伟大的事了。当他们到了那所屋前时，西娜说

道：

“你不进来坐一会么?”犹里高兴的答应了。她开了门，他们跨越过一方小小的草铺的天井，天井后面便是花园。

“请进花园去，好不好?”西娜笑道。“我本要请你进屋，但我怕东西都没有整理好，因为我清早便出外了。”

她进了屋，犹里向绿色的芬芳的花园走去。他并不走得很远，他站住了，带着浓厚的好奇心细望着屋旁的黑漆漆的窗户，仿佛有什么事，什么很美丽而神秘的事在窗内发生着。西娜在门口出现了。犹里几乎不认识她了。她换掉了她的黑衣，现在正穿着一身小俄罗斯的衣服，一件薄薄的短的上衣，袖子也很短，系着一条青色裙子。

“我来了!”她微笑的说道。

“我看见了!”犹里答道，带着一种神秘的，只有她一人能够领悟到的神情。

她又微笑着，眼光向旁望着，这时他们正沿了一边是长草，一边是紫丁香的园径走着。树木都很细小，大部分是樱桃树。树的嫩叶，具有一种松香的气味。在园后有一个草地，野花正繁缀于长草之间。

“我们就坐在这里吧，”西娜说道。

他们坐在篱边，篱已经是七零八落的了，夕阳正在逝下，他们的眼光越过草地可以望得见。犹里握住了一枝盛放的紫丁香，一阵露水从枝上零了下来。

“我要不要对你唱一点什么?”西娜问道。

“啊，好的，请!”犹里答道。

西娜如在那天黄昏的野餐会中一样的深深的呼吸着，当她开始唱“啊，美丽的爱星”时，她的壮健的胸部在薄薄的上衣里面起落得很清楚。她的歌声，纯洁而有情的，浮泛于黄昏的空气

中。犹里一动不动的凝望着她，呼吸也减少了。她觉得他的眼睛在她的身上，便闭了她自己的，以更温柔更热情的声调唱下去。四周围静悄悄的，仿佛万物也都在静听；犹里想起了春天一只夜莺在唱时，林地的神秘的静谧的情形。

当西娜在一个清朗而提高的声调上停止了时，寂静的空气似乎更为浓厚了。夕阳的光已经暗淡下去了；天色渐暗，且更为广漠。树叶与绿草看不见的颤抖着，跨过草地，经过花园，来了一阵柔和芬芳的微郇；如叹息似的微弱。西娜的双眼，在阴暗中显得亮晶晶的，转向犹里方面。

“为什么一声不响的?”她问道。

“这里是太可爱了些!”他微语道，手又握住了一枝带露的紫丁香。

“是的，是非常的美丽。”西娜如梦的答道。

“实在的，活在世上是很美丽的，”她又加上去说。

一个模糊而不宁的念头横跨过犹里的心上，但它没有形成了任何清楚的式样便又消失了。有人在草场的那一边高声吹嘘了两次，然后一切又都如前的沉寂。

“你喜欢夏夫洛夫么?”西娜突然的问道，她自己的内心也在揶揄着如此的一个显然蠢笨的问题。

犹里觉得一瞬间的妒忌的剧苦，却以略略的努力，严肃的答道，“他是一个好人。”

“他是如何专心致意于他的工作呀!”

犹里默默不言。

一阵微茫的青雾从草场上升起，草在露中显得更为苍白。

“渐渐的潮湿起来了，”西娜说道，微微的颤栗着。

犹里不自觉的望着她的圆而柔软的肩膀，立刻感到纷乱不安，而她，觉察了他的注意，虽然她是喜欢他的注视的。

“我们走吧。”

他们歉然的沿了园中的小径而归，在走时，不时的互相轻轻的触碰着。一切四周的东西都似乎黑暗了，荒芜了，而犹里幻想着，现在花园自己的生活是快要开始了，这一个生活是神秘而无一人知道的。在前面，在树林之中，经过载着露水的草，奇异的阴影不久便要偷偷的来了，而黄昏更深了，语声在绿油油的沉寂的所在低唔着。这个，他对西娜说了，她的黑眼曾偷偷的窥着黑林之中。犹里又想着，如果她突然的脱去她的所有衣服，全身雪白赤裸的，快快活活的经过有露点的草地而向暗林中跑去，这也一点不是什么可怪的事，但觉得美丽而自然的；这也不会扰及油绿荫暗的花园的生活，而只有使这生活格外的完美。这个，他也有意要告诉她，但他不敢说出口来，说出来的只是些关于人民的及演讲的事。但他们的谈话消沉下去了，以后便停止了，仿佛他们只不过耗费了字句似的。因此他们便默默的走到了门口，他们自己微笑着，以他们的肩，触坠了树枝上的露水。每一件东西似乎都是静谧，快活，默思着，如他们自己一样。天井和刚才一样的黑暗而寂静，但外门已经开了，屋内急步的声音可以听得见，还可以听到抽屉的启闭声。

“亚尔加已经回来了，”西娜说道。

“啊，西娜，是你么?”杜博娃从屋内问道，她的声音里带着些不吉的遭遇的暗示。她脸色苍白而衷心扰乱的出现于门前。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正在找你呢。西米诺夫快要死了!”她呼吸急促的说道。

“什么!”西娜叫道，为恐怖所袭击。

“是的，他快死了。他在吐血。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说，他是完了。他们把他抬到医院里去。真是可怕的顷刻间的事。我们正在拉托夫喝着茶，他是那末快活，和诺委加夫辩论着这事那事

的。然后，他突然的咳嗽起来，从椅上站起，倾跌不定的，血喷了出来，喷到台布上，喷到一个果酱的小匙上……那血又黑又浓……”

“他自己知道不?”犹里问，带着严肃的趣味。他立刻忆起了月光辉煌的一夜，阴郁的影子，与那个微弱破裂的声音，说道，“你将活着，你将走过我的坟墓，停步了，而我……”

“是的，他仿佛是知道的，”杜博娃答道，神经质的动着双手。“他对我们全体望着，问道：‘什么事?’然后，他从头至踵的颤抖着，说道，‘已经到了!’……唉，好不可怕!”

“这是太可怖人了!”

大家都沉默着。

现在天色已经很黑了，天空虽然是很清朗的，然在他们看来是似乎突然的变成了阴暗而忧戚的了。

“死是一件可怕的事!”犹里脸色苍白的说道。

杜博娃叹着气，眼向空处望着。西娜的颔颤抖着，她无意识的微笑着，她不能像别人似的感到那末样的震骇；她还年轻呢，她充满了生气，还不能够注定她的思想于死亡上。在她看来，于一个美丽的夏天的傍晚，如这样的正散射着欢乐的，而竟有人受苦，快要死去，这是不可信的，不能想到的。这是出于天然的一种念头，当然的，但为了某种理由，她却觉得这是不对的。她羞于有这样的一种感情，竭力要压伏它，尽量的想表示同情，这一种努力，使她的忧戚仿佛比之她的同伴们还要深切。

“唉!可怜的人!……他怎么样呢……?”

西娜本想问道，“他是真的不久便要死去么?”但这话梗在她的喉头，而她便絮絮的问杜博娃以庸愚的不联络的种种问题。

“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说，他的死期不是今天晚上便是明天早晨，”杜博娃以沉重的语声答道。

“我们要去看望他么?”西娜微语道。“或者你们以为我们还是不要去好，我全都不明白。”

这乃是他们三个人心里所同要说出的一个顶重要的问题。他们要去看西米诺夫的死亡么?这是一件对的或是不对的事呢?他们全都想去，然而又怕看见他们所要见的事。犹里耸了耸肩。

“我们去吧,”他说道。“大约他们不会允许我们进去的，且也许——”

“也许他要见见什么人,”杜博娃加上去说道，她仿佛释然的样子。

“走吧，我们去!”西娜决心的说道。

“夏夫洛夫和诺委加夫都在那里,”杜博娃加说道，仿佛要辩护她自己。

西娜跑进室内去取她的帽子和大衣，然后他们忧戚的走过镇中而到了那座大的灰色的三层楼屋，即西米诺夫躺在那里快要死去的那座医院。

长而穹顶的甬道里是黑漆漆的，有一股热烈的碘酒和石炭酸的气味。当他们经过了疯病部时，他们听见了一个粗暴愤怒的声音，却看不见人。他们感到受伤了，焦急的匆匆向一个小黑窗走去。一个老年的灰白头发的农人，颔下一部长的白须，穿着一件大的前褂，登着沉重的长靴，蹀蹀的沿了甬道向着他们走来。

“你们要看什么人?”他立定了问道。

“恰恰抬到这里的一位学生——西米诺夫——今天!”杜博娃嗫嚅的说道。

“请到第六号楼上,”这仆役说道，又向前走去了。他们能够听见他哗啦的吐了一口痰在地上，然后用足将痰抹扫开去。楼上比较光亮清爽；天花板不是穹形的。一扇写着“医生室”的门半开在那里。在这室里，有一盏灯点着，瓶和杯子的相碰声能够听

得见。犹里向内望着唤了一声。瓶杯的相触声停止了，勒森且夫走了出来，如常的显得活泼而热心。

“嗄!”他以快乐的声音叫道，显然的他是习见着那种使他的来客忧戚的事实的。“今天是我值班。你们好吧，姑娘们?”然而，他立刻蹙着额，以严重的口气接上去说道。“他似乎还不曾醒过来。我们到他那里去吧。诺委加夫和别的人都在那里。”

当他们成单行的沿了清洁空洞的甬道走着时，经过好些大的白门，上面写着黑的数字，勒森且夫说道：

“已经去请一位牧师去了。结局来得那末快，真是可异的事。我被惊骇了。但最近他伤过风，你们知道的，就是因此之故了，我们到了。”

勒森且夫开了一扇白门，走了进去，其他的人以不熟练的样子跟着，在门口竟互相的拥碰住了。

这个房间清洁而阔敞。共有六张床，其中的四张是空的，每一张床上都有一床粗糙的灰色被，整洁的叠着，奇异的给人以一个棺材的暗示。在第五张床上，坐着一位小而形容枯槁的老头子，身上穿着晨衣，他羞涩的望着新来者；在第六张床上，躺在一床同样的粗糙的被单之下的是西米诺夫。在他的身边，身体微微弯侧的坐着的是诺委加夫，伊凡诺夫和夏夫洛夫则站在窗口。他们全都觉得在一个快死的人面前互相握手，仿佛是一件古怪而痛苦的事，然而若不握手，又似乎也同样的不好过，好像这种礼节的免除，他们正是暗示着死亡的将近。有的人互相握手，有的人则制止住了，而同时大家都静静的站住，以严重的好奇心凝注着西米诺夫。

他徐缓的艰难的呼吸着。他看来，离开他们所认识的西米诺夫如何的远呀! 实在的，他几乎好像不是活的人了。虽然他的身体，他的四肢都是同样的，他们现在都显得古怪的僵硬，且稀常

的难看。那种天然的给予生命与活动于别的人类的身体上的东西，似乎不再具于他的身体上了。有种可怕的东西正在迅速的秘密的在他的不动的身架之内完成了，仿佛在忙着做重要而不可避免的一件工作，他所有的生命全走到那方面去，仿佛在集中注意于这个工作上，以锐敏、不能表明的兴趣观察着它。

从天花板上悬下来的灯清朗的照在将死者的无生气的容颜上。所有站在那里的人都凝望着它，他们全都屏气停息的仿佛怕要扰及一种无限严重的事似的；在这样的沉寂之中，病人的嘫嘫艰苦的呼吸显得可怕的清晰。

门开了，一位胖而矮小的牧师，以短促龙钟的步履进来，和他同来的是他的歌颂赞诗者，一个黑而瘦弱的人。沙宁也和他们同来。牧师轻声的咳嗽着，向医生们及一切在场的人鞠躬着，他们也以过度的礼貌回敬他，然后又全都如前的完全沉寂着。沙宁没有注意到任何人，自己坐在窗口，以高度的好奇心望着西米诺夫以及别的人，因为他想知道病人和在他身边的人实际上所感觉的所思想的是什么。西米诺夫仍然不动一下，如前的呼吸着。

"他没有知觉，是不是?"牧师和声的问道，不专向某一个人问着。

"是的，"诺委加夫匆匆的答道。

沙宁低语着些愚昧的话。牧师疑问的对他望着，但沙宁却沉默不言，他于是又转过脸去，将他的头发掠平到后面去，穿上他的长服，以高朗柔和的声音开始唱着为死人而设的赞歌。

唱赞歌者的声音是一个低音阶的，粗糙而不入耳，所以当这个歌声升到高高的天花板上时，一句一音都是痛戚的不和谐。赞诗一开始唱，所有的人的眼睛便都恐怖的注定在死人的身上。诺委加夫站得离他最近，他想着，西米诺夫的眼皮在微动了，仿佛那不能见物的眼珠转向唱诗的那个方向去。但在别的人看来，西

米诺夫仍是如前的不动一下。

第一下，西娜开始柔和而持久的哭了，她的眼泪直挂下她的年轻美貌的脸部。所有别的人都向她望着，而杜博娃也依次的哭着。男人们的眼中，眼泪也涌起来了，但他们咬紧了牙，竭力将它们缩回。每一次赞歌的歌声高了一层，女子们便更纵声的哭着。沙宁皱着眉头，憎恶的耸着肩，他想，如果西米诺夫听见了这哭声，他将如何的不可忍受，而对于健全的平常人，这哭声又是如此的极不愉快。

“不要那末高声的唱!”他厌恶的对牧师说道。

牧师驯服的曲身向前，去听他的话，当他明白了这话时，他却蹙着额，反更高声的唱着。他的同伴对沙宁望着，别的人也都望着他，恐怖而且诧异，仿佛他说了些拂逆人意的话。沙宁以一种姿势表示他的懊恼，但不说什么。

当歌声停止了时，牧师包起了在他长服上的十字架，情形较前更为痛苦。西米诺夫躺在那里，如前的僵硬不动。突然的同一的一道思想，可怕，但是不可抵抗的，进入一切人的心上。但愿一切能够快些完结吧！但愿西米诺夫死去了吧！他们既惧又羞的想在压伏这个愿望，交换着怯懦的视线。

“但愿这一切都完结了!”沙宁低声的说道。“怪怕人的，是不是?”

“是的!”伊凡诺夫答道。

他们差不多都是耳语着的，很明白的，西米诺夫是不会听得见，然而所有其余的人却都惊骇了。

夏夫洛夫正想说几句话，但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声音，不可形容的清晰的，正反响在房间，送一阵的颤栗于每个人的全身。

“咿——咿——咿!”西米诺夫呻吟道。

仿佛他已得到所要表白的那个意思，他乃继续的发出这个曼长的调子，仅为他的艰苦粗糙的呼吸所间断。

起初，他们觉不到他发生了什么事，但不久西娜、杜博娃和诺委加夫都哭了。牧师缓缓的严肃的重复唱了起来。他的肥胖而好脾气的脸部显然的表示出同情与感动。几分钟过去了，突然的西米诺夫中止呻吟了。

“一切都完结了，”牧师低语道。

然后缓缓的，费了好多气力，西米诺夫移动他的紧合着的唇片，他的脸仿佛被一个微笑所紧缩。看着他的人，听见了他的空洞的巫似的语声，从他的胸部的深处发出，仿佛它是从一个棺材盖下面发出来似的。

“蠢蠢的老傻货！”他说道，狠狠的钉着牧师。他的全身颤抖着，他的双眼在眼窝中间发狂的转动着，他全身都伸直着。

他们全都听见这些声音，但没有一个人走动；有一会儿，牧师的胖肥润湿的脸上，消失了忧愁的表情。他焦急的四面望望，但没有碰到一个人的视线。只有沙宁微笑着。

西米诺夫又动了动他的唇片，然而没有声音逃出来，而一边垂下了他的稀而美的髭须。他再伸长他的四肢，见得更长更可怕了。一点声响也没有，也不见一点的极轻微的移动。现在没有一个人哭。死的将临较之死的实际的降落尤为可悲，尤为可怕；这是很可怪的，如此恐怖的一幕竟如此简单而迅速的完结了。他们有一会儿立在床边，眼望着已死的瘦骨嶙峋的身体，仿佛他们还望着有什么别的事要发生。他们专心一意的看着诺委加夫阖上了死者的双眼，将他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各自想在心里引起了一种恐怖而怜悯的意识，然后他们沉默的小心的走了出去。甬道里现在已经点上了灯，一切似乎都是如此的熟悉与简单，竟使每个人都呼吸得更为舒畅。牧师第一个走，短促的一步步迈着，他想对

少年们说几句安慰的话，叹着气，开始柔声的说道：

“亲爱的，亲爱的！这真是很可悲。如此的一位年轻人。唉！这是很明白的，他死得并没有遗憾。但上帝是怜悯人的，你们知道——”

“是的，是的，当然的，”夏夫洛夫答道，他走在他的后边，想要表示有礼貌。

“他的家族知道么？”牧师问道。

“我实在不能够告诉你，”夏夫洛夫说道。

他们全都诧异的互相望着，因为这似乎是古怪而不大合礼的，他们竟不能说出西米诺夫的家族是什么人。

“他的妹妹在中学校里，我相信，”西娜说道。

“啊！我知道！好，再见吧！”牧师说道，用肥滚滚的手指微举起他的帽子。

“再见！”他们齐声的说道。

到了街上时，他们叹着气，仿佛被释放了。

夏夫洛夫问道：“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呢？”

经了略略的踌躇之后，他们互相的告别，各走他们自己的路。

第十一章

当西米诺夫看见了血，并感觉到他四周与他身内的可怕的空虚时；当他们扶他起来，抬他开去，使他躺下，代他做了一切事时，（这些事是他一生所习惯于做的，）然后他知道他是快要死了，他奇怪着为什么他一点也不怕死。

杜博娃说起过他的恐怖，这是因为她自已在恐怖着，她设想，健康的人如果怕死，则快死的人当更怕了。他的铁青的气色，他的狞视的眼睛，乃是失血与弱衰的结果，她和别人都以为是恐惧的表现。但在实际上，这并不是恐惧，同时他对医生所提出的那个“已经到了么?”的问题也决不是恐惧。在一切时候，特别是从他知道他已得到了肺痨病之后，西米诺夫一直是怕死的。在他的病症初起时，他的心境是异常的恐怖着，很像一个被判决死刑而一无特赦希望的人所感到的恐怖一样。在他看来，几乎世界从那一刻起便已仿佛无存的了；所有在这世界上，他从前所觉得美好的，愉快的，欢乐的，都已消失了。周绕于他身旁的一切都是要死去了，要死去了的，而每一刻每一秒都可带来某种可怕的，难忍的，惊人的，如一个黑漆漆而张着口的陷阱的东西。他所见的死是如一个陷阱似的广大，无底，而如夜似的阴

沉。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无论他做什么事，这个黑漆漆的深坑总是在他的面前；在它的不可穿透的阴郁之中，一切声，一切色，一切感觉都失去了。这是一个极可怕的心境，然而它却经得不长久；当日子过去了，当西米诺夫渐近于死亡了，他对于它却更为辽远，朦胧，而不可捉摸。

每一件周绕于他身旁的东西，声、色、感情还继续是他时常所知道的那样。太阳永远的光辉四照；人民如常的熙熙攘攘的各做其事，而西米诺夫他自己，也有重要的事与乎不关紧要的事要做。正如从前一样，他在清晨起床来，仔细的梳洗着，吃他的午餐，感觉到食物合不合他的胃口。如从前一样，太阳与月亮对于他是可喜悦的，阴雨与潮湿是可恼的；如从前一样，他在晚上和诺委加夫及别的人打台球；如从前一样，他读着书，有的是有趣，有的是既笨又沉闷。起初他对于不但自然界和周围的人们毫无变更，连他自己也都照旧一层觉得又奇怪，又恼怒，还是心痛。他竭力去变更这个情形，要逼着人们对于他及对于他的死亡发生兴趣，叫他们感到他的可惊怕的地位，使他们明白一切都要完结了，然而，当他告诉他的熟人以这事时，他便看出他不该这末办。他们其初显得惊讶，然后狐疑着，一定疑惑医生诊断的不确。最后，他们便竭力要除去这不愉快的印象，突然的变换了谈话的题目，过了一分钟，西米诺夫自己也不知不觉的和他们谈起了一切生的东西，而不谈到死了。他想把全世界吸引到他自身内所发生的事上去的努力显然是完全无用的。

然后，他想要离群索居，专心致志在他自己身上，寂寂寞寞的去受苦，完全而强固的感受着他的逼切的运命。然而，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他的日常环境中，一切都是和从前一样，他如果要想象它是与前不同，或他，西米诺夫，现在便已不存在人间了，这似乎是不对的。死的一念，其初使他受了那末深的一个创痕

的，如今渐渐的不大感刺激了；被压迫的灵魂重得自由了。完全遗忘了的时间，更多更多了，生命再度展放在他的面前，富于色彩、动作与声音。

仅在夜间，在他独居之时，他才为一个黑阱的感觉所侵袭。在他熄了灯之后，乃有一种无形无迹的东西，徐徐的在黑暗中升起于他的上面，微语道，“唏……唏……唏!”一刻也不停顿，而从他的身内又有别一个声音可怕的回答着这个微语。然后，他觉得，他是渐渐的成了这个咿唔微语与这个深奥的浑沌的一部分了。他的生命在其中，似如一道微弱的跳跃不定的火焰，不定在什么时候便会永远的熄灭了。然后，他决心要整夜的点了一盏灯在他房里。在灯光之下，奇异的咿唔止息了，黑暗消失了；他也不再有立在一个张口的深阱边上的印象了，因为灯光使他想起他生平一千宗细小而平常的事情；那椅子，那灯光，那墨水瓶，他自己的足，一封未写完的信，一个基督像，他永远不曾点过的像前的灯，他忘记放在门外的皮靴，以及许多别的日常在他四周的东西。

然而，即在那个时候，他还能听见咿唔的微声从房子的一角，灯光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发出来，而黑漆漆的深阱又在张口要接他下去。他怕向暗处望去，或竟至于不敢去想到它，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一瞬间，可怕的阴暗竟包围了他，幕罩了灯光，如用一阵冷而浓密的雾遮盖了世界，不使他看见。使他痛苦，使他惊惶的乃是这个。他觉得仿佛他必须是一个孩提似的啼哭着，或将他的头颅向墙头碰着。但当日子过去了，西米诺夫渐渐的更邻近于死亡了之时，他却渐渐的更习惯于这种的印象。仅仅被一句话，或一种手势，或见到了一个送葬队，或看见了一个坟场，他们便更为强固，更为可怕了，他便觉到，他也是必须死去的。他焦心苦虑的要避免了这种的警告，便永不走到任何通到坟场的街

道上去，也永不仰面而睡，将双手合放在胸前。

他有两个生命，真的有；一个是他从前的生命，富饶而明白，不能够有死亡的一念，也忽视着它，全力注重着的是它自己的事务，且希望永远的活下去，无论费什么代价都可以；再一个生命是神秘的，无从捉摸的，难知的，它如一个虫在一颗苹果之中，偷偷的哏食着他从前生命的心，毒害它，使它不可忍受。

因为有了这个双重的生命，所以西米诺夫到了最后，觉得他自己和死已面面相对，且知道他的结局已近了时，他倒不觉到什么恐惧了。“已经到了么?”那便是他所问的一切的话，为的要确切的知道所期望的事是否到了。

当他在那些围绕于他四周的人的脸上，他读出对于他的问话的回答，他所诧怪的，只是，结局却似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自然，好像是他做超出他力量以外的沉重的事的结局一样。同时，他又有了一个新而奇怪的内在的感觉，他看出，这是再不会有别的结果的，死亡乃是他的生活力衰弱下去的平常的结果。他所觉得余憾的，仅只是，他不再能看见世上的一切东西了。当他们将他抬上病车送到医院去时，他以睁大了的充满眼泪的双眼，四面的凝望着，努力要一眼望去便记下一切的东西，他悲憾于他不能够在他的记忆中坚记着这个世界的每件琐物，它的富裕的天空，它的人，它的春绿色以及它的远远的青色的地平线。在实际上，同样的可亲爱的，他觉得说不出的可宝贵的，乃是所有他从前永不曾注意到的小东西以及那些他常常觉得充满了美丽与重要的；天空，黑暗而广漠，镶着它的熠熠的金星；车夫的憔悴的背形，穿着褴褛的外衣；诺委加夫的忧愁的脸；灰尘飞扬着的街道；窗户中灯光煌亮白着房屋；沉默的站立在后边的黑漆漆的树木；颠簸的车轮；柔和的晚风；所有他能够看见的，听见的，感到的。

后来，在医院里，他的眼睛迅速的在那间大房间内四望着，

专心的望着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直到了他为肉体的痛楚所妨止，这个痛楚使他发生一种绝对孤寂的感觉。他的知觉现在集中于他的胸部，那便是他的一切痛苦的源泉。徐缓的，十分徐缓的，他开始被生命所推开了。现在，他所看见的东西，在他看来，似都是奇异而无意义的了。生与死之间的最后争战已开始了；它充满了他的全身，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奇异而寂寞，一个恐怖，痛楚与失望的争突的世界。渐渐的，又有了清神志爽的时间；痛楚停止了；他的呼吸更为深沉而和平，从那白色幕之中，声音与形状略有点清楚。但一切都还是微茫而无关的，仿佛他们都是在于远远的地方。他清清楚楚的听见声音，然后，他们又听不见了；人形无声无息的走动着，如在电影幕上所映出的人形一样；熟悉的脸显得陌生起来，而他不能够想起了他们。

在邻近的床上，有一个相貌整齐，脸上修剃得光光的人在高声的读报，但他为什么读，或对着什么人读，西米诺夫却永不要去想它。他清清楚楚的听见说，国会的选举又延期举行了，还听见说，一个人设计暗杀一位大公爵，但这些话却是空虚而无意义的；如水上的浮沤，出现了又消失了，一点也不留下痕迹来。那人的嘴唇动着，他的牙齿发着亮，他的圆眼转动着，报纸簌簌作响，灯光从天花板射下来，灯的四周，大的黑蝇，形状可怕的，在旋转爬行。至西米诺夫的脑筋里，有点东西似乎向上燃烧着，照耀在一切围绕于他四周的东西上。他突然的感到，一切东西现在对于他都是没有关系的了，所有世界上的工作与事业也都不能够增加仅仅一个钟头于他的生命之上了；但他必须死去。他又沉入黑雾的波涛之中了；两个可怕而秘密的势力之间的沉默的冲突又开始了，其中的一个，搐搦的努力要毁灭了其他的一个。

西米诺夫第二次回复意识之时，便是他听见哭声与唱歌声之时。这似乎对他绝对的不需要，对于一切在他身中正在进行的事

一点也不发生关系。然而，有一瞬间，它却燃起了他脑中的火焰，而西米诺夫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个人的滑稽的悲戚的脸，他对于西米诺夫是绝对的不感兴趣。那是最后的生命的符号。以后发生了的事，乃是生存的人所完全不能够想得到或感得到的。

第十二章

“到我家里来，我们为死者举行一次纪念会，”伊凡诺夫对沙宁说道。沙宁点点头，接受了他的邀请。在路上，他们买了乎特加酒和冷菜，追上了犹里·史瓦洛格契，他正沿着林荫路慢慢的散步着，看来十分的颓唐。

西米诺夫的死给他以一种纷扰而且痛苦的印象，他觉得这有分析的必要，但去分析它又是几乎不可能的。

“总之，这是十分简单的！”犹里对他自己说道，想要画一条直的短线在他心上。“人在出生之前是不曾存在于世的；那似乎并不见得可怕也并不难解。人死了时，他的生存便终了。那也是同样的简单而且容易领会的。死亡是创造生活力的机械的完全停止；他是完全可领会的；关于他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从前有一个孩子名叫犹拉，他进了学校，和同学们打架，他斫下蓟草的头，他以他自己的特殊方法过着他自己的特殊而有趣的生活。这个犹拉死了，而代替他的却是一个很不相同的人，散步着，思想着，这人便是大学生犹里·史瓦洛格契。如果他们遇到了，犹拉一定不会明白犹里，也许还要憎恶他，当他是一位要引起他无穷懊恼的可能的教师。所以，在他们之间，是有着一道鸿沟，所以，如

果那个孩子犹拉死了，我自己也便死了，然而直到了今日，我还不曾注意到他。那便是死亡的如何的情形了。总之，是十分的自然，简单！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死了有什么损失呢？生命，无论如何，是包含着多数的忧愁，少数的快乐的。不错的，生命也有他的愉快，不舍得失去了他们，但死亡却使我们避免了那末许多的疾病，那些是我们在结局时所得到的。“那是很简单的，并不那末可怕的，是不是？”犹里高声的说道，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但突然他又跳了起来，当时另有一个思想似在刺痛他。“不，全个世界，充满了生命与异常复杂的世界，乃突然的变成了什么也没有么？不，那并不是孩子犹拉之变成了犹里·史瓦洛格契！那是荒诞不经而且不能忍受，所以，那是可怕的，不可悟解的！”

犹里用了全力，努力要形成这个情态的一个概念，这个，没有一个人觉得有忍受的可能，然而每个人却都忍受着，正如西米诺夫所曾做的。

“他也并不怕死呢！”犹里想道，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反省的可怪而微笑着。“不，他还对我们大家笑着，他笑着我们的牧师，我们的歌唱，以及我们的哭泣。”

他觉得在这里有一段意思如果得到了了解，便可以明白全部。但是在他的心灵和这段意思之间仿佛筑着一堵牢不可破的墙壁。智慧一到了平滑得不可捉摸的平面上便滑倒了，在觉得意义业已接近的当儿，思想竟又在下面原地方“辞谢不敏”了。极微细的思想和观念的网无论往哪方面抛去，捉获到的还一定只是些平淡而且讨厌的言语：便是“又可怕，又显明！……”思想往下便不走了，显然是不能走了。

这真是痛苦，使脑筋、心灵和整个身体衰弱下去。烦恼钻进心去，思想成为疲弱而无色，头痛起来，极想坐在林荫路旁，对

一切，甚至于对生命事实的本身都置诸不问不闻。

“西米诺夫怎样能够笑呢，当他已知道在一会工夫之内，一切便都要结局了？他是一个英雄么？不；这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问题。那末死亡是并不像我所想的可怕了。”

正当他在这样的默想着时，伊凡诺夫突然的高声招呼着他。

“吓！是你么！你们到哪里去?”犹里耸耸肩，问道。

“为我们的死友祭奠一下，”伊凡诺夫粗鄙的戏谑的答道。“你最好和我们一道来吧。常常的一个人独行着有什么好处呢?”

犹里心里感到忧愁而没有精神，因之，并不如平常似的觉得沙宁和伊凡诺夫使他讨厌。

“很好，我愿意去，”他答道，但他又突然的觉到他的高尚，他自己想道，“我真的要和这种人在一道么？我真要喝他们的孚特加酒，谈着平庸的话么?”

他正想回转身去，但他竟觉得这样的一种孤寂的绝对可怕，他竟和他们一道走了。伊凡诺夫和沙宁并不提出什么话来说，因此，他们便沉沉默默的到了伊凡诺夫的家中。天色已是很黑的了，在门口，一个人的身子可以朦胧的见到。他拿着一支曲柄的大手杖。

“嗄！这是叔父彼得·伊里契!”伊凡诺夫快活的说道。

“是的！正是他!”那个人以一种深沉的回应的声音答道。犹里想起了，伊凡诺夫的叔父是一位老年的喜欢喝酒的教堂的唱歌者。他有一部灰色的髭发，如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一个兵士一样，他的褴褛的黑外衣有着一股极不好闻的气味。

“哧！哧!”他的声音如从一个空桶中发出，这时，伊凡诺夫介绍他给犹里，犹里拙笨的和他握手，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他不知道说什么话好。然而他想到了，在他看来，一切人类都是平等的，所以当他们进门时，他竟恭敬的请那位老歌者先走。

伊凡诺夫的家活像一所堆杂物的破房子，而不像一个人的住宅，灰尘又多，又不整洁。但当他的主人点亮了灯时，犹里看见墙上挂的却是瓦斯尼助夫绘的雕板画，那些初见以为是废物堆的却是一堆一堆的书籍。他仍然觉得有点不自在，为了要隐匿这个，他开始专心的去看那些雕板画。

“你喜欢瓦斯尼助夫么?”伊凡诺夫问道，而他不等一个回答，便走出房外去取器皿来。沙宁告诉彼得·伊里契以西米诺夫的死耗。“上帝安息他的灵魂!”彼得·伊里契微语道。“吓！他现在一切都履行到了。”

犹里偷偷的向他望着，对于这位老人感到一阵突然的同情。

伊凡诺夫现在带进来面包，盐渍的黄瓜，还有玻璃杯，他将这些东西放在新闻纸铺在上面的桌上。然后，以一种迅速的不经意的手段将瓶塞开了，一点酒也不曾溅出去。

“十分的漂亮!”伊里契赞许的说道。

“现在就可以看出哪一个人懂得事,”伊凡诺夫说道，带着一种自己满意的神气，同时，他将绿色的酒倒满各个玻璃杯中。

“现在诸君,”他说道，扬起声音来，同时举起玻璃杯来。“恭祝死者安息，等等!”

他们接着便吃了起来，孚特加酒也消耗得更多了。他们谈得很少，喝得很多。不久，小房子里的空气便渐渐热而压迫起来。彼得·伊里契燃着了一支香烟，空气中充满了下等烟草的青烟。酒与烟与热使犹里觉得头晕。他又想到西米诺夫。

“关于死，总有点可怕的,”他说道。

“为什么?”彼得·伊里契问道。“死么？呵！呵!！这是绝对的必要的。死么？难道一个人要长生不死下去么？呵！呵!！你一定不要那末说！长生不死，真的是！长生不死将怎么办呢，嘎?”

犹里立刻试去想象长生不死将是什么一个样子。他看见一个无终点的灰色条痕，无目的的伸到空间去，仿佛是由这个浪头被冲进第二个浪头一样。所有对于色，声及感情的概念全都朦胧了，不清楚了，被混杂在一道灰色的浑浊的溪流中，恬静的永久的流着过去。这不是生，乃是永久的死。这个思想使他害怕。

“是的，当然的，”他咿唔道。

“它似乎在你心上有了一个很大的印象，”伊凡诺夫说道。

“在什么人心上没有一个印象呢?”犹里问道。伊凡诺夫浑浑的摇着他的头，开始去告诉伊里契关于西米诺夫死时的事。现在在房内是不可忍受的热闹。犹里看着伊凡诺夫，他的红唇在啜着孚特加，而孚特加则在灯光中发亮。每件事似都打了圈子转了又转。

“哑——哑——哑——哑——哑!”一个声音在他耳朵边微语着，一个奇异的小声音。

“不!死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他又说道，并不注意到他乃是回答那个神秘的语声的。“你对于这事太过感动了，”伊凡诺夫侮慢的说道。

“你不是么?”犹里说道。

“我么?不，——不!当然的，我不要去死，因为死并没有什么很有趣的，生活还是更可乐呢。但，如果一个人要死了，我倒要死得迅速一点，没有任何的大惊小怪或无意识。”

“你没有死过，所以不知道。”沙宁笑道。

“不;那是十分真实的话!”伊凡诺夫答道。

“吓!不错，”犹里接着说道，“人们早已听见人说过这一切话了。任你说什么话都可以，死亡总是死亡，它自己是恐怖的，当一个人想到生命的结局是这样的一个强暴而不可避免的结局时，已足够夺去他生活时代的一切愉快了。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这话也听见过了，”伊凡诺夫恼怒的说道。“你们大家以为只是你们……”

“什么意义呢？”彼得·伊里契愁闷的反问。

“毫没有什么意义！”——伊凡诺夫用同样不易明的恼怒神气喊嚷着。

“不，那是不可能的，”犹里答道，“每一件事都是过于聪明，过于谨慎的安排着，而且——”

“以我的意见，”沙宁说道，“到处都没有好事。”

“你怎么能说这话？大自然怎么样？”

“大自然！哈，哈！”沙宁微声的笑道，他的手戏弄的摇着。“我知道，向来对于自然，总是说它十全十美的。真实的事是，自然也正和人类一样的不满足。不必费很大的想象力，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人便都能表现出一个世界比之这个世界好过千倍的。为什么我们没有终年的温热与光明，一座花园为什么不是长绿，长美悦的？至于生活的意义，当然它是有着某种的意义的，因为目的制控着一切事物的进行；没有一个目的，一切事物便都要浑沌混乱了。但这个目的是在于我们生存的界限以外的，是在宇宙的极基底的。那是一定的。我们不能够成为宇宙的原始，也不能够成为宇宙的终结。我们的份儿是一个被动的，与副贰的份儿。仅仅为了生存的事实，我们乃实践了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生命是必要的；因此，我们的死亡也是必要的。”

“对于谁是必要的呢？”

“我怎么知道？”沙宁答道，“并且，关我什么事？我的生活，其意义便是我的感觉，愉快的与不愉快的；至于在他们的范围以外的；唔，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我们可以创立任何的假设，它常常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要在它的上面去建造生活，那是笨傻的行为。让他喜欢讨论它的人去扰扰的讨论它吧；至于我，我便

是生活着!”

“且让我们全体为了拥护它而喝干了一杯!”伊凡诺夫提议道。

“但是你信不信上帝呢?”伊里契说道，以昏花的眼望着沙宁。“如今是没有一个人有信仰……而且不去信仰那可以信仰的事。”

沙宁笑了。“是的，我相信上帝。对于上帝的信仰我从小孩子时代，就遗留下来了，但关于这事，我认为没有和它战斗，或使它更加确定的必要。这是最有利益的事，实在的，因为，如果有一个上帝，我便献他以忠诚的信仰，如果没有上帝，唔，对于我还不是更好些。”

“但在信仰或不信仰之上，一切生命是根据着吧?”犹里说道。

沙宁摇摇头，满足的微笑着。

“不，我的生命并不是根据于这些东西之上的，”他说道。

“那末根据什么呢?”犹里疲弱的问道。“哑——哑——哑!我必须不要再多喝了，”他自己想道，当时他将他的手抽过他的冷而潮湿的眉毛。也许沙宁有什么回答，也许没有回答，他是听不见的。他的头如在一个漩涡中，有一会工夫，他觉得很不胜酒力。

“我相信上帝的存在，”沙宁继续的说道，“虽然我们不能决定，绝对的决定。但不管他存在不存在，我总是不知道他，我也不能说出他需要我做什么。即使我极端的信仰他，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事呢?上帝是上帝，不是人类，不能够以人类的标准去判断他。他所创造的周绕于我们身边的世界包含着一切东西：好的，坏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美丽的，丑恶的——一切的东西，在实际上，因此，我们便失去了一切的感觉与乎一切正确的定

义，因为他的感觉不是人类的，而他的善与恶的观念也不是人类的。我们对于上帝的概念必须常是一个偶像崇拜的，我们将常常给予我们所崇拜的以适合于我们住的地方的气候情形的相貌与衣服。这并不是荒诞不经的话。”

“是的，你是对的，”伊凡诺夫呻吟道，“极对的！”

“那末，活着有什么意思呢？”犹里问道，当时他憎厌的推开他的酒杯，“或者，死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沙宁答道，“那便是，我不愿意我的生活是一个困苦可怜的生活。因此，在一切东西之前，一个人必须先满足一个人的天然的欲望。欲望是一切东西。当一个人的欲望停止了时，他的生命也便停止了；如果他杀了他的欲望，他也将杀了他自己。”

“但他的欲望也许是恶的呢？”

“可能的。”

“唔，那末，怎么样？”

“那末……他们必须适成其为恶的，”沙宁温和的答道，当下他以他的清明的蓝眼望着犹里的整个脸上。

伊凡诺夫怀疑的抬起他的睫毛，不说一句话。犹里也沉默着。也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双清明的蓝眼使他恼怒，虽然他想要不瞬的凝望着他们。

有一会儿工夫，大家都沉默着，所以一个人能够清清楚楚的听见一只夜蛾不顾死活的在碰着窗格。彼得·伊里契悲戚的摇着头，他的为酒所沉湎的面貌垂向沾着污点的新闻纸上。沙宁又微笑着。这个不断的微笑使犹里触怒，但也使他迷醉。

“他有怎样清朗的一双眼睛！”他想道。

突然的沙宁立了起来，开了窗，放了那只蛾出去。一阵的冷爽的空气如从柔和的翼下来的，吹进了屋内。

“是的，”伊凡诺夫说道，回答他自己的思想，“世间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所以为了拥护这事，我们再喝干一杯。”

“不，”犹里说道，摇摇头，“我不能够再喝了。”

“嗳，——为什么不能?”

“我从不曾喝过那末多的酒。”

孚特加酒和热气使他头痛。他渴想要走到新鲜的空气中去。

“我必须走了，”他说道，站了起来。

“到哪里去？来，再喝一杯！”

“真的不！我应该要——”犹里嗫嚅的说道，找他的帽子。

“好，再见！”

当犹里闭上了门时，他听见沙宁对伊里契说道：“当然你是不像小孩子们的；他们不能够分别出善与恶；他们是简单而天真的；那便是他们为什么要——”然后，门闭上了，一切是静悄悄的。

月亮高高的照在天上，凉凉的夜风触着犹里的眉毛。一切似都是美丽而浪漫的，而当他在沉寂的月光照着的街上走着时，他一想到在一个黑暗的静悄悄的房内，西米诺夫正躺在一张桌上，黄色而僵硬，便觉得害怕。然而，犹里却有点不能够回忆起那些新近压迫他，使全个世界都被遮于阴影中的悲戚的思想。他现在的情调是一个恬静的忧愁，而他觉得不得不凝望着月亮。当他横过一方白色的无人的广场时，他突然想到了沙宁。

“他是哪一类的人呢?”他自己问道。

他一想到有一个人，他，犹里，不能够立刻下断语，便觉得有趣，于是他很想下一个极坏的断语。

“一个成语的制造者！那便是他的一切了！从前这个人装作一个悲观主义者，憎恶生命，曲躬于他自己的空中楼阁的不可能的见解；现在，他又是琐琐的在谈着兽欲主义了。”

犹里的思想又从沙宁转到自己身上来。他的结论是，他并不假装着什么，而他的思想，他的受苦，他的全人格都是原创的，和别人的很不相同。

这是最可赞许的；然而有点东西似乎失去了。他又想起了西米诺夫。他想起他不能再见到西米诺夫，便有点悲戚，虽然他从不曾对于西米诺夫有过什么爱感，但现在他却成了近于他，见爱于他的人了。眼泪从他眼中涌出。他幻想这个已死的大学生躺在墓中，成了一堆的腐烂东西，而他又记起了他的这些话语来了：

“我将长眠，你却将活着，呼吸着这个空气，享受这个月光，你将走过我躺在其中的墓坟上。”

“这里，在我的足下的也像人类的余骸呢!”犹里想道，低头看着尘土。“我是踏在脑上，心头上和人的眼睛上呢！唉！……”他感到膝盖下一阵可恨的无力，“而我也将死的，别的人也将走在我的身上，心里正如我现在所想的想着。唉！在见得太迟了之前，我们必须生活，必须生活！是的；但要生活在正当的轨道中，如此，人的生命便没有一刻工夫是虚耗的了。然而他怎样的去办那些事呢?”

广场为月光所照，白而荒凉。在镇上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歌者的笛不再告诉
出他的消息了。

犹里轻柔的对自己吚唔着这诗句。然后他高声的说道：“这一切是如何的讨厌、忧愁和可怕呀!”仿佛是对别一个人告诉着似的。他自己的语声使他惊骇，他回转身去看看，有没有人在偷听。“我醉了,”他想道。

夜，沉静而清明的，照临于下方。

第十三章

当西娜·卡莎委娜和杜博娃因去拜访别人而不在家中时，犹里的生活似是无变动而且单调的。他的父亲是或从事于家务，或在俱乐部中，而丽莱亚和勒森且夫也觉得有第三个人在他们之面前，是不很方便的，所以犹里也避着他们的同伴。因此这成了他的习惯：晚上早早的去睡，早上直到了午餐时候方才起来。整天的，不管在他房间或在花园里，他总是孵育着诸种念头，只等着一个超越的力量的增进，他促使向前去做什么伟大的工作。

这个“伟大的工作”一天换了一个样子。今天是一幅图画，或者明天便是几篇的论文，在文中表示给世界看，社会民主党不给犹里以党部中一个主要的位置是如何巨大的一个错误。或者它又是一篇文章，赞成与人民结合，和它热诚的合作着——一个关于这个题目的十分广大，严肃的讨论。然而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带来，带来的只是烦闷。诺委加夫和夏夫洛夫也有一二次来看他。犹里也去参预讲演会，去拜访友人，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他似都是空虚而无目的。这都不是他所求的事或他幻想中所求的事。

一天，他去看勒森且夫。这位医生居住的是几间大而有空气

的房间，满放着一切如一位注重体育的健壮人所有的为他的娱乐所需的东西；棍棒，哑铃，长剑，钓竿，渔网，淡芭菰的烟管以及许多其他的足以表示健壮，大人的修养用的。

勒森且夫以坦白的诚意接待他，和他愉快的闲谈着，给他香烟抽，最后问他去不去和他一道打猎。

"我还没有一支枪呢。"犹里说道。

"拿我的一支去吧。我有五支枪呢。"勒森且夫说道。在他心中，犹里乃是丽莱亚的兄弟，他渴欲尽力的对他表示好意。所以他坚持的要犹里接受他的一支枪，热诚的将所有的枪都陈列出来，将他们拆开了，解释他们的构造。他竟还向天井中的枪靶放了一枪，所以，最后，犹里便笑着接受了一支枪，一点子弹，勒森且夫十分的高兴。

"那是好极了!"他说道。"我有意要在明天去打些野鸭来，所以我们可以同去，可以不?"

"我很高兴同去，"犹里答道。

当他到了家时，他整整的费了近两个小时的工夫去察验他的枪支，手触着开关，以灯为瞄准之的。然后他仔细的擦油在他的旧猎靴上。

到了第二天，快近黄昏时，勒森且夫如常的活泼愉快，坐着一辆马车，由一匹漂亮的栗色马拖着，来接犹里。

"你预备好了没有?"他从开着的窗口向犹里招呼着。

犹里身上已经挂上了子弹匣，和野禽袋子，背着他的枪，走了出来，看来有点过重且不大自然。

"我预备好了，我预备好了，"他说道。

勒森且夫穿的衣服又轻巧，又舒适，对于犹里的武装，似乎有点诧异。

"你将要觉得这些东西太过笨重的，"他微笑的说道。"将他

们统统放下，摆到这里来。等到我们到了那边再背戴上去不迟。”他帮助犹里脱下了武装，将他们放在座位之下。然后他们疾驰的驱车而去。白日快要向晚了，但天气还要热而多尘。马车左右的颠簸着，所以犹里的手要紧紧的握着座位。勒森且夫无时不谈着笑着，犹里也不得不加入他的欢笑中。当他们到了野外，硬草轻触着他们的足上时，天气也觉得略为凉爽，也没有什么灰尘。

到了一个广大的平地上时，勒森且夫勒住了腾腾出汗的马，将手放在嘴上，以清朗的声音高叫道，“科斯马……科斯——马——!”

在田野的极端，如阴影似的，有一行的小人能够看得见，他们听见了勒森且夫的叫声，全部热切的向他的方向望着。

其中的一个人便越过田野而来，仔细的在犁沟之中走着。当他走近了时，犹里看见他是一位肥壮，灰白头发的农人，有一部长的胡须，和一双有筋力的手臂。

他慢慢的向他们走近，微笑着说道，“你喊嚷得很有劲呀，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

“今天好，科斯马；你怎么样？我能留下马匹在你这里么?”

“是的，当然可以，”农人以一种平和、友善的语音说道，当下他便拉住了马缰。“来打一次小小的猎么，嗳？他是谁?”他向犹里和善的望了一下，问道。

“这是尼古拉·耶各洛威慈的儿子，”勒森且夫答道。

“噢，是的！我看出来了，他正像鲁特美婼·尼古拉耶夫娜!不错，不错!”

犹里听见这位挚切的老农夫认识他的妹妹，并且以这样的一种简朴友善的态度说到她，心里也很喜欢。

“现在，那末，我们走吧?”勒森且夫以快活的声音说道，当时，他取了他的枪和猎袋，第一个先走。

“祝你有好运气!”科斯马叫道，然后他们能够听见他诱唤着那匹马，引它向他的草屋走去。

他们在达到泥泽之前，还要走了近一俄里的路。太阳快要西沉了，覆盖着多汁的草和芦苇的泥土，在他们的足下觉得很潮湿。它觉得更黑，且有一股潮湿气味，而有的地方，水光在动荡着。勒森且夫不再吃烟了，两足张开的站着，突然的显得庄重起来，仿佛他正要开始一件重要而有责任的事业一样。犹里向右边走，想要找一块干的安适的地方。在他们之前，躺着水，反映出清朗的黄昏天色来，看来清澄而深。对岸，像一条黑痕，能够在远处辨别出来。

几乎是立刻的，野鸭们两只三只的从水面上飞起，慢慢的飞过去，突然的由芦苇中飞出，然后经过猎人的头上，一行的黑影子映照于红色的天空之中。勒森且夫放了第一枪；得到了成功。一只受伤的野鸭，倾跌的落到水中去，以它的双翼打下芦草来。

“我射中了!”勒森且夫叫道，当下他快快活活的高声大笑起来。

“他真是一个好小子,”犹里想道，现在是轮到他放枪的当儿了。他也射下他的鸟儿，但它落得太远了，他不能够找到它，虽然他抓伤了他的手，涉过膝盖深的水。这个失望仅使他格外的锐敏；他想道，这是很好的玩意儿。

在河上的清凉的空气中，猎枪的烟有一种奇异的愉快的气味儿，而在逐渐黑暗下来的景色中，快活的枪击，也以悦人的效力放射出来。受伤的野禽，当它们落下时，在灰白的绿天中，画成了一痕美丽的曲线，在天上，现在最早出来的微弱的星光已在熠熠的发亮了。犹里觉得异常的有力与愉快。这似乎他从不曾参加过那末有趣或那末快乐的事情。鸟只现在飞出来的更为稀少了，更黑暗下来的夜色使他更难于瞄准。

“吓啰！我们一定要回家了！”勒森且夫从远处叫道。

犹里还舍不得走，但应和了他的同伴的提议，他却向前与他相会，蹒行于芦苇之中，溅涉的经过水里，在夜色之中，他们是与陆地分别不出的，当他们相见了，他们的眼睛亮着，他们全都沉重的呼吸着。

“唔，”勒森且夫问道，“你的运道好不好？”

“我应该说好，”犹里答道，显示出他的装载得不少的猎袋。

“嗳！你比我射得还好，”勒森且夫愉快的说道。

犹里为这些赞语所悦，虽然他常常的宣称，他并不注意到任何的体力上的能力或技能。“我不知道射得更好，”他不经意的说道，“这不过是运道好而已。”

他们到了草舍时，天色已经很黑，瓜田全没入黑暗之中，仅仅最前排的几列甜瓜在火光中熠熠的辉着白色，投射出长的影子。马站在草舍之旁，嘶嘘着，在那里有一堆干草烧着，放出光亮的小火光，发出爆声。他们能够听见男人谈着，女人笑着，而其中有一个声音，和蔼而愉快，在犹里听来似乎很熟悉。

“怎么，这是沙宁，”勒森且夫诧异的说道，“他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们走近了火堆。灰白须的科斯马坐在火旁，抬起眼来，点头欢迎他们。

“运道好么？”他以深沉粗大的口音问道，这声音从一部垂下的髭须之下发出。

沙宁坐在一只巨大的南瓜上，也抬起了头，向他们微笑。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勒森且夫问道。

“啊！科斯马·柏洛科洛威慈和我是老朋友呢，”沙宁解释道，更微笑着。

科斯马笑了起来，露出他的腐败牙齿的黄色残余来，当下他

和爱的以他的粗手抚拍着沙宁的膝盖头。

“是的，是的，”他说道，“坐在这里，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请吃这个甜瓜。而你，我的年轻的主人，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犹里·尼古拉耶威慈，”犹里愉快的答道。

他觉得有一点困恼，但他立刻便喜欢这个和善的老农夫及他的友好的谈话，半俄语，半方言的。

“犹里·尼古拉耶威慈！啊哈！我们必须互相认识，嗳？请你坐下，犹里·尼古拉耶威慈。”

犹里和勒森且夫坐在火边的两只大南瓜上。

“现在，将你们所打到的东西给我们看看，”科斯马说道。

一堆的死禽从猎袋中倒出来，地上便沾染着它们的血。在跳跃不定的火光中，这些死禽具有一种巫怪的不愉快的样子。血液几乎变成黑色了，鸟爪仿佛在动。科斯马取了一只野鸭，在翼下摸了一下。

“那是一只肥的，”他赞许的说道。“你要送给我一对，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你带了这许多回来怎么办呢?”

“把我的你全都拿去了吧，”犹里羞涩的说道。

“为什么都拿了呢？来，来，你是太慷慨了。”老人家笑道。“我只要一对便够了，叫谁也不受委屈。”

别的农人们和他们的妻也来看了，但犹里为火光所眩，不能够明白的分得出他们。其初是一个，其后又是一个脸，迅速的从黑暗中现出，然后又消失了。沙宁看着这些死禽，皱着眉头，回过脸去，突然的站了起来。他看见了这些美丽的生物躺在血与尘土之中，翼膀折断着，是不大合口味的。

犹里贪婪的吃着一个熟透了的甜瓜的大而甘美的瓜片时，他的眼还以很大的兴趣凝望着一切东西；这些甜瓜，科斯马以他的

黄骨柄的小刀切成。

“吃，犹里·尼古拉耶威慈；这个瓜很不坏，”他说道，“我认识你的小妹妹鲁特美婳·尼古拉耶夫娜，也认识你的父亲。吃，享受它。”

每件事都使犹里喜欢；农人们的气息，一股香气如新出炉的面包和羊皮的香气一样；火堆的光亮的火焰；他坐在上面的巨大的南瓜；以及瞬见的科斯马的脸部，当他向下看时，因为当老人抬起头时，它是藏在黑暗之中，而只有一双眼睛亮着。在头上，现在是黑漆漆的，这使光亮的所在似乎愉快而且舒适。犹里抬头向上看时，他其初看不见什么东西，然后，突然的，恬静广漠的天空以及远处的星光都出现了。

然而他总觉得有一个不安，不知道和这些农人们说什么话好。其余的人，科斯马，沙宁和勒森且夫则和他们坦白而随便的谈这个谈那个的，从不烦心去找什么特别的题目来谈，这使犹里惊奇。

“唔，土地的问题怎样了?”他问道，这时，谈话中止了一会，虽然他觉得这问题说出有点勉强而且不合适。

科斯马向上望着，答道：

“我们必须等待着，只要等待一会儿，再看。”然后他开始谈到瓜田以及别的他自己的事情，犹里觉得益益的不安了，虽然他倒是很喜欢听这一切话的。

听见有足声走近了。一只小红狗，尾巴是白色而卷曲的，出现于火光之中，向犹里和勒森且夫嗅着，而在沙宁的膝盖头擦着，沙宁拍摩着它的长毛。狗的后面随着一个矮小的老人，有一部稀疏的胡子和小小的光亮的眼睛。他带着一根生锈的单管枪。

“这个老丈，我们的守卫人，”科斯马说道，老人家坐在地上，放下他的武器，狠狠的望着犹里和勒森且夫。

“出去打猎么？不错，不错！”他喃喃的说道，露出他的皱缩的褪色的牙龈来。“唏！唏！科斯马，现在是煮山芋的时候了！唏！唏！”

勒森且夫拾起老头子的火石枪，笑着将它显给犹里看。这是一把生了锈的老的单管机枪，非常的重，四周都是绳子的伤痕。

“我说，”他说道，“这一支枪你叫它是哪一类的枪？你拿了这枪不怕去开放它么？”

“唏！唏！我几乎要叫这支枪杀了我自己，有一次！史德班·夏卜加，他告诉我说，一个人能够放枪而不用……铜帽子？唏！唏！……不用铜帽子！他说，如果有一点琉璜留在枪中，一个人便可以不用铜帽子而放枪。所以我将装了子弹的机枪放在我的膝上，像这个样子，用我的手指将机关扳了，放了出去，像这个样子，看？然后嘭的一声！枪放了出去！几乎要杀死我自己！唏！唏！装上了来福枪，嘭！！几乎要杀死了我自己！”

他们全都笑了，犹里的眼中竟乐得出泪了，小老人的一簇的灰白胡子和他的陷入的牙床，他觉得很有趣。

老头子也笑了起来，笑到后来，他的小眼睛里也有了水。“几几乎杀死了我自己！唏！唏！”

在黑暗之中，在火光的圈子以外，他们能够听得见有笑声，还有女孩子们的声音，她们对于不相识的老爷们感到生疏羞涩。离开火光几尺远的地方，沙宁从一个很不同的地方，（犹里还当他是坐在那里）燃着了一支火柴。在火柴的红光中，犹里看见他的恬静和善的眼睛，在他身边，有一个年轻的脸，她的温柔的双眼，位置在黑漆漆的睫毛之下，以简朴的愉乐，向沙宁仰望着。

勒森且夫向科斯马做一个小眼睛，说道：

“祖父，你还不好好的看管些你的孙女儿，嗳？”

“有什么用处！”科斯马答道，以一种不注意的姿势。“年轻

人是年轻人。”

“唏！唏！”轮到老头子笑了，当下他用手指从火堆中拿起一块红热的炭。

沙宁的笑声听得见在黑暗中。但那女人也许觉得羞耻了，因为她们走了开去，她们的声音也不大听得见了。

“是回家的时候了，”勒森且夫说道，当下他站了起来。“谢谢你，科斯马。”

“一点也不，”科斯马答道，当下他用他的衣袖拂去了沾在他灰白胡子上面的黑色甜瓜的子儿。他和他们二人握手，而犹里触到了他的粗糙多骨的手，又觉得一种的憎恶。当他们离开了火光时，黑暗似乎没有那末稠密。上面是冷的熠熠的星光和广漠穹形的天空，恬静而美好。在火堆旁的一群人，马匹，甜瓜堆，映在火光中都显得更黑暗了。

犹里踏在一个南瓜上，几乎要跌了一跤。

“小心点！”沙宁说道。“再见！”

“再见！”犹里答道，他回望着沙宁的高大的黑的身子，他幻想他还看见别一个身子，一个妇人的优雅的身子，靠在他身上。犹里的心跳得更快了。他突然的想到了西娜·卡莎委娜，而妒忌着沙宁。

马车的轮子又响起来了，驯良的老马又是一边跑着，一边喷气。

火光在远处消失了，说笑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沉静统辖了一切。犹里徐徐向上望着天空，天空是镶着宝石网似的星光。当他们到了镇市的外边时，灯光这里那里的闪闪着，犬吠着。勒森且夫对犹里说道：

“老科斯马是一个哲学家呢，嗳？”

犹里坐在后面，望着勒森且夫的颈子，从他自己的悲戚的思

想中站起，努力要明白他说的什么话。

“唉！……不错！”他踌躇的回答道。

“我不知道沙宁是这样一个好汉，”勒森且夫笑道。

犹里现在不做着梦了，他回想起沙宁和为火柴光所映出的美丽的少女的脸的一瞬间的印象来。他又觉得妒忌着，然而他又突然的觉得，沙宁之对待女孩子是卑鄙而且可轻藐的。

“不，我对于他一点也没有什么意见，”犹里说道，带着一点的讥刺。勒森且夫并没有明白他的口气，他鞭打着马，隔了一会，说道：

“美丽的女孩子，她是不是？我认识她。她是老头子的孙女儿。”

犹里沉静不言。他的善意的喜悦的情绪有一会工夫消失了，而现在他坚确的觉得，沙宁乃是一个粗鄙的坏人。

勒森且夫耸耸肩，最后率意的说道：

“鬼晓得！这样一个良夜，嗳？似乎连我也活动起来。我说，我们且驱车到，……”

犹里其初不明白他的话什么意思。

“有几个好的女孩子在那里，你知道。你怎么说法？我们去不去？”勒森且夫嘻笑的说道。

犹里脸色殷红起来。一阵兽欲的颠栗震过他的骸体，诱惑的图画现在他的热的想象之中。然而他自己制止住了，以干燥的口音答道：

“不！这时正是我们要回家的时候了。”然后他恶意的加上去说道。“丽莱亚在等候着我们呢。”

勒森且夫忽然全身收缩，仿佛瘦了许多，显得小了。

“啊，不错，当然的；不错，我们现在应该回家了！”他匆匆的呷唔道。

犹里咬着他的牙齿，望着驱车者穿着一件白衣的阔背，挑衅的说道：

“我对于这一类的行径没有特殊的嗜好。”

“不，不；我知道的。哈！哈！”勒森且夫答道，带着怯弱和不愉快的口音。以后，他便默默不言。

“鬼使的！我真是笨极了！”他想道。

他们驱车回家，更不说第二句话，每个人都觉得路是无穷尽的。

“你进去坐坐，好不好?”犹里问道，并不抬眼看他。

“咿……不！我要去看一个病人。并且，时候也不早了，”勒森且夫踌躇的回答道。

犹里下了马车，并不想拿下猎枪或猎得的野味。无论什么属于勒森且夫的东西，他现在似都觉得厌恶。勒森且夫呼唤他道：

“我说，你忘了你的枪支了！”

犹里回过身去，以厌憎的神气，取了猎枪以及猎袋。他和勒森且夫不自然的握了握手，便进屋去了。勒森且夫缓缓的驱车而去，走了一小段路，便疾转入一条横路而去。车轮在路上转动的声音，可以听得出，现在是在别一个方向。犹里静听着，心里狂怒起来，然而却偷偷的妒忌着。“俗人！”他咿唔道，代他妹妹发愁着。

第十四章

犹里把东西搬到屋里去后，不知道要做什么事，便走下通到花园的石阶。夜色黑漆漆的有如坟墓，天空和它的无量数的熠熠的星群，更增进了巫怪似的效力。在石阶上坐着丽莱亚；她的娇小的灰色身子在暗中很难看得见。

“是你么，犹里?”她问道。

“是的，是我，”他答道，当下他便坐在她的身边。她如在梦中的将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而她的新鲜，温馥的处女香气触起他的感觉，这是女人的气味，所以犹里带着无意识而惊惶无定的愉快的感觉吸嗅这气味。

“你们玩得高兴么?”丽莱亚说道。然后，过了一会，她柔声的加上去说道，“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在什么地方？我听见你们的车子来的。”

“你的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乃是一个龌龊的禽兽!”犹里突然的觉得忿怒起来，想要说出这句话来。然而他却不经意的答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去看一个病人。”

“看一个病人，”丽莱亚机械的复述道。她不再说别的话，但凝望着星光。

她并不懊恼勒森且夫的不来。反之，她倒还愿意独自在着，如此，不至因他之来而被扰烦，而她乃可以独自一个的沉入优柔的默念中。在她看来，充满于她少年的身中的情操乃是奇异、温馥而且柔和的。这乃是一个顶点，她所欲的；不可免的；然而却是扰人的感觉，使她闭上了她过去生活的册页而开始了她的新的。这样的新，实在的，竟使丽莱亚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在犹里看来，他的愉快欢笑的妹妹会成了这样的沉静而默思着，那是很可怪的事。他自己是颓唐而恼怒着，所以一切东西，丽莱亚，黑暗的花园，远远的星光熠熠的天空，在他看来，似都是忧郁而冷酷的。他并没有看出，这个梦境似的情调，所隐藏的并不是忧愁，而是生命的最实在与充满。在广漠的天空上滔滔的涌滚着不可量不可知的许多力；朦胧的园子从地中汲起生活液；而在丽莱亚的心中，具有一种如此充塞，如此完美的快乐，她竟害怕有任何动作，任何印象要冲破了这个迷咒。如星空之发光，如暗园之神秘，她灵魂中动撼着爱情与慕望的谐和。

“告诉我，丽莱亚，你是十分的爱着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么？”犹里温和的问道，仿佛怕惊动了她。

“你怎样能问这话？”她想道，但她镇定了她自己，她更紧的靠着她的哥哥，感谢他不说别的东西而只说到她生命的一个兴趣——她所崇拜的人儿。

“是的，十分的爱他，”她那样轻柔的答道，犹里似乎不是听得而是猜得她所说的话似的，她还竭力要缩回她的快乐的眼泪。然而犹里想道，他能够侦得出她语音中有一种悲哀的调子，他愈憎恨勒森且夫便愈怜恤她。

“为什么？”他问道，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诧

异。

丽莱亚诧异的抬头望着他，但没有看见他的脸，柔和的笑了起来。

“你这坏孩子！唔，实在的！因为……唔，你自己从不会恋爱过么？他是如此的好，如此的忠诚，如此的正直……”

“如此的美貌而强壮，”她要添上去说，但她却只红了脸，不说什么话。

“你很知道他么？”犹里问道。

“我不该问她这句话，”他想道，内心烦恼着，“因为，她当然的以为他乃是全世界中最好的人。”

“阿那托尔告诉过我一切的事，”丽莱亚羞涩的然而胜利的答道。

犹里微笑着，感觉到不能缩回去，便又问道：“你是十分的确定么？”

“当然是的，怎么样呢？难道……”丽莱亚的声音发抖着。

“唉！没有什么。我不过问问而已，”犹里说道，心里有点纷乱了。

丽莱亚沉默不言。他不能猜出她心上想的是什么。

“也许你知道关于他的什么事吧？”她突然的说道。在她的声音中，有一个痛楚的暗示，这把犹里迷惑住了。

“啊！没有，”他说道，“一点也没有。我晓得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什么事呢？”

“但你要是不晓得，便不会说那些话了，”丽莱亚坚持的说道。

“我的意思不过是说——唔，”犹里说到这里突然的停止了，一半感得羞涩，“唔，我们男人们，总而言之，全都是坏的，我们全都是。”

丽莱亚沉默了一会，然后发声笑了出来。

“啊，不错，我知道了!”她叫道。

在他看来，她的笑声是很不合适的。

“你不能把事情看得那末轻,”他鲁莽的回答道，“你也不能够想知道一切经过的事。你对于生活中一切的罪恶事儿还没有观念呢；你是太年轻，太纯洁了。”

“啊！真的是!”丽莱亚说道，笑着，被谄媚了。然后把手放在哥哥膝上，以一种比较严重的口气，继续的说道，“你以为我对于这种事情没有想到么？真的是，我想到了；这常常使我痛苦而悲戚，我们女人们总要那末样的顾全到我们的名誉和我们的贞操，只怕走进了一步，我们便要——唔，我们便要堕落下去。然而男人们却几乎以诱惑一个女郎为一件英雄的行为。那全是可惊人的不公平，对不对?”

“不错的,”犹里伤心的答道，他在鞭责他自己的罪恶上，找到了一种的快乐，虽然他自觉他，犹里，是和别的男人们绝对两样的。“不错的；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的事之一。试去问问我们当中的一个，他要不要去娶（他原想说是‘一个娼妓’，但用下语代替了）一个 Cocotte，他常要告诉你说‘不’。但在那一方面，一个男人是真的比一个 Cocotte 好得多少呢？她卖了她自己，至少是为了金钱，为了要赢一口饭吃，至于一个男人呢，他仅不过为他的淫欲所控制而放纵无耻而已。”

丽莱亚沉默不言。

一只蝙蝠在廊下冲来冲去，他们看不见它，它不断的以翼碰在墙上，然后听得轻微的鼓翼声，它又不见了。犹里静听着这一切夜间的怪喧，然后他以增进的伤心，继续的说下去。他自己的声音引他更向前说去。

“最坏的是，他们不仅知道了这一切，而默认的以为这必须

是如此，并且他们还扮演着复杂的悲剧的喜剧，允许他们自己和人家订婚了，然后对着神与人说着谎。且这常常是那些最纯洁，最无辜的女郎们（他是正妒忌的想到了西娜·卡莎委娜）成了那些最坏的荡子们的牺牲，肉体上，道德上都沾着了污点。西米诺夫有一次对我说，‘女人愈纯洁，占有她的必是愈龌龊的男子。’他的话真是不错。"

"那是真的事么?"丽莱亚以奇异的声调问道。

"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犹里苦笑的说道。

"我对于这，一点也不知道，不知道，"丽莱亚支吾的说道，她的语声中有泪含着。

"什么?"犹里叫道，因为他没有听见她的话。

"托里亚真的是同别人一样么？这是不可能的。"

她从不曾对犹里说起勒森且夫时，称呼过他的小号。然后，突然的，她开始哭了。

犹里为她的烦恼所感动，握住了她的手，

"丽莱亚！丽莱契加！怎么一回事？我并不是说——来，来，我亲爱的小丽莱亚，不哭!"他嗫嚅的说道，当下他将她的双手从她的脸上拉开了，且吻着她的湿湿的纤指。

"不！这是真的！我知道的!"她啜泣着。

虽然她说道，她想到这事的，实则在她一方面纯是想象而已，因为她对于勒森且夫的亲切的生活，她还没有形成一点的概念呢。当然的，她知道她并不是他的第一个爱人，而她也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虽然这印象在她心上不过是一个朦胧而决非永久的。

她觉得她爱他，而他也爱她。这乃是最重要的事；其余的一切对于她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现在她的哥哥却以检查与蔑视的口气，说出这样的话来，她似乎是站在一片悬岩的边上了；他们

所谈的是可怖的，也实在是无可救药的，她的幸福是在告一个结局了；现在她也不能想到她对于勒森且夫的爱情了。

犹里几乎自己也在哭泣了，他渴想安慰她，当下他吻她，抚拍她的头发。然而她依然的哭着，伤心的绝望的哭着。

“唉，天呀！唉！天呀！”她啜泣着；正如一个小孩子。

在暝色苍茫中，她似是这样的无助，这样的可怜，竟使犹里觉得说不出的悲苦，他脸色苍白而心绪纷乱的跑进了屋里，他的头碰在门上，给她拿了一杯水来，半杯的水是溅在地上和他的手上去。

“唉！不要哭了！丽莱契加！你一定不要像这样的哭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是比别的人好些的，丽莱亚！”他失望的反复的说着。丽莱亚仍旧的啜泣着，激烈的震撼着，而她的牙齿在水杯的边上相触作响。

“怎么一回事，小姐？”女仆惊骇的问道，这时她正出现于门口。丽莱亚立起身来，靠着栏杆，颤抖的含泣的向她房间走去。

“我亲爱的小主人，告诉我，怎么一回事？我要不要去唤了主人来，犹里·尼古拉耶威慈？”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这个时候正走出他的书房，以徐缓有度的步伐走着。他突然停在门口，见了丽莱亚的样子而惊诧着。

“发生了什么事？”

“啊！没有什么事！一件小小的琐事！”犹里强笑的答道。“我们正谈到勒森且夫。完全是无意识的！”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狠狠的望着他，他脸上突然的显出一种极端不乐的神色来。

“你说的是什么鬼话？”他叫道，当时，他耸耸肩，率然的转脚回身走开了。

犹里愤怒得脸红了，想要回他几句不逊的话，但一个突然的

羞耻的感觉使他默默的不言。他既觉与他父亲龃龉，又为丽莱亚伤心，且也唾视他自己，便走下石阶到了花园里去。一只小蛙被踏在他的足下，如一颗橡实似的爆裂了。他滑了一下，憎恶的叫了一声，跳了开去。他机械的把足在湿草上擦了许久许久，觉得一阵寒颤直下脊梁。

他皱着眉头。心灵上与肉体上的憎恶，使他觉得一切事都是颠倒而可恨的。他摸索到一个椅子上去，坐在那里，空空的凝注在花园中，只看见在浑然的阴暗中一块块广阔的黑地而已，忧郁愁苦的念头直从他脑子里浮过。

他向黑暗的草地上望去，那个地方是那只可怜的小青蛙躺在那里将要死去的，或者，经过可怕的苦楚之后，已经死去了。对于它全个世界已经毁灭了；一个自我的与独立的生活是到了一个可怖的地位，然却完全没有人注意，也没有听见。

然而，莫名其妙的，犹里又被引到那个奇怪的不宁的思路上去：一切造成一个生命的东西，那个爱或憎的秘密的本能，无意的使他承受一件事而拒却别件事的；关于善或恶的他的直觉，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一阵薄薄的雾，在其中，被包裹着的只有他的人格而已。所有他的最深奥最痛楚的经验，在广漠无垠的世界上之完全被忽视也竟是如这个小蛙的死的痛苦而已。他在想象到他的受苦与他的情绪是对于别人很有趣味的时候，曾自白的无意的在他自己与宇宙之间织成了一面复杂的网。死的瞬间，已足够摧毁了这面网，完全的留下他独自一个，既未有怜悯，也未有宽恕。

他的思想又转到西米诺夫身上去，他想起这位死去的大学生，对于一切高尚的理想，他，犹里，和几百万与他同类的人所深深的感到兴趣的，是全都表示淡淡漠漠的态度的。这使他又想起生活的简单的愉快，美貌女子，月光，夜莺的可喜，这一个情

调，便是他在与西米诺夫谈了最后一次悲惨的话的第二天所悲戚的回想起的。

在那个时候，他还不能明白西米诺夫为什么对于无关紧要的事，例如，划船，或一个女人的姣美的身体看得很重要，而对于最高尚最深奥的概念却极不感兴趣。然而，现在，犹里却看出来了，他的主张诚是至确不易的，因为，这乃是这些琐屑的事件构成了生命，真正的生命，充满了感觉情绪，快乐的；至于那一切高超的观念，全不过是空虚的思想，徒然的废话，对于生死的大神秘，一点也没有势力影响到的。这些思想，如今虽然是重要的，完备的，到了将来，便必有与之同样重要有力的别的话与别的思想跟之而来的。

得了结论之后，犹里不意的竟从他的关于善与恶的思路上开放了出来，他似乎完全不知所从了。仿佛是一个大大的空虚放在他的面前，有一会儿工夫，他的脑筋，觉得自由而清楚，好像一个人在梦境中，觉得他会如他所欲往的在空间浮泛着一样。他用了全力，努力要集合拢他的对于生活的习惯观念，然后那可惊的感觉消失不见了。一切又如前的成了忧闷而纷乱。

犹里几乎要承认，生命乃是自由的实现，因此，一个人为快乐而生活着乃是天然的事。所以勒森且夫的观点，虽然鄙下，在竭力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求满足他的性的需要，却是一个完全的合于论理的，这些需要原是他所最渴求着的。但，那末，他便要承认，淫荡与贞节的观念，不过是覆盖在新长的绿草上的落叶而已，而浪漫与贞洁的女郎们，如丽莱亚或西娜·卡莎委娜也有权利可以没入有感觉的快乐的川流之中。如此的一个观念使他震骇了，因为既是笨拙，又是下流，他努力要用他平常的热诚而严正的习句将它驱出他的脑外心外。

“唔，不错的，”他想道，抬头望着星天，“生命是情绪的，

但人们却不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必须控制他们的情欲；他们的欲望必须被放在好的一方面去。然而在明星之外的果有一位上帝存在么?”

当他突然的问他自己这句话时，一个纷乱的痛苦的畏敬之念似欲将他压倒在地上。他久久的凝视着大熊星座尾上的一颗明亮的星，回想起农人科斯马如何的在瓜田上曾称号这个巨大的星座为一具“小车”。他有点觉得懊恼，这样不切的思路竟会横入他心中。他望着黑漆漆的花园正和星光熠熠的天空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他沉思着，默念着。

“如果世界弃却了如春天最早的美好的花朵似的女性的纯洁与美丽，则人类以为神圣的还有什么留存的呢?”

当他这样的想着时，他自己幻念着，有一群可喜的女郎，个个都如花似的美丽，坐在盛放的花枝之下的绿草场上，太阳光中。她们的少年的胸部，美好有致的肩部，与乎成熟的四肢都神秘的在他眼前移转过去，激起了微妙的肉欲的颤栗。仿佛眩晕了似的，他把手横过了睫毛。

“我的头脑有点用得过度了；我必须去睡了，”他想道。有了这种的感觉的幻像在他眼前，犹里颓唐不安的匆匆的走进了门。当他上了床时，任怎样也睡不着，他的思想又转到丽莱亚和勒森且夫身上去。

“为什么我为了丽莱亚不是勒森且夫的唯一的爱人便要这样的愤愤不平呢?”

对于这个问题他不能得到答复。突然的西娜·卡莎委娜的印象现在他的面前，慰解他的炽热的感觉。然而，他虽欲努力压伏他的感情，它却变得更清楚了；为什么他要她的是原原本本的一个她，没有被接触的，纯洁无疵的。

“不错的，但我是爱她的，”犹里想道，这是他第一次想到

的；这个观念消失了其他的一切思想，竟带了眼泪到他眼中来。但过了一刻，他又苦笑的问他自己道，“那末，在她以前，我也曾恋爱过别的女人们么？真的，我那时并不知有她的存在，然而勒森且夫也是不知道世间有丽莱亚其人的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以为，我们所想占有的女人乃是真正的唯一的，最合适的一个。我们那时是错误的；也许我们现在也是错误的吧。所以，归根结底说一句话，我们或者是维持着永远的贞节，或者是享受着绝对的性的自由，当然的，也让女人们同样的做着。现在，总之，勒森且夫之所以可责，乃不在于他在爱上丽莱亚之前曾爱过别的女人，而在他仍然同时爱着几个；我便不是这样的。”

这个思想使犹里觉得很高傲而纯洁，但这不过一瞬间而已，因为他突然的思想到了在太阳之下的温甜成熟的女郎们的诱惑的幻像。他是完全的惑乱了。他的心成了矛盾思想的浑沌的一团。

他发见向右躺着是不舒服的，便又拙笨的翻身向左躺着。“事实是这样的，”他想道，“我所认识的一切女人们之中，没有一个是能够满足我的一生的。因此，我所称为真正的爱情是不可能的，不会实现的，去梦想这样的一件事也是很傻很傻的。”

他觉得朝左边躺着也是同样的不舒服，便又翻过身去，在热被之下，他简直是不能安息，且出着汗。现在，他的头痛了。

“贞操是一个理想，但，如果实现了这，人类便要灭亡了。所以，这是很傻的。而人生呢？所谓人生也不过是很傻的么？”他几乎高声的说出这些话来，他如此愤怒的咬紧着他的牙齿，黄星竟在他的面前闪跳着。

如此的，翻来覆去的直到了早晨，他的心与脑都为失望的思想所压逼。最后，为了要逃避了这些思想，他想要自己承认，他也是一个腐败的肉感的个人主义者，而他的踌躇也不过是潜藏着的淫欲的结果而已。然而这也仅能使他更为沮丧而已，最后，他

便以下面简单的问题得到了释放：

“总之，为什么我要这个样子使自己受苦呢?”

犹里憎恨着这一切徒然的自己考验的进行，乏力而且疲倦，最后便沉沉睡去了。

第十五章

丽莱亚在她房里哭泣得很久很久，最后，她的脸埋在枕中，沉沉的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的头颅痛楚着，她的眼涨大了；她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她决定不要哭，因为勒森且夫要来吃午饭，看见她那样凄淡的容仪一定要觉得不愉快。但是，突然的，她回忆起，无论如何他们之间是一切都完了，苦楚与热爱的一种感觉使她重复哭了起来。

“怎样的卑鄙，怎样的可怕！”她呻吟着道，竭力想要收住她的眼泪。因此喘息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她反复的说道，当下对于已失的爱情的无限量的悲哀似乎沉没了她。她一想到勒森且夫常常的以这样的一种省力的毫无心肠的样子，对她说着谎，心里便惊奇而且憎怒起来。“不仅是他，所有别的人也都在说着谎呢，”她想道。“他们全都自称对于我们的婚事是如何的快乐，并且还说，他是如此的一个忠厚的好人！唔，不，他们并不是真实的对此事说谎，他们只不过并不以此为错而已。他们如何的可恨！”

丽莱亚看着熟惯的室内一切陈设觉得可恨，因为它使她忆起那般憎恶的人们来。她将她的前额靠在玻璃窗上，以她的泪眼，

凝望着花园。花园似是阴阴郁郁的，一大滴一大滴的雨点不断的打在玻璃窗上，所以丽莱亚不能够告诉出来，究竟是雨点还是她的眼泪，将花园遮掩了不为她所见。树木看来忧郁而困楚，他们的灰白的水点淅沥的绿叶与黑色的树枝在不断的往下降落的雨水中，微微的可以辨得出，这雨水也使草地变成了泥潭。

而在丽莱亚看来，她的一生似是绝对的不快乐的；将来是没有希望的，过去是完全黑暗的。

当女仆叫她去吃早饭时，丽莱亚虽然听见了那呼唤，却不懂得她的意思。后来，她坐到餐桌上了，当她父亲对她说话时，她却又觉得害羞。这似乎他说的话是有特别的怜恤之意在他的语声之中；无疑的，每个人在这时候已都知道，她所爱的人儿对于她是如何的不忠实。在每句话里她都听出有侮辱的怜恤的语调。她匆匆的回到她房内，又坐在窗旁，向阴郁可怕的花园凝望着。

“他为什么这么的虚伪？他为什么像这样的侮辱我？是不是他并不爱我呢？不，托里亚爱我，我也爱他。唔，那末，什么事情出了岔子了？这怎么会是这样的；他欺骗了我；他和种种切切的下流妇人们讲爱情。我不明白，她们之爱他也如我之爱他么？”她天真的恳切的自己问道。“唉！我是如何的傻呀，真的是！他对我已是假心假意，而现在一切的事都完了。唉！我是如何的可怜呀！是的，我应该对于这事焦急着！他对我假心假意的！至少他应该将这事对我忏悔着！随便吧！唉！真是可恨！吻了一大堆别的妇人们，也许，竟……这是可怕的。唉！我是如此的不幸！”

一只小蛙跳跃而过路中，
它的腿伸张了出来！

丽莱亚在心中这样的唱道，当下她瞅见了一个小灰团怯怯的

跳跃过腻滑的小路。

“是的，我是可怜的，而这事已经是完全了结了，”她想着，这时，青蛙已经跳入长草中不见了。“对于我，这是如何的美丽如何的奇异，对于他，唔——只不过是平常、普通的一件事！那便是他为什么常常要对我避了说起他的往事的原因了！那便是他为什么常常的看来有点异样，仿佛正在想某某事的原因了，仿佛他正在想着，‘我知道这事的一切，我确切的知道你所感想的，也知道这事的结果将如何。’而这许多时候，我却是……唉！这是可怕的！这是可羞的！我从此将不再恋爱一个人了！”

而她又哭泣起来，她的颊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她的双眼望着浮云。

“但托里亚今日是要来吃午餐的！”一想到此，她震颤着跳起身来，“我将对他说什么话好呢？在这一种情形之下，我应该怎么说才好呢？”

丽莱亚张开了嘴，焦急的对着墙壁望着。

“我必须问问犹里这事。亲爱的犹里！他是如此的好而正直！”她想道，同情的泪充满了她的双眼。然后，因为不愿意事情延搁下去，她便匆匆的到了她哥哥的房里。在那里，她遇见夏夫洛夫正和犹里讨论着什么事。她迟疑的站在门口。

“早上好，”她失神失心的说道。

“早上好！”夏夫洛夫说道。“请进门来，鲁特美娅·尼古拉耶夫娜，你的帮助对于这事是绝对的必要的。”

丽莱亚还有一点烦恼，服顺的坐在桌边，以懒散的情态去摸弄堆在桌上的红绿色的小册子。

“你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夏夫洛夫开始说道，回身对着她，仿佛他正要解释极为复杂的事一样，“我们的在科尔斯克的几个同志是非常的窘迫，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的去帮助他们。所

以我想举行一次音乐会，嗳，怎么样?”

夏夫洛夫的口头禅“嗳，怎么样?”使丽莱亚想起了她所以要到她哥哥房间里的目的，她希望的向犹里望着。

“为什么不呢？这是非常好的主意!”她答道，心里疑惑着犹里为什么躲避了她的眼光。

在丽莱亚大哭了一顿之后，在他自己整夜的为阴郁的思想所扰苦之后，犹里竟感觉颓丧得不敢和他妹妹说话。他希望着她要到他这里来求教，然而给她以满意的劝告似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既不能够收回他所说的话以安慰她，使她复投入勒森且夫的怀中；他又不能够有心肠对于她孩提似的幸福下一记致命的打击。

“唔，这便是我们所决定要做的，”夏夫洛夫接续上去说道，更近的向丽莱亚移动，仿佛事情是格外的复杂，“我们的意思要请丽达·沙宁娜和西娜·卡莎委娜唱歌。每一个人先来一个独唱，然后再来一个二人合唱。一个是反中音，一个是高声，那末一切便会很好的。然后，我奏一曲梵亚令，以后，是萨鲁定唱歌，太那洛夫伴着奏琴。”

“啊！那末军官们也要加入这个合唱会了，是不是?”丽莱亚机械的问道，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别的事。

“啊，当然的!”夏夫洛夫叫道，他的手摇摆了一下，“丽达只要一答应便成，他们全都是不离开她的身边的。至于萨鲁定，他是喜欢唱歌的；只要他能够唱，在什么地方唱是没有关系的。这将吸引了一大群的他的同事军官们，而我们将得到了满座。”

“你应该去问问西娜·卡莎委娜，”丽莱亚说道，深思的对她哥哥望着。“他当然不能够就忘记了的，”她想道。“你怎么能够讨论这个可厌的音乐会的事，当我……”

“怎么，我不是刚才已经告诉了你，我们已经问过她了么!”

夏夫洛夫答道。“啊，是的，你说过的，”丽莱亚微弱的笑着。“那末，再有丽达。但你已经说起过她了，我想?”

“当然我说过的！我们还要再找什么人呢，嗳?”

“我真的……不知道！”丽莱亚支吾的说道。“我的头很痛。”

犹里急急的瞬了他妹妹一眼，然后继续的披阅着他的小册子。她的脸色灰白，她的双眼沉重，这使她的兄弟激动了。

“唉！为什么，为什么我将这些话对她都说了呢?”他想道。“对于我，整个问题是如此的难解，对于那末许多别的人也是如此，而现在，这个问题又必须要扰乱她的可怜的小心胸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了那些话呢！”

他觉得，仿佛他会扯着他的头发。

“小姐，请你知道，”女仆在房门口说道，“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刚刚来了。”

犹里又投一个恐惧的瞬视于他的妹妹身上，与她的忧郁的眼光相碰了。他心绪扰扰的，转身向夏夫洛夫，匆促的说道：

“你读过查理士·白拉特洛的文章么?”

“是的，我们和杜博娃及西娜·卡莎委娜一同读过他的几部著作。极为有趣。”

“是的。啊！他们回来了么?”

“回来了。”

“哪一天回来的?”犹里问道，隐匿了他的感情。

“前天就回来了的。”

“真的么?”犹里问道，当下他望着丽莱亚。他在她面前，觉得又羞又怕，仿佛他曾欺骗了她。

有一会儿，丽莱亚踌躇的站在那里，激动的触弄着桌上的东西。然后她向房门口走去。

“咳！我做的事真够瞧的！”犹里想道，当下他心里恳挚的悲

戚着，静听她的特别激动的足音。当丽莱亚向厅堂走去时，她狐疑而且颓唐，仿佛觉得她是冰结了。她如在一座黑林中走着。她在一面镜中照着，看见她自己的愁苦的容颜。

“随它去吧……让他看见这样子！”她想道。

勒森且夫这时正站在餐厅中，以他的特殊的悦人的语声向尼古拉·耶各洛威慈说道：

“当然，这未免有点可怪，然而并没有什么害处。”

丽莱亚一听见他的声音，她的心激烈的急跳着，仿佛要爆裂了开来。当勒森且夫看见了她时，他突然的中止了谈话，伸开了两臂，向前去迎接她，仿佛想要拥抱她似的，但是他使这姿势做得只有她一人看见而且明白。

丽莱亚羞涩的抬眼望着他，她的唇颤动着。她不说一句话，抽回她的手，走过餐厅，开了通到走廊上的玻璃门。勒森且夫神色不动的望着她，但心里有一点诧异。

“我的鲁特美娅·尼古拉耶夫娜心里不高兴着呢，”他对尼古拉·耶各洛威慈说道，他的样子是半庄半谐的。尼古拉·耶各洛威慈笑出声来。

“你最好去平平她的气吧。”

“没有办法！”勒森且夫带着滑稽的样子叹气道，当下他便跟了丽莱亚到走廊上去。

外面还在下雨。单调的雨点的声音充满了空气中；但天空现在是比较清朗了，阴云也有些破绽。

丽莱亚的面颊贴靠在走廊上的一支冷而潮湿的柱上，让雨点落在她的没有戴帽的头上，于是她的头发全都沾湿了。

“我的公主不高兴着呢——丽莱契加！”勒森且夫说道，当下他将她拉近了他，轻吻着她的潮湿芳香的头发。

被他的这个吻触，这是如此的亲切而熟悉的，丽莱亚的胸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融化了，她不自知她在做什么，而她竟把双臂抱了她情人的健颈，同时，在连连的接吻中，她咿唔的说道：

“我是十分的十分的和你生气呢！你是一个坏人！”

这时她心里全在想着，结果是没有她所想象的那末忧愁，或那末可怕，或不可救药的事情发生。那有什么关系？她所要的只是要恋爱这个硕大美貌的男人而且为他所爱。

以后，在餐桌上，她一注意到犹里的诧异的眼光便很苦楚，当她觑了一个空时，便对他微语道，“我知道，我坏得很！”他仅报以拙笨的微笑。犹里见这件事像这样的愉快的结了局，他真的是高兴着，然而心里对于这样一种有产阶级的温顺与容忍总有些轻蔑。他回到他的房里，独自留在那里直到了黄昏，而当天气在日落之前渐渐的晴朗了时，他便执了猎枪，想在昨天和勒森且夫一同打猎的地方去打猎。犹里竭力不去想所发生的事。

沼泽在雨后似乎充满了新的生命。现在有许多奇异的声音可以听得见，绿草摇摇摆摆的仿佛为秘密的活力所激动。青蛙们为欲念所动，合唱的在咕咕的鸣着，时时的有几只鸟发出尖锐的不和谐的鸣声；同时，在不很远的地方，然而枪却射不到的；可以听得见鸭子们在湿苇中呷呷的叫着。然而犹里却觉得没有打猎的意思，他复背了他的枪，回转家去，静听着在灰色的静谧的微明中的诸种晶莹似的清朗的叫声。

“如何的美丽呀！”他想道。“一切都是美丽；独有人是丑恶的！”

远远的他便看见在瓜田上所生的熊熊的小火堆，不久，在火光中，他便认识了科斯马和沙宁的脸。

“怎么，他住在这里么？”犹里惊异而且好奇的想道。

科斯马坐在火边，正在讲着一个故事，一边笑着，一边做着手势。沙宁也在笑着，火光辉辉煌煌的，如一支烛光，光色是玫

瑰色的，不像在夜间时那末红红的。而在头上，在天空的青穹上，早出的星正熠熠的在发光。有一种新泥土与雨所湿的草的气息。

也不知为什么缘故，犹里觉得生怕他们看见他，然而同时他想到他不能够加入他们，便也有些忧闷。在他自己与他们之间，似有一个不可见然而不是真实的阻碍物间隔着；这是一个没有空气的空间，一个永不能造成桥梁的深渊。

这个完全孤寂的感觉大大的使他苦恼。他是孤独的；他与这个世界以及他的黄昏的光，色，火，星辰以及人的语声都是隔绝面远离的，好像是紧紧的关闭在一个暗室之中。这个孤寂之感是如此的恼苦他，竟使他感觉到，当他走过瓜田时，田上有几百个瓜在微光中生长着，他竟以为他们似是人的骷髅头撒布在地上。

第十六章

现在夏天来了，充满了光与热。在辉煌的青天与热气腾腾的大地之间，浮泛着一层金雾的摇动的幕。树木为热气所倦，似乎沉沉的睡去；他们的绿叶，低垂而且不动，投射短而清楚的影子于枯焦的草地上。屋里是清凉的。从花园映射进来的淡淡的绿影在天花板上映动着，而当每一件东西都静止不动时，独有窗边的帏帘是摇动着。

萨鲁定的亚麻布短衣的钮扣全都解开了，慢慢的在房里走来走去，无精打彩的点着了一支香烟，显露出他的大而白的牙齿来。太那洛夫只穿着他的衬衣和骑马裤，全身躺在沙发上，他的小黑眼偷偷的望着萨鲁定。他是急需着五十个卢布，已经问他的朋友借过两次了。他不敢再向他开第三次口，所以正焦急的在等着，不知萨鲁定自己会不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萨鲁定并没有忘记了这事，但因为上个月已经赌输了七百个卢布，舍不得再有什么支出。

“他已经欠我二百五十个卢布了，”他想道，并不去望太那洛夫，为了暑热和气恼有点心烦起来，“我说的，这真是可怪！当

然的我们是好朋友，这便是一切，但我不知他自己有没有一点的羞耻。他欠了我这多少钱，总该有几句道歉话才对，不，我不再借他一文钱了，”他恶意的想道。

勤务兵现在进了房门，一个满脸雀斑的小个子，他以迟钝的样子立正着，眼睛并不望着萨鲁定的说道：

“给您回老爷，那位老爷要喝啤酒，但啤酒已经没有了。”

萨鲁定的脸变红了，当下不自觉的望着太那洛夫。

“唔，这真是有一点太过度了！”他想道。“他知道我是窘迫着，然而啤酒是要喝的。”

“孚特加也留得不多了。”兵士又说道。

“不错！滚你的！你那里还有两个卢布呢。去买些啤酒来。”

“给您回老爷，我那里一个钱也没有了。”

“怎么一回事？你为什么要说谎？”萨鲁定站住了叫道。

“给您回老爷，他告诉我要付洗衣服的妇人一卢布七十科比，我已照付了，我把剩下的三十科比，放在饭桌上，老爷。”

“是的，那是不错的，”太那洛夫说道，他虽然十分羞耻的红了脸，外表还装着不在乎此的样子。“我昨天告诉他这末做的……那洗衣妇迫着我总有一个礼拜了，你不知道。”

两个红晕现在萨鲁定仔细修剃的面颊上，他脸上的筋肉搐搦着。他沉默的重复在房里走来走去，突然的在太那洛夫之前停步了。

“听我说，”他说道，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了，“我请你最好不必处理我的银钱！”

太那洛夫的脸色涨得血红，身体动弹了一下。

“嘿！那末小的一件事！”他低声说道，耸耸肩。

“这不是一件小事的问题，”萨鲁定尖刻的说着，仿佛是对他报仇一般，“这乃是做事情的原则。我可否问你有什么权利……”

“我……”太那洛夫嗫嚅的说道。

“请你不要解释，”萨鲁定以同样尖利的口气说道。“我必须请求你以后不要再这样的自由了。”

太那洛夫的唇颤抖了。他低垂了他的头，受感的摸弄着他的螺钿的烟盒子。过了一会工夫，萨鲁定突转过身去，锁钥铿铿的高响着，开了他办公桌的抽屉。

“来！去买我所要的东西来！”他恼怒的说道，他的声音却比前和平了，当下他交给勤务兵一张一百个卢布的钞票。

“很好，老爷，”勤务兵答道，行了礼，走了出去。

萨鲁定喀的一声锁上他的钱箱，闭了办公桌的抽屉。太那洛夫正好瞥见钱箱内还留存着五十个卢布，这五十个卢布他是那样的需要，然后叹了一口气，点上一支香烟。他深感到羞辱，然而他不敢形之于脸色，生怕萨鲁定更要生气。

“两个卢布对于他有什么要紧呢？”他想道，“他明知道我是拮据着。”

萨鲁定显然恼怒的继续的走来走去，但渐渐的心平气和起来。当勤务兵带进了啤酒来时，他喝干了一满杯冰冷的浮沫白白的饮料，显然的愉快着。然后，他啜抹了他髭须的尖端，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的说道：

“丽达昨天又来看我了。一个好女孩子，我告诉你！真是一把烈火。”

太那洛夫还是茹痛着，不回答他。

然而萨鲁定并不注意这，徐徐的走过房内，他的眼睛笑着，仿佛在秘密的回忆着。他的强健的身体，为炎热所弱，更敏捷的为激动的思想的影响所感动，突然的他笑了，一个短笑，仿佛他是嘶鸣着。然后他停止了。

“你知道，我昨天想要……”（他在这里说了一句对于妇人最

难听的粗话。）“她起初挣扎了一会，她眼睛中的那种恶毒的视线，你知道这一样的事的！”

他的兽欲也被引起了，太那洛夫淫纵的强笑着。

“但后来，一切都好了，在我的生平，几乎使我自己满身都抖索起来，”萨鲁定说道，他回忆起还颤动着。

“好福气的汉子！”太那洛夫妒忌的叫道。

“萨鲁定在家么?”街上有一个人高声叫道。“我可以进来么?”这是伊凡诺夫。

萨鲁定惊了一跳，生怕他说到丽达·沙宁的话会被别的人听见了去。但伊凡诺夫是从路上招号着他，人还看不见。

“是的，是的，他在家呢！”萨鲁定从窗中叫道。

在前室里有一阵的笑声与足步声，仿佛那一间房子是为一群快乐的人们所侵入了。然后伊凡诺夫、诺委加夫、马里诺夫斯基上尉，还有两个别的军官，还有沙宁，全都出现了。

“吓啦！”马里诺夫斯基叫道，当下便冲了进去。他的脸红红的，他的脸颊肥胖而松软，他的髭须如两束稻草。“你们好呀，孩子们?”

“又要呼的一声去了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了！”萨鲁定有点恼怒的想道。

然而他却总是不想失去一个有钱的好挥霍的人的名誉的，所以他便微笑的叫道：

“吓啰！你们全体到什么地方去？来！且里柏洛夫，拿些孚特加来，还有别的需要的东西。跑到俱乐部去唤些啤酒来。你们喜欢喝着啤酒吧，先生们？像这样的一个热天?”

当孚特加和啤酒拿来了时，喧闹的声音更大了。大家全都笑着，闹着，喝着，显然的尽力的喧哗着。只有诺委加夫似是忧闷而颓唐着；他的温和而懒惰的脸上带着一个狠恶的表情。

他直到了昨天，方才发见全个镇上的人所谈的事；起初，一个鄙夷而妒忌的感觉完全控制了他。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荒谬的！无端的谣言！”他对自己说道，他不肯相信，那末美丽，那末娇贵，那末不可近的丽达，他如此的深深的爱着的丽达，竟会使她自己和像萨鲁定似的一个东西通好着，他看萨鲁定是不晓得比他自己低劣愚蠢得多少倍的。然后，凶野而兽性的妒忌占领了他的灵魂。他有时最痛楚的失望着，然后他便为对于丽达，特别是对于萨鲁定的，强烈的憎恶所侵蚀。对于他的温和、懒惰的性情上，这个感情是如此的奇异，它竟要求一条出路。整夜的他都在可怜他自己，甚且想到自杀，但当早晨的时候，他却以一种凶猛的不可解的愿望，只想看见萨鲁定。

现在，在喧哗与醉笑之中，他是坐开了的，他机械的一杯杯的喝着酒，同时却专意的时时刻刻的望着萨鲁定的脸，恰像一个林中的野兽在伏窥着别一只的野兽，假装着没有看见什么，然而它却准备好了要扑出去。关于萨鲁定的每一件东西，他的微笑，他的白齿，他的美容，他的语声，在诺委加夫觉来，全都是一把把的尖刀，刺进一个张口的伤痕中。

“萨鲁定，”一个长而瘦的军官说道，他的双臂出奇的长而不灵便，“我带了一本书给你。”

在营营的喧哗之上，诺委加夫立刻捉住了萨鲁定这个名字和他的声音，所有别的语声似乎全都寂下了。

“哪一类的书？”

“这是讲妇人的书，托尔斯泰写的，”细瘦的军官说道，他扬起他的声音，仿佛他在说出一篇报告来。在他的长而憔悴的脸上，有一种显然的光荣的表情，因为他能够读，还能讨论到托尔斯泰。

“你读托尔斯泰的书么?”伊凡诺夫问道，他已注意到这位军官的朴拙的满意的表情。

“王狄兹对于托尔斯泰是发狂似的崇拜着呢,”马里诺夫斯基高声大笑的叫道。

萨鲁定接了那册美丽红封面的书，翻过一二页，说道：

“这书有趣味么?”

“你自己将会知道的,”王狄兹热心的答道。“会有一副头脑给你的，我说的！这正像你自己已经完全知道了的一样!”

“但当维克托·赛琪约威慈有他自己的对于妇人们的特别的见解时，他为什么要读托尔斯泰呢?”诺委加夫低声的问道，他的眼光没有离开他的酒杯。

“什么事使你这样想的?”萨鲁定谨慎的答道，本能上嗅到了一个攻击，但还没有猜到它。

诺委加夫沉默着。他满心想当面击了萨鲁定一记，击在那个美貌的自满的脸上，打倒他在地上，踢他几步，在感情的盲狂了时。但他所要说的话没有来；他知道，这使他更痛苦的去知道，他是说着错误的话，当下他带着冷笑的回答道：

“只要看着你的脸已足够知道那事了。”

他的奇异而有毒意的语调竟发生了突然的沉寂，几同发生了一件谋杀的事，伊凡诺夫猜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看来，似乎是……”萨鲁定冷淡的说道。他的神色有点变了，虽然他还没有失去他的自制力，像坐到熟悉的马上去一样。

“来，来，先生们！怎么一回事?”伊凡诺夫叫道。

“不要插身进去！让他们自己打一架!”沙宁笑道。

“这不是似乎，乃是真实的!”诺委加夫以同样的口气说道，他的眼光仍然注在他的酒杯上。

当然的结果，一座活的墙立刻树于两个对抗者之间了，在许多的呼叫，摇手，以及表示诧异的情感之中，萨鲁定为马里诺夫斯基及王狄兹所拉回，而伊凡诺夫及别的军官们则监视着诺委加夫。伊凡诺夫倒满了酒杯，呼叫几句话，并不专对一个人说。现在的欢笑是勉强而非真诚的，诺委加夫突然的觉得，他必须走了。

他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他愚蠢的微笑着，他转身向着伊凡诺夫及别的监视他的军官们：

“我是怎么一回事了呢?”他半眩晕的想道。“我想，我应该打他……冲向他去，当眼给他一记！否则，我将被视为如此的一个傻子，因为他们全体一定猜想，我要挑战……”

但，他却并不这末做去，他反而假装着对于伊凡诺夫及王狄兹正在说的话发生兴趣。

“至于讲到妇人们，我不能完全和托尔斯泰同意，”军官满意的说道。

“一个妇人不过是一个妇人而已，”伊凡诺夫答道。“在每一千个男人当中，你总可以找出一个值得称为人的。但是妇人们呢，呸！他们全都是一个样子的——只不过是小小的赤裸的，肥胖的，没有尾巴的玫瑰色的猴子而已。”

“说得别致，那句话！”王狄兹赞许的说道。

“也真是不错，”诺委加夫痛楚的想道。

“我亲爱的朋友，”伊凡诺夫继续的说道，紧靠在王狄兹的鼻下摇挥着双手，“我将告诉你这话，如果你到众人中去，说道，‘要是一个妇人眼注在一个男人身上，要追求于他之后，她在她的心上已经是与他犯了奸淫了。’他们大多数的人将要以为，你是说出一句最原创的话了。”

王狄兹失声的粗鄙的笑了出来，那笑声直如一只狗的吠声。

他没有明白伊凡诺夫的嘲笑，但觉得忧愁的是，这话不出于他自己之口。

突然的诺委加夫伸出手来给他。

“怎么？你要走了么？”王狄兹诧异的问道。

诺委加夫并不回答他。

“你到什么地方去？”沙宁问道。

诺委加夫仍然沉默着。他觉得再过了一会，关闭在他胸中的忧郁一定要在一阵泪流中突出来了。

“我明白你受什么气，”沙宁说道。“蔑视这一切！”

诺委加夫可怜的望着他。他的唇颤抖着，带着一个不赞同的姿势；沉默的走出去，心里觉得已完全为他自己的无可救药所战胜。为了慰藉他自己，他想道：

“当面打了那个流氓一记，有什么意思呢？这只会引到了一场愚蠢的战斗。还是不污了我的手好！”

但不能满足的妒忌心与绝对的怯懦心的感觉却仍然厌迫着他，而他在深切的悲郁中回到了家。他自己投身于床上，埋脸于枕头当中，几乎是整天的如此的躺着，悲楚的自觉到，他不能做一点的事。

“我们打牌么？”马里诺夫斯基问道。

“好的！”伊凡诺夫说道。

勤务兵立刻铺开了牌桌，绿色的布愉快的映射在他们全体的身上。马里诺夫斯基的提议，已激动了全体，他现在开始以他的短而多毛的手指在抄牌。颜色鲜明的牌现在是成圆形的散布在绿桌上，而银卢布的铿铿作声也在每一次牌打完后便可听得见，同时在四方八面，手指如蜘蛛似的贪婪的紧紧的近于银币上。只有简短粗鄙的叫叹可以听得见，或表示烦恼，或表示欢快。萨鲁定运道很不好，他固执的以十五卢布下一次注，而每一次都是输

的。他的美貌的脸上，带着一副极为烦恼的神色。上个月，他已经输去了七百个卢布，现在他更要将现在的损失加上了前数之中。他的坏脾气更为蔓延下去，因为在王狄兹与马里诺夫斯基之间不久便发生了争端。

“我的注下在那边的!”王狄兹恼怒的叫道。

这颇使他诧异，这个喝醉的野猪，马里诺夫斯基，竟敢和像他自己那末样的一个聪明而完美的人争吵。

“啊! 你这末说的!”马里诺夫斯基粗暴的答道。“见鬼! 拿开去! 当我赢了时，那末你告诉我你下注在那边，而当我输了时……”

“我请你原谅。”王狄兹压低了他俄国的高音，如他每当愤怒时所常说的。

“把原谅绞死了! 拿回你的注! 不! 不! 拿回去，我说!”

“但你且让我告诉你，先生……”

“先生们! 闹的什么鬼，这一切是什么意思?”萨鲁定叫道，当下他抛下牌。

正在这个当儿，一个新来的人出现在门口，萨鲁定自己羞着他的下流的话，以及他的喧哗狂饮的客人们，以及他们的纸牌，酒瓶，因为这一切东西活现出一个下等的旅馆的样子。

来者是一个长而瘦的人，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还有一个极高的硬领子。他诧异的，站在门口，努力要认出萨鲁定来。

“吓啰! 巴夫尔·罗孚威慈! 什么风吹你到这里来的?”萨鲁定叫道，当下他向前欢迎他，他的脸因被缠扰而红红着。

新来者踌躇的走了进来，大家的眼全都注在他的眩目的白鞋上，这双鞋子踢着许多啤酒瓶，软木塞，以及香烟头，而得了路进来。他是那末白而清洁，芳香，在所有这一切烟云之中，在这一切脸色红红的醉人之中，他竟像一朵长于泥泽中的百合花，假

如他看来不那末憔悴脆弱，他的身材不那么瘦小，他的牙齿，在他的稀小而红的髭须之下的，不那末腐蚀。

“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离开彼得耶[①] 很久了吧？”萨鲁定说道，心里有些烦恼，因为他生怕“彼得耶”这个字不是他所应该用的正确的字。

“我昨天才到这里来的，”穿白衣的先生说道，以一个坚决的口气，虽然他的声音像一只鸡的抑止的鸣声。“我的同伴们，”萨鲁定说道，将他介绍给那一个人。“先生们，这位是巴夫尔·罗孚威慈·孚洛秦先生。”

孚洛秦微微的鞠躬着。

“我们必须对于那事记了下来！”酣醉的伊凡诺夫说道，萨鲁定心里很恐怖。

“请坐，巴夫尔·罗孚威慈，你要一点白酒还是一点啤酒？”

孚洛秦谨慎的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他的白而纯洁的身体与棕色的油布椅面很鲜明的相映着。

“请你不要操心。我不过来看你一会儿而已，”他说道，有一点冷淡，当下他观察着这一群人。

“怎么样？我去叫了一点白酒来。你喜欢白酒，是不是，你？”萨鲁定问道，他匆促的走了出去。

“怎么这个地上的傻子恰要在今天到这里来呢？”他恼怒的想道，当下他命令勤务兵去拿酒。“这个孚洛秦将在圣彼得堡说到我的这些事的，而我将不能在任何贵族家庭中立得住足了。”

同时，孚洛秦正以不假饰的好奇心，注意着其余的人，他觉得，他自己是无限的高超。在他的小小的玻璃似的灰色眼中表现出一种真实的兴趣的视线，仿佛他是在观察着一群的野兽似的。

---

① 彼得耶（Pitjer）即圣彼得堡的俗语。

他特别为沙宁的高大，他的强健有力的身体以及他的衣饰所吸引。

“一个有趣味的型式，那个人！他必定是很强健的！”他想道，他是真心实意的如一个体弱的人赏赞着体育家。在实际上，他开始向沙宁说话，但沙宁靠在窗台上，正向花园中望着。孚洛秦突然的止口了；他自己的尖锐的声音恼怒了他。

“游惰的人们！”他想道。

萨鲁定在这个时候回来了。他坐在孚洛秦身边，问他关于圣彼得堡的事，也问到他的工厂的事，如此，便可使其余的人知道，他的来客是一个如何富有而且重要的人物。这个健壮的禽兽的美脸上现在带着一种小小的虚荣与自重的表情。

“我们什么事都是如前，如前一样！”孚洛秦答道，以一种厌烦的语声。“你的生活怎么样呢?”

“咳！我不过混着过日子而已，”萨鲁定悲叹道。

孚洛秦沉默着，轻蔑的抬眼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是摇荡着花园中射来的绿影。

“我们唯一的娱乐是这个，”萨鲁定继续的说道，当下他以一个姿势，指示着纸牌，酒瓶与客人们。

“是的，是的！”孚洛秦嗫嚅的说道，对于萨鲁定，他的口气似是要说道，“而你也并不更好。”

“我想，我现在一定要走了。我住在林荫路的旅馆中。我将再见你！”孚洛秦站起身来告辞。

在这个时候，勤务兵进了门，拖搭的行了一个礼，说道：

“年轻的小姐来了，老爷。”

萨鲁定惊得一跳。“什么?”他叫道。

“她来了，老爷。”

“哑！是的，我晓得了，”萨鲁定说道。他激动的四面望着，感到一个突然的预示。

“我疑心这是丽达吧?”他想道。“不可能的!”

孚洛秦的疑问的眼光闪熠着。他的瘦小的身体，在他的宽大的白衣底下动弹起来。

“唔，再见!”他笑道。“回到你的老花样，如常的! 哈! 哈!”

萨鲁定不安的微笑着；当下他陪了他的客人走到门口，客人以告别的眼光注视了一下，他便拖着他的纯洁的鞋子，匆匆的走开去了。

“现在，先生们，”萨鲁定回来时说道，“牌进行得怎样了? 替我管管账，你愿意么，太那洛夫? 我立刻便要回来的。”他匆匆的说道；他的眼睛扰扰不定。

“那是一个谎话!”沉醉的兽似的马里诺夫斯基咆吼道。“我们的意思要想饱看你的年轻小姐一下子。”

太那洛夫捉住了他的肩，迫他回到他的椅上去。别的人匆匆的都回复到他们牌桌上的位置，并不望着萨鲁定。沙宁也坐了下来，但他的微笑中有一点严重之意。他猜出，来的乃是丽达，他心中为他妹妹引起了一种妒忌与怜悯的朦胧的感觉，她现在显然是陷在重大的烦恼之中。

第十七章

丽达倚侧的坐在萨鲁定的床上，绝望的，勉强的在绞着手巾。当他走进来时，他为她的改变的容貌所惊诧了。现在没有留存下一点那个骄贵的气性高尚的女郎的痕迹了。他现在看见，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颓丧的妇人，为殷忧所碎心，双颊低陷了，眼睛无神了。这些黑的眼睛立刻遇到了他的，然后又快快避开了他的注视。他本能的知道丽达是怕他的，他心中突然的引起一种浓厚的恼恶之感。他嘭的一声将门闭上了，一直的向她走去。

"你真是一个最奇怪的人，"他开始的说道，很艰难的将他的要打她的凶念制止住了。"我在这里，一房子都是客人；你的哥哥也在那里！你不能选择别一个时候来么？我说的，这是太恼人了！"

从那双黑眼中射出如此一种奇异的光来，竟使萨鲁定退缩了。他的口气变了。他微笑着，露出他的白齿，执了丽达的手，坐在她的身边的床上。

"唔，唔，不要紧的。我只不过是为了你而焦急着。你来了，我真是高兴。我渴想要见你。"

萨鲁定执起了她的热而芬香的小手到他的唇边，正吻在手套

上面。

“那是真的么?”丽达问道，她的奇怪的口气使他惊奇起来，她又抬眼望着他，而她的眼睛明白的说道：“你是真的爱我么?你看，现在是如此的可怜，不像我从前了，我怕着你，我对于我现在的样子真是觉得屈辱，但我除了你之外，是没有人能够帮助我的了。”

“你怎么能够生疑呢?”萨鲁定答道。那句话说来不诚实，从这句话里吹来一条轻微的冷泉，使他自己也觉得难堪。

他又执了她的手，吻着它。他是被缠在一个感情与思想的奇圈中了。仅只有两天之前，就在这个白枕之前，躺散着丽达松散了的黑发，她的脆细的，沸热的紧固的身子在情欲的狂热下不住的挣扎，香唇烧炙着，一种无可忍的愉快的阴火传达到他的全身。在那个一刹那间，全个世界，数千的女人，一切的愉快，以及全个生命，全为他联合起来，去更淫荡的，更温柔的，更粗鲁的，无耻的，残忍的，施强暴于这个，又强项又驯顺的沸热的身体上面。但是忽然现在他感到他憎恶她，他想要挣开了她；他想不再看见她，不再听见她。他的这个欲望是如此的有力，如此的不肯止息，竟使他坐在她身边也是极痛苦的。同时，一种朦朦胧胧的对她的恐怖心夺去了他的意志力，迫他留在这里。他是完全感觉到，没有什么东西曾将他缚住在她身上的，这乃是得了她自己的允许，他才占有了她的，在他一方面并没有任何的预允，每个人所给与的都恰如每个人所取去的。然而他究竟觉得，他仿佛是被某种胶质物所捉住，他自己不能解放了开去。他预见丽达将要对他有什么要求的，而他必须或者答应了；或者要做了一个卑鄙的肮脏的下流行为。他觉得自己完全无力，仿佛他的骨头已经离开了他的腿与臂，仿佛他嘴里已经没有舌头，代之的是一团潮湿的破布，这真是可耻，使他生气。他想要对她嚷叫着，让她从

此晓得，她是没有权利对他要求什么的，但是他的心却为畏葸的恐怖所麻痹了，但他的唇间只引出了一个无意识的句子，他自知是完全不适用的，偶然的。

“唉，女人们，女人们！莎士比亚所说的话！”

丽达恐怖的望着他。一阵无怜恤的光明似乎闪过她的心头。在一个时间之内，她实现出，她是失陷了。她所给予的乃是高贵而纯洁的，而她所给予一个男人的却是不曾存在着。她的美好的青春生活，她的纯洁，她的光荣，一切都被抛在一个卑鄙怯懦的禽兽的足下，他不仅不感谢她，且还只是以粗野的淫荡来污辱她。她有一会儿竟觉得要绞着她的双手，在一个绝望的痛苦中，跌倒在地上去，但如电似的迅快，她的绝望的情调又变到一个复仇与痛恨上面去。

“你不能够真正的明白你是如何的可恶么?”她从她咬紧了的牙齿中间嘶嘶的说出这话来，全身伸凑到他的脸上去。

辱骂的话语与憎恶的眼神，对于丽达，对于美好的女性的丽达是如此的不合宜，竟使萨鲁定本能的退缩了。他还没有十分明白他们的重要，他还想以嬉笑的态度对付过去。

“用的是什么字眼儿!”他说道，诧异而且恼怒，瞪着大眼，高抬着肩膀。

“我没有心绪去选择我的字眼儿，”丽达狠狠的答道，当下她绞着她的手。萨鲁定蹙着眉头。

“为什么有了这一切悲剧的气氛?”他问道。他不自觉的为她的柔软的肩部与乎精致合适的手臂的美丽的外形所诱引，他凝望着他们。她的无助而绝望的姿态使他确实的觉得他的超越。这仿佛他们是放在天平上秤的，一个升上去时，一个便沉了下来。萨鲁定用一种残酷的愉快心情感到这位女郎；他曾本能的觉得她是超越于他自己的；并且即使在淫欲的情好的时间也在无意识中惧

怕她，现在据他看来竟在扮着可怜的，羞辱的角色了。这个感觉使他十分有趣，因此他渐渐更温柔了。他轻轻的执了她的无力的手，放在他的手中，把她拉近了他。他的感觉被引起了；他的呼吸更急了。

“得啦！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你是这样想么，嗳？”丽达轻蔑的答道。这便是轻蔑的一念帮助她恢复了她自己，她奇怪的专意的凝注着他。

“怎么，我当然是这样想的，”萨鲁定说道，想要用一种特别的，逗情的，无耻的式样拥抱她，他知道这是有效的。但她依然是冷淡而无生气，他的手垂了下去。

“得啦！你为什么这样的生气，我的美人儿？”他以轻斥的口气咿唔道。

“离开我，不许动，我说，”丽达叫道，同时她恶狠狠将他推开了。萨鲁定觉得肉体的受伤了，他的热情白白的消失了。

“妇人们真的就是魔鬼！”他想道，“同她们一勾搭……”

“你怎么一回事啊？”他负气的问道，他的脸红了。

仿佛这句问话引起了什么事到她心上来，她突然的双手掩了脸，出人不意的哭了起来。她的哭泣正如农妇们的哭泣，高声的啜泣着，她的脸埋在她手中，她的身体向前弯，同时她的松散下来的头发，垂在她的沾湿的扭曲的脸上，因此她显得不美了。萨鲁定完全迷乱了。他微笑着，虽然他生怕这个微笑也会使她触怒，他想要将她的双手拉开她的脸。丽达倔强的抵抗着，同时哭泣不已。

“唉！天呀！”他叫道。他想要对她咆吼，扯她的手放到了一边去，以难堪的名字叫唤她。

“你为什么像这样的哭着呢？你和我搭上了……是不是？这真是可悲的！为什么恰恰在今天才哭呢？看天的面上，不要哭了

吧!”他这样粗暴的说着，握住了她的手。

这阵扭强使她的头前后的摇动着。她突然的住了哭声，将她的手从她的泪水沾湿的脸上拿开了，以孩提的恐怖，抬眼望着他。一阵狂想闪过她的心上，她怕人家现在便会打她。但萨鲁定的神情现在又柔软了下来，他以一种安慰的口气说道：

“来，我的丽杜契加，不要再哭了！你也是一样的有错的！为什么要闹一场呢？你失了一着，我明白；但仍然，我们也是有过那末多的快乐，我们不是有过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种……”

丽达又哭了起来。

“唉！不要哭了，你！”他叫道。然后在房里走来走去，激动的拉着他的髭须，他的嘴唇也颤抖着。

房间内是很沉寂的，在窗外，一棵树的美枝轻轻的摇动着，仿佛有一只鸟刚刚在那里栖息过。萨鲁定竭力镇压住自己，走近了丽达，轻轻的将他的手臂搂了她的腰。但她立刻推开了他，在推开时，重重的碰动了他的颔下一记，因此他的牙齿相触有声。

“鬼取了去!”他怒叫道。这一记伤他很不轻，而他的牙齿相触的滑稽的声音，更益恼怒了他。丽达并没有听见这，然而她本能的觉得，萨鲁定的地位是一个很可笑的，她带着女性的残酷，利用这个机会。

“你用的什么字眼儿!”她说道，在那里挑逗他。

“这已足够使任何人狂怒了,”萨鲁定使性的答道。

“我只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意思是说，你仍然不知道么?”丽达以讥刺的口气说道。

过了一会儿工夫。丽达狠狠的望着他。她的脸如火的红。萨鲁定脸色变白了，仿佛突然的遮上了一层灰幕。

“唔，你为什么默默不作声？你为什么不说话？说！说几句话安慰我！”她锐叫道，她的声音中带有歇斯的里病的气氛。她自己的这个声音竟也使她惊得一跳。

“我……”萨鲁定开始说道，他的下唇颤抖着。

“是的，你，没有别人，只是你，坏运道！”她喊道，几乎为愤怒与绝望的泪水所窒息住。

美好的与有礼的假面具已从他，也已从她身上落下来了，每个人都更益明白的成了野蛮的无羁束的禽兽。

意思如奔鼠似的冲过萨鲁定的心上。他的最初意思是要给丽达金钱，劝她抛去了那孩子。他必须立刻而且永远的和她断绝关系。那便了结了一切的事。然而他虽以为这是最好的一个法子，他却一声不作。

“我真的永不曾想到……”他嗫嚅的说道。

“你永不曾想到！”丽达凶暴的叫道。“为什么你不想到？你有什么权利不去想到？”

“但是，丽达，我从不曾告诉过你，我……”他支吾的说道，觉得不敢说出他所要说的话，然而他自觉便说了出来，也是一个样子的。

但是，丽达却已明白了，不等他说出。她的美丽的脸黑暗了，为恐怖与绝望所搐搦。她的手软弱的堕到她身旁去，当下她坐到了床上。

“我将怎么办呢？”她说道，仿佛是高声的在想。“我投水自杀了么？”

“不，不！不要讲那种话！”

丽达狠狠的望着他。

“你知道吧，维克托·赛琪约威慈，我很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是不会使你不高兴的，”她说道。

在她的眼中，在她的颤抖的美嘴上，具有那末忧郁，那末可怜的表情，竟使萨鲁定不得不转头他向。

丽达站起身来，那个念头，即她曾在他那里寻得了她的救星，她将和他永久同住下来的念头，起初使她慰安的，现在却激起了她的恐怖与憎恨。她想要用掌打他，当他的面轻蔑的辱骂他一顿，要自己报复他的如此的屈辱她。但她觉得，她一开了口便要哭了起来，更加被人看不起。最后的一星骄贵的火，美貌活泼的丽达仅存于今的骄贵之气概尽在于此了，惊止了她。她以如此深切的轻蔑的口气嘶嘶的叫道，

“你是畜生！”这使她自己也和萨鲁定同样的诧异着。

然后她冲出了房间，饰于她袖口的纽带现在被门上的转手所缠住，她便将它撕了下去。

萨鲁定的脸红到了发根。她如果叫他做“坏人”或“流氓”，他都能平心静气的受得住，但“畜生”却是如此的一个粗鄙的字眼，如此的完全与他对于他自己所持的人格的观念相反，它竟绝对的眩乱了他。即他的眼白也成了血红的。他不安的冷笑着，耸了耸肩，扣上了又散开了他的短衫，觉得自己是真正不幸的人。但同时一种满足与释放的感觉在他心内生长得更大了，一切都了结了。他一想到，从今以后，他将永不能再占有如丽达那样的一个女人了，他已失去了那末美丽可爱的一个情人了，便有点烦恼起来。但他以藐视的姿态扫除这一切的余憾。

“鬼把她拿了去！女人还少么？”

他将他的短衫拉直了，他的嘴唇还在颤抖不已，他点了一支香烟，然后他冒了他的平日的淡然的神气，往客人那里去。

第十八章

所有的赌钱的人，除了沉醉的马里诺夫斯基之外，全都失去了他们的赌钱的兴致。他们渴欲知道那位来看萨鲁定的女人是谁，为什么来。那已猜得出这是丽达·沙宁娜的人全都觉得本能的妒忌着，他们自己幻想着她的雪白的身体乃在萨鲁定的拥抱之中，这种的幻想妨害他们的赌牌。过了一会，沙宁从桌上站了起来，说道：

“我不再打下去了。再见。”

“等一会儿，我的朋友，你到哪里去？”伊凡诺夫问道。

“我去看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沙宁答道，指着紧闭的门。

他说了这句近于玩笑的话，大家都笑起来了。

“不要做一个傻子！坐下来，喝一杯酒吧！”伊凡诺夫说道。

“你才是傻子呢，”沙宁答道，当下他便走了出去。

他到了一条狭小的支巷上，在那里苎麻生长得很多。沙宁想，那便是萨鲁定窗户所对的正确的地点了，他仔细的踏倒了苎麻，爬上了墙。当他上了墙顶上时，他几乎完全忘记了他为什么爬上了那里的，他望着下面的绿油油的草和美丽的花园，觉得柔和的微飔轻快的吹拂在他的炎热而健壮的四肢上，那竟是如此的

可爱呀。然后，他跳下墙内的苎麻丛中。恼怒的摩擦着为苎麻所刺伤的所在。他越过了花园，走到了窗下，那时，正是丽达在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仍然还不知道么?”

听了她的异常的语调，沙宁立刻便猜出那是怎么一回事。他靠着墙，眼望着花园，耳朵在热切的静听着变音的，不快的，兴奋的语声。他觉得可怜他的美貌的妹妹，对于她的美丽的人格，“怀孕”这个粗辞，似是如此的不合宜。比之谈话更使他生印象的乃是这些狂怒的人语与绿色的花园的温柔的沉寂之间的显著的矛盾。

一只白蝴蝶翩翩的飞过草地，在太阳光中游宴着。沙宁凝视它的飞翔正如他听着谈话那末样的专心。

当丽达叫道：

“你是畜生!”沙宁愉快的笑了，他慢慢的走过花园，并不注意到有没有人看见他。

一只蜥蜴冲过他的路上，他有好一会儿用眼睛去跟随这只柔软的绿身的小身体在长草中的迅速的窜爬。

第十九章

丽达并不回家，却匆匆促促的转步向反对的方向走去。街上寂无人行，空气是窒热的。紧近于墙上与篱笆，躺着短的阴影，这些是为胜利的太阳所克服的。她张开了她的小日伞，完全是出于习惯的势力。她并不曾注意到天气是冷是热，是晴是阴。她迅快的走过满是灰尘且满生着苔草的篱笆，她的头垂着，她的眼向下望着。她不时的遇到一两个喘气不息的徒步者，为热气窒得半死。沉寂罩在镇上，是一个夏天午后的压迫人的沉寂。

一只小白狗跟在丽达后边。她在热切的嗅了她的衣服之后，便奔到她的前面去，又回过头来望着，摆着它的尾巴，仿佛在说，他们是同伴。在一个街角上，站着一个可笑的肥胖的童子，他的一部分的衬衣竟拖出他裤子的后面。他的双颊伸长着，且为水果所污染，他正在用力的吹着一个木笛。

丽达对小狗招呼着，对童子微笑着。然而她几乎是不自觉的这样做着；她的灵魂是被幽禁着。一个难知的势力，将她与世界隔绝了，冲扫她向前而去，经过了太阳光，绿地，以及一切的生命的快乐，而向着一个黑渊走去，她因了她内心的沉闷的痛楚，知道这黑渊是近了。

一位认识她的军官骑了马过去。他看见了丽达，便勒住了他的栗色马，他的光滑的外衣在太阳光中闪闪发亮。

"丽达·彼得洛夫娜!"他以愉快欢迎的声音叫道，"在这样大热天，你到什么地方去?"

她的眼睛机械的望着他的打猎帽，俏皮的压在他的潮湿的为日光所射的眉上。她并不说话，仅仅是展开了她平日的卖弄风情的微笑。

在那个时候，她自己也茫然于什么事要发生，她回应着他的问题：

"啊，到哪里去，真的是?"

她不再觉得与萨鲁定生气了，也不想到他。她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到了他那里去的时候，曾觉得没有了他是不能够生活，不能够解决自己的悲愁的。然而现在仿佛他是从她生命中消灭了去。过去的事已经死了。将来的事是只关系于她的独自一人的；也只有她一人能够决断下去。

她的脑筋如犯了热病似的匆促的工作着，然而她的思路却还清楚明白。最可怕的事是骄傲美貌的丽达已经不见了，代她而起的乃是一个被酷待，被污辱的无抵抗的可怜人。大家全要取笑她，在人们的造谣和侮辱之前她将孤立无助。名誉与美貌必须保留着。所以，她必须走，离开污浊，到那黏性的污泥的浪花不能溅到的地方去。

在丽达自己解明了这一切以后，突然的感到她自己是为一个空虚所包围了的；生命，太阳光，人类，都不再存在了，她在他们之中是孤独的，绝对的孤独的。没有法子逃脱，她必须死去，她必须投水自杀。有一会儿，这个念头她觉得如此的确定，仿佛竟有一道石墙建立于她的四周以禁闭她，与一切既往的，一切将来的都隔绝了。她从猜到自己业已怀孕时起，曾不住的感到内心

里一种还未得了解，却已击破她的一生的感触，——现在却连这种可憎的，可怕的感触都一下里消灭了。一种轻微无色的空虚包围在四周，死神的漠不相干的神色弥满起来。

“这真的是如何的简单！而且用不着别的！”她想道，四面的望着，然而看不见什么。

她现在走得更快了，虽然为她的宽裙所阻碍，她却几乎是在奔跑，这在她看来，仿佛她的前行还是不可忍的迟缓。

“这里是一所房子，前面又是一所，有绿色的百叶窗的；还有，一块空地。”

对于那河，那桥，那将要在那里发生的事，她并没有清楚的概念。这如一片云，一阵雾，遮罩了一切。但这样的一个心境只到她达到了桥上就告了终结。

当她靠身在栏杆上时，看见绿色的浑浊的水，她的决心立刻舍弃了她。她为恐惧及一个求生的狂念所捉住。现在她对于生物的认识又回复过来了。她听见声音，听见麻雀的啾唧；她看见太阳光，看见在绿草中的雏菊花，看见小白狗；这狗显然以她为它的真正的主妇。它坐在她的对面，举起了一只小爪，它的尾巴打着地上，在沙上遗留下几个有趣的华文。

丽达凝望着这狗，很想激动的抱了它，大滴的眼泪充满了她眼中。对于她的美丽的毁坏了的生命的无限遗憾制胜了她。她半眩晕的，弯身向前，伸出为太阳所烤的栏杆的边上，这突然的举动竟使她的一只手套落到了水中。在默默的恐怖着，凝望着它无声的落在平滑的水面上，荡漾成了大水圈。她看见她的淡黄手套成了更黑更黑的，然后徐徐的灌满了水，如在它的死亡的痛楚之中一样，翻身过来一次，然后以一种旋转的动作，渐渐的沉到了溪流的深绿处了。丽达竭力要眼见它的沉下，但那黄点却渐渐的更小了，更不清楚了，最后，便看不见了。与她的视线相接触的

只是平滑而黑的水面。

“怎么会落下去的，小姐?”紧靠于她的身边有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丽达惊退了一步，看见一个肥胖、偏鼻的农妇，以同情的好奇心望着她。

虽然这种的同情仅注于失去的手套上，而在丽达看来，仿佛这位和善肥胖的妇人知道一切事而可怜着她。有一会儿，她想要告诉她全部的故事，因此使她心中轻松些、自然些。但她迅快又以为这主意是很傻的。她红了脸，支吾的说道，“啊，没有什么!”当下她便转身离桥而回。

“在这里自杀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救我起来的!”她想道。

她更沿了河岸走去，跟了一条平坦的人行路到了河与一座篱笆之间的左边。路的两旁都是苎麻与雏菊，羊的芫荽以及有臭味的大麻。这里是恬静而且和平，如在一座乡村的教堂之中。高大的柳树如梦的临照于溪流之上；峻峭而绿色的河岸浴于太阳光中；高高的牛蒡杂生于苎麻之中，而刺人的荆棘绞缠住了丽达衣服上饰着的花边。一棵巨大的植物，将白色种子撒在她身上。

丽达现在逼了她自己更向前去，竭力要战胜她内心的要拉她回去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这是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她反复的说道，当下她拉了她自己前去，她的双足每走一步便似乎要破了他们的束缚；她一步步的走得离桥更远，离她所不自觉的决心要停步的地方更近。

当她到了那个地点，看见了黑而冷的水，水上绿树如穹门似的覆盖着，而川流则旋转的经过了峭岸的一角时，然后她已明白，她是如何的求活，如何的怕死。然而她却必须死的，因为活下去已是不可能的。她并不四面看看，便将她的剩下的一只手套，和她的小日伞都抛了到地下去，而她自己也离开了人行路，

走过长草之中而到了水边。在那个时候，一千个思想经过她的脑中。在她的灵魂的深处，醒起了她的童年的信仰，这信仰是被新思想所遗忘、所打消了。她以纯朴的热诚，反反复复的述着这个短的祷词，“我主，救我！我主，帮助我！”她突然的回忆起她新近才学的一支歌曲的重叠的尾声；她有一会儿工夫，想到了萨鲁定，然后她看见了她母亲的脸，在这个可怕的时候，她似乎双倍的亲近于她。也就是她母亲的脸庞拖着她更快的向河水走去。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丽达方才敏锐的明白出，她母亲以及所有爱她的人，并不是爱她的真正的本相，和杂着她的一切缺点与欲念，他们所爱的只是他们所希望她形成的那个她。在她自己暴露本相，已经离开了他们所认为唯一的一条正路的时候，也就是这些人们，特别是她的母亲，以前越爱过她厉害，现在越要虐待她。

然后，如在一个狂梦中，一切都纷乱了；恐惧，求活，不可避免的感觉，不信仰，一切都终结了的决心，希望，失望，以及她以为这地便是她必须死去的恐怖的自省；然后一个极像她哥哥的人影子现了出来，他跳过一道篱笆，向她奔过去。

“你不能够想到更傻的事了！”沙宁气息不属的叫道。

真是一件巧合不过的事，原来丽达所到的正是接近于萨鲁定的花园的那个所在，在那里，她第一次投身给他，就在半倾圮的竹篱上，姿势非常不方便，有一排黑暗的树林遮挡着明月的光。沙宁远远的已经看见了她，且猜出了她的心思。起初他是要任她做她的事的，但她的狂暴激动的举动引起了他的怜悯，他跃过了花园中的椅子与丛林，奔去救她。

她哥哥的声音对于丽达有一种可惊的效力，她的知觉，被她内心的冲突工作得疲倦之极的，现在突然的失去了。她眩晕去了；每一件东西都在她眼前眩晕着，她不再知道她是在水中或在岸上。沙宁刚刚及时的紧紧的握住了她，拖她回去，偷偷的自喜

他自己的筋力与敏捷。

“居然这样!”他说道。

他将她靠在篱笆上坐着，然后四面的望着。

“我怎么对付她才好呢?”沙宁想道。丽达在那个时候恢复了知觉。她脸色惨白，心绪纷乱，开始可怜哭了起来。“天呀！天呀!”她啜泣着，如一个小孩子。

“傻东西!”沙宁好脾性的叱责她道。

丽达并没有听见他的话，但当他转动时，她却攀住他的手臂，更高声的哭了起来。

“唉！我在做些什么事呢?”她恐惧的想道。“我不应该哭；我必须竭力一笑置之，不然，他便要猜出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唔，你为什么那末样的伤心呢?”沙宁问道，当下他温和的抚拍她的肩部，他说得这样和婉亲切，自己觉得有趣。

丽达在她帽子下面怯生生的抬眼望着她，如一个小孩子似的羞怯，停了哭声。

“我全都知道了，”沙宁说道，“一切的经过。我很早的就知道了。”

虽然丽达觉得有几个人在疑心着她和萨鲁定的关系的性质，然而当沙宁说出这句话时，仿佛他是当脸打了她一记。她的柔和的身体恐怖的退缩了回去；她眼神枯干的凝望着他，有如一只野兽在负固。

“怎么一回事，现在？仿佛我踏了你的尾巴了，”沙宁笑道。他握住了她的圆而柔软的肩膀，轻轻的拉她回到她从前的在篱边的位置，她的肩膀在他手下颤抖着，而她服从的听了他的命令。

“来，现在，什么事使你如此的难过呢?”他说道。“是因为我知道了一切么？或者是因为你想，你和萨鲁定的失足的事是如此的可怕，竟使你不敢去承认它么？我真的不明白你。但是，如

果萨鲁定不肯娶你，唔——那是应该感谢的事。你现在知道，而你从前也必定知道，他真的是如何的一个卑鄙平庸的人，不管他的美貌与他的适于恋爱。他所有的不过是美貌而已，这美貌你现在已经享受得够了。”

“是他享受我，不是我享受他！”她嗫嚅的说道。“唉！是的，也许我是这样的！唉！我的天呀，我将怎么办呢？”

“而现在你是怀了孕……”

丽达闭了她的眼睛，低下她的头。

“当然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沙宁温和的继续说道。“第一点，生孩子是一件龌龊痛苦的无意义的事；第二点，真正使你关心的，乃是人们的不断的虐待你。总之，丽杜契加，我的丽杜契加，”他以一种突然的用力的高声说道，“你并没有损害到任何人；而且，即使你生了一打的孩子到世上来，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受害的。”

沙宁停止了一会，在反省着，当下他的双臂交叉在他的胸前，咬着了的髭须的尖端。

“我能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办，但你是太柔弱，太愚蠢了，不能听从我的劝告。你勇气还不够呢。无论如何，这是不值得去自杀的。且看着辉煌的太阳，恬静的流着的溪水。你且记住，你只要一死，每个人便都将知道你是怀孕而死的。那末，自杀对于你又有什么益处呢？你之所以想自杀，并不是因为你是有了孕，乃是因为你怕别的人的讥议，怕别人不让你生活。你的烦恼的可怕的部分，不在于实际的烦恼的本身，而在于你将这个烦恼放在你自己与你的生命之间了，这个生命，你以为是应该终结了的。但在实际上，那是一点也不会变更了生命的。你并不怕疏远的人，你怕的是和你接近的人，特别是那些爱你的，以及那些以你的失身为绝对的可惊骇的人，他们乃以你的失身，不在于一张合

法的结婚床上而在一座林中或一片草场上为可惊骇。他们将不缓缓的来责罚你的逆迹，所以，他们对于你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是蠢蠢的，残酷的，没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你要为了蠢蠢的，残酷的，没有头脑的人而去死呢?”

丽达抬起了她的大而疑问的眼光向他望着，在这对眼中，沙宁能够省察出一星了悟的火。

“但我将怎么办呢？告诉我，什么……什么……”她涩声的咿唔道。

“有两条路给你走：你必须打下了这个没有人要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出世，你自己一定会明白的，仅将带了麻烦来。”

丽达的眼睛中表白狂烈的恐怖。

“去杀死一个知道生的快乐与死的恐怖的人，那是一件极不公道的事，”他断续的说道；“但一个种子，一团无知觉的肉与血……”

丽达经验到了一个奇异的感觉。起初，羞耻充溢了她，这样的羞耻，仿佛人家剥脱她的衣裳，使她全身赤裸用野蛮的手指去触那身上最隐秘的地方。她不敢望着她的哥哥，生怕他们俩都要为了这个羞耻而绝了气。但沙宁的灰色眼睛中带着一种镇静的表情，他的语声是坚定而有抑扬的，仿佛他正谈着平平常常的事。这乃是这个说话的镇定的力量与乎他的话语的极为真确，移去了丽达的羞耻与恐惧。然而失望又突然的占据了她。当下她抱了额，而她衣服的薄薄的袖口飘拂着如一个骇飞的鸟的双翼。

“我不能够，不，我不能够!”她支吾道，“我敢说你是对的，但我不能够！这是如此的可怕!”

“唔唔，如果你不能够的话，”沙宁说道，当下他跪了下去，温和的将她的手拉开了她的脸上，“那末我们必须竭力的隐瞒了这事。我去办理叫萨鲁定离开这镇上的事，而你——唔，你要嫁

给了诺委加夫，而快快乐乐的。我知道，你如果不曾遇到这个美丽的少年军官，你是可以爱沙斯察·诺委加夫的。这是我能决定的。”

丽达听见说起了诺委加夫的名字，她便在黑暗中看见光明了。因为萨鲁定使她不快活，她便坚信，诺委加夫决不会这样的，有一会儿工夫，在她看来，一切事似都能很容易的解决了。她要立刻的站起身来，走回家去，说这话那话的，光明灿烂的生命将再度开展于她的面前。她要再度生活着，她要再度恋爱着，不过这一次的生活却是一个更好的，这一次的恋爱，却是更为深挚更为纯洁的。然而后来，她又立刻的想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已经被一个不高尚的无感觉的恋爱所玷污、所辱没了。

一个粗字，她不大知道，且从不曾说过的，突然的来到了她的心上。她使用这个字在她自己身上去。这似乎她受到了一记耳光。

“皇天呀！我真是一个……？不错，不错，当然，我是的！”

“你说什么话?”她咿唔道，被她自己的回声所羞。

“唔，怎么一回事?”沙宁问道，当下他望着她美丽的头发松乱的散在她的洁白的颈上，太阳光穿过了绿叶的网而给它以斑纹。一阵突然的恐怖捉住了他，他生怕不能劝动了她，生怕这位年轻美貌的妇人，适宜于给予许多快乐于别人的，将消失于黑暗的无知觉的虚空之中。丽达是沉默着。她竭力压抑她的求生之念，但是这一念，违反了她的意志，却主宰了她的颤抖着的全个躯骸。经过了这一切事变之后，在她看来，她不仅羞于生存且也羞于求生存。然而她的肉体，强壮而充满了活力的，却又拒却着如此乖僻的一个观念，仿佛它便是毒药似的。

“为什么这末的沉默不言?”沙宁问道。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我……”

“不要这样无意识的谈着!”沙宁不耐烦的驳斥道。

丽达又抬眼望着他，在她的泪眼中，有了一线的希望之光。

沙宁折下一支树枝，咬着它，然后将它抛弃了。

“一件不道德的事!”他又说道，“一件不道德的事! 我的话使你惊诧了。然而为什么呢? 这一个问题既不是我，也不是你所能正确答复的。罪恶，什么是罪恶? 假如一位母亲，当她产生一个孩子时，她的生命陷在危险之中，而那个活的孩子为了救全他的母亲而被毁灭了，那不是一桩罪恶，乃是一件不幸的必须的事! 但去隐蔽一个还不曾存在的东西却被称为一桩罪恶，一个可怕的行为，是的，一个可怕的行为，即使母亲的生命，甚至于她的幸福都靠着它! 为什么这事必须如此呢? 没有人知道，但每个人却都高声的执持着此见而叫道:‘好呀!’”沙宁冷冷的笑道。“唉，你们人，你们人! 人们代自己创造了魔鬼，阴影，幻想，而他们便第一个为这些东西所苦。但他们却全都叫道，‘啊，人是一个名作，万物中的最高贵者；人是皇冠，是万物之王；’但这个王却永不曾即过王位，这个受苦的王却是被他自己的影子所震骇的。”

沙宁停顿了一会儿。

“总之，那都不是主要之点。你说，这是不道德的事。我不知道；也许是的。如果诺委加夫听见了你的失身的事，他便将极为悲戚的；在实际上，他或将以手枪自杀，然而他仍将是同样的爱着你的。在那个情形之下，那可责备的便是他了。但如果他是一位真正聪明的人，他便将绝不看重你曾和（原谅这句话!）别个人睡过。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都不曾因此受害过。好上帝! 为什么，他也可自己娶了一个寡妇，例如! 所以这并不是那个事实阻止了他，乃因为他的头脑之中充满了纷乱的意念。至于说到你自己呢，如果人类在他一生只有恋爱一次的可能的话，那末，第

二度的恋爱的企图当然是徒然而且不快的，但这却并不是如此的。堕入爱中或为人所爱乃正是他所喜悦而且希望着的。你将爱上了诺委加夫，如果你不，唔，我们将一同旅行，我的丽杜契加。总之，人是什么地方都能够住着的，是不是?”

丽达叹了一口气，竭力要克服她最后的踌躇。

“也许……一切事都将再度光明了，”她咿唔道。“诺委加夫……他是这末好，这末和爱的……他也美貌，是不是？是的……不……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假如你投水自杀了，那末怎么样？善与恶的势力却不会因此而得或因此而失。你的尸首胀肿起来，不成样子，沾了污泥在上，将被人家拖出河中，而埋葬了。那便是一切的事了!”

丽达微淡的想起了绿而浑浊的水，带泥的动荡着的水草，以及浮泛于她四周的浮沤的印象。

“不，不，决不!”她想道，脸色灰白了，“我还是忍受着这一切的耻辱吧——诺委加夫……每一件事……任何事，只除了那件事。”

“啊，你脸色是如何的惊怖呀!”沙宁笑道。

丽达从眼泪中微笑着，她自己的微笑安慰了她。

“无论发生什么，我的意思便是要活着!”她以热情的力量说道。

“好的!”沙宁叫道，跳了起来。“没有比之死的一念更可怕的了。但在你能够担负着责任而没有失去了生命的视听之感时，我说，活着！我的话不是对的么？现在，将你的手给我!”

丽达伸出她的手。羞涩的女性的姿态表示出孩提的感谢。

“那是对的——你的小手儿如何的姣好呀。”

丽达微笑着，不说什么。

并不是沙宁的话发生了效力。她的活力是一个活泼轻快的活

力；她刚才经过的那场事变只是将这个活力扯拉到最高点而已。再加上一点压力，线子便要断了。但压力并没有使用出来，她的全身全体再度为一种强烈的骚动的求生之念所撼动。她出神的向上看着，在她的四周看着，静听着四周的充溢了的快乐在跳动着；在太阳光中，在绿油油的草场上，闪闪发亮的溪流，镇定微笑的她哥哥的脸，以在她自己。仿佛是她自己如今是第一次才看见听见这一切。"活着！"她内心的一个愉快的声音叫道。

"对的！"沙宁说道。"我要帮助你出于烦恼，当你在战斗时，我要站在你的身边。现在，因为你是那末一个美人儿，你必须给我一吻。"

丽达微笑着；如出之于一个林中仙人的神秘的微笑。沙宁将手臂搂着她的腰，当下她的温热柔软的身体在她的接触之下颤栗着，他的爱好的拥抱几乎是猛烈的。一阵奇异的不可测知的愉快的感觉制胜了丽达，而她的求生之念更为丰裕，更为浓挚。她不管她做什么事。她徐徐的将双臂环于她哥哥的头颈，半闭了眼睛的，她紧合了双唇去吻他。

她在沙宁热烈的慰藉之下，感到说不出的快乐，在那个时候，她管不了吻他的人是谁，正如为太阳所温暖的花朵儿，她永不要问问这温暖是从何而来的。

"我怎么一回事了？"她想道，愉悦的诧异着。"啊！是的！我想投水自杀——怎么傻！为了什么？啊！那是甜美的。再来！再来！现在，我要吻你了！这事可爱的！在我活着活着的时候，我不管有什么事发生！"

"现在，你明白了，"沙宁说道，释放了她。"一切美好的东西原只是美好，一个人必须不要将它变成了别的东西。"

丽达心神不在的微笑着，徐徐的重理着她的头发，沙宁将日伞与手套交给了她。她看见还有一只手套不见了，起初是惊骇

着，但立刻恢复了理智，她觉得对于那样的一件小事而大惊小怪着，实是大大的可惊异。

“啊！唔，那是过去了！”她想道，和她的哥哥沿着河岸走去。太阳光凶猛的晒在她的圆而成熟的胸前。

第二十章

当诺委加夫他自己代沙宁开门时，他看来似乎不甚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拜访者。每一件事物使他想起丽达和他的已散的幸福之梦的，都会使他感到痛苦。

沙宁注意到这层，和蔼的微笑着，直进了房内。房内一切都是颠颠倒倒的，又很污秽，仿佛是被一阵旋风所吹乱。地板上满是纸条子，琐物以及各种的垃圾，床上椅上都是书籍，衬衣，外科器具，还有一只皮包。

“要动身么?”沙宁惊骇的问道。“到什么地方去?”

诺委加夫避开了沙宁的眼光，继续的去检点东西，为他自己的纷扰所恼怒。最后，他说道：

“是的，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到荒歉的省份去服务。我得了我的公示知照。”

沙宁看看他，然后又看看皮包。在他再看了一眼之后，他的身体便弛放在一个广漠的微笑之中了。

诺委加夫沉默着，为他的绝对寂寞与他的不可慰解的悲哀的感觉所压迫。他沉没于他的思想中，竟将一对的皮鞋和几支玻璃管包扎在一起。

“如果你像这样的包扎东西,”沙宁说道,“当你到了时,你将自己发见不是破了玻璃管,便要损了皮鞋。”

诺委加夫的泪眼,射回了一道回答,他们说道,“唉!让我一个人在着吧!你当然能够看出我是如何的忧郁!”

沙宁明白了,沉默不言。

梦境似的夏天的黄昏时候已经到了,在绿园之上的天空,如水晶似的清莹的,如今渐渐灰淡了。最后沙宁说话了。

“我想,你要想到什么鬼知道的地方去,还不如娶了丽达来吧。”

诺委加夫全身颤栗起来,迅快得不自然的回身望着。

“我必须请求你停止了开这种愚蠢的玩笑吧!”他以一个尖抖刚硬的声音说道。这声音由暮色中响出去,反应于如梦的园林之间,在静悄悄的树木底下发着奇响。

“为什么这样的生气?”沙宁问道。

“听我说!”诺委加夫粗暴的开始道。在他的眼中有了那末一种愤怒的表示,竟使沙宁难得认识他。

“你的意思难道是说,你娶了丽达乃是一件不幸的事么?”沙宁快活的续说,从眼角里笑将出来。

“闭嘴!”诺委加夫叫道,像醉人般倾跌的向前走去,在沙宁头上用极大的力量挥动着一只旧皮鞋。

“和平些!你疯了么?”沙宁锐声的说道,当下他退回几步。

诺委加夫恼怒的将皮鞋抛了下去,呼吸急促的,直立在他面前。

“你用了那只皮鞋,真的要……”沙宁停止不说下去,摇摇他的头。他怜恤他的朋友,虽然这样行为在他看来完全是可笑的。

“这是你的过错,”诺委加夫心绪纷乱的嗫嚅道。

然后，他突然的，感到对于沙宁的完全信托与同情，他是那末强健而镇定。他自己像一个小学童，渴要告诉别人以他自己的苦楚。眼泪充满了他的双眼。

“只要你知道我心里是如何的苦闷，”他咿唔道，努力要控制住他的情绪。

“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了一切——每一件事。”沙宁和爱的说道。

“不！你不能够知道一切！”诺委加夫说道，当下他坐在沙宁的身边。他想，没有人会感到如他那样的苦闷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一切，”沙宁答道，“我宣誓说，我知道；如果你允许不再用你的旧皮鞋打我，我便愿证明我所说的话。允许么?”

“是的，是的！原谅我，孚洛特耶！”诺委加夫说道，他以前从不会称呼过沙宁的名字。这使沙宁感动了，他愈觉得渴要帮助他的朋友。

“唔，那末，听我说，”他开始道，当下他的手以信托的样子放在诺委加夫的膝上。“让我们很坦白的谈着吧。你所以要离开这里，为的是丽达拒绝了你，为的是那一天在萨鲁定房里时，你有了心，以为是她私自跑去看他。”

诺委加夫弯身向前，太苦恼了，说不出话来。仿佛沙宁将一个苦楚的创口重新破开了。沙宁注意到诺委加夫的烦恼，心中想道，“你这忠厚的老傻子！”

然后他继续的说道：

“至于说到丽达与萨鲁定的关系，我不能确切的指实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其事，但我不相信……”当他看诺委加夫的脸是如何的暗淡时，他竟不能毕其辞。

“他们的亲密，”他继续的说道，“是最近的时候才发生的，

所以没有什么严重的事能够发生，特别是一个人如果观察到了丽达的性格。你当然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人。”

诺委加夫面前站起了丽达的印象，是他从前明白，并且爱着的丽达，这个丽达，是骄傲的，精神高尚的女郎，眼睛明亮，冠以庄严完满的美，如带着一道四射的晕光。他闭上了眼，信仰着沙宁的话。

“唔，如果他们真的卖弄了一点风情，那是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完结了。总之，如果一位像丽达似的女郎，年轻而美貌，正在寻找幸福，有了这一类的小小的娱乐，对于你又有什么关系？我想你，不必费什么回忆之力，便至少也可以回忆起一打的比这种的卖弄风情更为危险的事。”

诺委加夫信托的望着沙宁，眼神非常的光亮而且透明，却不敢说一句话，生怕一句不谨慎的话语或思想将把在他心中的希望的微微的火星杀死。最后，他嗫嚅的说道：

“你知道，如果我……”但他不再说下去了。说不出什么话来，泪水壅住了他的话语。

“唔，如果你什么？”沙宁高声问道，他的眼睛光亮着。“我只能告诉你这事：丽达与萨鲁定之间是没有，而且永远没有过关系的。”

诺委加夫诧异的望着他。

“我……唔……我想……”他开始道，他朦胧的想着，他再也不能够相信沙宁所说的话。

“你想的是一堆无意识的事！”沙宁锐声的答道。“你应该更深的认识丽达。有了这一切的踌躇与犹豫不决，还会有什么恋爱呢？”

诺委加夫过于快乐，握着沙宁的手，向他的嘴望着。

然后，当沙宁仔细的看到他的话语对于他的同伴的效力时，

他的脸突然的表现出一种狠恶的神色。

他朝诺委加夫的脸看了半天，看他一想到他想去交媾的妇人以前没曾同谁交媾过，那脸便表现出显然的愉快的神情，来了一道兽类的妒忌与私欲的眼光入于那一对忠实而愁郁的眼中。

“哑呵!”沙宁恐吓的叫道，当下他站了起来。“那末，我所要告诉你的是：丽达不仅和萨鲁定恋爱着，并且还和他有了不法的关系，而现在是怀了孕。”

房里是死似的沉寂。诺委加夫现出一种奇异的病态的微笑，擦着他的双手。从他颤抖的唇间发出一个微弱的呼声。沙宁站在他面前，直向他的眼中望去。他嘴角的皱纹中，表现出制住了的愤怒。

“唔，你为何不说话?”他问道。

诺委加夫抬眼向沙宁看了一会，但立刻便躲避了他的视线，他的身体仍是为一个空虚的微笑所扭歪。

“丽达刚刚经过了一次可怕的经验，”沙宁低声的说道，仿佛是自言自语。“如果我不是偶然的追上了她，她现在已不活在世上了，而昨天是一位康健、美貌的女郎，现在便要躺在河泥之中，成了一具浮尸，为蟹所食了。问题并不是她的死亡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终有一天要死的——然而一想起了随她而死灭的，还有因了她的人格，为别人而创造出的一切光明与快乐，我们将要如何的悲哀。当然的，丽达并不是全世界上唯一的女郎；但我的上帝！如果世界上没有女郎的可爱的模样儿存在着，世界便要如坟墟似的悲惨而阴郁了。

“在我一方面呢，当我看见一位可怜的女郎这个无意识的方法走上死亡之路时，我是渴要行使谋害的。以我私人言之，不管是你娶了丽达也好，或她到了魔鬼那里去也好，都与我完全无关的，但我必须告诉你，你乃是一个白痴。如果你的脑筋中有了一

个健全的观念，那末，你会仅仅因为一个少年女子，有选择的自由权的，选错了男子，但是在性交以后，并非在性交以前，她重又得到了自由，难道因为这个你自己竟这样的悲苦着，也使别人们这样的悲苦着么？我对你说话，但你也不是一个唯一的白痴，像你一类的人有几百万呢，他们使生命进了一个监狱，没有阳光也没有温暖！你们是怎样常常的为你们自己的性欲所操纵而和些妓女们同伴着，她便成了你们的下流的淫欲的同享者呢？在丽达的事件中，这乃是热情，乃是青春、筋力、与美丽的诗歌。那末，你有权利从她那里退缩而去么，你那么自称为一个聪明多感的人？她的过去对于你有什么关系？她是减少了美丽么？或者她自己是不甚适于爱人或为人所爱了么？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第一个占有了她呢？现在，说吧！”

“你很知道并不是那样的！”诺委加夫说道，他的唇颤抖着。

“啊！不错，这是那样的！”沙宁叫道。“请问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

诺委加夫默默不言。他的灵魂中完全是黑漆漆的，但如远处的一线光明射过暗中一样，也来了宽恕与自己牺牲的一念。

沙宁望着他，似乎读得出经过他心中的思想。

“我得看出，”他开始以一种柔和的口气说道，“你正在默计着为她而牺牲自己的事，‘我要降到她的水平线之上，保护她出于群众’以及其他。那是你对于你自己的‘道德的己’所说的话，他在你自己的眼中长大了，有如一条在兽尸中的蛆虫所看它自己一样。但这完全是虚伪的；没有别的，只是一个谎！你是一点也不能够自己牺牲。例如，丽达假若为天花之故而失了她的美貌，你也许要使你自己成就了这样的一种英雄行为。但过了几天之后，你便要致苦楚于她的生命了，或者轻蔑她，或者抛弃她，或者时时斥责她。在现在，你对于你自己的态度是可崇赞的一

个，仿佛你是一尊圣像。是的，是的，你的脸变形了，每个人都要说，‘啊！看呀，有一个圣者。’然而他并没有失去了你所希慕的一丝一毫的东西。丽达的肢体和从前一模一样；她的热情，她的美好的活力也和从前一模一样。但，当然的，这是极为方便的，也是极为可赞许的，一个人既得了愉乐，同时又可偷偷的想象着，他是做了一件高尚的行为。我宁可说这是的！”

诺委加夫听了这几句话，他的自己怜悯的心乃为一个更高尚的情操所代替。

“你看我比我实在的更坏了，”他斥责的说道，“我并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末缺乏感情。我不否认，我有一点偏见，但我是爱着丽达·彼得洛夫娜的；如果我很确定她是爱我的，那末你以为我会费了很多时候去下我的决心，因为……”

他的声音，说到这里最后一句话时，竟说不出来。

沙宁突然的成了十分镇定。他走过了房间，站在开着的窗口，沉入思想之中了。

“她现在是十分的忧愁着，”他说道，“很难想到恋爱。我怎么能说得出她是否爱你呢？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到她那里去，如第二个人，并不责备她的片刻的偶然的幸福，唔……那也许她会回心转意的！”

诺委加夫坐在那里，如一个人在梦中。忧愁与快活在他心中产生出一个快乐的感觉，柔和而闪脱，如一个暮天的光线。

“让我们到她那里去吧，”沙宁说道。“不管发生什么结果，她总是喜欢看见一个人的脸，在那末多隐藏了皱脸的兽类的假面具之中。你是有一点傻气的，我的朋友，但在你的傻中，却有些别人所没有的东西。且想想看，世界是那末永久的在这些傻子身上寻到它的希望与幸福！来，我们走吧。”

诺委加夫羞怯的微笑着。“我很愿意去到她那里去。但她自

己会不会觉得喜欢呢?”

“不要想到那事,”沙宁说道,当下他将双手都搁在诺委加夫的肩上,“如果你存心要做应做的事,那末,做去,结果如何,自有分晓的。”

“不错;我们走吧,”诺委加夫决心的叫道。在门口,他停了步,双眼钉在沙宁的全个脸上,他以不常有的着重的口气说道:

“听我说,如果这是在我权力之内的话,我要尽我的力使她快乐。这话似是平庸的,我知道,但我不能用什么别的话来表白我的感情。”

“不要紧,我的朋友,”沙宁诚恳的答道,“我明白的。”

第二十一章

夏天的炎威正降临在镇上。到了有月的晚上便清恬得多。当时大而清朗的明月照在头上，而空气中浓重了从田野中花囿中来的芬香，愉快的解除了疲倦的感觉。

在白昼之时，人民在作工，或在从事于政治或艺术；在实施各种的思想；在食、饮、沐浴、谈话，然而当炎热减退了，喧哗与辛劳停止了，而在朦胧的地平线上，月亮的圆而神秘的盘子，徐徐的升于草地与田园之上，给屋顶与花园以一种奇异而凉爽的清光之时，那末，人民们便开始更自由的呼吸着，重新生活下去，仿佛是脱去了一层压身的外套。

人越年轻，这个生命越发丰富而且更为自由。花囿中充满了夜莺的乐声，绿草应和了一位女郎衣衫的轻触而颤抖着，这时，阴影更深浓了，而在炎热的黄昏中，一对对的眼睛更明亮了，语声更柔和了，因为恋爱正在那疲弱而芬芳的空气中呢。

犹里·史瓦洛格契和夏夫洛夫二人都是对于政治十分感到兴趣的，在近来组织成功的互研学术的一个学会中，犹里读了所有最新出版的书，相信他现在已经在生命中得到他的位置了，他已得到了一个方法以结束他的一切狐疑了。然而无论他读了如何多

的书籍，不管他的那一切的活动，生命对于他还是不可爱的，它只是荒旷而且乏味的。仅有身体健全之时，仅有在他的肉体的部分为堕入情网的盼望所引起之时，生命方才真的似乎可恋慕。从前一切的美貌少妇也都同样程度的使他感过兴趣，然而在其余的人中，他现在拣出了一个，在她的身上，一切别的女郎们的可爱，都合而为一了，她娇美绝伦的站开在一边，有如一株年轻的赤杨树在春天之时，站在一座森林的边上。

她是长而丰瘦合度的，她的头颅妩媚有致的放在她的白而平滑的肩上，她的声音在说话时是朗亮的，在唱歌时是甜美的。虽然她对于她自己的音乐与诗歌的天赋是很自喜着的，而她的丰裕的活力却在肉体的努力上得到了它的充分的表现。她渴要把什么东西压在她胸前，渴要将足踏在地上，渴要笑着唱着，渴要默察美貌的少年男子。有些时光，当在太阳炎炎的正午，或在淡白的月光之中，她觉得仿佛她必须突然的脱去了一切的衣服，在草地上飞跑过去，跳入河中，去寻求一个人，她所渴要温柔的勾引着他的人。她的出现每使犹里心乱。他与她同在一处时，便变得更为雄辩了，他的脉搏更快了，他的脑筋更敏捷了。终日的他的思想便在她身上，在夜间时，他所求的也是她，虽然他不会自己承认过他是如此的寻求着。他是永远在分析他的感情的，每一个情操都如一朵花在霜中萎枯了似的。每当他问他自己，他为什么追求于西娜·卡莎委娜之后，他的答语便常常是“性的本能，没有别的”。不知什么缘故，这个解释竟激起了浓挚的自轻自慢。

然而一种默契却已建立在他们俩之间，如两面明镜一样，一个的情绪竟反映在别一个的上面。

西娜·卡莎委娜从不烦心于分析她的情操，如果这些情操引起了她轻微的晓悟，然而却也朦朦胧胧使她愉快。她妒忌的隐匿着，不使别人知道，决心要完全自己保守着。这使她十分的烦

恼，她不能发见，在那位美貌的少年朋友心上真实的在想些什么。有的时候，她似乎觉得，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然后她悲伤着，有如失去了贵重的东西。然而她却并不讨厌去接受别的男人们的注意，她相信，犹里之爱她，给她以一个选举新娘似的高举的样子，使她格外的为别的追求者们所希羡。她强烈的为沙宁的在前所迷诱，他的广阔的肩部，镇定的眼光，从容不迫的态度都赢得了她的注意。当西娜感察到了他在她身上的势力时，她便诅咒她自己缺乏自制力，虽然不是不贞正，然而她仍常常的继续以很大的兴趣去观察他。

即在丽达发生了那末可怕的事件的那个黄昏，犹里和西娜在图书馆中相遇了。他们仅仅的互相问好，然后便各做各事，她正选拣书籍，他在翻阅最近的圣彼得堡的报纸。然而他们碰巧的一同离开了图书馆，并肩的沿了寂寞的月光照着的街道同走着。一切都如墟墓似的沉寂着，一个人仅能在间时的听到守望者的喋喋声与远狗的吠声。

到了林荫路上时，他们看见了一群快乐的人正坐在林下。他们听见笑声；燃着的香烟的光亮中，一瞬间现出一个美髭来。正当他们经过那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唱道：

美女的心肠，
如吹过田野的风似的任性……

当他们到了离西娜的家不远的地方，他们坐在一张凳子上，那里是很黑暗的。在他们之前是一条大街，在月光之下是白白的，礼拜堂顶上的十字架，在黑的菩提树之上，如一颗星似的熠熠发亮。

“看呀，那是如何的美！”西娜叫道，当下她手指着礼拜堂。

犹里赞赏的望着她的白肩，她穿的是小俄式的衣服，所以肩部裸露了出来。他渴欲抱她在双臂之间，对着她的红唇吻着。他感到仿佛他必须如此做，仿佛是她所希望的，她所希欲的。但他听任这便利的时光过去了，他柔和的自己笑着，几乎是在自嘲。

“你笑些什么?”

“啊！我不知道！——没有什么！”犹里纷乱的答道，想要现出一无所感似的。“风景太好了。”

他们俩都默默不言，他们只静听着经过了黑暗而来到他们那里的微弱的声响。

“你曾经有过恋爱没有?”西娜突然的问道。

“是的，”犹里徐徐的说道，“我可以告诉了她吧，”他想道。然后高声的说道，“我现在正在恋爱之中呢。”

“和谁恋爱着呢?”她问道，她怕听见那回答，然而她可以确定，她是知道那个答语的。

“和着你，当然的，”犹里答道，无效的装着一个游戏的口气，当下他向前弯着，注视着她的双眼，这双眼奇异的在阴暗中发着光。他们表白着诧异与希望。犹里渴想拥抱她，竟感到那柔软冰凉的肩膀和紧凑的胸部在他的手下，然而他的勇气又痿怯下去了，他假装的打了一个呵欠。

“他不过开开玩笑而已！”西娜想道，突然的冷了下来。

她对于犹里方面的如此的踌躇，感到受伤了。她咬紧了牙根，忍回了她的眼泪，在一个变更了的口气里，叫道，“无意识！”当下她迅速的站了起来。

“我是很庄重的说着呢，”犹里带着不自然的恳挚，开始说道。“我爱你，相信我，我是热烈的爱着你的！”

西娜拿起了她的书籍，不说一句话。

“为什么，为什么他像这样的说着?”她自己想道。“我已让

他明白我是有心着，而他现在轻蔑着我。”

犹里俯身去拾起一本落在地上的书。

“是回家的时候了。”她冷淡的说道。犹里见她正在那个时候要回家，感得悲伤着，但他同时却想着，他的一部分事，已办得很成功了，没有一点儿显得平凡。然后他铭感的说道：“再会!”

她伸出她的手来。他迅速的弯身于手上，吻着它。西娜缩了回去，微弱的叫道：“你做什么?”

虽然他的双唇仅只接触到她柔软的小手，他的情绪却是如此的大，他竟只能微弱的笑着，看着她匆匆的走去，不久，他听见她的园门喀啦的一响。当他走回家时，他的脸上表现着同样的傻笑，这时，他呼吸着清洁的夜间空气感得很壮健，心里快乐着。

第二十二章

到了他房间里时，这房间是又狭小，又闷气，有如一个狱室。犹里又觉得生命是如前一样的乏趣，而他的小小的恋爱插话，在他看来，也完全是平凡的。

“我从她那里偷到了一个吻！什么幸福！我是怎么样的英雄！这是如何美妙的浪漫，事在月光之下，英雄引诱美貌的女郎以热情的话与吻！呸！什么鬼话！在如此的一个可诅咒的小洞中，一个人不自觉会成为一个浅薄的傻子了。”

当犹里住在一个城中时，他想象乡村乃是他所住的真正的地方，在那里，他能够和农民们联络，在炎日之下，与他们同事耕种的苦工。现在他有了机会去做这事了，而乡村生活对于他又成为不可忍受的，他渴欲得到一个城市的刺激，仅有在城市中他的精力才能有所施展。

“一个城市的扰动与喧闹！热情的雄辩的惊人！”他这样的狂乐的自言自语着；然而他不久又制检着这样的孩提似的热心了。

“总之，这有什么意思呢？政治与科学是什么？理想在远处是伟大的，不错！但在每个人的生活上，他们只是一宗贸易，和别的东西一样！争斗！巨人似的努力！但是在近代生存的状态

里，使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的！我受苦，我挣扎，我克服阻碍！唔，那末如何？有什么结果？不在我的生时，无论如何！柏洛米修士想要给人类以火，他便这样的办了，那倒是一件成功！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事都不过是抛一束薪在我们所从不曾燃点过的，我们也永不能弄熄了它的一堆火上而已。”

这个思想突然的刺着他，如果事情做得不对，那是因为他，犹里，并不是一个柏洛米修士。这样的一个念头，原是极可恼的，却又给他以另一个引起了病态的自己苦恼的机会。

“我是哪一类的柏洛米修士呢？常常从一个个人的利己的观点上，去看一切的事物。这是我，常常是我；常常为了我自己。我是每一点都是又脆弱，又卑鄙，和我所心底鄙夷他们的一班人一般无二。”

这个比较是如此的使他不高兴，以致他的思路又纷乱了。他有一会儿坐在那里，默想着这个题目，努力要找出一二宗较胜于人的事。

“不，我不是和别的人一样的，”他对自己说道，他在一个意识中，感到轻松了，“从我会想到这些事情上看来就是如此。像勒森且夫与诺委加夫与沙宁那些人做梦都永不会想到这样的做。他们没有最辽远的批评他们自己的意向，他们是完全的快乐而且自满自足，像柴拉助斯特拉的得胜的猪。全个生命都简而括之的集中于他们自己的极微的‘自我’上；我乃是被他们的浅狭的精神所传染了。啊，好的！当你和狼群在一处时，你得要学着狼嚎。这是自然的事。”

犹里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如常的，他每变换了一个位置，他的思想的线索便也随之而变换。

“很好。那是如此的。全都是一个样子的，有许多多事都想到的。例如，对于西娜·卡莎委娜，我的地位是怎样的呢？我

爱不爱她，那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问题是在，这个恋爱的结果是怎样的？假如我娶了她，或在一定时期内同她发生关系，那她会使我快乐么？去骗她，那是一件罪过，如果我爱她……唔，那末我能够……很有可能的，她要有了孩子。”他想到这里，脸红了。“那都没有什么不对的，仅不过这将成了一个束缚，而我将失去了我的自由。一个有家庭的人！家庭幸福！不，那不是我所过的生活。”

“一……二……三，”他计数着道，当他每次的想一步跨过两块木板而他的足踏在第三块板上。“只要我能够确定她没有孩子，或者我会那末喜欢他们，我的一生也都将为他们而尽力！不；如何可怕的平凡！勒森且夫也将喜爱他的孩子们的。那末，我们之间将有什么区别呢？一个自己牺牲的生活！那是真实的生活！是的，但为了谁而牺牲呢？怎么牺牲法子呢？不管我选的是哪条路，也不管我问的是什么目的，且显示给我纯洁完美的理想吧，为了它，我是值得死了的！不，这并不是因为我怯弱，这乃是因为生命自己是不值得去牺牲，去爱好的。既然这样，也就不必在生活了！”

在以前，这个结论在他看来，从不会有过那末绝对的确定的。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把手枪，每次，当他在房中走来走去时，经过了桌边，它的光漆的钢铁总捉住了他的眼。

他将手枪执了起来，仔细的检验它。枪里已装好了子弹。他将枪管对准他的太阳穴。

“那里！像那个样子！”他想道。“嘭！一切都完结了。自杀而死究竟是一件聪明的事还是一件傻事呢？自杀是一个怯懦的行为么？那末，我想，我乃是一个懦夫了。”

冰冷冷的钢铁与他的滚热的眉角的接触，又是痛快，又是可惊。

“西娜怎么样呢?”他自己问道。“啊! 好的! 我将永不得到她，我便如此的留给别的人以这个愉乐了。”他一念到了西娜，便觉醒了温柔的回忆，这些回忆，他以为是情感的愚蠢，努力的要压服下去。

“我为什么不放枪呢?”他的心似乎停止跳动了。然后，再来，这一次是很审慎的，他将手枪放在他的眉上，拉着枪机。他的血冷了；耳朵里哄哄的作响，房子似乎旋转起来。

手枪并没有放出子弹来；只有枪机的喀啦的一声响着，他能够听得见。半眩晕的，他的手垂到身边了。他身中的每一个纤维都颤抖着，他的头部出着汗，他的嘴唇干枯了，他的手战抖得很利害。当他将手枪放到桌上时，它竟和桌面相碰作响。

“我是一个好人!”他想道，当下他已恢复了他自己，便跑到镜前，去看自己是什么一个样子。

“那末，我是一个懦夫了，我是不是?”“不，”他骄傲的想道。“我不是的! 我很不错的办着这事。枪子放不出去，叫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他自己的影子从镜中向他望着；很是一个庄严的呢，他想道。他想要自己劝说，他对于刚才所做的事并不以为重要，他伸出了舌头，离开了镜子走去。

“运命不使我如此死去呢，”他高声的说道，这些话语的声音似乎鼓励着他。

“我疑心，不知有人见到我否?”他想道，当下他惊骇的四面望着。然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在紧闭的房门之外没有一点东西移动的声响可以听得见。在他看来，仿佛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存在着，也没有受着这个可怕的孤寂之苦，只除了他自己。他吹熄了灯，从百叶窗的缝中，他看见了黎明的第一线红光，他惊异起来。然后他躺身去睡，在梦中，他觉到有巨大的东西，弯身于他

的上面，喷出可怕的呼吸来。“这是鬼！”——他的心灵很恐怖的发出声来。犹里努力去挣脱。但是“红”的东西没有走，没有说话，也没有笑，只是嚼着牙齿。他的嚼牙是在讪笑呢，还是带有怜悯的意思，无从去辨明，却总是十分的可怕。

第二十三章

黄昏柔和的、摩抚的、杂着花香降到敞开的窗上。沙宁坐在靠窗的桌边，努力要在逝去的光中读一篇他所喜爱的故事。这篇故事写的是，一个老牧师的孤寂悲剧的死，他穿着僧衣，执着一支珠宝的十字架，受众人的膜拜，在香气之中断了呼吸。

房里的空气和房外一样的凉爽，因为柔和的晚风吹拂在沙宁的健壮的身体上，充入于他的肺部，轻轻的抚摩着他的头发。他沉浸在书中，只管读下去，当下他的唇片时时的动着，他好像一个大孩子，在吞吃些一篇讲述在印度安人中的冒险的故事。然而他读得愈多，他的思想愈愁郁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没有意识的荒诞的！人们是如何的鲁笨与野蛮，他在观念上是在他们之前头如何的远！

门开了，有一个人走了进来。沙宁抬眼望着他。“啊哈！”他叫道，当时他便闭上了书！“有什么消息？”

诺委加夫忧郁的微笑着，他执住了沙宁的手。

“呵！没有什么，”他说道，当下他走近了窗口，“糟得完全和从前一般无二。”

从沙宁所坐的地方，他能够看见诺委加夫的长个子的侧影，

映于暮天之中，有好一会儿他望着他，不说一句话。

当沙宁第一次带了他的男朋友去看望丽达时，她现在已不再像是一位骄傲的、高贵的以前的女郎了，她和诺委加夫二人都彼此不说一句话，谈到最近于他们心中的一切事，他知道，说出了话时，他们要不快活的，然是他们如果不说话，更要是如此。在他觉得明白而容易的，他确定的觉得，他们却仅只在受了许多苦楚之后，方才能于摸索中得到。所以当时他不去惹他们，但是那时候已看出这两人处在闭塞的环境里，迟早免不了要见面的。“让它这样去吧，”他想道，“因为受了苦难会纯洁了，更高贵了。”然而现在，他觉到为他们而设的机会已经来到了。

诺委加夫站在窗边，沉默的望着夕阳。他的情调是一个奇异的情调，既具着对于已失去者的悲伤，又渴慕着近前的快乐。在这个柔和的微光中，他对他自己画出一位丽达来，忧愁而蒙羞，被众人所侮辱。如果他有勇气这样做的话，他此刻已经跪在她面前，以吻去温热她的冰冷的小手，且用他的伟大而宽恕一切的爱情引起她到一个新的生命去。他浑身炽烧着做这件功德事的渴望，对自己的谅解和怜爱丽达的心，然而使他到她那里去的能力却鼓不起来。

对于这，沙宁是了然的。他徐徐的站了起来，摇了摇头说道：

“丽达在花园里呢。我们到她那里去么?”

诺委加夫的心跳得更快了。在他心中，似乎快乐与忧愁，可怪的交织着。他的脸色有点变了，他激动的抚弄着他的髭须。

“唔，你怎么说?我们去么?”沙宁镇定的重复说道，仿佛他已决定要做一件重要而明白的事。诺委加夫觉得沙宁已知道一切扰苦他的事，他虽然有点安慰，却还如孩子似的羞怯着。

“来吧!”沙宁温和的说道，当下执住了诺委加夫的肩膀，推

他向门走去。

“好的……我……”诺委加夫咿唔道。同时忽然感到一种喜悦的温柔和想去吻沙宁的愿望，但是他不敢去做，只是用泪眼向他看望。

微雾泛于草地的枯干的绿面上。这仿佛是一个不可见的人物沿着沉寂的路上走着，在寂然不动的树林中走着，他一走近，沉睡的绿叶与花朵便柔和的颤动起来。夕阳仍在西方河水的前面映射出光辉来，河水熠熠有光的经过黑暗的草地而弯流过去。丽达坐在河边上。她的优秀的身材弯向水面，仿佛是一个黄昏中的悲戚的幽灵。被她哥哥的话语所感起的那种快乐和坚决的心情，如它之来一样迅快的又舍她而去，羞耻与恐惧又占据了她，双双的站立在她面前，使她想起她已没有权利快活，且也不能够活在世上。她整天的坐在花园中，手里执着书，因为她不能够随随便便去望着她母亲的脸。一千次她对她自己说，她母亲的痛戚之比她自己现在所受到的简直是不算什么，然而每当她走近了她母亲时，她的语声便支吾了，在她的眼睛中也具有一道有罪的视线。她的羞红的脸与可怪的纷乱的情态，最后引起了她母亲的疑心，为了避免她的寻求似的注视与焦急的探问，丽达宁愿孤寂的过她的日子。因此，在这暮色苍茫中，她便坐在河边，凝望着夕阳，默念着她的悲苦。在她看来，生命仍是不可解释的。她对于生命的意见是被一个可怕的幻影所蒙蔽的。好些她已读过的书和许多伟大的自由的思想透进她脑中去，她也看出，她的行为不仅是出于自然，而且几乎是值得赞许的。她并没有因此损害到什么人，仅仅给她自己及别一个人以感觉的愉快而已。没有这种的愉快，便将没有青春，而生命它自己便将荒芜、孤独，如秋天的一株无叶的树。

她一想到她与一个男人的结合并没有经过礼拜堂的准许的念

头，自己便也觉得它有点可笑。在人类自由的思想方面，这种的束缚，早已被扫除到一边去了。她真的应该在这个新的生活中求快活，正如一朵花儿在一个晴明的早晨，因微风带来了花粉与它接触着而愉快些一样。然而她总觉得说不出的颓丧，比之最下流的还要下流。

她无论去寻找出所有这种伟大高尚的观念与永久的真理，在她的生产期即在目前的念头之前都如蜡似的融化了。她不仅不将她所鄙夷的人踏在足下，她的一个思想却还要她能够如何的尽力躲避了他们，欺骗了他们。

当丽达将她的悲戚隐瞒着别的人时，装着虚假的快乐欺骗别人时，她觉得她自己与诺委加夫的接近，有如一朵花儿之接近于太阳光。一想到他是来拯救她的念头，似是卑鄙，且几乎是有罪的。她一想到她须要依靠着他的爱感与宽恕便激怒起来，然而她的求生的热望和自身无力的认识却更强过信念与反抗。

她对于人类的愚蠢的态度，加以恐怖，不去鄙夷；她不能望在诺委加夫的脸上，却在他之面前凛凛的颤抖着，如一个奴隶。她的情形是很可怜的，有如一只无助的鸟儿，它的双翼已经被剪去了，再也不能飞翔了。

有的时候，当她的苦楚到了不可忍受时，她便真诚的诧异的想到她的哥哥。她知道，对于他，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他望着她，他的妹妹，乃是以一个男人的眼望着的，他是自私的，不道德的。然而他却是唯一的一个人，她在他的面前，觉得她自己是绝对的自由的，她还能和他公开的讨论着她生活中最秘切的秘密。当他在身边时她觉得一切都平凡而且不值钱：她有孕了，唔，那有什么？她和人有过私通。很好。这乃是她自愿如此的。人们将鄙夷她、看轻她；这又有什么关系？在她之前，有的是生命，是日光，是广漠的世界，至于男人们呢，世界上多着呢。她

的母亲会悲伤。唔，那是她自己的事。丽达一点也不知道她母亲的少年是什么样子的，而在她的死后，便不再自监察了。他们偶然的在生命的路上遇到了，同走了一段的路，是不能够而且不应该互相的反对着的。

丽达明白的知道，她自己终于不会具有她哥哥那样的同样的自由的。她之所以如此的想着乃是由于这位镇定的健全的人的影响，这人是她所亲爱的赞颂着的。可怪的思想来到了她的心上，一种违法性质的思想。

“如果他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一个外人！……”她对她自己说道，当时她便匆促的努力去压伏着可羞然而很诱人的想头。

然后她想到了诺委加夫，她如一个卑贱的奴隶一样，要求他的宽恕与他的恋爱。她听见足步的声音，回过头望着。诺委加夫和沙宁默默的走过草地而向她走去。她在暗中不能看清他们的脸，然而她觉得可怕的时候已到临在目前了。她变得十分惨白了，仿佛生命已经到了终结之时。

“那边!”沙宁说道。“我已把诺委加夫带来给你了。他自己将告诉你他所要告诉的话。安安静静的留在这里吧，我去喝茶了。”

他转了一个身，迅快的走开去了，他们有一会儿凝望着他的白色的衬衫，然后他消失在黑暗中不见了。是这样的沉寂无声，竟使他们不能相信，他已走到了四面围着的树林的阴影之后。他们目送他走，两人从行动上都明白一切都已说妥，只须重新复一声就好了。

“丽达·彼得洛夫娜，”诺委加夫柔声的说道，他的语声是如此的忧郁而动人，竟进到她的心中去。

“可怜的人，”她想道，“他是如何的好。”

“我知道了一切的事，丽达·彼得洛夫娜，”诺委加夫继续的

说道，“但我还是和从前一样的爱着你。也许有一天你也会知道爱我。告诉我，你愿意做我的妻么?”

“我最好对于那事不要说得太多了，”他想道，“她必须永远不知道我为了她是有了什么样的一个牺牲。”

丽达默默不言。在这样的沉默中，人能够听得见河水涟波之声。

“我们俩都是不快活的，”诺委加夫说道，自觉这句话是发之于他的心底的。“我们俩在一处了，或可觉得生活下去比较容易些。”

丽达的眼睛中充满了感激之泪，当下她转身向着他，咿唔道，“也许的。”

然而她的眼睛却在说道：“上帝知道我要做你的一个好妻子，爱你，敬你。”

诺委加夫读出了他们的意义。他猛撞的跪了下去，握住她的手，热情的吻着她。为这种的情绪所激动，丽达忘记了她的羞耻。

“那是过去了!”她想道，“我将再快乐起来了！亲爱的好人!”她快乐得哭了起来，给他以一双手，弯身于他的头上，吻着他的柔软如丝的头发，这发是她所常称赞的。萨鲁定的一个幻影现于她的面前，但立刻便又消失去了。

当沙宁回去时，已经给了他们以充足的时间彼此的解释着，他也是这样的想，他看见他们坐在那里，手牵着手，正在静静的谈着。

诺委加夫说他永远不断的爱她，丽达也说现在是爱他的。这是实话，因为丽达需要爱情与幸福，希望在他身上找到，因以爱自己的希望。他们觉得，他们永不会那样快乐过。一看见沙宁，他们不言语了，用羞耻，快乐和信任的眼神看着他。

“啊哈！我看见这是怎样的了！”沙宁庄重的说道。

“谢谢上帝，希望你们快乐。”

他正要说些别的话，但却高声的打了一个喷嚏。

“这里潮湿着呢。当心你们不要受了凉，”他说道，擦着他的眼。

丽达笑了。她的笑声的回响，甜美的经过河面。

“我必须走了，”沙宁过了一会说道。

“你到哪里去？”诺委加夫问道。

“史瓦洛格契和那个崇拜托尔斯泰的军官，他是什么名字？一个瘦瘦的德国人，来叫我去。”

“你说的是王狄兹，”丽达笑道。

“就是那个人。他们要我们全都和他们同到一个会中去，但我说，你不在家。”

“你为什么这样说？”丽达问道，仍然笑着；“我们也可以同去。”

“不，你停留在这里吧，”沙宁答道。“如果我有了人儿和我作伴，我便也将不去了。”

他说了这话，便离开了他们。

夜迅快的来了，第一次出现的熠熠的明星是反映在疾流而去的河水上。

第二十四章

黄昏是黑而且热。在树林之上，云片在天中彼此追逐着，匆匆的进行，仿佛去赴什么秘密的目的。在上面的暗淡的碧空之中，微星在熠熠的发光，然后又不见了。在天上，一切都是扰乱的，而地上则仿佛在等待着，有如在收气敛息的休止着。在这个沉寂之中，人们辩论的语声，粗暴尖锐的在响着。

“无论如何，”王狄兹叫道，他以不易指挥的样子，盲然的说下去，“基督教给人类以一个不可毁灭的赐物，它乃是唯一的道德系统，完全而且充满的。”

“确是不错，”犹里答道，他在王狄兹后面走着，挑战的摇着头，双眼注视着王狄兹的背部，“但在它的与人类兽性的冲突上，基督教却已自己证明了与一切别的宗教一样的无能。”

“你说‘自己证明了’是什么意思?”王狄兹愤怒的叫道，“将来是属之于基督教的，你要是以为它已经是腐败了的……”

“基督教是没有什么将来的，”犹里暴躁的插了进去。“如果在它发展的顶点时，基督教尚不能胜利，却只成了一群无耻的虚伪者的工具，则在今日而欲希望一个奇迹，乃是很荒谬的念头，当时即基督教这个名辞说出来也是奇怪的。历史是不留情面的；

凡是已经在世界上毁灭了的东西是再也不能复回的。”

木制的行人道在脚底下微微的发白，树下瞧不见一点光亮，那恐怕触到行人道的桩子上去的念头使人恼怒，人语声显得是不自然的，因为看不见脸庞。

“你的意思是说基督教已经从世界上消灭而去了么?”王狄兹叫道，他的声音里露出张大的惊奇和愤恨的心情。

“当然的，我是这个意思,”犹里固执的继续说道。“你似乎在诧异着，仿佛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如摩西的法律之逝去，正如释迦佛与希腊诸神的死亡一样，基督也是要这样的死亡的。这不过是进化的法则。为什么你要这样的惊异着呢? 你并不相信他的训条的神圣，是不是，你?”

“不，当然不是的,”王狄兹反驳道，他为犹里的触犯人怒的口气所恼，比之他所问的问题为尤甚。

“那末，你怎么能够坚执的说，一个人是能够创造永久的法律的?”

“白痴!”犹里想道，他很快意的坚信王狄兹在学问上是比之他低下得多的，他永不能明白如太阳之明白清楚的事，因此使他生出无论如何要去辩服那军官的愿望。

“也许是这样的吧,”王狄兹说道，他也激怒起来。“无论如何，将来是会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它不会毁灭的，不过如种子在泥土中，将来的出产……”

“我不是谈到那个,”犹里说道，有一点纷乱起来，因此更恼怒的说道，“我的意思是说……”

“不，请你原谅，但那个乃是你所说的……”王狄兹忙把上面一段意思放走，胜利似的反驳起来，一面向四围望一望，离开行人道走到街边去了。

“如果我说不，那末我的意思就是不，你怎么这样的矛盾!”

犹里插说道，他一想到，这个傻子王狄兹倒有一会儿假装着以为他自己是更聪明的，便格外的愤怒起来。“我的意思是说……”

“那也许是的。如果我误会了你，我是很抱歉的。”王狄兹耸耸他的狭肩，带着一种自卑的神气，简直是要说，他在辩论中已占了上风。

犹里是看出了这个神气的，他的愤怒和忍辱几乎窒息了他。

“我并不否认基督教有很大的影响……”

“吓！现在你自己矛盾着了，”王狄兹叫道，比前更为胜利，他觉得他比起犹里来是不可比的超越，因此非常的高兴，犹里是显然的对于他自己头脑中的那末清楚明白事并没有过最辽远的观念。

“在你看来，也许我似在自己矛盾着，”犹里痛楚的说道，“但是，在实际上，我的辩论乃是一个完全合于逻辑的，如果你不愿意明白我的话，那便不是我的错误了。我刚才说过，我现在再说一遍，基督教是过去的了，要想望着向它那里得救是没有用处的。”

“不错，不错；但你的意思是不是否认基督教的影响是有裨益的，那便是说，对于社会秩序的基础上？……”

“不，我并不否认那个。”

“但我却是否认的，”沙宁插了进去说，他直到此刻都还默默的跟在他们后面走着。他的语声又镇定，又快乐，与两个辩论着的粗率的高声比起来，恰是很奇怪的对照。

犹里默默不言。这个和平而讥嘲的语调恼怒了他，然而他还没有预备好回答。他是不爱和沙宁辩论的，因为他的平常的字汇对于这样的一位对手是一无所用的。每一次他都似乎是站在滑滑的冰块上；而欲推倒了一座坚墙。

王狄兹却撞着的前进，他的刺马距咯咯作响，恼怒的叫道：

“我可以问一句为什么否?”

“就因为我是否认的,”沙宁冷静的答道。

“就因为你是否认的！如果一个人主张一件事，他便应该要证明它出来。”

“为什么我必须证明它？任何事都是无须乎证明的。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信仰，但我一点也没意思要你也相信。并且，那也是无用的。”

“依据了你的这个样子的理论,”犹里谨慎的说道，“那末一切文学最好都付之一火了。”

“啊，不！为什么要付之一火?”沙宁答道。“文学乃是一种非常伟大、非常有趣的东西。真实的文学，如我所指的，并不是像自负不凡的人一样的喋喋好辩的；自负不凡的人一事不做的，只想使每个人晓得他乃是一位极聪明的人。文学改造生活，深入人类的生命血之中，从这一代到那一代。要毁灭文学，便要从生命中取出一切色彩而使它索然无味了。”

王狄兹忽然停步，让犹里先走过去，然后他问沙宁道：

“啊！请你再告诉些！你刚刚说的话使我极感兴趣。”

沙宁笑了。

“我所说的话是极为简单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将我的意见说得更详细些。在我的意见里，基督教在人类生活上所做的一部分事却是可伤的。正当人们觉到了他们的运命是不可忍受的时候，正当他们，那些被践踏着，被压迫者恢复了他们的意识，决心要推翻了事物秩序的极大的不平，要毁灭了一切人类中的寄生虫的时候——那末，我说，基督教便出现了，和善、谦卑，且给你以多量的未来的福寿。它反对争斗，说着永久幸福的幻影，催使人类入于甜蜜的睡眠，宣讲着一个对于暴行的无抵抗的宗教；简言之，它的行动便如做了这一切被关闭了的愤怒的保险门。那

些具着强烈的性格，在一种反抗精神中养育而成的人，渴想摆脱了千百年来的桎梏的，也完全失去了他们的火。有如怯懦的人一样他们走进了决斗场，本带着值得从事于更好的目的之勇敢的，却遇到了灭亡。天然的，他们的仇敌是并不希望比这个更好的事了。现在，在反抗的火焰再度燃炽起之前，总需要好几个世纪的不名誉的压制的。基督教将每个人类都穿上了一袭的忏悔的袍子，在袍内藏起了一切的自由的色彩，这些人本都是太顽强了，不易为人所奴使的。它欺骗了强者，他们在现在原是可以得到幸福与快乐的，它将生命的重心转移到了将来，到了一个没有存在的梦境中，他们没有一个将会看见这个梦境的。因此，一切的生命的俊美都消失了；勇敢、热情、美丽，一切都死亡了；只有责任是存在着，还有便是一个将来的黄金时代的梦——黄金也许是的，却是将来的事，为了别人的事。是的，基督教做了那一部分可伤的事；基督教的名字还要永远的成为全人类的诅咒。”

“唔！我永远不！”王狄兹插进去说道，当下他忽然的又立住了足，在暮色中摇摆着他的长臂。“那真是有点太过了！”

犹里的心里发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沙宁的话仿佛并没有什么特别，沙宁和他两人都能说所想说、所愿说的话，但是对于那“不可知的人”的巨大的恐怖的影子，——那恐怖的存在是犹里在心里忘记而不愿意去想的，——横梗在那已停止住的思想上面。犹里颇感到这种秘密的惧怕心，因此觉得生气。

“然而，你却从不曾想到过，如果没有基督教将世界改换过，则一个流血的可怕时代将如何的延长着呢！”犹里激动的问道。

“哈！哈！”沙宁以一个轻藐的姿势答道，“起初，在基督教的衣衫之下，决斗场上是涂满了殉教者的血，然后，到了后来，人们则被酷杀、被监禁于监狱与疯人院中。现在是每一天都有流血，比之一个世界革命所得流的血还要多。最坏的是，每一次改

进了人类的生活，常常是要因流血、无政府、反抗而始告成，虽然人们总是要将慈悲与爱怜作为他们的生活与行为的基础。全个事件的结果便是，一幕愚蠢的悲剧；虚伪、伪善、既没有肉、也没有家禽。至于我呢，我倒赞成一场的世界的灾祸，而不愿意见一种沉闷的植物的生存，这个生活大约再要经过以后的两千年呢。”

犹里沉默不言。说来可怪，他的思想并不注在说话者的话语上，却注在说话者的人格上。沙宁的绝对的确定，在他看来是可恼的，在事实上是不可忍受的。

“可否请你告诉我，”他开始道，不自制的要向前伤损沙宁，“为什么你谈话时，常常是仿佛在教训小孩子似的？”

王狄兹对于这句话觉得不安，说些和解的事，咯咯的响着他的刺马距。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沙宁锐声问道，“你为什么如此生气？”

犹里觉得他的话是不客气的，他不应该再向前走了，然而他的受了伤的自尊心驱使他再说道：

“这样的一种口气实在是最不愉快的。”

“这实在是最不愉快的语调子，”沙宁答道，一半恼着，一半急要平平犹里的气。

“唔，这不往往是一个合适的，”犹里扬声续说道，“我真的想不出什么东西会使你如此的口气坚决不移。”

“也许便是因为我自觉比你更聪明之故，”沙宁答道，现在他是十分的镇定着。

犹里立定了足，从头到足的全身颤栗着。

“听我说！”他粗暴的叫道。虽然看不见脸容，却感得出脸色在发着死白色。

“不要生气!”沙宁插说道。“我并没有意思要想违抗你，我不过表明我的诚实的意见而已。这乃是同一的意见，你对于我，王狄兹对于我们俩等等。这是很自然的。”

沙宁如此坦白的友谊的说着，如再要表示不乐便要成为荒谬不经的了。犹里沉默不言，王狄兹仍然关心于他的行为，又咯咯响着他的刺马距，呼吸艰难的。

“无论如何，我是不当着你的脸告诉你以我的意见的，”犹里咿唔道。

“不，那便是你所以致错的地方了。我现在还在静听着你的讨论，反对的精神在鼓动着你所说的每一个字。这完全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我说出我所想的，但你却并不说出你所想的；这是一点也没有趣味的。如果我们全都更为衷恳些，我们俩便都可更为愉快些了。”

王狄兹高声的笑了起来。

“什么一个别致的观念!”他叫道。

犹里并不回答。他的怒气已经平静下去了，他几乎觉得愉悦着，虽然他想到他占了下风，便恼着，并且不想去承受这个观念。

“如此的一类的事总似有点太原始了，”王狄兹简洁的说道。

“那末，你还是要它复杂而难解吧?”沙宁问道。

王狄兹耸耸肩，沉入思想之中。

第二十五章

他们经过了林荫路，沿了镇外的阴暗的街道走着，不过这些街道却比林荫路更为光亮。木头的行人路与黑漆漆的地上相映，格外显得清楚，头上是穹形的为云片所蔽的灰色天空，到处都星光熠熠的耀着。

"我们到了，"王狄兹说道，当下他开了一扇矮门，从门中不见了。以后，他们立刻听见一只犬的粗糙的吠声，还有一个人在叫道："躺下去，沙尔丹（犬名）。"在他们之前的是一片广大空旷的天井，在天井的那一边，他们看见了一个黑堆。那是一座蒸气磨坊，它的狭小的烟突，悲戚的耸于空中。在她四周都是棚厂，除了在一个小花囿中与邻于它的室前之外，没有地方一棵树木也没有。

"好一个阴郁的地方，"沙宁说道。

"我想磨坊已经很久不工作了吧？"犹里问道。

"呵！是的，很久很久了！"王狄兹答道，当他经过那灯光辉煌的窗中时，他向窗中看进去，以一种满意的口气说道，"呵，呵！一大堆的人，已经是。"

犹里和沙宁也由窗中看了进去，看见人头在浓浓的青色烟云

中转动。一个阔肩的人，头发，鬈曲着，靠身在窗盘上叫道：“是谁来了?”

“朋友们!”犹里答道。

当他们走上石级上，他们冲见了一个人，他和他们亲热的握着手。

“我怕你们不来了!”他以一种快活的声音说道，带着强烈的犹太的高音。

“梭洛委契克——沙宁，”王狄兹说道，替他们两个人介绍着，握住了梭洛委契克的冷颤的手。

梭洛委契克神经质的笑着。

“我真高兴碰见了您!”他说道。“我听见那末多关于你的话，而你要知道——”他倒退到后面去，仍然握住沙宁的手。他这样的退着时，与犹里相碰了还踩着了王狄兹的脚。

“我求你原谅，约加夫·阿杜尔夫威慈!”他叫道，当下他向前使大劲的握住了王狄兹的手。他们如此的立在黑暗中一会儿，然后才能找到了门。在前室里，钉着好几行的长钉，那是梭洛委契克特别的为今夜之用而钉上了的，钉上挂着帽子，而紧靠于窗口是许多深绿色的瓶子，内装着啤酒。即在前室里，也弥漫了烟气。

在灯光之下看来，梭洛委契克乃是一位年轻的黑眼睛的犹太人，头发鬈曲着，小身个儿，牙齿已经坏了，当他不断的微笑着时，这朽腐的牙齿便常常的显露出来。

新来的人为一阵喧哗的欢迎声所祝贺。犹里看见西娜·卡莎委娜坐在窗台上，立刻，一切东西对于他似都成了光明而快活的了，仿佛这个聚会不是在一所窒人的烟气弥漫的室中举行，而是在春天的美丽的翠绿的草地上举行着一次宴会一样。

西娜略略有些纷乱，快活的向他微笑着。

“唔，先生们，我想，我们已经都到齐了，现在，”梭洛委契克叫道，想要以他的微弱不坚定的声音，高朗的愉快的说着，还可笑的弄着手势。

“我求你原谅，犹里·尼古拉耶威慈，我似乎常常的要碰上你的身体，”他笑着说道，当下他闪避的向前走去，努力要显出礼貌来。

犹里高高兴兴的握住了他的手臂。

“不要紧的，”他说道。

“我们还没有到齐呢，鬼把其余的人捉去了！”一位肥大美貌的学生叫道。他的高朗的做买卖人的口音，使人觉得他是常常命令惯了人的。

梭洛委契克向前跳到桌边，摇起一只小铃来。他又微笑起来，这一次是因为想到了要用一个铃，觉得十分满意。

“啊！不要摇铃！”那位学生咆哮道。“你总是做着这一类愚笨的无意识的事。这是一点也不需要着的。”

“唔……我以为……那……”梭洛委契克嗫嚅的说道，当下，他将铃放入他的衣袋中了，看来有些懊恼。

“我想，桌子应该放在房子的中间，”那位学生说道。

“是的，是的，我立刻便要将桌子移动了！”梭洛委契克答道，当下他匆匆的握捉住了桌子的边。

“当心那盏灯——”杜博娃叫道。

“不是那个样子移动的！”那位学生叫道，拍打着他的膝头。

“让我来帮助你吧，”沙宁说道。

“谢谢你！请——”梭洛委契克恳切的答道。

沙宁把桌子放在房子的中间，当他这样的搬着时，所有的人的双眼都注在他的强壮的背部与有筋肉的肩膀，这些肉体从他薄衫中显出。

“现在，格斯秦加，你是这个会的发起者，需要你致开会辞了，”灰白脸色的杜博娃说道，从她的双眼的表情上看来，我们很难说，她究是真诚的这样说，还是仅不过和这位学生开开玩笑。

“小姐们和先生们，”格斯秦加开始道，扬起了他的声音，“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为什么聚会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无需乎什么开会辞。”

“实实在在的，”沙宁说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到了这里来，但是，”他笑着接下去说道，“这或者因为有人告诉我，这里预备了些啤酒。”

格斯秦加从灯上轻藐的向他望着，继续的说道：

“我们的会的发起，是为了自己教育的目的，其方法是互相读书、辩论、独立的讨论——”

“互相读书么？我不明白，”杜博娃以一种也许会被人当作讥嘲的口气插说道。

格斯秦加微微的红了脸。

“我的意思是说，一切人都参加进去的读书。因此，我们这个会的目的便是要发展个人的意见，这将使这个镇中建设了一个同情于社会民主党的会……”

“啊哈！”伊凡诺夫嗫嚅道，当下他搔着他的头的后部。

“但关于那件事，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将不使我们自己去解决那末重大——”

“或者是细小……”杜博娃提示的说道。

“问题，”格斯秦加继续的说道，假装着不听见。“我们要开始去定出一个目录来，写出我们所要读的那些著作，我提议今天晚上便专门去做这一件工作。”

“梭洛委契克，你的工人来了没有？”杜博娃问道。

“是的，他们当然来的!”梭洛委契克答道，仿佛他被针刺似的跳了起来。“我们已经派人去叫他们来了。”

“梭洛委契克，不要那末高声的嚷着!”格斯秦加叫道。

“他们来了!”夏夫洛夫说道，他静听着格斯秦加的话，几乎是带着崇敬的意向。

在外面，门格格的响着，犬的高吠声又听见了。

“他们来了!”梭洛委契克叫道，便冲出房外去。

“躺下去，沙尔丹!”他从门口叫道。

有沉重的足声，咳嗽声，和几个人说话的声音。然后从工业学校来的一位年轻学生进来了，非常的像格斯秦加，只不过他是黑而朴率些。与他同来的是两个工人，看来拙笨而羞涩的，双手龌龌龊龊，他们污秽的红衫上穿着短褂。其中的一个是非常高大而瘦弱的，他的新剃的憔悴的脸上，表示着许多年来半陷饥饿，久于谨慎、压抑的妒怒的符号。其他的一个具有一副体育家的外形，阔肩、身体合度，头发是鬈曲的。他四周的望着，好像是一位少年农人第一次进城去一个样子。梭洛委契克从他们之中走了过去，开始庄重的说道，“先生们，这些是——”

“呵!够了够了!”格斯秦加叫道，如常的中断了他的话。“晚上好，同志们。”

“彼兹助夫与科特里夫耶,”工业学校的学生说道。

那两个人小心的走进房内，屏气纳息的一一握着向他们表示欢迎的伸出的手。彼兹助夫纷乱的微笑着，科特里夫耶则转动着他的长颈，仿佛他衬衫的领子，窒住了他。然后他们坐在窗边，近于西娜。

“尼古莱夫为什么不来?”格斯秦加锐声的问道。

“尼古莱夫不能够来,”彼兹助夫答道。

“尼古莱夫喝得大醉了,”科特里夫耶轻声的加上去说道。

"呵，我知道，"格斯秦加说道，同时摇着他的头。在他的一方面，这个举动似是表示怜恤，却早恼了犹里，他将这位大个子的学生当作自身的一个敌人。

"他选着了更好的一件事了，"伊凡诺夫说道。

犬又在天井里吠着了。

"又有人来了，"杜博娃说道。

"也许是，警察，"格斯秦加假装着漠然无动的说道。

"你真愿意让警察来呢，"杜博娃叫道。

沙宁对她的聪慧的双眼望着，它的美发的辫子挂在双肩上，几使她的脸也足动人了。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那是！"他想道。

梭洛委契克跳了起来，仿佛要跑出来，但反省了一下之后，便假装的从桌上取了支雪茄。格斯秦加看出了这事，并不回答杜博娃，却对梭洛委契克说道：

"你是如何的不安呀，梭洛委契克！"

梭洛委契克脸红了，悲伤的佯为不视。他朦胧的觉得，他的热心是不该这样严刻的被鄙视的。然后诺委加夫喧哗的走了进来。

"我来了！"他叫道，愉快的微笑着。

"我知道的，"沙宁答道。

诺委加夫和其余的人握了手，匆急的低语说道，仿佛是求恕的样子，"丽达·彼得洛夫娜有了客人。"

"呀！是的。"

"我们到了这里来，仅仅为了谈谈话么?"工业学校的学生有点厌恶的问道。"现在我们开始了吧。"

"那末，你们还不曾开始么?"诺委加夫说道，显然的愉快着。他和那两位工人握手，他们匆匆的立了起来。遇见医生，当

作同志，他们是有点不安的，当在医院中时，他常视他们为他的低一级的人。

格斯秦加看来有些懊恼，然后开始了。

“小姐们和先生们，我们天然的全都愿意广大我们的眼界，放阔我们的生活观念；还相信，自己教育、自己发展的最好方法，乃在于一个有系统的读书；并且对于所读的书各人交换意见，我们已经决定要开始这个小小的俱乐部——”

“那是对的，”彼兹助夫赞成的叹气道，当下他以光亮的黑眼周望着同伴们。

“问题现在发生了，我们应该读什么书？也许有人在这里的，能够提议出关于应该选择的目录么?”

夏夫洛夫戴上了他的眼镜，徐徐的立了起来。在他的手里，他执着一本小小的记事簿。

“我以为，”他以他的干燥的无趣味的声音开始道，“我以为，我们的目录应当分成两个部分。在智慧的发展的目的上，这两个成分都无疑的是必须的：研究从最早时代以来的生活与研究现实的生活。”

“夏夫洛夫有了口辩了，”杜博娃叫道。

“关于前者的知识，我们能够由阅读历史的与有科学价值的名著中得到，关于后者的知识，可以从文学中得到，文学使我们与生活面对面的相见着。”

“如果你这样的对我们说下去，我们不久便要沉沉的睡下去了。”杜博娃禁不住的这样说道，在她的眼中有一个谐谑的瞬光。

“我正想把话说得使大众都可以明白，”夏夫洛夫和善的答道。

“很好！你尽能力的说下去吧！”杜博娃说道，以一种姿势表示她的服顺。

西娜·卡莎委娜也对夏夫洛夫笑着，别具妩媚的姿态，她的头向后弯着，显出她的白而有致的喉咙来。她的笑声乃是一种丰富的音乐的。

“我拟好了一张目录——但我如果读了出来，会不会使你们不耐烦?”夏夫洛夫说道，偷偷的望着杜博娃。“我主张开始读《家族的起源》以及达尔文的著作，在文学上，我们要取托尔斯泰。”

“当然的，托尔斯泰!”王狄兹说道，看来他自己异常的高兴，当下他去点了一支香烟。

夏夫洛夫停顿了不说下去，直等到那支香烟燃着了，然后继续读下他的目录：

“柴霍甫、易卜生、哈姆生——”

“但是我们全都读过这些了!”西娜·卡莎委娜叫道。

她的愉快的声音使犹里颤栗着，他说道：

“当然的，夏夫洛夫忘记了这不是一个星期学校。且这是如何的混杂呀，托尔斯泰与哈姆生——”

夏夫洛夫柔和的援引些辩论的话，用以维持他的目录，然而他说来是如此的纷乱，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他。

“不!”犹里着重的说道，他觉察出西娜·卡莎委娜在望着他，觉得很高兴，“不，我不能赞同你。”然后他继续的发表他关于这个题目的自己意见，他说得愈多，愈要想博得西娜的赞许，毫不怜恤的攻击着夏夫洛夫的计划，即对于他自己本来同意的几点也下攻击。

胖子格斯秦加现在发表他对于这个题目的意见了，他以为他自己是最聪明的，最雄辩的，比他们全都更有学问；并且，在像这样的一个他所组织的小俱乐部里，他是要奏第一次琴的。犹里的成功恼怒了他，他觉得非反对犹里不可。他并不明白史瓦洛格

契（即犹里）的意见，所以他不能全部的反对他们，仅能捉住了他的辩论中的几个弱点而加以坚决的反对。

于是一场冗重而显然没有了结的辩论开始了。工业学校的学生，伊凡诺夫与诺委加夫同时起来发言争辩，从淡巴菰的烟云中，能够看见热而愤怒的脸，同时，字句与成语无望的纠缠在一团纷乱的浑沌之中，最后竟损失了一切的意义。

杜博娃凝望着灯光静听着，梦想着。西娜·卡莎委娜一点也不加注意，但开了窗户，面朝着花园，合着她的双臂，靠在窗盘上，在黑漆漆的夜色中看出去。起初她分辨不出一点东西，但黑色的树木渐渐的在瞑色中现出了，她还看见在园篱上及草上的光。一阵温和清新的微飔吹拂在她的肩上，轻轻的触着她的头发。

向天上望着，西娜能够看见云片的急骤进行。她想到了犹里与她的爱情。她的情绪，当是愉快的默想，然而却有一点儿忧愁。这是如何的佳妙，休息在这个地方，当着凉爽的晚风，全心全意的静听着一个人的说话，这人的声音，在她耳中比之在别人耳中是格外的清楚，格外的理会得的。同时，嘈杂的声音更大了，这是显然的，每个人都自以为他自己比之他的同伴是更为多学，更为聪明的，因此，竭力欲说服了他们。最后，事情竟成了那末不愉快的，即他们之中最和平的也发了脾气了。

“如果你像那样的批判着，”犹里叫道，他的双眼发着亮光，因为他焦急的不欲在西娜的面前表示退让，虽然她不能听见他的语声，“那末我们必须回到一切观念的来源了——”

“那末，在你的意见中，我们应该读些什么呢?”敌意的格斯秦加说道。

“你们应该读些什么？呵，孔子，《福音书》，教义……”

“赞美诗与《创始记》，”工业学校的学生讥嘲的插嘴道。

格斯秦加恶意的笑着，他明白，他自己从不曾读过这些书之一。

“那些书有什么益处呢?”夏夫洛夫以失望的语气问道。

“那像他们在礼拜堂中所做的一样!”彼慈助夫窃笑道。

犹里的脸红了。

“我不是在说笑话。如果你愿意合于逻辑，那末……”

“呵！但你不是刚才对我说到基督的么?”王狄兹雀跃的说道。

“我说些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要研究生活，要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有限定的观念，则他的最好的路当然是要在那些代表人类最好的模范，专诚一志的牺牲了他们的一生去解决关于人类关系的最简单的及最复杂的问题之巨人的作品里得到一个完全的知识了。”

“我不能赞同你的意见，”格斯秦加反驳道。

“但我是赞成的，”诺委加夫热烈的叫道。

又是一切都纷乱着，无意识的喧闹着，在这个时候，要听任何人发言的开端或结束是不可能的。

梭洛委契克为这个语言的战争，减到默默不言，他坐在屋角，静听着。其初，他脸上的表情是一个专注的表情，几乎是孩提的兴趣，但过了一会，他的疑惑与他的困苦都在他的嘴角与他的眼角的线纹上表现出。

沙宁喝着，吸着烟，不说一句话。他看来完全是厌倦了，当在喧哗不已的中间，有的人的语声是异常的热烈着时，他站了起来，熄了他的香烟，说道：

“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成了讨厌的事情呢!”

“不错，真的是!”杜博娃叫道。

“了然的虚荣心与精神的懊恼!”伊凡诺夫说道，他正在等候

着一个适当的时机插进他这一句他所喜说的句子。

“在哪一方面?”工业学校的学生愤怒的说道。

沙宁并不注意到他，但回头向着犹里，说道:

“你真的相信，你能够从任何书本上得到一个生活的概念么?”

“当然我是能够的,”犹里答道，带着诧异的口气。

“那末，你是错了,”沙宁说道。“如果这事真是这样的话，那末，一个人能够用了给百姓们同一个趋势的作品去读的方法而将全个人类都范在一个型式之中了。一个生活的概念仅能从生活它自己那里得到，在它的整个之中，文学与人类的思想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已。没有生活的理论能够帮助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个依靠着各个人的情调或心的型格，这个情调乃是不断的变动着的，变动的时期是终于人的一生。因此，这是不可能的，去形成如此的一种坚固确定的生活概念，如你所似乎急于……”

“你说‘不可能’是什么意思?”犹里愤怒的叫道。

沙宁看来又厌恼着了，当下，他答道: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生活的概念是一个完全的固定的理论的结果的话，那末，人类思想的进步便立刻要被捉住了；在事实上，它是停止了的。但这样的一件事是不能允许的。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在对我们说着它的新语，说着它的新使命，对于这，我们必须静听它，明白它，先不要为我们定好了一个限制。总之，讨论这事有什么意思呢?随你怎么想都可以。我要问你一句话，为什么你读了好几百部的书，从《传道书》直到马克斯，却还不能形成生活的任何概念呢?”

“为什么你以为我没有呢?”犹里问道，他的黑漆漆的眼中耀着恶意。“也许我的生活概念是错的，但我是有的。”

“很好，那末，”沙宁说道，“那末你还想形成的是什么？”

彼慈助夫窃笑着。

“你……！”科特里夫耶藐视的叫道，当下他的头颈扭曲着。

“他是那末聪明！”西娜·卡莎委娜想道，充满了对于沙宁的原始的赞美。她对他望着，然后对史瓦洛格契望着，几乎觉得是很鄙卑，然而又奇怪的快乐着。这仿佛是，那两位辩论者正在争辩着哪一位应该得到了她的问题似的。

“那末，”沙宁继续的说道，“你并不需要我们所以要聚集来的目的。这下文在我看来，这是很明白的，今天晚上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想要强逼别的人接受了他的意见，因为他自己生怕不这末一来的话，别的人便要逼着他如他们所思想的思想着了。唔，说句很坦白的话，那是很可讨厌的。”

“一会工夫！允许我！”格斯秦加叫道。

“啊！那是行的！”沙宁说道，做着一个烦恼的姿势。“我希望你有一个最奇特的人生观，且读过许多堆的书籍。一个人立刻便能看出这一层来的。然而你却发着脾气，因为每个人都不能和你同意；更有甚者，你对梭洛委契克很不恭敬，他当然一点也不曾给过你什么损害。”

格斯秦加默默不言，看来极端的诧异着，仿佛沙宁说了最奇特的话。

“犹里·尼古拉耶威慈，”沙宁高兴的说道，“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刚才说了些憨直的话而和我生气。我能够看得出，在你的灵魂中占据着衅隙呢。”

“衅隙么？”犹里叫道，脸色红红的。他不知道他是应该生气还是应该不生气。正如刚才他们同行到会中时一样的，沙宁的恬静，友谊的声音给他以愉快的印象。

“哑！你知道你自己正是这样的！”沙宁微笑的答道。“但这

是不值得对于如此孩提的游戏加以任何注意的。要不然，就成为毫无意思的了。”

“听我说，”格斯秦加叫道，愤怒得脸红，“你太过只知你自己了！”

“还没有像你那样的呢。”

“这是怎么说的？”

“你自己去想想好了，”沙宁说道。“你所说的，你所做的都比我所说的任何事更为粗鲁，更为不和平。”

“我不能明白你！”

“那不是我的过失！”

“什么？”

对于这，沙宁并不回答，仅拿起了他的帽子，说道：

“我要走了。我有点觉得太沉闷了。”

“你的话不错！啤酒已经没有了！”伊凡诺夫加上去说道，当下他向前室走去。

“我们不能像这样的闹下去；那是非常明白的，”杜博娃说道。

“和我一路走回去，犹里·尼古拉耶威慈，”西娜说道。

然后，她转脸向沙宁说道，“再会！”

他们的眼睛相碰了一会儿。西娜觉得愉快的惊骇着。

“唉！”杜博娃叫道，当她走出门时，“我们的小俱乐部竟在它正式成立之前解散了。”

“但是那是为了什么？”一个悲戚的声音说道，当下梭洛委契克阻挡着每个人的路，蹒跚的向前走去。

在这个时刻之前，他的存在是为大众所忘记了的，许多人都为他的脸上悲戚的表情所感动了。

“我说，梭洛委契克，”沙宁深思的说道，“某一天我必须来

看你，我们闲谈闲谈。”

“愿意之至！请你来谈！”梭洛委契克说道，深深的鞠躬着。

从光光亮亮的房里走出来，黑暗似乎是那末浓密，竟使每个人都看不见别的人，仅有口音才认得出来。两个工人离开别的人一段路，当他们走了远了些时，彼慈助夫笑说道：

“这常是像那样的，和他们在一块儿时。他们相聚在一处了，正要做如此的奇事。然后每个人都要依他自己的方法做。只有那个巨汉是我所喜欢的。”

“当那类聪明的人在一块谈话着时，你会明白一大堆呢！”科特里夫耶负气的答道，扭曲着他的头颈，仿佛有人在窒闷着他。

彼兹助夫讥嘲的呼哨着，代替着回答。

第二十六章

梭洛委契克站在门口好一会儿，抬头望着无星的天空，擦着他的细薄的手指。

风胡哨的绕着阴郁的铅顶厂屋吹着，并将树顶吹得弯了下来，他们拥挤在一块儿，有如一队的魔鬼。在头上，云块仿佛被什么不可抵抗的势力驱赶着似的，在天空只管向前向前的奔驰着。他们映着地平线成了许多的黑堆，有的则堆成了不可计数的高。这似乎，在远远的前方，他们被无量数的军队在等候着，那些军队将幽暗的营房都打开了，以他们可怖的威力，向前赴元素间的凶猛的争斗。不息的风似乎时时的带了远方争斗的喧声而来。

梭洛委契克带着童年的畏敬，抬头向上望着。在从前，他从不曾觉到过他是如何的藐小，如何的细弱，如何的至微，当与这个惊人的浑沌一相形之下。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叹息道。

在天空与夜色的面前，他已不是和他的同伴们同在着时的同一的人了。现在，没有一丝一毫那种不安不息的拙钝的形状的痕迹了；不可见人的牙齿乃为一位少年犹太人的感觉敏捷的唇片所

蔽掩了，在他的黑漆漆的眼中具有庄严而愁郁的表情。

他徐徐的走进了房内，熄了一盏多余的灯，拙笨的将桌子椅子都搬回了原位。房里仍然充满了淡巴菰的烟气，地板上满是香烟头与火柴。

梭洛委契克立刻拿了一把扫帚，开始去扫除房间，因为他颇以保守这个小家室清清洁洁为他的一个光荣。然后他从一个食物柜中取了一杓的水，将面包撕投于水中。他一手将水杓执着，一手伸了出去，以维持他身体的均衡，他走过了天井，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去。为了要看得清楚些，他放了一盏灯在窗边，然而天井里是那末黑漆漆的，竟使梭洛委契克觉得心中为之一松，当他到了狗房之时。沙尔丹的毛发蓬松的样子，在黑暗中看不见，向前去迎接他，一个铁练有预兆似的铿啷作响。

“啊！沙尔丹！来！来！”梭洛委契克叫道，为的是要给他自己以勇气。在黑暗中，沙尔丹伸着它的冷而潮湿的鼻子到它主人的手中。

“你的东西来了！”梭洛委契克说道，当即放下了水杓。

沙尔丹嗅了一下，然后开始饕餮的食着，同时它的主人站在它的身边，悲戚的凝望着四周围的黑暗。

“唉！我能够做什么呢？”他想道。“我怎么能够逼着别人变更了他们的意见呢？我自己也正希望着有人告诉我以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思想。上帝并没有给我以一个先知者的声音，所以，我能做些什么事呢？”

沙尔丹发出一种满意的呻吟。

“吃完了它，老孩子，吃完了它！”梭洛委契克说道。“我本要放松你跑一会儿，但我没有拿着钥匙，而我又是那末疲倦了。”然后他又自己想道：“那些人是什么聪明有学问的人，呀，他们知道了那末多东西；也都是好的基督徒，很像的；而我呢……

唉！唔，也许是我自己的过失。我很想和他们说几句话，但我不知怎么说才好。”

从远处，在镇外，来了一声曼长而明白的汽笛声。沙尔丹竖起了它的头静听着。大滴的水从它的嘴套中滴落于水盘中。

“吃下去，”梭洛委契克说道，“那是火车！”

沙尔丹吐出了一个叹声。

“我奇怪人们是否将永久的像那样的生活下去！也许他们是不能够的，”梭洛委契克高声的说道，当下他绝望的耸耸肩。他想象着，在黑暗中他能够看见一大群的人，广漠无尽，如永久不朽似的，更深的沉入黑暗之中；一世纪接着一世纪，没有始也没有终，一个不可破的浪费的受苦的链子，没有药可救治的；而在上帝所住的高高的地方，沉默着，永久的沉默着。

沙尔丹与木杓相碰着，将它打翻了。然后，当它摇摇尾巴时，铁链又微微的铿啷作响。

“全部吞了进去么，哎？”

梭洛委契克拍拍狗的蓬松的皮衣，觉得它的温暖的身体，愉快的感应着他的抚触而扭着。然后他回到房里去。

他能够听见沙尔丹的铁练铿啷作响，而天井中似乎比前略略减少黑暗，而显得更黑、更险恶却是那个磨坊，它和了它的长烟突，以及它的狭的厂屋，那些厂屋看来如棺材似的。一圈广阔的光线从窗口射出，照在花园中，神秘的照出那脆弱的小花朵，畏葸的在于骚动的天空之下，不为夜色所包掩着，天空是具有无量数的黑而恶兆的军旗。

梭洛委契克为殷忧所征克，且被一个孤寂的与不可救的损失的感觉所沮丧，回到了他的房里，坐在桌边，哭了起来。

第二十七章

荒荡的人的身体，正像剖开的神经纤维的尖端一般，被许多强制的娱乐磨得十分的锐利，一触到“女人”这个字，就蒙受痛苦的影响。在孚洛秦全部生命内，女人站在他面前，总是一丝不挂的，总是求之必得的。每件妇人的衣裳，束在女性柔脆肥胖的身上的，全能引动他的心甚至膝上发着病态的抖索。

他住在圣彼得堡，那里有许多妖冶华美的妇女，每天夜间旋着疯狂的赤裸的媚态，磨折他的身体。在那里他干着一件复杂的大事业，关系于许多人替他做工的生命。现在他离开圣彼得堡，当前的急务是公然的想得些荒僻外省的年轻新鲜的女人。他悬想着她们为可喜的羞涩怕生，然而又如一株林地鲜菌似的刚强，她们的动人的少年的与纯洁的馥香，他从远处已嗅闻到了。

孚洛秦在一脱离那些饥饿肮脏而且蓄怒的人以后，就在他的细小的身材上，穿了一色的白衣，在满身自头至足都洒了各种的香水，虽然他并不真正的赞成与萨鲁定同伴，他却雇了一辆马车，匆促的跑到萨鲁定的房里去。

萨鲁定正坐在窗口，喝着冷茶。

“如何可爱的一个黄昏！”他不绝的对他自己说道，当下他向

花囿中望着。但他的思路却在别的地方去了。他觉得羞辱而且害怕。

他怕着丽达，自从他们那次见面之后，他不曾再见过她。在他看来，她现在似是另外一个丽达了，不像那个曾经降服于他热情之下的人儿。

“无论如何，”他想道，“事情还没有了结呢，孩子必须设法除去……否则我将以这一切事都当作一个玩笑么？我不知她现在在做什么？”

他似乎看见丽达的美丽难解的双眼，与她的紧紧的闭上了的表示报仇与恶意的唇片即在他的眼前。

“她会报复我吧？那一类的一个女子不是可以开开玩笑了事的。无论如何，我将要……”

一个巨骗所推测的结局朦朦胧胧的自己暗示出来。在他畏葸的心上着实的受了恐怖。

“总之，”他想道，“她有做什么事的可能呢？”于是这事似乎全部突然的十分明白而简单的了。“也许她会投水了吧？让她到地狱去好了！我并不强迫她去投水！他们将说，她是我的情人——唔，那有什么？这仅足证明，我乃是一个美貌的人。我从不曾说过我要娶她。听我说，这是太可笑了！”萨鲁定耸耸肩，然而压迫的意识并没有减轻，“众人会谈到的，我想，而我将不能出现于群众之中了，”他想道。当他举了那一块玻璃杯的冷而过甜的茶到他唇边时，他的手微微的发抖了。

他照旧漂亮，好好的食养着，洒了香气，然而似乎在他的脸上，在他的白衫上，在他的手上以至在他的心上，有了一个污秽的黑点，一时一刻的在增大。

“呸！过了一会，什么事便都会雨过天晴了。并且，这也不是第一次的了！”他想要这样的宽慰他的感觉，但一个内在的声

音拒绝去接受这种的慰藉的话。

孚洛秦谨慎的走了进来，他的靴格格的高响着，他的失色的牙齿，被一个勉强的微笑所显露。房内立刻充满了一种果汁与淡巴菰的气味，这气味掩盖过了花囿中的清香。

“嗳！你好吧，柏夫尔·罗夫慈威！”萨鲁定叫道，匆促的站了起来。

孚洛秦握了手，坐在窗口，去燃着一支香烟。他看来是如此的雅洁而自得，萨鲁定竟有一点妒忌着，却竭力的假装着一种同样的不在意的态度；但自从丽达抛投了“畜生”这个字在他脸上时，他便一直的觉得不安着，仿佛每个人都听见了这个侮辱，在偷偷的讥笑着他。

孚洛秦微笑着，闲谈着各种的无关紧要的事。然而他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的泛泛谈下去了。“女人”乃是他所渴要接触的题目，而这个题目竟将所有他的陈腐的笑话以及关于圣彼得堡他的工厂罢工的故事都放在一边了。

当他燃着了第二支香烟时，他得了一个机会，狠狠的看着萨鲁定。他们的眼睛相碰到了，他们立刻彼此明白。孚洛秦摆正了他的夹鼻眼镜，微笑了一下，这一个微笑在萨鲁定的脸得到它的反映，这脸上立刻现出了一个肉欲的表情。

“我并不希望你耗费了你的时候过多，是不是？”孚洛秦说道，心中明白的睐了睐眼。

“唉！至于那件事，唔，还有什么别的可做的？”萨鲁定答道，轻轻的耸了耸肩。

于是他们俩全都失笑了，沉默了一会儿，孚洛秦渴欲听听萨鲁定的胜利的详细情形。正在他左膝下面的一个小血管，搐搦的跳动着。然而萨鲁定却没有想到这种开胃的故事，他的一心便注在前几天的不幸的事件上。他的脸转向花囿，他的手指在窗台上

摇着。

然而孚洛秦却显然的在等候着，萨鲁定觉得他必须回到所要谈的题目上面去。

“当然的，我知道，”他开始道，带着一种过于淡然的神气，“我知道在你们这些城市中人看来，这些乡村中的姑娘是异常的动人的。但你是错的。她们是新妍而肥胖的，这不错，但他们却不合时宜；她们不知道恋爱的艺术。”

有一会儿，孚洛秦充满了生气。他的双眼发着亮光，他的口音也变了。

“不，那是非常对的，但过了一会儿，所有那一类的东西便很可讨厌的了。我们彼得堡的妇人是没有身体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么？她们只不过是几束的脑筋，她们身上没有肢体。现在这里……”

“不错，你的话对的，”萨鲁定说道，他也引起兴趣来了，当下他得意的拉拉他的髭须。

“从最漂亮的彼得堡女人身上脱下了她的紧身胸衣来，就可以看见——呵！不去管她，你有听见新故事么？”孚洛秦说道，自己插说上去。

“不，我敢说没有，”萨鲁定答道，专心的倾身向前。

“唔，”孚洛秦说道，“这是一件关于一位巴黎妓女的绝好故事。”然后，孚洛秦以异常丰富的话头，接下去叙述一个香喷喷的故事，在这故事里裸露的性欲和女人的瘦乳交织成为一种可怕的、难堪的形象，使他的同伴大大的高兴着。

“是的，”孚洛秦结束的说道，同时转转他的眼睛，“女人身上最要紧的是两乳！如果女人长着难看的乳，唔，在我看来，她是没有存在于世的。”

萨鲁定想到了丽达的乳来，那温柔粉白，紧紧儿坟起着像美

果般的东西，他曾去吻过，使她非常的高兴。他想到这里，不好意思起来，闪避开了，不和孚洛秦谈论到这件事。然而，过了一会，他却十分有感的说道：

“每个人都有他的口味儿。我们喜欢的妇人的身体的部分乃是背部，那种波曲的线形，你不知道……”

“是的，”孚洛秦有动于中的嗫嚅道。

“有的女人，特别的非常年轻的，具有……”

勤务兵现在走了进来，穿着重靴，拙笨的走着。他是来点上灯的，在擦火柴与玻璃灯的打响时间之内，萨鲁定与孚洛秦都默默不言。

当下灯光的火燃正在亮起来，仅有他们光耀的双眼与红红的香烟头可以看得见。兵士走出去了之后，他们又回到他们的谈题上了，“妇人”这个字成了谈话的主题，有的时候，竟到了异常的猥亵的地位。萨鲁定的本能，渴要夸口且掩辱孚洛秦，竟使他最后便谈到了那位美貌的姑娘，受了他的诱惑的事因此渐渐的表露出他自己的秘密的荒淫。丽达竟赤裸裸的呈露于孚洛秦的眼前，她的肉体的美与她的热情全都呈露出来，仿佛她乃是一只在市场上待售的家畜。在他的放荡的思想中，她乃被接触，被玷辱且成为嘲笑之的。他们的对于妇人的恋爱乃不知感激她所给予他们的愉快;他们仅欲降服侮辱异性者，而施以不可形容的痛苦。

房间里为烟气所弥漫，颇使人窒闷。他们的身体发热病似的炎热，散射出一种不健全的气味，而他们的眼睛光亮着，他们的语声尖锐而狂妄的响着，如野兽们的叫声。

在窗户之外的是恬静清朗的月夜。但在他们看来，世界以及它的一切的丰富的声与色都消失了；他们的眼睛所见到的仅不过是一个妇人的幻影，赤裸裸的可喜爱的站着。不久，他们的想象

成了如此的炽热，他们竟觉得非去看丽达不可，现在他们称她为丽特加，用以表示亲热。萨鲁定吩咐将马匹安置好了，他们便驰向镇外的一家房屋去。

第二十八章

在他们俩会见的第二天，萨鲁定写了一封信给丽达，这封信被女仆忘在厨房桌上，碰巧的落在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的手中。这封信说的是：请求丽达允许他来看她，还笨拙的提议道：各种的事情都可满意的设法办去。从这封信的几页里，使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这样的想，一个羞丑的阴影在她女儿的纯洁印象之上。在她最初的迷惑与烦恼中，她想起了她自己的青年时代以及它的恋爱生活，它的被欺骗，以及她的结婚生活的悲楚的插话，被一个根据于坚固的道德律的生活所铸成的一条受苦的长链，徐徐的直拖着它的长度跟了她来，连老年也还脱不了它的范围。它像一根灰色的带，有的地方乃为看顾与失望的单调日子所损伤。

然而她一想到她的女儿居然打破了这座围绕于这个灰色而尘封的生活的坚墙，而跳入那个交流着快乐与忧愁与死亡的青白色的漩涡中时，她心中便充满了恐怖与愤怒。

“不顾廉耻的坏女子!”她想道，当下她失望的让她的双手放落在膝上。突然的又有一个印象来安慰她，这个印象是：事情也许没有走得那末远，而她的脸上便带着一层沉笨的，几乎是一个狡狯的表现。她将这封信读了又读，然而从它的冷淡而矫饰的文

字中却得不到什么东西。

这位老太太觉得她是如何的无助，便悲楚的哭了起来；然后，将她的帽子戴一戴正，她向女仆问道：

“杜尼加，你知道法拉狄麦·彼得洛威慈在家不在家?”

“什么?”杜尼加叫道。

“蠢东西！我问你的是：少爷在家不在家。”

“他刚刚走进书房里去。他正在写一封信!”杜尼加答道，脸上放着光彩，仿佛这封信便是足当这个异常的快乐的原由。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狠狠的望了这女孩子一下，一线的恶意的光，瞬过她朦胧的眼中。

“虾蟆！如果你再敢接信送信，我便将给你以一顿教训，使你永远不会忘记。”

沙宁正坐在书桌写着。他的母亲是那末不经见他的写东西，这时，不管她的悲伤，却竟发生了兴趣。

“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呢?”

“一封信，”沙宁答道，愉快的抬头望着。

“写给谁的信?”

“呵！写给我认识的一位新闻记者。我想加入他报馆的办事机关中。”

“那末你替报纸上写过东西了?”

沙宁微笑着。“我什么事都做。”

“但是你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呢?”

“因为我和你同住在这里，已经住得腻烦了，母亲，”沙宁坦白的说道。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觉得有点受伤了。

“谢谢你，”她说道。

沙宁的眼光凝注在她身上，很想要告诉她说，她不要那末

傻，以为一位男人，特别是没有职业的一位男人，能够想到常常的住在一个地方。但是他又不大高兴说出这种话来；他只是默默不言。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拿出她衣袋中的手巾，神经质的用手指来弄绉它。如果不是为了萨鲁定的信以及她因此而生的烦恼与焦急，则她早已苦苦的责备她儿子的鲁莽了。但因为她心里有事，她便仅仅的说道：

“啊！是的，这一位好像一只狼似的从屋子里潜逃出去，而那一位……”

一个降顺的姿势，补足了那句话。

沙宁立刻抬起头来，放下了笔。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问道。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突然的觉得羞耻了，因为读了人家给丽达的信。她脸上涨得飞红的，带点厌恼的逃遁不定的答道：

“谢谢上帝，我不是瞎子！我看得出来的。”

“看得出来？你什么也看不出来，”沙宁说道，默想了一会之后，“并且，为了证明这一层，让我恭祝你，你的女儿已经和人订婚了。她自己正要去告诉你，但是，总之，这都是一个样子的。”

“什么！”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叫道，挺直了身子。“丽达快要结婚了！”

“嫁给了谁？”

“嫁给诺委加夫，当然的。”

“是的，但是萨鲁定怎么样了？”

“啊！他能够到魔鬼那里去！”沙宁愤怒的叫道。“那对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闲管别人家的事务呢？”

“是的，但是我还不能够十分的明白，孚洛特耶！”他的母亲

迷乱的说道，同时，她的心里却不禁的快乐的想道：“丽达是快要结婚了，快要结婚了！”

沙宁耸耸他的肩。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么？她从前曾和一个男人恋爱着，现在她又爱上了别一个男人了；明天她也许再会和第三个男人恋爱着呢。唔，上帝保佑她！”

“你说的什么话！”马丽亚·依文诺夫娜憎恶的叫道。

沙宁双肘支在桌上，他的双臂合着。

“在你的一生的经历中，你自己难道只爱上一个人么？”他愤怒的问道。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站起身来。她的皱脸上带着一个庄冷的光荣的表现。

“一个人不能对于他的母亲说那样的话，”她锐声的说道。

“谁？”

“你说‘谁’是什么意思？”

“谁不该说话？”沙宁说道，当下他从头到脚的看了她一下。他第一次注意到，她眼中的表情是如何的沉笨与空虚，而她的帽子戴在她的头上又是如何的可笑，简直像一个鸡冠。

“没有人应该对我说像那样的话！”她沙声的说道。

“无论如何，我已经说了！”沙宁说道，他恢复了他的和气，重新拿起笔来。

“你已经有过你的一份生活了，”他说道，“你没有权力去阻止丽达也有她的一份生活。”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不说什么话，只是诧异的望着她的儿子，而这时，她的帽子看来格外的滑稽可笑。

她匆匆的检阅过她过去的青春时代的一切记忆以及她的快乐的恋爱之夜，她的心上却凝注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去：“他怎么敢

对他的母亲说这样的话?”然而在她能够得到什么决定之前，沙宁却回过身去，握住了她的手，和气的说道：

“不要让那件事烦恼了你，但是，你必须不许萨鲁定走进屋里来，因为那个东西很能够对于我们玩些龌龊的把戏。”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立刻和平了下来。

“上帝保佑你，我的儿子,”她说道。“我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常是喜欢巴沙·诺委加夫的。常然我们不能接待萨鲁定；这是不能够的，为了巴沙之故。”

“不，正是那样！为了巴沙之故,”沙宁说道，他的眼里具有一个滑稽的表情。

“丽达到哪里去了呢?”他母亲问道。

“在她的房里。”

“巴沙呢?”她亲爱的说出那个小名来。

“我实在不知道。他到了……”在那个时候，杜尼加在门口出现了说道：

“维克托·赛琪约威慈来了，还有别一位先生同来。”

“把他们赶出门外去,”沙宁说道。

杜尼加忸怯的微笑着。

“唉！先生，我不能够那末办，我能么?”

“当然的，你能够！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呀?”

杜尼加躲了她的脸，走了出去。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全身直立了起来，似乎显得年轻了些，虽然她的眼中含有恶意。她的观念，异常容易的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变化，仿佛斗了一场欺诈的牌，她突然的得了胜利。当她希望要将萨鲁定当作女婿的时候，她对于他的感情是很亲切的，但当她实现出，别的人要娶了丽达去，而萨鲁定则不过对她求爱而已时，她的这个感情便立刻冷淡了下去。

当他母亲转身走去时，沙宁注意到她的石像似的侧影与禁阻的表情，就对自己说道，“简直是一只老母鸡!”他收起了信，跟了她出去，好奇的要看看事情将发生什么变化。

萨鲁定和孚洛秦站了起来，以过度的恭敬来敬礼这位老太太，然而萨鲁定却终于没有平常在沙宁家中那末样的安详舒适的态度了。孚洛秦真的觉得略略有些不安，因为他明白的要来看看丽达，却不能不藏匿了他的意向。

不顾萨鲁定如何的假作安详，他看来是显然的焦急着。他觉得他不应该来。他怕遇见丽达，然而他却一点也不能够让孚洛秦看出这个意向来，对于他，萨鲁定是总要装出像一个快快活活的洛赛里奥[①] 来的。

“亲爱的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萨鲁定开始说道，假装着微笑，“请你允许我，介绍给你我的好朋友，保罗·罗孚威慈·孚洛秦。”

“非常喜欢!”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说道，带着假装的礼貌，萨鲁定在她的眼中看出敌意来，这有点使他不安。“我们不应该来的，”他想道，他最后惊觉到这件事实了，在和孚洛秦同伴着时，他是忘记了的。丽达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走进来的，丽达，他孩子的母亲；他对她说什么话好呢？他怎么能当面看着她呢？也许她母亲已知道了一切呢？他神经质的不安的坐在他的椅上；燃了一支香烟，耸耸他的肩膀，转动他的双腿，他的眼光左右的望着。

“你在这里要住得很久么?”马丽亚·依文诺夫娜以一种冷淡的形式的口音对着孚洛秦说道。

---

① 洛赛里奥（Lothario）是 Rowe 所作剧曲《The Fair Penitent》中之英雄，以放纵好色著名，故又引伸作“好色者”之义。

“啊！不，”他答道，当下他得意的望着这位外省的人，将他的雪茄插入他的嘴角，烟气直升到她的脸上。

“你离开了彼得堡之后，在这里一定会觉沉闷的吧。”

“恰恰相反，我觉得这里很可爱悦。在这个小镇上，颇有些很亲切的东西。”

“你应该去看看镇外，到那里去游散和野餐是很有趣的。也可以划船和沐浴。”

“当然的，太太，当然的！”孚洛秦嗫嚅的说道，他已经有点厌烦了。

谈话恹恹无生气的下去，他们全都似乎戴上了一副微笑的假面具，在这个面具之后却藏匿着敌视的眼睛。孚洛秦对萨鲁定瞬一瞬眼，这眼光的意义萨鲁定和沙宁却明白的，沙宁从他的一角，正紧紧的凝望着他们。

萨鲁定一想到孚洛秦将不再视他为一个漂亮的、勇敢的、无恶不作的一类人时，他的心便又回复了一点他的旧时的厚颜。

“丽特亚·彼得洛夫娜在哪里呢？”他不经意的问道。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又诧异又愤怒的望着他。她的眼中似乎是说道：“你既然不去娶她，这对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道。也许在她的房里，”她冷淡的答道。

孚洛秦又射一眼给他的同伴。

“你不能设法使丽达赶快的下来么？”这道眼光说道。“这个老太婆是成了一个厌物了。”

萨鲁定张开了他的嘴，微微的扭曲他的髭须。

“我听见了那末许多关于你女儿的可夸耀的话，”孚洛秦开始道，微笑着，擦着他的手，同时弯身向着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竟使我希望有荣幸能够介绍见见她。”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奇怪这个不逊的小浪子所听到的关于她

自己的纯洁的丽达，她的亲爱的孩子的是些什么话，再者她对于丽达的堕落也有一个恐怖的预觉。这使她极端的不安起来，在那个时候，她的眼中乃具有比较柔和的，更近于人类的表情。

“如果他们不被驱出屋外去，”沙宁在这个当儿想，“他们将只会对于丽达及诺委加夫引起其他的烦恼的。”

“我听人说，你是要离开这里了?”他突然的说道，深思的望着地板。

萨鲁定奇怪着，那末简便的一个计策，他从前为何竟不曾想到过。“正对！一个好主意。两个月的告假!”他答道，在匆匆的回答以前。

“是的，我正想离开这里。一个人需要一个变换，你知道。住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你便要生锈了。”

沙宁大笑起来。全部的谈话，没有一个字眼儿是表白出他们的真正的思想与感情的，所有这一切的欺骗，本是骗不了一个人的，却大大的使他觉得有趣；他带着一种突然的愉快的与自由的意识，站起身来，说道：

“唔，我很以为你走得愈快愈好!”

在一瞬间之内，仿佛每个人都脱下了一件坚硬沉重的衣服，其他的三个人都变了一个样子。马丽亚·依文诺夫娜脸色灰白而瑟缩着，孚洛秦的眼睛表现着兽类的恐怖，而萨鲁定则徐徐而不决心的站了起来。

“你是什么意思?”他以粗涩的口音问道。

孚洛秦窥笑着，神经质的在四面寻找着他的帽子。

沙宁并不回答他的问话，只是恶意的将帽子递给了孚洛秦。从孚洛秦的张大的嘴中，逃出一个窒塞住的声音，仿佛一个悲哀的尖叫。

“你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萨鲁定愤怒的叫道，他警觉到他

是生了气了。“真是乱子!”他对他自己想道。

“我的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沙宁回答道。“你到这里来是绝对不需要的,我们将全都高兴的以后不再看见你。”

萨鲁定向前走了一步。他看来是极端的不安,他的白齿恐吓的闪闪有光,好像是一个野兽的牙齿。

“啊哈!那是的么,是不是?”他咿唔道,呼吸艰难的。

“滚出去!”沙宁轻蔑的说道,然而他的声音是那末可怕,竟使萨鲁定睁了眼,自动的退了回去。

“我不明白这一切闹的是什么鬼!”乎洛秦说道,屏息低声的,当下他肩部耸了起来,匆匆的向门走去。

但是在那边,在门口,站住丽达。她身上穿扮的衣服与平常完全不同。她头上不是时式的梳装了,她只打了一条大辫子挂在她的背后。她不穿着华美的衣服,却穿了一件透明的织物做的大袍,这样的素朴更耀眼的增高了她身形的美丽。

当她微笑时,她的相貌与沙宁格外的相像,而她以她的温柔的女子的口音安详镇定的说道:

“我来了。你为什么匆促的便走了呢?维克托·赛琪耶威慈,放下你的帽子来!”

沙宁默默不言,诧异的望着他的妹妹。“她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自己想道。

到了她一出现,一个既不可抵抗,又是温柔的神秘的影响,似乎自行觉察出来。好像一位驯狮者立在一笼满是野兽的笼前一样,丽达站在那里,男人们立刻便成了和平而柔顺的。

“唔,你知道,丽特亚·彼得洛夫娜……”萨鲁定嗫嚅道。

丽达一听到了他的声音,脸上便恢复了一个悲戚的、无助的表情,而当她迅快的瞬他一眼时,她的心里蕴着重大的愁苦,却也并不没有混杂着温柔与希望。然而在一瞬间之内,这种感情乃

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所抹去了，这个愿望是要表示给萨鲁定看，他失去了她是如何大的一个损失；还要让他看看，她不管他使她忍受的一切悲愁与羞耻，仍然是很美丽的。

“我不想知道任何事，”她昂昂的，带点演剧样的答道，当下她有一会儿闭上了她的眼睛。

她的出现，在孚洛秦身上生了一个异常的效力，当下，他的尖尖的小舌头从他的枯燥的唇间伸出，他的眼睛变得更小了，他的全身的骨骸，都被白的肉体的刺激所战栗。

“你还没有介绍我呢，”丽达转眼向萨鲁定说道。

“孚洛秦……巴夫尔·罗孚威慈……”军官嗫嚅的说道。

“而这位美人儿呢，”他对他自己说道，“乃是我的妻。”他诚心诚意的觉得高兴的这样想着，同时又急于要在孚洛秦面前表示出来，然而却又痛楚的自觉到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丽达疲弱的对她母亲说道：

“有人要和你说话。”

“唉！我现在不能走开，”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答道。

“但他们在等候着呢。”丽达坚执的说道，几乎是歇斯特里（hysterically）的。

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立刻站了起来。

沙宁注视着丽达，他的鼻孔展开着。

“你们不到花园里去么？这里是这样的热，”丽达说道，没有回过头去看他们是否走来，她只管一直从游廊走了出去。

男人们仿佛被催眠了似的，跟了她走，好像是被她的头发的辫子所缚住，所以她能够引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都可称心如意。孚洛秦第一个走着，被她的美貌所诱陷，显然是忘记了一切别的事。

丽达坐在菩提树下的一张摇椅上，伸出她的美好的小足，这足是被包裹在黑色的网形袜与黄褐色的皮鞋中的。这仿佛是，她具

有两个性质:其一是为知羞及耻辱所冲没的,其一是充满了自觉的妖媚的。第一个性质唤起她憎恶的看着男人们、生命及她自己。

“唔。巴夫尔·罗孚威慈,”她问道,当下她的眼睑垂下了,“我们的可怜的不合时宜的小镇对于你印象如何?”

“这印象大约如那个在森林的深处突然遇见了一朵颜色鲜妍的花朵儿的人所经验的一样,”孚洛秦答道,磨擦着他的双手。

然后开始的谈着,所谈的话全都是无精神的不真诚的话,说出来的话是虚伪的,不说出来的话却是真实的。沙宁坐在那里,默默不言的静听着这个沉默未发出,然而却是真诚的谈话,这一席话是表现在脸上、手上、足上以及颤抖的高音里的。丽达是不快活着,孚洛秦渴想着她的所有的美丽,而萨鲁定则憎恶着丽达、沙宁、孚洛秦以及整个的世界。他要想走去,然而他却不能够走得动。他是预备要做些强暴的事,然而他却只能够吃了一支香烟,又是一支香烟的,同时他又为渴欲立刻宣布丽达乃是他的妻的一念所占据着。

“你住在这里高兴不高兴?你离开了彼得堡,不觉得难过么?”丽达问道,同时感到激烈的苦痛,奇怪着她为什么还不站起来走开去。

“不,刚刚相反!(mais au contraire)”孚洛秦讷讷的说道,当下他矫饰的摇着他的手,专诚的凝视在丽达身上。

“来!来!不要说雅致的话!”丽达妖媚的说道,同时对于萨鲁定,她的全身似乎说道:

“你以为我是毁坏了,是不是你?并且完全被压倒了?但我却完全不是那一个样子的,我的朋友。请看看我!”

“唉;丽特亚·彼得洛夫娜!”萨鲁定说道,“你实在不能称它为雅致的话!”

“我请求你的原谅?”丽达冷冷的问道,仿佛她并没有听见,

然后，以一种不同调的口气，她又对孚洛秦谈着。

“你要告诉我一点关于彼得堡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不是生活，我们仅不过虚度光阴而已。”

萨鲁定看见孚洛秦在对着他自己微笑着，仿佛他并不相信，萨鲁定和丽达会有什么亲切的关系的。

“哈！哈！哈！很好！”他对他自己说道，当下他恶习惯的咬着他的嘴唇。

“啊！我们的著名的彼得堡生活！”孚洛秦安详的闲谈着，看来如一只蠢蠢的小猴子，在妄谈着它所不懂得的事情。

“谁知道？”他对他自己想道，他的视线紧钉在丽达的姣美的身体上。

“我以名誉担保的告诉你，我们的生活是极端的沉闷与暗然无色。在今天以前，我想，一般的生活，无论在城市或在乡间，常都是沉闷的。”

“不是真的！”丽达叫道，当下她半阖了她的眼睛。

“使生命值得生活下去的乃是——一位美貌的妇人！而在城市中的那些妇人呢？只要你能够看见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知道，我坚决的感到，如果世界是要被救的话，那一定是要被美人儿所救。”这个最后的话，孚洛秦不期然的加了上去，他相信这句话是最合宜或可诱动人的。他脸上的表情乃是一个既蠢又贪的表情，当下他继续的谈着他的爱好的题目，妇人。萨鲁定的脸上妒忌得红了又白，白了又红，觉得实在不能够同坐在一块儿，他只是不停的在小路上走来走去。

“我们的妇人们全都是一个样子的……刻板的铸成，用人工装成的。要去找一位妇人，她的美貌是值得赞美的话，一个人必须要到外省去，在那里土地还没有垦辟呢，在那里乃产生了最美丽的花朵儿。”

沙宁抓抓他的颈背，交叉着他的双腿。

“啊！如果他们在这里繁开了花朵，却有什么用处呢？为的是没有一个有身价的人来撷取他们。”丽达答道。

“啊哈！”沙宁想道，突然的感到兴趣起来，“原来那便是她所要达到的目的！”

这个言语的游戏，在其中，情操与粗语乃是那末隐晦的包含在一处，竟使他觉得极端的分心了。

“这是可能的么？”

“什么，当然的！我说什么我的意思便是什么，谁是那个撷取了我们的不幸的花朵儿的人呢？那些男人们乃是我们所当作英雄们的呢？”丽达悲戚的答道。

“你责评我们的话不太过严刻了一点么？”萨鲁定问道。

“不，丽特亚·彼得洛夫娜的话是对的！”孚洛秦叫道，但当他向萨鲁定望了一眼时，他的雄辩突然的消失了。丽达大笑起来，充满了羞耻、悲哀与复仇，她的光亮亮的双眼正射在她的拐骗者的身上，似乎看穿过又看穿过他。孚洛秦又开始喋喋的谈起来，但丽达却以笑声中止了他，这笑声是藏匿了她的眼泪的。

“我想，我们应该要走了，”萨鲁定最后的说道，他觉得已到了不能忍受的地位了。他不能说出为什么，但是一切的东西，丽达的笑声，她的傲视的双眼以及颤抖着的手，对于他全都像那末多的暗中打他的耳朵上面的耳光。他的增长的对于她的憎恶，他的孚洛秦的妒忌以及他感觉到他所有已失去的一切，使他完全的困疲了。

“已经要走了么？”丽达问道。

孚洛秦温柔的微笑着，以他的舌尖舐着他的嘴唇。

“不得不走了！维克托·赛琪约威慈显然是有点不自在，”他以讥嘲的口气说道，高傲着他自己的胜利。

于是他们告辞而去，当萨鲁定俯弯在丽达的手上时，他微语道：

“这便是再会了!”

他从没有像这一刻憎恨丽达那末深的。

在丽达的心里，却引起一个朦胧的疾掠而过的愿望，要想对着所有从前他们俩所共享过的过去的恋爱光阴甜甜蜜蜜的告个别。但这个感情，她立刻便压下去了，当下她以粗而高的声音说道：

“再会！旅途多福！不要忘记了我们，巴夫尔·罗孚威慈!”

当他们走去了时，孚洛秦的批评还明明白白可以听得见。

“她是如何的可爱呀！她使人沉醉，如香槟酒一样。”

当他们走了时，丽达又坐在摇椅上去。她的地位现在是一个不同的了，因为她弯身向前，全身抖栗着，她的无声的泪如脱线的珍珠似的迅落下来。

“来，来！什么事?”沙宁说道，当下他握住了她的手。

“唉！不要！生命是如何丑恶的一件东西啊!”她叫道，当下她的头沉堕得更深了，她用双手掩住了脸，而她的柔辫，滑过她的肩部，挂在她的前面来。

“为了羞耻!”沙宁说道。“为了这一切小事而哭泣有什么用处?”

“真的没有别一个……更好的男人么，那末?”丽达咿唔道。

沙宁微笑着。

“不，当然没有。男人是生来便坏的。从他那里不能希望得到什么的……那末，他对于你所做的损害，也不会使你悲伤了。”

丽达抬起了俊美的为泪水所湿的眼来望着他。

“你也不希望从你的同伴男人们中得到什么好处么?”

“当然的不，”沙宁答道。“我是独自生活着的。”

第二十九章

第二天，杜尼加蓬松着头，赤着脚，飞奔到沙宁那里去，沙宁正在花园中种植花木。

“法拉狄麦·彼得洛威慈，”她叫道，她的蠢脸上有一个受惊的表情，“军官们来了，他们要和你说话。”她述出那话来，仿佛如她熟记在心中的一课功课一样。

沙宁并不惊诧。他已想到过萨鲁定要来挑战。

“他们是很焦急的要看我么?”他以戏谑的声音问道。

然而杜尼加必定有着可怕的事件的一种暗示，因为她并不掩了她的脸，她却以同情的迷乱凝注着沙宁。

沙宁将他的铲子倚靠在一株树上，扎住了他的腰带，以他的平常的装腔作态的步伐向屋里走去。

“他们是什么样的傻子！什么完全的白痴！”他对他自己说道，当他想到了萨鲁定和他的副手们时。但这并没有侮辱之意；这正不过是他自己的意见的忠实的表现。

走过了屋内，他看见丽达从她房里走出。她站在门槛上，她的脸色白得如殓衣一样，她的双眼焦急而不安定。她的唇片动着，但是没有一句话逃出唇间来。在那个时候，她觉得她乃是全

世界上最有罪的最悲惨的一个妇人。

在午前的起居室的一张靠背椅上，坐着马丽亚·依文诺夫娜，看来是极端的不知所措与惊恐。她那顶活像鸡冠的帽子，斜戴在头上，她恐怖的望着沙宁不能够说一句话。他对她微笑着，想要停立了一会，然而他想还是向前走好。

太那洛夫和王狄兹正襟危坐的正留在客室中，他们的头颅紧靠在一块，仿佛他们穿着白色制服与紧身的骑马裤，觉得异常的不安逸似的。当沙宁进来时，他们俩徐徐的站起身来，带着一点踌躇，显然的没有决定如何举动好。

“今天好，先生们，”沙宁高声的说道，当下他伸出他的手。

王狄兹踌躇着，但太那洛夫深深的鞠躬下来，竟使沙宁有一瞬儿看见了他颈后的剪得短短的头发。

“我能够为你们做什么事务呢?”沙宁继续的说道，他注意到太那洛夫的过度的礼貌，诧奇着他竟会和他们在这幕荒谬可笑的喜剧里扮着他的一个角色。

王狄兹笔直的挺立着，要想在他的马似的脸容上表现出一种傲慢的表情来；但是因为他的纷乱，却不曾表现得成功。说来很奇怪，这还是太那洛夫，平常那末蠢笨笨的，这时却能以坚决的样子对沙宁开口。

“我们的朋友，维克托·赛琪约威慈·萨鲁定给我们以光荣，要我们在关于你和他自己的某一个事件上来代表他。”句子说出来时带着机械似的准确。

“呵，呵!”沙宁带着喜剧的庄严说道，当下他的嘴大张着。

“是的，先生，”太那洛夫继续的说道，略略有点皱眉。“他以为你对于他的行为有点不——很……”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沙宁不耐烦的插嘴道。

“我几几乎要踢他出门外，所以将‘有点不——很’那些话

放进去是很不对的。”

这话，太那洛夫似若不闻，他继续的说道：

“唔，先生，他坚决的要你收回了你的话。”

“是的，是的，”瘦削的王狄兹和谐的说道，他不断的变换他的足的位置，好像一只鹳鸟。

沙宁微笑着。

“将它们收回么？我怎么能够收回了它？‘说出来的话有如放出笼来的鸟儿’呢！”

太那洛夫太迷乱了，回答不出来，只是当着沙宁的脸睁望着。

“他有那末一双恶眼呀！”沙宁想道。

“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太那洛夫开始道，他的脸色红了，表示着愤怒。“你是预备收回你的话呢，还是不预备收回？”

沙宁起初是沉默着。

“如何的一个绝对的白痴！”他想道，当下他取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我也许可以愿意的收回我的话，以取悦并平平萨鲁定的气，”他开始庄重的说道，“特别是因为说出这些话时并不视为重要，但第一，萨鲁定是一个傻子，并不明白我的动机，他不仅不沉默不言，反而夸大的提起它。第二，我绝对的不喜欢萨鲁定，所以在这些情形之下，我不觉得我有任何意识要收回我的话。”

“很好，那么……”太那洛夫从他的齿缝中嘶嘶的说道。

王狄兹惊骇的顾视着，他的长脸变得焦黄了。

“在那个情形……”太那洛夫以一种较高的快要带恐吓的语声开始说道。

沙宁看着他的狭狭的前额和他的紧紧的裤子，重新又觉到憎恶那个人。

“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一切的事，”他插上去说道。“但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的；我不想和萨鲁定决斗。”

王狄兹突地转过身来。

太那洛夫挺直了身子以轻蔑的口气说道：

“为什么不，请问?”

沙宁失声笑了起来。他的憎恶之情，如它之来的迅快似的，又很迅快的消失了。

“唔，这就是理由：第一，我并不想杀死萨鲁定，第二，我更不想杀死我自己。”

“但是……”太那洛夫鄙夷的开始道。

“我不愿意，那就完结了!”沙宁说道，站了起来。“为什么，真的是？我不想给你以任何解释，那是希望得太多了，真的是!”

太那洛夫对于拒绝决斗的这位男子的极端鄙夷之中却交杂着那个坚信，即仅有一位军官才能够具有去做决斗所必须的勇气与美好的荣誉观念。那便是沙宁的拒绝为什么一点也不使他诧奇的原因；在实际上，他还暗自高兴着。

“那是你的事情，”他说着，带着不会错误的鄙夷口气，“但我必须警告你……”

沙宁笑了起来。

“是的，是的，我知道，但我要劝告萨鲁定不要……”

“不要——什么?”太那洛夫问道，当下他从窗盘上拾起了他的帽子。

“我要劝告他不要触到我身上，否则我便将给他以那样的一种鞭挞……”

“听我说!”王狄兹狂怒的叫道。“我是再也忍耐不住……你……你只是对我们笑着。你知道否，拒绝去接受一次挑战乃是……乃是……”

他红得如同一只龙虾，他的眼睛从他头颅上跳出，他的嘴唇上有了白沫。

沙宁好奇的望着他的嘴部，说道：

“这就是自称为托尔斯泰的一个信徒的那个人！”

王狄兹退缩了一下，摇着他的头。

“我必须求你，”他急语道，同时羞于对一向都是友好的人说这样的话。“我必须求你不要举出那一点，那是对于这件事完全无关的。”

“无关于此！虽然？”沙宁答道。“这是与此大有关系的。”

“是的，不过我必须要求你，”王狄兹怨鸣道，成了歇斯特里的。

“真的，这是太过度了！简言之……”

“啊！够了！”沙宁答道，憎恶的从王狄兹那里退开，王狄兹嘴里四溅出唾沫来。“随便他们怎么想都可以；我不留意。告诉萨鲁定，他乃是一只蠢驴！”

“你没有权利，先生，我说，你没有权利，”王狄兹高叫道。

“很好，很好，”太那洛夫说道，十分的满足。

“我们走吧。”

“不！”王狄兹悲戚的叫道，当下他摇挥着他的瘦臂。“他怎么敢……什么事情！这简直是……”

沙宁看着他，做了一个憎恶的姿势，走出了房门。

“我们要传达你的话给我们的同伴军官，”太那洛夫在他后面叫道。

“随你的便，”沙宁并不回顾的说道。他能够听得见太那洛夫想要安慰愤怒的王狄兹，他自己想道，“照规矩，这人才是一个绝对的蠢才，但将他放上了他的木马，他便要成为很机警的了。”

“事情不能够便这样的了结的！”当他们走出时，王狄兹不可

劝解的叫道。

丽达从她房门里温柔的叫道："乎洛特耶!"

沙宁立定了足。

"什么事?"

"到这里来；我有话要同你说。"

沙宁进了丽达的小房间，因为窗前都是绿树，温柔的绿色的微光映满了屋内。屋内还有一种女性的香味与威力。

"这里是如何的优美啊，"沙宁说道，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丽达面向窗户的站在那里，从园中来的绿色的反映的光环着她的面颊与肩部波动着。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他和气的问道。

丽达默默不言，她呼吸沉重着。

"为什么，怎么一会事?"

"你不——去决斗了么?"她粗声的问道，并没有回顾。

"不去。"

丽达默默不言。

"唔，这有什么关系?"沙宁说道。

丽达的颔发抖了。她迅快的转了一个身，飞快的咿唔道：

"我不能够明白，我不能……"

"啊!"沙宁叫道，皱皱眉头。"唔，我是很为你发愁。"

人类的愚蠢与恶意四周的围上了他。在恶人中以及在好人中，在美貌的人中以及在丑人中，这种的性质都是同样的找到的；这很使人寒心。

他回转他的脚跟，便走了出去。

丽达望着他走出，然后双手掩了脸，她自己投身于床上。长长的黑色辫子整条长的拖在白色被单上。在这个时候，不管她的

失望，丽达是强健的，成熟的，美丽的，看来比前格外的年轻，格外的充满了生命。从窗户中进来了花园里的温热与光明，房间里是光亮而可愉悦。然而丽达对于这一切却一点也不见到。

第三十章

这是深夏的可惊的美丽的黄昏之一，从巨大的蔚蓝色的穹天中降于地球上来。夕阳已经西下了，但光明还是清楚的，空气是纯洁而清朗。有一阵重露，徐徐升起的灰尘，成了纱网似的长条的云映于天空。空气虽热，却是清新的。这里那里都浮泛着声音，仿佛长了快翼。

沙宁不戴帽子，穿着他的青衫，这衫在肩部已经有点褪色了，沿了灰尘的路逍遥的走着，转到青草乱生的小边街，向伊凡诺夫的家走去。

伊凡诺夫坐在窗口，在卷制香烟，阔肩、恬静，他的长而草帽色的头发，背上梳得光光的。润湿的空气，从花园中向他浮泛而来，园中的草木在晚露中得到了新的光彩。淡巴菰的强烈气味，诱人要打喷嚏。

"黄昏好，"沙宁说道，靠在窗盘上。"黄昏好。"

"今天有人要挑我去决斗，"沙宁说道。

"好不可笑!"伊凡诺夫不在意的答道。"同谁决斗？为了什么缘故?"

"同萨鲁定。我将他赶出了门外，他以为他自己是被侮辱了。"

“啊呵！那末你将与他相见了，”伊凡诺夫说道。“我将做你的副手，你要将他的鼻子打去了。”

“为什么？鼻子乃是人身组织中一个高贵的部分。我是不去决斗的。”沙宁笑答道。

伊凡诺夫点点头。

“也是一件好事。决斗是很不必要的。”

“我的妹妹丽达并不这样想，”沙宁说道。

“因为她是一只鹅，”伊凡诺夫答道。“那末一大堆傻子总要相信，他们不是么?”

这样的说着，他完成了最后的一支香烟，他将这支香烟燃着了，又将其他的香烟放下他的皮烟盒中。

然后他用口吹去了留在窗盘上的淡巴菰，也弯靠在窗盘上，加入了沙宁一块。

“我们这个黄昏时候做什么事好呢?”他问道。

“我们同去看看梭洛委契克吧，”沙宁提议道。

“啊！不去！”

“为什么不去?”

“我不喜欢他。他是如此的一个虫豸。”

沙宁耸耸他的肩。

“并不比别的人更坏。来吧。”

“好的，”伊凡诺夫说道，他常常是同意于沙宁所提议的任何事的。所以他们俩沿了街同走着。

但梭洛委契克却没有在家。大门是闭上了，天井是阴沉而芜旷。只有沙尔丹铿啷铿啷的响着他的铁链，对着侵入天井的这些客人吠着。“什么一个鬼地方！”伊凡诺夫叫道。“我们到林荫路去吧。”

他们回转身去，将矮门带上了。沙尔丹还吠了两三声，然后

坐在它的狗窝之前，忧郁的凝望着荒寂的天井，沉默的磨坊以及通过灰尘的草地上的小小的白色人行道。

在公园里，乐队如常的正在吹奏着，林荫路上吹来一阵愉快的凉风，满是散步的人。被女性的光亮的首饰所照耀，那堆黑压压的群众，一时向阴暗的花园中走去，一时又向大石块的总门口走去。

沙宁和伊凡诺夫臂挽着臂的进了花园，立刻碰到了梭洛委契克，他正在沉思的散着步，他的手放在背后，他的眼光注在地上。

"我们刚才到过你家里去。"沙宁说道。

梭洛委契克红了脸，微笑着，当时羞怯怯的答道：

"啊！我请求你的原谅！我很抱歉，但我永没有想到你会来的，不然我便要留在家中了。我正出来散散步。"他的深思的眼发着亮光。

"和我们一同走吧，"沙宁和气的说道，当下他便挽住了他的臂膀。

梭洛委契克显然的愉悦着，接受了献给他的手臂，将他的帽子抛到头背后，一同的走去，仿佛他所握住的不是沙宁的手臂而是什么宝贵的东西。他的嘴似乎扩到了两耳之间。

军乐队里的队员，红了脸，伸长了双颊，吹出了他们的聋耳的、喧闹的声调，散在空气中，被一位衣衫漂亮的乐队领导者所鼓励而努力着，这位领导者看来好像是一只躁动的小麻雀，热心的在挥舞他的指挥棒。围绕着乐队的是些书记们，店里伙计们，穿着海斯式皮鞋的学童们，以及将颜色鲜妍的手巾包在头上的小女孩子们。在大道上和边道上，转动着一大堆活泼的群众，其中是军官们、学生们和女士们，他们仿佛是加入了一个无休止的四人舞之中。

他们不久便遇到了杜博娃、夏夫洛夫和犹里·史瓦洛格契，

当他们两下经过时交换着微笑。然后，在他们游荡过全园之后，他们又遇见了，西娜·卡莎委娜现在是他们队中的一人了，她穿着轻俏的夏衣，看来可喜爱的美妙。

“你们为什么像那样的独自走着呢?”杜博娃问道。

“来，加入我们一道儿吧。”

“我们且到边道上走着吧，”夏夫洛夫提议道。“这里拥挤得太可怕了。”

少年们笑着谈着，因此转入了一条比较阴沉、恬静的道上去。当他们达到了路的尽头，快要转身时，萨鲁定、太那洛夫和孚洛秦突然的由转弯的地方走来。沙宁立刻看出，萨鲁定并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了他，且看出他有点不知所措。他的俊美的脸部黑暗了，他直身的挺立起来。太那洛夫鄙夷的笑着。

“那只小猴子仍然在这里呢，”伊凡诺夫凝注在孚洛秦身上说道。孚洛秦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因为他对于第一个先走的西娜太感到兴趣了，他走过时，回转身去看着她。

“他原来是这样!”沙宁笑说道。

萨鲁定以为这个笑声是为他而发的，而他退缩了，仿佛被一条鞭所挞。他为愤怒涨得脸红，且为什么不可抗的力量所推促，便离开了他的同伴，很快的走近了沙宁。

“怎么一会事?”沙宁说道，突然的变成了严重，当时他的眼光注定在萨鲁定战抖的手中所执的小马鞭。

“你这蠢才!”他自己想道，怜恤与愤怒同时而作。

“我要和你说一句话，”萨鲁定粗暴的开始道。“你接受不接受我的挑战?”

“是的，”沙宁答道，他专心的注视着这位军官的双手的一举一动。

“而你是决定的要拒绝……嗳……乃如任何下流的人被环境

所逼而不得不做的么?"萨鲁定问道。他的语声音调虽高却是闷窒住的。在他自己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奇异的，仿佛执在他湿漉漉的手中的冷的鞭柄似的不温柔。但他却没有力量从躺在他面前的一条路上跳到边上去。在花园中，突然的似乎没有一点空气。所有别的人都呆立着，迷乱而期待着。

"唉! 什么鬼——"伊凡诺夫开始道，想要插身调停。

"当然我拒绝,"沙宁以异常镇定的声音说道，直向萨鲁定的眼中望着。

萨鲁定呼吸艰难的，仿佛在举着一个很重的东西。

"我再问你一声——你拒绝么?"他的声音如一个硬的金属的铃。

梭洛委契克脸色变得异常的灰白。"唉，天呀! 唉! 天呀! 他快要打他了!"他想道。

"什么……什么事?"他嗫嚅道，当下他竭力要卫护沙宁。

萨鲁定一点也不注意他，粗暴的将他推到一边去。他除了沙宁的冷酷镇定的双眼之外，看不见他前面的一切东西。

"我已经这样的告诉过你,"沙宁以同样的声调说道。

对于萨鲁定，每件东西似乎都旋动了。他听见他后边有匆急的脚步声，及一个妇人的失声惊叫。带着有如一个倒跌下深阱中的人所感到的失望的感觉，他笨拙的惊吓的挥动了他的马鞭。

同时，沙宁用了他的全力，以他的紧握着的拳头，当他的脸击去。

"好呀……"伊凡诺夫不由自主的喊道。

萨鲁定的头颅柔弱的挂在一边了。有些热热的东西如尖针似的刺着他的脑与眼，涌出他的口与鼻。

"啊!"他呻吟道，无助的双手向前的躺下去了，马鞭落了下来，帽子也跌开去了。他看不见一点东西，他听不见一点声音，

他只感觉到那可怕的耻羞，以及他眼上的一阵闷烧的痛楚。

“唉！上帝！”西娜·卡莎委娜呻吟道，双手掩住了脸，她的眼紧紧的闭上。

犹里看见萨鲁定四肢伏地的匐匍在那里，既恐惧，又憎恶的向沙宁冲去，夏夫洛夫也跟在他后边。孚洛秦失去了他的夹鼻眼镜，当他被树枝绊了一跤时，他尽力的飞快的经过泥湿的草地而跑开去，因此他的一无污点的裤子立刻黑到了膝盖头。

太那洛夫愤怒的咬着牙齿，也冲向前去，但伊凡诺夫当肩捉住了他，将他拉了回去。

“那是很好！”沙宁轻蔑的说道。“让他来吧。”他双腿张开的站着，呼吸艰难，大滴的汗现在他的眉间。

萨鲁定徐徐的蹒跚的站了起来。低微的不连贯的话从他的战抖的膨胀的嘴唇中逃出来，模糊的恶语，在沙宁看来，简直是说得很可笑。萨鲁定的脸部，整个左边，立刻都肿大了。他的左眼不再看得见了；红血从他的鼻子及口中流出，他的双唇扭曲了，他的全身战抖抖的，仿佛被一阵热病所握捉住。漂亮的、美貌的军官的样子一点也不留存下来。那一记重重的打击，夺去了他的一切是人类的东西；所留下来的仅不过是可怜的、可怕的、不成形状的东西了。他并不想走开去或保卫他自己。他的牙齿格格的相击有声，而当他拍去着血液时，他也机械的掸去了他膝上的沙。然后，向前一撷蹶，他又倒下去了。

“唉！如何的可怕！如何的可怕！”西娜·卡莎委娜叫道，匆促的离开了那个所在。

“来吧！”沙宁对伊凡诺夫说道，他抬眼向上，躲避了那末可憎的一种情景。

“同来吧，梭洛委契克。”

但梭洛委契克并不移动。他睁大了眼珠，注视着萨鲁定，注

视着红血以及在雪白的衣衫上的污沙，同时他的身体寒战着，而他的唇片微微的动着。

伊凡诺夫愤怒的拖了他走，但梭洛委契克却以可惊的力量摆脱了他，然后紧抓住了一株树干，仿佛他想抵抗着被大力拖去一样。

“唉！为什么，为什么，你做那件事？”他啜泣的说道。

“做出如何的一件流氓的行为！”犹里当着沙宁的脸说道。

“是的，流氓的行为！”沙宁答道，带着轻蔑的微笑。“你以为让他来打我是比较得好些么？”

然后，带着不经意的姿势，他很快的沿了大道走去。伊凡诺夫鄙夷的望着犹里，燃了一支香烟，徐徐的跟了沙宁而去。即他的阔背与光滑的头发，已足明白的告诉人家，这样的一幕情景对于他是如何的不大惊动。

“人能够成为如何的蠢蠢的野蛮的呀！”他自己咿唔道。

沙宁回顾了一次，然后走得更快了。

“正像野兽们。”犹里说道，当下他也走开了。他回头望望，他常常以为美丽的、朦胧的、神秘的花园，现在，在这件事发生了以后，似乎已与其余的世界隔绝了开去，成了一个阴阴沉沉的地方了。

夏夫洛夫呼吸艰难的、神经质的从他的眼镜中四周的望着，仿佛他想，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同样可怕的事会再度发生似的。

第三十一章

在一会儿工夫之内，萨鲁定的生命经过了一个完全的变化。这生命从前是无顾忌的、安详的、快乐的，如今在他看来，却似乎是扭曲失形的、可怕的、不可忍受的了。嬉笑的面具已经落下了；一个巨怪的可怕的脸显露出来了。

太那洛夫叫了一乘马车来，送他回家。在路上，他过度的表示他的痛楚与虚弱，因此，不去睁开他的眼睛。用了这个方法，他想，他乃可以免避了千百只眼睛射在他身上，与他的眼睛相遇时的羞耻。

马车夫的瘦削的脊背，车窗中的经过的恶意的疑问的脸，以至于太那洛夫的围绕于他腰间的手臂，在他的想象中，全都表现出并不假饰的轻蔑。这个意识成了那末专注的痛苦，竟使萨鲁定几乎要晕过去。他觉得，仿佛他已失去了他的理智，他渴想死去。他的脑筋拒绝去承认所发生的事。他继续的想着，总有一个错误，一点误解，而他的地位也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末无望那末可哀。然而真实的事迹留在那里，而他的失望便益益的更为黑暗下去。

萨鲁定觉得，他是被人支助着的，他是在痛楚之中的，他的

双手都是血污与尘土。这真的使他惊讶去知道，他仍然还感知到这一切。有的时候，当车子疾转了一个弯子，扑到一边去时，他微开了他的眼睛，看见，仿佛是带着眼泪的，熟悉的街道、房子、人民以及礼拜堂。什么都没有变动，然而一切都似乎含有敌意的、奇怪的与无限的辽远。

经过的人停步凝望着。萨鲁定立刻闭上了眼，羞耻而且绝望。这路似乎无穷无止。“走快一点！走快一点！”他焦急的想道。然而他又自己悬想到了他的男仆的，他的房主妇的以及邻人们的脸，这又使他希望那旅途是永远没有终止的。仅要的是像那样的走着走着，把眼闭上了！

太那洛夫是异常羞于这一段旅途。他脸色非常的红，非常的纷乱，直向前面望着，努力要给观者以一个印象，表明他并没有参预于这个事件之中。

起初，他装作同情于萨鲁定，但不久便堕入沉默之中，间时的从他的紧闭的牙齿中，催促马夫拉得快点。从这个地方，且也从他手臂的踌躇不定的支撑，有时简直要抽了开去，萨鲁定便很正确的明白太那洛夫所感想的，萨鲁定一想到，他一向所视为绝对的为他的低下的人物，也要感到为他而羞时，他便坚信，现在一切都完结了。

他没有帮助便不能走过天井。太那洛夫和那个惊吓战抖的勤务兵几乎是抬了他走。如果还有别的旁观者的话，萨鲁定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在沙发上为他预备了一个铺位，踌躇而无助的站在那里。这个，很使他触怒。最后，仆人恢复了他自己，便去取了些热水和手巾来，小小心心的把萨鲁定脸上和手上的血渍都洗去了。他的主人躲避了他的注视，但在勤务兵的双眼中，并没有一点的恶意或轻蔑；仅有那种的如慈心的老看护妇所可感到的恐怖与怜悯。

“唉！这是如何发生的，老爷？唉，天呀！唉，天呀！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事？”他咿唔道。

“这没有你的事！”太那洛夫愤怒的嘶道；立刻纷乱的向身后望着。他走到窗边，机械的取出一支香烟，但不能决定，当萨鲁定躺在那里时，他应该不应该吃烟，于是他又匆匆的将他的香烟盒子塞入衣袋中了。

“我要去请医生来么？”勤务兵问道，立正着，并不以他所受到的粗暴的回答为凌辱。

太那洛夫踌躇的伸出他的手指来。

“我不知道，”他以一种变了的声音说道，当下他又回顾了一下。

萨鲁定听见了这些话，一想起医生将要看见他的被打的脸，心里便恐怖起来。

“我不需要任何人，”他微弱的咿唔道，想要告知他自己和别的人，他是快要死去了。

现在，他的脸部已经洗清了血与灰土，不再是看见怕人的了，但却要引起了厌恶。

太那洛夫完全出于兽类的好奇心，匆匆的望了他一眼，然后，在一会儿工夫，又转眼他向。这个举动几乎是不可察知的，然而萨鲁定却带着说不出的痛苦与绝望而注意到了。他更紧的闭上了他的眼睛，以一种破裂的、欲泣的声音叫道：

“离开我！离开我！唉！唉！”

太那洛夫又看了他一眼。立刻一种憎恶与轻蔑的感情占有了他。

“他现在真的快要哭出来了！”他想道，带着些恶意的满足。

萨鲁定的眼闭上了，他很安静的躺在那里。太那洛夫以他的手指轻轻的在窗盘上敲着，扭着他的髭须，起初，四面的望着，

然后望着窗外，感到自私的恳切的要走开去。

“我还不能走开，现在，”他想道。“如何可诅咒的腻烦呀！最好等到他睡着了。”

再一刻钟过去了，萨鲁定显得很不安定。在太那洛夫看来，这种的间停是不可忍耐下去的。最后，受苦者躺着不动了。

“啊哈！他睡了，”太那洛夫想道，内心的觉得愉快。“是的，我可决定他已睡了。”

他小小心心的走过了房间，如此，他的刺马距的格格声便很难听得见了。萨鲁定突然的睁开了眼。太那洛夫静静的立定了，但萨鲁定已经猜出了他的心事，而太那洛夫也知道他的行动是被侦察着的。现在，有些奇怪的事发生了。萨鲁定闭上了眼，假装的入睡。太那洛夫想要告诉他自己说，这是真睡，然而同时他又完全的警觉到，每个人都在看守着别的人呢；所以，以一种笨拙的弯身的姿势，他便点起了脚尖，偷走出了房外，觉得如一个被证实的奸臣一样。

房门轻轻的在他后面关上了。将这两个男人缚在一块很久的友谊的带便是这样的永久的断了。他们俩全都觉得，现在有一个深沟间隔在他们之中，这道深沟是永造不了桥梁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彼此一无干系的了。

在外面的房里，太那洛夫呼吸得比较自由。他对于他自己与那个许多年来他的生活依赖着的人之间的关系的断绝，并没有余憾。

“听我说！”他对仆人说道，仿佛为了形式上的必要，他应该要说的，“我现在走了。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唔……你明白……”

“很好，先生，”兵士答道，脸上显得很惊吓。

“所以现在你要知道……看看绷带要常常的换过。”

他匆匆的走下了石阶，在关上了园门之后，他抽了一次深深的呼吸，当他看见他前面是广阔的寂寞的街道时。现在，天色几乎乌暗了，太那洛夫很高兴，没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飞红的脸。

“我自己也几要混入这件可怕的事务之中，”他想道，当他走近了林荫路时，他的心沉下了。“总之，这件事对于我有什么干系呢?”

他如此的要想安慰他自己，努力的要忘记了伊凡诺夫如何的拖他开去，他的那末大的力量，几乎使他跌倒。

“鬼取了去！如何的一件不快的事！这全是一个萨鲁定的傻子！他为什么要和这种下等人在一处呢?”

他愈是思想起这件意外的事的全部不快，他的平庸的身体便愈是表现出一种恐吓人的样子，当时他穿着紧紧的扎在身上的骑马裤，漂亮的皮靴，白色的军衣，趾高气扬的走着。

在每一个经过的人身上，他都预备要侦察出讥嘲与轻蔑；实在的，在最轻微的激动上，他便要狂猛的拔出他的刀来。然而他却遇见很少很少的人，他们如逝去的阴影似的，在黑暗的林荫路的边上迅速的走过去了。在到了家中时，他变得镇定一点，然后他又想起伊凡诺夫所做的事。

“我为什么我不去打他？我应该在颔上给他一记。我可以使用他的刀。我也有我的手枪在我的衣袋中。我应该如枪击一只狗似的击他。我怎么会忘记了那柄手枪呢？唔，总之，大约我不动手也是不错的。假定我杀死了他呢？这便成了警察的一件事了。那些人之中，也许有人也怀有手枪的！事情多着呢，嗳？无论如何，没有人知道我有武器在身，并且，这件事也会渐渐的过去了的。”

太那洛夫在拿出他的手枪，放入桌子抽屉中之前，小心的四面的看了一看。

“我将立刻到联队长那里去，对他解释明白，我对于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干系，”他想道，当下他锁了抽屉。然后一个不可抵抗的冲动，捉住他，要到军官的同席者那里去，当作一个眼见者，正正确确的将发生的事描写出来。军官们已经在公园中听见了那件事，他们匆匆的回到了光光亮亮的会食室中，以热热的话，说出他们的忿怒。他们真的还是愉悦于萨鲁定的失败，因为他的衣服与举止的漂亮俊美，极常的把他们放入阴影中去。

太那洛夫被众人带着不可掩饰的好奇心所欢迎。他觉得，当他开始叙述出全部事件的一个仔细的经过时，他便是当时的英雄了。在他的狭小的一双黑眼中，带有一种妒忌他的常是他的超越者的朋友的表现。他想起了关于金钱的事，想起了萨鲁定对于他的看不起的态度，而他便报复他自己的宿憾，细细的描写他同伴的失败情形。

同时，萨鲁定被弃的、孤独的躺在他的床上。

他的勤务兵，已在别的地方打听到全部事实了，无声息的四处走着，看来如前的忧愁而焦虑。他将茶具预备好了，取了些酒，将狗驱出房外，这狗见了它的主人快乐得四处奔跳着。

过了一会，勤务兵又点着足尖走回去了。“老爷最好喝一点酒，”他低语道。

“嗳？什么?”萨鲁定叫道，睁开了眼，立刻又闭上了。他的口气，他自以为是严肃的，其实却是可怜的，他只能移动他的肿唇，巴巴的说道：

“把镜子带来给我。”

仆人叹了一口气，带了镜子来，执了一支烛，紧近于镜前。

“他为什么要照看他自己呢?”他想道。

当萨鲁定在镜中照了一照时，他不由自主的叫了一声。在黑暗的镜中，一个可怕的失形的脸迎他而来。脸上的一边是青黑色

的，他的眼睛是肿大了的，而他的髭须，如硬鬣似的刺出于他的肿颊之上。

“来！拿了它去！”萨鲁定咿唔道，而他歇斯特里的啜泣着。“拿一点水来！”

“老爷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你不久便要全都复原了，”仁慈的勤务兵说道，当下他将水倒在胶质杯中捧给他，杯中还有茶味。

萨鲁定不能喝；他的牙齿不由自主的在杯边格格的碰击着，水是溅在他的衣服上。

“走开去！”他微弱的呻吟道。

他的仆人，他这样的想着，乃是在世界上唯一的同情于他的人，然而那种对于他的较好的感情立刻又被一种不可忍受的感觉所熄灭了，这个感觉便是，他竟使他的仆人也要怜恤他。

勤务兵几乎要哭出来，闪闪他的眼睛，走了出来，坐在通到花园里去的石阶上。那只狗对他摇尾乞怜的，将它的美鼻在他的膝上磨擦着，庄重的抬起黑色的疑问的眼望着他。他和爱的抚拍着它的柔软如皮的毛衣，头上熠熠着沉默的星光。一个恐惧的感觉到了他的心上，仿佛预警着什么巨大的不可免的不幸。

“生命是一个悲苦的东西！”他悲戚的想道，有一会儿工夫，忆起了他自己的本乡。

萨鲁定匆促的在沙发上翻了一个身，躺着不动，并没有注意到现在渐渐温热起来的包扎布，已滑落了他的脸上。

“现在一切都完结了！”他歇斯特里的咿唔道，“什么是完结了的？一切东西！我的一生——毁了！为什么？因为我被侮辱了，——如一只狗似的被击倒了！我的脸为拳头所击！我再不能在军队中了，再不能！”

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他自己四肢匍匐在路上，惊恐而且可

笑，当他发出微弱的无意识的恫吓，一次又一次的，他心灵上重现出那件丑恶的遭遇，每一次便更增加了痛苦，并且，仿佛如照得通明似的，一切的不幸详情都活泼泼的站出在他眼前。最使他憎恼的便是，他回忆起西娜·卡莎委娜的白衣，这白衣正当他誓要徒然的报复的时候，捉住了一眼。

“谁扶了我起来的呢?”他想要将他的思路转到别一方向去。“这是太那洛夫么？或者是那个犹太孩子和他们在一道的！这一定是太那洛夫。无论如何，这是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所要紧的，乃是，我的一生从此毁了，我将要离开军队了。决斗呢？怎么样了？他不肯决斗。我将要离开了军队了。”

萨鲁定想起，从前一次军队委员会怎样的强迫两个同事军官，结了婚的人，退职而去，因为他们拒绝决斗。

“我将同样的被人迫着退职。很文明的，没有握手……就是他们……如今将没有人再觉得和我在林荫路上臂挽臂走着是可夸耀的事了，他们也不再妒忌我模仿我的举动了。但是，总之，那都没有什么。这是羞耻，它的不名誉。为什么？因为我被人当面击了一记么？当我还是一个陆军学生时，这件事也发生过一次了。那个大个子，夏瓦兹，给我一记，将我的牙齿，打下了一只。没有人以为这事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后来互相握手，成了最好的朋友。那时没有人唾弃我。为什么现在是两样了呢？这实在正是同样的事！在那一次，血也溅了出来，我也跌在地上了。所以……”

萨鲁定对于这些失望的问题，得不到一点回答。

“如果他接受了我的挑战，当我的脸打了一枪，那是更坏，也要格外的痛苦。然而在那个情形之下，却没有一个人会鄙夷我了；反之，我将得到同情与赞美。因此，一粒子弹与那拳头之间是有一个区别的。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会有任何区别呢？”

他的思想迅速的不连贯的来了，然而他的痛楚与不可挽回的不幸似乎引起了些新的、潜藏于他的心中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他的许多年来自私的、享乐的、无顾忌的年头上，他是再也不会感觉到的。

“例如，王狄兹常常的说，‘如果有人打你右颊，将左颊再转给他。’但他那天从沙宁家里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愤怒的喊叫着，摇挥他的手臂，为的是那人不接受我的挑战！其他的人真的要责备我的要用马鞭打他。我的错误就在我不曾及时的打下去。全部的事便荒诞的不对了。无论如何，事已至此了；屈辱是留着；我将离开了军队。”

萨鲁定双手压在他的痛楚的眉间，左右的转侧着，因为他眼上是剧痛着。然后，在愤愤不已之下，他咿唔道：

“拿一把手枪，向他冲去，将几颗子弹打进他的头颅……然后，当他躺在地上时，去践踏在他的脸上，眼上牙上！……”

压紧布闷声的落到了地板上去。萨鲁定吓了一跳，睁开他的眼睛，在光线朦胧的房中，看见一脸盆的水，一条手巾，而黑漆漆的窗口，好像一个恶眼，神秘的向他钉望着。

“不，不，如今没有用了，”他闷闷的失望的想道。“他们全都看见这事了；看见我怎样的当脸被击了一记，我怎样的四肢匍匐在地上。唉！这真可羞呀！像这样的打过来，当着脸！不！这太多了！我将永不再会自由或快乐着了！”

他的心头又闪过一个新的敏锐的思想。

“总而言之，我也曾自由过么？不，因为我的生活从不曾自由过，所以我如今才会受到了悲楚；因为我从不曾照我自己所欲的生活过。在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上，我会想和人决斗，或用马鞭打他的么？没有人会打我，每一件事也全都不错。谁是第一个人想象到，且在什么时候想象到，一场侮辱乃仅能以血洗去的么？

不是我，当然的。唔，我已把它洗去了，或者更可以说，它已是被我的血洗去了，是不是？我不懂得这一切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事，即我将要离开军队了！”

他的思路很喜欢换别一个方向，然而他们如折翼的鸟一样，常常的又飞回来，回到一个中心的事实，即他是重重的被侮辱了，不得不离开了军队了。

他想起了，有一次他看见一只落到糖汁中过的苍蝇爬过地板，拖着他的黏黏的腿与翼而前，显着异常的艰难。这是明白的，这毁了的虫必须死去，虽然它仍在挣扎着，发狂的努力要站住了足。在那时，他憎恶的掉头离开它，而现在他又看见它了，如在一个热病的梦境中。然后他突然的想到了一场争斗，他有一次眼见的，这场争斗发生于两个农人之间，当其中的一人，以可怕的当脸的一记，击倒了其他的一个年老的、头发灰白的人。他站了起来，用袖口来擦了他的流血的鼻子，着重的叫道：“什么一个傻东西！”

“是的，我记得看见那件事的，”萨鲁定想道，“然后他们同在‘皇冠酒店’一同喝着酒。”

黑夜渐渐的向尽了。沉沉寂寂的，那末奇怪，那末压迫，仿佛萨鲁定乃是唯一的遗留在地球上的生存的受苦的灵魂。在桌上，成为小沟的蜡烛尚在亮着，光焰是微弱而稳定的。萨鲁定的无秩序的思想沉入阴暗之中，他以熠熠的发炎的眼望着烛光。

在许多的印象与回忆的纷乱的浑沌之中，有一件事比所有别的事都更清明的现了出来。这乃是他的极端孤寂的意识，这如一把匕首似的刺着他的心。千百万个人在那个时候是快快活活的享受着生活，笑着谑着；也许有的人正在谈论到他。但他，只有他，是孤独的。他无效的要去回忆起熟悉的脸孔来。然他们出现于他之前的都是苍白、奇怪而且冷淡的，而他们的眼中也都具有

好奇的与恶意的视线。然后，他沮丧的想到了丽达。

他所绘出的她，乃是他最后一次所看见的；她的大而郁郁的眼；那薄薄的外衣轻罩在她温柔的胸前；她的头发梳成单条的松辫子。萨鲁定在她的脸上，既看不出恶意，也看不出轻蔑。那一双黑漆漆的眼是忧郁的叱责的凝注着他。他想起了在她最悲困之时，他怎样的拒斥着她。已经失去了她的意识，如一把刀似的刺伤他。

“她那时所受的苦比我现在所受的更深……我将她推离开我……我几乎要她投水自杀；要她死去。”

有如希望一只最后的锚救了他一样，他的全个灵魂现在是转向于她了。他要求她的抚慰，她的同情。有一瞬刻的时间，他似乎觉得，所有他的实在的痛苦仿佛能够抹拭了过去的事；然而他知道，唉！丽达是永不，永不回到他那里来了，一切全都完结了。在他面前，没有别的东西，有的只是浑白的无底的空虚！

萨鲁定扬起了他的手臂，将手套在他的眉间。他不动的躺在那里，双眼闭上，牙关紧合着，竭力要不看什么，不听什么，不觉什么，但过了一会儿，他的手垂下了，他坐了起来。他的头痛得利害，他的舌头仿佛烧着了，他从头到足的战抖着。然后他站起身来，倾跌的向桌子走去。

“我已失去了一切东西了；我的生活，丽达，一切东西！”

一个思念闪过他的心上，他觉得他的这个生命，归根结底的说来，是既不善，又不快乐，又不有条理的，只不过是愚蠢、悖义、卑鄙的而已。萨鲁定，俊美的萨鲁定，值得配上最好的、最快乐的一切生活的，已不再存在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柔弱的无精力的身体来担受所有这一切的痛楚与不名誉。

“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他想道，“因为活下去的意义便是要完全抹拭了过去。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成了一个完全不同

的人物，而这我却不能够做！”

他的头颅向前跌在桌上，在妖妄的、跳跃不定的烛光中，他不动的伏在那里。

第三十二章

在同夜，沙宁去访梭洛委契克。这位小犹太人正独自坐在他家的石阶上，双眼凝望着屋前的荒芜的空场，场上衰草杂生，有几条久无人行的小路横过其间。空空的厂屋，屋前躺着巨大而生锈的锁，还有磨坊的黑窗看来使人厌闷。全部景色表示出生命及久已停止的活动的悲戚。

沙宁立刻便看出梭洛委契克脸上容色的变动。他不再微笑着了，只似是焦急而忧郁着。他的黑眼中具有疑问的视线。

"啊！晚上好，"他冷淡的握了沙宁的手，说道。然后他继续的凝望着恬静的夜天，厂屋的黑顶，映于其下，格外得清楚。

沙宁坐在对面的石阶上，燃着一支香烟，默默的凝望着梭洛委契克，他的诧异的举止使他感到兴味。

"你独自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过了一会，问道。

梭洛委契克的大而忧郁的眼徐徐的转向于他。

"我只不过住在这里，那就完了。当磨坊开工时，我常在公事房中。但现在磨坊是关闭了，除了我自己以外，别的人全都走了。"

"像这样的你独自一个人住着，不觉得寂寞么?"

梭洛委契克默默不言。

然后，他耸耸肩的说道："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

他们全都沉默不言。除了狗链的铿啷作响之外，没有别的声音。

梭洛委契克突然的热心的叫道："这并不是地方寂寞。但我之感到寂寞的，是这里，这里。"他指着他的前额及他的胸部。

沙宁恬静的问道："你怎么一会事了？"

"听我说，"梭洛委契克更为激昂的继续说道，"你今天打了一个人，将他的脸打坏了。也许你竟毁了他的一生。请你不要怒我对你说这种的话。我对这一切事已经想得很久了，我坐在这里，如你所见的，想着，想着。现在，如果我问你几句话你会回答我么？"

有一会儿，他的脸上又发见了他的平日的微笑。

"尽管问我你所要问的问题吧，"沙宁和气的答道。"你是怕触怒了我么，嗳？我敢于告诉你，那决不会使我生恼。事情已经做了；如果我以为我是做错了的话，我应是第一个说是错的。"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梭洛委契克激动得颤栗着。"你曾觉得你，也许会杀死了那个人么？"

"关于那一层，那是没有十分疑问的，"沙宁答道。"像萨鲁定那样的一个人一定是很难脱出了这个僵局的，除非他杀了我，或我杀了他。但，若说到他杀我的话他则失去了心理学的时间了，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在现在，他是没有给我以危害的力量。过此以后，他便没有那胆量了。他的事情已完结了。"

"而你乃安安详详的告诉我这一切的话么？"

"你说'安安详详'是什么意思？"沙宁问道。"我不能安安详详的眼看着一只小鸡的被杀，更不必说是一个人了。在我之去打他，在我是很苦痛的。感觉到一个人自己的筋力是愉悦的事，

当然的，但这究竟是一个极坏的经验——所以坏的，是因为弄成了这样的粗蛮的结局。然而我的良知却是安详的。我不过是运命的工具而已。萨鲁定之所以得祸，因为他的一生的倾向，全都是摆定了要发生不幸的结局的；可怪的是，别的像他这一类的人，却并不与他同受此颓运。这些人乃是学成去杀死他们的同类，享养他们自己的身体，一点也不明白他们做的事有什么结果。他们是狂人，是白痴！如果放松了他们，则他们便将割了他们自己的咽喉，且也将割了别人的咽喉了。我在这一种的一个狂人的攻击之下，保护我自己，难道是该责备的么？"

"不错，但你已杀死他了，"梭洛委契克固执的答道。

"在那个情形之下，你最好去质问使我们相遇的那位好上帝。"

"你能够捉住了他的双手而阻止他的攻击的。"

沙宁抬起了他的头。

"在像那样的一个时候，一个人不会反省的。而且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他的生命的法则需要报仇，任有如何牺牲都不在乎。我不能永久捉住了他的手。在他方面这仅是一种格外的侮辱，没有别的。"

梭洛委契克柔弱的摇摆着他的手，并不回答他。

黑暗不可见的紧围于他们身边。夕阳的火已经淡白了，在荒旷的厂屋之下，阴影更深了，仿佛在这些寂寞的地方，神秘的、可怕的东西将要在夜间出来占据了此间似的。他们的无声无息的足步，也许已使沙尔丹不安了，因为它突然的爬出了它的窝，坐在窝前，铿啷的响着它的铁链。

"也许你是对的，"梭洛委契克忧闷的说道，"但这是绝对的必要的么？如果你忍受了那一记打，不会是更好的么？"

"更好的？"沙宁说道。"被人打一记常是痛苦的事。而且为

什么？为了哪一种的理由?”

“唉！请，请你听我说完了话,”梭洛委契克带着恳求的姿势插说道。“这也许会更好一点——”

“对于萨鲁定，当然的。”

“不，也对于你；也对于你。”

“唉！梭洛委契克,”沙宁答道，有一点恼怒，“暂停了那种关于道德胜利的老而笨的观念吧；且那也是一个虚伪的观念。道德的胜利并不包含着一定要使你自己的面颊给人家打；但不过是在自己的良知上觉得不错而已。至于这如何的能完成那便是机会与环境的问题了。天下事没有比之为奴隶性更可怕的了。尤其当一个人的内心反抗着压迫与强力，然而却用了比他更大的某种力之名而降服于人，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奴隶性。”

梭洛委契克双手捧住了头，如一个心神散乱的人。

“我没有脑筋去明白这一切话,”他悲戚的说道。“我也一点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着。”

“你为什么要知道？如鸟之飞翔的活着好了。如果它要转动它的右翼，它便转动它。如果它要绕树而飞，它便绕飞着。”

“是的，一只鸟也许是这么办，但我不是一只鸟；我是一个人,”梭洛委契克异常恳切的说道。

沙宁大笑起来，这愉快的笑声有一会儿反响过阴沉的天井中。

梭洛委契克摇摇他的头。“不,”他忧戚的咿唔道，“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闲谈而已。你不能告诉我应该怎样生着，没有人能够告诉我那事。”

“那是非常对的。没有人能够告诉你那事。生活的艺术应需一个天才；他没有那个天才的人，他的生活便要毁坏了，沉没了。”

“你说那种话时是如何的安详呀！仿佛你知道一切的事！请你不要生气，但你常是像那样的——常是如此的安详么?”梭洛委契克问道，引起了敏锐的兴味。

“啊！不；虽然我的脾气确是常常的十分安详，但我有时也被各种的疑问所扰苦。在有一个时候，真的，我还梦想着，我的理想生活乃是基督徒的生活。”

沙宁停着不说了；梭洛委契克恳切的弯身向前，仿佛要听极重要的话似的。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伴，一个研究算学者，他的名字是伊凡·兰特，他是一个怪人，有无限的道德力量；一位基督教徒，不是被劝化了的，乃是天生了的。在他的一生，所有的基督教美德全反映着。如果有人打了他，他是不回打的；他对待每一个男人都如兄弟一样，对于女子，他则不认识有性的吸引。你还记得西米诺夫么?”

梭洛委契克点点头，仿佛带着儿童的喜悦。

“唔，在那个时候，西米诺夫病得很重。他住在克里米，在那里教着书。寂寞与他的将近于死的预警，驱使他至于失望。兰特听见了这事，决意要到那里去，救全这个已失的灵魂。他没有钱，也没有人肯借钱给一个著名的狂人。所以他便步行而去，走了一千多里（俄里）之后，死在路上了，如此的为别人牺牲了他的生命。”

“而你啊！请告诉我，”梭洛委契克眼睛发亮的叫道：“你认识了这样的一个人的伟大么?”

“他在那时，有许多人谈到，”沙宁思索的说道。“有的人并不视他为一个基督教徒，为了那个理由，责备着他。别的人则说道，他是发了狂，且未除净他的自负；更有人则否认他有任何的道德势力；且因为他不争斗，他们便宣言，他既不是先知者也不

是战胜者。我之评判他则不然。在那个时候，他影响我到愚笨的地方了。有一天，一个学生打了我一记耳光，我几乎愤怒得发狂了。但兰特站在那里，而我仅仅望着他——唔，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但我默默不言的立了起来，走出了房外。第一，我很觉得我所做的事为可骄傲，第二，我从心里憎恶那个学生。并不是因为他打了我，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的行为必定是极为满意的。渐渐的我的虚伪的地位为我所明白了，这使我思想着。有两个星期之久，我直像一个狂人，过此之后，我便再也不觉得我的虚伪的道德胜利为可骄傲的了。在我的仇人方面，第一次的嘲笑着我时，我便痛打他一顿，直到他失了知觉。这使兰特与我自己之间生了一个疏隔。当我公平的考察他的生活一过，我发见他的生活乃是异常的艰贫可怜的。”

“唉！你怎么能说那句话呢?”梭洛委契克叫道。“你怎么能够估量他的精神的情绪的财富呢?”

“这种情绪是十分单调的。他的生活的快乐，包含在承受了一切的不幸而不发一声的呻吟，而它的财富则包含在生活的快活与物质的利益的总解脱。他是自愿的一个乞丐，是一个幻想的人物，他的生活乃为他自己尚没有清了的一个理想所牺牲了的。”

梭洛委契克绞扭着他的手。

“唉！你不能想象，我听见了这话是如何的难过!”他叫道。

“真的，梭洛委契克，你是很歇斯的里的，”沙宁诧异的说道。“我并没有告诉你以非常的话。也许在你看来，这个题目是一个痛苦的吧?”

“唉！极痛苦的，我是常常的想着，想着，直到了我的头部似乎烧了起来。难道这一切全是错误么？我四处的摸索着，如在一个暗室之中，也没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以我应该怎么办。我们为什么活着？告诉我那事。”

“为什么？那没有人知道。”

“我们之所以活着，不是为了将来，至少将来人类会有一个黄金时代么?”

“永不会有一个黄金时代的。如果世界与人类能在一瞬间之内便变了更好的，那末，一个黄金时代也许会实现的。但那是不能够的。进步的步趋是很慢缓的，而人也仅能看见在他前面的一步与直接在他后面的一步。你和我都没有过着一个罗马奴隶的生活，也没有过着石器时代的野蛮人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能够欣赏我们的文明的好处。因此，如果将来果有一个黄金时代的话，则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将不能看出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祖先的生活之间究有什么区别。人沿了一条无穷尽的路走着，去希望将这路升到快乐中去，正如将新的数目加入无穷尽的数目之中一样。”

“那末你相信，这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一切都是无用的了?”

“是的，那就是我所想的。”

“但关于你的朋友兰特怎样的？你自己是——”

“我爱兰特，”沙宁庄重的说道，“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乃是因为他是忠实的，从不由他路上走开去，从不为讥笑或惊恐的阻碍所丧。我赞美兰特的是他的人格。当他死了时，他的价值便不存在的了。”

“你不以为这种人在生活有一种高尚的影响么？这样人会不会有跟从者或信徒的?”

“为什么生活应该要高尚？第一先告诉我这事。第二，一个人不需要信徒们。像兰特那样的人们是天生了的。基督是好的；然而基督徒便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一群人而已。他的训条的理想是一个美丽的，但他们却已使它成为一无生气的教条了。”

沙宁倦于谈话，不再发言了。梭洛委契克也沉默着。环于他

们四周的是沉沉的寂寞，而天上的星光则仿佛维持着一种无声无止的谈话。然后梭洛委契克在突然的微语着些话，在沙宁耳中听来是那末诡怪，他耸耸肩，叫道：

“你刚才说的什么话?”

“告诉我,”梭洛委契克咿唔道，“告诉我你所思想的。假如一个人不能够看清他的前途，但只是思想着、焦虑着，仿佛一切东西都仅是迷乱他、恐怖他——告诉我，他不是死了还好的么?”

“唔,”沙宁答道，他清楚的读到了梭洛委契克的思想，“假如死在那个情形中是较好的话，思想与焦虑是一无所用的。他觉得生活是可乐的人，才应该活下去；但对于那受苦的人，死是最好的了。”

“那也是我所想的,”梭洛委契克叫道，他激动的握住了沙宁的手。他的脸在黑暗中看来像幽灵似的；他的双眼活像两个黑洞。

“你是一个死人,”沙宁内心感知的说道，当下他站起身来要走；“而对于一个死人，他的最好的所在便是坟墓。再会。”

梭洛委契克显然的没有听见他的话，只是坐在那里不动。沙宁等候了一会，然后徐徐的走了开去。在门口时，他停步静听，但一点声息也没有听到。梭洛委契克的身体在黑暗中模糊不清。沙宁仿佛对于一个奇怪的预警生了感应的，自己说道：

“总之，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不管他照这样的活下去或死了去。如果这不是今天，那末，便将是明天。”他疾转了一个身；圆门在它的础上格啦了一声，他已经立在街上了。

他走到了林荫路时，他听见远处有人疾奔而来，且啜泣着，仿佛心中有大忧虑。沙宁站住了足。一个人形由黑暗中现了出来，很快的走到他的面前。沙宁又有了一个不祥的预觉。

“什么事?”他叫道。

人形停止了一会，而沙宁碰见的乃是一位兵士，他的笨脸上表示出很深的忧愁。

“什么事发生了?”沙宁叫道。

兵士咿唔了几句话，重复奔向前去，一边走，一边哭。如一个魔鬼似的，他没入黑夜中了。

“那是萨鲁定的仆人，”沙宁想道，然后有一个思想闪过他的心头。

“萨鲁定自杀了!”

有一会儿，他窥进黑暗之中，他的额前成为冷冰冰的了。在夜的可怖的神秘与这个坚强的男人的灵魂之间，一个冲突，明白然而可怕的，正在进行。

全镇都在睡着；发光的路荒旷而白色的躺在阴沉沉的树下；窗户仿佛沉闷的看守的眼，望着黑暗之中。沙宁摇着他的头，微笑着，当下他安详的向他前面望着。

“我是没有罪过的，”他高声叫道。“多一个人，少一个人——”

坚挺而刚毅的他向前走去，一个高身材的影子隐现在沉沉寂寂的夜间。

第三十三章

两个人同夜自杀的消息疾传到全个小镇中去。这是伊凡诺夫去告诉犹里的。犹里正教了书归家，在画着丽莱亚的一幅像。她穿着一件淡色的外衣，颈部开敞了的，在那里给他画，她的美丽的贝红的手臂从半透明的衣料中看得见。房里晒满了太阳光，这光照耀着她的黄金色的头发，更增高了她的处女美的可爱。

“白天好，”伊凡诺夫说道，当下走了进来，将帽子抛在一张椅上。

“啊！是你。唔，有什么新闻?”犹里微笑的问道。

他是在一个满足而愉快的情调之中，因为最后他找到了一点教书的工作，使他不致完全依赖他的父亲，而与他的光美可爱的妹妹在一处作伴也使他高兴。

“啊！新闻多着呢，”伊凡诺夫说道，在他的双眼，有着朦胧的视线。

“一个人自己吊死了，还有一个人用手枪打死了，而魔鬼却正捉住了第三个人呢。”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犹里叫道。

“第三件不幸的事乃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不过为的是增大

着听闻；但关于其他两件事，新闻是的的确确的。萨鲁定昨夜自杀了，我刚才还听见说，梭洛委契克也自己吊死了。”

“不可能的!”丽莱亚叫道，跳了起来。她眼中表白着恐怖与热切的好奇心。

犹里匆促的放下他的调色板，走近了伊凡诺夫。

“你不在开玩笑么?”

“不，的的确确的。”

如常的，他装成了一副哲学家的淡然的神气。然而显然的，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是很惊骇着的。

“他为什么自杀了呢？因为沙宁打了他么?”

“沙宁知道不知道?”丽莱亚焦急的问道。

“知道的。沙宁昨夜便听见这个消息了，”伊凡诺夫答道。

“他说什么话呢?”犹里叫道。

伊凡诺夫耸耸他的肩。他没有意思和犹里讨论到沙宁，他并不是没有恼意的答道：

“一点也没有。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无论如何，他乃是这件事的原因，”丽莱亚说道。

“不错，但那个傻子为什么要攻打他呢？这不是沙宁的罪过。全部的事是可悼的，但这完全由于萨鲁定的愚蠢。”

“唉！我以为真实的理由还在更深邃处，”犹里忧愁的说道。“萨鲁定生活在某一种情形……”

伊凡诺夫耸耸他的肩。

“不错，就是因为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白痴的群中及受其影响之故，这仅足以积极的证明他是一个傻子。”

犹里擦着他的双手，不说什么话。他听见死的人被人如此的说着，心里有点痛苦。

“唔，我能够明白萨鲁定为什么自杀之故，”丽莱亚说道，

“但梭洛委契克呢？我从不曾想到这是可能的！那是什么缘故？”

“天知道！”伊凡诺夫答道。“他常是一位大怪物。”

在那个时候，勒森且夫坐了车而来，在门口遇见了西娜·卡莎委娜，他们一同走上了楼梯。她的声音，高朗而焦急的可以听得见，而他的每逢与美貌少女谈话所激动的嬉嬉调笑的语声也可以听得见。

“阿那托尔·巴夫洛威慈刚刚从那边来，”西娜激动的说道。

勒森且夫跟在她后边，如常的笑着，当他进来时，便要燃着了一支香烟。

“真好的事！”他高兴的说道。“如果这件事继续下来，我们不久便要没有青年人留下来了。”

西娜不说一句话的坐了下来。她的美貌的脸上带着忧伤之色。

“现在，来，告诉我们一切的经过。”伊凡诺夫说道。

“昨天我由俱乐部中出来时，”勒森且夫开始道，“一个兵士向我冲上来，嗫嚅的说道，‘老爷用手枪自杀了！’我跳进了一部马车，尽力疾奔的到了那边。我看见几乎全部军官都在那屋里。萨鲁定躺在床上，他的衣服已经解开了。”

“他自己打在什么地方呢？”丽莱亚问道，附着她情人的臂间。

“在太阳穴上。枪子正穿过了他的头颅，打中了天花板。”

“这是白郎林子弹么？”犹里问到这个。

“是的。形状很难看。墙上溅着血与脑，他的脸完全的失形了。沙宁必定给他以一个烦扰。”他答道。“那个孩子真是一位暴客！”

伊凡诺夫赞同的点点头。

“他是强健有力着呢，我警告你。”

“粗暴的兽类!”犹里厌恶的说道。

西娜羞怯怯的望了他一下。

“在我的意见里，这并不是他的罪过，”她说道。“他不能够等到……”

“不错，不错，”勒森且夫答道，“不过却将人打得那个样子了！萨鲁定挑他决斗过的。”

“去你的!”伊凡诺夫厌恶的叫道，当下耸耸他的肩。

“如果你想到这件事，决斗是荒谬的了!”犹里说道。

“当然是的!”西娜插嘴道。

犹里诧异的注意到，西娜似乎是站在于沙宁的一边。

“无论如何，这是……”他想不出什么恰当的字眼儿来贬抑沙宁。

“一个野蛮的东西，”勒森且夫提示道。

虽然犹里以为勒森且夫他自己也和一个野兽相差不远，然而他却喜欢听见勒森且夫当着西娜辩护着沙宁时，当她的面骂他。然而，当她注意到犹里的恼怒的神色时，她便不再说一句话。她秘密的十分的喜欢着沙宁的力量与胆气，很不愿意接受勒森且夫刚才的责备决斗的话。如犹里一样，她也不以为勒森且夫是有资格定下像那样的法律的。

“异常的文明，真的是，”伊凡诺夫冷笑道，“用枪来将一个人的鼻子打去了，或将枪子射入他的身中。”

“一记打在脸上是比较好一点的事么?”

“我当然以为这是比较好一点。一记拳头会有什么害处？疮痕不久便可医好了。你不能找到，一记拳头会如何的打伤人的。”

“那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末，是什么一回事，请问?”伊凡诺夫说道，他的薄唇，轻蔑的扭曲着。

“我自己，一点也不信赖争斗，但是，如果不能避免之时，那末，一个人应该重重的给别人以身体上的伤害。那是很明白的事。”

“他几乎要将萨鲁定的眼珠都打出了。我想，你不称那一记为重重的身体上的伤害吧？”勒森且夫冷笑的答道。

“唔，不错，失去了一只眼睛，乃是一件不好的事件，但这与一个枪子打穿你的身体却又不是同样的事。失去了一只眼睛并不是一个致命的伤。”

“但是，萨鲁定是死了？”

“啊！那是因为他愿意去死。”

犹里神经质的拉着他的髭须。

“我必须坦白的承认着，”他说道，很以他自己的忠实为喜，“我个人还没有决心要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不能说，我在沙宁的地位上时，我将怎么办。当然的，决斗是蠢事，一拳一掌的打着，却也不是十分较好的事。”

“但如果一个人被逼着要争斗时，他将怎么办呢？”西娜说道。

犹里耸耸他的肩头。

“我们应该忧悼的乃是梭洛委契克，”勒森且夫过了一会儿说道。这些话与他的愉悦的容色奇怪的矛盾着。于是，他们乃想起，他们之中，乃没有一个人问起梭洛委契克的事过。

“他在什么地方吊死的？你知道不知道？”

“在狗窝旁边的第二间厂屋中。他解开了狗，然后自己吊死了。”

西娜与犹里仿佛同时的听见一个尖锐的声音叫道：

“躺下去，沙尔丹！”

“是的，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勒森且夫继续的说道，隐匿不

了他眼中的快乐的光。"我将它抄了一份下去。在一方面，这实在是一个人类的文件。"他从他的衣袋中取了出来，读道：

"既然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的活下去，我为什么要活着呢?像我那样的人是不能够给人类快乐的。"

他突然的停止了，仿佛有点懊恼着。死似的沉寂在着。一个忧戚的精灵仿佛正无声无息的经过了房中。西娜的眼睛中有了眼泪，而丽莱亚的脸因感动而变得红了。犹里转身向着窗口，悲戚的微笑着。

"那便是如此了，"勒森且夫默想的说道。

"你还更要些什么呢?"西娜嘴唇颤抖的问道。

伊凡诺夫站了起来，走过房间，去取了桌上的火柴来。

"除了蠢笨之外，更没有别的了，"他咿唔道。

"可羞啊!"西娜愤怒的辩护着道。

犹里厌恶的望了伊凡诺夫的长而光滑的头发一眼，又转眼他向了。

"说到了梭洛委契克的事，"勒森且夫又说道，他的眼又闪闪着了。"我常常以为他乃是一个蠢才，——一个笨的犹太孩子。而现在，且看他自己所表现是什么！世界上没有爱情比之为人类牺牲了他的生命的爱情更高尚的了。"

"但他并没有为人类牺牲了他的生命，"伊凡诺夫答道，当下他斜视着勒森且夫的肥胖的脸与身体，观察到他的背心如何紧紧的箍在他的身上。

"是的，不过这是一样的，因为如果……"

"这完全不是一样的事，"伊凡诺夫倔强的答道，而他的眼中闪着怒意。"这是一个白痴的行为，那就完了!"

他的对于梭洛委契克的奇怪的憎妒给别的人们以一个极不愉快的印象。

西娜·卡莎委娜，站起身来要走，她对犹里微语道，“我走了。他简直是讨厌的。”

犹里点点头。“绝对的残忍，”他咿唔道。

紧跟着西娜之走的，是丽莱亚与勒森且夫的出去。伊凡诺夫有一会儿默思的坐在那里吸着他的香烟，当下他含怒的凝望着房的一隅。然后，他也走了。

在街上，当他一路走着时，他如常的摇摆着他的手臂，愤怒的自思道：

“这些傻子以为我不能够明示他们所懂得的事！我喜欢那样！我确确切切的知道他们所想的与所感的，比他们自己还要知道得清楚些。我也知道，世界上没有一种爱惜是比之呼召一个人为别人而牺牲了他的生命的爱情更为高尚的。但至于一个人跑去吊死他自己，仅的为了他对于别人一无用处之故——那却是绝对的无意识的！”

第三十四章

当军乐的声音，引着萨鲁定的遗体到坟场上去时，犹里从他的窗口望着这悲戚森严的行列。他看见马匹蒙了黑布，这位死去的军官的帽子放在棺材盖上。花朵纷纷夥夥，女性的送丧者也有许多。犹里见了心里深的悲戚着。

那一个黄昏，他和西娜·卡莎委娜散步了许久；然而她的美丽的双眼以及和善的抚慰的态度，俱不能使他摆脱了他的闷烦。

"想起来如何的可怕，"他说道，他的眼光注在地上，"想起来萨鲁定是不再存在了。一个像那样的美貌、快乐、无顾忌的少年军官！一个人总要想，他会永久的活着的，生命中的可怕的事，例如痛苦、疑惑与悲楚，是他所不会知道的，且是永不会触到他的。然而在一个美日良辰，这样的一个人却如尘土似的被扫开去了，在经过了可怖的经历之后，这经历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现在他是去了，将永远的永远的不再回来了。所有他剩下来的，只是放在棺盖上的一顶帽子而已。"

犹里是沉默，他的眼光仍注视在地上。西娜在他身边走着，微微的摇摆着，专心的听着他的话，同时，她以她的美丽而有小凹的双手，不停的抚动着她的小阳伞的花边。她没有想到萨鲁

定。她和犹里接近着，乃是一个敏锐的快乐，然而不自觉的她也分受着他的悲戚的情绪，她的脸上表现着一种悲戚的表情。“是的！这不可悲么？那个音乐，也是的！”

“我并不责备沙宁，”犹里着重的说道。

“他不能够不这末办。这事的可怕乃在于这两个人的路是撞碰着的，所以不是他，便是他必要走了开去。这也是可怕的，那个得胜的人并没有实现到，他的胜利乃是一个惊惶的胜利。他镇定的将一个人扫出于地面之上，然而这却是对的。”

“是的，他是对的，而且——”西娜叫道，她没完全听见犹里所说的话。她的胸部为激情所沉重。

“但我称它为可怖的！”犹里叫道，匆匆的中止了她的话，当下他望着她美丽的身体及热切的脸部。

“为什么是那样的？”西娜以羞怯怯的声音问道。她突然的脸红了起来，她的双眼失去了他们的光亮。

“任何什么人都要觉得后悔，或者受到一种精神上的痛苦，”犹里说道。“但他却一点也不感觉到什么。‘我是很抱歉，’他说道，‘但是这不是我的罪过。’罪过，真的是！仿佛这乃是一个罪过或过失的问题！”

“那末，这是什么呢？”西娜问道。她的声音窒塞着，她的眼光向下望着，恐怕触恼了她的同伴。

“那我不知道，但一个人没有权利如一个野兽似的做着事，”他愤愤的答道。

有一会儿工夫，他们一句话不说的同走着。西娜戚戚于似乎一时的疏隔了他们的事，戚戚于对于她是那末甜蜜的他们精神上的联合的这个破裂。而犹里则觉得他自己并没有说得清楚，这伤了他的自尊的心。

不久之后，他们相别而去，她是忧郁而有点受伤。犹里察出

了她的苦闷，略略有点高兴，仿佛他已对于他所爱的人所加于他的一个重大的私人侮辱报了仇。

在家里，他的烦闷又增加了。吃饭的时候，丽莱亚重述勒森且夫告诉她的关于梭洛委契克的事。当人们将尸体抬了出去时，几个顽童大叫道：

“依开自己吊死了！依开自己吊死了！”

尼古拉·耶各洛威慈高声大笑起来，学她的话道：

“依开自己吊死了，”说了一遍又一遍。

犹里自己闭在他的房间里，当他在改正他学生的练习文时，他想道：

“每一个人究竟有多少兽性！为了这种愚蠢无识的禽兽，一个人是值得去受苦，去死的么?”

然后，他又以他的不能宽容为羞，而自己说道：

“他们是不必责备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唔，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总是兽类，没有别的了！”

他的思想转到梭洛委契克身上去。

“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是如何的寂寞呀！可怜的梭洛委契克，心胸伟大，住在我们之中，预备做任何的牺牲或为别人而受苦。然而没有一个人，连我也不过如是，注意到他，或赞美着他。在实际上，我们还鄙夷他。那是因为他不能表白他自己，而他的急于要想取悦，仅有了一个可憎恼的效力，虽然，在实际上，他竭力要和我们大家更亲切的友好，竭力要帮助我们与和爱。他是一个圣人，而我们则视他如一个傻子！”

他的懊悔的意识是如此的尖敏，他竟离开了他的工作，不停的在房里走着。最后，他在书桌边坐下，打开了圣经，读下面的文字：

“如云之消灭了开去一样，他，走下坟中去的人，将不再走

了出来。

“他将不再回到他的家，他的地方也不再知道他了。”

“那是如何的真切啊！如何的可怖而不可避免！”他想道。

“我坐在这里，活着，渴求着生活与快乐，而读到我的死刑宣告，然而我却不能够对它反抗着！”

如为一个绝望所冰结，他抱了他的前额，对于不可见的高超的威力，生着无效的愤怒。

“人究竟对于你做了什么事，竟使要如此的讥弄他呢？如果你是存在的话，你为什么又将自己藏开了去呢？为什么你使我如此，即使我要相信你，然而我却不能相信我自己的信仰？并且，如果你要回答我，我怎么能说出这究竟是你或是我自己来回答呢？如果我要活下去的愿望是对的话，为什么你又夺去了我的这个权利，这个权利乃是你自己给了我的？如果需要我们的受苦受难，好，让我们忍受这一切，为了爱你之故。然而我们不能知道一株树究竟是否比之一个人更有价值。

“一株树常是具有希望的。即当它斫折了下来，它还能发出新枝，重得新的青翠与新的生命。但人死了，他便永远的消灭了。我一躺下去，便不再能起来了。如果我确实的知道，过了几百万年之后，我还要活过来的话，则我将要忍耐而不发怨言的等候着，在外面黑暗中经过这许多年代。”

他又从圣经中读到下文：

“一个人在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工作，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了，一代又来了，但地球却永久的在着。

“太阳也升起来了，太阳走下去，匆匆的回到他升起来的地方去。

“风向南方吹去，又转向着北方而来。它不息的旋转着；风依据了他的圈子又回了来。

“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将会再存在下去；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

“对于以前的东西没有记忆；以后将来的东西对于刚来的东西也不会有一点的记忆的。

“我，那位说教者，乃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王。”

“我，那位说教者，乃是国王!”他喊出这些最后的话来，仿佛在热烈的愤怒与失望中似的，然后惊骇的四顾着，生怕有人听见了他。然后他取了一张白纸，开始写下去。

“我这里开始了这篇文件，这文件将与我的死亡同告终止。”

“呸！这话是如何的荒谬!”他叫了起来，当下将白纸用那末大的力量推了开去，它竟落在地板上了。

“但那个可怜的小人物，梭洛委契克，对于他的不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却并不以为荒谬呢!”

犹里觉察出，他乃是以他所描状为可怜的小人物的一个人来做他的模范的。

“无论如何，或迟或早，我的结局是要像那个样子的。没有别的路可出。为什么没有别的路呢？因为……”

犹里停顿了一会。他相信他已得到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正确的回答了，然而他所要找的话却再也找不出来。他的头脑用得过度了，他的思路纷乱了。

“这是废物，全都是痴物!”他苦楚的叫道。

灯光低燃着，它的微弱的光，照出犹里俯下去的头颅，这时他正靠在桌上。

“当我还是一个童子，有了肺炎之时，为什么不死了去呢?我现在应该是快乐，而且在休息着了。”

他想到这，他惊抖着。

“果如那个情形，则我不会看见或知道如我现在所知道的一

切了。那也是一样的可怕。”

犹里的头颅向后摇动着，站了起来。

“这已足够驱使一个人发狂了!”

他走到窗边，要想打开了窗，但那百叶窗却从外面紧紧的关上了。犹里用了一支铅笔，最后才能将他们打开了，格啦的一声，两扇窗开了，吹进来清冷洁净的夜间空气。犹里抬头望着天空，看见了黎明的玫瑰的光线。

清晨是光亮而清朗的。大熊星座的七粒星微弱的照耀着，而在玫瑰色的东方，大而光亮的启明星正在闪闪发光。一阵清新的微风括动了树叶，吹散了浮泛于草场之上，幕盖了溪流的水面的灰色雾气，在溪边，水莲花与鼠耳草与白色金花菜繁盛的竞长着。天上抹着小小的红云，而这里那里的有最后的星光在蓝空中颤抖着。一切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恬静，仿佛兢兢畏敬的大地正在等候着黎明的华驾光临。

犹里最后回到了床上，但炫耀的日光阻止了他的入睡，而他则躺在那里，前额痛楚着，双眼倦酸着。

第三十五章

那天清晨的很早时候，太阳刚升上不久，伊凡诺夫和沙宁从镇上走出去散步。露点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湿草在阴影中，看来是灰色的。多瘤的柳树夹道而立，沿途都是赴礼拜堂去的人，他们徐徐的向教堂走去。他们的头上包着红的白的头巾，他们的鲜妍的衣服及衬衫给这景色以色彩及画意。教堂的钟铿然的在清冷的晨间空气中响着，钟声浮泛过草原，散到远远的朦胧的青色里如梦的森林中。一部三头马车的铃的铃的沿了大道而来，去做礼拜者的谈话的粗声可以清晰的听得见。

“我们有一点出来太早了。”伊凡诺夫说道。

沙宁四面的望了一回，满意而且愉快。

“唔，我们等一等走吧，”他答道。

他们坐在沙上，紧靠于篱边，燃着了他们的香烟。

农人们在他们的车后走来，回头顾望着他们，赴市的妇人与女郎们，当她们在小马车上咯咯作响的经过时，指着坐在路旁的两个人发出愉快而讥嘲的笑声来，伊凡诺夫一点也不注意到她们，但沙宁却微笑着，点头以应答她们。

最后在一家绿顶闪闪的小白屋的石阶上，现出了酒类公卖局

所设贩卖店的经理人，一个高大的人，穿着他的衬衣，喧喧的将门上的锁开了，同时不休的打着呵欠。一个妇人，头上戴着红巾的，跟在他后面溜了进去。

"门开了！"伊凡诺夫叫道。"我们到那边去吧。"

于是他们到里面去，从戴红巾的妇人那里买到了孚特加酒及小黄瓜。

"啊哈！你似乎有不少的钱，我的朋友，"伊凡诺夫说道，当沙宁取出了他的钱包。

"我有了一笔预支，"沙宁微笑的答道。"我母亲非常的烦恼，因为我已接受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秘书之聘。像这个样子，我能够得一点点现钱以及母亲的轻视。"

当他们重到了大路上时，伊凡诺夫叫道：

"啊！我现在觉得舒适得多了！"

"我也是如此。我们脱了我们的皮靴，如何？"

"很好。"

他们脱下了皮靴与袜子，赤足的在潮湿而温热的沙上走着，在拖着重靴艰步了许久之后，这赤足的经验乃是很愉快的。

"愉快啊，是不是？"沙宁说道，当他深深的呼吸了一下。

太阳的光线现在更热起来了。当两个行客勇敢的向着濛濛的春色地平线跋涉的走去时，镇市是整整的躺在他们后面。燕子成列的栖在电线之上。一列客车，带着它的蓝色，黄色以及绿色的车辆，一线接连的疾驰了过去，疲倦的旅客的脸能由窗中看得见。

两个样子鲁莽的女郎，戴着白帽，立在列车最后的月台上，望着这两位赤足的男人觉得很诧异。沙宁对她们笑着，跳了一个狂野的随意的舞。

在他们之前，有一片草地，赤足的在长而柔软的草地上走

着，乃是一种可赞许的解放。

“如何的愉快啊！”伊凡诺夫叫道。

“今天生活是值得活着了，”他的同伴答道。伊凡诺夫望着沙宁；他以为这些话必定是他想到了萨鲁定和新近的悲剧的。然而这似乎离开沙宁的思想太远了，伊凡诺夫有点诧异，然而并不使他不快。

走过了草地之后，他们又上了大道，大道上又如前的成串的走着坐在他们的车上的农人以及憨笑的女郎们，然后他们走到树林中，芦苇中，闪耀着的水边，而在他们之上，在不很远的山边，教堂站在那里，教堂的顶上立着一支十字架，如金色星似的发着光。

漆了颜色的划船成排的布于岸边，穿着颜色鲜妍的衬衣与马甲的农民们在那里游散着。经过了不少的争价与和气的调谑，沙宁雇到了小船。伊凡诺夫是一位圆熟有力的划桨者，那只船如活的东西一样的射过水面。有的时候，木桨与芦苇及低垂的树枝相触，过了好一会儿，被触动的树枝及芦苇还在深而黑的溪水上抖摇着。沙宁用了那末大的怪力来把舵，竟使水面发沫，而潺潺的环了舵转。他们到了一个狭窄的逆流的地方，那里是阴沉而凉爽的。溪水是那末清莹，一个人竟能看见覆盖着黄色石子的水底，还有一大阵小小的红色鱼在那里冲来突出。

“这里是一个登岸的好地方，”伊凡诺夫说道，他的声音在垂于水面的黑色树枝之下，愉快的响着。当船嘭的一声触着了岸时，他便轻快的跳了上去。沙宁笑着，也跳了上去。

“你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所在了，”他叫道，从长草中走过，草深没到了膝盖头。

“太阳底下的什么地方都是好的，我说，”伊凡诺夫答道，他从船上取了孚特加酒，面包，黄瓜，还有一小包的冷食。他将这

一切都放在一个树荫底下的生苔的坡上，而他也全身伸长的躺在这里。

“洛科绿斯[1] 与洛科绿斯对饮，”他说道。

“好不有福气的人！”沙宁答道。

“不尽然，”伊凡诺夫加上去说道，他带着一种不满足的滑稽的表情，“因为他忘记带了玻璃杯来。”

“不要紧！我们总有法子可想。”

沙宁在这个温暖的日光及绿荫之下，充满了生命的纯洁的快乐，他爬上了一株树，开始用他的刀斫下了一枝树枝，同时伊凡诺夫凝望着他，小而白色的碎屑不断的落在下面的草地上。最后，那枝树枝也落下来了，于是沙宁爬下树来，开始去挖空了，却留神着不去戳破外皮。

在短时间之内，他造好了一只美丽的小酒杯。

“以后让我们洗一会儿澡，好不好？”伊凡诺夫说道，他感兴趣的望着沙宁在工作着。

“一个不坏的主意，”沙宁答道，当下他将新做成的酒杯抛在空中又接着了。

然后他们坐在草上，痛痛快快的尽量的吃着他们的小小的一餐饭。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要去洗澡了。”

伊凡诺夫这样的说着，便匆匆的脱了衣服，因为他不能游泳，他只跳入浅水中，在那里，即沙底也能清清楚楚的看得见。

“这是可爱的！”他叫道，四处跳跃着，水花乱溅一气。

沙宁凝望着他，然后，懒懒的也脱了衣服，倒头跳没入溪中

---

① 洛科绿斯（Lucullas），一个有钱的罗马将军，以其丰美的宴会著名。

的较深的地方去。

“你要溺死了,”伊凡诺夫叫道。

“不要怕!”沙宁笑着答道，当时，沙宁喘着气，升到了水面来。

他们嬉笑的声音响过河面与油绿的牧场。过了一会，他们离开了凉凉的水，赤裸裸的躺在草上，在草上滚来滚去。

“好不快乐，是不是,”伊凡诺夫说道，当下他的阔背转身向着太阳，在背上，滴滴的水闪闪有光。

“我们且在这里搭起我们的帐篷来吧!”

“鬼取了你的帐篷去,”沙宁活泼的叫道，“我是不要帐篷的!”

“吓啦!”伊凡诺夫喊道，当下他开始跳着一个狂野的野蛮的跳舞。沙宁大笑起来，也同样的跳跃着。他们的裸体在太阳中光亮的耀着，每一条筋肉都在紧张的皮肤下现出。

“哎呵!”伊凡诺夫喘着气道。

沙宁依然的独自跳舞着，最后头向前的翻了一个筋斗才了结。

“快来，否则我要喝完所有的孚特加酒了,”他的同伴叫道。

他们穿上了衣服，吃了剩下来的东西，这时伊凡诺夫叹了一口气，颇想喝一口冰冻的啤酒。

“我们走吧，好不好?”他说道。

“好的!”

他们向河岸尽力赛跑了去，跳入他们的船上，划了开去。

“太阳在蒸人呢!”沙宁说道，他正全身直直的躺在船底。

“那就是说要下雨了,”伊凡诺夫答道。“起来掌舵，你这鬼!”

“你自己独自很能够措置裕如的,”沙宁答道。

伊凡诺夫以他的桨击着水，所以沙宁都被溅湿了。

“谢谢你，”沙宁淡然的说道。

当他们经过了一个绿色的所在时，他们听见愉快的女子们的嬉笑之声。这是一个休假日，镇上的人都到这里来取乐。

“女郎们在洗澡呢，”伊凡诺夫说道。

“我们去看看她们吧，”沙宁提议道。

“她们会看见我们的。”

“不，她们不会看见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登岸，穿过芦苇走去。”

“让她们去吧，”伊凡诺夫说道，微微的有点脸红。

“来吧。”

“不，我不喜欢……”

“不喜欢么?”

“唔，但……她们是女孩子们……年轻的小姐们……我不以为这是很正当的。”

“你是一个傻子!”沙宁笑道。“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喜欢看她们么?”

“也许我要，但……”

“很好，那末，我们走吧。不要婆婆妈妈的! 有了机会，什么人不怎么来一下子呢?”

“是的，但是如果你像这样的想着，那末你便应该公然的看着她们了。为什么藏了你自己呢?”

“因为这是格外的激动人，”沙宁快乐的答道。

“我敢说，但我忠告你还是不要——”

“为了贞操之故，我猜想?”

“假如你，愿意这样的说。”

“但贞操乃正是我们所不具有的东西!”

“如果你的眼睛触犯了你，将它挖了出来好了！”伊凡诺夫说道。

“啊！请你不要说无意识的话，像犹里·史瓦洛格契一样！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以我们可以挖得出的眼睛。”

伊凡诺夫微笑着，耸耸他的肩。

“听我说，我的孩子，”沙宁说道，将舵向岸驶着，“如果女郎们的沐浴不能够激引起你的肉欲的观念，那末你便有权利可以说是清贞了。实在的，虽然我将首先奇怪着你的贞节，……却决不想模仿，也许要送你到医院里去。……但是你既然有了这些自然的欲望，还要暴露到外面来，如果想去压下他们，像镇压院里的狗一般，那末，我说，你的所谓清贞是不值半文钱的。”

“那是很对的，但是，对于欲望如果不加以检束的话，其结果便将发生大患了。”

“什么大患，请问？我姑且承认，纵欲有时是有恶果的，但这并不是纵欲的过失。”

“也许不是的，但是……”

“很好，那末，你来不来？”

“是的，但我是——”

“一个傻子，那就是你这人了！轻一点，不要那末喧闹的，”沙宁说道，当下他们爬着前去经过芬香的绿草与瑟瑟作响的芦苇。

“看那边呀！”伊凡诺夫激动的低语道。

从放在草地上的漂亮的外衣，帽子及小衫上看来，这是显然的，沐浴者的一群乃是从镇中出来的。有的人在水中快乐的飞溅着水，水点如银色的念珠似的从她们的健全柔软的肢体上滴落下来。有一个女郎则站立岸上，挺立而富柔，太阳光映着，更增了她身体的塑型的美，她一笑，她的身体便颤动着。

"啊！我说！"沙宁叫道，为他所见的迷住了。

伊凡诺夫如吃了一惊的退了回去。

"什么事?"

"不要响！这是西娜·卡莎委娜！"

"真的是！"沙宁高声说道。"我不认识她了。她看来如何的可爱呀！"

"是的，她可不是么?"伊凡诺夫嬉笑的说道。

在那个时候，笑声与高叫声，告诉他们，他们是被人家听见了。卡莎委娜惊了一跳，即跃跳入清莹的水中，只有她的玫瑰色的脸及发亮的双眼露出水面上。沙宁和伊凡诺夫仓卒的蹶跌的逃了回去，穿过长大的芦苇而回到船上。

"啊！活着是如何的有趣呀！"沙宁伸了伸身体，说道。

随河而下，泛流而前，
向前泛流，流到于海。

他以他的清朗的高声唱着，而在树林之后，女郎们的笑声仍然可以听得见。伊凡诺夫望着天空。

"快要下雨了，"他说道。

树林变得更黑了，一阵深沉的阴影迅疾的经过草地。

"我们要快一点避雨！"

"哪里去？现在已没有地方逃了，"沙宁愉快的说道。

头上一块沉重的乌云浮泛得更近更近了。没有风；沉寂与阴暗益益的增加。

"我们将要连皮肤都湿透了，"伊凡诺夫说道，"所以你且给我一支香烟，来慰藉慰藉我。"

小小的火柴的黄焰微弱的在阴黑中闪着。一阵狂风，将它扫

开了。一大滴的雨溅在船上，再一滴则落在沙宁的额上。然后雨水倾盆的落下。雨点淅沥的落在树叶上，他们与水面相触时则澌澌的作声，顷刻之间，从乌黑的天空，如洪流似的倾了下来，只有它的冲下去的声音及它的溅声可以听得见。

“妙呀，是不是?”沙宁说道，摇动他的肩膀，他的湿透了的衬衫已经贴在肩上了。

“并不很坏,”伊凡诺夫笑道，他蹲伏在船底。

雨很快的便停止了，虽然乌云还没有散开，但已只堆聚在树林之后，在那里，一掣的电光间时可以看见。

“我们应该回去了,”伊凡诺夫说道。

“好的，我已经预备了。”

他们划出了川流之中，乌黑的沉重的云块挂在头上，电光不息的掣着；白色的偃月刀击过阴暗的天空。虽然现在雨已不下了，一个打雷的感觉是在于空中。鸟们带着湿而乱的双翼掠过河面，而树木黑漆朦胧的映于青灰色的天空之下。

“呵！呵!”伊凡诺夫叫道。

当他们登了岸，在湿沙中跋涉而行时，天色阴暗更甚了。

“我们现在又被追着了。”

巨云更近的更近的接触于地面，仿佛是一只可怕的灰色肚皮的巨怪。突然的起了一阵狂风，树叶与尘土团团的狂转着。然后，一个闷响，仿佛天空裂了开来，电光闪着，雷声作了。

“啊呵—呵—呵!”沙宁喊道，想要胜过大雷雨的喧声。但他的声音，就是他自己，也是听不见的。

当他们到了田野间时，天色已是很黑了。他们的道路为活泼泼的电光所闪照，雷声也不停不息。

“噢！赫！呵!”沙宁喊道。

“什么事?”伊凡诺夫叫道。

在那个时候，一掣劲活的电光把沙宁的反映的脸部表现给他，这是唯一的对于他问语的答复。然后，第二掣的电光，表现出沙宁双臂伸了出来，愉快的忽视着这阵大雷雨。

第三十六章

太阳光光亮亮的照耀着，如在春天一样，然而在恬静、清朗的空气中，秋天的接触，可以感觉得出。这里那里，树木上都表现出棕色及黄色的叶子，在树叶之中，一只鸟的啭声间时的冲破了这寂寞，而大只的虫类则懒懒的爬过他们的败叶枯花的已毁失的国土，在那里，现在苇草丛茂的生长着。

犹里在园中懒步着，思想得出神了，他凝望着天空，凝望着绿色与黄色的树叶，凝望着光耀的水面，仿佛他是最后一次望着他们一切，必须将他们固定在他的记忆之中，俾得永远不忘了他们一样。他在他的心上觉到朦朦胧胧的忧戚，因为这仿佛似乎每一刻工夫，总有点可宝贵的东西，从他那里逝去了，再也不能回忆起来；他的少年没有快乐给过他；他的地位是一个实际活动的大而有用的事业的担负者，在这事实上，所有他的精力曾经集中的使用过。然而为什么他乃如此的失去了地位，他不能说得出来。他坚决的相信，他具有大力，能够使世界革了命，且还具有一副心胸，它的所见比之任何人都更广大；但他不能够解释出，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信仰，他竟羞于在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之前承认这事实。

“呀！唔，”他想道，凝望着溪水中的红与黄叶的反映，“也许我所做的事，乃是最聪明的，最好的。死亡总于要终止了这一切，不管一个人是要活下去或者不想再活下去。唉！丽莱亚来了，”他咿唔道，当下他看见他的妹妹走近来。“快乐的丽莱亚，她像一只蝴蝶似的活着，一天一天的过去。一点也不缺乏什么，也不忧虑什么。唉！只要我能如她一样的生活着呀！”

然而这不过是一个经过的念头而已，因为在实际上，他完全不曾想到要将他自己的精神上的痛苦与一个丽莱亚的羽毛头脑的生活相交换。

“犹里！犹里！”她尖声叫道，虽然她离开他不过三步远。她滑稽的笑着，送给他一封小小的玫瑰色的信。

犹里疑惑着什么事。

“从谁那里来的？”他尖声问道。

“从西诺契加·卡莎委娜来的，”丽莱亚说道，对他摇着她的手指，示着意。

犹里的脸色变得深红了。从他的妹妹那里接到了一封小小的红色芬香的像这样的一封信，似是完全愚傻的，在事实上，简直是可笑的。这积极的恼怒了他。丽莱亚在他身边走着时，感动的喋喋的谈着他对于西娜的进行，正如姊妹们对于他们兄弟们的爱情事务的浓挚兴趣一样。她说，她是如何的喜欢着西娜，如果他们进行了，得以结婚，她将是如何的高兴呀。

一听到不幸的字“结婚”，犹里的脸色更加殷红了，在他的眼中有一道恶意的光。他看见在他面前一部全个的平常的外省式的传奇，玫瑰红的情书，以姊妹们常作使者，天主教式的结婚，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平凡的继续，家庭，妻，小孩子——这一件东西乃是世界上他所最怕的。

“唉！这一切傻话已经足够了，请！”他以那末锐利的声音说

道，竟使丽莱亚惊异起来。

“不要做出那种大惊小怪的样子来!”她使性的叫道，“如果你是在恋爱，那有什么关系？我不懂你为什么常常装出那末一位异常的英雄的样子来。”

这个最后的句子具有女性的一种鄙夷在于其中，这支矛也正投得到家。然后，她的衣服俊美的转动了一下，露出了她的精致的轻纱袜子，她不高兴的转了她的足跟，如一个使性的公主，走进了屋。

犹里的黑眼中带着愤怒的望着她，当下他撕开了信封。

“犹里·尼古拉耶威慈：

“如果你有时间，且有意于做这件事时，你能于今天到教堂中来么？我将和我的姑母同在那里。她正预备参与圣餐，全个时间都将在教堂中。我一定会可怕的沉闷的，我要和你谈到许多的事情。请你来吧。也许我不该写信给你，但无论如何，我将等候着你。”

在一会工夫之内，所有占据于他思路中的东西一概消失了，当下他带着一颤的喜悦，几乎是肉体的，将这封信读了又读。这位纯洁、可喜的女郎在一个短短的字句中，具有如此真挚的信托的样子，表现给他看，她的爱情的秘密。这仿佛是她到了他那里去，无助而痛苦着，不能够拒绝那爱情，那爱情是使她自投于他怀中的，然而却不知道什么事将要发生。在他看来，现在是如此的近于鹄的，竟使犹里想到了占有的一念便颤栗着。他竭力要讥嘲的微笑着，但这种努力却失败了。他的全身充满了快乐，他的喜悦竟如此的使他觉得如一只飞鸟似的，预备要在树顶翱翔着，飞到很远的春色的晴空中去。

近于黄昏的时候，他雇了一辆马车，驰向教堂去，对着世界腼腆的微笑着，几乎是有点纷乱不知所措。在到了岸边泊船的地

方时，他租了一只船，被一个坚强的农夫划到山边去。

直到了船离开了芦苇而到了广阔开敞的溪面上时，他方才感觉得，他的幸福乃完全由于那封小小的玫瑰色的信。

“总之，这是很简单的，”他对他自己说道，仿佛要解释明白一样。“她常是住在那一类的世界中的。这正是一个外省的传奇。唔，便是如此又将如何？”

水柔和的在船只的两边漪涟的作响，带他更近更近于绿山。到了岸时，犹里在他的激动之中，给了船夫半个卢布，开始爬上了山坡。黄昏将近的符记已经是可见的了。长长的阴影躺在山脚之下，沉重的雾色从地面升起，掩蔽了树叶的黄点，因此森林看来如在夏天似的绿而稠密。教堂的天井也如一个教堂的内部一样的沉寂严肃。庄重、高大的白杨树看来仿佛如在祈祷，而僧侣们的黑色形体，如阴影似的往来走动。在教堂门口，灯光闪闪着，在空气中有一种微微的香气，或者是出于焚香，或者是出于萎落下来的杨树叶。

“吓啰，史瓦洛格威慈！”有人在他后面叫道。

犹里回头一望，看见了夏夫洛夫、沙宁、伊凡诺夫及彼得·伊里契，他们经过天井而来，高声的愉快的谈着。僧侣们警觉的向他们一面凝望着，即赤杨树也似乎失去了些他们的虔敬的恬静。

“我们也都到这里来了。”夏夫洛夫说道，走近他所敬重的犹里那里。

“我看见了的，”犹里懊恼的咿唔道。

“你加入我们的团体，不加入吗？”夏夫洛夫走得更近时问道。

“不，谢谢你，我是被人约好了的，”犹里带些不耐烦的答道。

“呀！那是不错的！你要和我们一道儿来的，我知道，”伊凡诺夫叫道，当下他和气的捉住了他的手臂。犹里努力的要摆脱了

他，有一会儿工夫，一场滑稽的竞斗发生了。

“不，不，鬼知道，我不能够!”犹里叫道，现在几乎是发了怒。“也许我过一会儿再加入你们。”伊凡诺夫方面的这种粗野的愉快，完全不是他所喜欢的。

“很好,”伊凡诺夫说道，当下放开了他，没有注意到他的懊怒。“我们要等着你，所以你决定的来吧。”

“很好。”

如此的，他们笑着跳着的离开了。天井里又如前的沉寂而庄严。犹里脱下了他的帽子，以一种半讥嘲半怯羞的情调，走进了教堂。他立刻便看见西娜紧靠着一根黑柱边。她穿着灰色外衣，圆形的草帽，看来像一个学校中的女童，他的心跳得格外快。她似乎是如此的温甜，如此的可爱，她的黑发干净的环于她的美丽的白颈的后面。这乃是这个寄宿生的神气，而实则她乃是一个高大成熟美丽的妇人，使他这样感到了浓挚的诱惑。她觉察到了他的注视，回顾了一下，在她的黑眼中具有一种羞怯怯的愉快的表情。

“你好吧?”犹里以一种低声，然而实在不很低的，说道。他不能明白在一个教堂中该不该握手。有几个会众回头望着他，他们的棕色的皮纸似的脸更使他觉得不安逸。他真的红了脸，但西娜看出了他的纷乱，对着他微笑着，如一个母亲所做似的，眼中带着恋爱，而犹里站在那里，祝福而服从的。

西娜不再回看着他，但不断的以很大的热诚自己画着十字架。然而犹里知道，她所想的仅是他，这乃是这个感觉，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带结。血液在他的血管中冲激着，一切都似乎充满了神奇。教堂的黑暗的内部，念经的声音，朦胧的光线，信徒的叹息，进进出出者的足步的回声——所有这一切，犹里都仔仔细细的记住，当在这种的严肃的沉寂之中，他能明白的

听见他的心脏的鼓动。他站在那里，不动的，他的双眼注视在西娜的白颈与美形上，觉得一种邻于情绪的愉快。他要对每个人表示出，虽然他对于祈祷、或念经、或光线一点也没有信仰，然而他却并不反对他们。这使他现在的快乐的心境与晨间的苦恼的思想正相反对。

“那末一个人真的能够快乐了，嗳？”他问他自己道，立刻回答了那个问题。“当然一个人能够的。所有我的关于死亡及生命的无目的的思想都是正确而合理的，然而不管这一切，一个人有时是能够快乐的。如果我是快乐着，则这完全是由于这个美丽的人儿，仅在一刻工夫之前，我是从不曾见到的。”

突然的，滑稽的思想来到他的心上，很久以前，当他们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也许他们已经遇见了，又离开了，永远没有梦见，有一天他们会热烈的互相恋爱着的，她会以她的所有的成熟美好的肉体自献给他的。这乃是这个最后的思想，带了一脸的殷红给他颊上，有一会儿，他觉得不敢望着她。同时，她，他所那样的幻想着是如此的一丝不挂的站在他的面前的，却纯洁而温柔的，穿着她的小灰色衫，圆帽，默默的祈祷着，他对于她的爱也要如她自己的那末温和、深挚才好。她的处女的贞淑必定有点影响到犹里，因为他的肉感的思想消失了，情绪的眼泪充满了他的眼中。他抬头向上望着，看见神坛上的闪闪发光的金色以及神圣的十字架，以及环绕于十字架的发光的黄色细烛，他带着久已忘记的一种虔心，在心中祷告道：

“啊，上帝，如果你是存在着的话，请你让这位女郎爱上了我，也让我对于她的爱情常如这一刻似的伟大。”

他对于他自己的情绪觉得有点羞涩，想要以一笑消灭了它。

“总之，这全是无意识的，”他想道。

“来，”西娜低声的说道，这声息有如一个叹息。

仿佛在他们的灵魂中，他们庄重的带走了一切的念经、祈祷、叹息与乎神秘的光明，他们走了出去，经过了天井，并肩同行，穿过了到山坡去的小门。这里没有一个活的东西。高高的白墙以及为时间所蚀的尖塔似乎将他们从人世间隔绝了。在他的足下，躺着橡树的森林，远远的下面，河水闪闪的发光，有如一面银镜，而在远处，田野与草场都在朦胧的地平线上现出。

他们默默不言的走到了坡边，警觉到他们应该做一点事，说一点话，然而同时又感到他们没有充分的勇气。然后西娜扬起了她的头，当下，不意的而又是很真朴自然的，她的唇与犹里的相遇了。她颤抖着，渐渐的苍白了，当他温柔的拥抱了她时，他第一次觉到了她的温热成熟的身体在他的臂间。一个钟在那个沉寂中响着，在犹里看来，这似乎是庆祝每个人都找到了其他的一个的当儿。西娜笑着，从他臂间摆脱开了，跑了回去。

“姑母要诧怪我不知哪里去了！等在这里，我立刻就要回来！”

以后犹里从不能记起，究竟是她以一种高而清楚的声音，对他这话而反响于林中，还是这话语如一阵温柔的低声在晚风中浮泛到他那里去，他坐在草上，用手理平了他的头发。

“这一切是如何的蠢，然而又是如何的愉美呀！”他微笑的想道。在远处，他听见西娜的声音。

“我来了，姑母，我来了。”

第三十七章

第一，地平线光黑暗了下来；然后河流消失在一层雾中了，从牧地上马嘶的声音达到了他那里来，而这里那里，微光熠熠着。当他坐在那里等候着时，犹里开始这样的计数着。

“一，二，三——啊！还有别一个，正在地平线的边上，恰像一个小星光。农人们环坐于他的四周在那里守夜，喂着山芋，闲谈着。前面的火是熊熊的燃了起来，快快活活的爆跳着，而马匹则站在旁边，喷着气。但在这个方向却只有一个小小的火星，不定什么时候，定会熄灭了下去。”

他觉得很难思想到一切的事。这个高超的快乐的感觉竟完全的吸住了。仿佛在惊骇中一样，他不时的咿唔道：

“她不久便要再来的了。”

他如此的等在那里，等在高处，静听着远地的马嘶，河上的野鸭在叫着，还有一千个别的看不见的无限的声响，从黄昏的森林中发出，神秘的浮泛过空中。然后在他后面，他听见足步迅速的走近，还有衣裙沙沙之声，他没有回顾便知道，这乃是她，在一个热情的欲望的喜悦中，他颤抖的想到了将近前的祸患。西娜静静的站在他身边，呼吸急迫的。犹里自喜他自己的大胆，捉她

在他的强健的臂间，带她到下面的草坡上去。这样的做时，他几乎滑了一跤，当时她咿唔道：

“我们将跌下去了！”她觉得卑鄙，然却充满了快乐。

当犹里将她肢体更紧的压于他的身上时，他觉得她同时具有一个妇人的丰富的肉体与一个孩子的柔软而轻小的身材。

在下面，在树底下，是黑漆漆的，犹里将女郎放在这里，他自己坐在她的身边。因为地是斜坡的，他们似乎是一同的躺着。在朦胧的光中，犹里的唇以狂妄的热情的欲望压在她的唇上。她并不抵抗，但只是激烈的颤抖着。

“你爱我么？”她无气息的咿唔道。她的声音如从林间发出的微语似的响着。

然后在诧异中，犹里自己问道：

“我做的是什么事？”

这思想如冰块似的进于他的炎炎的脑中。在一会工夫，一切东西都似乎灰色而空虚了，如在冬天的一日，缺乏着力与生命。她的眼皮半闭着，以一种疑问的眼光望着他。然后，她突然的看见了他的脸，为羞耻所冲没，摆脱了他的拥抱。犹里为无数的矛盾的思想所扰。他觉得现在如中止了，乃是可笑的。以一种微弱的、笨拙的样子，他又开始去抚慰她，而她则无气力的笨拙的抵抗着他。在犹里看来，现在的地位似是如此的绝对的荒诞可笑，他竟释放了西娜，他如一只被追猎的野兽似的急急喘着气。

有一种痛苦的沉寂，突然的，他说道：

“原恕我……我必定是发狂了。”

她的呼吸更急促了，他觉得他不该这末说话，因为这必定要伤着她。他不由自主的嗫嚅的说出各种的求恕的话，这些话他明知道是虚伪的，他的唯一的愿望乃是要离开了她，因为地位已成了不可忍受的了。

她必定也见到了这，因为她咿唔道：

“我应该……要走了。”

他们站了起来，并不彼此望着，犹里便出了最后的努力，要恢复他以前的热情，他微弱的拥抱着她。然后，在她心上发生了一种为母的感情，仿佛她觉得，她是比他更强健的，她更紧的依偎于他身边，望着他的眼睛，温柔安慰的微笑着。

“再会！明天来看我！”她这样的说着，那末热烈的吻着他，竟使犹里觉得迷眩了。在那个时候，他几乎崇敬她。

当她去了时，他静听着她的蹀蹀的足步的声响，听了好一会儿，然后拾起了他的帽子，他挥去了帽上的落叶，先理理好它，然后才戴到头上去，走下山，向旅客投宿的庵中走去。他兜了一大圈的路，为的是怕遇见了西娜。

“啊！”他想道，当降下山坡时，“我必须要带了如此纯洁而无辜的一位女郎到羞耻中去么？任何别的平常人也能如我那末中止于此么？上帝祝福她！这是太罪过了……我很高兴我还没有那末坏。如何的绝对的骚动啊……全在一会儿工夫……没有一句话……如禽兽一样！”他如此的憎恶的想到不多时候之前使他那末快乐而强健的事，然而他也秘密的觉得羞耻而不满足。连他的手和足也似乎无意识的摇摆着，而他的帽子也如一个愚人所戴的样子，套在他的头上。

“总之，我真的能够活着么？”他失望的自问道。

第三十八章

在旅馆的大走廊里有一种茶缸味、面包味及香气。一个强壮活泼的僧侣正匆匆的走来，手里执着一把大茶壶。

“教父，”犹里叫道，他这样的称呼他，心里有点纷乱，他想象那僧侣也要同样的不安的。

“什么事，请问?”僧人有礼貌的从茶缸发出的蒸气云中问道。

“这里有从镇上来的一群游客没有?”

“是的，在第七号，”僧人立刻答道，仿佛他已预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边走，请，在阳台上。”

犹里开了门。大房间内经淡巴菰的浓稠的烟云弄得黑暗。在阳台处比较得光亮，一个人能够在喧哗的谈笑之上听见瓶与杯相触声。

“人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病。”这是夏夫洛夫在说着。

“而你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傻子!”伊凡诺夫叫道，用以答他，“你难道不能够停止你的永久的‘成语制造’么?”

犹里进房时，受到了一阵喧扰的欢迎。夏夫洛夫跳了起来，几乎把台布都拖开去了，当下他握住了犹里的手，如流的咿唔

道：

“你如何好意的到这里啊！我是那末快乐！真的，这是你的最好意！那末感谢你！”

犹里在沙宁与彼得·伊里契之间坐了下来，开始四面的望着，阳台为两盏台灯、一盏挂灯所照耀，在这个光明的圈子之外，便似乎是一座黑而不可穿透的墙。然而犹里仍能够看见天上的绿光，山峰的黑影，最近的树顶，以及远远在下面的河流的发光的水面。蛾与甲虫从森林中飞到灯边来，环灯而飞，跌在桌上，徐徐的被灼死在那里。犹里可怜他们的运命，同时自己想道：

“我们也如飞虫们一样，向火焰扑去，环了每一个光明的理想而扑飞着，最后，仅仅是可怜的死亡了。我们以为理想乃是世界的意思之表白，其实，它不是别的东西，乃是我们脑中的消灭一切的火。”

“现在，来，喝一杯吧！”沙宁说道，当下他友好的将酒瓶递给了犹里。

“很愿意的，”犹里颓丧的答道，这又立刻使他想起，喝酒乃是最好的事了，在事实上，乃是留下要做的唯一的事了。

于是他们全都喝着，碰着酒杯。在犹里，乎特加酒是味儿太强烈了。它如毒药似的烧灼而苦味。他取了冷食来调和他自己，但这些，也是有一种不好的味儿，他不能够吞咽下去。

“不！”他想道。“如果是死了，或到西比利亚去都不要紧，但我必须离开这里！然而我将到哪里去呢？什么地方都是一个样子的，从一个人自己那里也逃脱不了。当一个人有一次将他自己位置在生活之上时，那末，任何形式的生活总是不能使他满意的，不管他住在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洞中或者住在圣彼得堡。”

“至于我的意思呢，”夏夫洛夫叫道，“人本身乃是一点东西没有的。”

犹里望着这位说话者的沉笨不聪明的相貌，以及眼镜后面的它的一双倦劳的小眼，便想道，这样的一个人实在真是一点东西没有的。

“个人是一个零数。只有那些从群众中出来的人，但又与群众时相接触，且又不反对群众，好像资产阶级的英雄们所常做的——只有他们才有真正的力量。”

“这种力量存在于什么地方呢，请问?”伊凡诺夫挑战似的问道，当时他正靠在桌上。“这是在于反抗现实政府的争斗里么?很像。但在他们为个人幸福而争斗时，群众怎么能帮助他们呢?”

“啊！你又说到那边去了！你是一个超人，需要一种适合于你自己的特种快乐。但是，我们是群众中的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快乐乃存在于为别人的幸福而奋斗着之中。理想的胜利——那便是快乐!”

“然而，假如那理想是虚伪的呢?”

“那不在乎，信仰乃是其物!”夏夫洛夫固执的摇着他的头。

“呸!”伊凡诺夫以一种蔑视的口音说道，“每个人都相信他自己的地位乃是全世界上最重要，最不可离的东西。即一个妇人的裁缝也是这末想。你知道那个很清楚，但显然的，你是忘记了它；所以为朋友之故，我不得不提起你以这个事实。”

犹里不由自主的妒憎的注视着伊凡诺夫的柔弱出汗的脸，及灰色无光的眼睛。

“在你的意见中，什么构成了快乐呢，请问?”他问道，当下他的唇扭曲的带着轻蔑之意。

“唔，最可决定的是，快乐是决不在于不停的叹息呻吟着，或不断的像这样的问道，‘我刚才打了一个喷嚏。这是应该做的事么？这会损害到别的人么？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已完成了我的运命么?’”

犹里在伊凡诺夫的冷淡的眼中，能够看得出憎厌来，这使他十分愤怒去想，伊凡诺夫乃以为他自己是他的智慧上的超越者，且还在笑着他。

“我们不久将知道的，”他想道。

“那不是一个程序，”他答道，竭力的要在他的脸上表现深切的倨傲以及不愿意讨论下去的意思。

“你真的需要一个程序么？如果我愿意，并且能够，做别的事的话，我便去做去。那便是我的程序！”

“真的是一个美妙的程序！”夏夫洛夫激热的叫道，犹里仅仅耸耸肩，并不回答他。

有一会儿，他们全都沉默的在喝酒。然后犹里向着沙宁，开始表白他的关于“最高的善”的意见。他以为伊凡诺夫也曾听见他所说的话的，虽然他并不望着他。夏夫洛夫带着崇敬与热心静听着，而伊凡诺夫斜眼看着犹里，以一个讥嘲“我们从前早就听见过这一套了！”来接受每一个新的叙述。

最后，沙宁徐徐的插说上去。

“唉！快停止了这一切吧，”他说道。“你们不觉它是可怕的厌倦么？每个人都可主持着他自己的意见，真的是？”

他徐徐的点着了一支香烟，走到天井里去，对于他的热的身体，恬静的青色夜是美快的凉爽。在树林后面，月亮已升了上来，好像一个金球，投射柔和、奇异的光明，满照着黑暗的世界上。果园中喷射出苹果与杏子的香气来，在果园之后，还有一所白墙的旅舍能够朦胧的见到，一个有灯光的房间仿佛从它的密叶的篱笆中，向下观望着沙宁。突然的听见一阵赤足踏在草上的声音，沙宁看见一个童子的身体从黑暗中现出。

“你要的什么呢？”他问道。

“我要见卡莎委娜小姐，那位学校里的先生，”赤足的童子尖

声的答道。

"为什么?"

这个名字，对于沙宁，立刻回想起了西娜的一个印象，一丝不挂的，太阳照在身上，美丽无伦的站在水边。

"我带了一封信来给她。"童子说道。

"啊哈！她必定是在那边的一所旅舍里，因为她没有在这里。你最好到那边去找。"

童子徐徐的赤着足走去了，活像一只小动物，那末快的没在黑暗中不见了，竟如藏在树后一般。

沙宁慢慢的跟着他走，深深的呼吸着园中的柔和甜蜜的空气。

他走近了那一座旅舍，走得很近，所以从他站在下面的窗中射出的灯光，竟照在他的恬静沉思的脸上，还照现出挂在黑色的果树上的大而沉重的梨子。沙宁踮起了足尖立着，竟能够将梨子摘了一个下去，而正当他这样摘着时，他看见西娜正立在窗边。

他看见她的侧影，穿着她的睡衣。在她柔软的圆肩上的光亮，给他们以一种光彩，仿佛如缎子的光。她正沉入深思之中，那思想似乎使她快乐，又使她羞涩，因为她的眼睑颤动着；她的唇上有一个微笑。在沙宁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女郎的喜悦的微笑，预备要接一个长久而热烈的吻。如钉在那个地方似的，他站在那里凝望着。

她正在默想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事，她的经历，假如使她喜悦的话，却也激起了她的羞涩。"天呀!"她想道，"我真的是那末下流了么?"然后，她第一百次的愉快的回忆起当她第一次躺在犹里臂间时，她所生的喜悦。"我的亲爱的！我的亲爱的!"她咿唔道，沙宁又看到她的眼睑颤动着，她的唇上微笑着。至于其后的情景，在它的无羁束的热情中的愁扰，她竭力的要不想起它，

本能的警觉到，想起它来是仅能带来了不快的。

门上剥啄了一下。

“谁在那里?”西娜问道，抬起头来。沙宁清楚的看见她的白而柔的头颈。

“有一封信给你,”童子在门外叫道。

西娜站了起来，开了门。童子被湿泥溅到了膝盖头，进了门来，从头上脱下了帽子，说道:

“那位年轻姑娘叫我送来的。”

“西诺契加,”杜博娃写道，“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今天晚上就回到镇上来。学校视察员到了，明天早晨将到我们学校里来。如果你不在校里，那是不很好看的。”

“什么事?”西娜的老姑母问道。

“奥尔加来唤我回去。学校里有视察员来,”西娜深思的答道。

童子将一只足磨擦着别一只足。

“她要我告诉你，千万的要回来,”他说道。

“你去不去呢?”姑母问道。

“我怎么能去?独自一个人，在黑夜里?”

“月亮升上来了,”童子说道。“外面是很明亮的。”

“我将要去的,”西娜说道，仍然有点踌躇。

“是的，是的，走，我的孩子。否则一定要出事情。”

“很好，那末，我要走了,”西娜说道，决心的点点头。

她迅疾的穿上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和她的姑母告别。

“再会，姑母。”

“再会，我的亲爱的。上帝和你同去。”

西娜向着那个童子说道，“你和我同去么?”童子看来羞怯而纷乱的，当下，又双足摩擦着，咿唔道，“我是到我母亲那里来

的。她住在这里，为教士们洗衣服。”

“但是我怎样能独自一个人走呢，格里契加?”

“好的！我们走吧，”童子以一种有力的着重的口气答道。

他们走了出去，进入青黑色的芬芳的夜色中去。

“如何可爱的香气呀！”她叫道，立刻发出一个惊骇的叫声，因为在黑暗中，她和一个人相碰撞了。

“这是我，”沙宁笑着说道。

西娜伸出了她的颤栗的手。

“天色太黑了，一点也不能看得见，”她求恕的说道。

“你到哪里去呢?”

“回到镇上去。他们来叫我。”

“什么，独自一个人么?”

“不，那小童和我同去。他是我的保护者。”

“保护者，哈！哈！”格里契加快乐的说道，踏着他的赤足。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她问道。

“唉！我们正在一块儿喝酒着来。”

“你说‘我们?’”

“是的——夏夫洛夫，史瓦洛格契，伊凡诺夫……”

“啊！犹里·尼古拉耶威慈也和你们在一处么?”西娜问道，她的脸红了。说出她所爱的人儿的名字，送了一阵的颤抖于她的全身，仿佛她是向危壁下面望着一样。

“你为什么问到他?”

“因为——嗳——我遇见他，”她答道，脸色更殷红了。

“很好，再见！”

沙宁温和的握住了她伸出来的手。

“如果你愿意，我要划只船送你到对岸去。你为什么打了一个大弯，走那末多的路呢?”

“啊！不，请你不必麻烦，”西娜说道，觉得异常的害羞。

“是的，让他划船送你过河吧，”小格里契加劝说道，“因为河岸上有那末多的泥水。”

“很好，那末，你可以到你母亲那里去了。”

“你不怕独自的走过田野么?”童子问道。

“我要伴送你到了镇上，”沙宁说道。

“但是你的朋友们要说什么话呢?”

“啊！那没有关系的。他们将留在那里直到天亮。并且，他们已经厌扰得我很可以的了。”

“唔，你是太好意了，我敢说。格里契加，你可以去了。”

“晚上好，小姐，”童子说道，当下他无声无息的不见了。西娜与沙宁独自的离开了那里。

“执了我的臂，”他提议道，“否则你将跌倒了。”

西娜将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臂间，当她接触着如钢铁似的刚强的筋肉时，她觉到一个奇异的情绪。他们如此的在黑暗中走着，经过了树林到了河边。在树林中时，夜色是黑漆漆的，仿佛所有的树都混融在一个温热而不可穿过的雾中了。

“啊！这是如何的黑呀！”

“那不要紧，”沙宁在她耳中低语道。他的语声微微的颤抖着。“我最喜欢夜间的树林。在那个时候，人才剥脱下了他的每日的假面具，成为更勇敢的、更神秘的、更有趣的了。”

因为泥沙在他们足下滑着，西娜觉得要使她自己不跌倒是很难的。因为这个黑暗，因为与一个强健紧结的身体相接触，与强壮而且使她喜爱的男子相亲近，现在使她引起了一种不熟识的骚动，她的脸发着光，她的柔臂与沙宁的臂共享着它的温热，而她的笑声是勉强的，不休止的。

在山脚下，夜色比较得开朗些。月光照在河上，一阵凉爽的

微风从广阔的河面吹来，扇着他们的面颊。树林神秘的退入于黑暗之中，仿佛它将他们给了河去负责。

“你的船在哪里?”

“那里就是。”

船只映着光亮平滑的水面，形状极清晰的停在那时。当沙宁将桨放好了位置时，西娜伸出双臂，以平均她身体的重量，坐在舵位上去，立刻月光与水中的美丽的影子给她的身体以一种神幻的反映。沙宁将船只从岸边推开了，他自己跳进船中来。船身带了一点的闷碰的声音，滑过了沙地，划着河水，当下那只船便游泳进月光之中，留下广大的涟漪在它的经过的水痕上。

“让我来划吧，”西娜说道，突然的发生着奇异的胜服的力量。“我爱划船。”

“很好，坐到这里来，那末，”沙宁站在船的中央，说道。

她的柔软的身体又轻轻的擦过他，而当她用她的指尖，握住了他伸出给她的手时，他能够往下看见她的美丽合式的胸部……

他们如此的泛流下溪来。月光照在她的白色脸上，眉毛黑黑的，眼睛光亮的，给出一种的光彩于她的素朴的白衣上。在沙宁看来，他们仿佛正进了一个仙境，远远的离开了一切的人，脱出了人类的法律与理智的灰白色的外边。

“如何可爱的夜色呀!”西娜叫道。

“可爱，是不是?”沙宁低声的答道。

她突然的出声大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我仿佛要将我的帽子抛入河中，松下我的头发，”她为一种突然的冲动所呼召而说道。

“那末你便不顾虑的这末办好了，”沙宁咿唔道。

但她渐觉得不安起来，沉默的不言。

在恬静清朗的夜色的激人的影响之下，她的思想又转到她的

新近的经验上来了。在她看来沙宁似是不能不知道这些事，正是这个念头使她格外的快乐。她不知不觉的即要想使他警觉到，她不常是那末温柔贞淑的，但当她脱下了面具时她也能成为很不相同的一个人的。这乃是这个秘密的愿望，使她红脸而且得意。

“你认识犹里·尼古拉耶威慈已经很久了，是不是?”她半吞半吐的问道，禁不住的要推进的飞翔于一个深阱之上。

“不，”沙宁答道，“你为什么要问这话呢?”

“啊！我不过随便问问而已。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你以为如何?”

她的语声乃是一个孩提的腼腆的，仿佛她要从一个远比她年纪老大的人那里得到些东西一样；这个人是有权利可以安慰她或责备她的。

沙宁对她微笑着，当下他说道。

“是……的!”

从他的语声中，西娜知道他在微笑着，而她深深的红了脸。

“不……但，他真的是……唔，他似乎是很不快乐。”她的唇颤动了。

“很像。他实在是不快乐。你代他忧虑么?”

“当然我是，”西娜带着矫作的天真说道。

“这不过是自然的，”沙宁说道，“但‘不快乐’一句话，在你说来，其意义却有点与它真相不同。你以为，一个人精神上感到不满足，永远的分析着他自己的情绪及他的行为的，并不算是一个可悲的不快乐的人，但却是一个具有异常的个性与能力的人。这种永久的自己分析，在你看来乃是一个好的行为，值得使那个人去设想他自己比一切别的人都好，不仅值得做朋友，也值得恋爱与尊敬。”

“唔，如果不是那样，那末究竟是怎么样呢?”西娜机敏的问

道。

她以前不曾对沙宁谈过那末多的话。她听人家说过，知道他是别致的人物；她现在觉得舒适的骚动的碰到了如此新奇，如此有趣的一个人物。

沙宁笑了。

“从前有一个时候，那时，人过着禽兽似的狭窄的生活，对于他们行动或情感一点也不负什么责任。继于其后的乃是一个理智生活的时代；在它的开头，人常常要过度的估计他自己的情操与需要与愿望。这里，在这个阶段上，站着史瓦洛格契。他是最后的一个莫希根人，最后的一个久已逝去的人类演化的时代的代表。他天然的吸取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精华，那毒害着他的灵魂。他并不真正的过着他的生活；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要发生疑问。‘我做的对么?’‘我做得错了么?’在他的情形之下，这几乎成为荒谬不经的了。在政治上，他不能决定，他是否不低下他的品格以与别的人并肩齐立，然而，如果不干了政治了呢，他又不能决定，他站得远远的，是否为一件可耻的事了。这一类的人很不少。如果犹里·史瓦洛格契成了一个例外，那是完全因为他的高超的智慧之故。”

“我不十分明白你的话，”西娜羞怯的开始道。“你说到犹里·尼古拉耶威慈，仿佛他自己乃是因为不成为别一样的人物而受到责备一样。如果生活不能使一个人满足时，那末，那个人便站在生活之上。”

“人是不能站在生活之上的，”沙宁答道，“因为他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可以不满意，但这种不满意的原因却仍在他的自身。他或者不能或者不敢从生活宝藏中满满的取用以供他的实际需要。有许多人耗费了他的一生住在一个监狱中。一部分的人则怕从监狱中逃出，好像一只被捉住的鸟儿，当被释放了时，

怕飞了开去一样。……人的肉体与灵魂，形成了一个完全和谐的全体，仅被死亡的可怕的来临而惊扰着。但这乃是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牵强附会的人生观来打扰了这种的和谐。我们将我们的肉体上的欲望污辱之为兽欲；我们对于他们发生羞耻；我们将他们贬放在污秽的形式及桎梏中。我们之中，那些天性是柔弱的，则并不注意到这，只是一生拖着铁练过去，那些被一个虚伪的人生观所伤害的，他们则成了殉难者。被关闭了的势力，要求一个出路；肉体渴思着快乐，却受了激烈的痛苦，因为它自己的柔弱。他们的生命乃是一个永久不调和，不决定的，他们捉住了任何能够帮助他们到一个更新的道德理想去的稻草，直到了最后，他们成了那末悲戚，竟怕于生活下去，怕于有感觉。"

"是的，是的，"西娜有力的承认着。

一群新的思想侵入她的心上。当她以光亮的眼睛望着四面时，夜色的煊丽，在月光中的恬静的河流与梦境似的树林的清美仿佛穿透她的全身。她又为那个朦胧的要求着，会发生她的愉快的敏捷的占领力量的愿望所占有了。

"我的梦境常是一个黄金时代，"沙宁续说下去，"那时，将没有东西会站在人与他的幸福之间，那时，无畏而自由的，他能够厌了他自己给于一切可得的快乐。"

"是的，但他怎么能那样做呢？回归到野蛮社会么？"

"不。当人如禽兽似的生活着的时代乃是一个可怜的野蛮的时代，而我们自己的时代，在那时代中，肉体是为心灵所占有了的，则是放在既缺意识又乏力量的背景之中的。但人类不是无为而活着的。他要创造一个新的生活状况，在那里既不发生愚蠢，也没有什么避世主义。"

"是的，但是恋爱怎么样呢？那件事不加束缚于我们身上么？"西娜匆匆的问道。

“不。如果恋爱而加以可悲的束缚的话，则这是因为妒忌，而妒忌则是奴隶的结果。无论在哪种形式之中，奴制都会发生祸患的。人们应该无畏的无拘束的享受着恋爱所能给予他们的快乐。如果这果是那样的话，则恋爱便要成为无限的丰富，而它的种种形式也格外得繁复了，且也更会为机会所影响了。”

“我现在是一点也没有恐惧的了，”西娜骄傲的反省道。她突然的望着沙宁，觉得这仿佛乃是她的第一次的见到他。他坐在那里，脸对着她，在于船舵上，一个男人的美型：黑眼，阔肩，十分的强健。

“如何的一个美男子呀！”她想道。不可知的力量与情绪的全个世界都放在她面前。她要进了那个世界么？她现在好奇的对他微笑着，全身都颤栗着。沙宁必定是猜出了她心上所经过的念头。他的呼吸更快了，几乎是在喘着气。

在经过了一段溪流的狭处时，桨被拖着的叶子所缠住，从西娜手中滑落了。

“我不能向前划去了，这里是那末狭窄，”她腼腆的说道。她的声音温柔而音乐的响着，如有潺潺的水声。

沙宁站了起来，向她走去。

“怎么一回事？”她惊骇的问道。

“没有什么，我不过要去……”

西娜也站了起来，想要到舵位上去。

船只那末厉害的摇摆着，她几乎要失去了她的均衡，不由自主的她捉住了沙宁，在几乎要跌入他的臂间之后。在那个时候，几乎是不自觉，也永远不相信是可能的，她竟温柔的延长了他们的接触。这乃是她的这个接触，一时间燃起了他的血液，而她，感到了他的热情，也不可抵抗的感应着。

“啊！”沙宁又诧异又欢喜的叫道。

他热情的拥抱了她，推她向后，如此，她的帽子落下了。

船只摇摆得格外厉害，不可见的微波在冲击着河岸。

“你做什么?”她低声的叫道。“放了我去吧! 为了上天之故! ……你做什么……?”

她挣扎的要从那些钢铁的双臂间摆脱出去，但沙宁压着她的健胸更紧，更紧近于他的胸前，直到了他们之间从前存在的那种障碍不再存在。

环绕于他们四围的只有黑暗，只有河水与芦苇的潮润的气味，只有一时热，一时冷的气候；四周静悄悄的。突然的不可计数的，她失去了一切的意志与思想的力量；她的四肢弛懈了，她降服于沙宁的意志之下。

第三十九章

她最后恢复了她自己，看见黑暗的水中的明月影子，而沙宁的脸，弯在她的上面，双眼灼灼有光。她觉得他的双臂紧紧的环抱了她，而一支桨也擦着她的膝盖头。

然后她开始温柔的哭了起来，她哭不停声，但并不从沙宁的怀抱中摆脱了开去。

她的眼泪是为了不可挽救的事而流的。她恐惧，可怜她自己，同时又喜爱着使她哭泣的人。沙宁抱了她起来，将她坐在他的膝上。她温顺的随他所为，好像一个有忧戚的小孩子。如在一个梦中似的，她能听见沙宁温和的以柔爱感激的声音在安慰着她。

“我要投水自杀。”这思想似是对于第三个人的严峻的问题：“你所做的什么事？你现在将怎么办?”的答复。

“我现在将怎么办呢?”她高声的问道。

“我们要知道,”沙宁答道。

她想要溜下他的膝头，但他紧紧的抱住了她，所以她只好仍旧留在那里，想来颇以为奇怪，因为她对于他既不能觉得憎妒，也不能觉得讨厌。

“无论有事情发生都不要紧了，现在，”她对她自己说道，然而一个秘密的肉体上的好奇心，催使她想着，这位强壮的人，一个生客，然而又是那末亲密的一个朋友，将对她怎么办。

过了一会，他执了桨，她斜倚在他身边，她的眼睛半闭着，他的划着桨的一只手每一次伸到近于她胸部时，她便颤抖着。当船只嘭的一声与河岸相撞时，西娜睁开了她的眼睛。她看见田野与水与白雾，而月亮如一个灰白色的魔影，预备要在黎明之前逃走。天色现在要亮了，一阵凉冷的微风在吹拂着。

“我要和你一同走么？”沙宁温柔的问道。

“不。我还是一个人走的好，”她答道。

沙宁将她举出了船外。这乃是他的一个快乐去这末办，因为他觉得他爱她，且是感激她。当他在爱好的拥抱了她之后将她放下在岸上时，她蹶跌了一下。

“啊！你美人！”沙宁叫道，以一种充满了热情与温柔与怜恤的声音。

她感到不自觉的骄傲，微笑着。沙宁握住了她的双手，拉她近于他的身边。

“吻我！”

“这没有关系；一点也没有关系了，现在，”她想道，当下她在她的唇上给他以一个长久而热情的吻。

“再会，”她咿唔道，几乎不知道她说的什么。

“不要和我生气，亲爱的，”沙宁申诉道。

当她跨越过沟渠，蹒跚的向前走去，还为她的衣服所绊住时，沙宁以忧戚的眼光望着她。这使他悲伤的想到了一切为她而蕴蓄着的不必要的痛苦，并且如他所预知的，她没有力气将他们放在一边去。

她的身体徐徐的迎着黎明，向前走去，不久，便消失在白雾

之中了。

当他不再能看见她时，沙宁便跳上了船，用力的划了几下，使水起了泡沫。到了中流，浓稠的晨雾升起于他的四周，沙宁放落了桨，挺立在船中，大声的欢呼一下。树林与朝雾，仿佛如活的一样，反应着他的呼声。

第四十章

西娜仿佛为一击所闷倒一样，立刻沉沉的睡去了，但醒来得很早，感觉得完全的毁坏了，如一具尸体似的冰冷。她的绝望永没有醒来，她也没有一刻工夫忘记了所做的事。在沉默的沮丧里，她考察着她房间里的每一件的大小的东西，仿佛要发见从昨天以来所生的变化。然而从房间的一隅，为日光所照射着的圣像，和善的低头向她望着。窗户，地板，器具，都没有变动，而在邻床的枕头上，躺着杜博娃的美头，她正沉沉的熟睡着。一切都完全如前的一样；只有绉痕累累的衣服，不小心的抛在一张椅子上面的，告诉出它的故事来。她醒来时的脸上的红色不久便换上了一种灰白色，因她的炭似的黑的眉毛而格外显著。用了过度工作的脑筋的异常的清楚，她回想起前几点钟的她的经验。她看见她自己在太阳出来时走过寂寂的街道，而敌意的窗口似乎望着她，她所遇见的几个人也都回头顾视她。她在黎明的光中向前走着，为她的长裙所阻绊，她手里执着一个绿绒的小手袋，很像一个犯人似的蹒跚的走了回家。过去的一夜，在她看来，乃是痴狂的一夜。发狂的、奇怪的、覆没的事发生了，然而怎样的与为什么的，她却不能知道。抛开了一切的羞耻在一边，忘记了她的对

于别一个人的爱情，在她看来，这似是不可思议的。

她心里疾晕的起了身来，无声无息的开始去穿衣裳，生怕惊醒了杜博娃。然后，她坐在窗边，焦虑的凝望着花园中的绿色与黄色的树叶。各种的思想在她脑盘中旋转着，思路纷乱不定，有如被风所吹的烟。杜博娃突然的醒来。

“什么？已经起身了么？如何的奇怪！”她叫道。

当西娜清晨回家时，她的朋友只是睡眼迷胡的问道，“你怎么如此纷扰的归来的?”然后又沉沉的睡去了。现在她注意到有什么不对的事发生了，她匆匆走到西娜那边去，赤着脚，穿着睡衣。

“什么事？你生了病么?”她同情的问道，仿佛如一位老姊姊。

西娜退缩了，如在一记打击之下，然而她的玫瑰色的唇上却带着一个微笑，以一种勉强的愉快的声音说道：

“啊，亲爱的，没有什么！不过我昨夜一点也没有睡得着。”

如此的乃是第一个谎话说出来，将她的一切的坦直、高傲的处女时代一变而为一个记忆。当杜博娃她自己在穿衣裳时，西娜时时的偷眼望她。她的朋友，在她看来，似是光明而纯洁的，而她自己则如一个被压扁了的爬虫似的惹人厌。这个印象是那末强有力，竟使杜博娃所站立的房间中的那块地方完全为日光所照，而她自己的一角则没入黑暗之中。西娜记起了，她如何的常常以为她自己是比她的朋友更纯洁、更美丽的，而这个已来的变迁竟使她十分的痛楚。

然而这一切是深潜在她的心里的，外貌上，她是十分的恬静；实在的，几乎是愉快着。她穿上了一件美丽的深青色的衣服，拿了她的帽子与阳伞，如她平日一样高兴的走到学校中去，她在学校中留到中午，然后又回家来。

在街上，她遇见了丽达·沙宁娜。她们俩都站在太阳光、美貌、年轻、漂亮里，她们唇上带着微笑，闲谈着小事。丽达对于

西娜觉得顽强的敌视，如她所常想象的她之快乐，不顾忌，而西娜则妒忌着丽达的自由及她的快乐顺适的生活，每个人都相信她自己乃是残酷的不正义的牺牲者。

“我确然比她更好。她为什么那末快活而我为什么必须受苦?”在她们俩的心中，这个思想都占据着。

午饭以后，西娜拿了一本书，坐近窗口，不休的凝望着花园，园中仍然接触着将逝的夏天的美丽。情绪的悲戚已经过去了，现在她的情调是一个无情而淡漠的情调。

“呀！唔，我的一切都完了，现在,”她不断的念着。“我还是死了好。”

西娜看见了沙宁，在他注意到她之前。他高大而安详的，走过园中，披拂开了树枝，仿佛用手招呼他们。她向后靠在她的椅背上，将她的书压在胸前，她望着他，睁大了眼，当他徐徐的走近了窗口时。

“白天好,”他说道，伸出他的手。

在她能够站起来或从她的诧异中恢复过来之前，他又以一种和善、慰藉的口声重述道：

“你早上好。”

西娜觉得完全无力了。她仅止咿唔道：

“早上好。”

沙宁靠在窗盘上说道：

“请你到花园里来一趟，我们谈一下子。”

西娜站起身来，为一种奇力所扫荡，夺去了她的意志。

“我在那边等着你,”沙宁加上去说。

她仅只点了点头。

当他走回花园中时，西娜不敢望着他。有几秒钟她站在那里不动，她的手合握着，然后突然的走了出去，拉起了她的衣服，

俾得走动得容易些。

太阳光照在色彩鲜妍的秋叶上；花园似乎沐浸于一阵金色的雾中。当西娜匆促的向他走去时，沙宁正在前面不远的路中。他的微笑使她扰乱。他握住了她的手，坐在一株树干上，温柔的拉她坐在他的膝上。

“我不能决定，”他开始道，“我该不该到这里来看你，因为你也许以为我待遇很不好。但我不能够站了开去。我要说明种种事情，使你不至于绝对的憎我、恶我，总之……我能做什么别的事呢？我怎么能抵抗呢？有一个时间到了，那时，我觉得我们中间的最后间隔已经落去了，并且觉得，如果我失去了我生命中的这一个瞬间，那末它便永不会再是我的了。你是那末美丽，那末年轻……”

西娜沉默着。她的柔软清澈的半为她的头发所掩盖着的耳朵成了玫瑰色的，而她的长的眼毛颤动着。

“你是可怜的，现在，而昨天，这一切是如何的美丽呀！”他说道。“忧愁之所以能存在，仅因为人放了一个价值在他自己的快乐之上。如果我们的生活的方法是不同的话，昨夜的事将留存在我们的回忆中作为一生的最美丽、最可宝贵的经验之一。”

“是的，如果……”她机械的说道。然后，立刻的，连她自己也很惊骇着，她竟微笑了。有如太阳升上来了，鸟在唱歌，芦苇在微语一样，这个微笑似乎也鼓作了她的精神。然而这不过一会儿工夫的事。

她立刻又看见她的全部的将来生活放在她的面前，一个毁了的忧与羞的生活。这个景象是如此的可怕，竟引起了憎怨。

“走开！离开我！”她锐声的说道。她的牙根咬紧了，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坚强的复仇的表情，当下她站了下来。

沙宁很可怜她。有一会儿工夫，他竟要献给她以他的名字及

他的保护，然而有些东西将他拉了回去。他觉得这种的补救是太卑鄙了。

“啊！好的，”他想道，“生命必须只沿了它的轨道走去。”

“我知道你是和犹里·史瓦洛格契恋爱着的，”他开始道。“也许这便是使你最感悲苦的么？”

“我不和什么人恋爱着，”西娜咿唔道，不自主的紧握着她的双手。

“不要对我有什么恶意，”沙宁申诉道。“你是如你从前一样的美丽，你所给予我的同样的快乐，你也将给予你所爱的他——更甚的，当然是，更甚的。我全心全意的希望有着一切可能的快乐，我将常常的在我自己心中视你如我昨夜所见的你一样再会……并且，如果你需要我的话，使人来叫我好了。如果我能够……我要为你而牺牲了我的生命。”

西娜望着他，一声儿不响，为异常的悲怜所激动。

“这一切也许都将不会错的，谁知道？”他想道，有一会儿，事情似乎没有那末可怕。他们定定的彼此凝望着彼此的眼睛，知道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包含有一个没有人会发见的秘密，而这个记忆将常常是鲜明的。

“唔，再见，”西娜以一个温柔的女儿的声音说道。

沙宁的脸上耀着快乐。她伸出她的手，他们接着吻，真朴的，爱感的有如兄弟与姊妹。

西娜伴送了沙宁直到了园门边，忧戚的望着他走去。然后她回到花园里来，躺在芬芳的草上，绿草在她四周波动着，沙沙作声。她闭上她的眼睛，想到一切所曾发生的事，踌躇着她该不该去告诉了犹里。

“不不，”她对她自己说道，“我不再想到它了。有的事情是最好忘记了它。”

第四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犹里起身得很迟，觉得不大舒服。他的头痛楚着，他的口中有股坏气味。起初，他只能回想起欢叫，玻璃杯的叮当以及在黎明时微弱下去的灯光。然后他记忆起，如何的，夏夫洛夫和彼得·依里契蹒跌而呻吟的退休去了，而他和伊凡诺夫——伊凡诺夫脸色虽因喝了酒而苍白着，但他的足步还稳定着——站在阳台上谈着。他们没有眼去看那光辉的晨天，这晨天映在地平线上是苍苍绿绿的，在头上便变了青色了；他们并没有看见美丽的草场与田野，也没有看见躺在他们下面的闪闪发光的河流。

他们仍然的在辩论着。伊凡诺夫胜利的对犹里证明，像他这一类的人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怕从生活中取得生活所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最好是死了，被人忘记了。他带着恶意的高兴，引了彼得·依里契的话来说："我当然不称这种东西为人，"当下他大笑起来，自以为他已以这种的一个字句毁坏了犹里了。然而，说来奇怪，犹里并不因这句话发恼，他所注意的，仅是伊凡诺夫所说的，他的生活乃是一个可怜的生活。那是因为，他说道，"他一类的人"是格外的富于感觉，格外的有高尚的头脑的；

他同意于，他们最好是离了世界。然后，极端的感到沮丧，他几乎要哭了起来。他现在带着羞耻的回忆起来，怎样的他在那个地方，曾将他和西娜的恋爱故事告诉给伊凡诺夫听，几乎要将那位纯洁可爱的女郎的名誉抛在这个残忍的酒徒的足下。当最后，伊凡诺夫呻吟着，走出了天井中时，在犹里看来，房间中似是可怕荒寂。

有一层雾幕于一切东西之上；只有龌龊的桌布及它的绿色的莱菔茎，空空的玻璃杯，以及香烟头在他的眼前跳舞着，当下他坐在那里纷乱而困苦。

他又回忆着，过了一会，伊凡诺夫回来了，和他同来的是沙宁。沙宁似乎是快乐，健谈，而且完全清醒。他以一种奇异的情绪望着犹里，半友谊的，半讥嘲的。随后在记忆里是一个空白的斑点，随后犹里又忆起小船，水，一种从未见过的玫瑰乳色的雾。他们在冰冷明透的水里行船，又在太阳照着的平铺的砂上行路，仿佛在走下坡路似的。头剧烈的痛着，打着恶心。

“真不知道是这样的讨厌!”——犹里想，——“喝了酒还不够……”

他厌恶地把这些回忆洒开，像洒开黏在脚上的污泥一般，开始深沉地想起在树林中发生的那件事来了。

第一刹那间显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不平常的神秘的树林，树下深沉而不动的阴黑，月亮的奇光，女人雪白冰冷的躯体，她那紧闭的眼睛，迷人的浓厚的气味，与疯气相邻近的剧烈的欲望。

这回忆使他的整个身躯充满了倦洋洋的、甜蜜的颤悚，但是有什么东西针扎他的太阳穴，握紧他的心脏，于是那幅零乱而不堪的图画详晰的记到他心上来，他记得他并未带着任何的愿望，把女郎摔在草地上面，她并不愿意，却直在推开，挣脱，他看见自己已不能而且不愿做这事了，却还是爬到她身上去。

犹里羞惭得抖索了一下。他想走到黑暗里去，钻到地洞里去，不愿意自己看见自己的羞辱事情。但是过了一刹那间，犹里无论觉得如何痛苦，总是使自己相信，可嫌恶的并不是他损坏了情欲的有力的冲动，却是那他在一时间内曾和女郎近于发生肉体接近的事。

犹里用了一种近乎肉体上的努力，就等于他把比他力大好几倍的人打胜时所用的那种力量一样，顿时把自己的情感反转过来，看出自己的行为是应该那样做的。

“我如果利用了她的冲动，那就未免太卑陋了！”但是他面前发生了一个新的，更痛苦的问题：“往后怎么办呢？”于是在各种不同的、零乱的思想和愿望之中，结晶成一个思想：——

“应该抛弃一切！……占有她，然后将她抛了开去么？不，我永远不能那末办。我是太好心了。别人的痛苦我感到远比自己受它为甚。唔，那末，怎么样？娶了她么？”

结婚！在犹里看来，这个字儿正是可惊的平凡的。任何像他的复杂性格的人怎么能忍耐得下一个庸俗的眷属的观念呢？这是不可能的。犹里简直脸红起来，仿佛一发生他能有一刹那间的，对于这结果的悬揣的念头，就是受侮辱一般。“如此说来，是推开她，走开么？”越离越远的女郎的倩影在他面前晃过，成为永去不复挽回的极大的幸福，等于丧失自己的生命一般。他拒却了她，好像把她从心里掏出来，跟着拉出无数的血筋，显露出致命的创洞。四周黑暗起来，心里感到空虚和痛苦，连身体都仿佛衰弱下来。“然而我却爱着她，”他想道。“为什么我要将她离开了我，而走去呢？为什么我要毁坏了我自己的幸福呢？这是可怕的！这是荒谬的！”

“怎么样？……娶她么？……”

他对于想到此事的可能又感到羞惭，使沉入痛苦而疑虑的烦

恼中去了。他停止了见太阳，停止了认识自己的生命，与失了视听的愿望。

在到了家时，为了要将他的思路离开了一个完全占据的题材上，他坐下在书桌边，开始去读他新近所写的几段多警句的文字。

“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好，也没有坏。”

“有的人说道：自然的东西乃是好的，而人在实现他的欲望时是不错的。”

“但那是虚伪的，因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在黑暗与空虚是没有东西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出于同一的来源。”

“然而有的人又说：一切出之于上帝的都是好的。然而那也是一样的虚伪；因为，如果上帝存在着，则一切东西都出之于他，即使是讪谤。”

“再者，还有些人说：善是存在于对别人做善事之时。”

“但那怎么能够？为这一个人是善的，为别一个人便是恶的了。”

“奴隶希求他的自由，而他的主人则要他仍为一个奴隶。有钱的人要保守他的金钱，而穷人则要毁坏了富者；被压迫的人，要想解放；得胜利者则又要维持着不失败；没有爱的，希求被爱；生的，希求不死。人希求毁灭了野兽，正如野兽之想要毁灭了人。这是如此的开始，这也将如此的永久下去；也没有任何人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去得到善，那是仅仅适于他自己的善。”

“人常常的说，爱的仁慈是比之憎忌好些的。然而那是虚伪的，因为如果有一个报酬在着，那末，一个人当然的最好去做一个仁慈而不自私的人了，但如果没有的话，那末，一个人最好是去取了在太阳底下的他的一份快乐。”

“又是虚伪的一个例子：在社会里有某种人为别人而毒害自

己的生命。但是人家对他说：你的精神使你自身幻灭，却保存在人们的事业里面，作为永久的种子。但这是虚伪的，因为都知道在时间的锁链里创造的精神和毁灭的精神同样的生存着，不知道何者将兴，何者将败。”

“又有一例：人们在思想他们死后将有如何生活，自对自说这是好的，他们的子孙可以享受他们所种植的果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死后如何情形，也不能设想关于后人在我们的道上行走的题目是何种的黑暗。我们不能爱他们，或憎他们，和对于在我们以前的人同样的不能有所憎爱。时间的相互关系切断了。”

“人们如此说：在快乐和忧愁的源泉前面予人类以同样的平等，给与同量的一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领受比他自己还大的哀乐悲喜的；人的成分不平均，它们也不平均；人的尺度得到了平均，他们的心是永远不会平均的。”

“骄傲在那里说话：无论是大人或小人。但是在每人里有升和落，有树巅和深渊，有原子和宇宙。”

“有人说：人类的智慧真大呀！但还是虚伪的，因为视觉有限，在这意识和无意识像浓厚的空气一般交流着的无穷尽的宇宙内，人看不见自己的意识或无意识。”

“人知道什么？亚当会知道如何饮食，如何按着需要穿衣，于是保存了自己的种族；我们也知道这个，也可以保存自己的种族于将来。但是亚当不知道如何去不死，不惧怕，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想出了许多的知识，都没有想出生命和幸福，以作补充。”

“人身上从皮靴到皇冠，全都具有一种救自己身体于痛苦与死亡的目的。我们看：卡因把阿魏里打倒，既是用的普通的棍棒，也不就是可以用同样的棍棒毁除站在知识的最末阶级的人么？玛福萨不是比大家活得很长久么？但是他死了！约夫不是比大家都有幸福么？但忧愁蚀死了他！不是每个人在一生里感到如

许的悲哀和快乐，抬起肩膀撑持着，却也要同样的死去，和他的祖宗一般么？……但是现在人竟把知识的神戴上慈冠，又大声呼号，又妄自夸大起来了！”

“一样是要被微虫侵食的！”

一阵寒冷的感觉在犹里的背上滑过，他仿佛看见许多许多白虫在整个的大地上营营扰扰个不住，这景象使他异常的惊悸。

犹里读了下去，觉得他所写的这些默想录，乃是惊人的深刻的。

“这些话都是如何的真切呀！”他对他自己说道，在他的悲伤中，有了一抹的光荣。

他走到窗边，眼看着花园，那里，小径为黄叶所铺满。触目都是死色——死叶与死虫，他们的生命是靠着热和光的。

犹里不能感到这个恬静，将死的夏天的陈列物，充满了他的灵魂以说不出的愤怒。

第四十二章

醉鬼，歌唱者，彼得·伊里契，在路上走着。

秋日已届，避暑的所在渐渐的空虚寂静起来，成为过去快乐的小坟地，发现出一种特别秀丽的美来：刻花的细薄的栅栏，像花边一般，衬在树的中间；枫红的花枝上悬着一阵薄醉；玩具般的别墅的房屋在疏稀的金花的树枝丛中摇曳不定；几朵红菊孤傲地在空虚的图画上竖立着，好像寻思什么，频频摇着美丽的小头；平台和绿色长椅还保存着逝去的快乐和喧哗生活的痕迹，觉得这生活是充满喜乐愉快的，特别美丽的生活。有时候在空旷的林荫道上发现一个孤独的，凝想的女人的身形，像失群的孤鸟一般，看来特别的美丽，愁虑和神秘。关住的门窗产生出一种寂静，使人觉得就是它，那秋日的寂静，现在独自过着谜样的神秘的生活。

彼得·伊里契在零乱的小道上慢慢地走着，用棍棒在深黄的落叶上面搅着。在人声喧闹，喜气盈天的时候，他不会来的。也许他本能上感到自己的衰老，鄙陋和难看，那些带着笑声和喜容的人阻碍他听见他一人能听见的东西。

他在别墅旁边走着，坐在被遗弃的椅上，许久的直望前面，直到寒秋的天色发黑时为止，大概是在感触在人们快乐游戏的所

在上面无形通过的永久的气息。

后来他走到河边，靠在潮气极重，黄绿相交的橡树旁边，望着静谧的水晶般的水。他躺到疏稀而干枯的草上，躺了好几分钟，头伏在地上，听着它无声的说话，沉重而安然地呼吸着。

他走到最荒野的地方去，那边河靠近着山，山想压死河，却又不能。河在嘲笑山，发出蔚蓝而带银光色的笑声，全身颤索着，山却皱紧眉峰，群树也在喧闹不止。巨大的橡树有时候从邨险的岸上投到水里去，把垂头丧气的枝叶沉没在清水悠悠，嘻笑不止的深渊里面。

河在戏弄着涟波，天上照成蔚蓝色，地上映为葱绿色，仿佛有人在迅速地写些不易了解的，神秘的文字。一壁写，一壁擦去，又在迅速地写和擦。这些文字写些什么，永远不会有人读到的，但是显然能达到彼得·伊里契的心底里，因为他整整数小时在侦察着，使他变成十分的安静，像已将烧完的人生的薄暮一般。

树林、河流、田地和天地所给予他的，是酗酒、畸形的生活所不能给予的。它能使他的心灵充满到极低的深处。这老唱歌人的神色在这样出行时总是带着胜利的凝想，而且非常的郑重。

他回家时，遇见几个朋友，总要叙述些什么，用郑重其事的态度，努力传达那不能传达的一切。而且永远是末了说出同样的话来：——

“在冬天……哪里也好！……真寂静……小雪珠跳跃着跳跃着……小雪鸟歌唱着！……”

他的嗓音转为高大的粗声，在空气里消沉下去，使人觉得这人虽然瑰奇，却会特别地感应到生活之美的最柔细处，如能解脱了为挣面包吃而做的工作，屏除了酗酒和疾病，必能很好，很完善的充实自己的生命，使他的心灵成为十分快乐的呢。

第四十三章

“秋天已经到了；那末，冬天与雪。那末春天，夏天，又是秋天！这一切都是永久的单调！在那些时候我将做什么事呢？正如我现在所做一般无二。最好的是，我将成了无知识者，不顾虑到任何东西。然后老年，然后死亡。”

同一的思想，那末常使他的烦恼的，现在又冲过他的脑中了。生命，他这样的说着，已经在他身边走过了；总之，像一个例外的生存者的一种东西是没有的；即一个英雄的生活，其开头也是充满了倦厌与悲哀的，其结局也是没有快乐的。他记起他的生活永远是在期待些什么新的，看在这时候内所做的事是临时的；可是这“临时”在拉长着，正和蚕一样，不住的发展出新的身段，而蚕的尾端却渐渐的在老死中隐消下去了。

“一个成功！一个某一种的胜利！”犹里绝望的扭绞着他的双手。“去显名一时，然后死了，没有恐怖，没有痛苦。那是唯一真实的生活！”

一千种的冒险，一种比一种更为英雄的，皆自现于他的心上，每一种都像冷笑的死亡的头颅。犹里闭了他的眼，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个灰色的彼得堡的清晨，潮湿的砖墙，及一具绞架

朦胧现于铅色的天空。他幻想有一把手枪的铁管压在他的额前；他想象他能够听见皮鞭呲呲的打在他的无抵抗的脸上及赤裸的背上。

“那便是为一个人而储待着的东西了！一个人必定到那里去的！”他叫道，烦恼地挥着手。

英雄的行为消失了，代替他们而生的，乃是：他自己的无助，像一个讥嘲的面具似的对他冷笑着。他觉得，所有他的胜利的梦想以及勇气，都不过是孩提的幻想而已。

“我为什么要牺牲了我自己的性命或投服与侮辱与死亡，为的是要使第三十二世纪的工人阶级不会因乏食或缺少性的满足而受苦呢？鬼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工人与非工人都取了去！”

犹里重又感到一种无力的恶毒，无目的而且使他自身痛苦的，侵将过来。他全身盘据着一种抛弃一切，脱身世外的不可抑止的需要。但是不可见的爪牙紧紧的握住，完全的疲倦之感冲到他脑里，心里，活的躯体充满了死的幻灭。

“我愿意有人枪杀我，”他想道。“杀死我，一下子，一粒子弹从后面射来，那末我不会感觉到什么。这是如何的无意识？为什么必须别的人去做这事呢？我自己不能么？难道我真的是如此的一个怯者，竟不能鼓动起了勇气以了结这个除了悲苦便不知他物的生命么？迟或早，一个人必须死，所以……”

他走近了他放手枪的抽屉，偷偷的取它出来。

“假如我试一试看？不是真的因为我……只不过为了玩玩！”

他滑落了手枪在他的衣袋里，走出通到花园中去的游廊上。在石阶上满撒着黄色的败叶。他四面八方的捡拾了他们起来，同时他吹啸着一个悲调。

“你吹啸的什么呢？”丽莱亚快乐的问道，当她走过花园时。“这如一首悲悼你的逝去的青春的挽歌。”

丽莱亚到河边去同勒森且夫幽会，回来时受到亲吻，感到非常的畅快和幸福。谁也不禁阻他们相见，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行，但是在荒园的空处和静默里，在秘密里可以有一种尖锐的刺激，因此亲吻更加的显得急昂，使丽莱亚触到新的愿望。

“不要说无意识的话!”犹里恼怒的答道；从那个时候起，他觉得将近的某事，已不是他的能力所可阻止的了。像一只知道死期将近的兽，他不休不停的这里那里的漫走着，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天井只能使他憎恶，所以他便走下了河边，黄叶在水面上浮着，他抛了一支枯枝进河。有好一会儿他凝望着水面上的晕圈，而浮叶则在圈里跳舞着。他回转来，向屋子走去，停步去看荒芜的花床，在那里，最后的红花还淹留着。然后他又回到花园中去。

在棕色与黄色的树叶之间，一株橡树挺立在那里，独有它的树叶是绿色的。在树下的长凳上，一只黄猫躺在那里晒太阳。犹里轻轻的拍着它的柔软的毛背，他的眼中有了眼泪。

“这是完结了！这是完结了！”他自己不断的念着。这些句语对于他虽似无意义，他们却如一支箭似的刺着他的心。

“不，不！什么无意识！我的全生躺在我的面前。我只有二十四岁呢！这不是那样的。那末，是怎么样的呢?”

他突然的想到了西娜，在林中的一幕暴行之后，再去会见她是如何的不可能。然而他怎么能设法不与她相遇呢？这场羞辱浸没了他。最好还是死了吧。

猫弓了它的背，快乐的鸣叫着，其声如一个嘣嘣作响的茶缸。犹里注意的望着它，然后开始走来走去。

“我的生活是如此的疲厌，如此的可怕的凄惨……并且，我不能说，如果……不，不，我宁愿死，比再看见我还好些!”

西娜已经永远的走出他的生活中了。将来是冰冷、灰色、虚

空的躺在他的面前，一长练的无爱情、无希望的日子。

“不，我宁愿死去！”

正在那个时候，马车夫步伐沉重的走了过去，携着一桶的水，水中浮着树叶，黄色的死叶。女仆出现于门口，向犹里叫着。有好一会儿，他不能够明白她说什么话。

“是的，是的，知道了！”当他最后明白了她是来告诉他午饭已经预备好了时答道。

“午饭么？”他恐怖的对他自己说道。“进去吃午饭！每一件事都和前一般无二；活下去，忧虑着，去计划我应该如何的对待西娜，如何的对付我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自己的行为么？所以我最好要赶快，否则，如果我去吃午饭了，以后便没有时间了。”

一个要赶快的愿望占有了他，而他全身的一肢一节都颤抖着。他心上自觉，没有事情要发生，然而他又有一个将死的清楚的预警；因敏锐的恐怖，他双耳中有一种嗡嗡的鸣声。

女仆双手塞在她的白长衣里，仍然站在游廊上不动，在欣赏着柔和的秋气。

犹里像一个贼一样走到橡树后面去，如此，便没有人从游廊上会看见他了，他以可惊的突然，在胸前打了一枪。

“走火了！”他快活的想道，希望活着，而惧怕死去。但在他之上，他看见橡树的最高顶衬着蔚蓝的天空，而黄猫惊骇的逃了开去。

女仆惊喊了一声，冲进屋内。即刻之后，在犹里看来，似乎他身边环立了一大群的人。有人将冷水倾在他的头上，一片黄叶贴在他的额前，很使他不舒服。他听见各方面来的激动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啜泣着，叫道：

“犹拉，犹拉！唉！为什么，为什么？”

“那是丽莱亚！”犹里想道。他睁大了他的眼，开始激烈的挣

扎着，仿佛在冰结之中似的，他呻吟道：

“去叫医生来——快点!”

但在他的恐怖中，他觉得一切都完了——现在没有东西能够救全他了。死叶贴在他的额上觉得更重，更重了，压榨着他的脑。他无效的伸出他的头颈，要看得更清楚些，但那黄叶长得更大了，更大了，直至他们掩蔽了一切东西；以后所发生的关于他的事，犹里便永远的不会知道了。

第四十四章

那些认识犹里·史瓦洛格契的人以及那些不认识他的，那些喜欢他的人以及那些憎忌他的，更有那些从不曾想到他的人都悲戚着，现在他是死了。

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自杀的；虽然他们都以为他们是明白的，而在他们的内在的灵魂里，他们也分受着他的思想的一部分。关于自杀，似乎有点那末美丽的东西，继于其后的乃是眼泪、鲜花及悲壮的话。他自己的亲属没有一个人参预葬礼。他的父亲犯着疯瘫病，丽莱亚一刻也不能离开他。只有勒森且夫一人代表了家属，负责办理一切葬事。死者的孤寂，使观者更特别的觉得悲惨，而给一种悲哀的弘伟于死者的人格上。

许多鲜花，美丽无香的秋花，送来放在棺材车上；而在他们的红白缤纷之中，犹里的脸，恬静而和平的躺着，一点也表示不出争斗或受苦的痕迹。

当棺材经过西娜的门前时，她和她的朋友杜博娃便加入了送葬队中。西娜看来完全的沮丧与麻木，仿佛她是被引去羞耻的行刑一样。虽然她坚信的觉得，犹里没有闻见她的不名誉的事，然而，在她看来，似乎在那事与他的自杀之间，总有一点关联，他

的自杀将常留为一种神秘。说不出的羞耻的负担，是她一个人独自负戴着的。她视她自己为绝对的可怜与污坏。

她整夜的哭泣着，同时在幻想中，她亲爱的吻着她已死的情人的脸。当早晨来到时，她的心中充满了对于犹里的无望的爱情以及对于沙宁的深恨。她的不意的和沙宁的奸通，有如一场恶梦。所有沙宁告诉她的话，她在那时相信着的，如今在她看来都是不对的。她跌落到一片危岩之下；无法可救。当沙宁走近她时，她在猝然转身开去之前，恐怖的憎恨的注视着他。

当她的冰冷的手指轻轻的接触着他的热烈的伸出欢迎她的手时，沙宁立刻便全知道她所想的与所感的了。自此以后，他们只能彼此如陌生的人一样了。他咬着他的唇，加入了伊凡诺夫，他跟在后面几步远，摇着他的平滑的美发。

"听听彼得·依里契!"沙宁说道，"他是如何迫出他的声音来呀!"

前面好远的路，紧跟着棺材之后，他们都在唱着一个挽歌，而彼得·依里契的曼长而颤抖的声调充满了空中。

"好不可笑，嗳?"伊凡诺夫开始道。"一种柔弱的人，然而他却在一时间用枪自杀了，像那样的!"

"我相信，"沙宁答道，"他在手枪开放出去的三秒钟之前，还是不决定要否自杀的。如他之活着一样，他也那样的死了。"

"啊！好的，"伊凡诺夫说道，"无论如何，他是为他自己找到一个地方了。"

在伊凡诺夫看来，这乃是解释这个悲剧的事故的最后的话了，当下他掠回了他的黄发，高兴起来，显然已捉获到他一人明白而且能安慰他一人的地方了。

在坟地上，景物格外的显得秋意，在那里，株株的树都似溅以沉闷的金红色，而这里那里的，绿草从败叶堆中显出绿色来。

墓石与十字架在这个沉郁的背景中更见得白了。

黑土如此的收受了犹里。

正当棺材看不见了，而大地成了生者与死者间的永久的间隔的严肃的当儿，西娜刺耳的锐叫了一声。她的哭声反响于沉寂的墓地之中，痛苦的感应于一小群的沉默的送葬者。她不顾到将她的秘密对别人瞒着了，他们现在全都猜出来，恐怖着死亡已将这个美丽的少妇和她的情人分离了开去，她本想将她的一切青春与美丽都给了他，而现在他却躺在坟中死了。

他们领了她开去，她的哭声渐渐的低下了。坟墓匆匆的填满了，一堆的泥土坟出于其上，植着几株绿色的小松树。

夏夫洛夫变得不安起来。

“我说，应该有人演说一场。先生们，那是不行的！应该有一场演说，”他说道，匆促的逐一的请着旁立的人。

“去问问沙宁，”伊凡诺夫恶意的提议道。夏夫洛夫诧异的望着这个说话者，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难测的表情。

“沙宁？沙宁？沙宁在哪里？”他叫道。“嗳！法拉狄麦·彼得洛威慈，你将说几句话么？我们不能没有一个演说便走开了。”

“你自己演说一番，那末，”沙宁愠然的答道，他正静听着西娜在远处啜泣着。

“如果我能说我便说了。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的人，你不是么？请说一二句话！”

沙宁狠狠的视着他，几乎愤怒的答道：

“要说什么话呢？世界上少了一个傻子。那就完了！”

这峻语可惊的清晰的落在那些参与葬礼者的耳中。他们是那末诧异着，竟说不出一句答语来，但杜博娃却尖声的叫道：

“如何的侮辱！”

“为什么？”沙宁问道，耸着肩。

杜博娃想要对着他喊骂着，以拳吓他，但为立于她身边的几个女郎所牵住了。这团体秩序混乱的散了，如一堆的败叶为风所吹散一样，群众都分散了。夏夫洛夫起初在前排奔着，但不久以后，他又走回来了。勒森且夫和别的几个人站在一边，手舞足蹈着。

沙宁沉入他的思想中，凝望着一个戴眼镜的人的怒脸，然后转身加入伊凡诺夫，他显得迷乱着。当他对夏夫洛夫说起沙宁时，他原已预见了某一种的意外的事，但没有想到是性质那末严重的一个。这虽使他有趣，然而他也觉得忧歉，这已发生了。不知道说什么话好，视线转了开去，由墓石与十字架而转到远远的田野上。

一位年轻的学生站在他旁边，正在热烈的谈着。伊凡诺夫用冰冷的眼睛直望他的脸。

“我想你视你自己为装饰品吧?”他说道。

这孩子脸红了。

“那是一点也不可笑的,”他答道。

“可笑是死——了！你走开去!”

伊凡诺夫的眼中有那末一道恶光，竟使那个不知所措的少年立刻便走开了。

沙宁望着这小小的一幕，微笑了。

“他们是如何的傻呆呀!”他叫道。

伊凡诺夫立刻觉得羞耻，竟有一会儿，他是狐疑着。

“来吧,”他说道。“鬼取了他们这班人去!”

“很好！我们走吧!”

他们走过了勒森且夫的身边，他怒视着他们，当他们向门口走去时。在不远的路，沙宁又见到别一群的少年人，他所不认识的，站在那里，如一群羊，他们的头颅紧靠在一块儿。在他们的

中间，站着夏夫洛夫，谈着，做着手势，但他一眼看见沙宁时，便默默不言了。他们全都回头望着沙宁。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恳挚的愤怒和一种羞怯的好奇心。

“他们在计议着反对你呢，”伊凡诺夫说道，他看见沙宁眼中的悲伤之色，觉得有点奇怪。夏夫洛夫红得如一只大虾，走向前来，瞬闪他的眼睑，走近了沙宁，沙宁疾忙的转了他的足跟，仿佛他预备要打第一个人打他一样。

夏夫洛夫也许见到了这，因为他的脸色白了，停在相当的远处，学生们和女学生们紧紧的跟在他的足跟之后，好像一群的羊跟在颈上系铃的阉羊之后一样。

“你们还想要什么？”沙宁问道，并不扬起他的声音。

“我们并不要什么，”夏夫洛夫纷乱的答道，“但所有我的同志们，要我来表示他们的不悦，对于——”

“我很注意到你们的不悦呢！”沙宁从他的紧咬着的牙齿中咝咝的说道。“你们要我说几句关于死者的话，我说了我所想说的话之后，你们又来对我表示你们的不悦了！你们非常的客气，我敢说！如果你们不是一堆愚蠢而易感的孩子的话，我便要对你们表白出我是对的，而史瓦洛格契的生活乃是一个绝对的愚蠢的生活了，因为他自己忧虑着各种的无益的事，而死于一个愚人的死法，但是你们——唔，你们全都是太蠢笨了，心胸太狭了，听不进话！鬼带了你们一班人去！走开，我说！”

他说着，便直向前走，迫着群众让开了一条路给他。

“不要推，请你！”夏夫洛夫叫道，轻微的反抗着。

“一切的无礼，——”有人叫道，但他并不说完他的话。

“你怎么像那样的惊吓人家呢？”当他们走下街时。“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者！”

“如果这种带着发狂的求自由的观念的少年们常来烦扰你

时,”沙宁答道,“我希望你对待他们以一种更粗暴的方法。让他们全都到地狱中去!”

“振作精神,我的朋友!”伊凡诺夫说道,半调笑半认真的。“你知道我们将怎么办么?买些啤酒来,为了纪念犹里·史瓦洛格契而喝着,好不好?”

“假如你高兴,”沙宁随意的答道。

“在我们回去的时候,所有别的人都要走了,”伊凡诺夫续说道,“我们在墓边喝着,给死者以光荣,也使我们得到自己的享乐。”

“很好。”

当他们回去时,已经没有一个人可见了。墓石与十字架,挺直而坚硬,仿佛在默默的希望着的站在那里。一条可怕的黑蛇从一堆败叶中突然的冲过路去。

“蛇!”伊凡诺夫耸耸肩,叫道。

然后,在融合了湿泥与绿松的新坟之旁的草地上,他们抛下他们的空酒瓶。

第四十五章

“听我说,”沙宁说道，当他们在黄昏中走下街时。

“唔，什么事?”

“和我同到车站上来。我要走了。”

伊凡诺夫立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使我厌烦。”

“有事使你惊吓么，嗳?”

“使我惊吓么？我走，因为我想要走。”

“是的，但理由呢?”

“我的好朋友，不要傻问什么。我想要走，那就完了。当一个人没有看穿了人们时，便常觉得他们可以给予些什么。……这里有很有意思的人。西娜·卡莎委娜成了新的人，西米诺夫死了，丽达本是可以避免了平凡的。但是，唉！他们现在使我厌烦了。我厌了他们。我要尽我所能的愈长久的忘了他们一班人便好；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伊凡诺夫望了他好一会。

“来，来!”他说道。“你一定要对你的家人说声再会吧?”

“我不！这正是他们使我最厌烦。”

“但是行李怎么样?”

“我没有多少行李。如果你停在花园中，我将走进我的房间将我的手提包从窗口递给你。否则，他们会看见我，而腻烦的把为什么去，及到什么地方去的许多问题问我了。并且，说什么话好呢?”

“啊！我知道了!”伊凡诺夫嗫嚅道，当下他做着一个姿势，仿佛要和沙宁说再会。“你走了我很难过，我的朋友，但……我怎么办呢?”

“和我同走。”

“到什么地方去?”

“不必管什么地方。对于这，以后，我们能知道的。”

“但是我没有钱?”

沙宁笑起来。

“我也没有。”

“不，不，你最好自己走吧。两个礼拜之后，学校要开学了，我仍将回到老沟中去了。”

他们彼此直视着彼此的眼中，伊凡诺夫纷乱的转开眼去，仿佛他在镜中看见他自己的脸的扭歪的影子一样。

走过了院子，沙宁进了门，伊凡诺夫则等在黑漆漆的园中，园中有的是阴郁的影子与腐败的气味。当他走近沙宁卧房的窗下时，落叶在他足下簌簌的作响。当沙宁经过了客室时，他听见游廊里有说话的声音，他停步静听着。

“但你所要求于我的是什么?”他能够听见丽达在说话。她的恼怒疲弱的声音使他惊骇。

“我并不要求什么，”诺委加夫恼恼的答道，“不过这似乎很可怪，你乃以为你是为我而牺牲了你自己的，而实则——”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丽达说道，与她的眼泪挣扎着。

“这不是我，但这乃是你，牺牲了你自己。是的，这乃是你！你还更要些什么呢？”

诺委加夫发了恼。

“你如何的不很懂得我的意思呀！”他说道，“我爱你，因此，无所谓牺牲。但你如果觉得我们的结合需要你这一方面或我这一方面的牺牲的话，则我们将来怎么能在世上共同生活下去呢？请你努力的明白我。我们仅能够在一个条件之下共同生活着：那就是，无论我们哪一个人都不以为对于此事有任何的牺牲。或者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结合是一个合理而自然的结合，或者我们并不彼此相爱，那末——”

丽达突然的开始哭了。

“怎么一会事？”诺委加夫叫道，惊骇而且烦恼，“我不能明白你。我并不曾说过什么触犯你的话。不要像那样的哭着！真的，人家连一句话都不能说！”

“我……不知道，”丽达啜泣道，“但……”

沙宁皱着眉头，走进了他的房间。

“那便是丽达所得的前途了！”他想道，“也许，如果她投水自杀了，总之要比这更好些。”

伊凡诺夫在窗下，能够听见沙宁匆匆的包扎他的东西。纸张簌簌的作响，还有什么东西跌在地上的声音。

“你来了么？”他不耐烦的问道。

“一会儿工夫就来了，”沙宁答道，当下他的灰白的脸出现于窗口。

“捉住！”

手提包随即递出给了伊凡诺夫，沙宁也跟了跳下去。

“来吧！”

他们迅快的走过园中，这园朦胧而荒旷的留于暝色之中。夕阳的红光已经在闪闪的河流之外淡下去了。

在车站中，一切的符号灯都已亮了。一辆机关车正在轧轧的喷着气。人四处的跑着，嘭的关了门，彼此互相招呼。一群的农人带了巨大的行李，塞满了月台的一部分。

在餐室中，沙宁和伊凡诺夫喝了一次别酒。

“这里是好运，与一个愉快的旅行!”伊凡诺夫说道。

沙宁微笑着。

“我们的旅程都常是一个样子的,”他说道。“我不希望从生命中得到些什么，我也不向它要求些什么。至于好运呢，在结局时是没有多少的。老年与死；那就完了。”

他们走出了月台，找一个清静点的地方告别。

“好，再会!”

“再会!”

几乎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俩互吻着。

长笛叫了一声，火车开始移动了。

“啊！我的孩子。我是那末喜欢你,”伊凡诺夫突然的叫道。“你是我所曾遇见的唯一的真实的人。”

“也就只有你一个人爱我呢,”沙宁说道，当下，他笑着跳上了一辆移转过来的车的踏脚板上。

“我们走!”他叫道。“再会!”

车辆匆速的从伊凡诺夫经过，仿佛，如沙宁一样，他们突然的决意要离开。红光现于黑暗中，然后似乎成为静止了。伊凡诺夫悲戚的望着它消失不见了，然后经过了灯光暗淡的街道而懒散的回了家。

“喝起酒来，如何?”他想道；当他走进了旅馆时，他自己的灰色而厌倦的生活的印象也和一个鬼魂一样的偕了他一同进去。

第四十六章

灯光在拥挤的火车的窒闷空气中朦胧的照着，投射他们以不定的光于狞视、敝衣的身上，他们挤在一处，被围于烟中。沙宁坐在三个客人的旁边。当他进去时，他们正在谈话，一个半为黑暗所蔽的人说道：

“事情不很好，你说？”

“不能够再坏的了，”沙宁的邻座，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农夫，以一种高而弱的声音说道。“他们仅会想到他们自己；他们并不顾到我们，你高兴怎么说都可以，但当在为你的同胞而争斗着时，较强的人便常能喝到血的。”

“那末，你们等待着做什么？”沙宁问道，他已经猜出他们所谈的是什么题目了。

老人向着他，他的手做一个疑问的挥动。

“我们还能做什么别的事呢？”

沙宁站了起来，换了他的座位。他非常的明白这些农人们，他们如野兽似的生活，既不能与他们的压迫相抗，也不能去毁灭他们的压迫者。他们只是朦朦胧胧的希望着会有一个奇迹发生，在等待着这个奇迹时，已有他们的同伴农奴几百万，几百万的死

灭了，而他们还继续过着他们兽类似的生活。

黑夜来了。大家都睡了，只有一个坐在沙宁对面的小商人，正在和他的妻吵着。她不说一句话，但以她的恐惧的眼光四面望着。

“等一会儿，你母牛，我不久便要给你颜色看看！”他嗞嗞道。

沙宁已经入睡了，忽然这妇人的一声哭叫惊醒了他。这东西迅快的移开了他的手，但并不在沙宁能够看见他在虐待他的妻之前。

“你是一个什么禽兽！”沙宁愤怒的叫道。

那人惊骇的退缩了，当下他瞬闪着他小恶眼，冷笑着。

沙宁憎恶的走去到了车后的月台上。当他经过走廊的车时，他看见拥拥挤挤的旅客们平身的彼此交压的躺着。这是天亮的时候，他们的倦脸在灰色的晨光中看来都是青白色的，这晨光给他们以一种无助、痛苦的表情。

沙宁站在月台上，吸了一下清凉的晨间空气。

“人是一个如何坏的东西呀！”他想道。离开他的一切的同行的人，离开火车与车中的恶空气与烟与喧哗，只要一会儿工夫，——这乃是他所希望着的。

东方黎明，现出红光来。黑夜的最后的灰色病状的阴影散了，没入草原之外的青灰色的地平线中去了。沙宁并不费时间去反省，但留下了他的手提包不顾，跳下了踏脚板。

火车如雷似的响着，冲过了他身边，当下他落在轨道基的柔软的湿沙之上。最后一节火车上的红光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当下他站了起来，笑着。

沙宁发出了一声欢呼。“那是不坏！”他叫道。

一切围绕于他四周的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广漠。两边都是

宽阔平衍的草地，直伸到朦雾的地平线。沙宁深深的呼吸了一下，当下他以光亮的眼睛察看这广大的景色。然后他向前走去，面向着愉快、光辉的黎明；当平原之醒了过来，回复了在广大的穹天之下的青与绿的魔术的色彩；当第一线的东方的光明，照射在他的眩晕的视线之上时，在沙宁看来，他似乎是向前而进；迎着朝阳而进。

后　　记

发愿译《沙宁》，已在六年之前。仅成数章，便因事辍笔。去年，为友人所督促，复行续译。竟得于暑假时，将全书译毕。原系依据 G. Cannan 的英译本重译。但我知道英译本多所顾忌，未必便是全译本；便请耿济之君替我用俄文原本校对一下。耿君校对的结果，果然发见英译本的许多脱落及故意不译之处。他一一的将那些脱落未译的地方为我补译出来。但他那时正住在西比利亚，邮件往返不便。所以我在《小说月报》上所发表的，仍是我自己的译文，竟来不及采用他的校改本。——直到了去年秋天，他回国的时候，方才很便利的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至第十二号中，（即《沙宁》的最后几章，）完全改用了他的校译本。在这里读者如将它与英译本一对，便可发见第四十一章，多了一千四百余字，又第四十二章全章，也是英译本所不曾有的。其他英译本漏译的地方，读者只要取这个本子与《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以前所刊的一为校对，便可完全明白。《沙宁》之有这部全译本出现，当然要完全归功于耿济之君；这真不独我个人要向他慎重道谢而已的！

在我这部译本在《小说月报》上快要刊毕时，突然又有了两

种《沙宁》的中译本出现。《沙宁》这样的为国人所重视，真是我们所十分高兴的事，为了时间及排印上的关系，我竟未能将那两种译本与我所译的再细校一过。但他们似都系根据于 G. Cannan 的英译本而重译的。我的译文，既为耿君所校译，根本上已与 Gannan 的一本不同，所以便也不必再取他们的译本来校阅，便这样的付印了。

郑振铎

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

引　言

我们计划着要翻译许多重要的俄国短篇小说，集成一套的《俄国短篇小说译丛》。这一册是开头的一本。

在这一册里，我们收入契利加夫，克洛林科，梭罗古勃及高尔基四个作家的作品六篇。这几个人的作风是那样的不同，那六篇小说的题材是那样的歧异；但我们这集子原来只是“译丛”，故便也这样的“酸辣并陈”的刊出了。除了契利加夫在狱中的一篇是鲁彦译的之外，其余都是我历年来所译的。

契利加夫从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之后，便逃到国外，不曾回去过，他算是流亡作家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但在革命之前，他却也是一位讥嘲沙皇的虐政而同情于革命运动的作家。《严加管束》和《在狱中》是两篇革命的故事，在此时此地读来，也竟觉得有些同感呢。他的《浮士德》写的一个旧俄时代的中等阶级的家庭生活，那生活显得是如何的疲倦与无聊。

梭罗古勃的《你是谁》写得是那样的凄美。克洛林科的《林语》和高尔基的《木筏之上》都是可怖的故事，有如逢到大自然的黑夜，风雨交加，电鞭不时的一闪的情景，那“力”是那样的伟大。

对于这几篇我都很喜欢。

译者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浮士德

契利加夫(E. Chirikov)著

当伊凡·美海洛威契醒来时，家里的人已经都起来了，孩子们的高声的喧哗远远的可听到，还有盘盏的相碰声，以及客室中金丝雀清锐如警笛似的鸣声。伊凡·美海洛威契不想起来——由床上挣起来真是不容易，穿衣服真是一件麻烦事，所以他躺在床上抽着雪茄，一支又一支的，简直没有充足的勇气爬起身来。他时常觉得恼怒，不满意，因为伊凡·美海洛威契不喜欢那一种的生活规则：就是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却迫着他急急的去梳洗，吃早茶，赶出去作工。

“去看看爸爸醒来了没有，”他听见他的妻的声音，一个小头如一个球似的圆，在门中攒了进来。

“你起来了没有，爸爸?”

“是的，是的!”伊凡·美海洛威契带一种恼扰的呻吟答道，当他随随便便的嗽口时，他琐琐碎碎的乱说着。

在饭桌上，他是愠怒着，坐在那里似乎为深思所占据，不注意桌上的任何人。他的妻凝望着他，想道：“昨天晚上，他在俱

乐部里一定又输了，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可得到钱呢。”

在十点钟时，伊凡·美海洛威契动身到钱行里作工去了，到了四点钟，他归家来，疲倦，饥饿，恼怒。晚餐时，他把手巾塞进领间，有声响的吃着东西，正像一只猪在一个槽上。他的饥肠满足了，他觉得和平些，用气把两颊鼓出，滑稽的说道：

“没有东西了么？……现在略略的睡一会。”于是他走到他的书室里，室内装饰着一只鹿的角，一根他永没有用过的枪。咳嗽，吐痰，过了一会，他打鼾起来，鼾声那样的高，使孩子们都怕经过他的房门口，孩子们的乳娘，要想制止一场打架或争闹时，常惊惶的对他们说道：“一只熊睡在那里……你们需要安安静静的，不然我要让他出来了！”

伊凡·美海洛威契睡到了八点钟，要有人进去喊他醒时，他总怒声的叫道：“晓得了！”说完了，仍旧打着鼾去了。后来，他从他的书室里出来，愠怒着，两只眼睛张大着，真的活像一只熊，他开口沙声的说道：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把我叫醒？”

“叫过你了。你说‘晓得了’。”

“晓得了！一个睡着的人也会说话！茶缸预备好了没有？”

于是他走进饭厅，坐在桌旁，手里执着一张新闻纸，又带着了一种好像沉入深思长虑之中的神气。他的妻莎尼亚·巴夫洛夫娜正在倒着茶，身子隐在茶缸后面，看不见；他的岳母马丽亚·彼特洛夫娜坐在饭桌的那一头，如平常一样缝补着孩子们的袜子，一只袜跟伸盖在一把茶匙上。大家都不说话，只时时的听见一二句极简短的问话，答语。

“还有没有？”

“还有！”

“又没有柠檬了么？”

“它正在你的鼻下!”

吃完茶之后，伊凡·美海洛威契动身到俱乐部去斗纸牌，牌斗完了，去吃一顿晚餐，在早晨二点钟时回家，那时他的妻已经睡了。只有马丽亚·彼特洛夫娜还在等着，头发松散着，穿着一件旧的短衫；她常常叹了一口长气去迎接他。伊凡·美海洛威契知道她的神秘的叹息的意思；那是不说出来的对于他的行为的厌恶与检查。于是他脱下他的套鞋，这样的对她说：

“请你不必叹气!”

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并不厌恶她的丈夫；她对于他的打鼾与他的出外，都已安之若素了。只有马丽亚·彼特洛夫娜看不惯这些事。

“一个好丈夫，真的是! 你所见的只不过他的晨衣挂在衣钩上!”她常常这样的说。

“不要这样，妈妈，……一切的男人都是那么样的……”莎尼亚·巴夫洛夫娜争说道，但她的脸渐渐的忧郁起来，浓厚的愁闷兜上了她的心。她在黄昏中走进客室，两只手负在背后，深思着什么事，自己柔和的忧愁的咿语着：

“在那远远的地平线前面的，是一块福地……”

然后她突然的摇摇头，走进育儿室，和孩子们玩着偶人，或告诉他们阿林诺西加妹妹或伊凡诺西加兄弟的童话。最大的孩子像他的父亲。当莎尼亚·巴夫洛夫娜看护着孩子时，她朦胧的把思想带回过去的时代，她的过去的女儿时代的隐约的幻像，把她灵魂中的空虚，疲倦，厌烦与不平的想望的感觉逐了出去。……

“妈妈，妈妈! 现在讲巴巴牙加的故事! 好不好?”

“很好。古时有一个巴巴牙加；她的瘦腿……”

“她也打鼾么?”小女儿问道，她的蓝色的张大的小眼睛，定定的专心的注视着她的母亲。

莎巴亚·巴夫洛夫娜笑了起来，捉住那个孩子在臂间，热烈的吻着她，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别的事。

他们每个月总请两次客。他们的客人们全都是愚笨，凡庸，不活动的人，在完全的一律中，在规则，平稳，无趣味中，过着他们的生活的，一生没有一点的灾难。他们全都愿意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起初，他们坐在客室里，谈着他们的家宅，他们的孩子们的胃口，以及天气。当莎尼亚·巴夫洛夫娜陪着他们时，她的母亲在预备茶。在小碟子上放些果酱，她看看罐子，自己说道：

“可以用到了新的果季时呢，实在的！如果我们到了复活节还够用，我们要谢谢上帝了！”

她又把糖倒在糖皿中，看了看糖袋，想道：

“二十磅，真的是！要一布特（译注，俄国量名，等于三十五磅。）才恰好够用呢！”

“你们请来用茶好么？”她到了门口，邀请那班客人们，她的脸上现着欢迎的微笑。

客人们如川流似的走进去，一路上扣紧自己的钮扣。他们沉重的坐下去，嘲笑那些坐在桌角的人，说他们在七年之内并不结婚，于是一阵茶匙的响动声，说着“可怜！”“请！”他们的谈资，又回到他们的家宅，他们的孩子们的胃口或牙齿，或米粮昂涨的事了。吃了茶之后，客室里布开了纸牌桌子；蜡烛，纸牌，粉笔，都已预备好了。每个人都被鼓动，于是来了一阵疲倦的情调，如当人们被逼的去做他们所没有意思去做的事时所表现的。男人们与女人们都各自坐在桌旁，在雪茄烟气中，纸牌戏开始了，在辩论，争执，互相叱责之后，他们突然的开始笑了，全体都似乎十二分的满意，以为自己是世界上的最快乐的人。他们成了最狂热的人，有什么人如果不加入斗牌，表示一种淡漠的神气

时，他们便都着恼了。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并不斗牌；她的职务是为她的客人们预备食物，招待他们。当他们在斗牌时，她和她的母亲去预备晚餐，在预备时，有些小争执，但却不使客人们听见她们争吵的声音。当女主人来说“请吃晚餐”时，客人们都匆匆的跳了起来，椅子榻榻的拖响，笑着走到饭桌边，只有二三个人，比别人更热心于打牌的，留在后边，热烈的辩论着牌上的事……主人来了，把他的手臂放在他们的腰间，领他们走去。

“现在喝一杯，”伊凡·美海洛威契常常这样的开始。

连喝了好几杯没有说什么祝语，后来他们开始举杯祝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及其他女人的康健了。各人的脸渐渐红了，眼光渐渐的快活了，从桌子的这一端到那一端起了一种喧语。

“彼得·瓦西里威契，你愿意把鱼子酱递过来么?”

“尼古拉·格里古里威契，你愿意把青鱼递过来么?”

跟着是嘲谑的谈到他们的妻子们，谈到以前已经谈过了许多次的故事及先代的旧话。

伊凡·美海洛威契光荣的说起他和他的妻是因了恋爱而结婚的……

“我们为恋爱而结婚，……实在的，我和莎尼亚·巴夫洛夫娜一同私逃……”

“真的么?”

“我记得它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几乎要用手枪自杀！你们以为那件事如何？我们约定在花园中相见。他们的花园是很美丽的，可惜很傻的和房子一同卖去了……是的，我在旧夏屋等她……我的心跃得如此的响，好像一部火车的声音，嗒，嗒，嗒!”

伊凡·美海洛威契极详尽的一件件事说着，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坐在离他不远处，脸上微微的发红。她颤抖着，半阖着她的

眼。

“后来，她坐了车来了！”

“走来的，”她不意的矫正他，因为这个叙述中的每个句子，每件小事对她都是亲切的。

“坐车来，走来，那有什么两样？”伊凡·美海洛威契含愠的说道，他有些恼她插嘴进去，他说完了他的故事，不管莎尼亚·巴夫洛夫娜的矫正，不管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她自己，好像她与他故事中的女人是毫不相干似的……

晚餐过后，茶又吃了一道。客人们想用他们的手掌或他们的餐巾，隐蔽着他们的打呵欠；他们深深的呼吸着，看看时钟，与他们的妻交换视线。

“是回家的时候了，”妻们说道，于是大家都向主人告别，女人们互相吻着，男人们在寻找套鞋，帽子，这又是以后打趣的题目。

当他们全都走了时，遗留着的是：屋内充满着的雪茄烟气，一半剩下的杯中的茶，碟中的烟灰，晚餐的余菜，一阵恬静的和平占据于屋内。莎尼亚·巴夫洛夫娜投身坐于一张椅上，堕入一种沉默淡漠的境地，对于她的环境漠不动情。她在空洞的喋谈，喧哗的客语及饮呀食呀之后休息自己，觉得似乎是正经过什么重病，或刚脱避开什么可怕的刑罚。她的母亲，走过客厅，开了窗户，说道：“像一座兵营，真的是！”然后把香烟头从花盆中取出，她的怒气来了。

“我每张桌子上放了二只灰盘给他们用了！他们还不满意，一定要把他们的香烟头抛在花盆里！”

于是她去清理桌子，放好椅子。伊凡·美海洛威契脱下外衣，解开背心的钮扣，一个一个房间走着，打着呵欠，显出他的腐败的牙齿。

“在倭尔加河上的人们都睡了，我们也必须到床上去了，”他对自己咿唔着。

他走进他的卧房，脱了衣服，全身舒伸的躺在舒服的大铁床上；床上饰着银球，垫子是弹簧的。他浮泛在满意的海中，自己安静的等他的妻的来。她好久好久还不来，他等得暴躁起来。

“清理东西真麻烦！你不能让它去么？”

他高声的叫道，静听着，“孩子们吵得这么利害！”

从育儿室里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哭声和他的妻的声音。再等也无用了；她现在一定要许多时候以后才能来了。伊凡·美海洛威契把被盖到他的肩上，拳曲起身来，转脸向着墙。

一个月总有一次或二次，他们出去拜访别人家。程序是一模一样，——喝茶，谈着家宅，孩子们的胃口，绿的桌子，雪茄的烟气，辩论着纸牌上的事，晚餐，喝酒，鱼子酱，腌青鱼，免不了的片肉，胡瓜。当他们告别回家时，窗户无疑的在他们后面开了，他们的主人们自己安享着客去后的平静与恬宁……

如此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过去，沉闷而无趣，困疲而无光彩，如一个灰色的阴沉的黄昏。“生活好像是永久的研究着一本烹饪的书，……每天的不同仅只是这一天我们有汤和肉片，别一天我们有菜蒸肉和肉片而已。”莎尼亚·巴夫洛夫娜有时这样的想着，一阵失望的波涛涌过她心上；她觉得她必须立定些主意。必须做些事。但她能做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的唇上飞过一阵苦笑，惨白而无助的，泪点不期的立在她的眼中……

在这种时候，一阵可怕的抑郁便抓住了她；她对于什么事都觉得不高兴，不愿意见什么人，和什么人说话。她看来，似乎每个人所谈的事，往往是他们所永未想到的，而他们所想的事却谨慎的深藏着，不让别的人知道；每个人往往因了并不可笑的事而笑起来，完全是由于一种好意或尽礼的一种意识，每个人都想表

白出好而聪明，而实则他们是愚蠢，凡庸，与不可忍的笨涩……

她坐在窗旁，她的肘靠在窗台上，眼望着街上，看着乏味的光阴消失于灰暗的微光中。她回忆起她做女儿的时代，那时，他看人生是如此之大，生的地平线无终止的伸开去，被包围在一阵朦胧的青雾中，它的无限的变幻是如此的有趣，如此的神秘与不可思议。所有的开心的事，所有的她所愿欲的，都在她的面前，她的处女的心，带着恐惧与好奇，静静的站在不可知的将来之前，她的灵魂，隐约的为些幸福的荣达所扰动，那种幸福也许便是胜利的恋爱……

但这里是实际的生活！地平线终止于街道的那一端，那里是一家常常负着债的商店，而唯一的诗歌集却就是那烹饪书。一天天的过去，大家生活在连续的困疲，谈着关于房宅，地方的空话，斗斗纸牌，生产孩子，还要不休的诉苦——丈夫们反对妻子们，妻子们反对丈夫们。没有胜利的恋爱，只有胜利的凡庸，与困疲……所有人生有趣的事，都已在她处女时代遇到了，她的幸福不留意的飞过了她——这种幸福只来了一次，便永不再回来了……

天色渐渐暗了。点点的微光在街上闪熠着。一阵钟声要人去做晚祷。这带着回响的礼拜堂钟声在心里引起了些朦胧的扰动的感觉，既不是忧苦那已经永逝的东西，也不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厌恶。“晚钟，晚钟！”莎尼亚·巴夫洛夫娜深深的叹气，微语着，一个白色的人影在黑暗的房里出现；那是伊凡·美海洛威契，他正从他的书房里出来，穿着白衬衫。他伸张自己，打了一个呵欠，说道：

“你吃得足，睡得足……你梦想些什么？”

“没有什么。我在想着生活是如何的困疲，伊凡·美海洛威契！”

“你有了三个孩子，现在却觉得困疲了!”

“如何的凡庸呀!”

“又烦恼了，我看你，”伊凡·美海洛威契含愠的说，手摇了一下，走开去了。

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微笑着，后来又大笑了，她的笑声又变成哭泣了。结局是歇斯特里克。

“如何的恼人呀!”伊凡·美海洛威契怨道，高声的喊女仆取水来。

“带冷水来，从龙头上取来!”

“什么事情?你对她做了什么事?”母亲叫道，闯进房来，她的眼的白色耀在黑暗中。她全部的姿势表示出一个报复的意思与一个打算。“你对她做了什么事?”

“什么事都没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懂得!你的女儿不是一个平常的妇人；她实在是一个非常人!”

“你说过什么伤她感情的话没有?”

“没有说什么，连想也没有想到。我走进屋内，她正坐在窗口旁，突然的，没有一点原由，她发声笑起来，后来又哭了。”伊凡·美海洛威契耸耸肩膀，马丽亚·彼特洛夫娜（他在恼时，叫他为巴巴牙加）不相信他的话，定要他说个明白。

“不要对我说那种话……非常人，实在的!我们的家庭都是康健的，没有病的……你对她做了什么事!”

“很好，让她是平常的!如此是最好!”伊凡·美海洛威契恶意的说，离开了家。他到了他的俱乐部里，斗着纸牌，憎恶每个押得多的人，输着钱。

同时马丽亚·彼特洛夫娜却容色忧闷，到处走着，猜想不出他们二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她时时的走到莎尼亚·巴夫洛夫娜那里，说道：

“你们不和，又反目了……但为了什么事？你找出了他的什么错处么?”

“不是的。”

“他触怒了你么?”

“不是的。”

“你瞒着我是无用的……暗杀将发生的……我什么事都知道，我亲爱的，”母亲说道，她变了她的语调，从另一方面来谈话。“他是嫉妒着。……你必须不要激怒他……”

“唔，真的！他不过是一个傻子，没有别的了，”莎尼亚·巴夫洛夫娜插嘴道，在眼泪未干时笑了起来。母亲生气了。

“当一个妻子像这样的谈到她的丈夫时，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的!”

于是她开始用她所能说出的最漂亮的话，替她女婿辩护，简直的像世界上的人比伊凡·美海洛威契更好的是再也没有的了。

“看看别人，现在！说说卡比塔里娜·伊凡诺夫娜的丈夫吧！这位可怜的妇人忍耐着她的种种苦恼，不发一句怨言，也并不到别处称她丈夫为一个傻子。你并没有估估你所得到的丈夫的价值，我亲爱的！如果你失去了他时，你就哭也无用了!”

马丽亚·彼特洛夫娜没有得到她女儿的回答，自己忧扰的在猜想，在忖度。她等着她女婿的回家，并不去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着诧异着。“噱!”她时时的说道。

伊凡·美海洛威契吃了晚餐，喝了酒，回到他的家来了，他的恼怒的喧声在全个沉寂的房里响着，惊动了马丽亚·彼特洛夫娜。“我想他是喝酒了，”她想道，开了门，她并不像平常一样的叹气，但喜悦的说道：

“晚餐给你预备在饭厅里了。”

伊凡·美海洛威契并不回答她。他从这间房到那间房，大阔

步的走着，带着反抗的神气，逢逢的把门响着，高声的咳嗽，使每个人知道他是他自己家里的主人。为了更要表示他的不高兴，保守他的独立，伊凡·美海洛威契那一晚上且不到那张舒服的饰有银球的床上去睡，却躺在他书房里的沙发上，恰在鹿角及他所从未用过的枪下面。

马丽亚·彼特洛夫娜从开着的房门口柔声说道："至少也要拿了这个枕头去，"于是她拿进一个白色枕头到房里来。

她的女婿一句话也不响。

"像这样要僵硬了头颈呢。"

"请你不要关心到我的头颈。"

马丽亚·彼特洛夫娜把枕头抛在一张椅子上，闭上了房门。伊凡·美海洛威契有他自己的意志；他并不去取枕头，但把头枕在他的手掌上，他为他家庭的烦恼的重量所压迫。

家狗诺马常常是在伊凡·美海洛威契这一边的。当丈夫与妻子不和时，诺马并不和妇人们在一起，他用脚爪把房门开了，走进去安慰他的生气的主人。他跑上沙发，把他的带着湿淋淋的嘴的头部躺在伊凡·美海洛威契的胸前，双眼望着他，带着一种神气，好像在说道：

"他们全都是猪，真的是！他们不会赏爱你的！"

伊凡·美海洛威契说不出的感激诺马，爱好的拍拍他，扯扯他的长耳。书房的门又开了，马丽亚·彼特洛夫娜柔声的叫道：

"诺马！诺马！"

诺马不动。伊凡·美海洛威契一只手放在他颈上，开始更重的拍打他。

柔和的声音又传进来：

"他也许给你一只虱……诺马！诺马！"

伊凡·美海洛威契跳起身来，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一把

钥匙将门锁闭上的清脆回声，使马丽亚·彼特洛夫娜外交上的和解手段告了终止。

“和狗睡在一起，真的是……那是最后的稻草了，”她在门外喃喃的说。

像这样的情形是有一种戏剧的成分在内的，但还有完全没有戏剧的成分的事，那些事是每月的二十日必定要有规则的重演一次的，那时伊凡·美海洛威契领到了他的薪水，立刻便偿付了他的许多琐小的债权者。钱永远是不够还账及家用等等，而在伊凡·美海洛威契看来，似乎是应该够用了。他嘲骂全体的妇人们，说她们一面要求解放，一面却不配维持她们自己的家务……

“解放，实在的!”他说道，从他皮夹里取出钞票来。

“解放对于这事有什么关系?”

“鬼知道他们为什么教你们学地理，代数，三角！你们不能使收入与支出相平均，学了它们有什么用处？解放，实在的!”

“如果你不那末常到你的俱乐部去，也许他们便会相平均了，”马丽亚·彼特洛夫娜说道。

“我能够从什么地方得到钱呢？我又不能造钱，我不是一个造假币者。”

如此的，他们三个人互相叱责着，抱怨着，降到了那末琐屑卑鄙的地方，甚至他们以后竟十分的自己惭愧。过了每个月的二十日，一种淡漠无情的心绪占据了莎尼亚·巴夫洛夫娜的灵魂上，她双眼里的光耀没有了，她的举动变成了迟钝而笨重。在这些时候，她似乎变了老些而且憔悴了，也不注意到自己的外貌；从一个美丽的少妇，她变成了如一束的被人抛弃到窗外去的残花了。

如此的他们过着他们的日，月，年，如有什么朋友问他们现状如何，他们总是回答道：

“呵，我们没有要诉苦的事，谢谢上帝!”

一个人总要时时把这个生活改造一下，伊凡·美海洛威契的这种改造便是一年去喝三次酒。

“必须时时使你自己振战起来，以刺激全身；这使你有益，”他常常在喝了酒之后的第二天这样说。

莎尼亚·巴夫洛夫娜的改造的观念是到一个剧场里去，但这件事在她生平真是罕得遇见，观剧成了一件极重大的消息了。当她提议说，他们应该到剧场里去换换空气，她丈夫总是对她提起一次到圣彼得堡歌剧场去的事，那是九年前的事，那时他们还是刚结婚呢。“污辱了菲格纳及隆委娜的印象，那是值得的么?”他问道，于是自己到俱乐部斗牌去了。

然而，当《浮士德》声明在本地剧场里开演时，伊凡·美海洛威契却没有等到他妻子的要求，便为他自己和他妻子定好了两个座位。

“我们今天晚上去看《浮士德》去，”他从银行里回家，把两张有颜色的定座券抛在桌子上，含愠的说道。

“《浮士德》?”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快乐的叫起来。她的脸耀着喜悦。

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快乐着，喜跃着，早早的就去打扮去了。伊凡·美海洛威契看着她穿换衣服，梳理头发，因为当他和她一同到公共场所时，他愿意她打扮得好看。他要大家看她在他手臂间时，说道：“那是一个美貌的妇人!”

因此，伊凡·美海洛威契便成了一个严酷的批评家。当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在穿戴时，他用他的批评去恼扰她。

“你弯曲你的头发没有合法。这个样子与你的面貌不相称，使你看来像一个犹太女人!”

“我并不这样想。”

“这是很可笑的事，女人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与她们相配称

的。且她们永远不想娱悦她们的丈夫。”

莎尼亚·巴夫洛夫娜自己也要好看，但她却不相信她丈夫的批评，且也不信任她自己的。又发生了和平时一样的争端，他们离家时各自恼怒着，情绪恶劣，心境沉闷。他们出发到剧场去，没有一点的快乐感觉；他们可以说是迫着要到那里去的。当他们手臂夹着手臂走出门时，大家都想抽回手臂去。伊凡·美海洛威契怒声的叫唤一个车夫来，好像他是憎恨世界上的所有车夫似的，一辆雪橇驰了过来；伊凡·美海洛威契扶掖他的妻进橇，坐在她身旁，把他的手臂搂绕在她的腰间。他们在路上各自不说一句话，伊凡·美海洛威契把他的脾气发泄在车夫的身上去。

“留心车轨！稳定些，你木头！靠左边走！呵喂！”

伊凡·美海洛威契没有一刻不觉得对他现在手搂她的腰的女人生气，她似乎装载着敌意对待他，像一个炸弹，无时不可爆发……车夫啧啧他的唇，把缰辔扯了一下，希望如此可以愚骗过那位生气的先生，使他相信马是敏速的走着，但伊凡·美海洛威契却不受他的骗。

“你以为这是送葬么?”他问道，推推车夫的背。“送葬并不会走到剧场去的。你没有给你的马充足的粮食吃，你匪徒!”

“你从什么地方看出呢?”诧异着的车夫回过头来问道。

“你怎么敢回问过来?”

警察也同样的触犯了伊凡·美海洛威契的不喜欢。他常预备在剧场门口创造一幕戏。今天负有维护秩序的警察，见车夫一到了门口，立即便促他们走开了，莎尼亚·巴夫洛夫娜一只足刚要踏在地上，他就叫道：

“拉过去；看清楚!”

“你从哪里学得了你的礼貌，我的少年?”伊凡·美海洛威契回头向他凶恶的问着，且吓他说要向警察长报告他，他自己与警

察长是极好的朋友。他把他的手臂给了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大跨步的走过警察身边，带着庄严的神气，好像他就是警察长一样。

乐队正奏着《浮士德》的序曲。

他们手臂掖着手臂，走下长的铺着地毯的旁道，走到自己的座位。伊凡·美海洛威契想象所有的眼睛都注射在他身上；他想使他的步法走得更尊严些，于是身体壁直的耸着，胸部挺出。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双眼望着地上的走着，好像一个处死刑的人，她的脸因羞与愁而变为无感觉的。灯光灭了。幕布（上面画着一个海，如天色似的，还有天空，如海水似的，还有些幻想的古代废址与热带植物）扯了起来，一位传说的浮士德穿着一件棕色睡衣，戴着睡帽，颔下一部白须，开始用一种如金石似的高音唱着，摸着他的白须。

“无用呀！我困倦的在我终夜祈祷中喊求着也是无用呀……”

起初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并不受音乐或歌声的感动。她眼见的比听到的还多。当一个火焰满身的红色的米菲士托弗走上台来，宣言说，他什么都有预备着，且富有着钱时，莎尼亚·巴夫洛夫娜想起来不久就是这月的二十号了，肉店里的账已有两个月未付……“解放，”伊凡·美海洛威契的声音在她脑中回响着，当她放下肉店老板和解放不想时，浮士德已经脱下了他的白须与睡衣，从一个老人，变成一个少年而美貌的人了；诧异着这突然的变化，带来了第一次微笑在她脸上。

“呵，青春，你的快乐真不可限量啊……”

浮士德唱着，胜利的走近足灯边，举起他的双臂。莎尼亚·巴夫洛夫娜想着伊凡·美海洛威契的年龄与他们失去的青春。她叹了一口气，偷偷的窥视她丈夫一下；他深沉的坐在他椅上，他的双手捧着腹，他的头略略的歪着；他的修治得光洁的脸与染色

涂蜡的髭须，十足的表示出愉悦与绅士的尊严，莎尼亚·巴夫洛夫娜的眼光疾忙的转开了。

在第一次休息时，他们手臂挽着手臂，到游廊里散步，伊凡·美海洛威契想着他的妻头发梳掠得不好，她的脸又没有那里的别的女人们的脸那样光彩，快活，心里很难过；当别的女人们的绸衣缥缂着的走着时，双眼都光亮照人，她们以快乐的声音，笑着，谈着。

他们散步了一会，沉默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像各自不觉有其他一人存在似的……在灯光之下，妇人们的衣饰，被电光所射，煌耀动人，许多的语声营营的响着，如无数蜂群在蜂窝中一样。但在莎尼亚·巴夫洛夫娜看来，动作与语声，光彩的照耀与反射，都似乎奇异而辽远，一列一列的人们的脸，与如许多束花朵似的包厢，使她感得困苦与寂寞。

她并不四面的向听众看着，但只把她的双手柔软的放在膝上，她的眼睛底下，希望不遇到什么熟识的人说"你好呀?"来打扰了她的沉默的情调，或伊凡·美海洛威契不粗暴的对她说起警察或菲格纳的事情。当灯光灭了时，她觉得一种释放的意绪，好像她突然的发见她自己独自坐在她处女时代的房中。

当她看着舞台上时，她渐渐的失去了现实的世界，把自己投于一种朦胧的精神的情调中，这种情调开始在她内心扰动。她忘记了她的怒气，她忘记了小争端，肉店老板，以及沉闷的散文似的生活；她的灵魂渐渐清晰恬静起来；永远裂口的伤痕终于被治好了，她的不可忍的痛苦也止了。……在第三幕时，莎尼亚·巴夫洛夫娜从她的本地小城市翱翔开去，忘记了她与在她四周的人，降服于音乐，月光，恋爱的默想，一种快乐渐渐的成了无限量的，无所不吸收的，虽然她是包含于忧愁中，却柔和如月光一样；剧场上可爱的女郎，挂着两根长的金色辫子，在向着一个具

着孩子的热情与真朴的少年的足下求着怜恤。她浴于月光中，又惧又喜的栗抖着，她的头依靠在那美少年的肩上……她倚在开着的窗口歌唱她的欢情，告诉天空的明星以她的快乐，沉寂寂的夜，梦场似的花园，她的歌声，纯洁而神圣如一首赞歌，升起于满天星斗的空中……

它是如何的亲切，如何的熟悉，对于那些曾有过这种快乐的人！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她自己曾是一个女郎，也有一根金色的辫子，也曾因愉悦她的幸福对星光与沉寂寂的花园歌唱着，浴在神秘的月光中，也曾又喜又惧的战栗着，乞求着怜悯。……

“哈，哈，哈！”米菲士托弗这样的笑着——如此的一种残酷不仁的讥刺的笑声呀——在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心里以温柔的爱情弹奏着的乐声立刻停止了，留下的只是这个笑声，压榨着，胜利着的在它的凡庸的现实上……

她的幻想与梦境完全扯裂开了。莎尼亚·巴夫洛夫娜低下她的眼，她的唇紧紧的闭着。一阵微笑飞过她的脸上——一阵奇怪的突如其来的微笑。伊凡·美海洛威契在他椅上坐直了，严肃的说道：

“那不是一种恶笑。”

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凝视着她的丈夫，可怜的叹了一口气，……她和伊凡·美海洛威契成了复和了，对于他的夸大，对于他的双手捧着腹，也不觉得讨厌了……伊凡·美海洛威契已不再给她以一种厌恶的感情了……这人坐在她身旁的，曾做过她的浮士德，她的恋爱梦曾与他同织成。这也许是一个幻境，一个错误，但这个错误却建设了她的一生，且如同青春它自己一样的不可复返。

幕布闭下了，掌声如雨水似的起来；楼廊里的喧声充满了全屋，画着海水及古代废址的幕布又升了起来，浮士德，马格莱特

及米菲士托弗手牵着手的出来，向听众微笑。莎尼亚·巴夫洛夫娜感得好像突从一场充满了美趣的梦中醒来，幻境都忘记了，这个觉醒恼怒了她；她很艰苦的想带回已散失的幻境……她不愿意见马格莱特变成了女伶，热心于掌声，献媚于那个大怪物，听众，她也不愿意见米菲士托弗把一只手快乐的感谢的放在胸前，也不愿意见浮士德，他现在看来如一个理发师似的且向剧场两旁送吻。……

“来，委尼亚!”

伊凡·美海洛威契有情的把他的手臂给她，他们走出到游廊上。他叫送了茶来，后来又叫送了橘子来。

“我渴了,”他解释道，把一颗橘子递给莎尼亚·巴夫洛夫娜，从那一刻起，所有他们之间的敌视的感情完全消失了。

“橘子酸么?”

“不，很好吃。”

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吃着一颗橘子，观察过往的男人们。“他们在家里时并不如此举动,”她想道，“他们都是到他们俱乐部去的。结局，我的委尼亚是比之在这里的许多男人们都好些的!”

“你怎样的喜欢马格莱特，委尼亚?”

“不坏，不过及不上阿尔麦·福士脱，自然的……”

“你听过阿尔麦么？我不知道。”

“你不记得么？我们在圣彼得堡时同去听她的。”

“呵，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自然，歌剧的本身就是不朽的……我已经看过它一百次了，还想再看它一百次以上。人生反映着如在镜中一样……是的……你记得不……在花园中?”伊凡·美海洛威契柔和的结束着，身体弯向他的妻。

一阵羞赧展布在莎尼亚·巴夫洛夫娜的全身的各部；她的双

眼，忧郁如梦的，深思的凝视着远处。

“那必定是发生在一个梦中，”她的唇柔和的微语着，她的头部在她美丽的光颈上抖战着。

几个朋友过走来，问候他们。

“你好呀？”

“呵，我们没有什么可诉苦的事，谢谢上帝。你呢？”

“很好，谢谢你。你怎么样的好看呀，莎尼亚·巴夫洛夫娜！你益发益发美丽了。”

莎尼亚·巴夫洛夫娜脸红起来，一阵罕遇的荣誉与快乐的波纹展布在她脸上，使她看来怪可爱的。

“你这样说是很好的。我想，我是一天天的村朴了！”她答道，半阖着她的眼，媚态的扇扇她自己。

男人们成群的在辩论，女人们沉默的把她们的手放在头发上。伊凡·美海洛威契看着他的妻；她的确是美丽，他想，是剧场中最美貌的女人之一。他的脸也有了一种荣耀的神色。

“有一个她的画像，是我们定婚时画的。你有看见过它没有？”他问道，旋动着他的髭须。“这幅画挂在我的书桌上面，她那时梳着一根金色辫子，有今晚的马格莱特的辫子两倍粗呢。”

当在最后的一幕里时，伊凡·美海洛威契的灵魂经过了一个变化。他想象他的妻正遭着和马格莱特一样的不幸的命运，而他自己就是浮士德，他开始怜悯莎尼亚·巴夫洛夫娜了。阴森的狱壁，灰暗的石地，稻草，那女人，被欺，犯罪，她的理性没有了，然而仍旧是如此的纯洁而高尚，温和，柔顺的乐声，激起朦胧的过去的快乐的回忆——一切都使伊凡·美海洛威契抽着长呼吸。……他凝望着他的妻，看出她的双眼中有泪点，觉得她是无限的亲近于他的，他有好些地方真是应该受责过……

伊凡·美海洛威契丧气的凝看着台上，静听着柔和的音乐；

在他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莎尼亚是被捕进狱，回忆着他们在市场上的初会，怎样的他对她唱道："在喧扰的市场中，"怎样的他们在黑暗的花园中坐在一起，静听着夜莺的啼声，瞩望着满天的星斗。……

他们离了剧场时，他们的灵魂已经改变了，充满了一种温和的爱情。他们似乎都觉得所有的生活中的卑下的，琐屑的平庸，都已去了，他们以前的快乐的一部又回来了，……他们坐在一部轻橇上飞快的回家；伊凡·美海洛威契紧紧的绕搂着他的妻的腰，好像他怕在路上把她失去了。莎尼亚·巴夫洛夫娜藏她的脸在她大衣的柔领中，仅只她的双眼在她白帽之下照耀着，如二块燃着的煤火。伊凡·美海洛威契想吻她，忘记了一切事，想要这样做，但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带着笑，半阖着眼，温和的对他摇摇她的帽子。……

马丽亚·彼特洛夫娜和茶缸都在等候他们的回家，茶缸滚沸得正好，呼着气，在雪白的桌布上很好看的衬耀着。棕色的面包，色味都在招引人，浅烹过的鸡蛋，只等茶匙去碰破它们。马丽亚·彼特洛夫娜打着呵欠，由育儿房里跑出来，穿着一件旧睡衫，欢容的说道：

"进来，孩子们。你们要吃些东西么?"

伊凡·美海洛威契并不回答。他走进灯光朦胧的客室，慢慢的上下走着，咿唔的说，"让我凝视我前面的身形……"用他的手掌，拍打着他的头。

他回到饭厅，走近他的妻，吻着她的前额，然后走开了，又唱着，"让我凝视我前面的身形……"

"先吃些东西，以后再去凝视。鸡蛋要冷了。"马丽亚·彼特洛夫娜说道，在门口看进来。

"来了，来了!"伊凡·美海洛威契答道，懊恼着，依然在房

内走来走去，咿唔着，投自己于他的情调中，于朦胧的回忆中，于过去的温和的抱歉中。

他们三个人同坐下吃茶，亲切的谈着，心里和平而恬静。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已经换上了白色的睡衣，两只袖子如翼膀一样，且已放下了她的头发。她时时走进育儿房，跪在小孩子们的床边，以母的爱与慈，看着她的睡着的孩子们，看着他们的光光的小臂膀，看着他们温和天真的脸。她似乎觉得他们就是小天使睡在那里，纯洁而和平，他们的纯洁，已经把马格莱特的灵魂带到天上了……

"你看来像马格莱特在狱中，"伊凡·美海洛威契说道，他的肘靠在桌上，注意的凝望着他的妻。年代似乎飞驰过去；在他面前的是那个梳着金色辫子的温柔女郎，他想恋爱她，常常崇拜她的……

当他凝望着她时，莎尼亚·巴夫洛夫娜低下了眼睛；她微笑着；深深的，深深的在她的心底，奏着她青春的未完曲的破断的乐声，如一座山的回响似的。

伊凡·美海洛威契平常是穿着衬衫和背带吃晚餐，现在却并不想脱去他的外衣。他尽力的要想使他的举动，姿态更尊重些；他对马丽亚·彼特洛夫娜也格外的有礼貌起来。

"要牛油么?"他问道，先料着她所要的。

"全个世界如一个过客似的，"马丽亚·彼特洛夫娜带着满意的微笑说道，取了牛油加上一句，"可怜!"

"晚安，我的马格莱特!"伊凡·美海洛威契说道，他久久的凝望着他的妻的眼，吻她的手和面颊。

"睡得好好的，我的浮士德!"莎尼亚·巴夫洛夫娜嘲笑道，满意的吻着她丈夫的唇。

伊凡·美海洛威契与马丽亚·彼特洛夫娜握手，当他对她说晚

安时，然后走到寝室中去。一盏亮着的小灯挂在天花板下，把房间浸在一种青色的如梦的光中，柔和而实在。它看来是如何可爱呀！……伊凡·美海洛威契慢慢的脱了衣服，脱了皮靴，他以一种柔和的做作的声唱道：

“你们纯洁而卑微的住着的，都有福了……”

严加管束

契利加夫(E.Chirikov)著

一

老年的马里亚·底莫菲夫娜，每天傍晚的时候，总要到火车站去一趟，去迎接客车。客车沿着木做的站台滑动着，常常似要使她惊得一跳，仿佛它有点儿出于意料之外而来似的。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关切她儿子尼古拉斯的遭际的思想，还想到他现在的情形是如何了的念头……站钟的当当而鸣，汽笛的锐叫，常使她从这些念头里惊醒过来，她便从这一辆车厢冲到那一辆车厢的在寻找着她的儿子。她总是热切的注视着站在站台上的群众，窥望进车窗之内，每当她看见黄色的钮扣，或围以青带的尖头帽时，她的心头总是卜卜卜的跳着。

同样的事发生了好几天了；火车天天的徐行的入站，一小群的不重要的人物从客车上走了下来，尖锐的汽笛四应着，仿佛是匆匆忙忙的，车站上的钟声，客车又开走了，留下几缕青烟作为它的行迹。有一次，本地的警察局长到了，他的妻和一群的孩子

们到车站上来接他；又有一次，教堂里的女医生和包菲里神父到了；但总没有尼古拉斯的踪迹。……“那是什么用意呢？……唉，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马里亚·底莫菲夫娜总是急急的从她眼上把眼泪拭去了，继续的在站台上详细的找寻着。她不能相信她自己的眼睛，常要询问车站上的一个人道：

“这部客车现在是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莫斯科去，老奶奶，要到光光亮亮的莫斯科去，老奶奶，”那个人一边在继续的清扫着站台，一边答道。

“这部客车是从基孚来的么？”

“是的，是从基孚来的，基孚来的，”那人答道，有点不耐烦了。

马里亚·底莫菲夫娜总要向她所认为是基孚的那个方向凝望着，一阵诡异的微笑便偷过这位老太太的脸部，这一个微笑是忧戚而又温柔的，因为在那里，远远的远远的，在春天黄昏的将近黑暗的烟雾中，一个面色黧黑的穿着学生装的少年是出现在她的前面。

“只要一会儿工夫，老奶奶，请你，站在旁边一点儿，”铁路上的人这样说道，用他的扫帚，扫到马里亚·底莫菲夫娜的足边。

她不得不离开了基孚的想象，面色黧黑的少年人的印象也不见了，她叹息着，心中充满了焦急与忧愁，无助与彷徨，马里亚·底莫菲夫娜便离开了车站，看来活像一位极老极老的老太婆，人人觉得都该称她为“老奶奶”的。起初，她走得很慢，后来，开始快快的走着；她心里常常的有一个希望在着：也许她在车站上和尼古拉斯相失了，当她到了家时，尼古拉斯也许已经在家里呢。……她的眼睛是昏花了，……在那么忙乱之中，那是最容易迷失了人的……她真该配一副眼镜来戴……马里亚·底莫菲夫娜愈走近了家，愈是真切的希望着她定会发见尼古拉斯在那里，她

便心头卜卜不定的进了那座绿绿的爬藤蔽满了小屋的门，这小屋的年龄，也有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她自己那么老了。定然的尼古拉斯已在家里，她的爸爸定在责骂他呢……你为何定要责骂着他呢？已经做过了的事不能叫他不做呀。第一件要紧的事乃是他的身体还健康。并不是个个人满了刑期之后都还活着的呀……马里亚·底莫菲夫娜便焦切的握着了门钮，焦切的开了门，焦切的走上了廊前的石阶，颤抖抖的开了厅门。……

不！他并没有到家！

她的丈夫，老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足上拖着一双很破很破的拖鞋在屋里走来走去，神经质的咳嗽着，为了要隐藏他的焦急的心情，每当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在门口出现，而常常没有尼古拉斯同来之时，他便转身开去，怒骂道：

“去接他有什么用处！”

然后，他转身对着老太婆，伸出双臂，加上一句：

“那不是很明白的事么！”

常常的继之以一个长时间的沉默。他们的心头是沉重着，他们的思想，是思念着同一的事。他们俩全都要哭泣了，但为了强要忍住，便成了强项的沉默着……在这阵沉默之中，房间里是充满了一种忧戚的感情与一种窒人的空气。挂在墙上的大钟徐缓有则地的答的答的响着，似乎在重述老头儿的话：

“去等候他有什么用处！……去等候他有什么用处！……”

两位老人家便开始去想象各式各样的可怕的事。

本地方的会计员，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的一位老朋友，有时来拜会他们。他告诉他们说，犯了政治上的罪过的人是被囚监在一座堡垒的狱中的，狱中的屋顶上开有小窗，墙上也具有小孔，水常从这些窗孔中灌流进去以溺死囚犯们。

“我在书上读到了这些事，我还看见图画呢，”他说道，“一

个年轻的女郎，站在一架床上，水从墙洞中倾灌进去。”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微语道，泪珠在她双眼边颤抖着。

“他们还常常缢死人，”会计员继续的如梦的说道。“当然，有的人是被释放了，但那是很少遇到的事，”他加上了这话，想要安慰那两位老人家。“如果你犯了罪，你必须偿之……我曾读了一篇文章，说到这些事……他们被称为什么名字呢？……十二月革命党。”

会计员便叙述出他所读到的话，同时还加上了许许多多他所想象的话，以各种的历史小说混入了旧报纸中，充满了那一对老夫妇以如此的恐怖，竟使他们俩整夜的翻来覆去，叹息着，不能入睡。

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每当他的妻独自一人从车站上归来时，便说道：

“你，还希望他回来干么！”

他说这话时，显得很粗暴，但后来他便走到花园里去。他们俩在花园中有一所古旧的草盖的浴庐，墙上开着一扇小小的方形的窗。那个老头儿便偷偷的走进了这所草庐，自己锁在屋里，在这个独自一个人的孤寂里，他便如一个婴孩似的哭泣着，失望的低唔道：

“我的天呀！只要他是活着……只要他……别的都不管。……”

有一天早晨，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还在他办事的地方未回，马里亚·底莫菲夫娜也在厨房里忙着时，一部旧式的马车，其变色的防泥器，刹辣的响着，在屋前停着了。马里亚·底莫菲夫娜从窗中望了出来，拂尘器从她手上落下了。在马车的旁边，站着一个瘦长的学生，正等候着马车夫把一个旧箱子搬下车来。这个

学生背部朝着窗口站着，但一见到那个旧箱子便足使马里亚·底莫菲夫娜飞奔到门口去。

“柯里亚！……亲爱的柯里亚！……”她叫道，她边笑边哭的奔去抱了这个少年人，开始去吻他。她几乎不能相信她的柯里亚是归来了，她凝望着他的脸，不断的问道：

“你身体好不好？你身体好不好？……”

“倒不坏！”

“我们愁死了，我们想，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了！他们赦免了你么？……我的天，你是真的还活着！……”

那位少年人，脸色黧黑，具着一个瘦削而善感的面部，带着一个忧戚的微笑，有些纷扰的回答着他母亲的话，仿佛他在这位老太婆的面前，觉得有点不安似的，而她呢，却为快乐所窒塞了，她的充溢的温存，他是好久好久不曾惯受到了。

“给我那个包裹！……我自己！正当着人家已不再希冀着你的回来了！……我天天都到车站上去接你，我们只是不能决定有什么发生。”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有一个时候是被囚禁着。……”

“在一座堡垒里？……而上帝帮助了你出狱？我正是这样的祷求着，亲爱的柯里亚。他们是否赦免你……全部的罪么……？”

“不，不是全部的赦免，不过……他们送我到你们这里加以管束……”那位学生说道，纷乱的微笑着。

“那末，他们对你将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将在两年之后重进大学校。……”

“我有一天看见一个学生，经过车站……我问过他，但他对于你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全体怎么能够彼此知道呢？学生是那末多，妈妈。”

“你真的必须要吃些什么了！……你是那末瘦！……我一会

儿就来！……”

二

他终于归家来了！

每件事都恰如从前的时候一样。那小房子是那末清洁的布置着……窗户上有帘帷……垂下的花朵儿……风吕草……长春藤……他记忆得很熟悉的挂在墙上的钟，还有使钟保持平均的那块马蹄铁，放在精致的榻前的那张圆桌，桌上覆以家织的亚麻布，布上的图样使人回想起好久以前的事……似乎他仿佛从他出世的那一天便看见过那些样子的圆桌，还有那沾在桌上的墨水渍！在两个窗户之间的一面墙上，钉着一个钉，钉上挂的是齐整的一夹子的《光明报》。从窗中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阔大的绿色的花场，和街道……街上是沉静而少人行……正像从前一毫不变样的，那鸽笼从屋的一角凸出，在外门的上面的是一具小小的风磨……白鹅带着他们的软毛茸茸的黄色的小鹅，在绿草地上走着，而在篱笆下面的苎麻丛里，一只猪睡在那里，摇摆它的耳朵。

尼古拉斯微笑着……这似乎只是昨天的事，自从他离开了那些鹅，那只猪！

蔚蓝的无云的天空，覆盖着全城，那末温和，那末慈爱，那末懒洋洋的燕子们在高高的天空里打着圈子……一只乌鸦张开了嘴，低垂了双翼，栖在高长的篱笆上。一只狗，郁郁无聊的漠漠然的，舌头挂了出来，正在池边喝着池水以解渴。还有一个人在步着呢！他也不忙；他步时，灰尘随之而扬起，他的眼光低垂着，嘴里吃着向日葵的子，随口吐出壳儿来。一个小小的矮而胖的孩子，骑着竹马，沿街奔跑着，以一条小小的鞭子，鞭策着他自己，还有一个孩子则靠在门上哭了起来。大约是那个矮而胖的

孩子偷了他的马去吧！……麻雀们在紫丁香的花丛中及篱笆上啾啾唧唧的叫着，喧闹，争斗，抢夺，呼叫，好像妇人们之在商品陈列所里一样……有一只麻雀跳上很近于窗口的一个树枝上，带着称量着的好奇心向尼古拉斯窥望着，然后，即刻的啾唧的飞走了，别两只麻雀们又飞上同一的树枝上来……在窗盘上的是一个盘子，上覆以棕黄色的纸，纸上画着一个巨大的苍蝇，四面围绕着无数的小苍蝇。在这纸上躺着一个死蝇，其足向天的。……父亲在早春的时候，便已开始和苍蝇作战的了。他以此为乐……一定还有一张捕蝇纸挂在什么地方。果然……那捕蝇纸是挂在小桌子上面的墙上，正在那个地方，好久以前所曾悬挂着的！

尼古拉斯自己坐在窗口，开始向街上望着，当那部马车在篱后向他家轧轧的驱来时，在这位少年人心上所引起的喜悦，突然的死去了，变成了不确定的，离了开去。尼古拉斯开始觉得无聊。他见了这条街道的样子，见了那鸽笼，那在绿场上走着的鹅，那篱下的猪，他开始觉得在这些清洁的安乐的小房间们里的孤寂，房里的墙上，老是挂着一夹子的《光明报》，老是铺着针织的台布，老是悬着捕蝇纸……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曾想到，在远远的大城市里有什么重大的或有趣的事件发生，在大城市里，生命是好像放在火上的小水吊里的水般的滚沸着，在那里，在过去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一切事里，是足使每个人类的灵魂里都孕着意义……尼古拉斯开始觉得，他具有两个完全差离的不同的生命，没有一个是有一点相同之处的：两个生命自始至终是不同的，一个生命是他在他所从来的地方所有的，其他的一个生命便是他在这里所有的。在那个地方的一段生活，现在看来，似乎是他所读到的一篇神仙故事一般，而在乡村间的这个生活，乃是真实的生活，有如一个自然界的规例一样，不更动，也不变异。

“你爱吃鱼么，亲爱的柯里亚？”

尼古拉斯回头望着。他的母亲嬉喧着，充满了快乐，正站在门口，两袖高卷了起来。

“鱼……好的……我不管。……”

“那末，我要煮一条鱼给你吃……一条鲤鱼，放些酸味的乳油！……”

“现在，来，来尝一点看！你从前是那末爱吃这道菜，”母亲说道，将一个热气腾腾的盘子放在桌上。“你坏蛋，你为何不动手！你要些什么?”马里亚·底莫菲夫娜没有等着她儿子的回答，显然的她并不注意到“他们所要的是什么?”她立刻便走到厨房里去，在那里，牛油是在放在火上的煮锅里滋滋的响着……然后，她在一个盘里带了一大堆的面包来，忠告着她儿子道：

“别和你爸爸斗嘴：他会发怒的，可是一会儿也就平息下去了。顺着他一点儿，他年纪老了，他活得久了，而你还仅在学步呢。活了一辈子，并不是仅仅的像走过一个草场呢。……”

“爸爸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

“正和向来一样，在三点钟的时候。”

“他现在在哪里工作?”

“还是在老地方，做保护人们的副手，……他的薪水也还是照旧……他从没有加过薪！照旧，我们必须感谢上帝，因为，他现在是老了，很难得写字，他的手那末颤抖抖的。……”

“颤抖着么?”尼古拉斯关心的问道。

“是的，颤抖着，亲爱的柯里亚。他在写给你的信里已经说起过的了，一种的疯瘫捉住了他。我们常常的希望着……但那个希望是什么！……你不能够带回来……趁热的吃着吧！……”

尼古拉斯慢慢的在吃着，不时的望着他的母亲，心里想着，在过去的两年之内，他在基乎的时候，她是变得如何的老态龙钟呀；她头上更多白发了，她的嘴部的两边更低下了，她的双手似

乎更瘦得见骨了，她的背却也是更弯曲了。

马里亚·底莫菲夫娜焦急的望着墙上的钟；她在等候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从保护人们的公事房里回来，她心里是纷杂着快乐，恐惧，与不耐的感情。她盼望他要立刻回来，以享见到他儿子的归来之乐，但她又是恐惧着，生怕父亲在狂热中要触犯了他的儿子，她希望儿子不至于说出什么触怒他父亲的话，她是颤栗的又恐又喜的在等候着事情的发生。

“爸爸在公事房里还有两点钟才回来呢……公事房里有那末多的苍蝇，它们恼了爸爸，常常使他生了气回家来，”马里亚·底莫菲夫娜预先的警告道。

尼古拉斯心里也是纷乱的。他愿意愈快的见到他的父亲愈好，生怕他们的复和将因了互讦而毁坏了。事实是这样的：他将永远不会明白，无论人家如何想法子去说明，人家做的事为什么不能和自己从前做过的不同。谈到这件事，是不能免的。尼古拉斯觉得他是不错的，但仍然是焦急着；心头感着一种苦恼的忸怩。他凝视着墙上的钟，钟的指针迟慢的移到了三点。

“爸爸回来了！”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徐徐的合式的一步步的跨过水塘，走近屋前。尼古拉斯远远的见到他的傲然的步伐，便知道是他回来了。这似乎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他自己觉得他在本城里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穿着一件光滑的铁青色的背心，戴着一顶尖帽，帽上钉着一个徽章，他手里执着一柄大伞，他的臂下则挟着一个护书。

“爸爸挟在腋下的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护书！”母亲和爱的说道。“他常是挟了它同走；有的时候，护书里空无一物，但他仍然挟着它。还有那柄伞，也是一样，即使是不下雨的时候，他也带着……”

当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走近了鹅群时，母鹅便伸长了颈，向他奔过去，意欲咬着他的脚，他停步不走，高高的扬起头来，摇动一个警戒的手指。母鹅立刻低下了头颈，吞了食物进去，尾巴急扭着，回到她小鹅们那儿去，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仍然神气活现的向前走着，他的宽大的背心的两面，在他的前后摆动着。

尼古拉斯出去，走到门边。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并不匆忙。他已经知道尼古拉斯回来的事了，他在公事房里已经得到通知的了。"哈哈！你回来了！"他说道，微微的笑着，但并不匆忙，他仍以同样的规行矩步继续的走着。在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想来，在这位少年的政治犯面前，显示出他父亲的心里一见到了他的柯里亚便充溢着快乐的情形是很不应该的；这位同一的柯里亚，仅仅在前一夜里，他还梦见他陷在可怕的情况之中；这仿佛是，他被判决枪毙，跑回家来告别，脸色铁青，头发飞乱，嘴唇干枯，双足是赤裸着。

"昼安，爸爸！"

"你好，我的孩子！"

老头儿冷漠的拥抱了尼古拉斯，尖声的咳嗽起来，问道：

"你到家有多少时候了？"

"我是今天早晨到家的。"

"我是十分的高兴，十分的高兴！"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带着如同问讯一位客人似的口气说道。

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奔到门前来。照旧的她赶不上重要的时间。她不曾看见父与子的复和的样子。她看见他们默默不言的走着，彼此并不望着，因便要想缓和那个情况：

"谢谢上帝，爸爸，我们的柯里亚回来了。你昨天还无端的说着你的恶梦，使我吓得不安着呢。他是活在世上，而且还是健

康着，那是第一件大事……来，吃饭吧！苍蝇们很打扰着你么，爸爸？”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并不回答她关于苍蝇的问题；他以为，他们是为了很不相同的一个理由而提起说的。他们坐在饭桌上，父亲严肃的在吃着，仿佛在举行一种仪式似的，他撕裂着面包，将他的羹匙放入蒸热的菜盘里，几几乎都是带着恭敬的样子。他不时的以一些简短的问题问着他的儿子：

“那么，他们放了你出狱了？”

“是的。”

“那么你是曾经做过一次囚犯了？”

“是的。”

“如今是，他们使你回家来，受你父亲的管束了？”

“是的。”

羹汤吃完了，老头儿方才开始把话说得长些。

“你的意思现在要想怎么办呢，我的孩子？”

“过了几时，我还要再入学继续我的学业。”

“你的意思是说，要从头再学起。如果他们再把你踢出去呢？那么，你又要重新开始读起的了？”

“来，现在爸爸，老是什么从头，什么开始的，……上帝将会允许以后有一个结果的，”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和解的说道。

“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结果，那是自然界的法律，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史得芬粗暴的答道，用他的饭巾擦着他的嘴。“有一天，我们俩都会遇到一个结局的……我们活着……总有个时候死去……为了什么缘故他们把你踢出去了，我的孩子？”

“为的是参加暴动。”

“呵，妙极！……为什么他们把你囚禁起来呢？”

“唔，真的是，我自己还不明白。”

“那么……唔……唔……要是没有一个因子，事情是不会发生出来的，我的孩子。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不会保存，当我们失去了时，我们便求着要！我必须说，我从不曾想到你会做出那么一个举动来，我的孩子。”

“举动！什么一个奇怪的观念！”尼古拉斯自己咕噜着，他开始不能忍耐的将他的手指头梳过他的头发。

“那么，……我们付出了八年的预备学校的费用，我们请了一位导师，我们买了书包，书籍，文具，衣服，裤子……我计算着，有一天，所有这一切费用都会偿还给我的，但如今看来，将要在别一个世界里才会偿还的了，我的孩子。”

“但是，爸爸，你的这一番计算是没有理由的，”马里亚·底莫菲夫娜插进去说道，她看出父子俩的谈锋是取了一条错路走了。“每个人都有孩子们，便都该为他们费钱。这不能有别的路可走。孩子能因为他需要一件衣服和裤子而受责备……这似乎没有什么权利去计算。这是罪过的！”

“我只不过偶尔说说……话头来了……那一种的计算！”老头儿回答道，他狂咳了一顿，“你和我不需要什么东西。我们是活不了多久的了，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都不会以此而赢得了什么。我只不过说说罢了……但这是可怅恨的，一个怜悯与烦恼！我们想要使他早些站住了他的足，使他成了一个人，虽然我们也许只有一只眼睛存在着，去看看他成了功，然后躺下去休息……但为什么说到这话？……一个人能够见到，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

“总是幸福，幸福的，”尼古拉斯安详的说道，他的语音有些破裂，“每个人都晓得他自己的幸福，那里却躺着所有不幸的根源……在一种人看来，名誉是比之任何幸福都更为可宝贵的。……”

“没有东西吃，那才是伟大的荣誉呢!”老头儿恼怒的扬起他的声音答道，他开始举行饭后的祷谢。

“我们怎么能明白呢?”他说道，当他说完了祷辞以后，“我们过去的老人儿，我们为什么活在世上呢? 快快的如尘土似的被抛进坟墓里去，那不就完了!”

马里亚·底莫菲夫娜以她的老眼睛对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眨眨，做出一个恼怒不耐的姿势。

“你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喝，柯里亚，只是说着话，”她说道。

“那已经够了，谢谢，”尼古拉斯说道。

“没有什么该谢的事，”他父亲答道，叹了一口气。

尼古拉斯戴上了他的尖顶的帽。

“你到什么地方去，亲爱的柯里亚?”他母亲焦急的问道。

“我要出去散步一会儿。”

当尼古拉斯已经走出了门外的时候，一个人可以从开着的窗口，听见老头儿俩的愤愤的低语之声；马里亚·底莫菲夫娜说的是，他不该立刻便对孩子下攻击；不管怎样说法，他总是他的唯一的孩子! 人总该可怜这个孩子! 他自己并不以过去的行为而骄傲呢，而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则只是低声的复述着道：

“但是我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没有呢，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没有呢，妈妈?”

三

尼古拉斯走着，走着，走出了城外：他忧戚的吹啸着，缓缓的沿了街道走着，当他走过时，他从道边树枝上，撷下嫩叶子来，在他手掌中后挼碎了。他是在深思着。他不时的停了步。眼望着无穷尽的绿麦的海，以及无穷尽的平原的青色的地平线，他

的心里又为一种无望的苦闷所占有。四周围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沉寂的。一只百灵鸟在天空的什么地方啭唱着呢；白云在高高的天上浮泛着……一只斑鸠含愠的在山谷的林莽里鸣叫着。每个东西都过着它自己的生活，他在大城市里所借以为生活的一切事物，他所认为伟大重要的一切事物，在这个地方似乎都是瞬刻即过的，被忽视的。在村乡之间，最重大的一件事便是身体安康无病，如果身体好，那么生活的全部问题便都可以解决了。只要注视到这块绿原上的和平的图画，便足以使你的心思想到这些无穷尽的田野以及这些和爱的天空，而去休息着；人们不盼求什么，正如这些田野，这些无情的天空，这些不动的白云，他们之不盼求什么一样。一切事物之将来也都正如他们的过去一样；冬天来了，然后夏天来了；田野变绿了，然后又为一片白云所遮没；百灵鸟在唱着。乌鸦也要在干的松林里噪鸣着；农人的大车在蜿蜒的小路上咿哑的进行着；每一个礼拜一，在镇上的大广场上都有一个市集，没有加油的车辆吱吱嗝嗝的在作响；喝醉了酒的农人们和瞎了眼的乞丐们……更没有别的事发生了。

太阳快沉下去了……他听见斑鸠在树林里鸣叫着……在她的叫声里到底有多少的忧戚在着呀！她似乎在控诉着，一切事物的进行，都正如它的在一百年的情形一模一样，在世界上将没有新的事物出现……

“我们要到河上去，到森林里去，到草场上去，……我要打猎，”尼古拉斯想道，他转身向镇上走去。

夕阳光正在家家的玻璃窗上嬉玩着。孩子们吵吵闹闹的正在游戏着。农家的妇女们正在闲咬着向日葵的子，坐在她们门后的长凳上，她们的婴孩们正伏在胸前吃奶。磨坊主人正走着路上，他自己以为是个要人，他的笨重的靴，扬起了不少尘土。尼古拉斯观察着各街各巷的形状，认出一家家的房屋，小街，小牧场，

龌龊的池塘，仿佛他只是昨天才离开了他们而不见着的一样……

“昼安，你！”

尼古拉斯望着一个年轻的农人，他对尼古拉斯举起了帽，认得了他。

“你是格夫里洛么?”

“不错的。你还记得我?”

“我怎么能够不记得?”

“当然的，我们在一处游戏，我们在一起打架……”

“你的近况如何，格夫里洛?”

“我是很快乐的。我在玛得力酒馆里做事，八个卢布的薪水，还有小账。你怎么样了，尼古拉斯，你的近况如何？你已经毕业了么？还是在辛苦的研究着呢?”

“我正在休学……要休学两年。”

“但是为什么?”格夫里洛惊诧的问道。

尼古拉斯想要把他所以休学的原因的故事说出来，但当他望着这个人的那张愚蠢而自足的脸时，他便决意不说什么。

“再会，格夫里洛！”

“再会，尼古拉斯！你有时间可到我们的地方来玩玩？常有一瓶的啤酒可喝，或可玩一场台球。请你来，我们有很不少的上等的客人们呢！”

格夫里洛扬起了他的帽子，脸上笑着的，对着在对面行人道上走着的一个绅士熟悉的鞠躬着。

“那人是我们查账员……伊凡·彼得洛威慈……很好的一个人！”格夫里洛说道，他便向着对街叫道：

“有一笔小账项你还没付出呢，伊凡·彼得洛威慈！”

尼古拉斯望着这位绅士，问格夫里洛道：

“他不是喀里金么?”

“正是的，喀里金，”格夫里洛快乐的断定道。

喀里金正沿了行人道而走着，仿佛他好久以前已经是倦得走不动了，仿佛他如今之所以走动，全为的是他不欲跌倒……尼古拉斯记得，当他自己在公立学校做小学生的时候，喀里金已是一个大学生，那时，他乃是大众注意的目的物，乃是所有年纪轻些的人们的妒忌的目标。在尼古拉斯那时看来，喀里金乃是人类中的最幸福者，乃是全镇中的最聪明，最有趣的人物。他曾给尼古拉斯书本及小册子读，他还自信的说，他想，他要专心致意于某种神圣的事。而现在，这里见生了一丛胡须的喀里金，头上戴着一顶制帽，身上穿上一件羊毛织的衣服和一条紧束在身上的裤子，他发胖了，看来正像一个平常的办事人员，他的双眼是慈祥的，他的双肩是更阔了，他的全部的外表，都可看出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男子的型子，他永不需要匆忙，他已经到了整个的停顿之时了，他爱吃些美食，他爱在饭后睡一个好觉，而在黄昏的时候，他便读着报纸谈着国家大事。

“伊凡·彼得洛威慈！”

喀里金向对面望着，蔼然的对尼古拉斯微笑，但他却并不走过街来，他在候着那位更年轻的人走到他那里去。

“哈，那么你回家来了！”喀里金说道，把他的柔软的手给了尼古拉斯。

“是的，我回来了。”

“你在学着科学么？”

“啊，科学？……那是和我的性情不相投合的！”

“为什么不相投合？”

“科学需要一个沉静的头脑，而我则是……”

“而你则是爱吵吵闹闹的，好像我的妻子！”喀里金说着，便接着一阵哈哈的大笑，觉得他自己的开得好玩笑。

尼古拉斯解释给他听，他是怎样的放弃了科学，但从喀里金方面得不到一点反应。

“这是不大好的，我的朋友……这一切不会有结果的……为了我们的少年们，这是很可怜的……你想要怎样的对付他们的贵族呢？……你不能够改变了它！……他们全都是白痴和无能力者！他们只需要塞饱了他们自己，有喝，有睡的！”

说到了贵族，喀里金是愤愤的，他觉得为了“这些猪子们”，实在不值得去牺牲一双破旧的官靴，放弃了一个事业的。

“我，我的朋友，我也曾牺牲了些，但现在我是在懊悔；我们同学们现在都做了大学里的顾问了，而我依然还是一个政府里的书记！今天好热呀！”

喀里金脱下他的帽子，拭着他的头。然后他告诉尼古拉斯说，他是在国税征收部办事，他说，在国税征收部办事很不坏，为的是前途很有希望。在分手时，他说道：

“这里就是那红房子！……看来像一座大学校呢！这便是我们的国税征收所，”他用他的手指向街的那头指点着。“我们不久便都要在那里了，”他又自说笑话而自己笑着，他们分了手。

牛羊群从牧场上归来了；小城镇里似乎更喧闹了些，母牛们发出种种的叫声，羊群咩咩的叫着，小犊们高声的锐鸣着，牯牛们深沉的咆叫着。夹杂在这些牛羊们的叫声里的是妇人们呼叫着母鸡们的名字而促他们入鸡埘里去的声音；牧人们的长鞭不时的盘曲在空中，如放手枪似的拍的一下响着，同时一个愤怒的声音喊道，“嗄，你们这些可恶的东西，你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你们都瞎了双眼么？”一阵金色的尘埃挂在各屋的周围。这是村镇里一天当中最有生气的时候。

四

一天跟了一天而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了。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被唤到警局里去，他们从他那里得到某种的申述去。他们要求尼古拉斯到警局里来：“这是必要的，他也须签一个字。”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还去拜访警局局长。局长是一个位矮胖的好癖性的老头儿，人家说他的相貌有些儿像特拉歌美洛夫将军，他颇以此自傲。这位局长乃是尼古拉斯的义父，他曾对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说过什么话，没有人能够知道，但自从他见过了局长之后，父亲对于那个孩子的态度却比较变得和善些，只不过时时的催促他道：

“第一件要紧的事是——你自己做事要见机。你为何不去拜访你的义父呢？这是不合礼貌的事。……”

“过几时再去拜访他……”尼古拉斯总是这样的说，但他却既不往他义父那里去，也并不到警局里去，虽然已经是被邀唤过好几回了。尼古拉斯喜欢独自一个人在着，他常是掮了一支枪在肩上，整天的在河岸上，在草场上，或在森林里漫游着。

有一个黄昏，他从这样的一个漫游里回家来。老头儿们正坐在园里的树下，茶锅放在身边。他的爸爸在喝着茶，读着《光明报》；妈妈在补缀他爸爸的袜子。他爸爸是皱着双眉，表现着生气的样子；他妈妈看来是有些吃惊。大约他们又在讨论尼古拉斯的事而发生争执的了。他的妈妈倒了一杯茶，把它送给尼古拉斯，同情的问道：

“你到什么地方去的？”

“在外边散散步，”尼古拉斯答道，把他的尖顶帽抛在紫丁香花枝上，自己在桌边坐下了。

“一个很好的行业!”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吼道，他的眼睛还钉在《光明报》上，并不抬起。尼古拉斯涨红了脸，但他这次强自抑止他的脾气，正如他那末常常的抑止住它一样。他们一声儿不响的坐在桌前，只有马里亚·底莫菲夫娜时以这样短短的语句打破了沉重的静默：“我希望不会下雨才好，”或“我要预备些杂碎做晚餐。”

经过了长久的沉默之后，他的爸爸放下了报纸，说道：

“警局里来了一个通知书，我告诉过你不止一次两次的了!你必须到警局里去，你必须去!你已经拖延得够久了。你想要把我陷入哪一种的地位上去呢?”

尼古拉斯开始的说道，“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从警局来的一纸通知书，乃是极平常的一件事，”但老头儿生了气，截断了他的话：

“不要想来教训我!我能够自己思想的!这已经是够我受的了：每个人都指点着我，而你还继续着你的把戏!你为何不去拜访你的义父呢?这对于我，对于我，你的爸爸，真是侮辱!”

“好胃口!”一个老人的声音从篱笆外面响着，现出一个头颅来。这乃是那个会计员，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的知己朋友。

“喝茶么?”他以一种蜜似的小声音问道。

“请进来!请进来!”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和爱的叫道，她心里很高兴，有这个客人进来，在她的意见上，他来得正巧。

门开了，一个矮小的老头儿，头上戴着草帽，走了进来，他的语声和态度，是再像一个戏台上的老叔叔也没有的了。他们彼此问着好。爸爸把尼古拉斯介绍给他。

“嗄，这位社会主义者!我见到你是十分的高兴，十分的高兴!”客人说道。“我早已有幸的在远远的所在见到你了，但这乃是第一次和你接近的见着面。”

他们使茶锅再滚沸起来，开始喝茶。对于尼古拉斯的如常的探问又开始了，那是每一次老人家们有了一个客人都要开始的。

“你说，你是在学医科的么?”

“是的。”

“你是被休学两年么?”

“是的。”

“可怜！你现在大约是在懊恼着吧?”

对于这个问题，尼古拉斯的父亲常常是要这样的回答道：

“当然的，不过，如他们所说的，肘节是在邻近，但你仍然不能咬到它!”

“这是极可怜的。你们所不喜的是什么?”

尼古拉斯对于客人们诚恳的质问他的这些问题觉得难于作答。

“唔，也许……总而言之……”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呢!”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说道，还愤愤的加上一句话：

“一顿好好的鞭挞，对于他们是有益的，一顿好好的鞭挞!”

于是老头们便谈起扰乱秩序的事件来。那位会计员发表了他的政治意见。他是大大的反对英格兰的，在每一个事件里，他都看出其动机是“恶意的诡计”。虽然他不直接的说出来，他却含蓄的说道，即在大学生们的扰乱的事件上，也总有些“外国的影响”在着。即在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听来，也觉得这话是“话中有话”，他向来是十分的敬重这位会计员，当他是一位博读群书的人物。

“但是……我不很明白，怎么……”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说道。

“啊，经了那些犹太人……这乃是经了那些犹太人之手，英

格兰在作着这个恶计呢！”会计员叫道，语声里充满着恨怒之意。

“啊……啊……”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嗫嚅的说道。

“是的，极确切的，经了犹太人之手！”

“当然那是很不同的一件事，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同意的说道。

于是这两位老头儿开始讨论如何补救这件事情的办法。这位会计员有一个很简便的解决方法：

“而警局局长呢？……是他的义父不是呢？……只要他肯……他是特拉歌美洛夫将军的戚串呢！”

“不，他不过相貌有些像他而已，他并不是他的一个戚串！”

“但我告诉你，——一个戚串！我知道得很清楚……叫他到警局局长那里去，恳切的求着他……而你，你自己，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也该去和他谈一回话。”

“我已经去过了，而我也曾告诉过他不止百回要他去的了！我说道：‘去拜访你的义父！’但有什么用处？他会去要求什么事么？……他比一个将军还要傲慢些！”

于是开始了一场照常的责骂的话，这些话，尼古拉斯和马里亚·底莫菲夫娜都是那么样的害怕，因为他们使母子俩都感到那样的不安，且有着那样的感情，觉得任何时候，都会发生破裂，都会有一场家庭的不幸产生。

“我是一个老头儿了……我的手颤抖着！请看……请看，你这位英雄！”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叫道，同时他伸出一只手来，这手颤抖抖的仿佛他在害着疟病，但那位英雄却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已经在人们不注意的当儿溜了出去，已在篱笆外面走开去了。他走着走着，直到了夜间很晚的时候，还没有意思要到他的家去。他从一堵墙的罅隙处看见了“马特力”咖啡馆里的光亮，他用他的手杖在窗户上敲着。门开了一半，格夫里洛的睡容的脸

露了出来。

“让我进去，格夫里洛。”

“很高兴的。”

“给我些啤酒。”

“啤酒在这里了。”

“谢谢你。”

尼古拉斯独自一人的坐在“马特力”咖啡馆里，坐了好一会，他面前放了一瓶啤酒，他的头靠在他的手上。……他在想着他现在必须怎么办才好，而他的思想充满了他以忧愁；在孤独与寂寞里，他低语道：“唉，同志们，痛苦已是深刻进我的心上了。”

“格夫里洛，再给我一瓶啤酒！”

他又喝起酒来，而愁思遂为快乐的回忆所代替，当这些回忆们扩大了时，在他心上的痛苦便不再啮着他了。他忘记了他的本乡，他听不见隔壁房间里台球的咯咯作响，他看不见咖啡馆里的龌龊的地板与四面的墙。在尼古拉斯的面前，基孚城现了出来，电灯光明亮亮的照耀着，充满着人民们，充满着光亮、喧哗、笑声、音乐、歌声以及接响着的铃声。

尼古拉斯的脸色有光彩了，在他的唇边，飞泛着微笑，他问着站在酒柜后边朦胧要睡的格夫里洛道：

“你到过基孚没有呢？”

“没有！”格夫里洛睡声的答道，然后，想了一会之后，有生气的加上说道：

“但是，我说在那边一定会有像这个一样的酒吧间吧？”

尼古拉斯大笑起来，摇摆着手，拿起他的尖顶的帽子。

“谢谢你的啤酒！”

天色已是夜了，月光照着，寂寂的，如有所思。月光将全镇

照得明朗如画；钟塔里报着时刻，那钟声愁郁而沉重的，从塔上落下来，慢慢的散在月亮的沉寂寂的光线中。尼古拉斯懒懒的回到他的家里，他的足步，在木头的行人道上高朗的响着，回声满街都是。他走着走着，然后停了步。他抬头仰望繁星满缀的天空，突然的开始唱起《马赛曲》。在一家人家的门外，有一只狗开始吠了起来，尼古拉斯突然的止了他的歌声。狗又不吠了，一切又都沉寂如前。仅有他的足音在空无人行的街上打破了如有所思的繁星之夜的沉寂。

五

那一夜，尼古拉斯有好久不能入睡。他躺在厅里的床上，在想着他在基孚所碰见的一切的事，其中有一个回忆，在他心上格外鲜明的浮了上来，同时给他以痛苦与快乐……有一次，当尼古拉斯被囚在监狱里的时候，每一天在他看来似是一年的长久，当他好久好久时候所见到的只不过是狱室里的灰墙，他孤寂的被囚于中，当他感觉到他自己是被一切人所忘记，寂寞的，被生埋于一个石椁里的时候，狱室的门突然的开了，典狱官声言道：

“有人要会见你!”

他说了这句话便走开了。一个看守卒带着刀和手枪的留在那里。

“跟我走来!”看守卒说道。

尼古拉斯把他的大衣抛在肩上，戴上了他的尖顶帽子，跟了看守卒走去。他们沿了一条阴黑的甬道走着，经过无数的狱室的门前，间间狱室距离都相等，尼古拉斯心里想道：这是如何的像一个动物园啊！每一个房门都有号数，而在每一个房门——一个笼门——之内都有一只野兽在着……谁会到这里来看望尼古拉斯

呢？这是可能的么，他的妈妈来到了？不，那是不可能的！她还不知道他是在监狱里呢。也许是他的一个同学吧？不，所有他的同学们不是被囚在狱，便已被放逐出去……并且，他们也不会允许一个大学生进来的……没有一个人会来到！

“谁来了呢？”尼古拉斯问着看守卒道。

看守卒让尼古拉斯走去，他自己跟在后边，但并不回答他的问话。尼古拉斯又重复的问了一句。

“我们是不准和你谈话的！”

“也许这是……错了？不是找我的？”

“你的未婚妻？……”

“未婚妻？……”尼古拉斯默默不言的停了一会，深深的呼吸了一次。他的心在跳着，他想要在整个监狱中高声大笑起来。

“往前走，往前走。……”

尼古拉斯知道这里的规矩，只有最亲近的亲属才能够允许和犯人见面，外面要见他的那位，一定是以未婚妻的资格而请求得允许的；只有她才有权利见到她的订婚的丈夫。那便是说，他已经订下了婚……订了婚！多末可笑的奇怪的一句话！尼古拉斯走着，微笑着；他的双眼因了快乐和激动而闪闪有光，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她到底是谁呢，我的未婚妻？”他自己在想道。他很快的在看守卒的前面走着，看守卒领他到一个小房间里；在这间房里，有一个小方窗，可以见着别一间阴暗的黄色房间。这个窗户里没有玻璃。只有一长排的铜条。从这个铜条中，尼古拉斯看见了一位少女，身穿春衣，头戴草帽，帽上饰以谷花。

“你好呀！”那位女郎说道，脸上和爱的微笑着，点着头。

靠近那位女郎的身旁，站着一位留着短发的看守官；当他由这一只脚换那只脚站着时，他的刺马距咯咯作响。

“你好！”尼古拉斯回答道，他们开始彼此的瞪望着。

“你悲伤么?”

“不，真的不。”

尼古拉斯瞪望着那位女郎的脸，想要回忆起他是否曾在从前遇见过她。她的脸部罩上了一层轻的蓝色面网，窗间的铜条投射影子于其上。也许这便是他不能够认识到她的理由。

“请除下你的面网,”他羞怯的要求道。

“很好。”

那个看守官格外的注意着，每一次女郎移动着她的手，他必定响着他的刺马距，并且咳嗽着，如此的使他们明白，他是能够看见并且听见一切情形的。那位女郎揭起了她的面网，尼古拉斯为其明亮的一双棕色眼所沉醉了……那末漂亮的一张脸！尼古拉斯的脸红着，又低垂了他的双眼……不，他从不曾见到过她。……

“你必定不曾把你的格丽亚忘记了吧!”

“不曾,”尼古拉斯含糊的回答她，微笑着。

那位女郎如铃声似的格格笑着，她的牙齿从窗条中白璨璨的耀着，她的双眼是那末大，那末怪……看守官咯咯的响着他的刺马距，说道：

“我可以要求你更安静些么!”

“服从你的话！难道不许我笑么?”她滑稽的问道。

“这里是不许你高声大笑的。”

“那么，高声大哭呢？……你在这里有笑过么?”她问尼古拉斯道。

“一个人在这里既不想笑，也不想哭。”

他们沉默了一会，然后尼古拉斯问道：

“现在外面大约是很美丽吧?”

格丽亚匆匆的开始告诉他，怎样的春天已经来了，怎样的特

尼卜河是涨了，高涨了；鹳鸟已经来了，春花都已经盛开了，他们的香气充满了空中；天上的星星是大而光亮的照着，仿佛他们离地球更加近些。……

“我下次来的时候，要带些花儿给你。你爱不爱紫罗兰？”

“我要把他们放在我狱室里，而他们将会使我忆念到……你！”尼古拉斯颤声的说道，他直瞪视着那位女郎的双眼，脸上红着。多么美丽的脸！……

“你不要发愁，我每一个礼拜六都要来看你。”

他们彼此的凝望着，然后各自低下了眼。然后钟击了两下，会面的时候告终了。

“请！”看守卒开了门，说道。

“再见！不要那么发愁！无论你到什么地方，要记住你都会有朋友们在着的！”格丽亚高声的叫道，她又和爱的微笑着，快快的点着头……尼古拉斯戚戚的微笑着，也点着头，跟了看守卒走去。在他的眼眶边颤动着一粒眼泪，他的心是那么满盈盈的，他竟想在快乐中高声大叫起来。当他进了他的狱室，铁门在他背后，喀的一声闭上了时，他开始高声的唱着一首古老的俄国歌：“我要和你一同走出，我爱你。……”

“唱歌和跳舞，这里是不允许的，”一个严肃的声音训斥道。这个声音从门上的小洞中进到狱室里来，仿佛是那扇门他自己会发出人的语声来。尼古拉斯停了唱，问道：

“那么恋爱呢？这里也禁止恋爱么？”

没有回答的声音。

“我也可以有感觉么？”

没有回答。尼古拉斯整天的十分高兴，他仿佛简直的要忘记了他是在狱中。他不是嘴里咿唔着一首歌，便是仰着头在狱室里走来走去，有如一只野兽在它的笼中，对着人扬着爪；他更或像

一个小学生在一个地点上跳来跳去，竟要跳起舞来。

“看着他吧，仿佛今天是他生日似的，”一个在廊间看守的人从小洞里偷偷的望着里面，想道。

黄昏到了。这是礼拜六。

在远处，礼拜堂的钟声开始铿锵的响起来了。他们的全套钟铃彼此互撞着，充满了人的心以一种忧戚而沉寂的思索，引起人的童年的回忆。尼古拉斯自己在想着。他的高兴消失了，他的心上洋溢着一种甜蜜的宁静；他打开了窗户，静听着钟声，望着蓝色的天空。夕阳的红照射在狱墙上，飞行而过的鸽子在蓝天中出现了，又不见了，这个夕阳光觉醒了他心上的忧思，而飞过的鸟儿们使他想到了自由。

夜是温暖，很有些春天的样子。在看得见的一片天空上，有一粒星很光亮的照耀着，似乎直向狱室的窗中望着。从什么地方，大约是从典狱官的住所吧，随风送来微微的音乐声，有时，就靠近于狱墙，有一只夜莺在婉转的唱着……尼古拉斯心里的寂寞与忧愁更尖锐了；他觉得他必须将那个寂寞之感，告诉给什么人。

“她是谁，这位可爱的格丽亚?”

他想要做诗，表白他的情感。他执着一支火柴梗，开始在灰色墙上划着：

光亮的星儿在蓝天上闪着，
从窗间流泛进来春天的芬芳，
在大地之上，睡眠们集合了一群的，
幻想与梦境的仙人们，飞翔于空中。

夜莺开始在歌唱着。他能够听得见有人在哈哈的笑着，春花

的香味儿涌进狱室里来。尼古拉斯匆匆的用他的衣袖把写在墙上的字揩去，抛身在床上，开始低低的叫道：

“她是谁，这位美丽的格丽亚?”

整个礼拜里，尼古拉斯都在等候着礼拜六的到来，竟似乎这一天是永远不会来到似的。他为了它而生存着。什么别的事都不想……在夜里，他睡得很不安，不时的醒来，想到礼拜六，计算着礼拜六还有几天才到。最后，是礼拜六了。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天空为云所蔽，细雨在外边淅沥的下着，但尼古拉斯并不注意这个。他是聚精会神的在警觉着，静听着他狱室之外的每一个声响，每一个动静。他的午饭送进来了。

“有人来找我么?”

他没有得到回答。午饭一口都没有吃……他等待着，等待着……然后他按铃叫了看守卒来：

“有人来找我么?”

他没有得到回答。唱诗队的囚人们在唱晚餐的祈祷歌。这明白的指出，她不来了。……吃过了晚餐，典狱官在巡逻着全监，踱进了尼古拉斯的狱室，给他一扎已萎了的紫罗兰。尼古拉斯红着脸颤抖着，几乎要从典狱官手中扯过那扎花来。他以失望的声音问道：

“我的访问者么?”

典狱官微笑着，走了出去。当他狱室的门闭上了时，尼古拉斯听见门外有声音说道：

“你们在这里的这一班人，都是已经订了婚的!”

尼古拉斯望着那束花朵，想着，不久以前，它们还在格丽亚的手中，那在他看来，似乎把这束花朵成了特殊的异乎寻常的紫罗兰。……他把脸伏在花朵上，嗅那香味儿，那春天与自由的芬芳味儿。……

他如抚育一个孩子似的看护这些花朵儿，想把它们养活着，但它们不久便黯淡了，枯萎了。死亡极快的走近了它们，而它们更没有力量去抵抗它。花朵儿谢了。只有一朵紫罗兰还有些生气。尼古拉斯把这朵紫罗兰放在一本书里。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尼古拉斯便注视着这朵枯干的花朵儿，而想道："她是谁，这位可爱的格丽亚?"

六

尼古拉斯为一种刺耳的微语所惊醒。仿佛这微语充塞了整个屋子，不合宜的扰乱了宁静的春天的空气。那是什么声响？尼古拉斯静听着，记忆起来了，这乃是他父亲向上帝祷告的声音。这微语初而低弱，渐渐的变得更高声了，几乎是在怒叫，有时，他还能听见老骨头的触地的响声，当他父亲跪下去祈祷时，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正在为无数的戚串们祷求健安……

"还求你佑我犯罪的儿子，你的仆人尼古拉斯，"那老头子带着一声叹息，低声说道，站起膝来，拍拍裤上的灰尘。

"起来！你今天必须到警局里去了！"当他走过尼古拉斯床边时，说道。

"好的！"

"不是'好的'！但这是起来洗脸，向上帝祈祷，到警局里去的时候了！"

老头子拉开了窗帷，打开了窗户。柔和的晨霁使房间里新鲜起来，唧唧喳喳的鸟声可以听得见，太阳光也进入了房内。尼古拉斯能够听见他母亲在矮树篱的旁边，将玻璃杯相触作响，以惊散围绕于她四周的母鸡们。尼古拉斯并不转动。他闭上双眼躺着，想要记住他所梦见的，美好而光明的有若清晨似的事，似乎

很合适的老在他心上留恋着。啊，是的，格丽亚在他梦中出现了。穿着一身白衣，戴上一顶饰以谷花的草帽，她俯身于他脸上，在他的耳边微语些什么——到底她说些什么呢？他已不能记得的了。

“起来！你必须到警局里去一趟！”马里亚·底莫菲夫娜从开着的窗间和善的说道。尼古拉斯颤抖着，他的格丽亚的念头飞逝了，正有如为这位老太婆穿过紫丁香花丛枝而走到窗口时所惊飞而去的小鸟们一样。

“你听见了么？你必须到警局里去一趟！”

“我听见了！”尼古拉斯憎厌的答道。

总有一些时候了，“警局”这个名辞使得尼古拉斯充满了一种神经质的刺激，对于“教父”这个名辞，也是如此！这两个名辞在他心上竟是自己联成一气了。尼古拉斯穿了衣服，带着怒气的弄得水花四溅，以如此的愤怒在梳着他的头发，即从头颅上扯下一把乱发来也不自惜，然后，他走出房门，到矮树篱边上去。他们全都沉静的在喝着茶。他母亲把乳油饼干放在他面前，把糖放在玻璃杯中，总是专心一致的对他看顾着。那位老太婆极以此事为重要而加以留意，即他现在必须到警局去：在她看来，这个似是一件重要，却又艰难的事；它使她害怕，同时又使她喜欢，在她的心上醒觉着一种朦胧的希望。“愿上帝保佑你！”她自言自语的说道，当她把饼干传到尼古拉斯那边去时，而对着他那样爱而且怜的眼光凝视着，仿佛她是看着他做什么危险的使命而去的……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则连正眼儿也不望他儿子一下，却只是皱着眉，猪似的吼着；用手弄碎了糖块，又从台布上拾起碎块，放入他的玻璃杯里去。这一切都使尼古拉斯觉得不安，他不能吃，也不能喝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因了不能自食其力而被责备着。

“这和你也要去理发一样——你必须和警局的副局长去谈话！请你到了那边时，必须更客气些：不要糟蹋了我和正当人物的关系！”那位老头子严厉的说道，遂即离开而去做工去了。

老头子一离开，马里亚·底莫菲夫娜说话便更自然，而尼古拉斯也恢复了他的食欲。

“你昨天到底到什么地方去的呢？”他母亲说道。“我们等了又等，我们不知道怎么想才好。我们几乎要到警局里去问了！”

尼古拉斯红着脸，停下了不吃。

“警局！警局！……说一句话就是‘警局’，你不让我喝我的茶而没有‘警局’！”

“但是，柯里亚，我们是焦急着，你，是被命令由我们严加管束的。决不要使你爸爸有什么为难之处。”

“很对！很对！”

“你不能够离家过于长久！……他们从你爸爸那里取了甘结去了呢。”

“我，不会走开的，我没有地方可去。”

“自然啦！而在黄昏的时候，卡拉勤派人找你来着……有什么文件……一种的报告之类。”

尼古拉斯沉默不言，而他母亲开始详详尽尽的谈着那些卡拉勤们的事。

“他从学校里毕了业，得到了一个好位置，结交了一位女郎，结了婚……一切事都如意如愿，”她说着，叹了一口气，眼中充满了愁意的望着她的孩子。

“我也曾为我自己找到一个女郎呢，”尼古拉斯以一种讥嘲的微笑说道。

“她是谁？”她母亲不相信的问道。

“我不知道。……”

“你又来了！她的家庭是贵族呢，还是做买卖的？”

“我不知道。”

“她的家庭姓什么呢？”

“我不知道。”

马里亚·底莫菲夫娜笑了起来。

“女郎们是有不少位，她们全都是合适的……可是没有人现在愿意嫁给你，亲爱的柯里亚。”

“啊，是的，她要嫁给我的！”

“也许她是绝望了？咳，你，但愿你毕了业，得到了工作，娶得了一位高贵的女郎。你失去了你幸福的机缘了，柯里亚。”

“我愿你中止了悲愁，你使我十分的病倦了！”尼古拉斯说道，逐去了飞蝇们。

“不要生气。我只不过说着真话。我是那么样的为你而忧愁！”他母亲流着泪，说道。

“请你不要发愁……我有我自己的信仰。……”

当尼古拉斯离家而到警局去时，他的母亲站在大门口，在他背后画着十字，“愿上帝佑你！”她微语道。

面朝着礼拜堂的方场，站着一所古老的黄色屋子，一个丑形的塔，高出于屋顶之上。在这屋子的广大的入口，常常有农民农妇们出入，他们的态度都是表现着一种无限的忍耐。当尼古拉斯看见这所阴郁的屋子时，他想到了他的“教父”，想到了一切他父亲的独白，一切他母亲的叹息与愁容。这所屋子似乎便是一所他在童年时所曾读到的可怕的童话中的有关于一生运命之屋。……当他进入门口时，那些农民们恭敬的站立起来，为了他的光闪闪的学生钮扣，男人们脱下了帽子，女人们低下了头。有人在微语道：“咳，怜恤人的上帝啊！”而在这个微语里的，乃是一种痛苦与谦抑的全部崩坏。……那广大而朦胧微暗的门内，有一股

潮湿和老鼠的气味；农村的妇人们也坐在这里的地板上，有一个传达人站在旁边，来回的走着，扭弄着他的髭须，和年轻的女人们在开着玩笑，……尼古拉斯问他们为何这许多人都在等候着，几个声音同时答道：

“我们都是证人，朋友，证人。”

而在这些匆促的回答里，显然的响着一个希望！也许这位穿着光亮钮扣的人，会替倦了的证人们做一点事吧……尼古拉斯走上了楼，在接待室里，有一个听差站在那里，问道：“你，有什么事?”他在私人会客室里等候着。当他坐在那里时，他听见这所屋子里的各式各样的声音——钢笔的刺刺作响，扶梯上有人在用足尖轻轻的走着上来，纸张的沙沙翻动之声——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沉重之感，一种要想打呵欠，要想睡眠的意志……在尼古拉斯看来，生命似乎一点一点的逐渐的离开他的身体，他的思想变成迟钝的了，他说话的能力离开去了，所以，到了末后，他也许要成一种无灵魂的东西。

“走过来!”

尼古拉斯睁开了眼。那个听差拉着他的衣袖，对着尼古拉斯所要进去的房门，扬扬他的手。尼古拉斯站了起来，但不能立刻走动，他头脑在嗡嗡的响着，而一只腿也睡着了，拒绝着动作。

“你的腿睡着了么?”听差说道，又向那房门指着。

尼古拉斯走进了那间灰色的大房里，有几个人坐在几张桌上，在写着什么。有一张桌子比别的桌子们都漂亮，有一人个坐在那里，显然的可以知道他是比其他一切人都高级些。也许这便是所谓秘书吧。

“你呢……秘书么?”

“我是的，”这个人高傲的答道。“请……我请你坐下……你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的儿子么?”

“是的，是他的儿子。”

“我很高兴见到你。我相信，你是被命由你父母严加管束的！……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和我是好朋友。你要抽一支香烟么？……这张迁移证要留在我们这里；你高兴把这些条文念着，并且签上字么？……这只不过一种形式而已，”秘书抱歉的微笑道。

尼古拉斯读着那些条文。

“你不许离开本城，不许教书，不许参加任何集会，不许参加演剧，不许……”有那么许多条文，而每一条的开始，都是“不许”这几个字。

“所有这一切，诚然不过是在纸上显得可怕而已，在我们一生中，还有更坏的事发生着呢，”秘书说道，仿佛他是抱歉着，想要安慰尼古拉斯似的；他把一支钢笔沾上了墨水，殷勤的传给了尼古拉斯。尼古拉斯签了字，秘书立刻用吸墨水器印干了这签字的地方，解放的说道：

“事情已完毕了。”

尼古拉斯听见在他背后有窃窃微语的声音，当他回过头去看时，他看见这房间里的一切其他的人全部以好奇而惊骇的眼光对他望着。

“如果我没有弄错，我们的警长便是你的教父吧？”

“教父，是的，我的教父！”

“你还没有去见他吧？”

“没有。”

“你该要求你教父阻止那视察员到你家里去。你如果每礼拜到这里来一趟，那是更好。我们可以坐在一块，谈谈天，抽一支烟……这都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尼古拉斯觉得那灰色墙上的污秽仿佛竟进入他的灵魂中。他感得气息窒塞，想要愈快愈好的走出去，到新鲜的空气中去。但

却别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走来说道，副警长命令尼古拉斯到他的书房里去见他。尼古拉斯红了脸，仿佛“命令”这两个字使他不悦。

“他有什么事呢?”

“他命令着……我不知道!”

“你要进去的,”秘书微语道，“这是按章办理。”

尼古拉斯燃着了一支香烟，带着愤愤的步伐，跟在那人背后走着……他们沿了一个甬道走着，在那里，又嗅到老鼠的气味，那人说道：“我们有不少的老鼠，……去年那老鼠啮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书……手是油腻的。……这是忏悔火曜日后的事……当然是油饼之故……文书的纸上有了油味儿……它们啃啮了全部文书，只留下封皮及装订之处。……”

“你们大约有具很有滋味的文件吧,”尼古拉斯讽刺的说道。

他们走进了一间大房间，在房的中央，放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一条绣着金花的红布。

“我们到了!”那人说道，“你该把你的烟头抛开去。”

“我立刻便要抽完了。”

尼古拉斯用力的吸了一下，从他的鼻中把烟喷了出来，那人说道：

“在这里，这是不许的，这是不应做的事!”他用他的手巾把烟气拍散了。

尼古拉斯将烟头抛在地板上。那人立刻将它捡起，不知道怎样处置它才好，最后，只好将它放入背心的衣袋里去。然后，他用足尖走近了门，轻轻的小心的打开了，轻声的说道：“他已经到了，他在这里。”

“叫他进来!”从门内传过来一个沉浊的声音。

“请!”那人说道，把门开得大一点，让尼古拉斯走进去。

尼古拉斯走了进去。副警长正坐在一张书桌椅上，披览什么文件。他沉默的命尼古拉斯坐在一张椅上，继续的读着，一边读书，一边还低低的咿唔着。尼古拉斯愤愤的望着他，竭力的抑制住自己，不让自己嚷出“你叫我来有什么事?”这句话来，最后，咿唔的声音停止了，副警长推开了文件，拉拉他的嘴边的髭须，问道：

“你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的儿子么?”

“是的。”

“哈，哈!”副警长责备的摇着头。“你做了什么事?”他问道。然后他站了起来，闭上了门，又坐下来。尼古拉斯脸朝旁边望着，沉默不言。

“你要的什么，嗳？平等？但那是不可能的，少年人，……你且看看，你是骨瘦如柴，而我是肥健的。一个喜吃菜根，一个喜吃肉。一个人天然是有能耐的，第二人却生来是傻瓜。自然他自己，少年人，是不需要平等的……而你……”

“我什么也不要!”

“我必得告诉你，你不该听那些煽惑者们的谈到这个平等的话，……不，世界上没有平等，也永不会有，少年人……我极喜欢你的爸爸，而我之告诉你这一切话，不是在一位副警长的地位上说的，却是从一位对人怀着好意，一位曾经有过经验的生活人说的。你以为我从不曾梦过平等么？我的上帝……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全都曾做过梦，闯下了祸……但时候到了，那时理性恢复了……一切事都能补救的……一切事都会平稳的顺利的过去的……现在你是在这里，反给我们严加管束，当然……”

“原谅我，我没有工夫!”

尼古拉斯站了起来，走出去。他的脸色是苍白的，低垂了头，疲倦着，他的双手颤抖着，而在他的眼中，射出憎恶的冷

光。

七

白的红的丁香花正在矮篱边盛开着，鸽子们在清晨咕咕的叫着，夜莺们也还在园中柠檬树上歌唱着。这间小屋，整个的为绿色所包围，几丛的青草竟在半已朽腐的屋梁之间生长出来。天气是温热的，绿水在招唤着人们去游泳。

既然在家里，除了继续不断的怨骂，诉苦，说着运命的不济，经济的艰难，说着双手的颤抖不止，说着尼古拉斯不能副其父母之所望之外更无别事，则他也只好常常掮起他的猎枪，向河边散漫着闲走了。在河的那面的草原上，有好几个小湖，那末宁静默思的湖水，四周围都被金链花和芦苇所围着，他们像绝大的明镜，反映着青天和流云；坐在那里，静听着芦苇的萧萧作响，若诉故事，这是多么快乐的事；静听着它们，会使心头更恬静，更满足，所有一切生命中的创痕，似乎都平息了，人生的和平的快乐，和青春的幸福，开始的反映在心上，正像青天之反映在湖上一样。……有时，这些恬静的思想和梦境乃被一只水禽飞落湖面所中断；那水禽是秀美而高傲的在水面上游着，绕着芦苇打圈子，静静的在招唤它的伴侣。这水禽很容易被猎取，但尼古拉斯并不举起他的枪来，他放轻呼吸，继续的在醉心的默想着，他觉得，他正在分享着自然界最亲切的神秘……他忘记了他的家，他自己，也从责骂，诉苦以及忠告（这是他每在街上遇见一人便要贡献给他的）里解放出来。这些责骂，诉苦以及忠告，渐渐的来得更尖锐，更常听到。他母亲不过叹气叹得更多，但他父亲见到他时却不能不有些恼人的话。如果那位儿子在花园里念书呢，那么父亲便要说道，“读书有什么用处呢?”如果那位儿子在草地上

闲步着，不做什么事呢，那么父亲便要说道，“吃饭是快乐，舒服的事儿，顶要紧的事儿，却不要做什么事！”如果尼古拉斯是离开了家一会儿时候呢，那么老头子便要从靴子后跟糟蹋得可惜谈起，谈到双亲的可怜……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一直这样说下去，并不是不顾到他儿子的不高兴或想去责备他，却因为他希望着要增进“可怜的柯里亚”，希望着要影响到他的“回心转意”；那便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怎样的表白他自己，当那个副警长告诉过尼古拉斯怎样的在他办公房里的行为之后。……那位老头子在极小的小事上都要找到一个错处来。他在地板上捡拾起一支尼古拉斯抛下的烟头，便要咆吼道：“把你的灰抛到任何的地方去吧，我们一点也不管它！”注意到他的龌龊的靴子时，老头子便要叹息的说道：

“为什么要把它们刷干净了？想如我们所做的，我们能够穿着任何鞋履在镇上走着。”……

有一天，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在街上遇见了警长，他心里很不安。他现在是不敢遇见镇中的任何要人们。这似乎有一点，他在他们之前，有一种不便当，或他做下了什么很丑的事，这事是这些人物们所决想不到会是一位家世清白，且曾得到一个三十年办事无疵的勋章的著名人员所做下来的。

“你们为何不来看我呢？”警长问道。

“我们想来……但总不能够实践，”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答道，低下了眼，假说着马里亚·底莫菲夫娜近来身体不好。

“现在我的教子是一位好人物！连他的脸都不见！……”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觉得十分的不安，他自己想道，“这诚然是尼古拉斯方面的不对，我对他说过一千次了，提醒着他，反复的叮咛着。现在他是做下了。”

“他是难过着……他做下了不良的事。而现在，他是躲藏着

……羞于见人的脸，”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答道，摇着头，深深的叹气。

“啊。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个人不能责备别人已经过去的错误。”警长说道。

“但他是懊恼着……他以为你是十分的不喜欢。也许不愿意……因为实在的，你知道……虽然在一方面是他的教父，……在别一方面，随你说吧……是警长。”

警长开始好脾气的大笑起来。

“那没有什么。全都过去了。谁都不能无过。……让他来见我，我要叱责他，但是一位教父的叱责，而不是警长的。……他们今日的少年们都是怎样的捣乱分子啊……一等到他们的胡子长出来的时候，他们便开始要求一个共和国！”

警长的肥胖的身体为了笑乐的颤动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为这一切的和善的与谦逊的态度弄得迷糊个不了，小小的泪珠开始集合在这位老人家的眼睑上，他的颤震的双手因快乐而发抖了，他必须捉住这个机会。

“我们都曾年轻过来，我们老蠢物们……他诚是一个好孩子，仁善，和静，可敬……为什么突然会遭到了这事，我不能够明白。”

警长同情的点着他的头，老头子凭着勇气，开始问道，“他不能够用什么方法补救少年的罪过，……回到他学校中去么？”

“我们将等待一会儿，然后我们试试看。也许我们能够为他布置一下，”于是他握着老头儿的颤抖的手，摇了摇，走了开去。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两次回转头向徐步而去的警长望着，自言自语道：

“好不可怪的人！”

老头子高高兴兴的回家，摇摆着他的伞，从他无牙齿的口中

唱道：

“灯儿呀，小小的主子在啊，
燃烧着，燃烧着……
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听见的，
他们什么都不对人说。”

在吃饭的时候，他和爱的望着他的儿子，和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开着玩笑，几乎忘记了他的颤抖着的双手。第三道菜是和着牛乳的饼，当他把软糖递给尼古拉斯时，他开玩笑道：

“下点盐在你大饼里吧，社会主义先生！”

在餐后，以特别的热忱向上帝祷告着，然后，这老头子把双手放在背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唱道：

“灯儿啊，小小的主子们啊，
燃烧着，燃烧着”……

“什么事使你今天歌唱着呢？”马里亚·底莫菲夫娜惊诧的问道；但老头子并不回答她，只是站定了，用他的抖抖的手在马里亚·底莫菲夫娜的鼻下指挥着，继续的唱道：

“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听见的，
他们什么都不对人说。”

马里亚·底莫菲夫娜也变得快乐些，她在篱下一块干净的台布之上预备着茶，取出新做的果酱来，执着擦得光光亮亮的茶壶在树枝之下喧嚷的走着。他们坐下来喝茶，而史得芬·尼克弗洛

威慈最后显示他的手：

“社会主义者，请到这里来！有一个真好的消息！走过来！我不骗你！”

尼古拉斯颤抖，着脸色变白了。一阵奇异的恐惧捉住了这位少年，为了他父亲的高兴，当他坐在凳子上时，他几乎像要从一个什么事将要发生的预告退缩回去。他静听着，镇定他自己，想着那最坏的结果。……

“我已经告诉过你一千次了，你必须去见你的教父。”

“那末是这件事……又是教父！”

那老头子告诉出他和警长的相见，复说着他们全部的谈话，同时，变更了警长所说的话——他实在并非有意这么做——活像警长已经一口允许替尼古拉斯设法恢复学籍，如果他恢复了理智，在他脑中除去了这个“社会主义的朽物”。

“好不可怪的人！”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反复的说了几次，以这样的教训中止了他的谈话：

“在礼拜天到教堂里去，再从那儿到你教父那里去。做着该做的事，一切事便都会如意了。”

尼古拉斯坐在那里，沉默的凝望着台布上的图案：他父亲正在说着，现在恰是脱离那些愚蠢的思想的时候，要明白，就是自然她自己也不会允许这个愚蠢的平等的……以及其他的话。

“你的头将不会落下，因为在你的一生里，有一次你将它很低很低的俯下！”

“但恰遇着它落下了？”

老头子因愤怒而红了脸。他望着脸色苍白的尼古拉斯，抛下一只茶匙，叫道：

“那么，说来你是一个傻瓜了……你明白么？”

“我明白。”

“你必须去……我说过我的话了……你听见了么?”

“我不去,”尼古拉斯沉着的说道,他站了起来。

“什么?”

母亲不知要怎样中止这个事变才好。她恳求的望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拉拉他的衣袖,低语的恳求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

尼古拉斯拿起他的帽子,从花园中很快的走了出去,他向河边走去。他在河岸上坐了很久时候,不动,不言,双眼凝望着远处。他的唇颤抖着,勉强的成为一个微笑,而他的双眼为泪水所沾湿。……夏日的长昼徐缓的过去了,走近来的黄昏,把地平线的轮廓显得模糊起来;夕阳带着一个忧戚的微笑,望着渐黑下去的自然界。阴影开始爬出来,在深绿的水面上显出有定的形骸出来。那水流,那草原,那森林,一切都变成深思的:那最后的几缕夕阳的红光在河湾上嬉戏着。潮湿气,腐草和泥土的气味儿,更强烈的从河岸上发出。天空更黑暗了,云更沉重了,幻变成各种的形式,化作奇怪的巨兽的幻像。有时在微光中,尼古拉斯听见一只水鸟飞过的锐鸣;或者一只野鸭,为什么所惊,从河的那边的湖上飞出,以它的强健的双翼,激动的拍打着空气。……一阵温暖的微风偷偷的从尼古拉斯正坐其下的树枝间吹过,嫩叶的神秘的微语,混杂着河流奔走着和大岸相冲激的呻吟声。

尼古拉斯看着夏天的黄昏慢慢的逝去了,他的思想远远的飞过河的那边,飞过草原之外,在黑暗的森林的一方。……那里,他不知道。向着特尼卜河的什么地方,在带着阳台的一间老室的一个恬静的屋隅,鹳鸟栖在屋顶上,有一所阴沉沉的公园,靠近绿岸有一所浴池……在那边,在这恬静的黄昏里,可以听见一个棕色眼的女郎的温柔的语声,在那古老的公园的密枝浓林中,鲜明的现出一个穿着白色衣服,头戴饰着谷花的草帽的伶俐身材

来。

他坐在那里想念着格丽亚。他满足着没有人来间断他的思路；恬静的沉睡的河流和那远处的青色雾，似乎告诉出关于那位棕色眼的女郎所住的可爱的地方的一个故事……当他想到了她，尼古拉斯便安逸的以一种甜蜜而清朗的声音唱着，眼望了河的对岸：

“风在山中，在森林中咆吼着，发出一阵大大的喧哗之声”……四周围是恬静而沉寂，那歌声在河岸上忧戚的响着，仿佛带着一种对谁哀诉的语气似的；风带了它沿河而去，吹散了它，如吹散了云纱似的，在那黑暗中，……也许，就在如今这时候，格丽亚也正坐在特尼卜河的某处河岸上在想念着他。尼古拉斯以忧戚的双眼凝望着河对岸的远处的青雾，他的歌声更忧郁的响着：

“啊，格丽亚，我的小女郎，我的亲爱的人儿，
我是怎样的忧戚……你是孤单着！”

新月驶了前来，河水开始被照得发光，一阵银色的影子在水面上涟涟的动着。农人们在草地上燃着烟火……

“你在沉寂中歌唱着啊！”

尼古拉斯中断了他的歌，有些不安，仿佛他是在做什么犯法的事而被捉住一样。他回头一望，在微光中看见一个人形，戴着一顶草帽，挟着一把伞。

“你不认识我了么？我是本地银行里会计员——你父亲的一位朋友。”

“啊！……”

“一个可爱的黄昏，可爱的黄昏！……好天气……唱吧……我要静听……我爱唱歌……我常是指导着礼拜堂里的唱诗班，但

我现在不能做了。……”

那位会计员走下河岸，带着老人的喘息，靠近尼古拉斯，坐在草上。

“你去见你的教父了么?”

尼古拉斯一跳站了起来，拉下他的尖顶帽，走了开去。

“你们这一班人全都要到地狱去!”他头也不回，带着哭声的说道，在树林后不见了。

“啊，……走去……走去……”那笨伯的会计员说道，有好些时候，他凝望着这个鲁莽的少年人所消失的那树林中。

八

尼古拉斯沿着河岸漫行了好久好久，然后，已在镇的外边了。月光很明亮。群蛙在路旁的泥塘里咯咯的作响，有人以一种颤抖的中高音在唱着一首哀曲。到处都是小小的火光，从村屋的窗间透出。一切都是恬静的，异常的恬静，似乎连月亮在沉默中也都停步不前行了。……一只狗在村镇的一端的什么地方吠叫着，而它的吠声反应在夜的银白色的光中，是那么无情，那么清晰。时时的，钟声从钟塔上送出来，它们的响声在空气中传播得很久，每一个钟声紧接着第二声而来，仿佛它是不愿意沉默似的……在篱后，树木的长枝，神秘的向外窥望，似乎它们也在探问，这个到底是甚等样子的人物，在夜里独自一个的在路上漫游着，他所要的是什么。镇中的传呼者，在走近了尼古拉斯垂头丧气的身形时，将他的铎声响得更高。它的回声从篱后回过来，以不入耳的喧声扰乱着空中。

“你是谁?”当他走近了尼古拉斯时，严肃的问道，但立刻便微笑起来，安静的说道：

“我没有认到是您，先生……睡不着么?”

“那是对的。”

“那么好的一个夜……你们少年人……当你们独自住着时，你们是睡不着的！……哈，哈，哈，哈！”

老年人向前走去，双足倾斜的走着。在田地里，在银白色的夜间，哀歌仍继续着，群蛙们仍在泥塘里咯咯作响，钟塔上的钟，也鸣叫着报时。尼古拉斯在计数着，当最后的钟声在沉寂中死去时，他便转身回家。在路上，他从一个有灯光的窗户中，窥进一所小屋的安乐的房间：在食桌上，坐着一个男子，身上只穿着他的背衣，很有滋味的在吃着深盘中的粥；他张开大嘴，以受大汤匙，他的如一把毛刷似的乱发，每当他啜嚼着粥时便摇动着。在他对面，站着一个肥大的少妇，她的下颌支在她手上，她很愉快的望着她男人在享用食物。

“上帝给我们以食物，没有人看见。”男人说道，放下他的汤匙，欠伸他自己的身体。

“如果有什么人见到了，他不会伤害我们的！”女人说道，把盘子拿开去。

穿着背心的男人猪似的呻着，又欠伸了一下，轻轻的抚拍那女人一下。尼古拉斯微笑着，走他的路。“他们在那里不需要什么，世界上没有事足以使他们感到兴味的。”……尼古拉斯离家愈近，他的脚步走得愈慢；在那篱后的安乐的小屋里，他度过他的天真烂漫的童年，他在其中是那么长年久月的被人所挚爱着，而他现在却感到这地方是那么压迫他，那么使他窒息得透不过气来，他竟不想回转去，仿佛在那绿色的围墙之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等候着他。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是坐在门后的木凳上面。尼古拉斯不曾立即看见他父亲，因为一株丁香花的影子正遮着他的不动身

形，尼古拉斯已经握住了门环了，老头子突然的咳嗽起来，粗声的问道：

“是你么，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在不意中吃了一吓，颤抖着，很不安，说道：

“你坐在外面么?”

“你是常常到处乱跑。来谈几句话，我的好朋友!”

“好的!”

“不是‘好的’!我今天去见警长了……一位怪可爱的人!……虽然你是那么顽皮，你，仍然是他的教子……你明白么?”

“我明白。”

“他命令说，你写一封请求书，说明你过去所做的全是错误，……你是被人所诱骗，……你明白么?”

“我明白。”

“还说，你是对此一切皆深为忧愁，请求宽恕了你，这一切的愚蠢的行为……你将永远不再参预这些行动……你听见了么?”

“我听见了。”

“而我，在我这方面，也要写一封恳求书……我是一个双手颤抖不已的老头儿……我三十五年来尽心苦作，忠实无疵……你听见么?”

“我听见了。”

“一切事便都将预备好。警长在他一方面也将写……”

尼古拉斯站在门旁。宛如一个被判决死刑的人，他眩晕的望着地下，他的双手悬挂在身旁，而他沉寂的反复说道：“我明白，”“我听见了。”一只蚊子在他耳边嗡嗡的作响，仿佛是可怜他；它的嗡嗡之声，长久，沉浊，而且坚耐，在他的脑中回响着，像一个长久无边的可怜的呻吟。一只狗在什么地方吠着。明亮的繁星在天上冷淡无情的照耀着，四周围十二分的沉寂，仿佛

夜是停住了呼吸的，在听着尼古拉斯的灵魂中发出了什么思念似的。

“你明天必须去谢谢他。”

尼古拉斯沉默着。

“一切事都将如意……你将可以再回学校里去。”

“我不要到什么地方去，也不写什么！”尼古拉斯以一种壅室的低声说道，他走了开去。

“为什么？”老头子喊叫他来，从凳上站起，跟着他的儿子。

“我不能够做。”

“但你能够充塞了你的胃！”

“让我一个人在着吧！”尼古拉斯狂喊道，加快了他的脚步，他走过门廊，向厨房后园而去，而到了那间浴室中，不过几天以前他才把这浴室当作了他的休息之处。

“啊，你坏蛋！”老头子低语道，当那向后园去的门喀的一声闭上了时，他便高声的叫道：

“坏蛋！”

而这一声尖喊惊醒了沉寂的夜。它颤抖着，带着战栗的回音，反应道“坏蛋”。……

尼古拉斯进了浴室，燃上了一支残烛。影子在地板上波动着，也在黑烟熏的墙上波动着，而自己消灭在屋角上。红的火焰在这个黑屋的暗中跳动着，壁炉中的蟋蟀停止了它们的喧哗。这地方很潮湿，且有一股儿煤烟气。在一个翻过底来的木桶上面，放着书籍和文具；一张靠椅站在一张大凳的左近，一件学生衣挂在它的椅背上。尼古拉斯打开了小窗户。然后在室中走来走去，像一只被囚于笼中的野兽，然后，他突然感到他四肢的异常的疲倦，他吹熄了烛光，仰身躺在凳上，双手掩着眼。当他宁静下来时，夏夜便从小窗中透漏过来，在墙后的苎麻丛中，蚱蜢在沙沙

的响着；小铃的叮当声可以听得见，其初是大，渐渐的在远处消失了……有人正动身到什么地方去呢，那个幸福的人儿……一个人必须走开到什么地方去……必须要走开……立即便走开去……我的上帝，他是如何的疲倦，如何的不可忍耐的疲倦！蟋蟀又叫起来了，别种沙刺沙刺的声响也可以听得见，在浴室外面走着呢，走到窗户边了……什么地方，有一只鸡在咯咯的啼，拍着它的强健的双翼。那是什么呢？尼古拉斯支着肘坐了起来，害怕的问道：

"谁在那里?"而他握住了他的枪。

"是我,亲爱的柯里亚,是我,亲爱的。"一个老人的泣声在窗边低语道,而在夜间的明亮背景里,他母亲的头部可以看得见。

"是你么?"

"你没有睡么？……你伤心么?"那老妇人以无限的爱怜低问着；然后她沉默了，一个人能够听得见她是在柔声的泣着，靠在小窗上。尼古拉斯走向他母亲身边。

"不要哭，看上帝份上!"他恳求的说道，想要咽回在他自己咽喉的啜泣。

"唉，我亲爱的，我的心那么为你而痛楚着，我不能禁止我的眼泪落下。"

尼古拉斯从窗户边急奔回去，他的脸藏在一个暗隅中，开始伤心失望的哭泣着……他母亲渐渐的走进了浴室，将她的头靠在她儿子的背上，她开始哭起来。他们那样的站着好久时候，在黑暗中哭泣着。然后他们都止了哭，沉默的坐在凳上。母亲握住了尼古拉斯的手，紧紧的握在她自己的手里，而他觉得那几根嶙峋的老骨怎样的更强固的握住了他的手……

"我……我不能和你同住在这里了，"尼古拉斯最后啜泣着，以一种颤抖的低声说道。……"我必须走开到什么地方去。"

“你爸爸使你伤心么？……伤损你很厉害么？……他说了什么话使你伤心呢?”老太婆倾身向他儿子，开始抚摩他的头发。尼古拉斯低下了头，柔顺的受她的抚爱，在他看来，仿佛他如今是变得小了，十分的小了，他再度变为一个小学校的学生了，正如他从前那么爱恋他母亲似的，无限量的在爱她，预备为她而牺牲了他的生命。

“我必得要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你晓得么？……我不能再生活下去了，”他低语道，将他的灼热的唇压在她手上。“我应该走开到什么地方去……逃了开去。……”

“而你不为你爸爸发愁么？他现在正在哭着呢。……你以为他并不忧心么？……想想他这老年人吧。照他所要求的做去……不要那末高傲。……嗳，你……”

母亲安静而亲切的谈到人生，谈到老年，谈到死，谈到父亲的心。她话中的意义并不达到尼古拉斯的良知，但他却是为这一场充满了爱恋亲切的安静和善的闲谈所舒安下去。

“去写他要求你写的东西。”

尼古拉斯记忆起来，摇摇头。

“我不能够……你明白了么？……我不能够……如果你爱我，请不要叫我写这东西……我要走开到什么地方去。……”

“你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亲爱的柯里亚？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爸爸是替你负责任的。……”

“不，我不能去，”尼古拉斯柔声的同意着，一刻的沉默。

他们坐了好一会，在沉默中想到了各种的事。

温热的夜从小窗中望了进来，仿佛要静听这两个藏在黑暗中的人心中发生了什么事。

在小屋的一间房中，就在树篱之后，反射出一星的红色的小

火焰；在那里，在圣像的燃烧的灯光之前的乃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慈，他卑抑的伏在地上，虔敬的对主祈祷着，求他抑制并指导那个走入迷途的少年人。

九

天空是一朵云也没有，夏天的正午的太阳照得那末光亮，使人连正眼望着它都不可能。麻雀们在大路上灰尘中浴着，乌鸦们栖在屋顶上，双翼伸长出来。这小小的村镇乃为炎暑所征服。什么都是沉寂的，欲睡的，恬静的。居民们都躲藏在他们的家里，仿佛没有一个人有事要做似的，仿佛对于立在绿树篱后的小屋所发生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似的。一匹马拖着一具小车，正站在门边，正用它的尾巴，摇逐去捣乱的苍蝇们；马车夫正坐在篱上，懒懒的用他的马鞭拍打去他靴上的污泥。从屋里的一个打开的窗户中，可以听得见曼长的呻吟声，有几个人低声的在廊前谈着，有一个人的足跟匆急而喧哗的踏上了扶梯……有一会儿，什么都是沉寂的，仿佛在这小屋中的个个人都已入睡了，然后，呻吟声又听得见，仿佛有人正为痛苦所捉住；然后又是低语声，走路声，以及那沙沙的响声……

“谁来了？”那位会计员有声无气的低问道。

“医生来了。”

会计员又呼吸起来，合起他的伞，开始恐怖的从篱笆中窥进园后。……他以手指，招呼着人，向外走几步，用手巾拭着他脸上的汗，门是半开着，一个农妇，亚尼西婀，向外窥望着。她的脸是可怕的，她具有一副不安的表情，当她一见到会计员时，她的眼睛便霎闪起来，眼泪落下了。

“屋子里现在有什么事发生呢？”

那农妇摇着她的手臂，以她的围裙遮了她的脸。她啜泣的说道，他们正在使他恢复病体，那可怜的老主人……他是太沉重了……十分的沉重了……他的手足都不能转动了……他不能说话……只是那末可怜的凝望着。……她啜泣的说出这一切话，当她闷在她围裙中时。

“但请进来吧!”

“有什么用呢?……没有可以帮助的,”会计员叹了一口气，低语道，他自己坐在板凳上。马车夫站了起来，他以为坐在一位先生的左近是不恭敬的。

“那位少年人……你看见他了么?”亚尼西婀问道。

“没有看见……他在哪里?”

“他是那末安舒的躺在浴室中，仿佛还活着似的……正像他是睡着，可怜的亲爱的!”亚尼西婀带哭声的说道，她的脸还蒙在围裙中，她退在门后不见了。……有一个老人戴着青色眼镜的经过草地而来，他头上戴的是尖顶帽。他走近了会计员，低声的问他几句话，然后，从篱笆边向内窥探着。

“我们要走进去么?……如果我们不进，似乎不大好!”

会计员摇摇头；这两个老人深思的走过绿草地而去，离开了树篱后面的小屋。他们都张开了伞，这使他们活像两个退藏着的蘑菇。……

靠近古老的浴室，有一小群的农妇们和孩子们聚集着。他们靠近小窗站着，以大而恐怖的眼向内望着。……浴室的门上了锁，一个兵士在门前看守着……从窗中，一个人能够看见一位男人的两只腿伸在凳上。这两只腿，穿着新织的袜子，有点特别的长，他们吸引了，而且惊骇着那些探问的妇人孩子们。他们互相推挤而退，自己惊吓着，彼此互相微语道：

“是他的腿么?”

“不错，是他的。”

“请让开些！……你们已经看得够了！”

“他们还要审问么？”

“当然的……唉，上帝呀！”

这乃是尼古拉斯，他躺在板凳上，那么恬静的，仿佛他是一个倦极的人正睡着甜蜜的觉，不再挂心于活人的世界上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或想些什么……在地板上，靠近板凳旁边，放着一本日记簿和一朵已枯萎的紫罗兰。

十

他们在礼拜二葬了尼古拉斯。

整个小镇上的人们都随送他到葬地上去，还有礼拜堂的唱诗班。天气很好，光洁，无云，钟塔中的群钟在沉寂的晨间空气里忧戚的响着。唱诗班在歌唱着，当他们沉寂下来时，小鸟们便在篱后园林中歌唱着。棺上的布在群众头上飘拂过去，太阳光从光亮的棺盖上反射出光彩来。马里亚·底莫菲夫娜步履难艰的跟在棺后；在一边，她被警长所扶住，在别一边，扶住她的也是他的一个助手。她没有哭。她用她的沉浊的双眼，注定抬去的棺木上，她是咿唔着，不住摇头。会计员是和唱诗班同在着，他以一种破碎的半高音喊道：“啊，全能的上帝！”他不自知的以手指导着；他的脸是像煞有介事的，在他看来，仿佛重要的事并不是他们在埋葬尼古拉斯，而是唱诗班怎样的歌唱。不时的，他愤怒的回看着，向唱歌者们做出种种表示，但他们的眼光只注在他们自己的指导者，并不注意于这些表示。于是会计员耸耸肩，停止了歌唱……

所有一切镇中的重要人物，全都想和警长挤得愈近愈好，以愁戚的眼光望着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和棺材。每个人都为尼古拉斯和这位老太婆伤心。

在坟场上，卡拉勤走向前来，低下他头发剪得很短的头，开始说出他的对于尼古拉斯的告别辞。这篇告别辞以这几句话开场："不要为他哭得那末伤心，死得年轻不是不幸。"卡拉勤刚刚说完早死不是不幸，马里亚·底莫菲夫娜便开始哭泣起来，把她自己从教父和他的助手的手臂间挣扎出来，教父想要安慰这老妇人，他眼中挂着泪；倾身向着他。温和而忧戚的说道：

"你能怎么办呢？……你必须休息了……哭泣是一个罪过。一切事都在上帝手里。"

在她的别一边，那位助手也倾身向着她，微语道：

"我们全都要死去的，我们全都要。"

但马里亚·底莫菲夫娜并不听他们的话，她继续的在啜泣着，更高更高的，竟使得没有人能听清楚卡拉勤说的是什么，只见他在演说中，时而忧戚的摇动着头部。

"柯里亚，你做了什么事？"母亲啜泣道，当棺材悬在坟上，开始要消失在下面之时。

警长取出他的手巾来，开始极力的在击打他的鼻部。环坟地而站立的，个个人眼中都挂着泪。……鸟儿们在赤杨树的浓叶的枝头歌唱着，这些树枝正向坟穴往下窥望着，一堆堆的泥土，沉重的倾倒在棺盖上……当泥土覆盖了尼古拉斯时，每个人都悄悄的，深思的，从坟地走开了，那个地方不久便空无一人。只是鸟儿们和马里亚·底莫夫菲娜留在那儿。鸟儿们在歌唱着，这老太婆则坐在泥土上，头顶上覆以红的白的丁香花的树枝，以重浊的眼凝注在地上，叱责的微语道：

"唉，你们少年人……唉，你们少年人！"

林　　语

（波利西森林（Polyesie）中的传说）

克洛林科（Kololenko）著

一

林木正在微语呢。

这座森林，常常的微语，漫长而且单调，如远钟之低鸣，如无字句之微弱的歌声，如往事之模糊的记忆。这座森林常常的微语，因为它是一座稠密的古松林，还没有被木材商人的斧锯所接触。高大的百年老树，它们强有力的红棕色的树干紧密地一行行的站着，很骄傲地把它们的绿色的交叉的树顶伸在上面。在它们底下的空气，宁静而充满着松香的香气；光亮的羊齿植物穿过覆被在地上的松毡而灿然开展它们的不动的松头叶。长而绿的草叶在潮湿地方长上来，白色的金花菜头也沉重地垂下来，她像是给微倦所制服。在头上呢，却也常常无休无息的响着森林的微音，古松的低叹声。

但是现在这些叹声渐渐的深沉，渐渐的响亮了。我骑着马沿着林中的一条路走，虽然看不见天，却能在黑暗稠密的枝林底下，知道上面快要有暴风雨下来了。时候已经不早。几线夕阳光仍旧在枝干中闪耀着，但是朦胧的黑影已经开始聚集在森林中了。夜间的雷雨正在酝酿着。我不得不弃了继续今天行程的一切念头，只想能于暴雨未下以前赶到一个寄宿的地方。我的马的蹄铁踏在一条露在外面的枝根上，它喷着气，耸着两耳，静听林中模糊压迫的回响。然后它随意地转步到一条它所熟悉的向着守林人的屋子走去的路上。

犬吠了起来。粉墙映耀在稀疏的枝干中，一缕青烟，袅袅的在树枝底下盘旋着向上去，一所两边垂下来，屋顶破烂的茅舍站在我面前，覆被在红色的树干的墙底下。骄贵庄严的松树，高高的临在它的上面，点着头，它似乎要在地上沉没下去了。在空地的中间，立着两棵橡树，互相密接着。

这屋里住着守林人柴喀尔与马克辛，他们是我打猎时的永久的同伴。但是现在他们显然是不在家，因为大犬吠起来时，没有一个人从屋里走出来。只有他们的秃头，灰白胡子的老祖父，坐在门外板凳上，织着鞋子。这个老人的胡子快要扫着他的带子了；他的眼睛已经朦胧了，好像他正在要记忆一些事情而无效的样子。

“晚上好，爹爹？有人在家么?”

“呵，呵，”摇着头；老人含糊的说，“柴喀尔和马克辛都不在家，连莫特魂亚也到林中去找牛去了。牛跑掉了；也许熊已经把它吃了。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在屋里。”

“唔，唔，不要紧。我同你坐在这里，等着他们。”

“好，坐下来等着!”老人点头，用朦胧的满着眼水的眼睛，看我把马系在橡树的枝上。老人衰老得快极了。他近于盲了，他

的手也颤抖不止。

当我坐在板凳上时，他问道，“你是谁呀，孩子?”

每次到这里来，我已听惯了这个问题了。

老人停了做鞋的工作，说道：“呵，呵；现在我知道，现在我知道。我的老朽的头脑，像一只筛箕一样；现在没有东西留在它里面了。我记得已经死了，许多年的人，唉，我记住他们非常的清楚。但是我却忘记了新的人。我住在这个世界上有许久时候了。”

“你住在这座森林中长久么，爹爹?”

“呵，呵，有许久的时候了！当法国人进入皇帝的国内时，我就住在这里了。”

“在你的时候，你见了许多事。你一定有许多故事说给人听。”

老人很奇怪的看着我。

“我所见的是什么事呢，孩子? 我见的是森林。森林尽日与夜的冬夏不休的微语着。我住在这座森林中，有一百年了，同那树木一样一点也不注意时间的过去。现在我必须去到我的坟墓中了，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不能告诉我究竟有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呵，呵；是的，是的。也许，最后，我是完全没有活过。”

一角的黑云从稠密的树顶后移过到空地上面，站在空地旁边的松树，风一吹到，就摇动起来。森林的微语扩大而成宏大的反响的声音。老人抬头静听。

他停了一下，说道：“雷雨快要来了。我知道。呵，呵！今天晚上雷雨要咆哮了，要打碎松树，把它们连根拔起来。森林之神要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爹爹?”

“呵，呵；我知道！我知道树木说的是什么话。树木知道什

么是恐怖正同我们一样。有一种风尾松，无价值的树木，常是被打碎成片片了。它就是没有风的时候也颤抖着。松树在林中唱歌，而且游戏，但是如果风一起来，就是极小，他们也要扬声呻吟。这还不算什么事。现在，静听！我眼睛虽然坏，耳朵还是能够听；那是橡树沙沙的响着。橡树在空地上触着风。雷雨快要来了。”

实在的，一对低矮多节的橡树站在空地中，被森林的高墙所保护的，现在正摇摆它们的强壮的树枝发出一种含糊的沙沙的响声，很容易与松树的清晰的响应之声分别。

老人孩子似的机灵的微笑了一下，问道：“呵，呵；你听见了没有，孩子？当橡树像这样作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快要在夜间出来把它们打碎了。但是，不，他不打碎它们！橡树是强有力的树，就是神也觉得它太强壮了。是实在的！”

“什么神，爹爹？你自己说是雷雨要把它们打碎。”

老人点头，脸上现出机巧的样子。

“呵，呵；我知道！他们告诉我说，这些日子，有一班人在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相信。是实在的！但是我看见过他，就同现在看见你一样清楚，或者还清楚些，因为我的两眼现在是老了，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少年呢。唉，唉！我少年的时候，看东西多少清楚呀！”

“你在什么时候看见他，爹爹？请告诉我！”

“同现在一模一样的一个黄昏时候。松树开始在林中呻吟。起初它们唱着，后来它们叹气了：呜，呜，呜，的。过了一会，停止了，过了一会他们又开始更高声更悲惨的叫哮了。呵，呵；它们悲叹，因为它们知道神在那个晚上要打倒它们许多棵！然后橡树也开始说话了。近黄昏的时候，事情渐渐的更坏了，他在晚上盘旋的出来了。他跑过森林，笑着，嚷着，跳舞着，疾转着，

常常突然飞在橡树上，想把它连根拔起。有一次在秋天的时候，我向窗外看，他不喜欢那样。他向窗口冲来，彭彭的一响，他用一条松节把窗户打破了。他几乎伤了我的脸，他的运气真坏！但是我不是呆子。我往后跳走了。呵，呵；孩子，他真是一个好捣乱的人！”

“但是他是什么样子的？”

“他看过去活像一棵生存在泥潭中的老柳树。真是像！他的头发像干枯的寄生树，他的胡子也是如此；但是他的鼻子却像一节肥大的松节，他的口非常缠曲，好像是满长着苔藓似的。啊，他是怎样难看呀！上帝可怜像他一样的基督教徒！是实在的！我有一次在一个沼泽上非常接近的看见他如果冬天到这里来，你就能自己看见他了。你必须向这个方向走去，上这个山——覆盖着树木的山——爬到最高的一棵树的顶上。他有时能够被人看见从那里经过树顶骑去，手里拿着白杆，疾疾的转动，等到把山峰转下山谷去。然后他跑去了，隐入林中不见了。呵，呵；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留下一个白雪的足印。如果你不相信老人，请你自己来看。”

老人喋喋的说下去：森林的焦急激昂的声音与迫切的雷雨似乎使他的老年的血液疾驰。老年的村夫笑起来，闪耀他的衰弱的眼光。

但是忽然有一重阴影飞过他的高而多皱纹的前额。他用肘触一触我，用神秘的神气向我说道：

“让我告诉你些事情，孩子。森林之神诚然是一个无价值，一无好处的人，这是真的。基督教徒看见像他一样的丑脸是很觉得厌恶的，但是让我告诉你他的实在情形：他永远没有对于什么人做什么坏事。他诚然同人家开些玩笑，至于伤害他们呢，他却是永远不做的！”

"但是你自己说过，爹爹，他想用一根松节来打你。"

"呵，呵；他想打！但是他那个时候正生气，因为我从窗口向他看；是的，实在的！但是如果你不去阻碍他的事情，他却永远不会同你开玩笑的。他就是如此了。人们在这座森林中做过的事比他更坏呢。呵，呵；他们实在是做过的。"

老人的头向前垂在胸前，坐在那里，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向着我看，醒过来的记忆的一线光明似乎从遮蔽他的眼睛的薄膜中射出。

"我要告诉你，我们这座森林中的一件古事，孩子。它在许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发生。我常常记住它如在一个梦中一样。但是当森林开始更高声的谈话时，我却记住它很清楚。要我告诉你么?"

"是的，要，爹爹！告诉我吧！"

"很好，我告诉你；呵，呵！听！"

二

我父母死了，你知道，在许多年以前，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世上。这就是我所遇着的事，呵，呵，唔，村长看着我，想道："我们要怎么样安置这个小孩子呢?"领地的主人也想到这件事。在那个时候，守林者拉马由森林中走出来，向村长说道："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把他带回屋里去。好好的看养他。他当我的森林中的同伴，受我的喂养。"他这样的说了，村长就回答道："把他拿去吧！"于是他就把我拿去。我从那个时候起就住在这座森林中。

拉马在这个地方把我带大。上帝不许有什么人有同他一样可怕的样子！他的眼睛是黑的，他的头发是黑的，一个黑暗的灵魂

也由他眼睛中向外看，因为他是终生一个人住在森林中的。有人说，熊是他的兄弟，狼是他的外甥。他认识所有的野兽，无论什么野兽他都不怕，但是他却离开人类，甚至于不看他们一看。他就是如此。这是非常真确的。当他向我看时，我觉得似乎是一只猫用它的尾巴轻打我的背。但是他终是一个好人，我一定要说，他养我很好。我们常有荞麦粥，带着油脂，也有鸭子，如果他偶然杀死了一只。是的，他养我很好！这是真的事，所以我必须说出。

我们两个人如此的住在一块。拉马每天都要到森林中去，把我锁在屋里，使野兽不能吃我。过了些时候，他们给他一个妻子，她的名字是亚克莎娜（Aksana）。

那位公爵，就是这位领地的地主，给他这个妻子。他叫拉马到村里去，对他说道：

"来，拉马，你必须娶亲。"

他说："我怎么能娶亲呢？我已经有了个孩子在那里了，又要一个妻子在森林中，我要怎么办呢？我不想娶亲！"

他与女儿们不相习，就是这个原故。但是公爵是狡猾的人。当我想起他时，孩子，我就自己想说："现在没有一个人同他一样了，他们都去了。就用你做一个比例吧。他们说你也是一个公爵的儿子。这也许是真的，但你却没有那种——实在的事，在你身上。你是一个可怜爱的孩子，你就是如此了。"

但是他却是一个真的那种人，同通常的他们一样。一百人在一个人面前会战栗恐怖起来，这种事你也许以为是很可笑的，但是看看鹰与小鸡，孩子！它们同由蛋中孵化出来，但是鹰的翼膀一强壮，它就想翱翔了。当它在天空啸呼时，不独小鸡跑避，就是老鸡也要跑避呢！贵族是一只鹰，农民就是一只鸡。

我记得小孩子的时候看见有三十个农民拖着重木从林中出

来，公爵一个人骑在马上走来，拂动他的胡子，他坐下的马腾跳而前，他却左右观看。唉，唉！当众农民遇见公爵时，他们避开道，把他们的马驱到旁边雪地上去，他们脱下帽来！公爵疾驰而去的时候，他们还有辛苦的工作在后，他们还要把木头由雪地上拖出来，带回原路上去呢。在他看来，这条路给农民们走自然是太狭隘了！无论什么时候，公爵的睫毛只要动一动，农民们就要战栗起来。他一笑，他们也就笑；他一怒，他们就要哭了。永远没有人反对过公爵；这是永远不会有的。

但是拉马是生长在森林中，不懂得世界上的事理的，所以公爵当他拒绝了那个女儿的时候，也不十分生气。

公爵说道："我要你娶亲。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那是我的事。取亚克莎娜去吧！"

"我不要，"拉马说。"我不要她。让魔鬼娶她去，我不要！现在！"

公爵叫拿一条鞭来。他们就把拉马按下，公爵问他道：

"你不娶亲么，拉马？"

"不，"他回答道，"我不娶。"

"那末，鞭他的背，"公爵命令说，"尽力的鞭打。"

他们尽力的把鞭打在他身上。拉马是一个强壮的人，但是最后他终于疲倦了。

"好了，停着吧！"他叫道。"够了，够了。地狱里的魔鬼娶她去吧！我不能为什么女人忍受这种鞭挞！把她给我吧；我要娶她了！"

有一个猎人住在公爵的堡中，名字叫做奥泊那（Opanas）。奥泊那从田野中骑马回来的时候，正当他们在劝告拉马娶亲。他听见拉马的苦恼，就跪下在公爵的足边。他跪下与公爵的足接吻。

他问道："鞭挞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慈善的主人？最好让我自愿的娶亚克莎娜吧。"

呵，呵；他想自己娶她。那就是他所想的，是的，实在的。

于是拉马喜欢了，又渐渐的快活起来了。他站了起来，绑好裤子，说道：

"那好极了！"他说道。"但是你为什么不早来一刻呢？公爵也是——总是这样！最初就找出来喜欢娶她的人不是更好么？不这样做，却要抓到头一个走来的人，开始鞭打他！你以为这是基督教义么？"他问道。"吁！"

呵，呵；他对于公爵一点也没有怜悯之情，拉马就是这一种人。当他发怒的时候，最稳当的是离开他，就是公爵也要如此。但是公爵却是一个狡猾的人！你看他以后的事。他命令把拉马绑起来，扔在外边草地上。

他嚷道："我是要你快乐，愚人！你却转你的鼻头向我！你现在是一个人住着，像一只熊住在地洞里一样；当我来看你的时候，觉得沉闷，鞭打这个愚人等到他说好了！至于你奥泊那呢，到魔鬼那里去吧！你不要想参预这个会，"他说。"所以你不要坐在桌上，除了你愿意得像拉马一样的宴饮。"

但是拉马的怒气这个时候正不能控制，呵，呵；他们好好的鞭打他，你知道，人在这个时代，能够用鞭把一个人的皮肤很好看的取下来，但是他却宁静的躺着，永远不说好了！他忍了多少时候，但是终于唾出痰来，说道：

"为一个妇人之故打一个基督教徒到这个地步，打了不可计数的鞭子，这是不正当的！好了！你们的手也会皱掉死掉的么，你们可恶的仆人！魔鬼他自己一定教你们用这个鞭。你们不是以我为在打谷场上的一束稻草，所以这样的打我么？如果你们的意思是如此，那么我就去娶亲吧。"

于是公爵笑了。

他叫道："那好极了！你在行婚礼时虽不能坐下，你可以很活泼的跳舞呀。"

公爵是一个快活的人，诚然他是，呵，呵！虽然后来他遇着了一件事；上帝永远不许无论哪一个基督教徒会遇着与此相类的事！我不愿意什么人遇着它。就是愿意犹太人遇着它也是不正当的。这就是我所想的。

唔，他们使拉马结婚了。他带他的年轻的妻子到这个屋里来，起初他除了记起他的鞭打，而叱骂她，责罚她以外，不做什么事。

他常说："你是不值得使人受鞭挞的！"

当他一由森林中回家的时候，他就赶她出屋嚷道：

"去吧，你！我不要一个女人在我屋里！不要让我再在这个地方看见你！我不喜欢有一个女人睡在这里。我不爱那种气味。"

呵，呵！

但后来他终于同她相习了。亚克莎娜把草屋扫除过，把它饰得好看而且干净，把瓷器洗涤过，到了后来，一切东西都非常光亮，人家一看它，心里就觉得快活。拉马知道了她是什么样的妇人，渐渐的就和她相习了。是的，他不仅与她相习，孩子，并且开始爱她了。是的，实在的，我告诉你实在情形。这就是拉马所遇着的事。当他找出妇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他就说道：

"谢谢公爵，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了。我真是笨！我受了多少鞭挞，到现在才知道这究竟不是很坏的事。并且还是好的事呢。那是真的！"

过了些时候，我不能确知是多少时候。然后，有一天，亚克莎娜躺在床上呻吟。傍晚的时候，她病了，当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听见一种尖弱的哭声。呵，呵；我自己想着，我知道什么

事情发生了，一个孩子生出来了！那是真的。

这个孩子在世上住了不久。只是从早晨到晚上。傍晚的时候，他的哭声停止了。亚克莎娜哭了，但是拉马说道：

“孩子已经死了，所以现在我们也不必找牧师了。我们自己把他葬在一棵松树底下吧。”

拉马这样的说了。他不仅这样说，他并且这样做。他在树下掘了一个小坟，把小孩葬了。到现在这棵松树的老干还立在那里。它曾给电打碎过。是的，那就是拉马葬孩子的同一棵松树。我告诉你些事情，孩子；到现在的时候，当太阳下去，星光照到森林的时候，有一只小鸟出来，飞到那棵树上，叫着。他叫得这样凄惨，可怜的小鸟，真令人闻之伤心。这就是那个未受洗礼的小灵魂哭着求十字架呢。一个读书的人，他们说，是由书中知道一切事情的，能够给它一个十字架，然后它才不会再飞来飞去了。但是我们住在这里森林中，不知道什么事情。它飞来要求帮助，我们所能说的只是：“你可怜，可怜的小灵魂，我们不能为你做什么事情！”那末，它就叫起来，飞去了，第二天它又飞回来了。唉，孩子，我真替这个小灵魂忧愁！

唔，当亚克莎娜病好了以后，她常常到坟上去。她常是坐在坟上哭起来；有的时候她的哭声极高，至于全森林中，都可以听得见她的声音。她是悲伤她的孩子，但是拉马却不悲伤孩子，他只是悲伤她，他常是由林中走了回来，站在亚克娜莎旁边，说道：

“静些，小妇人！哭些什么呢？一个孩子死了，还可以有别个呀。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因为这个孩子也许不是我的，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但是第二个必定是我的！”

亚克莎娜不喜欢他这样说。她停着哭，开始用恶言骂他。于是拉马生气了。

他问道："你为什么嚷？我并没有说那一类的话。我不过说我不知道。我所以不知道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住在世界上人类当中，不是住在森林里。所以我怎么能够确定呢？现在你是住在森林中；现在是对的了。当我到村里她那里去的时候，老祖母菲奥杜西（Feodosia）说道：'你的孩子来得非常快，拉马。'我对这个老妇人说道：'我怎么知道他来得快不快呢？'但是，现在，不要嚷了，不然，我要生气了，也许就要打你。"

唔，亚克莎娜向他嚷了一会，就停止了。她赶他，打他的背，但当拉马开始自己生气的时候，她却渐渐的安静了。她害怕了。她于是抱着他，与他接吻，看着他的眼睛。于是我的拉马也渐渐的安静了。因为，你晓得，孩子——但是你应该不晓得，虽然我晓得，我虽然没有结过婚，因为我是老人——我晓得一个少年的妇人的接吻是这样的温柔，她能够任意的把无论什么男子绕在指头上，不管他是怎样生气。呵，呵；我知道这些妇人是什么！亚克莎娜是一个雅淡的小东西，人在现在的时候，不能看见像她一样的女人了。我告诉你，孩子，女人不是像她们表面一样的。

唔，有一天，角声在森林中吹起来：嗒啦嗒啦——嗒——嗒！它这样在林中响应起来，清晰而且好听。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看见鸟从它们的巢里鼓翼飞起来，我看见野兔由地上跑过，它们的耳朵向着后面，尽力的飞快的跑。我想这也许是什么不相识的野兽吼叫的喧声吧。但这却不是野兽，是公爵坐在马上，吹着号角，由林中疾驰而过。在他后面跟着他的猎夫，手里牵住系在皮带上的猎犬。所有猎夫中最好看的是奥泊那，他穿着哥萨克的长蓝袍，骑着马在公爵身边盘旋着。奥泊那的帽子凿着金冕，他的马在他座下腾跃，他的猎枪在他背后闪闪发光，他的乐器用皮带横挂在肩头上。公爵喜欢奥

泊那，因为他弄得好乐器，并且是唱歌的能手。啊，奥泊那这个孩子真是好看，非常的好看！公爵不过没有同奥泊那比较。因公爵是秃顶的，鼻子是红的，他的眼睛虽然是快乐的，却不像奥泊那一样！奥泊那向我看——向我，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禁不住笑起来，而我却不是一个少女！有人说奥泊那的父亲是一个从台尼浦前来的哥萨克；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是美貌，活泼，而且润泽。想一想，孩子，两个飞过平原的人的分别好像一只鸟同一匹马与一枝枪，一段木头同一把斧头一样！

唔，我跑出茅屋外边看，公爵从那边来，在屋子前面停住了，猎夫也停止了。拉马由茅屋中跑出来，扣住公爵的马鞍，公爵从马上下来。拉马向他行礼。

“好呀；你！”公爵向拉马说道。

“呵，呵；”拉马回答道。“我很好，谢谢，你好呀?”

你看，拉马不知道他对于公爵应该怎么的回答。侍从的人听见他的话，统都笑了，公爵也笑了。

公爵说道：“我很喜欢见你好。你的妻子在哪里呢?”

“我的妻子会在哪里？我妻子在屋里呢。”

“那么，我们进屋去吧。”公爵说。“同时，把火点起来，孩子们，预备些东西吃，因为我们是来庆贺这一双少年夫妇的。”

于是他们走进屋去；公爵，奥泊那，拉马光着头，同着蒲格定最老的猎夫，公爵的忠仆。在现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仆人像他一样了。

蒲格定年纪老了，管束别的仆人非常严厉，但在公爵面前，他却同那里的一只狗一样。蒲格定除了公爵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心里。有人说当蒲格定的父母死了以后，他向老公爵请求一间屋子，一块地，因为他要娶亲。但公爵不准他。他叫他做少公爵的仆人，说道：“那就是你的父亲，母亲与妻子！”于是蒲格

定带着这个孩子，教他骑马打枪。少公爵大了，管理他父亲的财产，老蒲格定仍旧跟着他像一只狗一样。

呵，我告诉你实在情形。许多人恨恶蒲格定，许多眼泪为他而流，所有的事都是因为公爵，只要从公爵处得了一句话，蒲格定能够把他自己的父亲裂为片片。

唔，我是一个小孩子，我跟着公爵后边跑进屋里去。我好奇，要看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到什么地方，我也到什么地方。

唔，我站在屋子中间看，看见公爵抚着胡子笑着。拉马两只脚交换的站着，把帽子拿在手里，奥泊那靠着墙站着，可怜的人，看过去像一棵在暴风雨中的小橡树一样。他皱着眉毛，忧愁着。

三个人的脸全向着亚克莎娜。只有老蒲格定坐在屋角板凳上，头低发垂下来，等着公爵给他命令。亚克莎娜站在屋角火炉旁，眼睛望着地板，脸红得像麦酒瓶中的泡沫一样。呵，这是显然的，那个少妇觉得为着她，要有什么坏事发生了。让我告诉你些事情，孩子：如果三个人站在那里向着一个妇人看，永远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的。如果没有什么更坏的事，头发一定要飞起来了。我知道这个事，因为我自己看见过这件事的发生。

"现在怎么样，拉马，孩子?"公爵笑道。"我是不是给你一个好媳妇?"

"不坏，"拉马说。"这个妇人不坏。"

奥泊那耸着肩，抬眼看着亚克莎娜，含糊的说道：

"她是怎么样一个妇人！只要那个鹅不得着她!"

拉马听见了他的话，向奥泊那说道：

"我为什么在你看来是一只鹅呢，奥泊那先生？呵，呵；告诉我!"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保护你的妻子；这就是以你为鹅的原

因了。”

这就是奥泊那对他说的话呀！公爵顿足。蒲格定摇头，但拉马却想了一会，然后抬头看着公爵。

“为什么我不能保护她?”他质问奥泊那道，但他的眼睛却注在公爵身上。“除了野兽以外，这座森林中没有一个人，除非我们慈善的公爵来到这里。从什么人那里，我要保护着她呢？看出来，你庶出的哥萨克，你不要激怒我，不然，在你知道他以前，我要抓你额发了。”

如果不是公爵出来干涉，这件事情似乎要以争斗结局了，他顿足，所有的人都沉静了。

“在这里和平些，你魔鬼的儿子，”他说。“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争斗。先庆贺这个少年人，然后在黄昏的时候，我们到边界去打猎。这里，跟着我!”

公爵移转他的足跟，离了茅屋，仆役们已经在树底下摆好了饭菜。蒲格定跟着公爵，但是奥泊那却同拉马逗留在门口。

这个哥萨克说道：“不要同我生气，兄弟。听着奥泊那告诉你的话。你不看见我怎样滚在公爵足旁的尘土上，与他的足接吻，要求他把亚克莎娜给我么？唔，上帝祝福你，人呀！牧师把你缚起来了；这是你的运气，我知道，但是我的心却不能忍受看这个恶人再同你与她开玩笑。呵，呵，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如果我能以我的枪的帮助，使他躺在冷地上当床，那多末好呀!”

拉马注视着个哥萨克，问道：

“你这个时候，心神错乱了么，哥萨克?”

我听不见奥泊那在门口微声回答拉马的话；我只听见拉马拍他的背。

“唉，奥泊那，奥泊那！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怎样的狡恶呀!

我住在森林中，这种事情一点也不知道。唉，唉，公爵，公爵，你脑袋中带来什么罪恶呀!”

“来!”奥泊那对他说。“现在走，不要露出什么神气，尤其在蒲格定面前。你是一个直爽的人，公爵的那个猎犬是很奸猾的。你必须不多饮公爵的酒；如果他使你同猎夫们到边界去，而他自己留在后边，那末，就把他们带在一条圆绕的路上，告诉他们说你要一直的穿过森林走去。然后你回到这里来，尽你的力量快快的回来。”

拉马说道：“好。这是我要从事的围猎，虽然我的枪不载着打小鸟的鸟弹，却载着猎熊的好的大弹。”

于是他们走出去。公爵坐在铺在地上的一块毯上。他叫拿一坛酒同一个酒杯来，倒满了一杯酒，拿给拉马。呵，呵；公爵的酒坛同酒杯真好，他的酒更是好。喝了一小杯，你心里一定觉得充满快乐；第二杯，你胸中要跳跃了；如果不会喝酒的人，第三杯以后，如没有一个妇人在那里扶他躺着上面，他就要转到椅子底下去了。

呵，呵；我告诉你，公爵是个聪明人。他要使拉马喝他的酒，但是没有一种酒在世界上是能使拉马喝醉的。他从公爵手里干了一杯，然后又是一杯，又是一杯，到了他的眼睛如狐狸一样的闪耀，他的黑胡子绕乱了。公爵终于生气了。

“魔鬼之子真是强项，舐干了酒，眼睛也永远不瞬一瞬！别的人现在已经是哭起来了，但看他，孩子们；他还笑着呢!”

恶公爵很知道一个人如果中了酒，他的头顶发就要拖在桌上。但是这个时候，他把他的人看错了。

“我为什么哭呢?”拉马回问道。“那是鲁莽的事。仁慈的公爵来到我这里庆贺我的结婚，我却号哭如妇人么！谢谢上帝，我现在还没有要哭的事；让我的仇敌哭去吧!”

公爵问道："意思是说你是心里满足么?"

"呵，呵！我为什么不满足呢?"

"你记得我怎样以鞭子的帮助，来使你结婚么?"

"我怎么记不住？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愚夫，不知道分别甘苦。鞭挞是苦的，但我却爱它甚于一个妇人。谢谢你，仁爱的公爵，这个愚人已经知道吃蜜了。"

公爵说道："对的，对的。现在我要求你给我一个好的酬报。同着我的猎夫们到边界去，尽你的力量去弹鸟，尤其我要你做的事，是给我一只黑鸟。"

拉马问道："公爵要在什么时候叫我们去边界去呢?"

"当你再喝了一杯酒。奥泊那为我们唱一首歌，然后以上帝的名字，走去。"

拉马定睛看着公爵，说道：

"那不是容易的事。时候已经晚了，边界又离得很远，并且，森林在风中呜呜的响，今天晚上，要有雷雨。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这种晚上弹死一个胆小的鸟儿呢?"

但是公爵是喝了酒的，他喝了酒以后，脾气是非常坏的，他听见他的仆从互相耳语道："拉马的话非常对，快要有雷雨了。"他非常生气。把他的酒杯猛掼下来，眼光闪闪的四面看。每个人都不响了。

只有奥泊那不害怕；当公爵叫他弹琴唱歌的时候，他走了出来。他把琴调好，斜眼看着公爵说道：

"恢复你的意识吧，慈爱的公爵！在什么时候有人知道在晚上暴风雨之中，黑漆漆的森林里能够出去打鸟么?"

他是怎样勇敢呀！公爵的其余的仆人诚然都害怕了，但他却是哥萨克产的一个自由人。一个老年的哥萨克琴师从乌克兰(Nkraine）带他来，当做儿子。孩子，在乌麦（Uman）的镇上，

闹了一回乱子。他们把这个老哥萨克的眼挖出，把他的耳朵割去，就这样的把他赶到世界中去。他如此的走来走去，以奥泊那这个小孩为他的指导，从这个村到那个镇，后来飘流到我们的乡里。老公爵把他带进他的屋里，因为他爱听美丽的歌声。所以当这个老人死了以后，奥泊那就在堡中生长。少公爵很喜欢他，常常忍受他的说话，这种话如果是别人说的，他早已把这个人，背上的皮剥去三层了。

现在也是如此。他始初生气了，大家都想他要打这个哥萨克，但是他却向奥泊那说道：

“呵，奥泊那，奥泊那！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是这是显然的，你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肯把他的鼻子摆在打碎的门上，因为恐怕有人要碰着它。”

这就是他怎样猜忖这个哥萨克的谜！这个哥萨克立刻知道他猜中了。他在歌中答复公爵。呵，如果公爵能够懂得哥萨克的歌，那个晚上他的公爵夫人就不会把眼泪流在他身上了。奥泊那说道：“谢谢你，公爵，为你的智慧。现在我唱歌做酬报。听呀！”

于是他抬头看着天空；他看见一只鹰在那里翱翔，风推送着黑云。他静听着，听见长大的松树在微语。

他再弹他的琴弦。

呵，孩子，你永远没有机会听一听奥泊那的弹琴，现在你永远不能听见它了！哥萨克琴是一个简单的乐具，但是，呵，一个懂得它的人能够使它说得多好听的话呀！当奥泊那把他的手经过琴弦时，它告诉他一切的事：怎样那座黑暗的松林在大风雨中唱歌；怎么风在荒芜的草原上的苇叶中沙沙作响；怎么干枯的草在一个哥萨克的高坟上微语。

不，孩子，你在现在不能听到像这样的琴声了！

现在各种的人都到这里来，不仅是在我们的波里西，并且也在别的国家：如乌克兰的全部，在齐里金（Chirigin）与波尔塔瓦（Poltava）与基辅（Kiev）。他们说这种琴的奏者在现在是过时了，你永不能再在市场上听见它们了。我仍旧有一架这样的老琴挂在茅屋里的墙上。奥泊那教我弹它，但却没有人从我那里学得弹它。当我死了——这是很快的事——以后，我知道也许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上将永远没有人再得听见这种琴声了，没有，实在的!

于是奥泊那开始低声的唱一个歌。奥泊那的声音不高；深思而忧闷，直刺入人的心中，这个歌，孩子，是哥萨克他自己专为公爵做的。我永没有听见过它第二回。后来，我常常恳求奥泊那唱它，他总是不答应。

他说道："这个歌为它而唱的人是不复在这个世界上的了。"

萨克哥在这个歌中，告诉公爵一切的实在的事情，告诉公爵，他的命运要如何，公爵哭了；甚至眼泪滴下在他的胡子上，然而这却是显然的，他不懂得一个字。

呵，我不能记住那个歌了；我只能记住几句。这个哥萨克唱公爵依凡（Ivan）的事：

"唉，依凡呀！唉，公爵呀！
公爵是聪明的，知道许多东西，
他知道鹰在空中翱翔，攫捕乌鸦。
唉，依凡呀！唉，公爵呀！
但是公爵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乌鸦也终于要杀死那个鹰在它的巢里。"

喂，孩子！我在现在似乎再听见那个歌声，再看见那些个人。哥萨克拿着琴立着；公爵坐在地毯上；他的头垂着，正哭着。公爵的仆人四面围着他，用肘互相轻触，老蒲格定摇他的头。林木微语着，正同现在它在微语一样，琴声柔和的，如梦的奏着，哥萨克唱到公爵夫人怎样在公爵伊凡的坟上哭：

> “她哭着，公爵夫人哭着，
> 在公爵伊凡的坟上，有一只乌鸦飞着。”

唉，公爵不懂那个歌。他拭抹他的眼睛，说道：

“现在来，拉马！来，孩子们，骑上马吧！你呢，奥泊那，也一同骑马去；我听够你的歌声了！那是一首好歌，只是你所唱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但是哥萨克的心肠被他的歌声柔化了。他的眼睛湿着。

“唉，公爵，公爵，”奥泊那说道。“在我乡里，老年人说道故事与歌谣是含有至理的。但在故事里，至理如铁一样，经过世界许多年，由这个手到那个手，渐渐的长锈了。但在歌谣里的至理却同金子一样，永远不会生锈。这就是老年人说的话！”

但是公爵摇他的手。

“也许在你乡里是如此，但在这里却不是如此。去，去，奥泊那；我倦于听你的话了。”

哥萨克沉静的站在那里一会儿，然后跪倒在公爵足边。

他叫道：“我请求你，公爵！骑上你的马，驰回家到你的公爵夫人那边去！我心里预言恶兆。”

公爵现在十分生气了。他用靴把哥萨克踢一边去，好像他是一只狗一样。

他嚷道：“走出我视线外！现在我看出你不是一个哥萨克，

却是一个老妇人！离开我，不然，有坏事要来了！你们等些什么，猎犬们？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主人么？这里来，我要给你们些我父母所没有给你的父亲们看的东西！”

奥泊那像一堆黑雨云似的站了起来，与拉马交换视线。拉马站在一旁，靠在他的枪上，如没有什么事发生过一样。

哥萨克把他的琴向一棵树掷去；琴碎成片片，它的碎声回应到林中去。

他叫道："那末，很好！让第二世界上的魔鬼来教训这个不听聪明的忠告的人！我看，公爵，你不需要一个忠心的仆人！"

在公爵没有答话以前，奥泊那跳上他的马鞍，疾驰而去。别的仆从也都上马。拉马肩起枪来，走去；当他经过茅屋时，他向亚克莎娜唤道：

"安置孩子去睡觉吧；是时候了。预备一个床给公爵！"

他们不一刻都由那条路驰向林中去，公爵走进茅屋；只有公爵的马留在外边，系在一棵树上。夜幕已经下来了；森林中响着微语之声，雨也掉下几点来，正同现在一样。亚克莎娜把我睡在草席中，在我身上，画夜间的十字架。我能听见我的亚克莎娜的哭声。

唉，像我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怎么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呢？我藏我自己在干草中，躺着听雷雨在林中唱它的歌，后来，我睡着了。

呵，呵；我忽然听见茅屋外边有人走路的声音。他们到了树边，有一个人把公爵的马解下来。马喷着气，足踢了几下，就飞快的跑入森林中去了。它的蹄声不久就在远处寂灭了。但是不久，我就听见马跑的声音了；有人由路上走来。这个人匆匆的走来，跳下鞍，猛推着茅屋的窗户。

"公爵！公爵！"老蒲格定的声音叫道。"唉，公爵！快一点

开门！哥萨克的鬼要来谋害了！他把你的马放到森林里去了！”

在这个老人有时间把他的话讲完以前，他被后面的人捉着了。我害怕起来，因为我听见有一个东西倒了。

公爵破开门，跳出去，手里拿着枪，但是拉马在门口正抓住他的头顶发，同他抓别人一样，并且也照样的把他掼在地上。

公爵觉得事情有些危险，他遂叫道：

“呵，让我走吧，拉马，孩子！你忘记了我施给你的恩典么?”

拉马回道：

“我记住，恶公爵，你所赐给我与我妻子的恩典。现在我要报答你了。”

但是公爵又叫道：

“帮助我，帮助我，奥泊那，我的忠仆！我爱你如同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但是奥泊那回答道：

“你赶开你的忠仆像一只狗一样。你爱我如一根棒子爱它所打的背脊一样，现在你爱我正像背脊爱打它的棒子一样！我哀求你听我的话。你不听!”

于是公爵叫唤亚克莎娜，求她帮助。

“为我和解一下，亚克莎娜；你有一副好心肠!”

亚克莎娜绞纽着双手，跑出来。

“我跪下去求你，公爵，在你足边，有一回求你免了我的职役，今天晚上，我求你不要污辱我，一个已嫁的妇人。你都不肯放了我，现在你自己却要求人哀悯了。唉，不要向我求；我能做什么事呢?”

“让我去吧!”公爵再叫道。“因为我的原故，你们都要到西伯利亚去了!”

奥泊那回答道："请不必为我们忧愁，公爵。在你的人回来以前，拉马要在边界上走出，至于我呢，我在世上是一个人，谢谢你的仁爱。我不替我自己发愁。我要肩起我的枪，向森林中去。我要召集一队壮儿，我们要在乡中呼啸，晚上从森林中出来到大道上去。我们到了一个村落，我们要一直跑到公爵的屋子里去。进行，拉马，孩子，把公爵拿起，让我们把他的荣誉带到雨中去。"

于是公爵开始嚷叫，想要摆脱，但拉马却只是低声的咆哮，奥泊那笑着。于是他们都出去了。

但是我害怕了。我奔进屋里，一直向亚克莎娜跑去。我的亚克莎娜坐在板凳上，脸色同墙一样白。

在这个时候，大雨在森林倾盆而下，松树用许多声音嚷叫，风呼呼的啸号着，时时的，雷声轰然，把空气劈裂。亚克莎娜同我坐在一张板凳上，我一刻刻听见有人在森林中呻吟，唉，他呻吟得这样凄惨，在现在我想起来，我的心还是要沉重的，然而这已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问道："亚克莎娜，亲爱的亚克莎娜，什么人在林中呻吟？"

但是她把我抱在她臂里，摇着我，说道：

"去睡吧，小孩子，没有什么事！这不过是——森林的微语。"

森林实在是在那里微语呀！唉！它那天晚上谈得那样高声呀！

我们坐在一块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我想是森林中枪声响了一下。

"亚克莎娜，"我问道，"亲爱的亚克莎娜，什么人在那里放枪？"

但是她只是摇着我，回答道：

“静些，静些，小孩子；那是上帝的雷火劈打在森林上。”

但是她自己哭起来了，她紧紧的把我抱在胸前。她摇我睡觉，柔声的，反复的说：

“林木在微语；林木在微语，小孩子。”

于是我躺在她臂上睡去了。

当早晨来了的时候，孩子，我跳了起来，太阳亮着，亚克莎娜穿着全副衣裳，坐在屋里。我记起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想道：“都是一场梦！”

但是不是一场梦呀！唉，不，不是一场梦；这是实在的事。我由屋里跑进林中。鸟唱着歌，露花在草上闪耀着。我跑进丛林中，在那里，我看见公爵与那个猎夫并排的躺着。公爵平和而且白色，但是猎夫却是灰白得像一只鸽子，如他生前一样的严厉。在公爵与猎夫的胸前都是血迹留着。

“是的，其余的人怎么样呢？”我问道，看见老人低下头来，沉默着。

“呵，呵！奥泊那，那个哥萨克，所常常告诉我的话止于此了。他住在森林中很久带着壮儿，在大道上，贵族的领土上呼啸。他的运命在他出世时就写定了；他的祖先是做强盗的，他也做了强盗了。他来到这间屋里不止一次了，孩子，拉马不在家时，他来得尤常。他来了，坐了一会，弹着琴，唱一回歌。但当他同他的伙伴同来时，亚克莎娜与拉马常常一块儿在这里欢迎他。呵，告诉你实在的话，孩子，犯罪的行为曾在这里做了。马克辛和柴喀尔不久就要从森林中回来了——详细的看着他们。我没有向他们说过一句关于这事的话，但是凡是认识拉马与奥泊那的人一看就可以指出哪一个孩子是像他们中的哪一个人了，虽然

他们是这些人的孙子，不是儿子。这就是在我记忆中的，孩子，这些人在这座森林中所做的事了。

“今天晚上林木的语声很高。要有雨来了。”

三

老人讲到末了时，他似乎疲倦了。他的热诚死去了，他的舌头木强了，他的头摇着，他的眼睛充满着泪珠。

夜已降下来了；森林笼罩在黑暗中。风如一阵阵涨起来的潮水一样，轰然打着茅屋。黑暗的树顶起伏着，如在狂风中的浪花一样。

不久，一阵快乐的吠声，声明群犬与他们的主人的走来。两个守林人很快的跨步向茅屋走来，在他们后边，莫特丽亚喘息的跟着，牵着失去的牛。我们的伴侣现在完全了。

几分钟后，我们已坐在屋里。快活的火花在火炉中爆跳；莫特丽亚正在预备我们的晚饭。

虽然我在以前看见柴喀尔与马克辛许多回了，现在注视着他们殊有特别兴趣。柴喀尔的脸色是黑的。他的睫毛从直线的低的前额底下长出来，他的眼睛是忧郁的，而一种自然的和蔼与先天的强健也可以在他身体上看出。马克辛的视线是天真的，他的灰色的眼睛是慈爱的；时时掠发使成弯形，他的笑声更特别响朗愉快。

“老人告诉你些什么事情呢?”马克辛问道。“是那个关于我们祖父的老故事么?”

“是的，”我答道。

“他现在常常如此！当林木高声说话时，他常常记起往事来。现在他要全个晚上不能睡着了。”

莫特丽亚倒出老人的茶，插上一句话道：“他像一个小孩子。”

老人似乎不知道大家是谈论他。他已经完全衰老了，时时的空笑，时时的点头。只有暴风雨在森林中狂吹，震撼茅屋的时候，他才好像有了活气；于是他引耳听着喧声，静静的听着，脸上现出害怕的样子。

屋里又完全寂静了。烛光朦胧的亮着，蟋蟀唧唧的唱他的单调的歌。在森林中，千百有力而含糊的声音在那里聚语，在夜间厉声的互相呼唤。各种恐怖的威权正在外面黑暗中开一个喧哗的密会。时时的猛烈的雷声，隆隆而起，爆裂了，茅屋的门震动着，好像有人在外边摇撼他，怒声的叱责似的，同时，夜间的暴风雨吹悲惨摧人心肠的音调入于烟突里。有时，风雨的怒气减少了，一个预兆的静默要掉下来，压迫人心，但不久，雷声又隆隆而起了，似乎古松想着要突然的从根里把它们自己拔起，在狂风的臂里，飞到一个未知之国去似的。

我有一会，失了我自己，在一个混乱的微睡中，但是却不能长久。狂风用了各种声调在森林咆哮。烛光摇动着，把茅屋亮了起来。老人坐在他的板凳上，用手臂在他身旁摸索着，好像他想找寻靠近在他身旁的人似的。一种恐怖的，小孩的不快乐的神气表现在这位可怜的老人的脸上。

“亚克莎娜！”我听见他悲惨的微语着。“亲爱的亚克莎娜，什么人在森林中呻吟呀？”

他的手热烈的颤动着，似乎要静听一个回答。

“呵，呵，”他又说道。“没有人呻吟着；是森林中暴风雨的喧声。就是这样；是森林的微语，微语——”

几分钟过去了。青色的电光一秒两秒钟就射进窗中一次，松树的长而空幻的形状由黑暗中现出，又泯灭于暴风雨的愤怒的心

中。突然明亮的光把烛光的灰白焰变成暗淡了，一阵尖削的，就在近旁的霹雳声爆裂在森林上面。

老人在他的板凳上又很激动的移动起来。

“亚克莎娜，亲爱的亚克莎娜，什么人在那里放枪呀?”

“去睡吧，祖父，去睡吧，”我听见莫特丽亚的沉静的声音由火炉旁回答出来。“常是这样。每逢晚上有风雨，他总常常的唤着亚克莎娜。他忘了亚克莎娜死了很久了。唉——唉!”

莫特丽亚打了一个呵欠，微声祈祷了一下，沉默又堕在屋里了，只有林中喧声与老人的热烈的微语破空而起：

“林木在微语呢，林木在微语呢——亲爱的亚克莎娜——”

大雨又倾盆而下，同着它的汪汪的流下的水流，松树的呻吟声也汪汪的流下来。

你 是 谁

梭罗古勃(F.Sologub)著

一

一年跟着一年，许多世纪过去了，人类总是不能够发现世界的秘密与他自己灵魂的大秘密。

人类寻求着，质问着，但是不能得到一个答案。聪明的人也同孩子们一样；他们不知道。还有一班人，他们简直连问也不问这个问题：

"我是谁?"

五月将尽的时候，在大城市里，天气已是很热了。小街上空气热而窒闷，天井里是更坏。五层楼的石盖的屋子，围在天井四面的。他们的棕红色的铁梁，热得烫人，天井上铺的龌龊的石子的路，也是这样。一所新屋建筑在天井的一边，也同别的神气很足而难看的许多房屋一样，一所近代式的建筑，带着不好看的前部。从这所新屋里发出柠檬的强烈香味和干燥的灰尘。

几个小孩子在天井里跑着，叫喊并且争论。他们都是看门

的，仆人的，及其他屋子里的卑下的住民的儿子。十二岁大的小格里加是十七号屋里厨娘阿纳西加的儿子，从四层楼的厨房窗间，看着他们。伊腹部靠在窗口，他的瘦而小的腿，露在短的深蓝色的裤子外面，他的赤裸裸的足伸在后面。

格里加的母亲，今天早晨不让他到天井里去；她正在生气。她记起格里加昨天打碎了一只杯子；虽然她当时曾经为这件事打过他，今天早晨却还拿起责备他。

“你总是淘气，”她说。“你不要在天井里跑来跑去。你今天就在家里，读你的书。”

“我什么功课也没有试验，”格里加带些自傲的神气，对他母亲说。同平常一样，当他记起他在学校里的胜利，他就很快活的笑着。但是他母亲冷酷的看他一眼，说道：

“唔，都是一样的，你如果不怕挨打，就不必留在家里。你笑什么？如果我做你，我简直找不出什么可笑的事。”

阿纳西加总喜欢把这句话常常的说，——格里加十分不明白。自她丈夫死后，她不得不出去当仆人，自此以后，她看格里加和她自己都以为是不幸的人，当她想到这个孩子的将来，她常常把他染上黑色。格里加不笑了，开始觉得不安。

但是，他也不十分愿意到天井里去。他在屋里也不觉得沉闷。他有一本图画书，还没有读过，这个时候拿起来读着消遣。但是他也读得不长久。他趴在窗口，向外看着在天井里的孩子们。他觉得头有些痛，因为想忘掉头痛，他让他自己沉入梦想。

梦想——实是格里加很喜欢的事。他想象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层一层的想象着，但是他自己总是中心——他梦到他自己与世界。当他走去睡觉的时候，格里加总竭力要想到些温柔，快活，而似乎又带些痛苦，羞耻的事，有时并且有些恐怖。虽然日里是不快活，在这个时候却有一种愉快的感情弥漫在他的全身。

这可怜的小孩子跟着他穷苦，顽固，喜怒无恒，心不满足的母亲在厨房里长成，日里总有许多不快活的事来到他的身上。但是更不快活的事，就是这个快活者常以他的幻想来安慰他自己。他倒头在枕上，含着复杂的情感，梦见可怕的事。

当他早上醒来的时候，格里加总不急于起床。他睡在甬道中，黑暗而不通风；他的床是在一个木箱上，也没有女人床上的钢丝褥那样柔软——当他母亲不注意，屋里的人都出门去的时候，他也曾在女主人床上坐过几回。但是不管如何，他睡的地方，仍是舒服而且宁静，在他没有想起上学去的时候已到，或是在放假日期，他母亲来叫他起来的时候。这种事也是不常遇见的，除非他母亲要叫他到铺子里去卖什么东西，或是要他帮她什么忙（她才叫他起来)。除此以外，她母亲并不扰她，并且她还喜欢他睡在那里，不来搅扰她，干预她的事，或是眼睛光光的看着她做事。

“没有你，已经是累死了，”她常常的对他说。

所以格里加常是躺在床上很久很久，身上盖着一床破棉被，无论冬天夏天都盖着，虽然在夏天，厨房里生着大火，棉被觉得非常热。他，又梦到喜乐愉快而不常是恐怖的事了。

最细小的事情，使格里加发生出各种的梦。有时他很快活的读了一篇故事或是一篇神话，从破旧的书里，有一本书是学校里的先生从学校图书馆里借给他的，一个礼拜可以借一回，有时他记住他高声念给母亲的书里的一二奇怪枝节。无论什么事情，凡是他听见别人讲的或是他遇见的，总会引起他的想象，使他梦想他自己的梦想。

他每天到城里上学，功课中等无错，只是——他没时间。他有许多梦想。并且他母亲事情完了，坐下做针指或是编物的时候，格里加又要高声读小说给她听。她非常喜欢小说，虽然她自

己不会念，她却非常喜欢静听冒险的故事，大大的被 Sherlock Holmes 的《幸福之钥》所感动。也极喜欢 Dickens，Thackeray 和 Eliot 诸作者的旧小说。阿纳西加的书都是从她女主人或是住在十四号的女学生那里得来的。

阿纳西加很有记性，她听得了的故事，每喜欢详详细细的把他们讲给她的朋友听——讲给缝衣妇杜萨或是三号里的将军夫人的女仆听。

在傍晚的时候，格里加常常很感动的把他的手腕靠在白木的厨桌上，压他的穿着蓝布短衫的胸部在桌边，他的细长腿横在桌下，因为太短，不能踏在地板上。高声而且迅速清晰的读着，不全懂他所读的书的意义，但是常常十分的受讲爱情的辞句所感动，他于读到叙困难和危险的地方，也感得十分兴趣，但是在读叙爱情，或妒忌，或慈爱的情况，在读慈爱的字句，表现热情，痛苦，及因别人之加害而失去幸福的情人们的倦困的字句，尤其津津有味。

在格里加的梦境中，最常出现的是美丽的微笑的慈善，但有时而残酷的女子和庄严的美发蓝眼的小童。那些美丽的女子，有玫瑰般的口唇，她们的接吻非常温柔，她们的微笑非常慈爱，她们的说话又非常的和善，但是有时她们的语气是没有怜恤的；她们有柔荑般的白手，细长的指头，——柔软软的手掌，但是有时却是强健而残酷的；她们能够允许给所有世人所能给与别人的快乐与痛苦。那些温和的小童都是有长的金黄的头发披到肩上；他们的蓝眼睛闪闪有光；他们穿着花的拖鞋，端正的腿上穿着白色的丝袜。格里加听见他们不经意的笑声，他们的玫瑰般的嘴唇和平的张开着，他们两颊的红晕，红得鲜明可爱；有时也有眼泪流下来，但只是从那些温和的小童眼里流出。至于那些女人她们自己，她们是美丽而残忍的，永远不哭，只会笑，只会抚抱，只会

作践别人。

有好几天工夫，格里加接连的梦见些辽远的美丽幸福的土地，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很聪明的——自然是完全与他在这所沉闷之屋里所看见的人不同，在他看来，在这所屋里在这些窒塞的路上，小街上，乃至在这个沉闷的北方的都市的任何处，都像一所监狱。住在里面的是哪一种人呀？没有像他梦里所见的那样美丽可爱的女人，所有的只是自命不凡的粗暴的女主人与种田的仆人，和喧哗，好捣乱的坏脾气的女人与女孩子。没有武士，也没有小童。没有人披着他梦中的女人的颈带，也永远没有听见过什么人因为保护弱者去同巨人打仗的。住在这里的上流人都是不快活而且是隔膜难亲近的，还带着些粗鲁傲慢的神气；种田的人也是粗鲁，也是与格里加隔膜而不相亲近的，在他看来，他们的质朴，其可怕而有机械心同那些心思复杂的上流人是一模一样的。

格里加在实际生活里所见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使他快活的；所有的事都是加苦痛于他的和平的灵魂之上，他甚至于憎恶他自己的名字。就是当他母亲在极稀罕的时候，显出想望不到的仁善，忽然叫他做格里兴加，就是这个亲爱的名字，也不能使他喜欢。但是这个可恶的细小的格里加的名字，每个人都用来叫他的名字——他母亲，他的女主人，少年女人们，以及在天井里的一切人——在他想来，似乎对于他自己是十分不惯，十分不相宜的。有时他似乎觉得这个名字与他脱离了关系，好像一个不好好贴在上头的招牌纸，从酒瓶上掉下来一样。

二

阿纳西加想把一个碟子摆在窗台上。她用粗大的手捉住格里加的小足踝，把他拖下来，用一种不必要的粗暴的口气说道：

“你到处的躺着。就是没有你，屋里已经没有空的地方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地方摆。”

格里加走开了。他用受惊的眼睛看着他母亲的严厉的，铁青而为炉火所灼红的脸，看着她的肘腕全露在外面的红手臂。厨房里非常窒闷；火炉正在出烟，爆响着；有一股难闻的和焦臭的气味。向外方楼梯去的门正开着。格里加站在门口一会儿，看他母亲在灶头忙着，毫不注意他，他就走到梯上。只在这个时候，当他觉得梯头的坚硬龌龊的石阶在他足下的时候，他才觉得头里有些痛，有些眩晕；他觉得虚弱无力，他的身体为热病的疲倦所战胜了。

“厨房里多少气闷呀，”他想。

他迷惑的四面的看，看着损坏而龌龊的石梯从他站在那里的狭梯头，一上一下的跑着。在他们的门对面，在梯头的那一面，还有一扇门，从门内传出两个妇人的尖峭的声音；她们正在相骂。一句一句话说出如从不留心旋好的挂灯上滴落的铅点一样，格里加还觉得她们一定在干燥的厨房地板上跑来跑去，把她们自己的身体撞在铁上，火炉上，发出喧哗的声响。她们说了许多话，都不过是叫闹的谩骂的话。格里加不高兴的笑了一笑。他知道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是常常相争的，是常常打骂她们的龌龊的坏孩子的。

梯头也有同厨房里的一样的，一扇窗从窗口也看得见同样的拥挤而无味的世界——红屋的，黄墙，充满着灰尘的天井。所有的东西都是奇怪，不惯，而且不必要——都是同他梦中的温和亲密的人物完全不同。

格里加爬上窗台的损坏的石板上，背靠在一扇打开的窗门上，但是他却不向天井里看。一座光明的宏丽的宫殿显出在他眼前，他看见在他面前，有一扇门通到赤褐色的头发的公主姚兰狄

娜的房里。门开了，公主正坐在一扇长而狭的窗前织着好看的麻布，听见开门的声音，抬眼四面的看，用她的整齐的白手把喧哗的呜呜作声的纺织机停住了，温柔的微笑的看着他，说道：

“走近来，亲爱的孩子。我等你许多时候了。不要害怕，走过来。”

格里加走到她身边，跪在她足下，她问他道：

“你知道我是谁么？”

格里加一听见她金声似的口音，就快活起来，答道：

“是的，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最美丽的公主姚兰狄娜，这个地方的大国王姚兰顿的女儿。”

公主喜悦的微笑，对他说道：

“是的，你知道这一层，但是你还不知道所有的事。我从我的父亲，聪明的国王姚兰顿那里，学会了巫咒变化的方法，我能够随心所欲的把你变化了。我要同你开开小玩笑，所以就对你画了一道符，你呢，就与你的王宫离别，与你的父亲离别，现在，你看，你已经忘了你的真名，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厨娘的儿子，人家都叫你做格里加了。你忘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能记忆起来，除非我要叫你记忆。”

“我是谁呢？”格里加问道。

姚兰狄娜笑了。一线恶毒之光在她谷花似的蓝眼睛里闪烁着，活像一个还没有十分习惯巫术的少年巫女的眼光。她的长手指紧紧的压在这个孩子的瘦肩上。她取笑他，像一个路上的少女一样的说道：

“不告诉你。什么事都不告诉你。你自己去猜猜。不告诉你，不，不。如果你自己猜不出来，那么你就要永远被人称为格里加了。静听，你的母亲，厨娘。在那里叫你了。走过去，服从着她。快去，快去，不然，她就要打你了。”

三

格里加静听；他听见他母亲的粗暴的声音在厨房里叫道：

“格里加，格里加，你在什么地方？你坏孩子，你把你自己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格里加很快的由窗台上跳下去，跑进厨房去。他知道当他母亲像这个样子的叫他的时候，他决不能再延搁，他一定要立刻走去。尤其他母亲正在忙着预备午饭的时候，她在那个时候，总是生气，厨房里闷热的时候尤其利害。公主姚兰狄娜的光亮的房子不见了。厨房里灶中烧的东西的青烟浮在他眼前。他重新又觉得他的头痛而且发热；他立刻感得倦疲虚弱。

他母亲向他叫道：

“现在活泼些；快快的跑到美立根店里，买半磅的柠檬饼干，一个先令的糕饼来。快一点，我正等着拿茶进去呢；女主人来了几个客人——什么鬼在这个奇怪时间内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格里加跑到甬道里，去找他的鞋袜，但是阿纳西加在他后面发怒的叫道：

“你到那边去做什么？没有时间给你穿鞋了——就这样去吧。你必须跑到那边，立刻就回来。”

格里加拿了钱，一个银的卢布，紧紧的握在滚热的手掌里。然后戴上帽子，跑下楼梯去。他一边跑，一边想道：

“我是谁呢？怎么我会忘了我的真名呢？”

他要走很远的路，要走过好几条街，因为他母亲所要的糕饼，在对门铺子里是买不到的，只有这间很远的铺子才有。女主人以为邻近的那间铺子里的糕饼常有许多苍蝇，并且做得也不好，但是那一间别处的铺子，她自己常常去买的，却是好的，干

净的，味道尤其美。

“我是谁呢?”格里加总是想着。

所有他梦到那美丽的公主，姚兰狄娜的梦境，都给这个讨厌的问题打断了。你快快的沿街跑去，赤着足在坚硬的石子铺的热闹街道上跑，遇见了许多不认识的人，在他们面前走过，在这一班粗暴不快乐的人中，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走着，各走各的路，很轻蔑的看看穿着蓝布短衫和短的深蓝色的裤子的小格里加。格里加重又感得隔膜与不惯，觉得他，一个知道这许多愉悦的故事，一个爱去梦到美丽的女人的人，却住在这个沉闷而残酷的城里，却生长在这个地方，一个破烂的闷塞的厨房里，在那个地方，什么东西对于他都是奇怪而且不惯的。

他想起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个船主的儿子，名字叫做孚洛狄，住在二十四号的楼房里的，从对面屋子里的二层楼窗口叫他，要他到那边去，谈话。孚洛狄岁数同格里加一样大小，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这两个孩子坐在窗台上，很快乐的一块儿谈着。突然门开了，孚洛狄的母亲，一个凶恶的脸的妇人，在门口出现。轮着她的眼睛，自头至足的细细的看着格里加，使他忽然感得恐怖，然后她轻蔑的说道：

“你怎么了，孚洛狄？你为什么把这个赤足的坏小孩子带到这里来？到屋里去，以后不准再同他做什么朋友。”

孚洛狄的脸红了，吞吞吐吐的讲了几句话，但是格里加已经跑回家，到厨房里去了。

现在，在路上，他自己想道：

“全是这样是不能够的。我不能真正的只是一个格里加，一个厨娘的儿子，一班好小孩子如孚洛狄和那个将军的儿子不准和我做朋友的孩子。”

在饼铺里，在那里卖那些叫他去买的那样的饼的时候——这

种饼，他是一块也没有份吃的——以及在回家的路上，格里加有时想到那美丽的姚兰狄娜，骄傲而聪明的公主，有时想到围绕他的人的不合宜的行动，他又想道：

“我是谁呢？我的真名字是什么呢？”

他想象他是一个皇帝的儿子，他以前的父亲的高傲的宫殿站在辽远的美丽的土地上。也犯着一种痛苦的疾病，已经很久了，只是躺在他静悄悄的卧室里。他睡在柔软的床上，挂着金色的帐，盖着轻松的缎被，在他迷乱不省人事中，他想象他自己变了格里加那个厨娘的小儿子。从窗门大开的窗户，正开着花的玫瑰对着这个有病的孩子，送进一阵阵优婉的香味，他的所爱的夜莺也送进歌声，圆珠似的流泉也送进潺潺的水声。他的母亲，皇后，正坐在他床头，她哭着抚抱着她的孩子。她的眼睛和善而充满着忧愁，她的手是柔软的，因为她永远没有洗过衣裳，或是煮过饭菜，或是缝纫过衣料。当他的这个亲爱的母亲用她的手工作的时候，她只拿着各种颜色的丝线，在金色的布上，绣着缎的椅垫，从她优雅的手指底下做出来的是深红色的玫瑰，白色的莲花，和那带着装着眼睛的长尾的孔雀。她现在正哭着，因为她的孩子生病，因为他有时竟张开他的热病的朦胧的眼睛，说出毫无伦次的奇怪的话。

但是这个小皇子总有身体复元的日子，在这个时候，他从御床上起来，能够记起他是什么人，他的真名字是什么，于是他就要笑他自己的病中的迷乱的幻想了。

· 四

当这个思想来到他的心里的时候，格里加觉得格外的快活。他跑得更快，毫不注意四周围的事情。但是突然一个出于不意的

震动，竟使他恢复他的意识。在他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他已经觉得害怕了。

盛着糕饼和饼干的纸袋，从他手里掉下来，薄纸破了，黄色的柠檬饼干，滚散在破碎而龌龊的灰色街道上。

“你这个可恶的小孩子，你怎么敢冲到我身上来!”一个长大的胖妇人的尖峭的声音叫起来，原来格里加是跑在她身上了。

她不喜欢的嗅着气味，她在她的小而发怒的眼睛上，戴起一副奇怪的龟壳眼镜。她全面的脸色显着粗暴和发怒和憎恶的神气，格里加充满着恐怖与不安。他惊惶的抬眼看她，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他想，也许巡警，可怕的奇怪的人，要从四面兜围过来，把他抓住，捉到一个地方去。

在那个妇人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穿着过多的衣裳，戴着一顶高帽子，和一双奇怪的黄手套。他用一副凶恶，横暴的红眼睛，钉着格里加，他四周围的东西都显出赤红而发怒。

“可恶的小东西，”他切齿的说。

满不在意的，他把那个孩子的帽子从头上打落，又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向那个妇人说道：

“走吧，母亲，同这种东西也不值再闹什么。”

“但是他是怎么一个粗忽而大胆的孩子呀，”那个妇人说道，转身走开。“龌龊的小东西，你撞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几乎把我撞倒。不能在路上安安静静的走。巡警到底是做什么事的?”

那个妇人和她的同伴，很生气的对谈着，一步一步的走开了。格里加拾起了他的帽子，尽力所能捡得起的，把散在地上的糕饼和饼干，捡起来，把它们摆在破纸袋里，跑回家去。他觉得害羞，他想要哭，但是没有眼泪流出。他不再梦到姚兰狄娜了，他想道：

“她也同住在这里的人一样的坏。她捉弄我做了一个可怕的

梦，我呢，永远不能再从这个梦中醒过来了，也永远不能记起我的真名字了。我也永远不能正确的回答‘我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了。”

我是谁呢，竟为一个不可知的意志送进这个世界，而结果也不可知？如果我是一个奴隶，那么，我为什么又会有能力去判断，去责备，为什么又会有高尚的欲望呢？如果我不是一个奴隶，那么，为什么围绕我四周的世界都是凶恶，丑陋而且虚伪的呢?

我是谁呢?

残酷而美丽的姚兰狄娜却在那里笑着可怜的格里加，在那里笑他的梦，和他的无答案的问题。

木筏之上

高尔基(M. Gorky)著

浓密的云慢慢的浮过那睡气沉沉的河上，一刻一刻的降下来，更低并且更厚。远处，他们的破布似的灰色的边缘，似乎同那湍急多泥而为春潮所泛溢的水面相接触，当它们接触之处，有一道不可破的墙直耸于天，阻碍河水的流下与木筏的通过。

水流旋转的冲着这道墙——带着愿望的哭声的转动，无效的冲扫着它——似乎又摔回到自己的身上，于是匆促的散到两旁去，这些地方正弥漫着一个黑暗的春夜的湿雾。

木筏浮泛而前，在它的前面，浓密的云中，开了一道间隔，——一块的空间。河岸不能看见；黑暗正笼罩着它们，春潮的发舐声的波浪，也似乎要把它们冲扫而去，变之为空闲。

河的下流，正流注于一个海里；而上面的摇荡于云块中的天空则沉重，湿润，而且笨钝的悬挂着。

没有天气，也没有颜色，在这个灰色，污染的图画里。

木筏迅速的沉静的滑流而下，黑暗中忽然现出由河上流航下的一只轮船，烟筒里喷出一群欢跃的火星来，他的大的转动的轮

叶，并且把水激动起来。

两盏红色的船头的灯，一刻一刻的更大，更亮起来，桅顶的灯慢慢的左右的摇摆，好像在夜中忽然神异的把眼闭上一样。远处充满着被扰之水的喧声，及机器的沉重的噔噔的声响。

“看着前面呀!”从木筏发出声音来。这个声音是一个深胸膛的人的声音。

二个人站在木筏的末尾，每个人握着一根长竿子，用以推进木筏，并且把它们当舵用；米谛亚，木筏的主人的儿子，是一个好看，柔弱，而且和气的二十二岁的孩子；西尔奇，一个农人，雇来帮着运木筏的，是一个粗朴，强健，红发的人，他的上唇翘上去，带着一种讥嘲的轻蔑的神气，把嘴里的大而有力的牙齿都露出来。

“在右舷!”第二回的呼声又在黑暗中，从木筏前头震响起来。

“你为什么嚷；我们知道干我们的事!”西尔奇恼怒的咆哮起来；压他的宽展的胸膛在竿子上。“嗄! 拉紧一些，米谛亚!”米谛亚把他的足压着构成木筏的湿板上，用他的薄手把那沉重的当舵用的竿子向他这边拉过来，当时沙声的咳嗽起来。

“紧一些，向右舷! 他们该死的懒惰的人!”主人又嚷起来；他的声音，愤怒而且焦急。

“嚷什么!”西尔奇怨恨的说道。“这里是你的儿子可怜虫，他不能在膝上折断一根藁秆，你却叫他去把木筏的舵；然后，你又嚷得全河上都听见了。你以前总不要第二个掌舵的人；所以现在你嚷得把你的喉管撕成片片了。”

这些最后的话，咆哮得足以叫前面听得见，好像西尔奇故意要叫人听见一样。

轮船很快的由木筏旁边经过，他的轮叶激荡起许多泡沫来。

木板在浪波上，上下的颠簸，捆束它们的柳条呻吟而且摩擦，发出一种润湿而悲苦的声响。

轮船上的点着灯的汽门似乎有一个时候以如火的眼睛直射在木筏与水面上；反映在沸腾的水里，好像许多光耀的，颤动的斑点一样。然后一切都不见了。

轮船激荡起来的波浪，向前向后的击打着这只木筏；木板上下的跳舞。米谛亚随着水动而摇摆不定，颤震的握着当舵用的竿子，以防坠下水去。

"好，好，"西尔奇说着，笑起来。"如此你开始跳舞了！你的父亲又要嚷起来。或者他就走来给你一二下子在筋骨上，那么，你又要跳别的样子的舞了！向左舷去，现在！啊！"

用他的如钢铁弹簧一样的筋肉的弹力，西尔奇很有力的压那竿子，把他深深的插下水去。强有力，高大，讥笑而且怀恶意，他赤着足站着，坚固如同木板的一部分一样；直往前看，时时的更变木筏的方向。

"看你父亲同玛加接吻！他们不是一对魔鬼么？不要害羞，也不要问你良心。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米谛亚——离开这些异教的猪子呢？为什么？你听见了没有？"

"我听见了，"米谛亚以闷塞的声音回答他，也不向西尔奇从黑暗中指给他看的那个地方看，在那个地方，米谛亚父亲的形状能够看得见。

"我听见了，"西尔奇嘲道，讥刺的笑了起来。

"你可怜的半烘着的东西！一件快乐的事实，诚然是！"他接着说下去，为米谛亚的无感觉所鼓励。"这个老头子真是一个魔鬼！他替他儿子找一个媳妇；他又把他儿子的媳妇从他儿子那里取了去；就是如此！这个老禽兽！"

米谛亚一声不响，眼望着筏后的水上，在那里，别一个雾的

墙又形成了。现在云四周密围着，木筏显得能流动，却只静停在厚的黑的水上，为沉重的灰黑色的蒸气块所压下，这些蒸气块浮泛过天空，阻碍着通路。

河的全部，就如一个深浅难测的秘密的漩涡一样，四周围着上耸于天，戴着遮蔽的雾的大山。

静默闷窒着，水似乎希望的受惑着，他只轻轻的打着木筏。

重大的忧愁与踌躇的疑问在这细弱之声里听见——夜里的惟一的声响——它之扬起沉默尤甚于寂静。"我们现在要一些风，"西尔奇说。"不，我们所要的不一定是风——它要带了雨来，"他自己答复着，同时开始装烟在他的烟管上。一根火柴擦着了，烟管点着的起泡的声音可以听见。红光现了一下，生了一阵红热，经过西尔奇的大脸上；然后光熄了，他又隐于黑暗之中。

"米谛亚！"他叫道。他的声音现在是少些粗暴而更多讥嘲。

"什么事？"米谛亚回答，不移动他的注视于远处的眼光，他好像用他的大而含忧的眼在那里寻找些什么东西。

"这事是怎样发生的，伙伴？这事是怎样发生的？"

"什么？"米谛亚不高兴的回答。

"你是怎样去结婚的？什么样的奇事发生！这事是怎样的？这带你的媳妇回家——后来呢？喂！喂！喂！"

"你喋喋空谈些什么？向那边看！"这个声音恫吓的由河面过来。

"永堕地狱的禽兽！"西尔奇喜欢的诅骂道；又回到他所喜欢说的调头上去了。"来，米谛亚；告诉我；即刻告诉我——为什么不那样做？"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吧，西尔奇，"米谛亚恳求的嗫嚅的说；"我告诉过你一回了。"

但是由经验上他知道西尔奇决不能让他和平自在的，因匆促

的开始说道："唔，我带她到家——我告诉她：'我不能做你的丈夫，玛加；你是一位强壮的妇人，我是一个孱弱有病的人，我完全没有想到娶你，只是我父亲强迫我娶。他常对我说，娶亲！娶亲！我不爱女人，说我尤其你，你是太勇猛了。是的——我不能做什么事——同着这件事。你明白了么？在我呢，这件事使我嫌恶，并且也是罪恶。至于孩子呢，'——一个人讲到他的孩子是能够回答上帝的。"

"嫌恶，"西尔奇叫着，并且笑了。"唔！玛加她怎么回答呢？怎么呢？"

"她说，'现在叫我怎么办呢？'于是她开始哭了。'你为什么反对我？我是怎样的可怕的难看么？'她不知羞耻，西尔奇，并且是坏人！'以我所有的这样的健壮与有力，我必须到我公公那里去么？'我回答道，'如果你喜欢——到你所喜欢的地方去，但是我作事却不能反对着我的灵魂。如果我对你有爱情，那是很好的事；但是事情是如此了，又怎么能够呢？伊凡神父说，这是极该死的罪恶。我们不是禽兽，是么？'她又哭了：'你破坏了我生命里的机会了！'我十分可怜她。'这没有什么，'我说，'所有的事都要来得对。或者，'我接下去说，'你可以到一个庵堂里去。'她开始侮辱我了。'你是一个蠢笨的愚人，米谛亚！——一个懦夫！'"

"好，我愉快了！"西尔奇呼道，以一种快乐的微声。"那么你一直的告诉她叫她到尼庵里去么？"

"是的，我叫她去，"米谛亚简单的答道。

"她也叫你为愚人么？"西尔奇扬声问道。

"是的，她侮辱我。"

"她是对的，我的朋友；是的，实在的，她是对的！你应该受相当的锻炼。"西尔奇忽然又变了他的语气，严厉的，威重的

继续下去："你有权利去反对法律么？而你竟反对了他！事情都是布排得有一定的样子的，反对他们是没有用处的！你一定不要研究他们。但是你做了什么事？你脑筋中有了怪想吧。尼庵，实在的！蠢笨的愚人！女人所要的是什么？她要你的尼庵么？这样一班糊涂脑筋的愚人现在所有的！只要想一想什么事发生了！你，你不是鱼类，不是鸡鸭，也不是好的红色的鲱鱼。而那个女人所做的！她跟着一个老头子一块住！你把那个老头子带进罪恶里去！你所破坏的有多少法律呢？你聪明的脑袋！"

"法律，西尔奇，是在灵魂里的。每一个人有一样的法律，不要做那反对你灵魂的事情，那你就不会在世上作恶事了，"米谛亚回答说，以一种缓徐，劝讲的口气，并且点他的头。

"但是你犯了罪恶了，"西尔奇很有力的答道。"在灵魂里！一个很好的意思！灵魂里的东西多着呢。有的东西一定得忘记了。灵魂，灵魂！你一定先明白他，我的朋友，然后——"

"不，不是这样的，西尔奇，"米谛亚热心的答道，他似乎受了感动。"灵魂呵，我的朋友，常是清澈如露水一样的。这是真实的，他的声音深藏在我们的身里，难于听见；但是如果我们听见了，我们就永远不会差了。如果我们作事能够照着我们的灵魂所命的，我们所作的事就要常与上帝的意思相合了。上帝是在灵魂里的，所以法律也必定是在灵魂里。灵魂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呼吸他进人身里。我们只要学着去看他——我们必得不要存着我们自己的感情去见他。"

"你们睡着的魔鬼！看着前头呵！"这样声音由木筏前部响了起来，飘荡向河的下面。因这个响声的强有力，可以知道那发声的人是康健，有力，而且善自己喜欢的了。一个具有伟大而且是本能的生气的人。他嚷，并不是他要给所必要的命令于掌舵的人，只是因为他的灵魂里充满了生气与强力，此生气与强力想着

要自由的发泄，所以他在这如雷的有力的声响里压迫而出。

“静听这个下流的人嚷，”西尔奇快活的接下去说，看着前面，以深锐的眼光，并且微笑。“看他们接吻并且表示亲爱如一对鸽子一样呵！你不妒忌他们么，米谛亚？”

米谛亚无忤的看着前面二把桨的动作，这两把桨为二个人所拿着，他们一前一后的摇动，有时他们互相接触，成了一团坚实而黑暗的东西。

“那么，你说你不妒忌他们么？”西尔奇重说了一遍。

“对于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他们的罪恶，他们一定是酬答他。”米谛亚沉静的答道。

“咳！”西尔奇讥嘲的插嘴说，同时他又装烟于他的烟筒中。

小的红光又在黑暗中亮起来；夜更深了，灰色的云也更低的向着泛溢的河面降下。

“你从哪里得这种好东西，或者是他自然的来到你那里的么？但是你不要在你父亲之后，我的孩子！你的父亲是一个好看的老奴。看他吓！他现在五十二岁了，看他带着这样强壮的一个少妇！她是好看的妇人如曾穿过皮鞋的一样。她爱他；这是无庸讳言的！她爱他，我的孩子！不禁要羡慕他，他是这样的一个丈夫，你的父亲——他是丈夫中的王！当他正工作的时候，是很值得去看他的。而现在，他富了！而现在看他怎样的受人尊敬呀！他的头在正路上转动。是的。至于你呢？你一点也不像你的父亲或你的母亲。如果老安菲莎在世的话，米谛亚，你想一想，你父亲要做些什么事呢？那一定是很好玩的笑话！我很喜欢看她怎样的处置他！她是正道的妇人，你的母亲！一个真有胆力的人，她是！他们真是好配偶！”

米谛亚仍然静默着，靠在竿子上，眼望着水。

西尔奇停止谈话了。在木筏的前部，一个女人尖脆的笑声可

以听见，接着是一个男人的更大的笑声。他们的身体为雾所蔽，西尔奇近于看不见，然而他仍旧是好奇的看着他们。男人显出是高身量，两腿张开的站住，握着一根竿子，转半面向着一个比他短一些的女人，她靠着别根竿子上，离开他几步远站住。她摇动她的食指向着男人，鼓舞的嬉笑着。

西尔奇叹了口气，掉转头来，几分钟的静默后，又开始说话了。"这全是使人困恼的，但是他们聚在一块像是如何的快乐呀；真是好看！我怎么不能有与此相同的事发生？我，一个无家漂流的人！我要永远不离开这样的一个妇人！我要常用我的手臂围抱着她，我爱那小魔鬼是没有过失的。我于妇人永远没有什么好运气！他们不喜欢软头发的——女人们不喜欢。不。她是具有幻想的女人，她是！她是一个机警的小魔鬼！她要看生命！你睡着了么，米谛亚？"

"没有，"米谛亚悄然答道。

"唔，你要怎么样去生活？说实话，你是孤立如柱子一样！那似乎很难受！你能够到哪里去呢？你不能在生人中间过生活。你太不合理了！不能自立的人有什么用处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有齿与爪的！它们对于你都有用处。你能够自己辩护么？你要怎样开始？全是地狱；你能往哪里走呢？"

米谛亚突然自己兴奋起来，说道："我，我将走开了。我秋天的时候就要到高加索山里去，所有的事全算完了。我的上帝！只要我能够离开你们大家呀！没有灵魂，没有上帝的人们！离开你们，这就是我的惟一希望了！你们是为什么生活的！你的上帝在哪里？他没有什么，不过是一个名辞！你们生活在基督教里么？你们是一群狼；就是你们！但是在这上面还有一种人们，你们的灵魂是生活在基督底下的。他们的心包含着爱，他们是渴望世界的得救的。但是你们——你们是禽兽，吐出秽物的。但是有

别一种人；我看见过他们了；他们唤我，我一定要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曾给我一本圣经，他们说道：‘读，上帝的人，我们的亲爱的兄弟，读这真理的话！’我读了，我的灵魂为上帝的话所更新了。我要走开了。我要离开你们这一班贪暴的狼。你们互相裂食你们的肉！咒诅你们！”

米谛亚热烈的低声的说，他像是被他的沉思的快乐的强力，他的对于那些贪暴的狼的怒气及他的欲与那些灵魂志于世界的得救的人们住在一起的愿望所过激。西尔奇惊愕起来，他沉静了一会工夫，张开了嘴，烟管拿在手里。经过几分钟的思想后，他四面的看了一看，以深沉的，粗暴的声音说道：“堕落地狱的！你怎么立刻变坏了？你为什么读那本书？他是很坏的！好，滚开吧，滚开吧！如果不然，就是你的结局了！你滚开，在你使你自己成了一只正式的兽类以前！这些东西在高尔索的是谁？僧人？或是什么？”

但是米谛亚的精神的火熄灭下去如在一个火焰上点着一样的快；他撑着竿子，努力的喘气，低下他的气息，嗫嚅的自言自语。

西尔奇等回答等了好些工夫，只是不来。他的简单的勇敢的天性，为夜的凶猛与死一般的沉静所压服。他要回复生命的充满，要以声响惊醒寂寞，要打扰，骚乱那徐徐流注于海的沉笨的水团及那幽暗的胁迫的挂在空中不动的云块的隐藏的沉思的静默。在木筏的那一头却有生气，这唤起他的生存。

向前，他能够听见时时刻刻的发出来的满足的笑声，叫喊与声响，似乎出来反对这个夜的沉默，装载春的呼吸并且激起如此强烈的生的愿望。

“握紧了，米谛亚！你仍能从那个老人那里捉着他！看那边呀！”西尔奇说着，他不能更守寂寞了；看着米谛亚在那里无助

的摆动他的竿子，一前一后的，在水中。

米谛亚抹干了他的润湿的额，宁静的胸靠着竿子站着，喘着气。

西尔奇接着说道："今天晚上有好儿只轮船，这许多钟头，我们只遇着一只。"看着米谛亚没有回答他的意思，西尔奇悄然自答道："这是因为在本季太早了。正只开始。我们不久要到喀山了。佛尔格河真难运东西。她有一个有力而强健的背，能够负载一切。你为什么像这样的不说话的站着？你生气么？喂，那边，米谛亚！"

"什么事？"米谛亚呼叫起来，带着恼怒的口气。

"没有什么，你奇异的人；但是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总是思想着。不要想他吧！思想是于人有害的。聪明一类的人，你是！你思想，思想，你总不明白你实在是一个愚人。嗄！嗄！"

西尔奇非常满意他自己的超卓，清除了他的喉咙，停一会儿不说话，唿哨了一阵，然后又接下去开展他的话头。

"思想？对于作工的人相宜么？看你的父亲；他不大思想；他生活着。他爱上了你的媳妇，他们联在一起来笑你；你聪明的愚人！这就是如此！静听着他们！破坏他们！我相信玛加是已经怀孕了。不要怕，孩子决不会像你。他一定是好看的壮健的孩子，像赛蓝他自己！但是他却是你的孩子！喂！喂！喂！他要叫你做父亲！而你不是他的父亲，却是他的兄弟；而他的真正的父亲却是他的祖父！真是好玩的事！怎样的一个龌龊的家庭！但是他们俩却是健壮的一对！这不是真的么，米谛亚？"

"西尔奇！"一声激切的哽咽的微呼。"以基督的名字，我恳哀你不要撕我的灵魂为片片，不要用火印烙我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静默着！以上帝与基督的名字！我求你不要同我说话！不要打扰我！不要沥尽我心中的血！我要自掷于河中，你的罪恶，

这是一个大罪恶！我丧失了我的灵魂，不要强迫我到这个地步！为上帝的要求，我哀恳你！”

夜的静默，被尖锐不自然的啜泣之声所扰乱；米谛亚躺下在木筏的上面，好像是一阵从上面挂着的云里来的烈风吹倒他似的。

“来，来！”西尔奇气咻咻的说，焦急的看着他的伙伴在筏上扭绞，如同被火烧伤了一样。“这样奇异的人！他应该告诉我，如果这事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事不十分——”

“你总是，苦我不休。为什么？我是你的仇人么？”米谛亚又啜泣起来。

“你是一个怪孩子，一个奇怪的东西！”西尔奇嗫嚅的说，混乱，而且拂意。“我怎么知道呢？我不能像这个样子同你谈！”

“明白了，那么，我要忘掉这些事！永远的忘掉！我的羞耻，我的可怕的痛苦。你是一个残忍的人！我要走开去，永远的走开！我不能更忍受了！”

“对呀，你请走吧！”西尔奇在筏上呼叫起来，扬起他的呼声，高声的粗暴咒诅着。然后他似乎缩做一团，好像他自己怕那展开在他面前的惨剧；戏剧，他现在强迫着要知道的……

“喂！那边！我叫你们呢！你们耳朵聋了么？”赛蓝的声音在河面上响了起来。“你们在那边讲什么？你们嚷些什么？喂！喂！”

赛蓝似乎是喜欢叫嚷的，以他的沉重的，充满着力量与强壮的声音破了河上的深沉的寂寞。这个呼声有成效了，震颤那温而润湿的空气，并且似乎压倒了米谛亚的孱弱的样子。他站起来，又把他的身子压在当舵用的竿子上。西尔奇尽力量的嚷，回答主人的话，同时在他气息底下咒诅着他。

两人的声音，经过了，充满了，冲破了这夜的沉寂，然后它

们似乎合了成一个深沉的音调，如一个大号筒响一样。又扬起来震颤着，它们浮泛在空气里，渐渐的散开——消灭了。

沉寂又登位了。

由云罅里，月亮的黄光照射在黑暗的水上，闪耀了一会儿，不见了，在潮湿的幽暗中，扫荡去了。

木筏继续的在沉寂与黑暗中向下驶去。

靠近前面的一根竿子旁边，站着赛蓝·彼特洛夫，穿着红色汗衫，领处开着，露出他的强有力的喉咙与多毛的胸膛，如一个铁砧一样的坚硬。一丛的灰白头发覆盖着他的前额，额的下面就是大而黑的温热的眼。他的袖子卷到肘上，当手拿着竿子的时候，他的手臂上的血管都显露出来。赛蓝靠前一些，注意的看着前面。玛加离他几步远站住，凝视她情夫的强健的样子，满足的微微的笑着。他们都沉默着，忙着他们自己的种种的思想。他正注视着远处，她也跟着他的雄伟的有髭的面的转动。

“那边一定是一个渔人的火，”他转头向她说道。

“是的；我们守着我们的路，喂！”于是他呼出一阵充实而热的气，用他的竿子，有力的一撑。

“不要疲倦了你自己，玛粟尔加，”他接着说，看着她，当时她正拿着她的竿子，很熟练的一撑。

她圆满而肥胖，黑而光亮的眼睛，红色的两颊；赤着足，只穿着一条潮湿的围裙，紧贴在她身上，显出她身体的外形。她转脸向着赛蓝，愉快的微笑着，说道：“你太挂虑我了；我不累！”

“我亲吻你，但是我不挂虑你，”赛蓝答说，动他的两肩。

“那不很好！”她激动的回说；他们又都沉默了，以欲望的眼互相看着。

木筏下面，水和谐的潺潺的流着。右岸上，很远的地方，有一只乌鸦叫着。木筏在他们足底下微微的摇动，向着一个地方流

去，那个地方，黑暗融而为较明亮的颜色，云的形状，也看得较清楚，少些阴沉的色彩。

“赛蓝·彼得洛夫，你知道那里在嚷些什么？我知道。我同你赌，我知道。米谛亚正向着西尔奇诉说我们的事；他扰乱的叫喊起来，而西尔奇则正咒诅我们呢！”

玛加热切的疑问的看着他的脸，他听完她的话，脸色变了凶恶；冷酷的含着倔强。

“好！”短捷的说。

“好，如此就算完事！”

“如果如此就完事，那就没有事可说了。”

“你生气么？”

“同你生气？我很喜欢同你生气，但是我不能够。”

“你爱玛莎么？”她微语道，劝慰的向着他靠着。

“你赌！”赛蓝沉重的回答道，伸出他的强有力的手臂向着她。“来，现在，不要扰恼我了！”

她如猫的动作一样，扭曲她的身子，再向着他靠着。

“我们又要使那掌舵的人烦恼了，”他微语道，亲她的脸，她的脸在他嘴唇底下滚热的烧着。

“现在不要说话了！他们在那边能够看见我们；”她的头向后边转动，挣扎着想把她自己释开了，但是他仍旧用一只手更紧的抱着她，用那一只手来撑竿子。

“他们能够看见我们？就让他们看见我们吧。我鄙薄他们那些人！我是有罪恶，这是真的；我知道；并且要对着上帝回答这个罪恶；但是你却仍旧永远不是他的媳妇；你是自由的；你属于你自己。他是苦痛着，我知道。至于我呢？我的地位是快乐的么？这是实在的，你不是他的媳妇；但在我的地位上看来，全是一样的，我现在觉得怎么样呢？在上帝面前，这不是一个可怕的

罪恶么？这是罪恶！我全都明白，我打破一切！因为这是一个件值得做的事！我们相爱只有一回，而我们算不定什么时候死。呀！玛加，如果我只要等一个月，在嫁你给米谛亚之前，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了。从安菲莎一死后，如果我叫我的朋友设法你，那么所有的事就都正当了！在法律前是正当的；没有罪恶，没有羞辱。这是我的差处，这个差处要使我减少我五年或十年的寿命。如此的差处真要使一个人先时而老。”

赛蓝·彼特洛夫决断的，但是镇定的说，其时一种不可挠的决心的表现，在他脸上显出来，使他像一个时常为恋爱的权利而奋斗竞争的人一样。

“唔，现在全对的；不要再烦恼你自己了。我们讲这个事已不止一次了，”玛加微语道，温和的从他臂里，把她自己释开了，复回她的地方。

他开始一前一后的运动他的竿子，捷速而且有力，好像他想脱离了那压在他的胸上，生着阴影在他脸上的重负一样。

天渐渐的亮了。

云失了他们的密度，慢慢的向两边潜藏进去，好像是不愿意让位子给日光一样。河面渐渐的光亮起来，显出黑漆的钢铁似的冷光。

“不多的时候以前，他曾对我讲到这件事。他说：‘父亲，这不是你与我的极大的羞耻么？弃了她吧！’他的意思是说你，”赛蓝解释说，并且微笑。“他说：‘弃了她，回到正路上吧！’‘我的亲爱的儿子，’我说，‘走开了，如果你要保存你的皮！我要撕裂你为片片，如一块破烂的布一样！没有你的大道德留存的余地！想起我是你的父亲，我就发愁！你纤弱的可怜虫！’他颤栗着。‘父亲，’他说道，‘我是错的么？’我说，‘你是的，你啼啼哭哭的恶狗；因为你是在我底下的！你是的，’我说，‘因为你不能自

己独立！你没有生气的，腐烂的行尸！只要，’我说，‘你是强健的，人就能够杀死你；但是就是这一层也不能够做！人可怜你，可怜的痛苦的生物！’他只是哭。喂，玛加，这类的事，真没有好处。无论别的什么人都要——要立刻的脱出他们的头于这个活结的外边，但是我们却在他里边，我们似乎还把他紧套在我们的头颈上！”

“你是什么意思?”玛加说，害怕的看着他，他凶恶，健壮，而且冷酷的站在那里。

“没有什么！如果他死了，事就完结了！如果他死了——那是如何好的事！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正当了！我要把所有的田地都给了你的家族，使它们塞住他们的嘴；我们俩就到西伯利亚去，或者别的远地方。他们要问，‘她是谁?’‘我的妻子！’你知道么?

“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的纸据或执照。我们可以在某地的一个乡村里开一间铺子，住在那里。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赎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生活，他们也帮助我们去安慰我们的良心。对不对，玛加?”

“是的，”她说，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似乎正在思想。

他们停一会儿不说话。水呻吟的流着。

“他有病。他或者不久要死，”赛蓝停一会后说。

“请上帝快一些！”玛加说，似乎在那里祈祷，并划十字。

春天的太阳的光线经过云端射下来，以虹霓的黄金的色泽与水面相接触，风吹起来，万物都震颤，活泼，而且微笑。云中间的青色的天在为阳光所暖的水面上头微笑着。木筏流动而前，离开云在筏后。

云集合而成厚而且浓密的一团，悬挂着不动，在光明的河的

上面，似乎要寻找一个方法，逃避那炽热的春天的太阳，他丰富色彩与快乐，似乎是这些冬天的暴风雨的表象的仇敌。

前面，天空渐渐的更清明，更光亮起来，早晨的太阳，没有炎热的力量，却放射他的闪耀于早春时节的光明，静定的美丽的从河的紫金色的波浪上升上来，更高更高的登上于青色的澄明的天空。在右边，显出河的棕色的高岸，围绕着绿树；在左边，深绿色的田野，露华闪耀着。空气中浮泛着土的气息，新良的春草的气息；还挟着松树的芬芳的香味。

西尔奇与米谛亚站在那里，似乎与他们的竿子结连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脸色却不能被站在木筏前部的人辨识得清楚。

赛蓝凝视着玛加。

她神气冷淡。向前以弯曲的姿势靠在她的竿子上。她正向前面看，以迷蒙的眼睛；神妙的，愉快的微笑，现在她的唇上——如此的微笑，直能使丑妇也显得好看而且可爱。

“看着前头，孩子们！喂喂！”赛蓝嚷起来，用他的肺的全副力量，他的健壮的胸膛里感得一阵有力而强烈的跳动。

四围的东西似乎都因他的呼喊而震颤起来，从两旁高岸上来的回声，响得很久。

作者略传

一　契利加夫

契利加夫（E. Chirikov）是俄国大革命前闻名的写实小说家，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他的著作，以平易古朴动人，他在平淡的事中，含有深的思想，具俄国作家特有的“含泪的微笑”之作风。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有《学生来了》，《外国人》，《犹太人》，《泰却诺夫的一生》及在欧洲大战时所作的杂记《战争的反响》等。大革命后流亡在外，不曾回国。

他的《浮士德》，写的是一个中产家庭的生活，但所提的《浮士德》歌剧，其故事却是中世纪时的一个传说，叙浮士德把他的灵魂鬻给魔鬼米菲士托弗的事。后来，英国作家麦洛委（Melowe）首先把它编为剧本；到了德国文豪歌德以这个题材作为绝世的巨著《浮士德》时，这个故事便传遍全地球了。但通常在舞台上演奏的，乃是五幕的歌剧，叙的是浮士德与马格莱特的恋爱的始终，起于浮士德与米菲士托弗的订约，浮士德的变形为美少年，在市场与马格莱特的相见，终于马格莱特杀死她与浮士

德私生之子，被捕入狱，在狱中为天使救入天堂。

二　克洛林科

克洛林科（Korolenko）（1853年生，1920年死）的生地在西俄。一八七二年，他在莫斯科的农业学校里读书，因为参预学生运动，被学校斥退。后来，他又以“政治犯”被捕，被流放于西比利亚。至一八八六年，他才被赦回来。西比利亚使他的文学天才孕蓄至于成熟。他的《马加尔的梦》发表后，立刻引起许多人的称许，被承认为屠格涅夫的一个真的后继者。他的这篇文章，在描写上，在结构上，在在都表现出完善的艺术的美来。此后，继续发表的《林语》，《恶伴侣》，《森林》，《音乐师》也都是伟大而且精美的作品。

三　梭罗古勃

梭罗古勃（F. Sologub）一八六三年生，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小说家。他是崇拜“美”的，而他的伟大，却在一切同时同派的作家以上。他是一个梦想者，而他的梦却较真际生活为更坏。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他的悲观较一切人为更彻底。他幻想，他幻想“无生”之乐；同时他诅咒生，甚至诅咒及做着更好的生的梦者。对于一切事，他愤慨，他叹息，而他的愤慨与叹息是绝望的。

他的重要作品很多，以《小鬼》，《创造的故事》，《比毒药更甜美》等为最著。他的短篇小说和抒情诗也是极秀美而带着隐微的悲哀的。

四 高尔基

麦克辛·高尔基（Maxime Gorky）生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在尼志涅诺夫格罗（Nizhni Novgorod）地方的一个染坊里。高尔基是他的假名。他的真名是阿利克塞·麦克西默维慈·薛陕加夫(Alexei Maximovich Peshkov)。高尔基是悲伤的意思，他所有的著作，差不多都署上这个假名字。他在儿童时代，双亲就全死了。很小的时候，就在一家鞋铺里当学徒。因为受不住主人的虐待，逃走出去。后来在佛尔格（Volga）河里一只轮船上的厨房里当助手。如同贵族的屠格涅甫之学俄国文字于一个仆人一样，他从一个厨子那里得到他的爱好文学的性情，这个厨子是一个粗率而长大的人，镇日价消磨他的闲暇的时间于书籍中。他有一个旧箱子，里边满装着书；有圣哲的传记，有大仲马（Dumas）著的小说，也有些郭歌里（Gogol）的著作。这些书高尔基都看了。他的求学的念头，从此引起，当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就到佛尔格河边的一个镇，名为喀山（Kazan）的那里去，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学，托尔斯泰曾在那里念过书。他最初所抱的思想，以为文学与知识，必同饿荒时的面包一样，也是自由散发给饥民的，哪里知道这完全是空想。大学岂是自由开放的！替代了去接受那知识的米面，他却强迫——为肉体的饥饿所强迫——着去到一家面包店里去作工。昼夜不断的在炉边作苦，以求一饱。这个时候，可算是他一生中的最黑暗的时代了。不久，去面包店而游行各处，做了各种的工作；当过小贩，也当过码头上及车站上的苦力。十九岁的时候，他厌弃他的生活，用手枪自杀了一回。但没有中要害。于是他遂沿佛尔格河，往黑海，得了许多小说的材料，为后来之用。一八九二年的时候，他开始做小说，登在各日

报上。后来，遇见克洛林科，这位前辈尽力的鼓励他，并为之介绍于彼得格拉特的各杂志。一八九九年后，他的声望，一天天的高涨，他的地位，仅次于托尔斯泰。一九〇六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他也逃亡到国外去。直到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告成后，他方归国。曾一度为教育总长。又为政府刊行《世界文学丛书》。在苏俄的文坛上，他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宿儒”了。

他的著作，有《母亲》，《我的少年》等长篇，《夜店》，《沉渊》等戏曲；但以短篇小说《昔曾为人者》，《二十一男与一女》，《我的伴侣》等为最见长。

郑振铎全集

第十九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贾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